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四五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集部第一四五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徐文長文集三十卷四聲猿一卷

〔明〕徐渭撰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明萬曆四十二年鍾人傑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徐文長集三十卷》提要

徐文長集序

元美于鱗文苑之南面王也文無二王則元美獨矣余衣青衿撣王李於諸李長鬚而修下王短者而々下體貌無奇異而囊括無遺士所不能包者而人願偉之徐文長小銳之湯若士也徐自詭江淹遺湯藻鑒意欲包湯

徵余讀余亦不
無士而晚乃包
郎所謂桓
玉

偕夾　以珥良有楊家
果中郎採梅染珥其章
赤尚園問袁世文章雄
為第一陶睨袁歷咲曰
將無語長孺徐文長弟

一耶袁曰如尺言豈第
二人乎且讓元美家鈍
賊第一耶偶諸生耳屬
壁衣各賦詮聲稍、出
衣外袁起大索此有賊

黨可急逐之令僵死中
原白雪中禾始知文長
囊有此士奉文長居然
南面王矣當是時文苑
東坡臨御東坡者天西

奎宿也自天墮地分身
者四一爲元美身得其斗
背一爲若士身得其燦眉
一爲文長身得其韻之風
流俞之磨蝎袁郎晚豫
得其滑稽之口而已借光
壁府散歸布寶四子之
文章元美得燔豕用膠
之法若士得供石作字之
法文長得模書奴雕並搏

之法而中郎得醞釀真乙
酒之法取以調劑諸子獨
推文長文長遂爲第一遍
評選傳真爲第一矣無聞
而駭詫者矣萬曉猶以元
和墨瀋衡不甘僵死藉令
展天屏遮天涵接文長
之末光亦十六星之分身也
異日類出於囊有利無鈍
人各媚其主耳不乃有南

北朝乎是余之謂劉滄子也奎形似屨隻屨不良於行文行遠者也

萬曆甲寅孟秋

錢塘虞淳熙長孺父

書於山館

徐文長集序

今人見異人異書如見怪物焉然天下之尋常人多矣而竟已稱何也古之異人不可勝數予所

知當世如袁氏之悅唐伯虎盧次楩與山陰之徐文長其著者也袁盧俱有奇禍而文長尤烈按其生平即不免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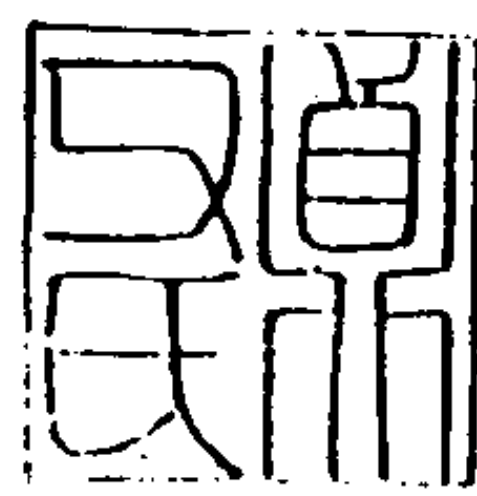
宕已狀偪乏不廣靈遷
正氣激射而出如劍芒
江濤段復不可過滅
其詩文與書畫法傳
之而行者也盡予不盡

序二

見詩如長吉文崛蘖無
媚骨書似米顛而稜
〻散〻過之要皆如其人
而止此予所為異也然文
長見知督府胡公胡公

被讒以文長亦以寒騷
圍厄死而其詩文與書
畫法與胡公〻勳伐至
今照鑠不與其人俱湮
當時鄢趙諸人安在

序三

哉世安可無異人如文長
者也鍾生瑞先嗜異人
常三復其集因得中
郎帳中本遂喜而
校刻之

武林黃汝亨序

文長文集目錄

卷之一

賦

鸚鵡
龜四
鹿
鼠
黄頭
卷之二
樂府
張家槐
悲饕歌

歌風臺 四首
予嘗夢晝所決不爲事心惡之後讀唐書李
堅貞傳稍解焉
六昔
卷之三
四言古詩
鴈臺詩
上魯番貢獅
卷之四

五言古詩
與林玉兩上人登會稽最高山山出秦望上
率可五六里玉公早有來歸之意因賦以
止之
來晨憩廣孝寺
登秦望山
沿秦望溪水
秦望山東南下折有峰紫鐵色錯豎似花莛
土人呼雄雞突余贈名花莛峰

海樵山人新搆 二首
與楊子完步浣紗溪泝有懷西施之鄉
讀莊子
海上曲 二首
日暮進帆富春山
發嚴州令舟登陸縱步十五里憩山麓叢榛
遠眺江中怪石
將至蘭溪夜宿沙浦
早發仙霞嶺

泛舟詩

白鷴

越王峥寺有僧歐兆蜕

子效索贈其兩叔

送章蒲圻之官

柳元穀以所得晉太康間冢中杯及瓦券來易余手繪二首券文云大男楊紹從土公買冢地一丘東極闞澤西極黃滕南極山背北極於湖直錢四百萬即日交畢日月爲證四時爲伍太康五年九月廿六日對共破莂民有私約如律令詳玩右文似買於神若今祀后土義非從人間買也二物在會稽倪光簡冢地中於萬曆元年掘得之地在山陰二十七都應家頭之西尚有一白磁獅子及諸銅器銅器出則腐敗矣獅尚藏光簡家　間有黃冕寄　二首

送蘭公子

夜雨偕友人進舟雲門

天目獅子巖

燕子磯觀音閣

野火

鷹

馬

犬

狸

俠客

麗人

才子

酒徒

游大尖

空上人常任少林索作於菊下

宗孫有別字柱南者索賦

上冢

鶻攫鵲雛鷹黨翻然來救

感鷹活鵲雛事因憶曩衛衕梓巢鶻父死於弩頃之衆擁一雄來匹其母母哀鳴百推

卷之五
七言古詩

卷之七

七言律詩

贈泰仲虎

宿長春祠夜半朱君和梢呼起觀月山缺處

露錢塘僅一勺而夜氣滃之

恭謁　孝陵正韻

答贈盛君時欽朝天宮道院

中秋雨集金氏園亭次陳思立

十六日霽與張長治伯仲集城閒次長治韻

邦憲死

贈遼東李長君都司

許日北遺以綾帛綿三物題曰袍具作詩謝之

小集滴水崖朝陽觀

徐州

駕歸自閣皐望于衢恭賦

張雲南遺馬金槖

壽吳宣府

美人紅甲

禹陵

曹娥祠

露筋祠

馮刑部索書冊

送嘯上人之五臺并引

集李侯宅得鍾字

燕子樓

送余典國

駕幸月壇皐望西街

九月十六日遊南内值大風雨歸而雪滿西岫矣

送新昌潘公

將別復偕遊碧雲流觴枯柳之下

送朱使君太僕

李子遂死子設位哭之遂擊木而歌此

讀問棘堂集擬寄湯君

金剛子珠串

聞都督再遷山西武寧

自岔道走居庸雪連峯百仞橫障亙折銀色

晃晃故來撲人中一道亦銀鋪也坐小𤖹
目以紅甕疲羸數頭匣劒笈書相後先冰
氣栗冽肌粟晶晶如南夏痱痤苦吟凍眉
倍聳憊甚矣却羸得在荆關圖畫中浮生
半日

送丁叔子北上慰乃兄

代壽黔公 三首

亞夫墓

白牝蛟 并引 二首

讀文信公仙巖祠集焚弔 二首

夜坐有感轉憶往事

香煙 七首

春興 八首

送季子徵赴李寧武總兵之約

南鎮之南原桃樹數百花時余數遊賞當武
陵也道士苦打攙盡伐之憶以詩

二月望後連日夜風甚不減前年而是日二
兒書至

唐伯虎畫崔氏且題次其韻

吳宣府新拜兩廣總督

子肅再赴兩處總戎所未至死於都下

紅葉

蘭亭次韻

送長洲居山人士貞

重修 乾元清宮成迎 慈聖再御

五色鸚鵡黄鸚鵡並是 聖母所馴各賦 四首

賞戚氏牡丹和韻

王翁八十令書貞松白石畫中

姚崇明晚眺堂

清涼寺云是梁武臺城

壽馬先生七十

元夕寄金武康

寄上海諸友人

戊辰廿有四日尚賓時中宿於圜夜大風雨
冰厚尺詰朝得子廿北報走筆遍諸友

王師挽章

養生書成紀事與夢

某氏新園

送趙大理

綠牡丹

次蘇長公雪詩四首

青州贈罌礦研副以詩奉答

莫老至蘄矣

八月十八日阿𥳑三江觀潮夜歸示二首

戲擬不任

讀某懸婦集

擬前蘇小菜

聞里中有賈得扶桑花者四首

今來自嶺海者云扶桑花也予昔所見殊不類見前大蘇所詠涓涓泣露紫含笑焰焰燒空紅拂桑耳花家剪叟頭見寄始覺前四作之謬聚酒漫成六首以贖差錯捧硯水瓶嫣然有笑語意豈亦憐老人之衰耶復取餘瀝澆之當纏頭耳滇蜀村歌云

披簑衣打杖頭鼓風流在何處予擬答鄉諺云雪落長江裏依舊化作水何不落則雨却要是個底不知花神有知作何平章

夜見夢云叟所謂黃連樹下彈琴也六首

寄吳通府以墨見寄

魏文靖公卮貯以梓匣輒賦

某君見遺石磬

責貂

責磬

責書

責書

長至次朝

岳公祠

某君生朝抹牡丹爲壽

十月廿二日園西櫻桃數花便有蝶至二首

訪李岣嶁山人於靈隱寺

九月朔與諸友醉某子長安邸舍得花字

某伯子惠虎丘茗謝之

桐鄉馮母 二首

畫魚既作古詩矣久之復得七律

擬送巡漁者 二首

過伯升宅玩骨董而菖蒲尤盛魚有紅色有藍色有玉有錦俱三尾如蚪又有水晶四尾者

雪中移居 二首

送婁某丞丹陽

餞王孫飼蝌不滅陳君肥傑酒而剝之特旨

答嘉則

詣五洩驢上口占寄駱懷遠

九流

雞聲

蛙聲

聞有賦壞翅鶴者予嘗傷事厥後蒲眩致跌右臂骨脫突肩曰昨冬涉夏復病脚軟必杖而後行茲也感仙癯之易賊羨今威而不皆橫栩哀吟輒得二首

延陽李君寄馴鷳俄殪野狸信至燕哀以二曲

賦得萬綠枝頭紅一點

王鄉人尋二十年之父櫬歸自衛輝合其母墳

賦得漁人網集澄潭下

十七夕

賦得賈客船隨返照來

書劉子梅譜 有序 二首

送某之大倉

將牧羊庚戌元旦筮之得明夷之上六

元夕休寧道中遙憶鄉里

賦得清秋落葉

清風嶺

焦山

林先生遷教瀧水

讀易園詩應一仕人之索

馬策之奉母住鳳凰山下之水樓

竹塢

青蓮島

小若耶

芙渠徑

浣花橋

水墨軒

桃葉渡二首

六言絶句

村家飲

漁家圖

列子御風圖

卷之十一

七言絶句

贈呂山人

龜山凱歌五首

嘉靖辛丑之夏婦翁潘公即陽江官舍將令子合婚其鄉劉寺丞公代爲之媒先以三絶見遺後六年而細子棄帷汶三年聞劉公亦謝世癸丑冬從青室檢舊札見之不勝悽惋因賦五首

内子亡十年其家以楞在梢還母所服潞州紅衫頸汗尚沘余爲泣數行下時夜天大雨雪

將入閩方許二君餞别分韻

凱歌贈余將戚公二首

望夫石

冬遊爛柯山三首

入武夷尋一線天道中述事二首

雪中訪豪則於寶奎寺之後店

七里灘二首

武林館中與徐仁卿同宿因贈二首

趙君將買妾戲寄之

禪房夜話和蕭青付王公

折桃花

徐濟之携新婦侍親揚州

送丁子範

卷之十二

七言題畫絕句

芭蕉雞冠

梅桂諼草

枯木石竹

題畫 四首

獨喜萱花到白頭圖

題花圖

書花冊送王生

詠畫降龍

躍鯉送人 三首

魚蝦螺螄

題畫螄

松根醉眠道士一幅 二首

雜品

柳渚雙魚

蘆汀鳴鴈圖

鳴鳥圖

畫布谷

書畫兒中有一白雛

郭恕先爲富人子作風鳶圖償平生酒肉之餉富人子以其誤己謝絕之意其圖必立遭毀裂爲蝴蝶化去久矣予慕而擬作之噫童子知羨鳥獲之鼎不知其不可扛也雖然來丹計粒而食乃其報黑卵必請宵練快匈擄亦取其意之所趨而已矣每一圖必隨景悲歌一首並張打油叫街語也亦取其意而已矣 二十五首

朱太僕扇面花鳥

卷之十三

詞

寶珠齋飯罷鈁響梳寂爲作一偈時宿東天月 如夢令

閨人織趾 菩薩蠻

書唐伯虎所畫美人 眼兒媚

竹爐湯沸火初紅

蔣三松風雨歸漁圖 已上鷓鴣天

美人解 鵲踏花翻

畫中側面琵琶美人 鳳凰臺上憶吹簫

卷之十四

表

代胡總督謝新命督撫表

代初進白牝鹿表

代初進白鹿賜賫鈔綵叚謝表

代江北事平賜金幣謝表

代再進白鹿表

代被論乞免得 温旨謝表

卷之十五

疏

爲請復新建伯封爵疏

卷之十六

啓

代奉景王啓

代謝閣下啓

代賀嚴公生日啓

又啓嚴公

賀兵侍江公擢戶書啓

代元旦賀禮部某公啓

謝督府胡公啓

啓諸南明侍郎 二首

答某餽魚

代賀張相公啓

代請胡總督啓

謝某

答某

卷之十七

上新樂王啓

書

與吳宣府

與季子微

答唐府公

奉徐公

答張翰撰

答許北口

卷之十八

論

物產論
治書總論
設官論
作邑論
戶書總論
徭賦論
戶口論
水利論
災異論
禮書總論
官師論
選舉論
祠祀論
古蹟論

卷之十九

策

問韓信破趙川背水陣其言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又曰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驅士人而戰故其勢必當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予之生地則走何前日石墩之戰兵以臨水而大敗近日柯亭之戰兵登岈即舍舟以堅其死又敗將以為不置之死地耶則既以置之死地矣將以為信之兵練習嚴法而今日之兵不練習嚴法耶則信又謂驅市人而使之矣用法同而勝敗異其故何也

代雲南策問 五首

卷之二十

序

胡公文集序
葉子肅詩序
送李子遂序
四書繪序
詩說序
送通府王公序 二首
送推府王公序

無眠端石銘
馬策之端硯銘二首
鸜鵒硯銘二首
芻硯銘
破膽磬銘并序
刺匣銘
篆櫝銘
竹秘閣銘二首
書櫝銘二首

卷之二十四

記

蜀漢關侯祠記
坐臥房記
西施山書舍記
函三館記
游五泄記
閘記
西溪湖記

義塚記
石頂浮圖記
修郡衙記
長春祠記
半禪庵記
呂氏始祖祠記
石刻孔子像記
烈婦姚氏記
鎮海樓記
酬字堂記

卷之二十五

碑

會稽吳侯生祠碑
徐相公碑
季先生祠堂碑
知清豐沈公祠碑
龐公碑文
劉公去思碑

卷之三十

雜著

徐文長文集卷之一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閔德美子善校訂

賦

涉江賦　襟期起賸

昔潘岳作秋興賦序稱三十有二歲始見二毛時岳爲賈充掾寓直散騎之省見者中多富貴人乃起歸來之想及作閒居賦自述多落而少遷以見拙宦雖卒歸退休然合前賦而觀之誠見其嗜醉醲而姑言寂寞也嘉靖壬子秋余年亦三十有二既落名鄉試涉江東歸友人顧予鬢曰子髮白矣余誠懼理道無聞而毛髮就衰至於進退之間實所不論雖才不逮潘岳而志或與焉乃作涉江賦以自見

壬子季秋予既被棄涉江東歸水深則厲僕痡主困旅多太息夕發西陵日高造闕泪既登一拔之堂俯而拜母母曰兒復如是歸乎兒則困窮兒好顏色兒腹應饑爲兒作食既乃泪復往舊託之禪室掩關戶於晷刻哆然其坐忘焉乃有二三伯仲來相問視顧盼之間指予鬢而謂曰子髮白矣年其幾何吾則寔然如子則邪予聞斯言不能無逆傾冠側首伯爲予擢擢不應手體短善脫不脫而獲如莫莆活伯仲謂予豈以憂故進退有時失得有數予告伯仲予豈不知細故介蔕何足以疑人生之處世兮每大巳而細蟻視聲利之所在兮水趨壑而赴之暈大塊之無垠兮曠蕩其焉期計四海之在天地兮似壘空之在大澤中國之在海內兮太倉之取一稊物以萬數而人處其一則又似乎毫末之在於馬體彼營營之微聲沾沾之細利又何殊於虫蟲𣪠蠅聑人孔穴實糧齎第因小而形大曾一蟻之何加再語伯仲更聽予陳無形爲虛至微爲塵塵有隣虛塵虛相隣天地視人如人視蟻蟻視微塵如蟻與人塵與鄰虛亦人蟻形小以及小互爲等倫則所稱蟻又爲甚大小大如斯胡有定界物體紛立伯仲無怍目觀空華起滅天外爰有一物無罣無礙在小匪細在大匪泥來不知始往不知馳得之者成失之者敗得亦無攜
不脫在方寸間周天地所勿謂覺靈是爲真我覺有

豪還其體安處體無不含覺亦從出覺固不離覺亦不即立萬物基孜古今域失亦易失得亦易得控則馬止縱則馬逸控縱二義勿忘之對外寇易防竊發莫支外寇形呈竊發暗來積土漸高爲九仞臺九仞一簣終爲阜丘予斯之憂他奚恤懷伯惟予髮良亦有說男子六八陽氣衰竭膚面焦枯鬢髮頒白斯人皐常萬古一轍稟完後老缺者早泄爲知小子不稟其缺年三十二形則六八又予視髮玄綢白希遠寬不得逼視始知不審其變在何歲時豈以兹秋謂予憂爲

牡丹賦　風華典贍豈次梗諸君可辨

同學先輩滕子仲敬嘗植牡丹於庭之阯春陽既麗花亦嬌鮮過客賞者不知其幾數日搖落客始罷止滕子心疑而過問渭曰吾聞牡丹花稱富貴今吾植之於庭毋乃紛華盛麗之是悅乎數日而繁一朝而落鯈兮游觀忽兮離索毋乃避其凉而趨其熱乎是以古之達人修士佩蘭采菊茹芝挐芳始既無有乎穠豔終亦不見其寒凉恬淡容與與天久長不若兹種之潤吾黨也吾子以爲何如渭應之曰若吾子所云將盡遺萬物之濃而取其淡樸乎將人亦倚物之濃淡以爲清濁乎且富貴非濁貧賤非清客者皆旅寓主則爲精主常儼然而不緇客亦胡傷乎隨寓而隨更如吾子慭富貴之花以爲溷已世亦寧有以客之寓而遂壞其主人者乎縱觀者之倏忽爾於花乎何譬諒盛衰之在天人因之以去留彼一貴一賤而交情乃見苟門客之聚散於翟公其奚尤子亦稱夫芝蘭松菊者之爲清矣特其脩短或殊榮悴則一子又安知夫餐佩采挐者之終其身而守其朽質也則其於倏忽游觀者又何異焉滕子顧予曰有是哉子盍爲我賦之渭曰唯唯何名花之盛美稱洛陽爲無雙東青州而南越曾不足以頡頏稟陰陽之中氣兮雖未必其記載之盡信覩衆卉以獨妍兮真若悉有莘乎水土之精光始山間之幽寂處天后之帝鄉后始命移以入内兮備宮樹之列行亦何心於貴賤亂用舍而行藏兹上代之無聞始絶盛乎皇唐爾其月陂隄上長壽街東張家園林汾陽宅中當春光之既和

謝亭柳之栽榮天宇晴霽今絲游景物招人而事起彼貴子今王孫覺游龍於流水遶兹苑而衒坐藉芳草而芊芊感盛年之若斯傷代謝之能幾爾則扮承日華朱含霧雨群蔕如翔交柯如拒凌晨併雜對客不語銜尉出娜子於羅幃鄂君擁翠被於江渚當其百蘂千芽照耀朱霞綠葉紛紜望之轉晔若儒生之授學列女樂於絳紗迫夫肯戶迎窗上下幾層二三作隊嬌嬌僉鮮飛燕進女弟於遠條夫人挾三國而朝天錦幄重捲撫心飛屏柔須夜殷怒苞曉決宛婦

姑之反唇似相稽而無說則亦若盛時令沓諸娣從韓姑以同歸颯焉淵衷漢主放宮人而惜別風鷹小爽雨委後溫楚姝舞欣於章臺陳后泣罷於長門亦有細加巨上慎妃橫逼座之勢紫侍黃側班姬抗同輦之尊或勁而巾婕妤當逸熊於上殿或翹而望處子瓮宋玉於東垣既離以披亦競而騁近不極態遠不盡妍大彷彿乎作麗意所想而隨存奚援引之數姝可磬比而彌論然消嘗聞如來演法在彼鹿園菩薩莊嚴衆二十五寶皆以曼珠璣瓔組佛之勝相紫金光聚大衆咸儀具八萬數又聞崑崙閬風玉城瑤宮神人飛行綽約玲瓏雲態雪光不可殫窮夫人之心想出習生景與想成一牡丹耳世人多謂花如美婦則前所援引諸姬群小之所象是也使玄釋之子觀之遠嫌避譏則後所援引大衆群仙之所象是也今此花長於學士之庭在仲敬之宅仲敬將謂此花巾巾天天行行誾誾佩玉瓊琚鼓瑟鳴琴其仲尼與七十子諸人乎縱謂其婦人也稱煩則太姒始至宮人欣欣琴瑟鐘鼓樂而不淫乎稱簡則二女湘君尋

帝舜於蒼梧之野宓妃盤姍解佩環於洛水之濵乎此皆不以物而以已吐其醜而茹其美畔援歆羨與世人之想成者等耳若消則想亦不加賞亦不鄙我之視花如花視我知曰牡丹而已忽移矚於他園都不記其婀娜籍紛紛以紜紜其何施而不可

謝賦　幽烈清疎伯仲長公秋陽稚酒

消既賦牡丹勝子復申辭曰曩吾之庭牡丹春華菊英秋發吾子抽精於彼而絕響於此毋亦如吾所謂避其涼而趨其熱者乎消曰有是哉子之善戲而挾

也乃竿不停綴詞不及展送賦曰誰乎誰乎芒芴曷常春至麗日秋臨抗霜彼亦何熱此亦何凉惟付與之是聽非知討之可詳履予廣庭覩茲烈芳緊名相之別數亦夥莖之異莳染不出於五色維其變之莫量歷九秋而自如周數望而靡謝從顏色之中乾永附蒂而不合於時白帝司辰冽冽辛辛木葉下而草萎霜露降而鴈征乃自圃畦遷爾廣楹一則不足百尚有羸群而不黨矜而不爭累望若結伴而違俗罪玩則各立而獨行秉金令而始拆秉土氣之正精雖雜采之並敷惟彼黃之盛榮涼盈庭而昌錦亦剖符而豢金耀愈澤而不妖烈無吹而自馨方辭謝乎徑塗處規埴而託身非瓦礫以爲嘉存大朴之希聲彼主人兮誰予懷高廓兮心貞秉圭璋之潔白樹文學之干旌則有幽人處士畢卿逸史候節序之高明知寒燠之迅駛弭蓋於門肅隊而至或移觴而就筵賦篇章而未已爾則不以物驚不以物喜挺危柔而愈勁舒正色而不媚匪錯華以事人多君子之枉戾豈無人而不芳亦胡膚以采佩當夫青陽發生桃李盛

花名園如霞上國如霞嚶嚶好鳥其載鳴將何物之不化胡爾類之自矜乃偃伏其萌芽迨寒氣之始肅日馳騖乎南陸雲慘淡而無光野何萌而不縮爾乃自耀其孤標眇賤同而貴獨謂所性之若斯兮或未必其盡然夜不可以爲夙兮晨不可以爲昏苟榮悴之有時奚爾類之能專將推之而不後抑挽之而不前彼蒼厚爾以遲莫又何辭於未年紛後先亦何心兮避桃李之盛時抗素秋而挺茂兮終焉保其不衰至乃微霜襲宇鷙飆振帷萋緋紫而不起葉比次而下垂闃閉宇兮無人悅星月之懸輝則有似乎貞女永絕乎夫君放臣懷國而酸悲尹子履霜於中野蘇武嚙雪於沙漠在顛沛而愈厲至九死其靡遷外容色之凋傷實中心之永矢嗟主人之懷抱美材質之修姱逾盛年而云邁稍凌夷乎末路苟芬若之爾私兮又何病於遲莫日中昃而彌烈兮金粹精於融鑄迫守貞而罔渝於茲英其何負余假托以抒憮兮信毋必而毋固

荷賦　吉詞俊葉李爲霖

渭既賦牡丹與菊仲敬復請曰天有四時花有四品
夏荷冬梅子獨無意乎舍毫續藻俾世稱四賦此雖
小圃之光而亦吾子之麗也余不得辭因復命筆塊
連抱之大甕立階楹以踟躕把三尺之清水實五石
之泥淤葩煒煒其盈把芳霏霏以滿除逼而就之欲
語不語徐察其意若有告訴吾凌波之逸狎而擁蓋
之公路也遠祖當春秋吳越之世逢時遭偶居若耶
之溪歐冶子淬劍之處也自會稽達剡水溪長泝淵
淡蕩百里沙白泥肥雜蘆與草種類繁生多不可紀
則有乍決乍舒小朶大蘤短佇長竦低垂迅起柔標
勁節疎陳密倚或向日而併嬌或從風而自靡其乍
決也儼華燈之笑焰其半舒也宛新月之過朓其小
朶之開群仙合掌而數甲斯尖其大蘤之盤古佛現
身而千目其背短跂則蠻奴踞以貢珍長竦則山峰
矗而攢翠低垂挂馬肝而始列迅起樹羽蓋而仰綴
標有柔而將隨節有勁而示刺疎陳或紛隊而未遝
密倚疑附耳而不置向日併嬌未足稱妍從風而靡
易以揚麗香不烈而愈恬色彌天而不媚其房之俯

仰也則有似乎客主之既揖更衆爵而飛揚其葉之
掀翻也又有似於兄弟之襃與其長枕而大被是以
飲風露而華采集鳥魚而游戲五月清涼三伏不暑
曠漠之區煙波之宇根蔕攜娛枝葉容與花神每遊
息以無窮生意亦隨之而不去吾子不聞王之後宮
名西施者乎采掇不盈觀者如市羡我顏華中心如
駭此固千載之所美談而風人之所載記豈若茲主
人之處我也陶以為沼以灌以壅覆之井幹以制以
控苗蘖抽莖束不得縱炎暑結棲鄰與魯〔雅蕭〕鬩豈復臣
之見推而請君入於是甕實遭時之不偶為觀者所
侮弄是以見先生之來有不能以言通而謬以意動
者也余應之曰何子見之不廣也吾聞自子之先以
至於子皆得以君子名者豈以託居之廣大而顧盼
之光榮乎直幹不撓虛中無物竅多比干之心清映
伯夷之骨含芳烈其愈溫處驕炎以不熱則可望而
莫親彌易事而難悅翩躚欲舉挺生冰雪之姿瀟灑
出塵不讓神僊之列是以映清流而莫增其澄處污
泥而愈見其潔且吾子既不染於污泥矣又何廣狹

之差別纖邇時有倘與不偶何託身有屑與不屑花乃垂頭默然似失仰而微笑似有所答知君子之令名非外物以丹臒於時遊魚躍於硤底翡翠集於房側微風芬以襲衣纖月高以映榥乃命主人酌酒而別

梅賦 有徐庾之麗而徐庾無其嶄

往予薄游海外聞羅浮之勝而未得登焉蓋昔所稱入夢之種不可得而見之矣涉冬山大庾見庾嶺之梅則多纍纍而綷𦄂者歟抵玉山人言東嶽之奇往觀焉則見其孤生環古偃伏廻巻一花千葉並蒂數萼忽上竦而扶疏者歟至於依山臨淵覆橋橫野間松雜竹屋角墻茨境非不美也未聞其走馬而征輿豈非品賞靡異類別有匯人固玩視其習而好言其殊爾其孤稟矜嬈妙英雋發肌理冰凝幹膚鐵刻留連野水之煙淡蕩寒山之月並一攢而集霞葩五出而爭雪側披斷磧委剃風其將吹忽上高空助乘雲之欲結枝數英之半拗中萬斛之一搏古幹橫肱玉龍游而張甲編條聚腳白鳳戢以梳翰珮玦繽紛何宵凌波之子肌膚綽約無言姑射之仙趣將幽而見取豔以冷而為妍縕香氣於空表弄皎色於霄端爽彩橫窗臞然山澤素氛肥壁忽爾嬋娟託使將傳寄江南之遠信隨風暗度報寒北以春天羌笛一聲韻全飄於纖指素琴三弄神屢託於冰絃是以古道清流墨工圖史或拗之為一窩亦種之於數里園棋酌酒相與偃臥其中落月廻風務畢縱橫之所彼稱既醉逼清氣而不勝我則含毫占春光於長住斯亦可謂一節之高而未足以盡曠然之意乃有巖居之徒溪飲之老短褐黃冠龐眉壽考蹐蹇策筇熱漿烹藻翠谷口以窮搜坐石頭而拂掃亦有游心道德之儒含思風雅之伯讀易說詩於其下咏騷作記當其處飛觴爵於彌留頑徘徊而不去捋得人而益增人因景而標致斯風格之雅幽而韻調之殊異亦足以快心暢神洗囂破滯又何羨乎羅浮之奇而東嶽之靈且余觀夫梅之為物也得氣之先得液之酸酸者木之正味先者序之履端先則渾淪龐篤含泰和而獨飽酸則甘辛鹹苦又何味而弗便含之飽者發斯饒

便以受者和必完是以先驅百卉遂占上林之花均
齊五味兼濟商鼎之鹽其始也點綴文章渡天地之
春於一夜其終也調和順養收天地之功於萬全曾
不知其處寂寞而貞腐守冷素以自恬悠揚乎松菊
之間盤錯乎木石之間風颷撼之而不動痒癘攻之
而固鮮雪霜既零條枚益肆陰內外剝陽氣內漸進
花實之致用歷世味之他許何桃李之弱質敢先後
以齊肩倚天將降是人以大任察物理而明其固然

前破械賦　趣

嗟乎哉西河殘守東海孝婦羞之豪釐千里歧路寸
腿尺支二木一金昨日何重今日何輕其在今日也
栩栩然莊生之為蝴蝶其在昨日也蘧蘧然蝴蝶之
為莊生

後破械賦

爰有一物側亦自斑鵝啄不啄琴體之絃乃借二友
木資金紐與之為三履及足手一人遇之不榜而行
多其高義隨我四年我分殉之何心棄捐二三神明
舊鵝其首司其去留為我摧剖嗟乎哉爾完我死爾
破我生破完倏忽生死徑庭可不慎乎敢告司刑

畫鶴賦　工部進賜得此有匹

朱冠縞衣四池玄綠纖脛其九金骿夾頸長喙易汚
圓吭開天秉寥廓之高抱小蒼茫之微寄忽一來而
遊九霄之翼亦孤栖而養千歲之玄爾其焦山瘞[illegible]
桂陽避彈道林縱跡揚州負纏乘軒衛國徒傳甲者
之言開唳華亭誰其哭儂之歎由此觀之則形骸易
泯不勝（[illegible]）留影之難楷墨如工返壽終身之玩爾其紙
筆和鉛徵精召巧或磅礴而解衣亦凝澄而命草想
仙羽而彷彿於青田揮束穎而希冀其玄妙則有翩
然以臨劃焉凝佇矯矯波間亭亭松際黃褸酒價全
憑橘潘而高赤壁夢何徒億車輪之翅乃若素壁財
粉朱門始光徐展玉輪高懸珠絡數丈輕綃方挂濕
一雙語燕忽驚行濯孤雪兮毰毸頂股蕊而氏昂方
拂淵而振翔亦將嘯而引吭屢以為真儼致花之粉
蝶久而始覺誤集障之蒼蠅然則物固往往有神於
繪而便於玩者矣又何必綢兩翼於蒼蒼

緹芝之賦　仿詞妍美

槊採珠之巖樹迫臨鏡之波館地遁秀以雙美氣皆
和而競媛爰有物以名芝怒卷然而從叢知蕳玉而
東璿既抒輪而揭纖下縞綀以裼中上紀繶而表組
暎薄雪之將霏栽彤雲而未斷巨者二咫狹彼沏荷
小者徑尺燦竹姸柯河邊織錦授支機而罷杯漢宮
剪綵停寶鉸以差羅使君溫恭崇抑斥揚斂襟下問
爲災爲祥既登覽乎陬椒復臨泛乎汪洋恐盛德之
點壁惟偃步以循墻爾其芝固無言默然呈以露吐瑩
藹之氤氳儼郁霏之煙霧芳嘤嘤以襲衣梟亭亭而
幕素遶數尺之玄壤瑟迴離而奄布示彼絶奇逸於
往牘非家積之餘慶符天心而昜故於是使君讓之
不可推之不去把酒號曰大有賦謝予爲我賦即斯語而宮商
謝不敏兮恐負亂曰使君玉除盛芝英兮一貢延兮
剛侍於樅兮斯爲之徵兮使君眇痾匪蒸成兮芝之萃
生兮采以鏘兮壽百齡兮斯爲之馮兮

十白賦 有序　亦諷亦悲

予被少保公檄自獲白鹿而令代表於朝始
其後踵至者凡十品物聚於好殆非虛語歟
時予各欲賦以諷公未能也公死於華亭氏
予寄居馬家攸中燭蝕一寸而成十章諷固
無由且悲之矣

鹿二隻

爰有二鹿雪皓霜瑩後先互呈以雌以雄合八蹄而
兩角躋並璧以交容桓桓撫臣敢告　世宗謝山海
之恭食仰芻豢於上宮蔴遭遇之有時胡人與物而
匪同

兎

謝彼月輪來此人間剛睛珀赤妙毳雪爽豈韓盧之
可猶與嵬蹻而共躡橐者食客之謀匪爲營於三窟
今並走狗之鑊潛垂涕以雙潸

鵲

即使常羽亦且知歲矧伊白鵲而胡不彗匪舍確以
效鶉詎攫雛而學鷙秋梁作架宜並色於銀潢古卯
幻鶩羞托翼於金墜

猴 雙赤玉誤爲白沿耳

人亦有言王孫可憎乃衣以周公裂冠毀纓胡是物之

善幻脫蒼鄰以膚瑪莫四朝三意狙公之可罔既冠且沐致韓生之就烹。

鸜鵒 昌黎二鳥賦云白鵒亦與貢

鸜鵒來巢春秋紀之鷸鷸其鷸曷其有之我在幕中賀維背之不貢於廷挢然起之

鸚䳇

黄冠白帝其鳴嘤嘤殊彼凡羽綠襟朱喙杰此樊籠將飛復墜我則爾衡賦罷隕涕

龜四

念寳龜之素甲羌逆逆兮冰雪載九疇而出洛帝與兹而偕錫雖入網於豫且哲靈骨之就鑽亦托跡於莊周悦曳尾而超越

鹿

拾遺有言徵聲及禍視爾霜質秉金長火踵白鹿而後來既已非時向青草而長麋庶其得所。

鼠

問爾貪殘曷能冰潔乃緇膚而素毛矯變綱而爲白。獨不聞胡粉之掩晶兮如黝於鉛黑

黄頭 時賞羅者頭流

鳥曰黄頭猛以善鬬白秉金精儼爾介胄虞人網以奏功如拔猛士於千夫幕府喜而錫金似擲抵士於

一叚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閔德美子善校訂

樂府

張家槐　樂府俱近古惜衍於古

張家槐鵲巢枝使君纔出戶閤扉鞭行人上及飛彈鵲母逮鵲卵鵲母棄雛走何所將銜鬥卵報來使君卵去鵲莫歸

悲襄歌

吳人𧉮越人爼一臑忤舌死杖下肉少艸骨為土

歌風臺　時淮南將英彭諸猛又知猛者守欲昔故曰安得和猛鄂州作

醉媼酒臥媼爐武家爐畔鼾呼呼豐沛中群酒徒嘍季身大捷所都誰與降準而公乎十二年左纛還着紅衫應令炎七尺所臨萬馬環諸王列侯敢不虔獵徒酒伴隘巷看獨召故老金爵乾惜青春赭朱顏乃思猛士得將安歸問野雞還我韓

又

鄂州篇衡縣權渭也俯拾所殘悲異代艮楚酸謂河高水流拍天渭兩過之河未然麻姑量海海愁淺三尺鳥爪淺至骭大家作計一何長請看何人偏墮短

又

英彭不雌季心所狷今布越耳終當為孫終當為孫不如我先之舊所得猛士十當一無遺十既一無遺安得不歌以思

又

雖渡江人千從非父老是使彼安識籍與梁巴蜀公竊新城奉三老教發帝喪義兵若河日以東乃知王者師上親長禮教下首功蜀公親歷效驗明乃知猛士難四方守易戰攻誰兼不勝買禦聽擊太牢祀鄉鄉聽叔孫通徵魯諸生驚禮四公遠來于商

予嘗夢書所決不為事心惡之後讀唐書李堅貞傳稍解焉

堅貞十七之死靡他 夫聲 數夢男子百兩以御 叶 貞覺而恚莫知其謂華盛來胥 蝶也 我貌未悴靡沐垢首塵膚敗棠如葉未秋虐使萎黃自茲以往夕寢卧覺角雀謝穿篚梅罷摽卷黃雖瘠塋不樂蛾夘已肉矣馬

感而蛾音宜萬有膠轕曷可詰呵皇矣上帝其將謂何

六昔

昔朋友雉與鵠不得已今爲梟　昔骨肉鷲與鴨不得已今爲鶻　昔宗親鵲與鵠不得已今爲鵰　昔官府騶與虞不得已今爲虎　昔乳煦汗血駒不得已今於苑　昔黔蒼萬夫莫今視之蠅所生

徐文長文集卷之三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閔德美子善校訂

四言古詩

鴈臺詩陸子嘗買鴈放之因以爲號又鴈臺在杭江干

左江右湖名山有臺近陽背陰鴈爲之來江海之大矰繳充矢待鴈不來凉空覆水主人有馬客亦有舟出自郭闉於焉遨遊群焉以栖人亦鴈爾誰周爲擽孰撄厥理買鴈放生入雲出塞有問灸者張目不對

土魯番貢獅

羌飯官驛斯物不的官馬當災騰于馬春俛嚙以牙嚙馬肉炙四蹄裂馬如人裂肝獸威孔武覩者色沮嫡此羌胡若媚其母余呀以咨羌曰余乳當其出穴若嬰離襁不見牝獅惟見我哺斯言不欺梁鸞養虎

徐文長文集卷之三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四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闵德美子善校訂

五言古詩

與林玉兩上人登會稽最高山山曰秦望上率可五六里玉公曰有來歸之意因賦以貽之

茲山呈何爲仰首摩青雲遠去氣色古混沌儼未分
月盼汯峽溶拶乃隔夕曛中有舊社址尚見數個群
短草復升衆遠松貯氛氳滿雲在其下猶羃高頂墳
玄禪詎能居人世未可云念予覺無上夙昔斷羶葷
焉能業不食焉得不耕耘況茲値秋陽寒氣慘不訢
未可來居斯語予以慇懃

來展閟廣孝寺　中唐雅調

可憐荒宇在於焉恣游賞古砌伏野草唯餘聖賢像
巨碣指高樹樹聖浮天上昔人不在斯悠然引遐想
暝入鳥初散道寒露猶瀼回瞰高山岑翛然策筇杖

登秦望山

緣情析憂遊頫人事承矢上此萬仞山復沿北溪冰
顧瞻江海流神去蒼茫裡後峰千里來旁嶂兩川起
往昔窺中孝今茲巔上覘佳哉是觀游吾鄉亦信美

沿秦望溪水

流水澄若無溪魚宛遊空磊磊聚圓石濟蕩偏能工
高寫象山曲伏響廻草中何朝飲麋鹿蹄蹤去難窮

秦望山東南下折有峰紫鐵色錯豎似花蕊土人呼雄鵝突余贈名花蕊峰　眷秀

錯如鐵色紫出土幾千古寒空蕊尚繁秋水莖難吐
刻削差可擬帶插不添嫵宛如齒齶張吻訟所苦
千秋獻組繡名號未得主直少讓中岑他山視應父
借言花蕊峰來春開何處

海樵山人新構

古葬伏圓址新構敞方榭去家不百步迴山凡幾舍
衡門夾析欄卑池注徼瀉群峰列窗牖佳木依簷瓦
碑碣墻垣中階級陂陀下曠霽坦以來遠慕芥然化
亭北指夕月高臺嘯清夜嘉賓燕屢入罷人時或迓
臥榻楔巖石旁戶達僧舍主人胡不歸樵海未云罷
東樵遡遊風於茲焉息駕

又 曲池

瀦池疊青山山色落池裡七栽百歲樹下迴三折水
日夕衆鳥下客至數魚起助遊摘果實開無種芋子
上山一以望高城正東迤波涘堂壁螢野澗登覽美
美子善結架多在聚景址彼亭既孤絕茲地何曠爾

與楊子完步浣紗溪梁有懷西施之鄉 閒俊

明月照江水截梁與予步當時如花人曾此照鏡素
江流不改易月亦無新故薄雲淡秋林晴沙泛寒露
猶言伊人闘應在煙生處

讀莊子 可慨

莊周輕死生曠達古無比何爲數論量生死反大事
乃知無言者莫得窺其際身沒名不傳此中有高士

海上曲

雪隱城月高使君梯樓坐縣綆訊諜士但自苦城破
問賊一何多數百餘七箇長才三十六虛弓七無餘
腰刃八無餘徒手相右左轉戰路千里百涉一無脈
發卒三千人將吏密如果賊來如無人俘至使君下

又

假日棄籌策卒卒相束手四疆險何限但阻孤城守
曠野獨匪民棄之如燕草城市有一夫誰不如木偶
長立睥睨間盡日不得沒朝食雪沒脛夜臥風吹肘
彼亦何人斯炙肉方進酒

日暮進帆富春山

日暮帆重征江濶聊無度峰翠逐岍來樹榦參天去
千里始此行一日即羈旅石瀨駛清磷雪龕聳殘素
回瞰吳山岑蒼蒼眇煙霧

發嚴州舍舟登陸縱步十五里憩山龍叢棒遠

眺江中惟石

乘舟坐無聊遊途昕轉杳急流赴海馳惟石橫江蝕
仰瞻岑崎側惟見蒼翠嬌覆恭映赭壁枝弱不勝鳥
縣崖窄可步聚纜密如篠舟子勿前征前路煙生草

將至蘭溪夜宿沙浦 語句恍惚太初

中夜依水澤羈愁不可控遠火澹冥壁月與江波動
寂野聞籟微單衾覺寒重託蹤蕭稗根身共鷗鳧夢

早發偃霞嶺 似杜紀遊諸詩

披衣陟崇岡月中下未巳雄偉與兩都噴薄走千里

百折羣隨人一望寒生背高卑互無窮參差錯雜理
蔓草結層冰喬木秀縣蕌叢發就村肆小結依崖址
去壑知幾重刻竿引澗水回視高峽巔鳥飛不得比

自浦城進延平

溪山孕鐵英惟石穿水黑馬齒漱寒流冶火融初滴
方艇走石罅白日飛霹靂操舟信有神出入出然適
以知庖丁者游刃有餘歷循理稱達人險難亦何慼

夜宿丘園喬木蔽天大者幾十抱復有修藤數十尋縣絡溪滸

老樹拿空雲長藤網溪翠玭火冷枯根前山友精祟
或爲道士服月明對人語幸勿相猜嫌夜來談客祟

渚濆灘

黑鰲穴地出噴沫從天下春雪跌深灌驚雷迸鐵鏊
回思身所經險惟幾月夜老石萬片焦飛湍千里兒
藥文窺綠淵人命輕一葩或似鼓大冶青銅濺將瀉
女媧撒餘礫頑查攪不化念彼既憮然值茲殊可訝
短檠起沈舟凸字振深宬因之誤絲髮長與世人謝
浪怒一何愚終古不得罷有時搏陰飈寒色慘朱夏
借言呂梁叟何時咨問啟余雖愧達人笑對成一嚇
閩溪舟棊形如凸字

泛舟九曲

老王亂青冥皇天夜遺蛻餘骨散九州頭顱此焉寄
人視萬劫餘天意一夕計遊艇沸滄波髣髴熱營衛
亭午人數折冲然元氣閉縣峯昇羽人毛竹倚仙娥
辟彼齒牙蠹生死齾齶內世人不解奇但識世間事
示之帝所遺惟以溪山勝

武夷道士示予魏王子騫蛻首見紫氣

不死者已去死者猶人間骨骸自何夕飛置山之巔
耿視始伊誰縣纏月屢牽而不如餘兒安臥撐青蓮
道士苦斯役器函閟高椽過客好奇異啟閟請目傻
兹物眞仙靈磊磊黃琅堅高頂泥丸宮紫氣猶一弦
曚明準天時白黑互糾纏胡爲黃冠流示人禍福先
爲子而變易無乃莠子騫玉蘊山色輝斯理良自然

丙辰八月十七日與省甫侍師季長沙公閱兪山戰地遂登岡背觀潮　斉縱

白日午未傾野火燒青昊蜿母識殘腥寒骨聚秋草

海門不可測練氣白於擣望之遠若遲少焉忽如掃
除颶噫大塊冷艷攔長島怖沫一何繁水與水相漂
殺弄狎鬼神去來準昏曉何地無快奇焉能盡搜討

十八日再觀湖於党山

秋來自生幻海若安措手驚雷破雲御萬首敢先後
山窟本避濡俄驚足下吼老壁拍波塵千仞落衣袖
望窮不見外激灔明滅久入天儼未消劫火燒宇宙
往昔每一晃恐怖經旬晝那知追視怖其怖應不朽
豈惟我恐怖天地亦應有畀往日既遷恐怖亦却走

蕭荷花祠 俗傳露筋娘娘者即此

荷花一夕凋萬里秋無色獨遺花烈芳千秋襲陂澤
揚帆過大湖風緊日已夕水鳥習舊棲戢羽芟菰白
弔古解維舟去斷不盈尺秉燭搴繡帷金翹嚴宮額
燭滅颯然中神爽凛孤魄念此芒吻微奚啻雄虺螫
豈無冶容負貞肌以爲膩念茲不能忘惆悵至明發

發明教往上海

飛雪 東門家天寒雪正下繁林積素花群山映簷尾
不得休詩客不可飛鳥集池樹顛色暝天欲夜

願予同念人而有太息者云我爲道謀安得與君舍
余爲重解疏斂襟向前謝起言雖遣累離緒難釋坐
爲言春陽初那得便徂夏執手歸路中銜哀爲君話

寄善畫葛君

展箋不盡規墨色鮮於洗細圖萬壑雲寄我青山裡
感之不能忘聊寄短篇耳

入燕 近選體

董生抱利器鬱鬱走燕趙賤子亦何能飄然來遠道
行止本無常譬彼雲中鳥朝飲西園池暮宿北林杪
感事復懷人生年苦不早欲弔望諸君跡陳知者少
垂首默無言春風秀芳草

古山篇贈余君 漸近自然

余君本今人而有懷古思三年臥白雲一醉撫流水
握管拂素箋閉門謝時事懶與今人交自號古山子

贈陳君 恍直

珍木無弱羽廣州饒勁鱗 皇都鬱崇巍多士如繁
星陳君在鄉曲少小馳芳聲去我三百里可望不可
親昨予志廣覽自越之燕京晤君長安道一問知姓

名郄復訊動止握手爲予陳自受相公知忽忽復幾
春一朝去鄉校今作太學生言溫動有禮志壯氣自
信皙顏口若海豐下而長身冉往論文史終夕如倒
囷藻思蔚以妍儼與骨相幷王良御八駿技絶物有
神一日鶩千里安得羈其行念予復南去攬策臨修
程小見同越鳥秖入槍榆群思君不能置短篇陳素
情

戒舞智

富非聖所郄貧乃士之常華屋非不美環堵庸何傷
多才戒舞智善閉庸不彰舞智向愚者弄偶於偶場
偶自不知弄爾弄何所償舞智向智者譬以光照光
彼光不受照爾照何由揚舞智兩不售不舞兩不妨
請君聽予言作善降百祥

寄彬中　似太白古風

鄴下老棄布能活刀下人魯連劇排難安得專其名
不見申包予含悽哭秦庭萬馬度關隴救郢郄吳軍
淛朋同心人恐難等赴焚秦師不可出大義凜已明
栽俯本莫致安命以爲貞

答和公旦

高垣沼我驅棘剌長如荻松柏年十寸至今長五尺
一朝鏈籠藩小鶡決蓬翟忽逢東來鴻相煦以雙翼
逝焉渺長江別予當幾日不能偕我飛一顧一悲歷

雪

屋隮隙西椽窗雪夜如織朝窺牀彙頭白糝高一尺
側身不敢搖寒籠載僵翼伴侶同苦辛何從乞幾食

寄王子心葵　殊古

葵花似君心向日解違陰葵葉我所愧有足不能衛
與君夙相知把葵吳山時今日相思處南冠縶楚僇

寄陶工部

短劒在匣中秋水迸花芒芒色豈不好終爲人所防
所貴金玉資含輝有餘光諒哉工部君璠瑜映明堂
熏風動九夏鳴音來鏘鏘至寶吐洪亮不特華澤芳
沈思不能寐攬衣視河漢

埼石篇　意色幽蒼

片石擁寒塘冷冷箭竹黃誰提數寸管坐剎一秋長
我亦耽清致傳聞今幾齋翻飛乏羽翼那得[illegible][illegible]旁

想見毒苔緣坐令毛髮蒼盤藤蒿蒲中堅斷雲根觴
今我採題處青棘披孤墻日影淡無色十月梅早芳
欲折以寄遠無此長臂攀料理竹下人應少寒枝香

蔣扶溝公詩并序

零陵蔣先生者迅鵾鵬之遐翮秉龍蛇之屈
伸嘗欲頂摩青天手弄白日不著上下以栖
混元早歲妍精孔孟含藉六經故說有談空
不詭正道昔嘗出宰扶溝晚節薄遊四方挂
冠拂衣如渥在海雖隨光揚波於上代潛迹
高蹈於海濱鑿冦埋名於鄭圃先生被褐於
吾越可謂閉戶造車出門合轍者矣涓伯兄
淮恬澹厭俗弱齡訪道垂五十春玄室冥與
未睹宮墻遭先生遡舟閩粵放於山陰邂逅
天緣值諸行道顧盼之間疑謂異人遂數請
洪襟懸榻彌月過蒙收畜列諸僕御之徒既
而先生鴻跡遠躋再渡錢塘期許後來意得
執鞭長侍豈謂造物苛猛未更寒暄伯已化
爲異物烏乎陵海尚變人壽幾何金丹未成
玉顏易駐涓每念此可謂寒心先生哲人胡
以遵指南向耶頃者又將浮湘江並九疑直
指芝田家門一入涓於斯際能不依依夫兄
所師表弟胡不爾恐塵凡之姿仙聖所拒嗟
哉死者已矣生人去焉存亡惕心未以爲好
異日吸沆瀣之精景陟壺嶠之福庭飛九還
之丹火騎八極之游氣則天凡殊塗相見無
日緬哀伯氏重以離衷因獻五言

伯氏頗好道終歲事修服道上逢異人髭鬚灑林竹
修禮重致問德音美如玉抑之轉微茫焦嗔游廣[illegible]
異得長奉侍雙飛向王屋人命安可期天猶互寒[illegible]
念別正徂暑基草已更紼淚日中霜亭亭風際[illegible]
逢師苦不早煉搧總成哭

柳浪堤楚頌亭二首爲溧陽史氏題

夾岸千章柳青春翠浪浮如將曲池水共作遶[illegible]
長虵偃赤陰水鳥悅芳柔試於再纜處一繫木蘭舟

又

屈子頌匪今軾也志空寓千載伊誰子后皇錫嘉樹

曾剡刺崇檐青黃搽廣門見離騷 永與茲亭留不遷乃
其素

䏂見 與下首俱作

䏂見食偶者析偶以爲薪零星椎股髀寸尺移尻臀
心膂本無有斧亦集其根辟彼傴師工立剖腳者身
彼傴師者析肩以免其嗔免嗔豈得已爲薪豈無椽
何忘食女德辛苦二十春食偶者答言當其爲偶辰
我即薪視爾爾自不我知我志如此矣我欲爾也歌
爾即軒厥舐我欲爾也舞爾即蹈厥趾我怒爾唇闔
我笑爾唇啓凡我所指揮爾即如我自爾自不覺知
昧我蓄薪志

偶也

偶也難億許爲魚豈無知假令魚爲偶亦安避薪爲
此亦豈無詞聽我歌此詞當魚在沼時沼淵不容埵
沼既不容坻砌復朝洗之洗多墨豈少墨積盈沼池
從此再三洗咽喉恒在茲唇外無滴瀝縫唇墨即入
何況相沫啼君在大氣中塞游皆氛霾君今口與鼻
能免不埃噎蘇武在虜中磕頭皆羊羝死生憑羝乳
起處亦羝哴豈惟起處哴嬉寧謝羝嬉君儕人如此
而況我也魚我聞君里諺契我魚也志非伴情所知
事急隨則隨

狐粉

狐妖幻黛粉窈窕美佳人慕予且宜笑情好緣相親
物與人異調孰識僞與眞答予以慇懃靡曲匪好音
魅也一朝敗情欲音則存我欲灰茲音匪之煬與薪
譬以寶貽魅寶既不我存何由奪而燼存此貽魅曲
以不磨魅慾

補屋

僦居已六年瓦缺疑椽縫每當雨雪時舉族焦盆盎
徙溜方度楣驟響忽穿棟有如淋潦辰米麥決篩
五月候作梅一雨接芒種菌耳花篋衣爛書揭不動
樵子不上山薪炭貴如礦生平好樓居値此念愈[illegible]
數椽猶僦人安得峻櫨栱買瓦費百錢已覺倒囊籠
命工勿多攤聳艾聊救痛

作松棚 豪快

種松六萬餘千五百株活長養二十年六者僅如括

西齋落日多六月苦炎熱鄰園樹木稀遮蔽不可得
顧言種樹貧求用此時節命兒召兩傭代斧斤其旋
幹以需柱架鬣以備周匝四乘慎叩畢涼蔭任趨趄
時移一丈板獨駐文竹几伸紙二丈餘案點諾一滌
左盤持蝉螯右罍把饕餮挂衣梅葉梢綠陰灑鬚髮。

理葡萄　與趣幽

去冬雪作殃無物不凍死橘柚斷衢州松柏亦多痺
園有月支藤盤屈四五尺結實苦不多一斛有餘委
逆其堪落時丸丸挂瑠水一日十挈竿與鳥爭啖舐。
糈以饑隣翁竊恐哂微細欲以付果坊不足一飧費
幽之瓶盎間漿洪取其脆湯夜漱茶湯暫可灌消肺
壯者理舊須應手落枯瘁及至吏提攜偃便忽斷碎。
如入兩手足而瘦其一臂支幹既以孤收穫焉可倍
良苗萬系揄䌌以障西墜。

刈圃　似韓

草孽始一寸及壯丈有餘豈直藪卽帶兼以資蚊脊
夜熱不可寐寧止不露居竊恐値此輩股髀遭其咀
就户擬厥罪蚊也尤其渠其他不出境椎此遠追趨
穿蟬形紈塵打撲不勝劬更番以迭進安得盡屠誅
聚響苦不震萬敵啾嬰雛上者攬夢寐一夕百起呼
蚊孽固莫通草實主其逆呼童間腰鐮不用安所須
薙此忽如掃一翅不得儲譬彼塞垣恭往往伏戎胡
薪炎燒其荒竄穴奎妖狐莫謂野人賤刈圃非雄圖

鼉磯研　碑封于鄉侯褕麋墨也新樂者青州王也

向者齊端欲近復珍鼉磯在海咸蛟蜃文理多直亮
白者為雪浪星者黃金泥碎者銀作砂角者絲纓厓
舉手摸其理索索鏗響飛分符笵石鄉扉以蹙褕麋
最者厚新樂遠寄青州來一夕忽失守仍召頑滑貧
一字十研磨一行百推移淹此硎陣馬瘸搭不得馳
乃者董文學庾有方尺儲東以為我贈與新樂不殊

問軍中之系於國用　吾宗兩支其一雖衰而時一振尚有仕　對丁延而仕者最衰者則我之支也

吾宗與泰嬴秉德贊仁義緜延値　盛明仕版頗齒
齒先人秉魚須聯蟬及諸季列秩下大夫往往有三
四迨及賢科書至今時一綴萬木有榮凋一體互強
贏脂指四紀來學亦劇一脖耕者鬻其鋤買者降爲

脩士者無一人慵者倚而待飽者幸免饑饑者幸未可至論飢嗣間十室九蜂蓋甚暴恐論背傾影兀孤介甚者之繼承餒鬼滿蒿雉余雖有兩兒性頗佻簡册飲小未渴辰按項不能俛緣茲傷後昆思欲誦先代念彼從戎人甚遠瓜尚帶况値用也來衆加其大槩彼衰更倍茲擲筆爲一慨

避暑俗然堂大雨　可謂無景不寫

梅候若歊蒸幸得五日雨涼風驅濕魃奔功未全濟券言高山顚有堂敞西晷松篁作籟竿蕭颯爽神智乃借二三子挂絺於其地買酒穿市中炮鱠腥道恐北取醉飽爲安能謹趨避袒跣撑樹依叫號枕磚甓邪色逆東廂狂來忘邐逮冉冉日將傾理節方即遄雷雨自西來初尚雜蜻蜺一言未及終振尾落簷外銜風捎健鶻寸進得丈退高景殊耳觀窠鳥在屋際本言逃炎苛翻令咏奇致百事乖態魚往往非着意

哀駱懷遠公驗詞

懷遠好詩作近體有佳辭進余去五泄深衣遠相迎長身而瘦頎自有山澤淸命酒不停斝酒能有餘情

迨予歸來後往往閒寢與邨肩偕松火柿絨霜秋時寄此遠篋能兼致偕與康何時以狸首問之使心驚道遠不得往迴此泉下矣

野蠶　尚細邪自老

越桑雖云盛不及吳中繁越女賣釵釧僅可完蠶山如斯若拯救良亦可憫憐如何野蠶種孳息多今年曳絲滿郊郭食葉留其觔葉葉如蟲網枝枝乖釣緡涎縷無所用膠衣黏頭巾過者苦拂拭桑女交攢顰提筐往西園空手歸東隣即欲貿釵珥有錢無桑村嗟彼機上杼秋來鮮鬪聲匪來猶可說國輸良有程衣食無二理蠶衣與食均嘗聞捕蝗法及此同炎熒

范母詩　郎燦母

秉節三十年萬有二千夕一夕攻霜心曉鏡換桂霜范母二十二獨居在羅蘇五十七乃亡天長日幾若獨持一寸冰萬古膠夜席當夏不得融何况秋霜日

白鵰　錢子易書故曰三孫蓋繆之後也

野性悅鳥魚客寓尚籠致正如好竹人借居亦栽遊鵰鳥自南來留入西河里王孫好法書籠以易吾字

翠絲繡雲衣綠羽作裙帔有時嚇嗽中聲若彈雲際
日夕湖水波秋樹渠微紫送客不出門白玉掃長晝

越王峥寺有僧歐兜蜺　味如薄日幽花

僧圖既灰兜蜺亦禪冷都付塑工泥迅矣千秋壁
我來值桃花有似蝶遺粉一宿歸去來晨齋飽蔬筍

子效索贈其兩叔

勞子爲我言翁去不復活骨鬼既已寒生事亦不然
多我諸父慈視侄等見孫時時惠釜鍾府中作糜受

送章蒲圻之官　嘉禾

傾蓋語日斜肉風吹兩鬢惜哉越雞翰遇鵠不能抱
眷言激奬私忽駕就遠道尚矣漆園心爲吏不敢傲

柳元穀以所得晉太康閒冢中杯及瓦券來易
余手搨二首券文云大男楊紹從土公買冢
地一丘東極闞澤西極黃滕南極山背北極
於湖直錢四百萬即日交畢日月爲證四時
爲伍太康五年九月廿六日對共破莂民有
私約如律令詳玩右文從買於神若今祀后
土義非從人間買也二物在會稽倪光簡家
地中於萬曆元年掘得之地在山陰二十七
都應家頭之西尚有一白磁獅子及諸銅器
銅器出則腐敗矣獅尚藏光簡家　閒有黃

瓦窰

遙思冢中人有杯不能飲孤此黃瓦窰伴千三百稔
券錢四百萬買地作佘枕想當不死時用物必出庫
眞塑羅寶玉衆襪與繡錦豈有纖纖指捧此錢泥墓
存亡隔一丘葬叙迴千仞活鼠勝死王斯言豈不眷

又

古人笑不飲此說豈無見五斗叫劉伶哀來淚如霰
嗟彼太康子冢中亦杯坫同知好飲徒無咽可澆燕
杯出黃土中忽復受傾瀉彼避秦人乃不知有漢
我欲學盧充詣市賣金盌庶幾遇小妹知是崔氏玩

送蘭公子　阿翁學師也揚州人

耶溪芹藻色相伴秋荷老公子竭車來傷心那可道
會日苦無多相別一何早八月廣陵濤一葉波殘照

夜雨偕友人進舟雲門　幾與杜爭豪釐

夜影疊中流進舟草竹浦鳴雨來斷雷山雲濕可謂

及岍沿槧堤攫猶復愁虎燎火得緇徒怖餘游言語芋爐聊炙衣一笑樸尊俎

天目獅子巖 誤是高峰禪處祖傳嘗爲張眞人所據師爭而有之張道陵與魔爭

青城事 見其傳

我昔聞眞人言修不死身選地滿天下與鬼爭青城一岫插天目死爾怒猊獰老釋據其口黃冠復來爭黃冠匪他人云是眞人孫冊曇本上聖高道超沈冥說教雖異轍俱以退讓名區區百尺鐵青紅抹秋螢龍女買色線一夕繡可成胡爲兩龍象角吻同蒼蠅賦此覺蚩蚩鑿之愼勿聽

燕子磯觀音閣 杷語酷似大蘇結更蕩放

青山如美人樓觀即奩粧若無一片鏡妙麗苦不昌茲石一何幸值此江中央上乘巨排支下集帆與檣朱碧得水鮮鳧鴈拂波光煙霧不見海神去萬里長我與三友俱兼以僮僕雙日西買市飯半道謝驢驪五口將十足蹶然筱且偪百錢成一遊安得廿旨嘗歸來乏燈燭微雨沾我裳沽酒不成醉頽然倒方牀猶夢立閣中遥觀大魚翔

野火

馬血爲轉燐人血爲野火何爲松柏間赤輪步如跛人言鬼炬微神者赤而大驅導向空馳填雲儼旗馬枯冢僻且荒來遊則云那我欲往詢之恐即無可話膈河問於蒐黃犢夜在野一夫呼以馳炬滅松露瀉

鷹 咮嗽相鷹書也出雜俎 俱雄逸

咮嗽識奇才千金買遼海鐵翮睒秋空鴑鵞百迴敗雲中作戰場韓彭鼓天外

馬

誰家連錢驄秘撥黃塵起千里一飯間九州能有幾健兒不得騎淚落青絲裡

犬

少年獵平原左盧右宋鵲兎起鶻落遲一顧先已搏但莫空中山前頭有湯鑊

狸

狸雖一尺軀猛氣制十里有時怒一號無牙墮深𥓓安得此輩來坐吾書厘底

俠客 得此覺古詞爲腐

結客以年場意氣何揚揚燕尾莢猇箭柳葉梨花槍
爲平侯生墓騎驢入大梁

麗人 與太白素手青條上蓮勝

何處行雲去遙遙出洞房月裡儻蓮色鏡中無此粧
所思望不見縞袂日邊揚

才子 芳俊恰合

佩筆不須長高唐侍楚王紅衛鞶邊出白雪口中翔
殺青供不及一夜白瀟湘

酒徒 古麗

御史別淳于金釵墮長夜五斗不濕唇雙鬟抱壚瀉
笑殺斗升腸耳熱索笙蕉

遊大尖 松茂桃復盛花

萬松滴千山妙翠不可染割取武陵源固是天所遣
秦人跡無有雲中叫雞犬夜泊漁舟來下山尋不見

空上人常住少林索作於菊下 間雅

相逢菊花下相映菩提光試問少林壁穿雲幾許長
指月莫盼手擲拂開挂搗曬斫徽作吼獅子一時降

宗孫有別字杜南者索賦 大杜山在城南

天柱插南雲孤城滿蒼翠小鳳讀書餘內院窺粉雉
大魚作鳥飛風字蔥茏身舍北以圖南物與人意會
念彼共工頭幸不觸斯際不然小折傷恐煩太皞妹
小鳳顧予言補天吾掉臂

上冢 諷遁古

吾叔邵武公當年與我翁雙陪閩蜀守竹馬走見童
歸來知幾日相繼歸窀穸黃泥閉雪髭欲會那可得
叔家城北居高棟亦彤題邀賓久駐馬爲母日烹雞
一朝桑海換不能保子孫負薪冢上道養鴨水邊村
我今六十五仍高破角巾年年上爺冢每每到孫家
孫家留我坐孫婦辦湯茶以我上冢壯喚孫月滿引
遶籬黃蝶飛抽籬高碧笋起視檐西東分箸任蜜蜂
問蜂窠幾許四十還有餘窠窠如不敗勝我十畝租

鶴搜鵲雛鷹黨翩然來救 杜蘇之間

水鳥修其脛插彼茄菰澤俛咮泳蝦魚深不下三尺
況乃喙中倉可內寸鱗百江海饒此州何往不充嗉
雄鵲知乳雌作室高樹末三月始罷斤是子親所炙
長脛一何騺掠雛剽其宅叔仲兩三頭自窠相顧伯

顧鵲翁與母吽噪徒徊徊蒼鷹等路人與鵲少平日
不作鄉隣看、被繳救其格、特恐李陽拳難避、埋額
盛遨爽、鳩雄並是夷門客、朱亥袖鐵椎、侯嬴出奇略
左右信陵軍、一舉解趙璧、五國破大秦、九合成小白
義高誠足憐、多莽亦何碩、磔𣦸黑柳顚、獨奮少椅角
猶煩拾遺歎、不朽俠徒迹、三復鴟鴞詩、白日爲僾黑

感鷹活鵲雛事因憶曩衙衙梓巢鶴父死於弩

頃之衆擁一雄來匹其母母哀鳴百拒之雄

却盡啄殺其四雛母益哀頓以死群凶乃挾

其雄逸去　語語古雅

鶴婺止一畤古語兒匪慼哉門巢梓者狹斜挺羅敖
少年縈青絲蹶張戎侯衙胡不白長守轉殘雪色飆
乃向琴瑟桫落此貞女夫舟雄太無頼挾觮匹子都
有如惡姝妒送贅塡門閾借衣盛綷蔡吽吸傾百壺
玩習爲故事指鷹翗淵迋孰知狹斜內而有羅大家
賊雄殺黄口希以威怖圖殉夫義可族何計收其拏
此事去已久三紀頗有餘其時裂肝膽狂走日夜呼
安得毛摯俠似此鷹活雛弇州溷幾海有物喑高語

設爲魚蝦所詰

啄鵲憎大鳥無怪吾子然從臾飽蝦魚子意一何偏
鱗卽賤於倮於矜何擇焉盛冬水如石膠鬣不得旋
孕腸懸㮓鼓張目不得眠茭菰牙始白桃花漲春田
㷄塊出纍頸多死漁者筌鱗䅽及鵲鷇較估誰難難
夠茲網罟酷百倍鳥有鵰雛攫子不許鱗爛子許旃
乃乖漆園理奪蟻與烏鳶等爲一盜耳何猛此彼寬
竊東子則許竊西子拘鉗波臣詰如此而我難爲言
衆生逝吞噬此業何時捐西方古先生解破萬壁堅
龍門儻罷躍飛去好相索汝或未卽去我姑代彼宣
三戒嚴重殺五淨肉亦㩁鵰飽六月息孝先腹便便

天竺僧

揚帆三竺涘弭錫五羊城黑人初以涉琉球次所經
波弧十万兆日矢九千嬴初至黑人次至琉球至廣州凡涉三萬里歲三周以
弧矢算之人疑鵬六息彼視蠖一信衍旣隘九土師
得此數
亦玅八埌片楮畫大卵沃焦瀠孤萍劈芥內閼浮粉
塵陋虛鄰鐵罷臥龍象銀瀾恬蛟鯨梵唄隻字歸江
海百谷臣云胡白㲲底有赤篆文象胥幾何譯龍

樹鮮恚嗔㧁屐屐蒐嶺趺湫悅巖雲戕夾菆南寺乃
偕領西昆漏沙自箭準聖水他濤奔有爲乃復爾無
量何由臻相色示戲幻接引詎勞匱白馬幸維寺黄
龍未演輪薄㾓凹刖訊擬待桃花春

頌吳伯子治墓堂　大雅之作豈何李可識

火痃世曰凶水封豈佳卜兩徙踰五紀先鬼偃幽湫
多子爲我更我遂往京國買石百尺餘托予安墓阜
予兀辦未遑我歸上冢哭鵝鮈設未巳老稚掠豭肉
候果墓旁兒指告蟻上燭草設無威儀人怠物不肅
坐此無歡期改燧十二木（乃三年也）昨者賁宇錢募工可
五六仍以頌吾子狀百丁一役

旱蔚十七韻次陳長公　詩亦遒蘇長公數篇俱崎絕

旱魃虐以猖商羊乃深避雲漢夜昭回遵彼橘條肆
絕意豕涉波必兄蚌持蜯蜥蜴山澤竄彘豨屠賈致
黄犢匝唄訶玄冥等韙瞶如聞柴望禋感通有精義
洪疇徵恒陽旅露肅常饋商林沃乃淡秦天豈終醉
壇今隣閭鬭鬩亦撤幽閟需吏緣意封窒有不達字
油然未崇朝沛爾條濡遂虎貓效蜡勞豊隆譬群崇
連臂解桔槔極目溢枯悴歌帝悅穰穰報典虔惴惴
褰人無農憂連夕美涼綠農穫嚳中行美穀猶其次
羅賦勝作農先生有酒食

陳長公餉日鑄茶尼窯港錢魚白下法炮巨蟹夜酌深談次其韻

日鑄標槍芽月團捲旗避纖甲豬舊條柔針綠新肆
尼窯五寸錢春色偃微翠雙裙謔可談九肋底能致
伯云準食醫治以聰我聵斟炮法内京酌長非外義
珍此五侯鯖慚余十漿饋主既唱無歸客顧稱未醉
階蟲先秋吟徑竹上霄闕叔夜寂鳴琴子雲寥問字
待扣匪洪鐘立酒是盈遂泗鼎噴沈淪神姦恣猜祟
伍員終鴟夷三閭竟憔悴白駒返谷空黄鳥臨穴惴
千古究何窮再燭不能寐曲禮問更端梵詮紬復次
伯榼既已空吾出吾箴食（伯子近稍重聽）

修拄杖首修髮網膠漏磁壺及哥窰甌其亦病隻耳聾次前韻

猾器幸自殘點綴巧規避辟諸軼掌人彼逸此獨肆

一竹楚啼賴雙磁越寄喜物非人易求道遠我難致
無丞有重聽髮覆彌黨贖約髮無紀綱晨帳缺采義
罷栗付瞍工寧減朝食饋詎意彼瞍者無往不孵醉
徧緵高箱塵馬尾枯索闕踉蹡攢八針邀呼輸四字
浪言伏卵清竟滌下流遊椭束起鬔鬆嘲呼兔魋巢
竹返磁亦歸黥補色終悴汝尾晉靡昏捧玉神若惱
甑破視何益囊空臥安寐辱卽龍爲下老子云寵辱若驚爲下孔
云其次辟色色卽體貌之衰也其下則饑餓受周近豕交矣辟乃色最次屠門盛
豕交寧爲愛而食

旱甚久不應禱再追前韻

祝融黨羲輪玄冥引車避謀窮燧人蘇徵及褎杏肆
撒新稿厥頳壇猴禿其翠走索華陽遁沈瘦永難致
竟聿燒尾恩翻佻聽角牘玩惕如不聞贖瘝秉何義
余齊篠酒沽朋祭阻肉饋方嗟澤畔醒敢思河朔醉
承風獨有雌納月幸無闕哽哽向隅悲咄咄作空字
朝莚聞客云宵錮溢隮遂雲密不東郊蝀䗖復西祟
昨千凜令靡舊殍理新悴漸少播乞驕而多禍夫惱
待盡敢有爱無咷斯尚寐感此疾威旻遣以競病食

送友人　清佳

寒風夜巾起游子朝作客河流一尺冰屋瓦三寸雪
君把鑪與歠觸手冷於鐵此時山中人覆絮敗毛褐
欲寄寄莫由此意共誰說

送王雪漁北上　通篇快論中數語更豪雋

淮陰所佩劍不審值何許佩劍以釣魚於義亦何取
十日幾垂竿竿竿可幾鯉叶呂乃至拐漂廚庸以益漁
腑我取魚之劍聊略爲漁估卽非百金資可易數月
黍漁也智絕倫何獨昧茲舉腸饑乞可爲劍去何所
伏之楚復之漢漁並仗劍往可以負漁竿跟蹡見劉
項猝遊恐後時裁質先出疆叶彊上王郎不釣魚故亦
無竿餌聞郎所持竿貴以山中紫毫長一寸餘竿只
五寸止居則南狎越行則北鶩燕淮陰劍三尺郎劍
五寸懸歸來報千金漂母是何人封侯劍不取却恥
釣竿親

吳季子餉我細腰壺蘆石上芝

葫蘆老細腰乃似細腰女卽令楚宮來今亦不堪舞
我聞方外醫庸以盛藥在梧子及魚眼可容百萬千

老圃畜蔬種亦夠一項田我既飄暨帳亦復少疏阡擬挂於扶老支吾五岳顛心强足不健終歲掩帳眠止取作蒸鵝聊以謔客涎

又 幽流古雅

芝系雖不潤芝之色堅且古根鬚絡拳石如筋蝕骨屨絡古不復脫初芽寧藉土石色既已黃芝紫亦稍嫩有如意魁梧狀貌乃婦女穀城邗老人淚下潛如雨置我筆研間長與渻侯語

大寒嶺啖新胡桃頻婆諸果作 北游 奇想

天險既已異地產應亦殊胡桃及平波朱碧明椒隰入夏而徂秋葉翠尚不渝但少鳥與雀而多羸與騷易水非不遥灤河不爲迂但求一寸鱗如海求猿狙遥想燕太子食客焉得魚以知荊高徒日爵羊與豬猛風增食肉嗔憤易睢盱慷慨赴秦庭不復顧其餘乃緣謀略短豈真劍術疎舞陽一竪耳何乃與之俱哀哉樊將軍空割一隻顱國有千乘大能用王冂圖乃恃五寸鐵爲計亦何愚

往馬水口宿煙蘿陀庵

昔他艮豕行茲山在雲際昨夕宿茲山雲乃出衣袂四徒夾一輿兩膝拳至鼻一里轉百盤鋸牙不得直結茸以爲廬削木冒金磬夜鐘但起懸晨雞聊一嗥嵯峨既高寒嶮岈復孤厲因思燕趙時築城遏胡騎矣得盡如斯脫甲開戶寐

湘竹一妙管付截壞其頂文 快喻

武侯敗街亭馬謖違節制兵類過不同大小俱是事盜管湘中來百中其一耳有如玳瑁魚腦血徑彈子又如鶯與鶴頂發楊梅紫全體匪不華獨此猶覺異詎可拘尺寸但須存紋綺畏炎不得行付托眛厥旨擧刀一鏗然頭落不可止持歸以復予魚鶴不成理對之一捧腹削圓方竹比

口中

口中萬吞吐莫道一俗字匆匆離喙脣冰雪滿牙齒身中百所爲亦莫涉一俗但爲鸞鶴翮暮即雲霞宿有斤不削人有繩不直木淤泥填大千荷葉自抽綠從此戒爾後慎莫蹈往覆有如弄敎言斷舌刖其足

驕虜

騶虞生猛虎鳳凰產梟鷙二聖有朱均太虛亦昏[illegible]
纖纖妙膚理盎然長疣贅梗楠岡鴻朴鑊翁櫻其際
楄柎匪不甘豪蛸匯芒刺美惡一何殊胎孕乃非二
越雞伏鵠卵變之若無計果蠃求何神螟蛉乃能似

曇陽　作頌偈觀

曇陽一聲左道人三朶花誰云只是你安知不是我

又

大海微听水小生沒處躲
聞道居縣竹看來幻落花圈圈輪北斗處處種西瓜
遍地皆祇樹何方不落伽

又

無鼻無眼孔有頭有尾巴蛟龍大蝘蜓蝌虷小蝦蟆
一結生百結百些無一些

又

將軍騎健馬稚子打慈鴉各奔前程路都來慕故衙
同舟迷敵國[illegible]面認通家

又

何事移天竺居然在太倉[illegible]白佛家已熟黃粱
托鉢求朝飯敲鑼賣夜糖

又

明知騎竹鳳還道姻妖蛇可恕者落帽難饒者脫靴
一靈生滅已百吠是非邪

又

男女乘黃白丁寧囑再三特將鐵掃帚痛掃世婚貪
籬落師與我不異青與藍

又

火龍長九九泥蛇八十一一物而兩呼兩呼只一物
將泥認外蛇見蜂硬割蜜

又

好人不在世惡人磨世尊聰明管自己闖冗任乾坤
遺命云開帝多應是嚇人

又

獅子吼未歇蝴蝶夢已來衆生自朦朧抵死攻宛術
認賊由他去謗佛何爲哉

徐文長文集卷之五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古歙郝之璧子荆校訂

七言古詩

贈呂正賓長篇

海氣撲城城不守倭奴夜進金山口銅簽半傳鸛鵝膏刃血斜凝紫花綉天生呂生眉采豎別却家門守城去獨揭大膽出吳關鐵皮雙裂青檀樹棲中唱罷酒半酣倒着儒冠高拂雲從遊泮水踐繩墨却嫌去采青春芹呂生因自有奇氣學敵萬人非所志天欲中峰翠色微石楊斜支讀書處

三茅觀觀潮　意似長吉却復清亮

黃旛繡字金鈴重仙人夜語騎青鳳寶樹攢攢搖綠枝海門數點潮頭動海神罷舞迴腰窄天地有身存不得誰將練帶括秋空誰將古概量春雪黑鰲戴地幾萬年晝夜一身神血乾升沉不守騁息事人間白浪今如此白日高高慘不光冷虹隨月縈城隍城中那得知城外却疑寒色來何方鹿園草長文殊死獅子隨人吼祇樹吳山不頭坐秋風帶着高冠拂雲霧

陰風吹火篇呈錢刑部君附書　八山

側聞公遠臨江許普薦國殤補化理之不及超沉淪而使脫渭敷揚鮮才歎喜無量賦得陰風吹火篇以獻附書別作四首兼乞覽觀率戲效李賀體不審少有似否別本唐集一部伏希垂納　較長吉神絃更悲黯

陰風吹火火欲燃老梟夜嘯白晝眠山頭月出狐狸去竹徑歸來天未曙黑松密處秋螢雨煙裏聞聲辨鄉語有身無首知是誰寒風莫射刃傷處關門懸纛稀行旅半是生人半是鬼猶道能言似昨時白日牽人說兵事高旛影臥西陵渡召鬼不至足盧怒大江流水枉隔儂馮將咒力攀濃霧中流燈火密如螢饑鬼未食陰風鳴髑髏避月攫叢黍幡底颯然人髮豎誰言塋地永爲厲宰官功德不可議

楊妃春睡圖　風流繡艷宛爾長吉

守宮夜落胭脂臂玉指草色蜻蜓醉花氣隨風出御墻無人知道楊妃睡卓紗帳底絳羅委一團紅玉沉

秋水畫裏猶能動，世人何恠當年走。天子欲呼與語不得起，走向屏西打鸚鵡。爲問華清日影斜，夢裏曾飛何處雨。

雪　快想自佳

暮天寶色珊瑚紫，海氣結雲雲不蓝。搖閼重闗金鎖寒，枕席無歡帝妃死。百神走馬散曹吏，馬蹄踏空神各祝。天孫織手裁素羅，總帳橫施九萬里。鮫人絲色光海波，海犀輸織一萬䭾。神人買購不足用，長髮散縞呼諸娥。世人不解天上苦，羅帳錦箏圍日暮。換民貂襴拂玉鞍，起向山南射黃兔。

萬里比隣篇贈嘉則

白藤織笈春花密，青袍剪水波紋濕。出門十步即天涯，幨底牽衣絃正急。闗山斷路不斷雲，吳刀割水那得分。帝華楊柳弄舊色，何地却少春申君。人生遠遊須及春，青天能容七尺身。芳草長途去萬里，望望吾家隨處是。

述夢　有古瓶

伯勞打始開，燕子銜不住。今夕夢中來，何似當初不飛去。憐鶼雄嗤惡侶，兩意茫茫墜鹿煙。門外烏啼淚如雨。

又

跣而灌宛如非羅，鞋四鈎删不着。棠梨花下踏黃泥，行踪不到棲鸞閣。

今日歌　是年虜寇古北口入薄都城

琉球佩刀光照水，三年不磨繡花紫。換錢解向市中懸，我貴彼賤無人市。家惟此刀頗直錢，易錢不得愁欲死。客問此刀值幾何，廣州五葛飛輕雨。乃今求市不較直，但輸三葛錢亦止。千人十往九不顧，向刀長立折雙趾。一日不食良已饑，兩日不食將何以。却走與縣告長官，往日停車儻知已。平生自有話當心，今日翻思門下士。

二馬行　頓挫宛轉

誰家兩奴騎兩驄，誰是主人云姓宗。朝來暮去夾御樹，經過煙霧如游龍。問馬何由得如此，淮安大莊清泉水。胃排兩嶽橫難驚，尾撒圓毬驕欲死。陽春三月楊柳飛，騎者何人看者稀。梅花銀釘革帶肥，京城高

帽細褶衣馬服參養有威出入顧盼生光輝去年
防秋古北口勁風吹馬馬逆走對壘終宵不解鞍食
粟連朝不盈斗將軍見虜佹掠歸遽跨作勢手戈走
士卒久矣知此意打馬追奔僅得殺天寒馬毛腹無
矢饑腸霍霍鳴數里不知此處踏香泥一路春風坐
羅綺

送蘭應可之湖州

梅黃雨霽帶陰凝送客西門驛路平今多忽別甚且
驚愁心應手絃凄清荷花鏡裏紅侵舫時共舫遊楫
徐瀛思君若溪若天上空佇清歌對誰唱

觀獵篇 并序 蒼涼入古

王將軍邀予觀獵時積雨初霽飛走者避匿
予從將軍諸騎士率徇出太平門抵海寧沙
上頃刻馳百餘里不見一雉兎而還乃割所
携鮮飲月庵寺中

茅刀割水嬌紅茜風偃寒梢臥長堰青林疎樹隱荒
墳白水茫茫看不見將軍本是北平豪記得依稀身
姓曹怕向揚州作貴客慣從下瀨聽鳴鑣萬里秋郊
千似桐千騎圍中一是我笳吁餓鴟龍騰欲馬逐鹿
逐麋銜絲掣鎖耳後生風昂頭出火自來此州殺賊
不暇早鴟氣銷韓盧鬼嚔昨見儒生衣長服大入揖
令公抨金不謝抽筆制詞彎弓輒射任釋挾屠劍牛
食餘外枯中欣無所不可促騎請邀徵徒出野牽犬
莫逆兒兎輒打僬遇大兒一發斷髁爲先生壽引滿
上笄從兒跪領將軍言翻身上馬去如烟寶刀耿日
不足數角巾受風真可憐淺草平堤水痕聚萬蹄避
水移家去沙擁肥蓊掠斷飛絲牽小豕當空乳漢將
窮追路欲闌胡家既脫避何難今朝立馬祁連上不
見何奴一騎還

題侄子家所藏雙鳳鳴陽圖

海水動天天欲曉天曉口炙珊瑚老欽人泣夜不得
眠早起來聽鳳凰叫梧桐百尺秋雲際竹樹覆水
年子一飛一宿還一鳴了耐張樂鈞天啓梧生誠亦
難鳳出良不易願以黃金鑄梧樹莫教飛向丹山去

畫鷹

閩南縞練光浮㡧傳真誰寫蒼厓鷙生相由來不附

人緣蠟空着瓶罌併八月九月原草稀百烏啇窩兕
走肥煙中歛翼遠不下節短蹄合孫吳機此時一中
貴快意深林燕雀何須避惟將搏擊應凉風詎貪飽
鬻矜山雉昨見少年向南市買鷹欲放平原戀凡才
側目餽人倭不似畫中有神氣夜來鴟梟作精魅安
得放此向人世秋風一試刀稜翅

聆歌者　綺色欲掩張籍

東風吹雨揚花落清歌細遶鳴鐘閣斗酒將傾客不
來白日斜飛晚雲滿回腰欲舞不得舞試買羅衫倩
誰佑

對明篇　所謂狂語不須删

四明山高萬丈南爲姚邑面前屏北卽新昌後門障
新昌有客身姓呂要與此山約爲主尺素馮將一穴
通屋後安窓小如許窓中有時颯風而說是山靈教
送與夜來猛虎嘯一聲雄心枕畔風吹去長安花枝
高入天金陵有酒多如泉花留酒勸不肯住歸來只
愛窓中眠窓中有書積萬卷書書盡是山靈寄有才
無命不干時亦對山靈同一笑問道去年醉采石醉
去狂來呼李白散髮題書萬竹中騰身舞劍青天側
此時山靈失主人自騎青虎尋復尋肉眼那知神道
至主人自識交親臨搨來筆端自有神楷開醉眼雙
作嗔此時墨而添江水此際詩花弄莫春莫春江水
渺無邊射策封書復幾年明珠不遇賈胡識寶劍難
酬夜色鮮詠諸漢庭方朔老如聞永謝長安道況我
今爲抱拳人幾虱移家宮絮襖兩人曾作青春身嘗
時同說不同貧君今幸不爲樊鹿亦似蛟蟠不得申
蓮花之蜂亦佳麗君胡中道相捐棄邀我題詩對四
明我自貪君百壺青只恐蓮花嗔四明喜我亦付之
一醉矣

繼溪篇

海水必自黃河來桃樹還有桃花開試看萬物各依
種安得蕙草生蒿萊龍溪吾師繼溪子點也之狂師
所喜自家溪畔有波瀾不用遠尋濂洛水年年春漲
溪拍天醉我溪頭載酒船一從謫落旋淵內別却溪
船三兩年

北雲篇

君家樓北樓子山大椿千年去不還白雲一片松間起游子相望淚如雨殷勤夜烏莫更啼東方日出煙生綫

賦得百歲萱花爲某母壽

二十年前轉眼事憶共郎君醉城市阿母烹雞續夜筵夜深燭短天如水我母當時亦不嗔郎君過我亦主人兩家酣醉無日夜鏗愁褪怨杯生菌只今白首二十載我母不在爾母在八十更逢生日來雙扉況復門庭改我今破網未沓然兩翅猶在彈丸邊郎君長寄書一紙阿母多應費一言上壽誰人姓張者圖裹萱花長不謝阿母但辨好齒牙百歲筵前嚼甘蔗

楚宗室雞將啄蟻畫 起語雅奥

錦葵叢下雄雞白黃蟻有翼飛終逝不應草葉更相遮五寸荊柯千里隔王孫妙思快咲吞馬遷奇筆寫鴻門當機對敵只如此翻令看者飛心寬

沈刑部畫梅花卻付紙三丈索我雜畫

長安街上塵如霧葛布眼眼風難度歸來掃洞索長箋一東溪藤沈刑部愚濺九合飽蒼蝇刺葉藤花掃不成門前銅盆呼人急卻是冰兒來賣冰乾喉似火逢薪熱一寸入口狂煙滅自斯野土不成妍刑部梅梢如拗鐵

送陳君會試 宛折次第有法

霜花作錢綴芳草折荷送客耶溪道荷乾葉老鷺啼鵞不及梅花弄清曉折卻梅花贈所知姚江東邊舜江西封書七尺長髯客早晚長安白馬嘶長安白馬去如雲杏花有情要送君爲君留卻花三載背倚東風嫁別人去年君來棘墻柳半醉不醉秋月白遺我海蛤類三百疋滿一二瑩霜雪今年君馬向長安我無一絲挂君鞍但飛一滴相思淚萬里隨風到杏園

天壇 高皇乘此馬夕月今誤用之爲郊白雀事見酉陽雜俎

張公當時騎白雀下與高皇共斟酌一從九鼎向幽燕碧壇空鎖琉璃漸古松舊柏黑成迷綠苑從中一雄飛揚雄不得陪郊祀空憶當年執戟時龍駒遠自施羅來開平已死無人騎卻付羽林誰健兒壓沙五石綬其跡 真人雄心老更雄月中自控赴齋宮四十八衛萬馬中一塵不動五里風黃柏太苦蕉太

廿盛時文字忌新尖當時作須早枚馬付與金華宋
景濂。

十六夜踏燈與張仲玉王新而飲於大中橋之
西樓

樹杖畫月千條弦十五不圓十六圓挂向酒樓簷外
邊南市好燈值底錢大中橋上遊人坐不飲空教今
夜過紅脂在口香在樓那能一個到壚頭青衫白馬
無聊甚琵斷黃金小鈿鞦

六月七日之夕與梅君客生及諸鄉里趂凉於
長安街醉而稱韻得片字

長安白苧風吹斷銀河覎覎難成片楚人慣自唱陽
春一曲未終人已散西內湖荷没鶴長裁笛不得只
聞香東方萬甩寒樓閣月照金鴉琥珀黃

摩訶庵括子松下聽弦上人彈琴上人號無弦云翰林人所

與

括子松知幾樹黛色遥遥入雲際上人彈琴坐其底
十指引曲七條水松濤琴妙聽者寒松葉堆翠成高
山流濤遶殿撼鐵板獅子欲吼復不敢泛聲忽歇浮
雲任細絲一寸裊騰去南園玉蝶瞞花蕊東海金鴉
乘霧語蕭師一曲悲昌黎我亦聞弦別鶴悽悟來忽
問無弦旨猎鳴弦鳴須答對是不是問太史

誰隼一笠黄茅小草屋也巖巖一甕藿疥備也

梅花一夜窗中見昨冬少雪春無霰寒來借景苦無
多窗小只須三百片每東枯杯對此花只愁落盡是
風沙誰知勝六雖無賴亦遣殘紛縞樹文一行分向
朱門屋誤落禦酥點羊肉錦屏不使凍胭脂飛絮落
豈絃上撲四條觔急冷鵾鷄一二時中肉作鬬豈無
一笠黃茅裏偃我巖巖一甕蘆初起青蘋本亦同大
王畢竟是雄風爾令受者自分別難道青天秉至公

白鷳詩

閩南煙南迷青嶂孤雌挾子飛天上却憶鷳雄不得
歸雨霖霖籠鏡波漾片雪長梢向尾分有時夢見武
夷君山長水遠無書寄不及南飛鴻雁聲主人爲爾
背惆悵開籠欲放非難放猜繳鷹鸇何處無萬里憑
誰報無恙

捉雛郎

城西南握錐郎醉臥人家樓上牀樓上女兒髮未長
汁臉胭脂淀午糚錐郎嬰箭新正惡女兒一見走且
匾走向廚中喚爺娘認是西家老鴟鴉從來不亂雌
雄匹定是多爲麴蘗傷扶下樓層赧十二明朝說與
鄰不記豆蔻孤香依舊含荷荷千日如前醉我聞此
語高其人有迹無心那可嗔東墻桃花各有主背使
西家共個春楚國才芳無宋玉東鄰如花女獨宿粲
墻與玉已三年玉對楚王堅可憐小臣不比登徒並
似隔銀河路幾千阮籍刪來眼不青阮咸醒處大奔
鷄借馬追姑生奪婢因喪巾女哭無情哭無情笑有
態倒千金須一買卯使囊空買不成韓香竊却未相
應罷繡豈少倚市門凡須溺水流乾屍投桃或可求
速理贈藥安知不涉津烏雛配獸亂翠卓鬖鳳皇生
逾賤韓塚鴛鴦死越芬青陵一曲崩高雲

星渚篇

昨夕夢見張騫至今朝忽逕要星渚同是天河往復
還可曾相識牛和女牛女迢迢河漢邊烏鵲爲橋乍
月圓黃姑憐彼久離索折取瑣枝插作妍龍山盡處

涨波白夜夜丁來弄明月鈞竿拂却珊瑚長波聲細
作琵琶咽此時子思猶不禁此際蕭郎縈玄心樓中
刻漏滴復滴月裹梧桐陰復陰要子許子醉欲去去
買鯉魚長尺許既教柳葉出紙眉更取花枝催羯鼓
鼓聲高急似鳴鼉星高月落奈如何依稀鵲叫東方
白爲作迢迢星渚歌

無題 中秋作

黑雲風搓成細索皎月天開空霽落雲索條條有時
斷月皎夜夜同君樂杯酒壺觴不盡興坐到天明復
沽飲彩雲五色月染成添護蟾宮桂花影

廿八日雪 時綿被被盜

生平見雪顛不欹今來見雪愁欲絕昨朝被失一淀
綿遠夜足拳三尺鐵楊柳未葉花已飛造化弄冰成
冰絲此物何人不快意其奈無貂作客兒太學一生
索我句飛書置酒雞鳴處天寒地滑鞭者愁寧卻行
去不得去不如着屐向西頭過橋轉柱一高樓華亭
寄人任其上我却十日九見扠昨見帙中大可詫古
人絕交寧不罷謝榛既與爲友朋何事詩中顯相罵

乃知朱穀華裾子魚肉布衣無顧忌即令此輩忤討
槃槃謝榛敢罵此輩未聞恩世事髮指冠令我不洒亦
不寒須臾念歌無此事白日出冰消雪亦殘

題畫

南海荔枝我曾喫今見雙鵰奪殘一邊那元是隴西
人乃能畫此南中物我聞南海之枝更絕倫却只聞
之未入唇不知雙鳥爭殘顆只是海南還是閩

鄭本白兎　似長吉樂府

噫吁嘻蝦蟆無異能截羿妻米鵲之捷寧不能飛人
言日廣千里月亦如之七為樓臺三為坻吳剛斫桂
不得聽帝命牽犬而獵之要金之宿徒有光芒趙簡
之翟既以贈將罡今持手不得獵下呼鵲也鷹吞茶
玉兎告蟇蟇不得庇米鵲上天玉兎下

沈叔子解番刀為贈

沈子報僻塞外行一詫便得千黃金買馬買鞍意不
愜更買五尺番家鐵鏤金小字半欲滅付與碧眼譯
不出細尾廠中多狐狸京師夜行不敢西叔子佩之
只一過黃蒿連夜聞狐啼今年我從上谷行中丞遣
我聊癸庚買驢南歸只兩旬只愁馬上逢黃巾叔子
見我無所仗解刀贈我行色壯畢竟還從水道歸壯
在蓬窗兩相向一日十拔九摩挲鞘影鱗鱗入向河
須臾報道漁草外黿脚龍騰五尺梭

客强子畫十六種花因憶徐陵雜曲中二八年
時不憂度之句作一歌因為十六花姨歌舞
纏頭亦便戲效陵體用陵韻

東鄰西舍麗難儔新屋栖花迎莫愁蝴蝶固應憎粉
伴牡丹亦自起紅樓牡丹骨領春穠發一株百蒂無
休歇管中遐取八雙人紙上嬌開十二月誰向關西
不道妍誰數關頭見小憐儂為頃刻殷七七我亦逡
巡酒裏天邪陽燕子年年度誰能鏡裏無相妒鏡中
顏色不長新畫底胭脂翻能故花姨舞歇石家香依
舊還歸紙硏光莫為巧腰歌一曲雙雙來近畫眠牀

予作花十二種多風勢中有榴花題其卷首曰

石醋醋罵座　風流一事

洛陽城中崔處士花園辟起花妖至封姨十八太顛
狂石家醋醋新高髻醋醋能嬌百帶半珊瑚枝上纖

鮫綃明珠似月搖，離落冰任黃魚白鰾膠，封姨身重不能斤。翻杯濕却石家裙。初來競唱迎姨曲，轉眼翻爲罵座人。朱唇粉帶山川遠，愁來皺斷春蠶繭。石姨嬌小不辭觴，夜深淺淺肥紅數，金鈴不動花灘激，明歲馮他十八姨。借問當時諸女兒，可似此中數抹藍燕脂。噫吁嘻，胡蝶灰，黃蜂鈍，封姨之風豐隆當開畫，圖有與無十八姨，胡爲乎高陽酒徒，燕市狗屠，小燕之後，秦箏嗚嗚，明日重陽，無錢可沽。十八姨胡爲乎十指握鈎，五白呼盧，夜叉子都同醉一壚，十八姨胡爲乎。

蟹　詩亦不肯工似

蠏云似蟹不甚似，若云非蟹却亦非，無意教君費裝裹。君自裝裹又付題，世間美好人奪冒，略涉小醜推向誰。此幅雖云都不醜，知者貴之不容口，登時有神蹲在手。墨色勝煙逸從酒，無腸公子渊欲走，沙外漁翁拗楊柳。

王鵞亭鴈圖

本朝花鳥誰高格，林良者仲呂紀伯，矮人信耳輒觀塲，只曉徐熙與崔白，崔徐一紙價百金，風韻稍讓呂與林。即如此圖王鵞亭，云是剡溪雪夜人，鴈兒一掃六十隻，何隻不落青天雲，沙黃蘆白喜相逐，逸者飛鳴勞者宿，不須彭蠡泛扁舟，彭蠡湖今在吾目。

畫百花卷與史甥題曰溦老謔墨

世間無華無三昧，老來戲謔塗花卉，藤長刺潤骨幾枯，三合茅柴不成醉，葫蘆依様不勝揩，能如造化絕安排，不求形似求生韻，根撥皆吾五指裁，胡爲乎區枝剪而葉裁，君莫猜墨色淋漓雨撥開。

又圖卉應史甥之索　䟦宕古快

陳家豆酒名天下，朱家之酒亦其亞，史甥親挈八升來，如椽大卷令吾畫，小白連浮三十杯，指尖浩氣響成雷，驚花蟄草開愁晚，何用三郎羯鼓催。羯鼓催，筆兎瘦，蟹螯百雙，羊肉一肘，陳家之酒更二斗，吟伊吾，迸厥口，爲儂更作獅子吼。

九馬閑人圖二　圉醉瀕墮（王元美爲太僕卿時刻穆王八駿圖形如）

穆王八駿西馳去，造父把轡爲之御，此時八駿誰傳

形太倉老王太僕卿刻石嵌在卿之庭馬瘦尾尖了
無肉頸長筋綻抽蘭茁薇如蝘蜓緣壁騰謂之爲龍
特無鱗此圖之馬乃九匹却比八駿多其一骨聳肉
匀亦奇物老眼寧知畫者誰摩挲却是孟頫筆牧夫
九人二人醉醒者扶之醉不墜河南山東牧馬見汗
酒胡葱醉似泥此時傿蹩無扶持馬且失矣太僕笞

完淳篇 人素咏其別字

七孔雖外交誰令滑其衷一朝一鑿之七日渾沌死
大隗山上牧馬兒軒轅黃帝稱天師牧兒馮馬馬則
擾伯樂治馬馬生巧噫吁嘻海若太倉之米莊生濠
上之魚紀渻木雞之無敢應野老鷗鳥之忘其機苟
天無懷差可意虛敖汙漫長相思不周崩墮只下上
破天一角誰與補石頭五色爛如花女媧十笄高能
計君不見朱提着銅銀墮㕓心銀之膺知何限鄭縈
借雨詐雕直絡繹將聲渾紡車巧則巧矣眞則差殺
君號完淳陳君請我說我謂淳之完辟彼雲中月自
雲自月自掃除高圓依舊金蟾蜍

馮工其摹伯時昭君下嫁圖單于親迓之隨騎
土胡姬姬嬌而騎與單于竝猝健可畏鄭衣
結束文馬華旌及姬之靴帽竝妍納可愛而
掌琵琶者尤勝胡次不辨此李畫以意爲之
取悅人目馬三兄投賦賦之

毛奴索金嬙不予貌取西施爲嫫母一朝遠嫁作閼
氏不及宮斜一杯土奴也貌嬙故不眞龍眠貌嬙相
隔千餘春朝風莫雪一萬里粉腮那得嬌如此故知
兩貌師彼此妍媸雖各別竝是以意而爲之人生爾
處有不幸東脫網罟西亦罹漢宮顏色不及天子知
胡廷憔悴未必卑于終始相親近琵琶小姿百嬖不
是胡是漢盡花枝老蹶夜醉葡萄酒遞入氊帷如不
知

朱次公讀書飛來山犀彥過訪携飲塔頭方抵
六韻擬賦甬至跟蹤而下漫聞次之

桃書小攤門開牛衣來就榻彌背喚携壺醉客相揄
尖餓鵲窺餔攪雲亂僧厨沸酒百蚊飛雙棗沈茶紫
繭微酒罷書横依舊攤夢爲蝴蝶別花歸

林臺醼 悵昔昨快

辣鼻作犀向月卬便噴出鼻涕一尺長十卬九低頭作
驚才能一噫噴作霧藹似年糟蟲爛人腸簍從毛孔走
大荒一戰笑受糟餡際伯倫無婦堪詒左誰持五斗
來賀我戰捷知眞却病不與敗少渠眞不可西國葡
萄那得來吾鄉豆醞逐家堆黃公壚曲千年泛卓氏
當壚百店開新渦放水荷花白舊棧濺珠黃琥珀個
個新聞惻利天人人夢到華胥國華胥國飲釀醉生
無歎死無哭孟公紫菘賽黃獨綠臺大拇抽肥玉一
澆一匙骨徹生閑在春甕餉醉人一嚼一噫醉輒醒
醒來却苦多煩惱醒固不惡醉亦好

張旭觀公孫大娘舞劍器　羚羊海馬

大娘只知舞劍器安識舞中藏草字老顛瞥眼拾將
歸腕中便覺蹲三昧大娘舞猛懶亦飛禿尾錦蛇多
兩胼老顛蛇黑墨所爲兩蛇猝怒鬬不歸紅氈粉壁
爭神奇黑蛇比錦誰中低野雞啄麥翟與暈一姓兩
名無雄雌老顛醮墨捲頭髮大娘幞頭舞亦脫留與
詩人訛題跋常熟翁來索判頻常熟長官錯惟人

書芽氏畫 臺閣絲綸圖芽老將贈一貴人

小李將軍固名筆輕描細染工如織若圖臺閣與絲
綸界畫便須三十日芽君揮灑無一塵只如此幅自
清眞瀟瀟數點江湖墨寫出巖廊輔世人

附畫風竹於箋送子廿題此　李爾語神轉茶

首

送君不可俗爲君寫風竹君聽竹稍聲是風還是哭
若個能描風竹哭古云畫虎難畫骨

漁圖

何人畫秋色蘆花繡如組罷釣曬孤舟月滿瀟湘浦
撒網打魚驚鴈飛釣竿閒挂冷魚磯醉餘正好割鮮
膾椎殺松鱸畫裏肥

壽王生

四十年前王國鳴紅帶編繩束髮青衆客對之俱含
情我亦把酒勸一觥欲引其答驕不應今來轉睛年
六十頭髮雖黑髭鬢白諸朋作壽鶺鴒雙蹡我却龍鍾
行不得送看一格四柿朱令我自喫省我沽惜少方
闌唱鷓鴣方闌若在亦飄吾

沈將軍詩 沈以鼓吹起看酬

將軍者誰沈家郎學書學劍學漁陽呼梟喝雉疲夜場月低日高睡竟忘軀幹雖小膽則美十年從軍官參將殺賊歸來坐五羊明珠茯米側鬃量買得綠珠可姓梁一妻五妾愁專房廣西藤酒世無雙海南紅螺不假鑲直錢雖少貴天生鸚鵡不談立酒旁文犀玳瑁細碎粧龍腦一縷飛中央左縣翡翠玉蟲螯右挂鏤金小鳳皇廻身未步身先鏘聆影入鬢斜月光攙郎髭鬚郎吻張大巵小巵響喉嚨池中豈少雌鴛鴦安得老鶴專頡頏郎誰與歡思邊彊誰者換馬邯鄲娼盧龍將軍悉才良見郎謂何用不臧且試鎖鑰扼背吭分道密雲汝往當漢家猛士守四方沈郎沈郎不尋常我思古人等鴈行吹簫者誰勃丞相

春野圖

北門之外多佳麗白水茫茫遶天際中有幽人春野翁摘蔬採荍紉衣袂春野讀書曾萬卷只今一字不欲看只將元氣手中調不許紅塵眼中散昨者鑄鼎鍊丸還吾欲從之乞一丹青牛在田不肯語輕篓大笠天將雨

劉雪湖梅花大幅　風氣散逸

梅花曰是花中魁畫梅花者今數誰雪湖劉子故不俗未畫梅花先寫竹花梅篠竹兩相於直幹橫梢鐵不如最好片雲遮一抹尤宜大雪踏孤驢昔與劉君相見初較量長短將髭鬚圈花少讓元章筆發幹元章不若吾捉筆呼燦將發幹閉門自不令人看須臾歇筆乃開門一掃槎枒三丈絹我客金陵訪畫梅畫梅莫妙盛行之劉君放逸不可羈一劉一盛無雄雌我今白日題梅畫恍忽如夢羅浮夜覺來香風攪衣帶花下美人是何代

洞巖入龍口有石枰石橋及石池諸景

洞巢高顉泥沙惡一軀巧骨裝痴鞹昨聞已足三十年今夕張燈始捫摸初疑螺尾不可梯再進再折無盋朋魚腦別波枯未已發跡逢沙溢懶移人言此語得大縣却須請君說細微桃根倒殭蟲囓久蜜脾不挂蜂歸稀三洞三洞止一隙解衣臥洞身投鼈三洞之門曰龍口蒼枰爛斧或有人石橋浸影終無月當時將侯身不死一去親貴五日米遥聞檐響送汀船頭上恐

是餞燕水僧云洞巖寺及田地俱鄉人蔣二公其捐洞事如此今隨橋蔣相公是也避秦豈直武陵隈何事桃花不出來星河作影當歸路憩是淳于夢大槐

蘭泉篇

白虹細細三千尺蘭若葉葉垂青碧自草崖芳不敢吹惟有湘洲杜若與之齊浴蛟飲鹿無不可漱齒洗耳隨君宜

徐文長文集卷之六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古歙郝之璧子荆校訂

五言律詩

銅雀妓

重泉鎖玉燕閟燭繞金蛾君鎖陵柏土妾斷偃松蘿薦夢無雲雨留香別綺羅願為銅雀死生死托漳河

出塞 清麗

漢將生堂堂邊塵靖不揚雪沈荒漠暗沙攪塞風黃[illegible]虜帳朝依水胡酋夜進觴舞兒短袖窄無奈紫貂香

琉球刀 時客常山

客將刀出市云是大琉球海泛防龍合天陰聽鬼愁揮空霜欲落脫匣水堪抽萬里烽煙地隨身去莫留

又

鞘刀新試舞雙劒舊能輪雨過腥鬭血風旋雪裂身對鐶歸思動挂壁蒯緱塵醉後時橫看終當贈與人

西北 俱妙

西北誰家婦雄才似木蘭一朝馳大道幾日隘長安

紅失裙藏鐙座生礙打鞍當爐無不可轉戰諒非難

又

金鞍七寶狀玉手控青絲人馬才相得風雲氣本奇
勢輕香易墮樣巧影難爲馳罷雄心在何背斂翠眉

又

尺錦即成裝當眉縮結方須臾撒身手馳驟賤風霜
簷影千門亂街心一帶長忽逢游冶子繫馬問家鄉

桃花堤上看美人走馬　和青夜君

一鏡圓湖水千峰遶苑宮大娘廻劒器小伎落驚鴻
影深穿柳日蹄響帶花風望斷梨腮粉紅塵一道中

春日過宋諸陵　意悽而調健

葉葬未須憐生時已播遷威儀非舊典世代是何年
過客悲山鳥王孫種墓田回看隴頭樹似接汴京煙

又

落日愁山鬼寒泉鎖殯宮魂猶驚鐵騎人自哭遺弓
白骨夜半語諸臣地下逢如聞移陵道當日悔和戎

孟后怨

福薄姑言信君難國事非官家儼平昔賤妾獨何依
汴水千秋逝山花幾度稀遙憐先帝寵夜夜月中歸

竹月篇爲易道士賦　景色靈

脩竹隱丹扉蕭蕭映月微林稠光不礙葉動白俱飛
製鼎看圓見裁箭度羽衣斷經清夜永猶帶露華歸

寄尚寶因借石磬

南明棲息久凡著幾何晝夜峽月生石胡窗雲一琬
特懸孤磬在（虛之妙）時扣萬山虛自笑耽清物持來一借予

死轉詞

死轉一臂斷流落二喬輕覆水已無及迴家如有情
歸來粧粉暗啼罷淚痕清莫道紅裙怯官家盛甲兵

湖嚴氏有二女其翁以長者許渭繼室渭自愆
盟頃聞爲海寇斷其翁臂二女俱被執旋復
放還便已作死轉詞憐之後知其長女被執
時即自奮墮橋死幼女放還亦死因復賦此

死轉詞中覆水句正悔愆盟也

訝道自愆盟天成烈女名生前既無分死後空餘情
粉化應成碧神寒儼若生試看橋上月幾夜下波明

順昌道中新晴

[illegible][illegible]投山屋束裝聞曙雞風雲留宿雨花草踏晴泥嶂峽喧谿路春沙泛馬蹄遥知武夷曲只在亂峰西

十六夜宿葉坊玩月　置杜集中誰復可辨

昨照橋中閣今輝驛口沙清光迷魍魎冷暈嘔蝦蟆與水浮諸海將山碧一涯春風正司令桂樹要停花

杜鵑花　絶幽

煙雨艷陽天山花發杜鵑荊愁數葉脂血清一叢鮮正色爭炎日直臺脊絳箋春風幾開落遺恨自年年

古鏡　雅健

印日海杯土青天射兩光且須防薄蝕詎止鑒衣冠神物含光易深山識寶難不知丘壑裏還掩幾冰[illegible]

陳女度尼

青春正及笄削髮度爲尼別母留粧粉參師欲書[illegible]幼見臨鏡現生涯帶花知未必今來悟前身受記[illegible]

金客

君是鄰兒非黃鬚短褐衣那身亡命去虜首賣錢歸業廣家人棄門寒結客稀自知終有用窮巷且藏機

贈相士

節鉞下明州東隨一劍留帷中占勝色市上立清秋碧眼胡僧避青囊道侶求相逢多幕客曾見李潘不

分賦得吳山送俞君還穎

吳山碧石頭雄抱浙江流大可興雲雨徵還適覽遊常登應結戀乍別不能留明朝翠色遠知爾在行舟

芸閣校書篇

薄霧靄香筒青緗走蠹蟲一梯陟劉向萬帙啖楊雄鳥下窺書古花飛綴字紅他年在天祿羞與俗人同

飲雲居松下眺城南

夕照不曾殘城頭月正團霞光翻鳥墮江色上松寒市客層俱集高空醉屢看何妨高漸離抱卻筑來彈

送内兄潘伯海謁選

之人千里行言宴欸郊城牽爾衣裳處紛予帷幙情見兄兼念妹送舅祇携甥明歲承恩日龍池萬柳青

聚法師將往天台止其徒玉公庵中余爲留信宿　玉芝

欲向天台去先爲剡水尋秋行萬山出夜宿一庵深燕語翻花氣猿歸帶禪心年年石梁興送爾益沈吟

省試周大夫贈篇罷歸賦此贈篇有天池汾化之句　時壽匪二十謁九不薦那能長作儒江光凌棄壁關色照歸纜

微歲求新主羹湯問小姑風雷亦何限終是惱凡魚

豐吏部公邀泛西湖觀荷明日寄作令與嘉則

敘父追和

吏部元皝飲艮辰尊俎攜分明在湖上記得似耶溪不知者幾切五六處

別浦紅裙槳番楊白馬堤茫茫荷葉路共水入天西

賦得戰袍紅　時少保公得項瞻刺製袍命賦

海斛淡啼猩征袍製始成春籠香共疊夜帳火俱明

自與鶉旗映還宜蟒繡縈戰歸新月上脫向侍兒擎

嚴先生祠

碧水映何深高蹤那可尋不知天子貴自是故人心

山靄銷春雪江風灑暮林如聞流水引誰識伯牙琴

白鵰　少保公所遺

片雪簇寒衣玄絲繡一團都緣惜文采長得侍光輝

提賜朱籠窄羈棲碧漢違短簷側目處天際看鴻飛

初入京瞻宮闕

域中專夏極天上　帝王家　西內宸居逼南都雅

地賒烏啼御溝柳春散閣門花非到貧方朔封書幾車

來青亭

盡棟將雲遶修簷傍漢開亭非邀翠入山自送青來

遠色虛難隱遐觀縱未迴共言春景麗不見使人猜

元旦與肖甫較射　各分五韻

煙光海日曈青帝早司東候轉弓猶勁標疏的弊紅

耦彎雙月吐長臂一猿通本是無爭者心知此際雄

季長沙公哀詞　彭山老師

槐樹宛低廻猶疑講席開死因雙宿去生爲六經來

遠瑟飛春水傳燈暗夜臺三年更築室未了獨居懷

懷陳將軍同甫　時鎮滇漢鑿昆池於長安甫將軍親見於滇成一笑矣

飛將遠提戎翩翩氣自雄椎牛千嶂外驕象百蠻中

銅柱華封盡昆池漢鑿空鴈飛真不到何處寄秋風

鈕大夫園林　按察公石溪

萬樹梅花國番籬試一凭高樓煙欲暮遠岫雪將晴

帆舫時時渡溪橋處處橫君耶無限景都有此中情

送高吏入燕　横山

少小幽燕客重游白髮多人欽舊然諾客和古悲歌
紅葉淮流舫黃塵沛縣驛向來沽酒處留得幾嬌娥

背樹

背樹寒宵露鶺鴒斷曉鋪正當愁晝地誰遣放啼烏
拭淚身仍繫酬恩計轉迂應勞垂老鬼結草向冥途

賦得看劍引杯長

高會莫匆匆魚腸把似公興兒寸心在慷慨百壺空
客散平原夜波寒易水風秦讐不能報淚落酒杯紅

賦得暗塵隨馬去　詞氣風流

春夕麗春熒芳塵似有情難隨羅襪緩却逐馬蹄輕
高纖迷鞍淺低光影鐙平酒家莫留繫一夜遍都城

賦得芹芽　似杜

青春曲水湄芹吐小芽滋在野未堪摘獻君知幾時
暖風來燕子寒食伴棠梨一夜休教老留尖煮鱠絲

鎮江　大是風人

落日柱城角孤蓬憩水窗草長交浦斷潮大入河際
笋蕨醉鄉飯櫻桃過鎮江吳船大婦唱十曲九成雙

王山人月房　漁莊或作愚莊

山房在何所死在水中央丹竈泥初濕紅顏藥正黃
菱花歸舫亂荷葉過人長一自彈漁鼓陶陶醉幾場

仲春李子遂季子牙史叔考坐雨禹跡寺景賢
祠中醉餘賦詩並用街字子遂來自建陽一
別數載　娟淨有情

病久不到此荒祠草上堦陰晴連日與閩越幾年懷
夜梵潮三丈春酥雨一街梨花無月處有客醉金釵

法相寺看活石

蓮花不在水分葉簇青山徑折雖能入峰迷不可還

取蒲量石長問竹到溪灣莫惟淹斜日明朝恐未閒

侶琴篇爲趙子賦

豈無蘭蕙好獨結嶧陽桐養鶴多因爾遊魚亦爲儂
風雷懸一壁山水伴千重一作梅花弄都令雪滿空

寶刀詩　清壯

雙鈕黑銀鏤來從大士商緣絨結蠻女鐵色照并州
不惜金千鎰能懸水一溝狀頭好珍重兼許茂先收

答謝上谷諸公

一客宣城鎮眞多地主良停車松樹下投轄井中央

紅燭壽杯滿，拂毛麈話長，別來知幾日，柳色滿紅墻

書箑贈顧鴻臚

廿載神交後，尺書長跪辰，澗魚幸不死，閏月亦徒春，碧柳深高館，紅雲近侍臣，相過不能數，杖夜愧方真

玉口北見遺貂帽因往 制伯貂冠而珉婦

一圍消雪遠，兩翅碎塵蹤，朔北東殺馬，遼東貫斷牙，錦韉津頰玉，深戶擁腮花，一畢山人幘，徒遮鬢髮華

納妾詩 雖艷不浮

角枕覆衾長，新香與舊香，昔年曾射雉，此日復求凰，杏靨開春鏡，鴉雲換晚粧，夫君莫早起，初日未高梁

駿霞篇為天台黃子賦

燕市千金駿，天台一片霞，持將兩神物，較許大名家，每過愁驢直，言歸必月斜，御河生隔斷，楊柳暗宮鴉

梨 潘家大谷梨見潘岳賦及柳子厚詩近河間以黑瓷䭾其膏人京梨有一種名鷹過消紅而瑩斑斑似犀下咊 俱幽沈大雅與杜並傳 物十七者俱用正韻

潘家大谷梨，今遍九河堤，接樹冰千斛，單顆水一提，馬䭾香果甕，鷹過脆紅犀，未怕相如渴，王孫儘翠屏

杏 蜜汁人呼蜂徙自苦杏甘則蠹 杏徒自苦不若苦李之自全也

杏有海東紅，珍高百品中，色來先壓市，子大欲沈籠，釀苦蜂何為，人甘蠹亦同，道旁繁李樹，好去問王戎

李 閩有夫人李洛下有嘉慶縣李並佳

閩種夫人異，燕枝嘉慶同，蹊堪為李廣，核可付王戎，碎玉當唇綠，飛錫遶臂紅，歸來憶滋味，能得幾時釀

頻婆 一名平波

石窖偷將結，他雞伏不成，千林黃鵠卵，一市楚江萍，旨奪秋厨腊，鮮專夏盌冰，上元燈火節，一顆百錢青

胡桃 燕近出雞頭子顆佳而價亦踊

羌果鷹冰甌，芳鮮占客樓，自應懷綠袖，何必定青州，嫩玉窮非乳，新苞一不油，秋風乾落近，騰貴在雞頭

白櫻桃

櫻桃琥珀珠，一樹忽磲磲，入袖迷吳苧，如珩信楚書，朱唇當處哂，翠葉凍邊舒，欲問丹陽鳥，曾銜此類無

土豆 綵似吳中落花生及香芋亦似芋而此差鬆甘

榛實軟不及，菰根旨定雌，吳沙花落子，蜀國葉蹲鴟，配茗人猶未，隨羞箸似知，嬌顰非不賞，憔悴浣紗時

薔薇 即山

扶中識舊方爽吻得新嘗臟廪衰年壞山著此地良
芋魁徒軟美松粉藉悵惶楚些邪遺此清酥點蔗霜。

鐵脚

吳下絲披細燕中鐵距纖餓爲群少炙祇用一竿黏
暗雪醉饑豚紅椒飶醉髯窺螳黃雀事公子慎金丸

黃鼠 肯厚而瑩徹

幸不爲殘嚙何由冒劣名庖廚窮口腹天地窘生成。
淺草遮人抽深膏傍燭明斷虀吾自分食肉任干城

半凝 小鳥形半于雉而脆美上谷人與黃鼠共攔然凝而易襲遂以名

厄與凝相半餐將鼠共縣味雖供客好名却使人憐。
所下惟雙筯何妨少一拳如聞三嗅叟笑殺雉羹筵

酒三品 曰桑落襄陵羊羔價並不遠每甕可十小盞須銀二錢有奇

小甕五雙盞千蚨五甕香無錢長買醉有客偶攜將
醞藉宜高價淋漓想故鄉狹斜壚不少今夜是誰當

荔支 出新會者名進奉絕佳有以小甕載販陽江者何陴競報其土產稍劣或遜食多以蕉核蒸取高荔蘇公事也

帆檣報荔支猶憶海南時一邑明勾漏千罌枕窗牌。
消中隨蔗往高樹放猿之近日肝腸別依稀餓采薇

又

當醉更須醉當飧便買飧幾年千里外一顆百金難。
飛騎休輕刺番猩且奪看老饞今已矣世味飽鹹酸

熊 此李勳尉獵而托饋大兒故三四用蜀陳家事五六則憶曩食熊獵掌特甘釀而此顧亞必豕熊也七八用茂先事意謂饞涎口腹何所不至耶

李廣射熊歸生肴付大兒都無一寸白儻有幾條脂
腊掌吾曾飫鮮蹯勝略差窮饕亦何劇惡飵白魚涎

黃羊 味絕勝善走俺答假馳饋宣鎮故五六云然三四晏子語言也七八戲言耳聯貴胡亦未聞食駝者

紫塞黃羊美超騰不易供蹄雖千里外命寄一廚中
誰致西河俎言穿老上弓賓筵三動指早晚到駝峰

河豚

白下酒家醼河豚荻笋尖寒江晴後雪爛柳穀中鮎。
萬事隨評品諸鱗屬并兼惟應西子乳臣妾百無鹽。

送薛鴻臚左官袁州

佐郡袁州去江行萬里西輿牽春水雁心斷早朝雞。
贛境風煙近巫鄉習俗迷正須煩料理滕閣未遑躋

雨

一雨連秋夏無朔不冥迷曉添四壁篆夜助百蟲悽
蒙纍遮城漏蒸潮汗礎泥直愁衡岱頂亦障海烏飛

夕霞 第三首魚勞赬尾 赤詩云魴魚赬尾　三篇麗色相映

明霞剪脚齊西水入霄泥鴈驚千行外巖巒一角西
石家錦步帳海國紫玻瓈安取揮戈術相留莫遣飛

又

明霞爛且都雨歇霽霄鋪萬國樓臺莫孤村煙火晡
波鱗銷琥珀海色上珊瑚一林須彌翠胭脂月鏡孤

又

元氣渺太素丹鉛何所粧白魚勞尾變紅石補天長
剩付煙嵐彩全併沆瀣光俄飛一片紫騎鳳是蕭娘

送某子北上

送子有所思秋風來何翩拜翁挂貂處談我篝燈前
囊紅芻馬店霜白聽雞天一隊長鞭裊輕寒早着緜

某君中貢選送之

物有幽奇者飛騰各擅方巨魚須北化細茁不南香
在獄特何贈寄泥以刎將回思成一笑君自有魚腸

人言鳳尾蕉花於某縣庭命作

鳳尾本蕉材紅花綠葉偲縣庭今一見蠻地不曾開
孔雀羞金翠蕭娘坐粉腮頳川黃霸在辛苦送祥來

壽葛貞母　亦諧亦趣

終歲不成粧釵寒古鳳凰詩此將柏賦年亦與松長
列女誰同傳稱人果未亡當筵思舉案謾遞百年觴

乙亥元日雪酌梅花館 有扁二日梅葉 堂日薔薇深處

秋葉已凋疎春林積雪初溪藤不復買裙練免偷書
挂碧來鳴鳥堆紅補破廬待予新買屋自種兩三株

又

花葉看雖少藤稍遠更賒蒼須搖水雪白玉碾龍蛇
碧氣將檐薄濃陰奪竹斜去年涼夏熱特地為予遮

初夏送某客入廣 廣中賈客寓所隔岸則倡居也率以一錢擲艇子轆渡

海南多寶地客也傍春行涉嶺梅尤綻當壚荔子明
百香番賈舶雙翠美人纓會向青樓去時呼艇子乘

賦得風入四蹄輕 雷總戎嘗騎千里馬風掣其衣僅有襟背又云趙總戎亦然故三章云

駿馬四蹄風形容有杜公一塵不動外千里颯然中
白草連天靡蒼鷹蹋翅從檀溪不須躍隨意過從容

又

愛妾換初訓將軍驀紫騮飈塵只間彎陣陣不禁秋
練影難長曳房星易一流路旁看不細多是失回頭

又

借將從虎物并去翼龍腓戍削纔辭櫪崩騰已破圍
寒呼隨跳起黑旋褁鞍飛曾聽將軍說雙雙碎鐵衣

又

赤驥本龍精行時不是行看蹤八尺影過悉一團聲
帶絡成駢死斷鹽了此生孫陽何處是淚盡太行程

雨舟載鶴詩　賁暎有遠韻

買鶴載歸去況逢風雨天客裝兼有此江影雨蕭然
濕重毛孤雪波長立暮煙園池寧有此漠漠迴堪憐

元夕之辰偕友人集九里之天花寒泉二庵各賦并序

去郭九里曰九里者爐峰舒臂其西高則亂石偃援駭獸穿林下則迴泉紆縈驚虺入草兩精舍各據所勝止息緇黃因石以覆則為天花依流而茨乃題寒泉鸞鶴之所必棲猿鶴今此莫集也某君南來之暇稍厭喧延及予元夕之候讌觴其中上下高流弄魚鳥落帆到舍則月白燈紅矣似別武陵悔返城市景遷情改甯免生滅之緣各有賦篇令予作敘

尋常難淡泊況復值茲辰山水留吾輩燈花媚別人
言歸城市去似別武陵春一路梅花水今年弄月新

擬壽長春祠何老　語爽而幽

雲母何姑粉增城幾葉春馮心行妳事作屋任仙人
鍛柳堆山峽眠松弄水銀而上桃花色流年始七旬

京中送友人南歸　浩然逸詩

不道歸真急綢繆握手遲綠蝿秋漸少黃鳥日相期
以我尚未去問君來幾時答言春盡後北雁與同飛

送蔡安父之黃州　梅天景色在目

安父黃州去乃當中夏時榴花作火豔梅雨潤絲絲
研墨浤浤爍窗書葉葉吹今朝寒如此別馬快風嘶

與葛景文　疎灑出錢劉上

冬寮無人出君胡為來斯山樓隔年病河渡幾封書

健後堪風雨貧來無菜蔬不能將一飯歸去寺煙餘

畫紅梅　前四句雋

即使胭脂點猶成冷淡枝杏花無此幹鐵樹少其姿
挂壁紛紅雪圍春在錦池無由飄一的嬌殺壽陽眉

畫竹　句亦有煙而

萬物貴取影寫竹更宜然綠陰不逆鳥碧浪自翻天
戛戛俱鳴石迷迷別有煙直須文與可把筆取神傳

筵中漫贈王良秀筆史　閒思

囊琴三尺餘授我主人居老吏能稱隱諸郎總解書
[illegible]
夜深時喚酒春盡共騎驢去到西湖上梅花帶雪舒

吳門逢孔將軍於楚

舊日堪為將今來復授經主人盛供帳都尉止都亭
終歲只在野因予一入城相悲十年事淚落酒杯平

畫倪元鎮畫　神情淡遠

一幅淡煙光雲林筆有霜峰頭橫片石天際渺長蒼
雖厭須余換如真勝壁藏偏舟歸去景入畫亦茫茫

無題

翁也專梱寄偎今職贊囊兩京留守車北帽侍中[illegible]

婆氣松鱗紫湖霜耦葉黃江南秋色好此去滿帆檣

賦得草窻篇為周衛卿之號　周繪工蟲

草綠鳥喈喈閑窻一斗開百蟲堪上筆一片欲遮苔
莫影紗紋㵎春芽老氏孩元公有知不一笑朧斗堆

食虎眼　虎眼荔枝之佳品

虎眼白琉璃誰能隸虎皮小毬峰粉結高液鳥群司
婦去茶如薺王歸膽亦飴由來甘苦柄舌觀豈能持

蠏　細而不纖自堪叫絕

紅綠群文篆蘆稻犄末高雙螯交雪挺百品失風騷
[illegible]
饞喜胡爭榖聞夜泣糟大蘇無鐵事只稚佞江瑤

蘇傳江瑤柱乃不傳蠏

又

水族良多美惟儂美獨優若教無此物寧使有監州
辟鬼秦關夜輪魁海稻秋河豚直一死只好作蒼頭

又

吳興饞吻守越國朵頤人風韻誰偏少吹噓爾絕倫

又

沅江九肋鱉松泖四腮鱗遍試張華醋還誰五色文

又

函故飽菱芡餞來竊稻粱逃蕭孟嘗走結草杜回亢
蛻許山蟬嫩腥憐海麝香那能親箬笠夜夜伴漁郎

又

織篠挐千籃枯筐養八蠶縛嚴愁廣武霧重死淮南
金紫膏相蝕尖團酒各酣泰人不曾識付與兩齊奈
蠶筐見檀弓入贊者南粵種也

胡市歸胡館不一刻 蔥觸数日

胡養復胡王無鷹不飽颯滿城屠菜馬是鼻掩綿羊
卽苦新輸輦猶勝舊殺傷從來無上策莫笑嫁王嬙

客餉我笋脯一小筐稱而甘澹擬謝

晨觴急十斟笋脯美遼參玉版禪師韻黃冠道士簪
山存仍受虎春代弃更禽穉呼大將婦隨農 綠針

聞人賞給事園白牡丹

白牡丹殊雅曾於舊譜聞掃眉嬌號國新寡縞文君
黑牯眠雲飽黃蜂奪雪芬愛憎誰與定除酒借花醺

又

梁園月下白青瑣第中逢定是千金買來陪一捻紅
珍奴學竈息越女鬪猿公作意驅脂粉天然輸與儂

又

休量姑射子不語息夫人香腈闘龍腦須黃見蝶身
雪肥宜買笑霜鬢可饒嗔莫學盧郎婦題詩誚老人

化城寺 中晚佳境

方引玉人軺轉為山寺嬉門深當水盡路曲入松移
破鐸搖簷鴿巢萍蔽沼黿過溪無虎嘯枉送遠禪師

明日至古博嶺雨

無寸非濃霧寒空濕太勝泥深蠛項沒雨近帽簷生
練泄未到眼客途先苦行眞成訐嚼欖敢與東兒爭

京邸贈沈刑部 叔成自安鄉召入善畫梅在署竟日伸紙洞庭遥淡安鄉

人多驄馬客君愜白雲司棘署了公事梅花作雪枝
帶寬知懶在馬重覺塵隨頗憶洞庭否煙波十二時

哀周鄭州沛

莫以拘攣甚交攻放達偏窮如知老後樂似欠年前
匣藻鮫俱泣園花石共遷傷心能幾輩教我不潸然

又

雪涕尋前謚敲門憶昨晨泉盧學未歇蝦蟹醉仍頻
日者過荒館霜頭破角巾飄零雲亦如此昨日故將軍

宵來醉眠處忽爲遠林遮三尺短緱斕一程長耳賒

硫磯句容

村村落斜月樹樹抹輕霞只尺丹陽近江魚入饌嘉

送沈叔子南都迎母

馬上定苦渴幾廻停轆轤別兄當北邸接母到南都

桃葉橫前渡荷花滿後湖此行大家逐誰敢問當壚

送馮叔系之南都訪舊

江國柳雖盡將及梅花新路遠即逢雪天寒別有春

高才紛海恭長劒著孤身乞取封書去難辭舊主人

景文至其舅劉所過園中

兩槖行厨過清醪流瓦盆一行澆鬱思百覆失煩寃

笋候人家飯鶯天桃杏村無山共甥舅鎮日數園門

送俞生之入楚 頗善繪事

作客向襄陽鳊頭大舸裝江行多雪候旅宿盡漁鄉

此景俱堪抹行囊好爲藏歸來逢鑒賞幾度挂山窓

張子錫性訪其弟長治

伯兄官署去因寄仲君書問政應如水添厨稍出魚

越人多好着潞錦小花裾看取寄歸便都無一尺餘

與任生話舊

麻衣飄雪處益動而翁思近日君家事子傒那得知

笋夭應薦基柏涕可枯枝莫作徒悲切遺書退學詩

送張君會試

明年此時節意氣何揚揚但遣馬蹄疾莫愁花路長

幾多青樓婦認取舊檀郎何處最笑指當壚壓酒娘

挽上虞葛翁

聞道郎君年傳經徹舊編裹糧百里外卒業一燈前

賜傳知高士遺孤是大賢斯人眞不死可以慰黃泉

授經館中懷江東諸同志 時復病

能得幾回春匆匆滯此身一江書易寄連月性難馴

買藥獨行市敲門暫訪人幾時束書卷來伴釣魚綸

嬾展

一生幾兩屐此語爾非迷何事淪猩趣終年弄馬蹄

萬錢收錦韉五岳遍丹梯嵐畔如瀕損屐蜂借一脾

題雪景畫 諸暨陳仲子

幽人凭水檻釣者挈魚投况對千山雪而無一客留

臘酒此時熟老夫終歲憂壺公能辦我跳入畫中休

爲陶工部贈道者

終是千年鶴今先返舊城到家人尚在入洞雲來迎紫氣莫西渡青山留霞踞野夫懸尹喜却辦候關情

將遊五泄宿吳系山庄遇陳老迎餉邀余輩先登峨眉不果

遊戀羅林竹山窓來獵燈青蘇炊白稻碧笋束紅蕉坐落半宵月流分曲水亭忽逢山下老邀上峨眉層

徐文長文集卷之七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郝之璽公琰校訂

七言律詩

君從

君從閩海下南昌正値中官降　玉皇龍號眞人親拜斗繡衣使者自焚香壇中祝壽千官滿官裏傳旛兩道長不是薄游江海客何由得覩此輝光

九重　端麗

九重憂隱德如湯禱祀壇傍夜有光旱魃正逢周甲子神君俱集漢明堂繡成旛蓋虹雙引挂定琉璃水一行聞說詞臣咸萃止抽毫拂素侍　君王

白燕

閒庭盡日見還稀院院梨開去漸微別殿幾年埋玉匣舊人何處認烏衣春風水面徒聞語夜月梁間好弄輝安得姚家紅線縷却看片雪帶花飛

又

西飛歲歲候青陽花發名園何處藏天子郊禖呈瑞

色玉人臺榭有輝光輕翰拈甫紉初剪小尾流風練
愈長萬里東歸看易沒海天元是白雲鄉

續白燕　俱有神彩

一時伴侶自應非海路空長過亦稀漢將玉門投老
入趙妃雪夜待人歸孤迴夏月搖寒色漸下秋空見
羽衣已識朱門無可托玉樓天上任高飛

又

青壁紅窓映苑墻衝花泛羽嗖群芳霜迷萬尾单棲
湫草綠千堤片影凉雲母屏深低縞袖水晶簾動拂
流黃西園蝴蝶渾無賴暗粉飄塵上海棠

寄成女彝守備登州　女彝時寄蓬萊集載登州海中蜃景

牙門遥暎列偎臺總帥偏宜上將才出海戈矛俱借
水飛空矢石併成雷天邊送鴈將心往馬上題詩帶
景來解道觀游憐獨賞那能分向小蓬萊

送方阜民公子還欽　方阜民尊公知山陰渭始籍諸生提調師也

江闊楊柳弄新晴游子思家數去程客裏經春花作
伴酒中連日雨留行輕裝未結離歌發大道臨岐感
慨生欲把今朝雙別淚寄彈一滴使君靈

送通政胡君入閩　敬所君有同年御史大夫鎮閩

訪舊暫為閩海客歸途兼得武夷游不堪暮雨張筵
別況值春花帶葉抽山嶂入雲迷去騎溪濤作雪瀉
行舟幕中無事同君飲好向尊前借筯籌

言遊武夷道中撫景因憶往年尚賓呂君天台
之約　言必脫腐寧失淺弱

巖壑千重路轉偏春陰漠漠帶炊煙困投野店聊呼
酒笑問名山數舉鞭籠鳥對人喧曙色桃花臨水弄
新年多情忽憶天台約歸去應尋剡曲船

落花　風流爾雅

花落條空芳樹稀秦王宮裏捲羅衣經過楚巷兼人
麗乍入梁園雜雪飛送雨迎風俱是別沾泥帶水不
能歸明年知向何枝發願傍青陽近日暉

泊閶門值閏月中秋　海鏡句本不韻全誦之
忽忽愴神

中秋只尺已蹉跎更值中秋此地過天上桂輪長若
滿人間酒盞莫嫌多虹橋一散能追不海鏡孤飛奈
墮何最是虎丘此時節清歌不任水微波

送葛韜仲時予初解縶

杏花楊柳夾扶疎送客澄江煑白魚紫艷葡萄千日酒白藤花匣萬言書豐城劒出應雙躍嚳觀緣多且獨居待爾他年拂衣日看予渡海跨青驢

飲批把園贈某君東道園逼東隣鈕給事家故有後四句實景也

紅葵古盌碧蛆沈南市青帘買却斟布衣眞可十日飲碑錢索得隔年金游魚觸沼聽歌淺獨鶴穿花出喚深給舍酒廚東壁是縛拚畢卓可能禁

奉送同府潘公募兵廣東　末數句劣

使君佐郡儼行春開府知名下令新手挈萬金妝死士身藏半綬見鄉人部分卷甲趨春雨弩矢成行夾晝輪引向轅門投謁罷試看主客集魚鱗

十四夜　風韻泠然使人味之無盡

野外虗堂夜不扃遥遥秋漢數峰青舊裁菱葉侵河路新折蓮房插膽瓶凉氣欲來先到水月光纔上只移櫺請看明夕三更漏相對何人坐紙屏

月下梨花　澇娟可玩

今宵風物異尋常月底梨開萬朶光閃雪搖氷偏倍疊迷枝浸葉總生凉痕嬌舊積啼春雨鏡色新圓逞夜粧莫遣風吹迴作態素娥應妬舞霓裳

又

細蘂繁花帶月芳新粧搖蕩宋家墻銀叢泛影通河切酥的飄輝接夢長夕鳥幾條垂滴滴春空一片綴蒼蒼却嫌曙色催將曉冷暈微妝益渺茫

又

丹輪皓質兩微茫桂粟梨雲鬬淺黃萬點緗痕春帶水一庭雪影夜生香小星觧照周衾伴不夜爭懸漢帳倡訝道獨禁風露冷會聽法曲立更長

又

璧月流空霽色揚梨英當夕弄青陽揺寒隔院非關艷暎斷長天別有芳粉靨團團新出洗窓錢一一晴浮霜多情錯認梅花夜教進羅浮夢裏觴

新建伯遺像

方袍綦履步從容高額籠巾半覆鍾千古眞知聽話虎百年遺像見猶龍夜來衣鉢今何在晝理須眉亦似儂更道先生長不減那能食粟度春風

夜酌遲友人不至

方朔侏儒兩欲死智伯中行一是知醉裏放言何造次醒中爲客太支離簷飛細雨除清砦燭笑爇花旋紫芝坐待人來將說與夜深敲缺唾壺兒

贈府吳公詩 并序

吳公自曩昔攘斥夷寇其在吾紹與若浙東西松江諸道者人易聞且見故多美頌之詞迨舟山之役越在海外其撫民捍寇之功故多而且艱人掩之莫得而知也獨渭以書記辱在督府隨衆人後雜談戎伍稍悉其事而今年台溫之捷公之伐又最高公既讓矣不言而世之公道將遂因以澌沒乃用鳴之以詩使公知知其事者尚有如渭者在而渭之所處則固有難於知者也

幕中曾與衆人群慕外間聽說使君破劍壁間鳴怪事孤城海上倚斜曛詠諧併謝長安米懶散猶供記室文把筆欲投還自笑故山回首隔江雲

與客登招寶山觀海遂有擊楫岑港一窺賊壘之興謔和開府胡公之韻奉呈

滄海遥連雉堞明登臨喜共菰賔清千山見日天猶夜萬國浮空水自平不分番夷營別島願圖方略至金城歸來正值傳飛捷露布催書倚馬纓

爲子微題鷓鴣圖 鷓鴣對啼見本草

瘴雨蠻煙嶺樹蒼舊遊曾記泊梔檣對啼江岸霜初歇獨聽扁舟草正芳旅景誰將上縑素羽衣今復見茅堂似嫌越鳥南枝慣擬欲乘風向北翔

兩宿齊雲下遡逆旅夜大雪因復登眺

夜投山店醉眠休早起茫茫攬敝裘更向松間尋舊侶要於雪後倚高樓幾重碧殿深相映萬里瑶臺[illegible]若遊歸路欲迷何處覓野梅花落遶溪流

孫忠烈公挽章

行潘黃屋車何用上壽瑶堦酒未酬豈有滿庭持漢節終無簡士死淮南百年正氣天爲永一覺忠冤夢亦甘詞客幽懷關世事悲歌重扣劍之鐔

下第回值九月登塢土山訪北庵上人

歸家忽已逢重九聊向高山試一登舌在何爲更問

婦董除元不是求僧秋雲隔水流數片落葉依巖積
幾層話了出門月初上昕蘆汀菊岀相應

訪玉芝師夜宿新庵同蕭女臣

參禪喜與梁王裔合掌跏趺野竹叢坐久空堂諸吼
歇夜深明月四山中親陪客話拈珠串獨卧行單坦
片樓一宿相留渾舊事無生自愧永嘉公

往年觀伎走解意當是北產故綴四律首章用
北語今年復來知是金陵上元人又携一少
伎同坐鐙上分鐙放體空中名日童子拜觀
音乃昔年所無者　新綺

人似明珠馬似盤超騰隱現不離鞍各彎鐙底羅鞋
窄都在空中粧翠寒合掌幾回投地去同心雙蝶隔
花攢莫嫌歲歲頻來往家住金陵自不難。

與王山人對語

仗劒渡江王猛身歸來又共坐青袍平原自有三千
客門下聊同十九人曾許鳳雛應不忝由來龍性本
難馴久知世事只如此且借清樽一洗塵

乙丑元日大雪自飲至醉遂呼王山人過尚志
家痛飲夜歸復浮白於園中

元日獨酌不成酡笑辭與客雪中過三百六旬又過
矣四十五春如老何幘軟漸知簪髮少輿豪那計酒
壺多小園風景偏宜雪綴柳粧梅有許窠

飲太白樓　馮時可

城上高樓接大河城南池沼遶朱荷千年供奉飛杯
地一夜徐州上水歌露冷秋蛾爭彩燭川長風荻亂
金波客中行樂無過此前夕中秋何處過

楊道人訪我于繫索詩

道人半在城都行今過稽山上禹陵身載瞿塘雪後
水手拖葯醬國中藤稍談鹿乘延畢品欲拔雞羣亦
上昇近日嵇康知不免懶將消息問孫登

新秋避暑谿然堂　起套蘇不能結用杜轉佳

竹雨松濤響道房瓜黃李碧酒筵香人間何物熱不
喘此地蒼蠅凍欲僵一水飛光帶城郭千峰流翠上
衣裳窗前古木搖枝入好挂輕絺細雪凉

過陳守經留飯海棠樹下賦得夜雨剪春韭

春園莫雨細決決韭葉當籬作意長舊約隔年留話

又新蔬一束出泥香沙塵已覺飛江燕帽影時移亂
海棠醉後推敲應不免只愁别駕惱郎當

迎春值雪 連歲雪多甚

雲黃飛白照千家雪裏迎春倍物華士女紅樓先捲
幔吏人采杖忽生花瑞多自古無連歲路滑從東接
郡衙半是三農占水旱直隨牛尾不辭賒

宮人入道 明月宮女名

昭陽隊裏混鉛華番老尕師日半斜不向秋風怨團
扇却教明月進琵琶朝辭楚館身爲雨夜繡茅君綠
作霞見說緱山開姊妹尚論恩寵舊誰家

贈秦仲虛

冰玉山人本絶埃西湖自築初陽臺何年養鶴曾飛
去是水當門畫捲來道士忽逢松樹下漁舟放在藕
花隈知余欲與孫醉會指點孤山一角梅

宿長春祠夜半朱君扣榻呼起視月山缺處露

錢塘僅一句而夜氣瀰之 雋爽

長春明月夜闌干起視當眉尺五間千里林光俱浸
水一杯江氣亦浮山似聞隔岫吹長笛欲喚眞官語
大還忽憶廣寒清冷甚有人孤佩響珊珊

恭謁孝陵正韻 漢高彷彿皇祖而以少文終其身故五云然是日陵監累陳先事

二百年來一老生白頭落魄到西京疲驢狹路愁官
長破帽青衫拜孝陵亭長一杯終馬上橋山萬歲
始能迎當時事業難身遇馮仗中官說與聽

答贈盛君時飲朝天宮道院 儼爾身游

長安道院一牽裳司馬筵中再舉觴柿葉學書才不
短杏花插鬢意何長藥沈綠醑家厨釀霜折紅蕉道
觀房坐裏黃冠三兩輩醉來相與說先皇

中秋雨集金氏園亭次陳思立 詩朋酒斯享朋雙尊也

中秋風雨劇凌馮拂悶觥籌倒一朋綠桂隔年疎彩
暈銀毬終夜斷長繩泥深水掌花邊鴨帽落霜顛影
外僧醉後忽呼長劍看赤鱗乘漲欲飛騰

十六日齊與張長治伯仲集城隅次長治韻

飄秥飛柝戍營秋坐裏閒聽說潞州孤鏡滿城池水
洗明河千尺傍人流笑論昨夕能漂泛醉喚紅裙綴
下樓自古陰晴誰料得莫辭連夜典鸘裘

邦寃死朱氏而俠　讀此覺琢鍊者爲煩

遠從黃浦白波邊淚盡枯魚異索前共許相逢還幾度詎知此別即千年白楊樹下多風起廣柳車中少客眠見說吳門塘上曲纔歌高士即潸然

贈遼東李長君都司　三四可謂壯采

公子相過日正西自言昨日破胡歸寶刀雪暗桃花血鐵鐙風輕柳葉衣百口近來餘幾箇一家長自出重圍禪關夏色炎如此聽罷悽霜雜霰飛

許口北遺以綾帛綿三物題曰袍具作詩謝之

寓之西隣爲朝玄觀多棲方士諸邊競用蔚州之炭

吳蠶巳桂山人肘邊馬尤堪北寺臺其奈沙塲惟解雪那能花處一題梅昨期後府將軍獵今學西隣道士雷疊取蒲團高一尺坐消一柄蔚州灰

小集滴水崖朝陽觀上谷　取其快句

朝陽道觀一何縣滴水孤压百丈邊餘氣出關雄大漠長風吹壁立青天窓扉近在栖鵰處閣道都攔坐客前不信夜來高頂望定應笙鶴下飛仙

徐州將登黃樓問棗下之婦

今歲青青隴麥稠去年河水過堤流無家不自波中出有髑都經樹杪遊棗葉雙扉詢野雀柳根一面護黃樓泗州潭底獮猴老不信今還鎖泗州

駕歸自閱群望于衢恭賦三月三日

桃李晴曛禁苑煙　鑾輿新幸北郊旋團花蘇幹蒐春日細柳旌旗拂髀年一道甲光將雪借千群馬色截雲鮮誰兼將帥爲天子共喜　文皇九葉玄

張雲南遺馬金囊時余尚羈而張亦被議

百顆緘題秋暑清遙聞摘向最西營張騫本帶葡萄入馬援難抛薏苡行萬里錦苞辭肺上一泓寒舌攪春餳年來不爲臨卭病無奈羈愁渴易生

壽吳宣府

近來宣府息烽埃台吉求生欵鎮臺笑引雙椎胡女拜傳呼萬帳令公來艾年佩鵲寧非早薇省垂魚不待推報與江南春信道題詩寄處隴梅開

美人紅甲　尚未雅

近日新粧處處施玉纖染草學胭脂并將櫻顆銷筠管忽散桃花上柳眉春色每從稍畔露麗情半出袖

邊知塞風昨夜吹膠折抱得琵琶下手遲

禹陵 桓碑空石也魚蠹也楊梅樹下予疑禹穴在此玉字謂金簡玉書也

年來只讀吳純書此日登臨似啓予趦罷桓碑猶豎卯封完玉字不通魚楊梅樹下人誰解諳苔鬚中氣所居即遺子長重到此不過探勝立須臾

曹娥廟

曹娥十四死長江江水連潮萬里長精衛定應伉渤澥子胥豈只怒錢塘一江魚鼈浮尸出八尺黿螭臥絹黃總爲金釵妝正氣可憐梟獍遶爺娘

露筋祠

烏烏既能傷義士蚊虻何苦碎貞肌由來天道本無定誰使昆蟲必有知畫壁幾殘春社雨靈風時滿夜歸旗煙波一望三千里長在湘江洛水湄

馮刑部索書册 慶成與宴圖

躬耕既喜陪 明王列宴乘縈亭大庖蒼帝青陽臨左个朱犁黃犢引南郊筵前甕盎歸餘瀝馬後踣肩帶割肴笑語細君將母好不勞諧謔自爲嘲

送嘯上人之五臺

長嘯上人者來自長干一蹩謝雞鳴之妙景觚馮短錫却棲鳳禁之西禪候三月以飛花指五臺而跌草佛燈萬點天放琉璃山翠千重神移鷲鳥與文殊之親覿別社友以長征四韻送之數言以引

白下珠林最有名忽來燕趙作遊僧春風大衆迷花雨夜壑孤藤看佛燈已辦一瓢相伴去其如多病不能興歸來只洗雙荷葉聽學文殊演上乘 佛家以耳爲荷葉

集李侯宅得鍾字 侍內賜鮮楊梅故用李令問鸞事即杜詩李少監也李侯商廟賜家有所賜手書又有貝多葉經千番字如屯蜂

侯家簾幕夜重重醉客觴繁斷禁鍾賜果自鮮冰後色翻鸞直殿丈前醲月斜苑樹寒孤鵲字腊番經集萬蜂尚有 御緘看未得何時重許拆雙龍

燕子樓

牡丹春後惟枝在燕子樓空若恨生昨淚幾行因擁髻當年一顧本傾城分爲翡翠能俱老詐道泉臺伴不成猶勝分香臺上妾更無一箇哭西陵

送余興國

隣家兄弟逼炊煙不見于今四十年頻有長頷堪佐
幕頭多短髮尚留燕深秋一路逢紅葉明月雙帆挂
大川黃鶴樓中可相引石榴皮畔覓神僊

駕幸月壇群望西街

玉露清秋湛碧空金輿夕月引群工紅雲自結龍文
上彩仗如移桂影中壁畔常儀端捧兕郊西新兔正
垂弓布衣久分華山侶笑向歸驢墮晚風

九月十六日遊南内值大風雨歸而雪滿西岫
矣石橋魚龍百族巧甚云是西洋物乃三寳太監取歸者

寳樹瓊臺夾梵輪星壇月宇詎非神從來天上游供
夢說向人間恐未眞風雨故梢銅網翼魚龍欲活石
橋鱗尋詩正是迴驢處忽〻西山雪照人

送新昌潘公

北斗聲名重二京東朝保傅謝初榮百年華髮隣三
握一日朱輪送滿城漸喜河冰仍綠水稍開鄉雪盛
黃精快帆定落歸心後客夢幾番天姥青

將別復偕遊碧雲流觴楉柳之下

征輿解道明朝發別酒遥從此地酬盡日迴腸依曲
水昔年種柳似江潭霜高蠟短雞偏促雪滑泥長馬
不堪差有梅花知客意一程南過一程南

送朱使君太僕

長安明月金巨羅幾度從君醉踏歌北寺雲屯朝烙
馬西清風起夜聞荷大臣自引行嘗徧醉尉遂人且
莫呵一葉米家書畫舫白虹終夕遶滄波

李了遂死予設位哭之遂擊木而歌此

淚盡南天哭不回李生眞是可憐才生初解識徐家
物死夢應尋范式來紫氣鎮干埋不得青楓刺繡任

戌灰知君去證金環果戲取楊花李上開

讀問棘堂集擬寄湯君

蘭茗翡翠逐時鳴詎解鈞天響洞庭鼓瑟定應遭客
罵執鞭今始慰生平卽收呂覽千金市直換咸陽許
座城無限龍門蠶室淚難偕書札報任卿

金剛子珠串　與麗中風趣自足

不共番經出寳函定從胡腕摘偏衫核堆繡字蟏蛸
爛果聚香林孔雀銜不斷百思惟嶺獨手提一串縛
狂獼饑來喚米無人識送與游僧上海帆

聞都督再遷山西武寧

胡牀雪夜斗牛衰親待回探夜不收薊北咽喉此爲
最山西將帥兩稱優千金粉面捐廝養百鞘朱提買
絡頭倒死瀟爛姑諾諾大宛終敗厩騂騮

自坌道走居庸雪連峰百仞横障百折銀色晃
晃故來樸人中一道亦銀鋪也坐小兜冒以
紅氊疲羸數頭匝匆笈書相後先冰氣栗冽
肌栗畾畾如南夏痱痤苦吟凍肩倍聳憊甚
歎却羸得在荆關圖畫中浮生半日

前夜飛花苦不多朝來起視白峩峩一行裘帽風中
去半日關山雪裏過銀髯皤夫高入漢玉屏隨客折
成河中間一道明如線四角紅氊擁數騾

送丁叔子北上慰乃兄

令威三世通家好廿載遷居會面賒醉我龍銘纔過
王憐君馬首又天涯春燈雨雪瀟瀟夜野店茶湯處
處家想見　皇都堤草綠春鶬細語遶梨花

代壽黔公　蒼雅爲杜嗣響

有道明王守四夷公家鎖鑰在雕題一天樞紐群星
北萬里金湯半壁西茅氏騎龍艱切火王喬奉藥傲
丸泥何如翊戴勳臣府永鍚金書鐵馬嘶

又

異姓王功階特進大將軍客揖須長太平象馬舞何
事勝會鳧鷖醉不妨錦席珠璣群彥舌金爐煙霧百
蠻香殿勤剩有華封祝先遣山呼到　帝鄉

又

千花百果候青陽二月斕斑匝點蒼棣萼濃枝靈鶖
鄰光添繡袟石麟牀干戈後取儀雙髮弧矢先懸志
四方我國同休恩不淺年年此日憶　高皇

亞夫墓 墓在巢縣北亦虎傳也

王者從來云不死共疑隆準及重瞳巳占龍氣成天
子却幸鴻門敗乃公一牧乳羊遮墓白幾株寒棗覆
碑紅憐儂痕發不欲活豈爲人間少鄧通

白牝蛟

招寶山東行若千里洋也白牝蛟宮之相傳
是千年物遂名其所蛟門而向所詒海商
直之倭商任岑港者自春抵夏屢進剿屢

於雨人言蛟之巢也林中飄罵蛟俄而雨如

注

寶山門外白蛟宮獨處千年不嫁雄頻頻渦涎乖燕子殷殷霹靂懶蜈蚣風權近屬誰家掌日本頻由蒲蹤通一語稍嗔酬惡雨暈無周處在罪中

又

儂應坐視稿三農不爾祠何吝一叢早使嫁夫封石氏青敎將尾示劉翁寸鱗縮風腥逃井蛻骨專車雪梗風莫倚豢龍終豢爾史臣親記醢雌龍

讀文信公仙巖祠集葖予

每疑天意不分明枉殺呼天問屈平諸葛旣難扶後主盧陵何用產先生停舟此夜艱危地出戶當年歎息聲腦子不靈尤恠事竟將腔血灑燕京

又

山翁伏臘競雞豚海舶針羅失曉昏六尺托孤俱道氏一宵投主得公孫波濤解逐旌旗走巖洞寧無氣鬼存安得扶卬親一拜百花如錦醉山門

夜坐有感轉憶往事　不衫不履之態

朝來乾鵲聒簷牙入夜孤燈也弄花兒女一生夢養虎行藏四足畫添蛇因嗟竹箭歌如簣時泛荷花到若邪記得萬峰高頂處竟隨黃犬獵人家

香煙　意幽洗筆淨動咏物上乘

誰將金鴨銜儂息我只磁罏待爾灰軟度低窓領風影濃揉高髻綰雲堆絲游不解黏花落縷嗅如能惹蝶來京貫漸疎包亦盡空餘紅印一梢梅

又

午坐焚香枉連歲香煙妙賞始今朝龍拿雲霧終傷猛蜃起樓臺不暇飄直上亭亭纔佇立斜飛冉冉忽逍遙細思絕景雙難比除是錢塘八月潮

又

霜沈橘竹更無他底事遊魂演百魔函谷迎關僊紫氣雪山灌頂散青螺孤瑩一點停灰冷古樹千藤寫影拖春夢婆今何處去憑誰衆此似東坡

又

薝蔔花香形不似茵蒲花似不如香揣摩范曄鼻舒嘏應接王郎眼倍忙滄海霧蒸神仗㬋峨眉雪挂佛

燈涼併儂三物如堪捉捉付孫娘刺繡牀

又

說與焚香知不知最堪描畫是煙時陽成鑪口飛逃來太古坑中剛裊絲想見當初勞造化亦如此物辦恢奇道人不解供呼吸閒看須臾變換嬉

又

西窓影欹觀雖寂左柳籠穿息不遮懶學吳兒煅銀杏且隨道士袖青蛇掃空煙火香嚴鼻琢盡玲瓏海象牙莫訝因風忽濃淡高空刻刻改雲霞 右香筒

又

香毬不減橘團圓橘氣毬香總可憐蟣虱窠窠逃熱癱煙雲夜夜覥寒氊蘭消蕙歇東方白炷插針牢北斗旋一粒馬牙聊我輩萬金龍腦付嬋娟 右香毬

春興 率直淺快得杜之微

好景蹉跎知幾迴今春商略紫洪隈固應帶插批泥筍兼好提尊餞落梅雙蹇百錢若難辦片柴孤舟蕩莫催見說山家兜子軟借穿峰頂晚霞堆 紫洪筍純作

又

乾坤瞬息雪邊風萬事陰晴雨後虹已分屠門齋後斷只難酒盞座前空半緡榆莢求書客數點梅花換米翁小飲墻西隣竹塢綿蠻對對語春叢

又

二月四日吾已降搊提尚復指蒼龍當時小祿慈闈緝連歲寒衣隣母縫一股蟲尸忙萬蟻百鬚花粉亂千蜂自憐伯玉知非晚除却樽罍事事慵

又

李白桃紅照眼明蘭風梨雪逼人清一枝帶葉馮吾折雙蝶隨風各自爭粉翅撲衣猶可耐墨針穿帽此何黥因思花草猶難拔却悔從前受一經

又

七旬過二是今年乖老無孫守墓田半畝稻秋空餓鹿兩株松樹罷啼鵑悲來辛巳初生日哭向清明細雨天忽撚柳枝翻一笑笑儂元是老婆禪 柗爲盜厭

又

昨冬不寐苦夜永此月新弦喜晝長柳色未黃寒食過棍芽初綠冷陶香西池蝌蚪愁將動北地鍬鐝影

不忘描寫姬姜三百句白魚儘飽小巾箱舊則狀鶚在臨濟賦詩數十首幾二百句

又

胡烽信報收秦塞夷警妖傳自贛州十萬樓船指顧越結交鄰國且琉球不臣趙尉終辭帝自王田橫怕拜侯幾島彈丸髡頂物敢驚沙上一浮鷗

又

孟光久矣掩泉臺海口新阡此再開爰色一天霞影入寒潮萬里雪山來迢迢支攏何方發箇箇曾楊眷處猜忌買松楸三百本高陰元仗拂雲材

送季子微赴李寧武總兵之約

黑貂裘襖盡長安此去關山雪未殘挂印曾蒙公子約解袍應念故人寒大豪馬邑墳堪弔天險羊腸路復難到後莫須先一拜未妨長鋏向人彈

南鎮之南原桃樹數百花時余數遊賞當武陵也道士苦打攪盡伐之憶以詩

鎮南亦自有桃源載酒來尋不計年秖爲燒茶煩道士故令閒洞返漁船一從春雨花開後是處朝霞色可憐笑我老來無脚力欲呼船子少船錢

二月望後連日夜風甚不減前年而是日二兒書至　諧語不失趣韻

天寒地凍正霜宵被冷風號入帳驕貫屋再經飄尾盡破爐重補買薪燒老牛春壞堪馱鳥小犢書來尚滯逢好買柴圍蔆一搭忌鞭歸馬補虛勞醉後跌損脊春爛而瘡少陵病馬詩曰暮不收鳥啄瘡

唐伯虎畫崔氏且題次其韻

彷彿相逢待月身不知今夕是何辰行雲總作當年散胡粉空傳半面春嫁後形容難不老畫中臨楊也應陳虎頭亦是登徒子特取妖嬌動世人

吳宣府新膺總督

邸報初翻數葉藤棟梁今喜梗楠勝市場春後皆青草司馬秋來在白登天下安危眞足仗眼前修短却難憑最憐投轄相知客不得隨車負此情

子肅再赴戚總戎所未至死於都下　正韻

幕中賓客盛文詞幕府黃金客再持共擬歸來作生計不堪老去哭相知一春綠草飛蝴蝶千里黃沙暗

鼓鼙兩地分明詎若樂遊寃莫遣到家遲

紅葉

纔見芳華照眼新又看紅葉點衣頻只言春色能嬌物不道秋霜解媚人宮水正寒愁字字吳江初冷錦鱗鱗更餘一種閒風景醉雜黃花野老巾

蘭亭次韻 相傳蕭翼竊蘭亭記掀闘百花一時盡開

長堤高柳帶平沙無處春來不酒家野外光風偏拂馬市門殘帖解開花新觴曲引諸溪水舊寺巖番幾樹茶回首永和如昨日不堪悵望晚天霞

送長洲居山人士貞

客裡尊罍每見陪那能不飲送將歸歌長筑短堪流淚雉叫鷹呼未解圍雨雪尚淹春籞蔫清明還競夜錫非鄉風處處從來夢曾宿閶門記憶微

重修　乾清宮成迎　慈聖𥘉御 輔臣用此題進翰應時子

客京師漫賦

閒闥重新紫極熙姬姜再御寶樗移　慈顏既近趨承易　聖體猶冲保護宜爲換歌筵前日曲花緣蟄路舊時枝一人恭養兼天下大孝鴻名萬古垂

五色鸚鵡黃鸚鵡並是　聖母所馴各賦

白燕往時呈翰苑錦鸚今日貢　宸居萬年枝上栖偏麗百鳥圖中態未如豢養固知天意在語言長得　聖顏舒何因五色鮮成染自是媧皇煉石餘

又

合殿風和碧柳絲嘉禽色占錦紋奇兼呈五德靈雞綬倒掛孤桐小鳳儀無數天機臨譜繡有時人語出花枝侍兒不用拋紅豆自有佳音慰　聖慈 右五色者

又

西隴靈禽翡翠粧稀聞正色染黃裳自談玉殿非鸚學邦照金籠別有光飲啄定應歌帝力生成何幸禀中央千秋萬歲歡無極土德坤輿本肇祥

又

鸚鵡由來只翠衿中央正色見於今將懸半映初生柳欲繡全宜細縷金教言一一聞清禁銜果時時摘上林不是黃筌能畫取誰知殿角有祥禽 右黃色者

賞成氏牡丹和韻

將軍臺館俯林泉春後名花幾日鮮一本千金非不

貰數杯深夜轉堪憐却披半𩑶當亭下似出殘粧姸
客前遥憶舊京歡賞處馬蹄塵土踏成煙

王翁八十令書貞松白石譜中 公所來鄉飲

鄉里丈人誰最賢竹齋先生無間然八旬尚有嬰兒
色三老重登國學筵春社插花人醉後秋燈作字夜
燈前庭中生子森如玉白石長松好共懸

姚崇明晚暎堂 喜不費思

粉額縣題晚暎堂主人留客夜焚香提壺不必過隣
店買筭真教揀破塘彭澤俸錢多備酒崇明官稟止
栽桑儼居幸得爲隣舍伏臘長招醉酒漿

清涼寺云是梁武臺城

蕭梁臺殿一灰飛蔣麥清明雉兎肥壞榜幾更金刹
字僟鬼應爛鐵城圍東來鏡折龍潭水北去廬長燕
子磯千古興亡眞一夢隔江閒數莫鴉歸

壽馬先生七十 先生嘗居會稽之第三席又兩牧州府鄭箋魚蟲無魚蝦古人往往如此川一見東坡集

流朱拂茜雜輕霞庭畔重縣講月紗一竹青青支國
杖數櫟灑灑動江花社筵推長令三席州郡分春已
萬家自笑傳經老徐孺猶將詩說注蟲蝦

元夕寄金武康 與趣可尋

曾將春街興破衰那堪老去却囊頭鼠凌白晝爭人
食雨共青燈冒夜愁萬戶新粧詳月鏡一天彩勝亂
風毬流思忽到苕西路飲見絃歌擁子游

寄上海諸友人

雙魚歲晚渡江津爭飯純羹又換春蒸印可望天上
客射書元屬海東人天愁夜幕鈴偏急柵蟒繰藤鼠
正廻湖水萬重蘭芷隔因君還上佩芳身

戊辰廿有四日尚寅時中宿於圓夜大風雨冰
厚尺許朝得子廿北報走筆遍諸友

夢裏分明夢塞鴻朝來便有鯉魚通話深白楊三人
雨冰斷黃河一夜風馬憊豈堪重蹀躞鳥飛何苦辨
雌雄雲天萬里皆嫌窄恰作庖雞鎮日籠

王師挽章 師嘗以兩无甕頻明潭當春中

隻鞋葱嶺去三年兩甕團圓嶺筒邊刼火只思將骨
化寒花依舊護人眠我雖活在如籠鳥子已瀟然作
蛻蟬安得騎牛天竺道月明重話三生緣

養生書成紀事與夢 汪彝同契成家釜炊飯盡黄夢小溪蟹如斗大脫殼出嬰兒已而復入殼時尚繫

黄粱換色道書成紫甲迎來夢裏呈孝婦不冤終有雨水翁持蚌一何晴中郎贖命慳修史叔夜濆刑丑養生兒說漁翁馮一葉波掀浪穩付前程

恭氏新園

貫地鋪山引露濃中縣洞壑亞玲瓏抽將萬苗誰邊水割取蓬瀛若箇峰江左枯恭宜別墅襄陽落日醉山翁花枝儘媚嘗尊客莫辨金釵座上紅

送趙大理 先巡撫貴州遷擢大理

幾閒歸馬駐雙輪又見旌麾動去塵廷尉由來須長者武侯聊借服南人所經湘水洲蘭莫令渡黄河岍草春萬里波濤隨意挽柳逢處處有枯鱗

綠牡丹 白牡丹姓張名玉奴回道士教之修綠

牡丹綠者未曾開狡獪司花此弄新澡水鴨頭欲作帔朧山鸚鵡未呼人韓郎頃刻愁難學酒肯逡巡醉可頻不羨張家回道士自拋紅粉練庚辛

次蘇長公雪詩 與原作清峭亦相似

舔如巾舞玉人纖皎似禪宗戒律嚴姑去盡留雲母粉客來只醉水晶鹽正愁黄獨迷饞柄故歷梅花入帽簷埋沒遠山知幾許且收螺子畫眉尖 何仙姑食雲母粉而仙去予亦猜畫人物

又

白糝堆寒沒曙鴉姨家風急攪銀車翻將瀟水濾邊色忽點孤山墓上花何物黄冠滕六友相思白舫戴逵家今朝穆滿觴黄竹笑指銀泥畫戟叉

又

固知翦翦不勝纖亦有稜稜莊且嚴剡底白猿厥岐女槎頭黑瘦粉無鹽冰初勢已寒千仞霽後人多嫌一簷笑憶小姬誇兇日可教輕試茗芽尖

又

海上青山插髻鴉海鮫輸織不論車儘教一夜裁綃葉那得傾都不奈花粉屐特停漁者榼赤梢併付酒人家怯郎追使劉伶去忍別青旗燕尾叉

青州贈蟨磯研副以詩奉答 義山詞色少陵音調

恭承錦字題文石尚帶青州海氣濃蜃影幾痕疑墨
繡雀臺蕭瓦賤滹銅醉來好蘸張顛髮老去羞箋鄭
氏蟲應有紅絲螭匣底宮鬟爭捧寫蘋風

莫老至聾矣 長洲人向佐杭湖墅能詩

幾度相逢莫丈人幾年斷却耳根塵新潮正險君何
用舊雨重來話只陳梅樹一堤通處士桃花雙板閉
漁津詩名到處南金重自歎工詩老更貧

八月十八日阿枳三江觀潮夜歸示 三詩存

前雉深後風逸不使少陵佳人拾翠何獨勝

東來小港入潮枯總直潮辰只大都父老猶談錢氏
弩大波濤終奉浙江符一城菜熟須鹽急百笠蘆長縛
蟹簾却問黃塵飛未得秖言鹹濕滿頭顱

又

聞道黃熊伯子宮銀山銀海走銀虹千花競麗魚龍
後萬里長來日月東河伯正驕秋水古非神亦弄廣
陵風蓮姬自愛潮多信看弄潮兒欲嫁儂

又

胡馬帆檣故不禁鳴潮故避大江深非關冰許滹沱
合信是鰍高海浪沈處處新粧邀步襪年年舊雪漲
城陰阿宜也鎖青堂去獨皀青蓉詠玉簪

戲擬不往

白頭笋籜齋中坐赤脚蓮花頂上行九節朋將邛竹
杖一籌輸與老門生迎來婚嫁龐翁債此去風波任
打漭五嶽高頭誰披我肉身菩薩木身輕

讀某愍婦弔集 弔集云愍婦之死非一端最甚者以姑章紿其子不認其母云少時乳母也

縞鏡難教兩處明空桑真見一兒生噴乾口血泉初
天綵落梁塵雉自經寸骨崢嶸爭壑雪百吟風雨響
悲晴急須一本彈漁鼓恐有中郎別唱行

擬弔蘇小墓 公詩往往幽異豈容豆日見耶

三杯蘇小是耶非繡口花腮爛舞衣自古佳人難再
得從今比翼罷雙飛薤邊露眼啼痕淺松下同心結
帶稀恨不顛狂如大阮欠將一哭慟兵閨

閭里中有買得扶桑花者 俱屬大方

應別湯江五十霜蠻花長憶爛扶桑陸郎第爾知何
等趙尉哉儂定幾行蜀魄啼盃乾夜夜猩魂博血濕

棽棽狂香結態堪誰比箇是憨兒醉後粧

又

炎花冷蘂逐時開當取當壚著處陪海女纏頭雖絡帕江楓落葉亦殷慇千金知向何番買一朶分籌破悄來奪取胭脂等閒事只愁兒女太安排

又

蔻茜倫螺取次將長紅大翠儘蠻娘闘千笑語腮堪譯浣火衫裙婚未凉自浪有緣陪賈客江潮無伴醉檳榔吾鄉惡熱連年更帶得蒲葵上海航

又

鶴林寺裏別袈裟又幻扶桑到若耶溪女惜香遥遥茁茁海人澆醉欲枇杷似此地春猶寒悔上孤帆曉載霞臙祉少年貂帽上簇紅莫忘邁茶花

今來自嶺海者云扶桑花也予昔所見殊不類是殆大蘇所詠消消流露紫含笑嫣嫣燒容紅佛桑耳花家剪雙頭見寄始覺首四作之誤乘酒漫成六首以贖差錯挿硯水瓶嫣然有笑語意豈亦憐老人之衰耗耶復取餘瀝澆之當纏頭耳滇蜀村歌云披蓑衣打杖頭鼓風流在何處予擬答鄉諺云雪落長江裏依舊化作水何不落則雨却要是箇底（底字鄉語）以（請作）不知花神有知作何平章夜見夢云曳所謂黄連樹下彈琴也

昔者曾憐佛桑賤今來却見貴扶桑天雞叫罷日纔上海蜃樓高霞正忙此時此花染欲醉是株是朶茜成行都爭茜頰堪千鎰誰問蓮花似六郎

又　幽新趣絶

天喬萬里忘風土天地中州若雨暘面面燕支凌膚姜家家蝴蝶過隣墻已開好事狂通國會見名園賤洛陽剩葉可醫饑病不大家春箔卧銀僵（扶桑蠶長七尺于如燕卵）

又　結殊繡艷解似齊梁亦不得

扶桑一擲百椁捕貫舶槌蚨磬鏁塗萬鉢鍬鋤寧汝願幾春爛熳為誰都盡從海島陪田客故試淮泥可木奴欲借邊鸞花鳥手為添王會百花圖

又　後四句更率直老成

尋幄青欄半面扶烘脂炙粉照蒼梧稍疑壚婦頰中
酒莫認邯君肯嫁胡幸爾波帆收北指慚余霜鬢對
東塗嫣然一笑如相問儂是南鵰第幾雛

又 寬衫高髻自是國粧

矮紅滴滴兩名娃揷向磁瓶研水些罷閣小紗縫杏
子石家大剪裝榴花無蒂可傾河朔飲有儂堪老邪
平瓜矮檐破壁還愁汝雨惡風狂燕掠斜

又

將軍池館有王戎何似扶桑到海東過嶺風塵雙袖
暗際天煙漲一裙紅細腰翹雪憎魔女濃頰團燈笑
醉翁寄語寒溫須着意別來淚血尚溶溶

寄吳通府以墨見寄 名成器休寧人時予初出繫吳勳俊功多在處有碑

紫穎舊隣郡齋長閑道穎今亦着霜去定將銜啣醉
剔生猶砰字滿襄陽殘軀作別阿鼻兒寶匣遥飛片
腦香江汁東陵瓜好不幾從炎熱轉清凉

魏文靖公卮貯以梓匣㼧賦

魏家名德並恢恢魏氏宗彝並借現既有貞觀丞相
笏復傳文靖鉅公杯金蟾百隻誇誰氏火色千陶翠

此枚貰取隣酪賞新嘗先澆一滴向西飛

某君見遺石磬

泗上歸來動隔年親提浮磬與泠然一除梵版裁雲
俗再扣哀鵰遶竹圓老去固難腰似折貧來直到室
如懸悶窓重理當時架數杵香殘客話邊

賣貂 予再北以贄文得貂椆須敝其三賣其六乃不滿十五金

市上挾葛塞眼黃將貂往市不成羊孟嘗一腋收狐
白季子千金敝洛陽固是北方饒毒熱西吉儂慨熱吹亦窺生事正
空囊鹿皮破盡惟斑在大雪關門擁壞牀

賣磬 敝僦多竹而鵝叫張林每歌颯罷

貧來一石不能儲解贈王郎愧取酬莊舄戀鄉聲自
舊金人辭漢淚長流半肩荷貰過門請一葉師襄入
海遊寄語春秋休責備後來能有此人不

賣畫 數詩諷諧灑落無非妙境

一束丹青半贄詩稍如吏部長安時蕭條客舍彈基
得流落人間作記吾到處馮將臨贗估傾銜拆共蠹
魚饑卧遊忽奪正惆悵壁際何遮風太吹

賣書 第三言已身亦將賣耳況書乎作音儆僮書用便了券事

貝葉千繙栗一提持經換飽笑僧尼僮語我亦王家
作偶散誰非大塊泥帶草連年高蔡逝巾箱一日去
筌蹄聊堆剩本充高枕一字不看眠日低

長至次朝

昨日凉雲絳色微朝來南鳥北籠飛一九自弄玄黃
劇百綫爭穿傀儡機小刼鰲蹄撑晷任大人龍伯負
將歸何年姤復鞭爲馬數盡河沙未放轙

岳公祠

墓門朱戟碧湖中湖上桃花相暎紅四海龍蛇寒食
後六陵風雨大江東英雄幾夜乾坤博忠孝誰家俎
豆同腸斷兩宮終朔雪年年麥飯闕春風

某君生朝抹牡丹爲壽

道德固爲長久物崇高亦是聖賢莫言白首[illegible][illegible]
客也須朱闌富貴花一研溫風輕散來數尖濃葉酣
塗鴉試教挂向西京宅未許堯夫笄有涯

十月廿二日園西櫻桃數花便有蝶至

令節初冬逼下旬櫻桃數杪着花新天寒翠袖宜深
幕日莫紅簾訝美人小顆預施三月粉微脂未褪昨
宵唇梨花定不開天上百姓人家借小春

又

夏實每看當鳥盡冬花何事向人妍不堪憔悴行吟
後故弄陽春欲雪前正若白頭愁兀兀誰家黃蝶過
娟娟杖藜立斷斜陽影淚盡西風送菊天

訪李峋嶁山人於靈隱寺 時彼繫七年暫放先是寓杭年少服則扁舟湖上故有末句

峋嶁詩客學全真半日深山說鬼神送到澗聲無響
處歸來明月滿前津七年火宅三車客十里荷花兩
槳人兩岸鷗鳧渾似昨就中應有舊相親

九月朔與諸友醉某子長安邸舍得花字 時一舊友孫武故及之時又值大除滿道

滿庭山色半闌花觴曲交飛古俠家肝膽易傾除酒
畔弟兄難會最天涯不敎酩酊歸何事孚到茱萸節
尚賒燭暗滿渾都莫慮近來官道鏈堆沙

某伯子惠虎丘茗謝之 恒言係事成許雅韻

虎丘春茗妙烘蒸七碗何愁不上升青箬舊封題穀
雨紫沙新罐買宜興却從梅月橫三弄細攪松風灺一

一燈合向吳儂形管說好將書上玉壺冰

桐鄉馮母 其子成進士疏乞旌

三遷近外若霜時一尺殊恩湛露垂自古男兒要白少誰家嫠婦帝王知高齋客飯寧辭髮落葉寒機幾斷絲見說仙郎棲海曲更無魚餁到塘西

又

青史他年定幾行太夫人傳在中央不須竊藥居明月自解將心結暗霜片雁遠飛鸞字重单雕親刷鳳毛長羅敷雖老携筐在什與吳姬出采桑

畫魚既作古詩矣久之復得七律

慈圖稍似少陵詩微風吹雨山魚兒尺稍詎許牛涔活遠水何勞象隊移是處有魚爭聚網畫心無獺穩揺鬐五侯刀几知多少免爾爲鯖正在斯

擬送巡演者 先君後先兩撫賊敘勞僅得夔州府同知不有名宦可祠耶志可收耶

握節新爲萬里行何人不羨舊書生一簪白筆穪帷冷幾騎紅氊祖道平清浄共推周柱下糾彈交指淶黔牢故家門第須喬木何況 先皇許世臣

又

孟密土官爭寶并臨安那大反狂酋兩沓並屬先人撫一字曾無太史收正值同袍巡此地却嫌泥壁向高頭況無杯酒爲儂別安得忉忉絮所求

過伯升宅玩骨董而菖蒲尤盛魚有紅色有藍色有玉有錦俱三尾如鴞又有水晶四尾者

菖蒲鉢鉢虎鬚拙珉瑁盆盆錦鯽浮衰老一塵幾不染小兒百件欲挐週言歸肯問遲和早再到寧知得與不落日青山三四點幾回舟子促回舟

雪中移居

十度移家四十年今來移迫莫冬天破書一束苦濕雪折足雙鐺愁斷煙羅雀是門都解冷啼鶯擲谷不成遷只堪醉咏梅花下其奈杖頭無酒錢

又

高雪壓尾轟折椽趺柬移家勞可憐長鬚赤脚泥一尺買觥呼酒賒百錢饑鳥待我彼簷外梅花送客此窓前百苦千愁不在念腸斷茫茫黯黯天

送尹某丞丹陽 乃祖御史

吾兒驄馬後昆賢今佐鳴琴倍灑然隻杪長松曬事
後三吳流水大江邊應憐道路疲迎送莫買鯉鰓懷
俸錢他日相過莫相忘金山頂上酌清泉

錢王孫餉蟹不減陳君肥傑酒而剝之特旨

鏁生用字換霜螯待詔將書易雪糕餅是老饕營口
腹省教半李奪蟛蜞百年生死鷓鴣杓一殼玄黃玳
瑁膏不有相知能餉此止持螯腳下村醪文待詔斯庵王黃金
數物而小人持一簽餅索字內之

答嘉則

十年纔一問平安只尺渾如對面看舊日詩評雖有
價近來公論熟登壇百年忽已崦嵫暮一齒將崩苜
蓿盤臘雪秋潮同馬日何人不道是金蘭

詣五湖臨上口占脅騎懷遠　何忝少陵

勝賞猶縣百里堤蹄僵路滑不勝泥溪山待客寒雲
外雨雪逢君楓樹西束帶豈難官自懶尺箠不重老
能提何由共攀蒼苔上指與諸峰一一題

九流

九流渭也落何流鬣髮星星一比丘紅袖曾酣樓上
舞黑風仍吹海洋舟偷酤畢卓生爲酒辟穀張良死
在狙每枉尊罍思一報幾時將轄井中投

雞聲

雲中丹竈伴神仙亦有樓遲高樹巔向夕既來迴客
夢凌晨特去喚霜天韻飄籬外雞俱集頸漲花前繡
愈圓不似吳門錢言自號塘上鴨只將名姓向人宣

蛙聲

陂塘科斗書猶易海國侏儒譯較難草際不知何物
語燈前直聽幾宵闌穩風爲遞愁蛇覺梅雨交喧亂
鴨欄五寸即且狙不得令人爲爾發長歎

聞有賊壞翅鶴者予嘗傷事來餐鼠戲致跌右
臂骨脫突肩曰昨冬涉夏復病腳軟必杖而
後行茲也感仙癯之易賊羨令威而不皆橫
榻哀吟輒得二首

澤國秋颸海色鮮飛騰無計只頹然雙棲入夜遮煙
獨半影拖花寫雪偏衣袒右肩慵拜客柳生左肘任
皇天可憐獨剩滄溟氣乞與昂藏步榻邊

欲鳴不鳴拍不禁況復蒼蒼萬里心舞袖今餘兩袴
手懸衣帷障一邊陰不辭摇拽將池遠似解跰躚摺
井深傾國捧心翻所貴一庭歆影換清吟

建陽李君寄馴鷳俄殪野貍信至燕京以三曲

予四畜鷳而輒斃其一爲廣東陽江楊氏所遺一從少保公行閩分諸麾領一爲錢子珊詩此則李所餽並閩産也○杜甫詠鸚鵡世人憐復損何用羽毛奇雍陶詩秋來見月興歸思自起開籠放白鷳

魚鳥尋盟未許同冥棲誰復伴龍鍾荒棚取食曾呼
掌繡尾廻霜罷掃籠老去逢愁消不易秋來見月放
成空定知此夜寬游處多在武夷山水中

又　性情閒灑

索姿馴態碧山空刷爪貪涎一飽充殘粟幾乾遺甕
水落花時起墮毛風千里提攜兩纍嶠四廻豢養一
飄蓬將詩換得胡家者向後不知何所終

又　情鍾此輩益見凄惻

惱昨含悽下王庭殊方遠嫁儼姬嬴止憐妙羽搖孤
雪忍爲儀裝斕一腥草色戀花武夷道書聞亦濕建
陽纓情鍾此輩非關擗猿鶴年來一經情

賦得萬綠枝頭紅一點

名園樹樹老啼鶯葉底孤花巧弄春已拚濃陰渾覆
鳥獨留殘豔尚撩人青樓百座迎桃葉翠袖傾宮捧
太真記得隴西長吉語斗筲如海爲朱唇

王鄉人尋二十年之父櫬歸自衛輝合其母壙

寄埋叢塚北邙同有客求尸萬柞中白骨兩鄉兒得
父黃泉一笑嫗迎翁淚餘指點居亭老血盡斂函夜
瑩紅千古燈檠歸櫬事莫論眞贗總輸儂

賦得漁人網集澄潭下

紅椒碧鮓數夔州百網家家白鷺洲柳外鳴榔喧靨
浦夜來燃竹滿中流長鯨未必愁追弩公子仍頻約
一牛提向酒家都藿葉可憐無計避鎗油

十七夕　宣城中遶瀟皆流水至是水涸矣

銀帶邊兒駿馬馱西墻倒酒劇懸河高松入座無人
對明月當杯奈夜何此際鄉心愁不少滿城流水響
無多東房老衲憐牢落夜夜來吹鵰打鵝

賦得賈客船隨返照來

千金不惜買鳴箏萬斛魚鹽水上行幾度煙波愁日

莫半程風物趂天晴西郊鸛鶴摩雲入東道舲舠晚
飯迎笑指紅霞如有意乾衣騎馬廣陵城

書劉子梅譜 有序此予未習畫之作

劉典寶一日持巳所譜梅花凡二十有二以
過余請評予不能畫而畫之意則稍解至於
詩則不特稍解且稍能矣自古咏梅詩以千
百計大率刻深而求似多不足而約略而不
求似者多有餘然則畫梅者得無亦似之乎
典寶君之譜梅其畫家之法必不可少者乎
不能道之至者其不求似而有餘則予之所
深取也悉掀一過不必跨驢向灞橋而詩思
飄然於是呼管贈典君譜所贈二幅使吟
之典君試吟果亦不必跨驢向灞橋而畫思
飄然更掃一枝以歸我耶

曳裾纔辭楚江蘭却寫梅花贈歲寒馬上不殊新折
寄雪中又少舊年看影從棘畔墻俱白挂到宵闌月
倍圓分付東風好將護佗年山館障闌干。

又

江南風物在新春筆底生花幻水村似月付將千片
影因風欲動一窓痕逢人回是難禁折入帳還應惱
夢魂笑殺朝來無粒米呼童捲向市邊門

送其之太倉

吳中曾客幾經年此去書帷得王賢湖認舊人頻到
呀燕穿新柳特迎船蘆芽白白河豚上梅雨昏昏海
國眠應憶越山籠鶴在長於月出叫孤圓

將牧羊庚戌元旦筮之得明夷之上六

入地登天兩不妨從來作戲在逢場門前畫靜堪羅
雀城上春深好牧羊披褐家門孫令尹入山經紀卜
中郎巳知此意無人會閒坐看雲默太陽 孫叔敖事見史記余先子官歸家甚貧故引用其事

元夕休寧道中遥憶鄉里

陌上雙雙結袂頻翩如飛燕蹴輕塵一年樂事花流
水幾夜他鄉月照人驛路酒家猶去馬溪橋梅色弄
新春相隨惟有孤龍劍會向囊中笑客貧

賦得清秋落葉

白帝乘秋秉素蜺青娥挾露弄風威榮枯不敢違天

意摇落偏當寄客衣大漠霜砧虜騎散孤城月白伴
砧飛鏡中不久繁桃李愁殺秦川織錦機

清風嶺

赤霞城畔女郎身曾將羅袖障胡塵半嶺竹淚猶啼
月一水菱花解照人那取焚砧還破鏡秖持完璧碎
梁蔡江天風雨來何急似覺詩成泣鬼神

焦山 賜黿死於牛觸實事世道人言之

徵君祠廟碧山隈僧舍中流面面開全楚客帆遮沛
下廣陵濤色漫窓來賜黿何事當牛觸養鶴栩勞刻
石埋膈取深泥題不得空持黃絹立磨厓

林先生遷敘瀧水

特將一鐸嶺南行水郭山邨路幾程方爲邵人敦弁
于又從海國領諸生石中鸜鵒當泥逝帳裡桄榔入
貝清莫以遐荒頻作念古來誰不重端城

讀易園詩應一仕人之索

爲園讀易幾廬都歸藏連山盡野狐大過久無仍假
我絕韋猶在儘伊吾百莖蓍草龜相守一角梅花鶴
自呼曾與京焦相問難至今記得石渠無

馬策之奉母任鳳凰山下之水樓

鳳凰山下遶清流策也迎親任此洲正好敲冰求尺
鯉倍宜乘雪仮高樓月中醉客摇船夜露下聽蟲叨
竹秋何日細鱗隨網得招予沽酒柳橋頭

狐裘 裘被賒雪夜苦寒取信國文公集讀之賦此

狐裘賒去止三金大海投魚兩歲沈鷹馬趂風嫌未
急詹增頁日苦長陰歌聞未必如金石肘見真應挺
領襟猶喜雪宵看信國髮衝冠頂汗淋淋

歲暮夜雪招二王詩人虀果小飲

二王二王來何難樯樯清貼頓欲乾何處王門無短
裌最難客路是長安蘿鹽雪慘充瓶立蕉槁霜消伴
腸酸四座論文頭盡白至今膽落醒交寒

徐文長文集卷之八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郝之璽公琰校訂

五言排律

宣府槐龍篇有敘

宣鎮開府之西有槐曰槐龍高不過丈餘圍亦未匝兩把而廣園如蓋糾枝如龍蛇重不可勝支拄以數十可擬五楹屋之覆廡夏葉生蒼赭蹇撲又若鼅穹而鵬下語其奇槩非特一世所無即鄧林見之亦當卻避而僵也然所云丈餘者榆櫬耳而頂折處始爲槐相傳 毅皇帝幸此中人所接以植者或云文皇子視之非百年中物云 文皇蓋 文皇數幸此以討不廷 行殿當槐處意槐植其時殆然耶舊爲某叅戎宅圖以其所從來如是也久之不自安迨今吳鎮公至則曰是地爲 聖祖臨御以平定所不可以私準其直牘之遂稍新其構用以備講武饗士予過鎮公與準逢者數人憩其下少焉樝至爲敘酌起步稍北得齣甃似以浮牟而涸不流問水得古方井去槐可數十步汲以湫冷不可銜以其甘也勉吸焉始悟水來毋也母旅而子以凡理限可乎以此推之兼而年而成是植未爲不可信也

大樹將軍號喬松大夫封何如茲茂蔭宛爾作淶龍目目尖成兎條條結縮龍乘凉翠葆颯撐暑碧油烘開府何年買 天王舊物鍾賡觴飛遞外塞略坐籌中鵬翼垂天下鼅裙覆海窖柯南蟻壘國甃北乳方泓的的朱門照霏霏綠霧濛干雲榆所接影月桂能通赭莢承新蛻青絲斷墜蟲五楹團廣廈百柱卓雄風大漠馴驕子長城屬令公一枝陰廝馬半葉掃邊烽矢石無忘備尊罍稍可從 先朝勤灌溉後代倚幢幢虬擬 皇情悅黃猶御氣蒙 長陵如可作願枉大明宮

水仙 公排律蒼鍊非沈宋可及

葉粉當粧匣拋脂落茜坡黃姑抨金鳳織女洗銀河

敢以人間色來方天上娥借煙行作雨不黛掃成蛾
渡海群騎燕横江或跨鵞鴛鴦紫羅襪泛泛綠鱗波
剩馥迷湘芷餘嬌付越荷兎房秋拃藥鮫室夜珠拔
道子猶難似非煙繡不過張顛狂草筆塗罷一高歌

萬曆二年翰林院中白燕雙乳輔臣以 獻進
兩宮並賞殊瑞開而賦之以在玉堂故四句云

白燕自何方雙嬌乳玉堂若非翻向壁只道斵從梁
易許青藜暎難教黑扇藏宮釵今兩隻巷口幾斜陽
並語栽薇處交栖硯草旁春情堪與譯秋翮好填潢
御水沿溝昕名園隔苑墻穿花雪片疊落絮剪刀長
遡拂宵麻素爭揺曉禁蒼隨珂迷賈至遮字冷孫康
末及郊禖候先歌命鳥章 兩宮看帶笑 萬乘盼
生光或向罘罳度閑馮女寺量江南來無定海國墮
緗蘊唾嘌欺殘粉揩蜂黪嫩黄古詞卑苜蓿新曲斷
滄浪出入皆消禁差池半紫房姬姜紅線緊姊妹縞
中揚甚咏偏諧謔 廷裁必雅莊冰霜俱入何出爵
總生凉飲啄如知介飛鳴逈不常瓊瑤報 聖王文
彩伴仙郎自古生賢佐多因爾兆祥試看今稷契還

秦舊虞唐

送史叔考讀書青兵坑

連歲屢酬久茲晨伴侶稀百能瘥錫券一硯匣鼉磯
漸到鳴灘昕微穿聚葉嘽窮經朱簡斷搦字墨光肥
雨白興雞早茅紅掣兎飛逐䲹文股擺入悟習心非
水遠緘魚斷山深脯獸喘客來供鹿嚥雉下讐羅扉
竹筏何曾爛躭玄自不歸

觀浴象昨一象忽狂而奔折廟門之闌又蝬耕餘持荷筍吸酒名象鼻飲

帝京初伏候出象浴城滿乍暎長壕黒時淵巨浪漫
有顚皆積垢無尾不藏瘢出沒漩渦口崔嵬甕昕端
巴蛇吞未下濺石凌還乾决溜飜泥落吹噴細雪殘
鼻卷荷扇水牙劃藕穿淵逐隊趨蹌易呼群扺背難
秣芻厮養習瀰刷羽林官並是生殊域同來倒一闌
不爭儔力大共荷 主恩寬帶濕驚飴餓携凉臥棊
搏黿鼉心不畏鼠豕類何攢昨日誰狂走今朝爾頓
安從茲須自愛莫更損闌干

和葛長文

十丈高垣地圖圍遶棘柴青天縣鮒涸黒洞鎖龍垂

不以無窮變來縈有盡懷提壺向前去付餙許渠埋
每剖遣魚素緘思去鳥偕眞成秋落羽欲插上冲骸

抱琴美人圖　會眞無此態

身去盼猶轉抱琴何處來定知清夜裏去聽長卿咀
細細腰宜舞輕輕步懶催㛹濃粧略淡性慧相多猜
眉下波含柳顫心風落梅對人違欲語袖手藕藏芟
浣水傾吳國爲雲到楚臺帶飛修曳縞珮響細銜現
綠帳愁單掩朱唇似善訴冰絃寫離怨洞閣遠誼歷
曉戶玲瓏啓春花次第開相將折芍藥掩映過莓苔
蜀國倡嬀薦河中色妙崔試將同佇立正惬兩徘徊
宮髻髮一尺明珠環兩枚自然宜淡掃故不畫煙煤
或薦珊瑚枕如傾玳瑁杯息勞將近近粉膩愈皚皚
按曲迴成雪徵車響帙雨翟衣眞帝也芳菜合悠哉
鸞篌傳麗玉琵琶伏善才何如鼓流水眞若遡沿洄
別鶴引如弄求凰調轉哀有人於座上奈爾隔屏隈
採藥人間阮遊仙者姓裴不言偶襄淡定說見天台
巧笑金難買多香玉借胎繡穿新樣領綬結古文罍
皎似珠遊浦清如露滴槐採花棚上竹鬭草砌隅臺

約伴携雙手懷人在兩腮鴛鴦何處覓鸚鵡有時搖
增減俱難中短長元自該趙妃宅裏妹宋玉里中尪
宛爾疑如望嫣然乍可偎臨波即帝子食肉亦蓬萊
懊惱思金谷闌干哭馬嵬流波與流態令稿復令灰
絕代誠難得瑰姿理莫推如斯落魚鴈毋乃夢蛇虺
俠客氣何壯佳人棄若僨將來換駿馬期在待高騋
艷冶非不愛縱橫良有材從他形裊裊不戀志恢恢
湊兩難爲粲爲屏併作傀麝香新熱餅獸鼎舊安能
茲畫何人染錢塘漆子裁拂瞰鶩臥榻助朧潑新醅
持過西陵下因啼蘇小堆青松帷下鳥紅頰已成煨
潮長日初夕春深草漸莓山家時嗾犬捕雉又張媒
上下鳧鷗沒擎拳翡翠毸物華迅流轉顏色總塵埃
處女元吾守明時肯自媒有時求枉楠不信舍徂徠
忌嫉生宮闈紛梁傀絮胎抵開機嫉戀不見斥虺虺
戲論撼多頭談虛遍九垓性空色不着養致體逾頹
況已成圖畫其何忍剝摧屏圖裴已匜花月任爲災
書舍瀟瀟影奇花一一栽對卿長此盃顧彼獨澆培
風颯羅帷裏蟲鳴玉砌陔此時漢武見又道李夫廻

先除夕二日雪甚如嬰兒拳　次日迎春

臘盡接春將孤眠枕被涼朝與驚六出午晏倪千篁
兀坐愁空甕群栖塞壞墻樽酥幾鷄卵粲柳未鵞黃
堪取爲毬打行看挂霜僵明年從大有迎歲却餘殃
見說開元寺重新古道場一髡擔化主十殿敞閻王
猶記迎春昔長頸此地觴解姬捎誕馬鑾子襖綿羊
樓角嬌波聚亭椒嫩采粧百墟忙酒保四郭擠村娘
猷圈撻牛土蟲枝試鳥簧不知今日賞還有此風光

畫坐草栗鼠　的色少陵

鼠有能跳者名因嗜栗傳兒童袖裏串松檜頂尖縣
寫躍難爲逸揣蹲易犯妍臂肥隈草煖尾大刷瓜圓
叫喚孤雌別銀鐺舊伴牽坐思禁一飽蹔産大如拳

雹　竒險

列缺儼雕肝緋冠絳褲襦礮碑鮮舌哆煙焰漲天𧇾
侍從排焦額槐檀寒太虛光中藏栲栳麥處借旛旗
雞吐朝官綬龍逢海犴驅阿香開鏡數玉女笑壺輸
好作王戎眼休燒李勣鬚滅明難捉摸搜索愈逃逋
或見焚鱗尾徒聞遶弓柩金蛇穿雨劃赤兎駕雷屠
煆爐乾坤赭飛騰日月徐閉門遭斧鑿爲塔養蜘蛛
鐺斗何工煆硫硭若祭儲旱乾於閃㲉冬蟄伴泥豬
萬瓦穿如瞰孤窓熱欲糜淫威神鹵莽徇倖鬼揶揄
胙夕狂傾潦群靈儼聚誅彌霄紅落燕聲海白跳珠
但徬梧桐去何曾打卽且　雷火如燕　夷堅志

芭蕉花

芭蕉種四年華萼發茨檐玉蘭爲勝姊木筆是曾玄
十一春蓮菂壽常類馬肝坼難劉海蚌瓣厚落河蚶
香色無非斂蜂胥有自開古粧鬟婦出立馬使君來
春久枝俱果霞長鴈正還寄書蘇蕙老挾扇婕妤屛
我昔南過嶺蠻多種在田實甜藤俎上絲冷葛機邊
和荔燒天紫同椰蓋海炎別來頻屈指禿後止餘顚
不道孤亭畔言抽徑尺圍逡巡無術致描寫恨才慳
太華尖崩半平原頼脱刋庇遮樵者蔓魚沈美人丹
昔少榴枝泛珊瑚奉倚欄

子侯芳園王瓜騈秀傳聞遠遍快覩咏歌附驥
非才續貂聊漫

老後園聊便栽蔬夾芋田壞轤牽遠井破屋傍隣椽

脁朒當荼竈持劃掘筍鞭忽來新莫逆幸忝舊忘年
郤說渠家圃如承帝眷惓瓜雖非五色蔕却須雙圓
柞向秋砧挂旋添曉纈縣攣胎咽幷紐蜼尾鼻俱穿
自是生成偶非關造化偏瘦孤羞杜預面對儼庭堅
未羨三眠柳那論並蔕蓮嬌黃濃黰鈿淺黑㩧釘綿
花謝知誰後藤升許就先客歡浮白賞婦喜用紅纏
野鼠分行抱墻蝸別隊緣霜時爭晝捲月令特書傳
楊尹詩幾首柳州表一聯合歡光簡策內履慎周旋
駢拇從來歲重腄自昔憐馮他朋佑校何處定媸妍

宴游西郊詩 有序 借飲寺人之園

去郭不五里有名園焉喬木蔽空流水遶砌
望之如錦屏幾折而花蟠就以携尊亭兩區
而翬矯迨若珍果纍纍貫珠蔚矣蒼蘿飄颻
結幄鳴禽調管半是黃鸝飛蠅怯冰全投綠
蟻待群公而未至適微興之孤騫大白屢浮
爰揮紫兕雖黃無事聊就累甜乃若蒟醬木
発之云無非實事朱卿侯家之引並非虛言
舉其尤者他可知矣 園樹有白櫻桃

艾候當龍舫萍蹤集鳳城湊晨催邸飯乘暇出郊行
短短蒲抽玉交交鳥弄笙辭簷排擁蔽並馬得峥嵘
碧岫紅雲幻磁壺白雪擎候賓賓未集顧僕僕頻傾
蒟醬何方至胡桃撲地橫騎龍排木発剪虎綴冠纓
綵扇臨杯舄蒲團就几馮甲蔬香百種根撥秀千英
菡萏含冰腦櫻桃滴水晶胡蜂俱仰蜜家鴿半棲甍
熟果從枝摘穠花得葉清看餘錦綺色聽斷轆轤聲
買竹金千鎰溫瓜火一星鈞彎遲桂兔流曲擬蘭亭
菱藕堆盤雪蠅蚊避席冰江南渾縮地塞北總怡情
折簡招群彥聯牀勝百朋來希王情懶別易客心驚
折柳條餘幾牽衣淚镇零舞腰寧自賞歌曲進儂聽
日炙嫣紅袖風狂散綠萍盆供春色滿簟展晚涼迎
茉莉簪紗帽玫瑰裊酪觥習池淹席幕金谷較輸羸
可惜朱卿去偏當赤地晴錦帆風不進玉笋月誰賡
抑悶當鱸發頹軀倚樹撐長空生咄咄慎緒付娉婷
得意才俱隽相如賦擬成吹噓眞俗話放浪自浮生
逍遙飛明月山來匝翠屏歸雅分樹掠饑馬望芻鳴
入郭斜榆影迴鞭指柳營侯家銀燭朗客座綵簾明

貝葉書難譯、道筒吸判酲、轄沈鶯座曬、樓迥景陽句、朝馬搖鳴佩、升烏影壽椿、百川如聚海、重此醉長鯨、

張氏子黃鸚鵡

見說黃鸚鵡、西來自氐羌、色令分間正、天與改文章、竟奪春鵰羽、全爲漢鴿翔、能言猩敢並、借染寮初房、稍挂楊絲亂、聊毸菊瓣張、金釵翹衛女、紅豆惹蕭娘、憐燕依人紫、愁鷹掠兎蒼、香拳開鋏爪、妙影閃銅梁、江夏埋詞客、泰山問上皇、赭袍雙映淺、芳草一洲長。夢兆呈妃子、琵琶喚海倡、性情胎戊已、音韻合宮商、百鳥窺應噪、孤凰見必傷、未能求一友、差可哭三良、老病渾如昨、新開喜未嘗、借看如可許、香稻當茶湯、

後聞鸚鵡眼系直度兩匪人可洞視　除旬過

惱公

雙瞳穿腦過、對面兩菱花、虎珀鑽松簇、琉璃釘扇紗、隔顱孤碧炯、橫準一梁加、飲啄千峯物、雌雄萬樹家、回頭忽不見、交睫夢成賒、摩盪晶初日、玲瓏射落霞、照拳明蕨腦、夾喙影姜芽、戀月匪寒暈、啼煙淚灑沙。端州鸜鵒研。豫郡石榴砂。呷睨雄生怒、迷離媚作邪、傾城秋水顧、阿堵虎頭誇、認客休青白、韜光混瑾瑕、如憐蔡家女、分鏡琵琶、

題宋刻絲蓼花立鳥圖

江上深秋景、偏於蘋蓼妍、娟娟啼葉鳥、淡淡入村煙、生色渾疑畫、微絲却是牽、精將愁呂紀、妙處失黃筌、久挂方知定、初驚只欲翩、天孫無限巧、乞與世人傳、

丁卯六月十六日五鼓夢一憲公更訊予獄予頗懇乞且歷數古人事憲公乃取片紙手畫一白犬從雪中猻作題且曰汝賦得十韻即止予賦得十二句而憲公遂詘起予亦覺半忘矣今續成之夢中所記者秦雪覺無據鷹呼二句亦强賦夢中語也

太白高秦雪、林官遼漢都、西獒非遠物、冬狩是雄圖、冰瀣蹄兼滑、花銷毳結酥。逐方徐攸兎、烹豈遽韓盧、羽搏紛迷素、毛燖糝共疎、一聲非口吠、萬[illegible]呼、馳影爭飛霰、蹲身印守株、窮搜寒愈急、凍尾煖徵濡、囿取矜犄猾、還宜解網罟、莫教將耿雉、文錦恣糢糊

徐文長文集卷之八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九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郝之璽公琰校訂

七言排律

上督府公生日詩 并序

嘉靖己未秋九月廿有六日恭逢督府明公之生辰於是文武吏士及鄉大夫士若耆舊賓客以公自鎮撫以來功在東南者實大且遠乃相與各抱其所有以爲公長久祝而公於今年春夏之交受諸道告捷之後奏凱天闕戢兵海隅民物熙和甸宇清廓惟茲嘉誕適值其時蓂莢交芳天日俱朗旌旗應爽氣而霜肅鐃吹協商飈而並遠慶者雲集萬衆一辭比之往昔益爲隆盛某小子叨沐寵榮閒嘗一佩筆操鉛以奉侍幕下雖愚賤少文不敢自附於衆人之後至於仰清光祝久遠其心悃誠無異於衆人也謹撰長篇一首凡百句奉伏門下以充獻壽之禮自知拙陋無所發抒然慕戀悃忱私忻喜盛事自不能已於言耳

遠曙輕籠海色蒼涼飈新薦菊英黃清秋此日逢華誕緇褐當年選異香地與人文增氣象天爲王國産禎祥壯猷未老如方叔秘略曾傳似子房初捧兵符分虎竹再銜使命馭龍驤森羅島嶼諸夷會鎖鑰門庭一面當刁斗不傳人自樂牙旗欲動勢偏揚雄豪定遠遙辭漢寬大汾陽近在唐晉領華夷新士馬掃平吳越舊封疆曾先突騎重圍裏親式鳴蛙大道旁已張嚴兵營細柳更教長劍倚扶桑三承寵錫恩何渥一受深知德愈光定有姓名題御扆每勤賞賜到遐荒千齡素質雙麋鹿五色奇毛兩鳳凰閫有昌符臣協吉家承嚴訓子微良田單下狄親鳴鼓姬旦居東久缺斨屢觸歊炎辭羽蓋轉巡郊野憩甘棠軍中作氣頻投石陣裏籌機捷探囊故日轅門標大纛浮天水寨集餘皇雕弓並月名繁弱寶劍銜星出豫章幾處名香迎馬首數群長鬣夾車箱量兼滄海涵諸島身作長城障一方萬里星辰羅北極百番貢道

出東洋曹彬賜劍權偏重庾亮登樓興合狂引至偏
裨堅誓約邀還賓佐排胡牀鯨鯢久已封京觀翡翠
行看出越裳詎止芳名流簡冊還將偉績著旂常功
成淮蔡旛趨闕路步燕齊好徛糒將相位兼勞出入
君臣道合致平康山城令節茱萸發高宴華軒錦綺
張日照花明諸樂作風吹帳啓衆賓藏鶴鳴流響開
天漢之燦浮光到羽觴競取良辰占上壽復欣嘉會
嗣重陽樹聯月桂輝花萼斗近天河挹酒漿黑齒呈
歌須譯問文身獻舞傲專場地連玄嶠仙常集候傍
黃鐘日漸長共以精誠抒華祝況兼佳麗屬錢塘緻
生本任山陰里浪跡疑乘海畔航城下釣魚懷漂母
堂前結客憶周郎未逢黃石誰授不墜青雲志自
强抱玉已憐非楚璞吹竽那識動齊王幸因文字蒙
徵檄時佩昔毫侍項廊綦履東西無共麗戎衣左右
厯俱翔縣邾陳阮時游魏邕之鄰枚並寓梁博採燕
耶期致駿曲存宜父愛非羊衆人國士階元別知己
蒙恩心所量自分才難堪記室人疑待巳過中行搆
成燕雀猶知賀報取瓊瑤未可償偶値齊門挂弧矢

且賡小雅賦桑楊邾慚未協宮商調　並嘗筵巧奏
黃

奉侍少保公宴集龍游之翠光巖命與沈嘉則同賦時方有閩之役

樓船幾日下錢塘勝地臨江綺席張虎帳山開羅作
帶龍潭水積劍爲光芳羞自出船窓底妙響偏宜舞
扇傍日映桅檣兼樹密風吹絲竹與雲長漁郎賈客
停何事桂楫蘭橈渡不妨暫脫錦袍懸翠壁忽捫彤
管拂青緗閑中國計籌能悉醉後兵符發更詳賓馬
嘶群行雜錦紅旗懸的射穿楊霜前下葉沙供蹟雨
後殘碑蘚更香野曠牙官分作隊林疎甲士爾成行
松杉借翠連幢碧橘柚分金映甲黃羽扇周郎臨赤
壁輕裘叔子在襄陽庾樓無月人猶往郄幕閑風客
不藏遠眺非關耽麗景雄心先已到遐荒建溪露布
風雷急泥水兵威草木揚邾與從行諸幕士維舟九
曲泛清觴

數年來南雪甚於北癸未復爾人戲謂南北之
氣互相換似賈人帶之往來理或然歟邊塞

不易雨而今每潦十九韻

陰陽北去隨南客雨雪南來自北天雨爛胡弓知幾
歲雪高越尨巳三年偶然盡海迷遼鴿不是登橋懸
杜鵑吠犬從今無一處喘牛必問有諸賢明明日向
彤雰暗杳杳璣籠紫霧懸羲氏輪膏埋壁屑滕公河
水瀉銀錢銛鋒插戟包難見深穽穿泉粉愈塡萬里
蕭條昏井邑千家凌奪失園田疑花宿誤群歸羽折
竹負摧幾個圓鼻醋釅寒先慣吸羹鹽調剩未堪煎
傾危作兎當山頂搏控成獅向日邊借皎肥身灰象
飽吹柔害物素猫拳綿針絮刺俱叢棘玉辯銀筒假
淤蓮陽德盡閉闇闔上陰威直到祝融頓華亭羽翼
漫天久上蔡鷹盧獵野偏伍員江長潮正怒三閭涉
白骨新捐稀如尸蟲穿雲去細似繩蠅點壁旋急舞
魚鱗明扈跋縈遮蝗陣暗霄鶩袁安臥苦僵猶得解
縉尸埋醉可憐萬事豈俱埋得盡有時終露髑髏寃

次夕降搏雪徑滿鵞鴨卵余驚而復起燒竹照

之八十韻　陰遊幽若東坡後復見乃公

把炬循除立斷黍鴉鷺彈雪宿卯低終宵有許垂[illegible]
伏片刻應能沒馬跡一一劈分舒淵掌團團捲擲碎
霜梨紅塌盡海毬爭打白鷺橫江荻未栖崩屋塌簷
支正急窺窗入簀倚相睽後飛輕薄高難下先引威
稜導且齊隔歲窖藏猶霰雹群兒想象入後猊辯觚
出六擢桃李塒舛過三黨稗稊博浪金椎徂擊遍彌
天白蘇殺機提鸞兇鴟赫吹毛盡竹哭梅啼到骨披
穿重解深三窟兎侵多不剩一尨泥暗隨鵬負長沙
拍兗誤雞司短曙啼灰爐挑殘寒夜火袍誰脫與故
人絲流蘇既縞堪鈎挂粉的渾綿向鏡低風絮謝娘
難可擬煙盧雖客幾成迷公孫被襆涼如鐵子母蚨
緡瀉若漸歇徑易漫塵散跡獵弓難放麝香臍巖俱
罔處南山額毛盡蘇卿北海羝皎室百窗簾蛤蚌羌
胡一圍水玻璨饑脾苦逼長安歿酸鼻寒淒宰相醯
葉尹如捐棺可玉麻姑未老海堪榆洪厓走汞流松
外穆滿暈珠賞竹西綠鬢取裁髮髻樣金釵都換柰
花鐃儒蠹尾[illegible]鞭椽俠嗷屠門蒜太髯蝙蝠假仙
揺石乳蟒蛇馮[illegible]銀堤將紉作蓋俱成羽取綴爲
裘菼堤鹿鷹隼[illegible]身功奪狗牛羊埋角罪歸騷軒轅

鏡色飛橋頂歐冶鐔霜掣劒豨蕩樣乾坤成玉合紛。
紜翳㬋刮金篦楊妃晴粉玄宮發卓氏茶巾皓首齊
此際胡雲黃滿塞當年梁簡赤會題霽微未必清鐘
磬灑急如堪村鼓韓紅袖共斟將共若錦囊須偏却
須奚寒郊瘦島吟成蟄煖肉肥肌勞作鬧漸離荆卿
個易水趙王代娣冷摩笄瑤枝上淡添雲霧銀甁行
天賭駃騠併是凌寒貞蔵栢不同趨熱媚權炷親淹
上國裘曾敝眼見金吾騎總緹盡領熊羆供掃拂別
從雉兎較罝罘高培糞梗團成菌柔做山毛嫩作莪
竹條雕肝夔罔兩塑嬌咽項女蝤蠐粧塗恨少施肌
髮刻畫爭先解佩鵜何事井噴煩蜥蜴秪馮陰熘颸
虹霓狐犀璀璨排嫣齒榴子齣齬墮老齯解槐紫騶
鮮豹犢俄穿翠褓化貂祉宮奩鏡煖因椒瑾寒璧刀
斜謝鸊鵜木稼怕官謡雜讖草乾愁牧馬頻嘶媧皇
煉石秀猶漏帝女燒鉛杼懶拚凍霤尖持燕七首明
窓塵射魏刀圭卿覘釘斷于闐帶沙礫龔刓令尹珪
連日大酺粲儀掬傾筐堆剁取如携騎都爛漫糜羊
胃皰坦縱橫解犢臛燕頷不醒頹錦帳蛾眉邀醉疊
金柙卯堪楚曲流宮徵必喚齊僧許滑稽蕩甲搖犀
叫練組長鵰大鏃拭弧鉀孤煙罷突貞三日破釜縣
臍僅一鷺水木騎羊來代遁滕封弄雨各訶詆心憂
掘閱衣麻矢狂走花蘭帶悖兮霎爾黃膓泼昌巔俄
然白骨搓鯨鯢爲燐跋燭須臾滅沃錠消瑤頃刻齋
公向蒼儀騰皓潔竟忘赤地混緇繫隨飈過越迎爾
吠度葉爲花帶鳥棲蜂蛺誤猜堪蜜蠟清明纔斷正
錫餅西池蒿里吹黃竹東郭雙趸趼赤緹想見窮簷
鳴立圍親看牀足縮趺蠵恰㚷青帝迎春仗無救
炎病夏畦歷取剛條俱傴僂試尋勁草但萋斐時
千仞消淩蟬何處雙桑赫海靦形虎似鹽虛胥爼謌
梅無味枉商鐫蝗蝨未必洮三尺甲拆先應了一封
非語夏冰蟲定惟趙襄冬日襖爭徯風偏助勢長成
練月總輸光不到扉履薄有人愁墜谷乗危無盡上
埋奎豈無黃道莘葵藿樹以丹心許蒺藜火急寄言
青女道添霜啼殺伯勞兒

連雪後迎春憶舊十二韻

土牛一夕添神釆雨霰連朝姤客鞋邀除本期相跳

躑踏遊不暢只擠排氷牢北斗璘璣遊凍滑東郊仗引乖。老病似蟲吟韮賓少年如夢憶蓮簿飛香塞巷堪經宿立帢平簷別堤街奪綵連毬追寶馬爭梅帶雪上金釵花房醉客槌朱鷺水店壚姬餧紫鮭小市溫淘槐盡葉貰筵餅餌非初歲蕭條邑里難如昨想象風光未必皆是處從今趺盡草中央偏我立如柴一陽掩鼻眞成笑七字䠊心戲作俳青帝秪今何處去勾芒一似不曾來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邢之墀公琰校訂

五言絶句

題畫墨竹杏花

嫩條捎空碧高枝梗太淸總看奔逸勢猶帶早雷驚

又

當其尋文節數寸蛇與蟬化工無筆墨个字寫青天

又

朶朶西施靨年年墻外窺莫嫌粧不澹帶酒未醒時

又

枝枝出墻語朶朶向人窺宋玉鄰家女施朱太赤時

扇中雙蝶

春至百花繁名園蛺蝶翻美人將扇撲揭得一雙痕

蜂

雙股粉黄籠飛遲趂晚風君王方課蜜不敢戀花叢

白牡丹桃花 下三首取像雅絶

桃艷比天姬花王富貴姿楚襄春日下瞞坐選娥眉

剪春羅毋絲海

美人臙不足春愁奈若何再絲綠窓下聊爲繡春羅

石榴荷花

畫得荷花朶依依海石榴西施夜浴罷誰火照流頭

兩蝗蟲

淶雪打茄荄飛蝗慘不萃無由苗上見畫取兩雄雌

又蘿蔔

圃内一鋤淺毫端兩莚深廣州初斷葛上崇未蒸參

画甲馬

西馬入瓜沙風塵道路賒試言如此匹消得幾筐茶

毛魚作隊遊芰塘

作隊撼春萍雙頭寸未盈老漁暫相借江海幾長鯨

畫

朱夏鬱蒸時晶瓜碧玉滋辣薑三尺雪小篛一枰棊

詠畫　一意去腐

春

春嬌最何物桃花與楊柳惹儂或有詩市遠那得酒

夏

城市或囂炎在野心不熱意欲施茶湯行人他處過

秋

何處任高人低茅亦上貼江潤杳難尋過客指紅葉

冬

梅花一萬梢紅寺五十里天晩不到門雲深沒驢耳

江船一老看鴈群初起

驚鴈避羅舠江長起未高眼拚一餉後看到入雲梢

似赤壁遊

一艇泛三人多疑遊赤壁無處少江山但無此好客

石榴

閨染趣花色衫裙尚正紅近嬌瓜子茜賤殺石榴燕

竹染綠色　明艷跌蕩太白何疑

我亦狂塗竹翻飛水墨梢不能將石綠細寫鸚哥毛

對岈靓崕大瀑

瀑布挂江北望者江南猜雪花那不到霹靂過江來

獨釣寒江　快論起座

大海有鯨魚五岳其鼻額任公釣不來煩爾一絲雪

閱書者倚老樹

爾自作蟲魚我不閱一字逢着好樹根抱着枕頭睡

雪景

此際山陰道啼惟有莫鴉萬山無寸碧何處認梅花

魚蟹　雅韻可挹

夜窓賓主話秋浦蟹魚肥配飲無錢買思將畫換歸

杏燕子　必透題情

玉京紅線斷樊素絳唇嬌好着鞦韆架其如不解描

寫竹答許口北年禮

羙經稻梁餐沆思欲答難只裁殘拜帖寫竹當春盤

寫蘭與仙華子

仙華學杜詩其詞拙而古如我寫蘭竹無媚有清苦

尖頭麻鞋

身輕宜歇草頭銳欲鑽螺正苦毛錐乏如儂太軟何

蒲桃

閩道羌葡萄家家用醅酒老夫畫筆渴此時堪一斗

張氏別業

樂志堂

備言志所樂何關堂與基主人向我道但看鳥悅枝

流霞閣

閣中餐霞人絕無烟火色詎宰武陵雞來作漁郎食

竹塢　淺淺四句情景無窮

題詩竹塢中竹長時出垣詎能將鐵筆一畫牡丹園

青蓮島

小島含巨浸能滋花葉開青蓮大如許跏坐幾如來

小若耶

別沼分湖水因名小若耶水流有大小却一樣荷花

芙渠逕

大堤遶芙渠平鋪三百步誰云水中花不礙陸行路

浣花橋

鏡水及苧蘿相望不盈尺郎家浣花橋妾家浣紗石

水墨軒

萬頃茫茫處開軒榻絳州水光自濕研不用汲池流

桃葉渡　情語傷人

書中見桃葉相憶如不死今過桃葉渡但見一條水

又

憶渡桃葉時綠楊嬌粉面丈水五石泥好影照不見

六言絕句

村家飲

新竹已成蛇尾秋雲乍起龍鱗不雨空啼布穀或庶且脫紗巾

漁家圖

小練乳兒紅袜斜陽曬網黃蘆但得同心夜浦不願嫁與秋胡

列子御風圖

何餘身在遥空一葉枝辭芳樹若教風欲青蘋試問人歸何處。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一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豐干潘允宜左之校訂

七言絕句

贈呂山人

西陵渡頭秋水寒年年歲歲走儒冠不知天姥山中客十載閑門傲長官。

龕山凱歌 為吳縣史鼎菴

縣尉甲官祿米微教辭黃綬着戎衣賊中何事先寒膽海上連年數破圍

又

短劒隨鎗暮合圍寒風吹血着人飛朝來道上看歸騎一片紅冰冷鐵衣

又

紅油畫戟碧山坳金鏃無光入土消冷雨凄風秋幾度定誰拾得話今朝

又 森黙悲人

冊首有身秖自猜左啼蒐鬼右啼骸。馮將老譯傳番

語此地他生敢再來

又　自是詩史

旗裏金瘡碎朔風軍中吮卒有吳公更教厮養眠兵
窟自向霜槽餵餓驄

嘉靖辛丑之夏婦翁潘公即陽江官舍將令予
合婚其鄉劉寺丞公代爲之媒先以三絕見
遺後六年而細子棄帷又三年聞劉公亦謝
世癸丑冬從書室檢舊札見之不勝悽惋因
賦　聲澹餘痛

十年前與一相逢光景猶疑在夢中記得當時官舍
裏熏風已過荔枝紅

又

華堂日晏綺羅開伐鼓吹簫一兩迴帳底畫眉猶未
了寺丞親着絳紗來

又

筵前半醉起逡巡窄袖長袍妥着身若使吹簫人尚
在今宵應解說伊人

又

掩映雙鬟繡扇新當時相見各青春傍人細語親聽
得道是神僊會裏人

又

簾裏殘花色尚明分明世事隔前生坐來不覺西窗
暗飛盡寒梅雪未晴

内子亡十年其家以甥在稍還母所服潞州紅
衫頸汗尚泚余爲泣數行下時夜天大雨雪

黃金小紐茜衫溫袖摺猶存舉案痕開匣不知雙淚
下滿庭積雪一燈昏

將入閩方許二君餞別分韻

萬丈高城控井闉誰家池館隔江津勝筵不用扶
袖楊柳芙蓉擁醉人

凱歌贈參將戚公

戰罷親看海日晞大酋流血濕龍衣軍中殺氣橫千
丈幷作秋風一道歸

又

金印纍纍肘後垂桃花寶玉稱腰支丈夫意氣本如
此自笑讀書何所爲

望夫石

海天萬里渺無窮，秋草春花插鬢紅。自送夫君出門去，一生長立月明中。

宴遊爛柯山

萬山松柏遶旌旗，少保南征暫駐師。接得羽書知賊破，爛柯山下正圍棊。

又

偏裨結束佩刀弓，道上逢迎抹首紅。夜雪不勞元帥入，先禽賊將出洄中。

又　儒將風流

帷中談笑靜風塵，只用先鋒一兩人。萬里封侯金印大，千場博戲采氈新。

入武夷尋一線天道中述事　行渴得巖嫗乞茗

花落花開隔水津，棧梯茆屋總堪鄰。扁舟若不尋歸路，便是武陵深處人。

又

乞得瓊漿一碗新，沿溪行盡渴生塵。雲英只在桃花下，不肯呼來見外人。

雪中訪嘉則於資奎寺之樓店　入書

山徑尋君重復重，小樓百尺卧元龍。安窓偏向梅花角，去眏江天雪數峰。

七里灘

百番獅象一溪泅，一頃銀光萬箇頭。水石何緣能有此，星辰盡夜碩寒流。

又

淺水礬頭蘸幾堆，清漣齒縫破生梅。竹舟欲過從何處，無數游魚磕額回。

武林館中與徐仁卿同宿因贈　徐號天峰武義諸生也徐千斤

樓上張燈倒尾巵，自居東面與人陪。須臾據案言兵事，騌帽偏欹橫兩眉。

又

自造提刀偃月文，諸工圍㑲熖吹雲。當時試舞猶嫌薄，鐵欛連環六十斤。

趙君將買妾戲寄之

宮髻一鬟堆燕雛，胭脂兩朵暈紅酥。三千仙子雲中有，十五吳姬天下無。

禪房夜話和韻奇付玉公

一月眞時月月眞何須種種別前塵禪房昨夜燈前話誰是客人誰主人

折桃花　淺言雅韻人自不肯道

誰家桃樹倚西隣摘下還存樹底新日暮插頭過市上疎疎數朶頗宜人

徐濟之携新婦侍親揚州

初締同心結尚鬆那堪波浪度江風華堂一入姑親道新婦揚州芍藥紅

送丁子範　時子方入武夷

君去高郵是北遊風吹樹葉綠嫣秋歸來佩劒不須脫尋我武夷山上頭

夏相國白鷗園

白鷗池水拍天平相對瓊樓入太淸試問歌臺生草處當時曾許外人行

又

詞客登臨信筆裁每於花謝笑花開請觀世上看花者曾見花開不謝來

竹枝詞　劉蘇州無此妙

風前燭焰片時紅馬首西時馬尾東兩隻鴛鴦騰不醒一隻相思愁殺儂

又

籠中鷄子不得出籠外要入將奈何一邊蟲粘蜘蛛網一邊窓打撲燈蛾

閶門送別　愴傷語不堪再讀

送別閶門日已西月將光景比烏棲平生不解依枝宿今日翻成遶樹啼

予自浙抵新安登齊雲還浙道中旅館頗多奇景而不成一字至衢自哂一絶

繫馬梅花索酒時溪山遥映酒家旗何爲每到堪題處不解吟成一字詩

寄徐石亭　有此一詩較看花風氣轉勝

聞道名園盛牡丹豪家歡賞到春殘自憐亦具看花眼種葉澆畦不得看

乙丑春正月廿有四日與其等携觴俎探禹穴就十峰山人馬丈飲於小園林卉雲繁索得

海棠秋二本穿籬過別唯又掘竹母數根而去時海霧滃生山翠欲滴衆客怖雨輒爾拂衣　一時幽韻可掬

春來携酒醉春羅乞得春花一兩窠不若取將松竹去成陰留待主人過

送陸子之閩

羡爾寧親向百蠻扁舟日下萬重灘經過舊路吾能說雪浪屏山畫裏看

留別倪子　雅蒨

小門一徑柳垂絲簾下垂裾話別離却問歸來是何日海榴如火燒高枝

天目山　一瓦觀音二三古杉大者至八抱

鉄羅漢已燒成塵瓦鑄觀音又一新見說前村拔木葉青裙夜降紫姑神

又

赭鋏青銅夜紫煙能爲人語向人間二千年事說不盡夜夜青溪勞往還

又

斷壁孤杉四十圍不關雨雪陰霏霏柯南一國痴蝶蟻長怪曾無白日飛

南海曲

一尺高髻十五人愛儂雪鬢怯儂勝近來海舶久不到欲寄玳瑁簪未曾

嘉則擬紅衫四貌

春郊走馬

春郊大堤無盡頭沈郎走馬着紅裘迴鞭故遣穿楊柳衝落楊花撲紫騮

東山擁伎

道人道妓剪輕霞醉臥青樓小伎家小伎紅衫何處買同是南京杏子紗

秋江把釣

戴進不得武英收爲抹勾漏絳釣裘若使今朝逢沈四眞成伯樂哭驊騮

高樓對雪

高樓一衲錦毛梭萬玉屏圍紅叵羅雪裏茶花儂似否急催滕六剪銀河

燕京歌　人云斗牛眼睛惡最嚇人

西北池中有斗牛人傳一拄一時收要知不是凡鱗介只看眉潭白兩毬

又

繡人須樣繡新妝爭看池中活斗牛及至見時無脚走各綳紅袖急遮頭

又

斗牛何處見英豪稱眼令人膽不牢及問當年覩見者只誰曾果見分毫

又

蕭后梳粧別起樓太湖石在水空流而今樓苑飄零盡只乞中官看石頭

又

綠樹連雲樓不開忽扶黃屯出樓臺隄長水潤三千丈一日惟看一殿回

又

千里馬來自西南夷筲　朝廷鎖鑰嚴幾回欲看無由看墻外聽嘶出屋檐

又

貢來獅子看曾眞養在西城十四春更欲乞看云不可昨朝攫碎菜園人

燕京五月歌　風趣天然

石榴花發街欲焚蟠枝屈朵皆崩雲千門萬戶買不盡剩與女兒染紅裙

又

竹黃如槁少鮮妍一叢五竿百箇錢賣與人家那不費湯澆火炙過冬天

又

芋薺菱藕賤如柴竿蔗年來漸亦栽百貨百珍俱得到却無一箇荔枝來

又

燕京百事且休憂但苦炎天道上溝近日已聞將掃括不須遮鼻過風頭

自馬水還道中竹枝詞

灣灣曲曲幾山溪眼眼腮腮淚落絲立到馬遊人影沒更誰知爾下山時

乘霽自福田遍歷善應翠微洪光大悲諸招提

翠有石洞西夏僧兀坐其中自言至此可六

萬里齋罷擬游西湖輒止

禪槽養馬似支公控馬長鬚鬢插紅却說看山須霽
好昨宵濕馬費梳鬉

上谷歌　尋常語俱妙

少年曾負請纓雄轉眼青袍萬事空今日獨餘霜鬢
在一肩輿坐度居庸

又

居庸卯石一何多大者如象小如鵝千堆萬壘無他
事東擲西拋只蹶騾

又

八達高坡百尺强逕連大漠去荒荒輿幢盡日山油
碧戍堡終年霧與黃。

又

箇箇健兒習戰車重重壁壘鐵圍除儘教上谷長千
里只用中丞兩臂遮

又

塞外河流入塞馳一般曲曲作山溪不知何事無魚
鱉一石惟容五斗泥

又

昨向居庸劍戟過今朝流水是洋河無數黃旗呵過
客有時青草姑鳴駝

又

橐駝本是胡家物拽入人看似拽牛見說遼東去年
捷奪得千頭與百頭

宣府教場歌

宣府教場天下聞箇箇峰巒尖入雲不用弓刀排虎
士天生劍戟擁將軍

早渡銀洞嶺

銀洞高高嶺百盤峰巒插笋倚天班馮誰喚起王摩
詰畫作賢人曉過關

胡市　趣甚

千金赤兔匿宛城一隻黃羊奉老營自古學棊嫌盡
殺大家和局免輸贏

邊詞　並客燕時到馬水日及宣府之作

四壁龍門鋏削圓枉教鄧艾裹氊衣莫言虜馬愁難度即使胡鷹軟不飛

又

牙兵箇箇是熊羆別選奇才養作兒試看陣雲穿隙處一團蜂子擁人飛

又　古茜

墻頭赤棗杵兒斑打棗竿長二十拳塞北紅裙爭打棗江南白苧怯穿蓮

又

立馬單盤俯大荒提鞭一一問戎羌徒兒只曉黃台吉大雪山中指帳房

又

十八盤山北去蹤順川流水落南涯眞憑一堵邊墻土畫去乾坤作兩家

又

黃酋墮馬已成禽漢卒爭功被脫身竟梟去夫今留黑石兜鍪連歲落魚鱗黑石堡所斜地也得其背上之斜

又

八里庄兒一堡中銀鑷小杏墜腮紅粧成自不撩人看起坐黃紉儸鈸驄

又

葛那頸險斷胡刀爲手攀頦按得牢歸向鏡中嫌未正特搓過左一絲毫葛那官府之降胡

又此下四首並俺荅甥女事

女郎那取復梟英此是胡王女外甥帳底琵琶推第一更誰紅頰倚蘆笙

又

老胡寵向一人多窄袖銀貂茜叵羅遞與遼東黃鶴子側將雲鬢打天鵞

又

汗血生駒撒手馳況能粧態學南閨帓將身帕穿風去愛綴銀花綽雪飛

又

姑姑花帽細銀披兩靨腮梨灑練椎箇箇菱花不離手時時站馬上胭脂

曾見思歸數寄書忠寃畢竟滯邊隅可憐一斗萇弘血博得墻圍柳數株。右過沈光祿宅及拜祠

又

十八盤南甕沸湯燕京樓子待梳粧當時浴起蕭皇后何似驪山賜海棠處 十八盤山有湯泉云是遼后浴處

又

邯鄲才人似花枝嫁與遼東廝養兒懶向樓中拈粉絮併從馬上寄征衣 守馬水者遼東李寧遠之子家卒敢死婦有秦風

又

黃鼠白脂捷逍遥夜猴搏鼠捷於猻將猴比鼠無多犬自古猿麋怕早鵰

長干行 借作竹枝體

玉八夜夜板橋潸金盡蕭郎隔水看不分踏樓騎鳳腳偷來橋外立紅闌

又 不無過巧趣却不乏

木蘭艇子夜夜開桃葉桃根太往來攪起鴛鴦雙睡翅倒嫌他屑落金釵

又

紅板青樓是爾家鴛鴦家做在荷花月明打開猶自可月黑打開愁殺他

又

野鴨鴛鴦姊妹如打散鴛鴦鴨亦飛月落沙空但不見蒲江鷺鷥弔雄雌

鍾子投我篆童答此

定是元常幾代孫朱砂小篆遂專門誰知老子壁拆路竟讓新郎屋漏痕

擬往中止

綠菽胡麻各一盤憐君餉我每朝飧猶聞竈下青嫂打餅鋪椒脆月團

菊

百草諸香百露溥一時非不哭湘沅千年獨有黃花瘦爲伴行吟瘦屈原

曹秀才

來爲親銘幾日留歸船正遇荻花秋高檣莫戛江邊樹恐有啼烏在上頭

默泉篇 其人曹秀

泥金小扇月分團淡淡煙煤寫懸泉泉水有流不作響正如琴上不綳絃

漫曲

聞道張家燕子樓青羅小帽悉梳頭花枝誰肯先春老無奈風吹雨打愁

古意

只堪話舊作生涯若論風情鬢有華記得金釵墮雙鳳十年前夜舞誰家

王元章墓事見山陰志

君畫梅花來換米子今換米亦梅花安能喚起王居士一笑花家與米家

寄沈子

兩月歸家不出門谿邊荷葉大如盆不如近到西湖上更大如盆有幾根

贈孫山人

龍津先生高角巾多能不特是詩人昨宵與客溪橋上話到風平水不鱗

山陽歌醉中贈魯君正韻

淮河流水盡蘆葦明府冰清貌苦贏却說故人稱寵冷爲烹一尺鱖魚肥

悅陳君之配蔣二風流賢達他人不知作哀語

幾許

陳君韓我飲青春焦葦賢閨釀絶倫若舉醉鄉祠祭典沈香先刻蔣夫人

芙蓉死

舊種芙蓉今不活跏趺秋草看明月紅顏成都賣酒人與歡亦是千年別

麟

汝寧府光州光山縣於萬曆十三年二月二十日據高陌里民曹國隆同地方李竟等呈稱本月十八日當四更時本庄偶見天光如電一時輒黑迨至五更忽又光如白晝居民畢起又黑如前衆相驚疑不知何謂逡巡達曉則有五色瑞氛都如霞采彌漫亘空不意本日未時國隆家所畜牸牛大叫數聲産一麒麟胞破液流液乃黄色牛時舐麟血滮於

舌麟臥徽動則見逍體逆射並是紅綠焰光
須臾霏霧昇龍風雨大作群犢鳴吼塵土飛
揚雨下如注至十九日未時麟絕不向乳遂
不喘息即令馬家橋至磚橋一帶黑水尚存
可驗隨該知縣牛應元王簿王汝政典史梁
樸公同往視麟之遍體及頭尾四蹄並是龍
鱗鱗邦方樣湊縫所在並襯現紫色絨毛所
據國隆等呈麟産於牛非常事等奈軀不乳
無由進呈謹具圖畫一本并所呈由均乞轉
達 闕廷惟復別有定奪 右乃刪削彼處
文移以存其實

一辭羌馬獻蘭筋四海歌謡美漢文天爲吾 皇厭
祥瑞不教麟犢惱明君 萬曆初有獻千里馬者却之

又

光山産麟光燭天無心任世去飄然爲曳若逢應不
哭不比哀公十四年

又

帝王瑞到我 皇真王聖臣賢譏鳳麟與看閣上十
秋畫不美牛邊數葉鱗

又

吾 皇已却千里馬天亦躊躇五采麟尚恐越裳重
譯至急傳黄紙與邊臣

又

清時麟天不須傷野老爭爲哭一場儻似角端能解
語欲傳一語奉 明王

又

麟中許貢止常鱗但取冰鮮片靡新五馬敢圖茶葉
餅一車不動荔枝塵

又

南潦北旱禹湯年何瑞能回 聖王憐親御布袍行
十里汗香飛遶一壇圜 係實事

又

聞道麒麟鬬海東親令白日蝕當中牛腸鱗甲知何
物干犯天光半夜紅

漁鼓詞 情趣兩絶

盧家雙燕不雙栖南浦鴛鴦日夜啼紅綿如水單衾

火冷煖在郎歸不歸

又

大唐自古謗魚洲百賈囊錢入海流央殺主人尋翠
羽不知鶗鴂在高樓

又

虎丘茶葉峴山歌専諸骨董刻絲梭明月大家消一
看焉能人娶一嫦娥

又

洞庭橘子鳧芡菱茨菰香芋落花生要唐九黄三白
酒此是老人骨董羹

送林某

野客年來百事休也憐歌板去難留若爲化作沿江
柳直管鶯聲到岸頭

又

夏來凉夜似秋多正好酣歌奈去何欲買纏頭無蜀
錦贈將白苧當紅羅

設代林某答胡通政

銀臺相望泝銀河激水憑人待亦多妾本一身非兩
體一時難作往來梭

雲州舍身臺

欲留軀殼已貪哉欲棄之貪更費猜一棄一留都不
許道人偶上舍身臺

慕蘭篇 古樂府云一日三摩挲劇於十五女言好翫者之專錢君於蘭之恭亦然故用其事

新篁拗曲闌成圃碧玉垂花琢作條終歲摩挲兩無
厭劇於十五女兒腰

竹枝詞 平淡中有微情

秋日高城大道邊黄花無處不金錢撩鈿碧鬢無他
事只助青樓鏡裏妍

又

弄玉吹簫在鳳樓鳳鬟度曲亦悠悠略攢秋月雙蛾
曉直過行雲一鴈秋

盤古社樹

大枝入漢拔龍虵小葉凉人雨雪遮三代以來無此
物欲從青帝問年華

托王老買瓦窗頭銀魚

寶抵銀魚天下鬪尾寄青脊始聞君煩君自入箕衣

伴儘我青錢買二斤

買得一猫雛純黑而雄戲咏

柳條不必穿魚聘花徑憑教撲蝶行從此壯丹須再

畫要看一線午時晴

五洩

紫閬村中一線微穿廚入竈浣裙衣。無端流出高巖

上。解與遊人作雪飛。

又

斗厓緊接大槽平長練難傾怒愈生絕似海門潮正

急白頭翻貼黑沙行

五洩霧

茫茫一卵未曾分倍覺懸流渺一痕大似龍堂燈火

暗香煙幾縷白黃昏五洩之寺曰龍堂

七十二峰歸來書寺壁　游興欲狂

五條桂練玉龍奔七十二峰鬼斧痕墮水墮壚都不。

恨古來一。死博河豚

自燕京至馬水竹枝詞

徐文長文集

泖渾石澁夾山椒苦東系乾水一條流出盧溝成大

鏡石橋獅影浸拳毛

寫扇與毬兒

既巳明珠隨口散誰能明月繞身飛何時接得裁文

錦送與毬兒作舞衣

嘉則東緋而西沈徃形必保公故有後絕

最宜才子着紅衫萬里青天坐片帆何似雪深將洒

伴看君題字萬重巖

又

此去長江非浪遊兩行別淚不勝秋寄將三尺竹如

意為我嚴灘敲石頭

過陳氏園看杜鵑花花高可十五尺餘郡中無

其比也

西蜀來時一寸高如今丈五尚餘梢翻霞弄日長空

上笑殺朱榴着地燒

鏡湖竹枝詞

越女紅裙嬌石榴雙雙蕩槳在中流憨粧又怕旁人

笑。一柄荷花遮滿頭

又

杏子紅衫一女郎，鬱金衣帶一䩞航，堤長水闊家何處，十里荷花分外香。

上谷邊詞

胡兒任牧龍門灣，胡婦烹羊勸客餐，一醉胡家何不可，只愁日落過河難。

又

風吹乾草浸沙泥，蕎草奔風馬自蹄，却問駱駝何處去，大酋隨獵未曾歸。

又

胡兒處處路旁逢，別有姿顏似慕容，乞得杏仁諸食射，穿楊葉一翎風。虜最嗜楷纏杏仁

又

駱駝見柳等閒枯，虜見南醪命拚殂，倒與鴟夷猶一滴，卯囉猶作卯兒姑。北諺云駱駝見柳達子見酒又夷言磕頭為卯兒姑

黃楊山

石牙初豁轉成谷，近頂如廝着一巷，谷口進來三萬丈，數林松柏似江南。

又

巉崖立馬苦迷灣，破寺饑僧路懶攀，除却黃椒千萬片，一株松蓋塔兒山。

秋熱更酷戲作扶桑女郎葵扇詩

秋雨不來熱更强，蒲葵團扇滿筐箱，蠻娘只備凉衾枕，未要橋邊寫二王。

無題

半生不復作鯨吞，白飲無紅攪不渾，今日不愁人不醉，太眞新出浴湯温。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二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豊干潘允宜左之校訂

題畫絶句

畫兩僮枕帚而睡疑是寒拾應人索咏

人間何日不塵生掃到何年掃得淸輸與天台雙行者。睡齁若帚午雞鳴

畫高嶺真行僧衆

知是峩眉第幾盤客僧愁宿日低山頭陀指與烟生處只隔紅霞四五灣

應別索又一幅

何方行脚兩緇衣萬仞岡頭鳥際歸滿袖白雲天上物下來放出世間飛

白雲深山擷芝之者

天外白雲必爾家微紅雙頰飽朱砂神仙豈是靈芝得枉用鍬鋤壞紫霞。

女仙彈琴

流水東來響白灺高松西畔隔紅霞彈琴未必神仙事只好呼儂女伯牙

賦得奕仙

楸玉枰開睽指長美人疑思倚新粧惟應賭墅風流客與較斜飛勢一行。

題王質爛柯圖

閒看数着爛樵柯澗草山花一刹那五百年來棋一局仙家歲月也無多

劉阮憶天台圖

去後重來訪碧山當時曾此別雲鬟傷心流水依然綠要見桃花如此難。

又

凡心自悔出天台一見桃花一度哀若使仙人知此意還教流水引郎來

月宮仙子圖

空中縹緲景光新但似雲霞不似人知道今來是何夕桂花添得幾枝春。

賀知章乞鑑湖一曲圖　爽語

鏡湖無處無非曲乞罷何勞乞賜爲幸有僕呼如[illegible]

水一逢李白解金貂

盛懋秋江畫董堯年索題

楓江霽色浩無邊故寫簑衣挂釣船莫笑漁郎多懶
檢從來風雨起晴天

李子送小景

李君小景入斯文不用毫端力一分更是山腰能簡
便墨痕斷處便成雲

漁畫　摹想靈活

外看楊柳障漁汀內必桃花閉武陵縣網張魚等閒

事且登岸上逐花行

又

一翁酣夢一惺惺各有湘潭漁父情添寫三閭來問
答真成出相楚騷經

為杭人題畫

帳頭戲偶已非真畫偶如鄰復隔鄰想到天為羅帳
處何人不是戲場人　右帳竿木偶圖

又　極諧極趣

一處飛槌一踏樁鑼聲鼓韻走兒曹無端士女如雲
集也要丹青貨筆描　右打流星槌及踏高撬者

端陽題慕蘭雪畫　子美熟詩想見颯颯更虛

妙

十里空江一物無青簑叟雪老漁孤酒筵正苦黃魚
熱對此寒生綠蓑蒲

唐伯虎古松水壁閣中人待客過畫　詠諧灑

脫

南京解元唐伯虎小塗大抹俱高古壁松水閣坐何
人若論游魚應着我

題折花美人圖　有古意

高髻阿那長袖垂玉釵彷彿挂羅衣折得花枝向寶
鏡比妾顏色誰光輝

抱琵琶偶竚蕉陰美人　絕妙宮詞

離宮給事小青衣催送琵琶向瑣幃行到芭蕉忽回
想去年此日嫁明妃

王元章倒枝梅畫　公題畫諸詩信手揮灑無

不趣絕

皓態孤芳壓俗姿不堪復寫拂雲枝從來萬事嫌高

格莫怪梅花着地垂

畫梅時正雪下

誰寫孤山伴鶴枝早春窓下索題詩今朝風景偏相似是我尋他雪下時

題畫梅　往往以恒語取勝

皂牛兩碟酒三巵索寫梅花四句詩想見元章愁米日不知幾斗換冰枝

又

從來不見梅花譜信手拈來自有神不信試看千萬樹東風吹着便成春

雲門寺題畫梅、景入幽

浮橋流水雪潺潺客子來遊二月闌蓓蕾已青酸滿樹梅花只就畫中看

竹　諸詩俱蒼鬱得神

葉葉枝枝逐景生高高下下自人情兩梢直抜青天上留取根叢作雨聲

又

郵城夫海不爲遥墨擣淋漓似鬱蛟莫遣風來吹一葉恐於箋上作波濤

又　竹石

片石蒼蒼映莽林南宮如見拜難禁牛車若使能移去賣與侯家五百金

又

昨宵風雨折東園那許從天乞一竿數葉傳神爲不朽儒寒道瘦任人看

又

林梢片石墨初籠凍筆勾寒入指中急遣蒼頭沽一

榼破簾穿日盪杯紅

又

筆底霜叢三四竿園中解籜兩三年修虵抜尾當黃土小鳳梳翎在碧天

又

修虵有尾類年墜小鳳爲翎幾日成輸與寒梢三十尺春來秖用一雷驚

又

人家宿紙幾時收紫兎尖尖走潑油竹影滿窓涼似

水斷厓疎雨數竿秋

又

昨夜窓前風月時數竿疎影竹書幃今朝楊向溪藤上猶覺秋聲筆底飛

又

恠石初烘潑墨勻吳箋短短縮霜筠長空五尺青鸞尾一半斜封在白雲

寫竹與某 時某客居桃葉渡口

桃葉渡頭一見君爲言岍上石榴裙相逢無錢可買

醉贈與竹枝撩白雲

都門五月寫竹送某君之官新昌 乃江西

君去新昌五月將都門日近火雲移贈君數葉迎風物併入高帆一道吹

勾勒竹

自緣勾勒減松煤非關白雪壓枝低梢似東坡硎上筆路人纔掘出深泥

畫笋遺許口北 口北嘗許吳我以笋戲之

口北清饞似大蘇將邊亦得筍[illegible][illegible]堪[illegible]間止渴消梅

予故寫龍孫與大夫

畫竹與吳鎮

𥳑榦再梢凡幾重只須用墨一分濃即令小節無些用也自成林一壑中

又

東坡畫竹多荆棘却惹評論受俗嗔自是俗人渾不識東坡特寫兩般人

倒竹

長箋白白墨焦焦倒掃青虵挂一梢應有斷厓藏半

幅蒼藤纍薜倚天高

畫竹

東吳葉絹白濛濛况值膠礬盞内空爛詠掃來孤鳳影江湘細雨淡煙中

舊作竹與某復要予再作答此

此竹是予昔所作即欲再作今不能雀老既然成海蛤轉教爲雀可飛騰

寫倒竹答某餉

胡麻綠菽兩尖堆回施無他寫竹回卷去忽開應恠

叱石龍抓尾掃風雷

竹石

青虵拔尾向何天紫石如鷹啄兎拳醉裏偶成豪健景老夫終歲惱成眠

寫竹擬送友人之官長沙

無不長沙弔賈生賈生也自弔靈均頭陀脐裏爭餐鮠却把乾魚哭向人

初春未雷而笋有穿籬者醉中狂掃大幅

脉尾春頭試爆條竹根驚笋兩三株却憑一七硫黃末竟奪雷州穩臥豨

寫竹壽郁顏上

顏上今年五十逢野人爲壽不堪供生移數莖淇園綠但願君爲衛武公

畫笋竹賀許口北得子

小葉蕭蕭翠羽踈東攢西簇護龍雛劉箋何用長三丈數寸班鱗見大都

菊竹

若不重陽貫一壺那能了此菊花逋竹梢墨色潮如

此試看明朝有兩無

水仙雜竹　絶調

二月二日涉筆新水仙竹葉兩精神正如月下騎鸞女何處堪容食肉人

荷

五月五日熱太烘疾揮紈扇不能攻欲呼小艇耶溪去荷葉荷花十里風

又

一斗湖光不放寬却於紙上定波瀾犀盤黑盡渾無寮捧出茅山女道冠

又

一瓣真成蓋一鴛西風捲地健能掀花枝力大爭衡子丈六如來踏不翻

又

荷葉五寸荷花嬌貼波不礙畫船搖想到熏風四五月也能遮却美人腰

又

子建相逢恐未真寄言箇是洛川神東風枉與涂脂

粉瓣老鴛鴦不嫁人

又

花垂葉倒露難擎頸折鵝飛咽不鳴漸看湖光平似掌秋來無處立蜻蜓

又

五月蓮舟苧浦頭長花大葉揷小流郎令遮得西施面遮得歌聲度葉不

畫荷花送陳都揮往招寶

招寶青天碧鳳翔沈香大士坐中央知君一葉春濤

外遥指蓮花出海洋

畫荷壽某君

若箇荷花不有香若條荷柄不堪觴百年不飲將何爲况直雙槽琥珀黄

翎菊　亦不惡

研底毫端秋氣淸横花簇蘂筆迎靈看來不似籬邊色拔取何天白鶴翎

畫菊　情境恰合

身世渾如拍海舟關門累月不梳頭東籬蝴蝶閒來

往看寫黄花過一秋

又

經旬不食似蠶眠更有何心問歲年忽報街頭擔五色西風重九菊花天

牡丹

五十八年貧賤身何曾妄念洛陽春不然豈少胭脂在富貴花將墨寫神

雪牡丹

銀海籠春冷茜濃松煤惡貌不能紅太眞月下胭脂

頰試問誰曾見影中

又　夾竹者

絳幘籠頭五尺長吹簫弄玉別成粧不知何事粧如此一道瑤天白鳳凰

人有以舊抹牡丹索題者　引喻超達

何年草草抹花王此日將題歲月忘拾得懶仙抛下蛻不堪教贊舊皮囊

遮葉牡丹

爲君小寫洛陽春葉葉遮眉巧弄顰終是傾城嬌絕

世只須半面越撩人

梨花　娟麗多情

名園深鎖麗長空映戶揺扉一萬叢總使海花開似雪却輸毬雪打和風

又

帶煙籠霧自生香海粉濃鉛不用粧莫以軀盈窺朱玉馮將淡白惱何郎

又

春雨春風能幾宵吹香落粉濕還飄朝來試看青枝上幾朵寒酥未肯消

又

早起春晴香霧肥獨依殘月出墻園洛濱仙子波心立虢國夫人馬上歸

又

輕風吹霧散朱門影落馮誰寫素魂萬里曉天微有暈終宵明月欲無痕

題畵梨花折枝

粉暈微銷墨一絲春風春雨未來時名園無此好顏色知是宮中第幾枝

水仙　窮仙仙幽韻儼有其人

杜若青青江水連鷓鴣拍拍下江煙湘夫人正蒼梧去莫遣一聲啼竹邊

又

百品嬌春俗却春一淸無可擬丰神銀鈿縞袂田家婦絕粒休糧女道人

又

略有風情陳妙常絕無煙火杜蘭香昆吾鋒盡終難似愁殺蘇州陸子剛陸子剛蘇人碾玉妙手

又

海廟元君斷白黃粉腮胭頰棄如焚江心羅襪從踏不亂長波皺綠紋

又

姊妹兩量明月夜粧莫解綠蘘絲黃陵廟口無多路去聽女郎歌竹枝

雪水仙

西子雲輧趁雪行白鸞無力海綃冰玉可凶是朝天

路如此清寒苦不勝。

水仙蘭　索神自遠

自從生長到如今烟火何曾着一分湘水湘波接巫峽肯從峰上作行雲。

葡萄

半生落魄已成翁獨立書齋嘯晚風筆底明珠無處賣閑拋閑擲野藤中。

又　出語大方

數串明珠挂水清醉來將墨寫能成當年何用相如璧始換西秦十五城。

又

自從初夏到今朝百事無心總棄拋尚有舊時書禿筆偶將蘸墨點葡萄

又

昨歲中秋月倍圓海南母蚌太娠胝明珠一夜無人管迸向誰家壁上懸

王生索寫葡萄

王生昔日好容顏今日相逢范叔寒贈與明珠三百顆誰知一顆不

杏花

道人懶爲着色物偶施小齒作嬉游人言杏花可摘賣佳向街頭試買不

雪粉團　詩極調謔得此花真始肖

北斗垂天錦帳橫景陽催發未雞鳴燈昏鏡暗粧無半糝粉過眉與鼻平

畫石榴

五寸珊瑚珠一囊秋風吹老海榴黃宵來酒渴真無奈喚取金刀劈玉漿

榴　山深秋老得境異人

略着胭脂染一堆蛟潭錦蚌挂人眉山深秋老無人摘自迸明珠打雀兒

玉簪花

老人一掃秋園卉六片尖尖雪色流用盡邢州砂萬斛未便琢出此搔頭

芭蕉　蕉鹿相君誤故亦不避

紅𣗳黃荊樵斧歸芭蕉學畫鹿仍如推中間一葉渾柝

識記得前生蓋鹿來

沈石宗題所畫卉賀人新婚

蓮花如妾葉如郎畫得花長葉亦長若使畫蓮能並帶不須重畫兩鴛鴦

黃薔薇　芳氣欲流

薔薇黃似月初華難寫芳香只寫花若使移生南海國取將露水粉宮娃

木筆花

束如筆頴放如蓮畫筆臨時兩鬪妍料得將開園內日霞箋雨墨寫青天

茉莉花

南海曾經駐客騷芳稱茉莉荔稱甘如今畫裏看花色記得依稀似海南

畫海棠　與前首意同此却勝

海棠弄春垂紫絲一枝立鳥壓花低去年二月如曾見却是誰家湖石西

畫玫瑰花

畫裏看花不下樓甜香已覺入清喉無因摘向金陵去短撅長丁送若颸

青門山人畫滇茶花　清麗幽雅

武林畫史沈青門把兎巾藤善寫生何事胭脂鮮若此一天露水帶昆明

蘭　四語中幽情冉冉

莫訝春光不屬儂一香已足壓千紅總令摘向韓娘袖不作人間腦麝風

松竹梅

朱碧嬌啼二月鶯却都輸與此三君若添明月孤來鶴踏亂松尖一片雲

大醉作勾竹兩牡丹次日始得題

畫也昨日題今朝酒杯雖冷墨猶潮湘娥總有凌波色姊妹江東數二喬

作荷蘆於是日亦次朝題

蘆上荷花高一尋蘆中夏色凍陰陰興雖有餘筆秃盡難畫鸕鷀照淺深

芭蕉墨牡丹　公詩蕭散繩墨家豈易識

知道行家學不來爛塗蕉葉倒莓苔馮伊遮蓋無

墨兔倩胭脂抹瘦腮

芭蕉玉簪　巧喻天然

爛醉中秋睡起遲蒼蠅留墨研頭池合歡翠扇遮羞面白玉搔頭去嫁誰

芭蕉雞冠　率爾會心

芭蕉葉下雞冠花一朵紅鮮不可遮老夫爛醉抹此幅雨後西天忽晚霞

梅桂誒草

金陵梅桂餡酥蒸北地黃花摻肉羹一吸葡萄春五斗旋移狂墨寫劉伶

枯木石竹　公之爲詩畫言盡於此

道人寫竹并枯叢却與禪家氣味同大抵絕無花葉相一團蒼老莫煙中

題畫

白頭翁亦戀花枝飛上桃花影自窺若使逢花不能賞也應花鳥笑人痴　右白頭翁桃花

又

雷雨垂垂翠色繁古松陰裏了歌喧問渠何事爲人語我愛山中聽鳥言　右丁哥古松了哥即鸜鵒類也

又

金縷圍睛可一針端州石子爾爲珍夜來迸破封函土飛入誰家苦竹林　右苦竹鸜鵒

又

凍合梅花瞑色多雙鳩鳴喚坐交柯雀心愁雪正欲絕呼雨呼晴奈爾何　右鳩梅

獨喜萱花到白頭圖

問之花鳥何爲者獨喜萱花到白頭莫把丹青等閒看無聲詩裏頌千秋

題花圖

金谷園中花草新太湖石畔鬭芳春紅顏笑臉如撩客粉面藏頭羞見人

書花冊送王生

送客之燕上馬時圖花滿冊各成詩河橋楊柳如教見應喜相饒則別枝

詠畫降龍　愜關飛動終撥混茫

乾坤紙上黑騰騰爪股風雷墨所生一雨盡歸燒尾

總世間誰識有曹興

躍鯉送人

昔人畫龍破壁去余今畫鯉亦龍儔墨到鬐邊忽一
逸令人也動點睛愁

又

鱗鬣不殊點額歸丰神却覺有風威不添一片龍門
石方便凡魚作隊飛

又

明春杏花入滿頭今年且占木樨秋老夫醉寫龍門
鯉閒看盆魚自在遊

魚蝦螺螄

魚蝦螺螄藻荇鮮一榼新醪一柳穿不是老饕貪嚼
甚骨枯難舉筆如椽

題畫蠏

誰將畫蠏托題詩正是秋深稻熟時飽却黄雲歸穴
夫付君甲冑欲何爲

松根醉眠道士一幅

五斗劉伶不認家頭巾着處打昏鴉松根白石且眠
我頭上青天馮着他。

又

不負青天冊這場松花落盡尚黄粱夢中有客刳腸
看笑我腸中只酒香

雜品

魚蟹瓜蔬筍豆香溪藤一斗小方方校量總是寒風
味除却江南無此鄉

柳渚雙魚

一行楊柳春將綠兩箇魚兒活欲飛跳入研池等閒

事只愁研水濕人衣

蘆汀鳴鴈圖

蘆洲無伴賣孤鳴畫者無情看有情才與不才俱未
免丸原難起問莊生

鳴鳥圖

樹杪參雲穩稱棲啾啾小鳥喚誰知似分綠葉遮朋
友不肯將身占一枝

畫布谷

片墨圖枝布谷棲停毫覓句意何遲爲鷩轉眼流光

迷又是晨裝細雨時

書畫兎中有一白雉

劣蹄凡毳等閒同獵處難爲要朱鵲鋒中有霜毫眞逸足騰身高入月明中

郭恕先爲富人子作風鳶圖償平生酒肉之餉富人子以其誤已謝絶之意其圖必立遭毀裂爲蝴蝶化去久矣予慕而擬作之噫童子知羡烏獲之鼎不知其不可扛也雖然來丹計粒而食乃其報黑卵必請宵練快自握亦

取其意之所趨而已矣每一圖必隨景悲歌一首並張打油叫街語也亦取其意而已矣

柳條搓線絮搓綿搓夠千尋放紙鳶消得春風多少力帶將兒輩上青天。

又

春風語燕潑堤翻晩笛歸牛穩背眠此際不偷慈母線明朝孤負放鳶天。

又

鳶於兒輩何相關苦要風高九萬摶無限片帆當此際錢塘江上雪如山。

又

我亦曾經放鷂嬉今來不道老如斯那能更駐遊春馬閒看兒童斷線時。

又

縛竹糊腔作鳥飛崩風墜雨爛成泥明朝又是清明節鬭買餳糖柳市西

又

江北江南紙鷂齊線長線短迴高低春風自古無憑

據一任騎牛弄笛兒

又

剪楮披篁重幾分橫天直去攪風雲風雲去攪猶言可誤殺低頭看鴨人

又

紙鳶一塊去飄綿不及三朝颺木鳶更有大風君信不能翻磨扇上高天

又

我驚南海颶風年屋瓦飛空攪蝶眠試取紙鳶當此

際可能背去負青天

又 海上人相傳一兒將食餳竒絲於腰忽大風拔鳶向海兒竟墮死收其鳶餳猶在掌中

風微欲上不可上風緊求低不得低渡海一憑儂自渡可憐帶殺弄餳兒

又

刻藤湘篾一片雲彷彿孤飛野鶴雲畫取此圖酬酒債未為輕薄有錢人

又

村庄兒女競鳶嬉憑仗風高我怕誰自古有風休盡使竹腔麻縷不堪吹

又

高高山上鷂兒飛山下都是刺棠梨只顧鷂飛不顧腳踏着棠梨繞得知

又

箏兒箇箇競低高線斷箏飛打一交若箇紅靴不破綻若人紅襖不塵糟

又

偷放風鳶不在家先生差伴沒尋拿有人指點春郊外雪下紅衫便是他

又

一方紙鷂一絲提四箇金剛四埋泥我亦誰家紅頂搭一天風雨看鵬飛

又

愛看鑽天鷂子高不知前後只知跑風吹昨夜棠梨折卧刺如針伏板橋

又

只因一線引鳶孤跑過村鄉第幾都小可見郎三五輩壞將多少綠蘼蕪

又

春來偏與老人讎腰脊如弓項頸柔看鷂觀燈都好景止難高處去擡頭

又

百丈牽風假鷂飛不知斷去寸難持若留五尺殘麻在還好漁翁撚釣絲

又

鷂材料取剩糊窗却嚇天鷲撲地降到得爺娘查線

脚折他鞋襪雨三雙

又

不向書堂講課勤，糊滕扨竹覓風雲，庭前幾葉瀟湘色，禁得見們幾斧斤

又

風吹鳶線攪成團，挂在梨花帶燕還，此日見郎渾已認，記來嘉靖八年間

又

嬌養嬌生嬌性情，鷄兒高別兩三層，春郊十里錫糖賣，本做家小主人

又

新紥頑子如湘有系難共牙自由，纔見春郊鳥雀歌，又搓彈子打黃鸝

宋太僕扇面花鳥

湘箋金泥半月款，海棠淡淡抹胭脂，多情更有啼春鳥，立軟嬌枝未肯飛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二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三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豊干潘允宜左之校訂

詞

如夢令

寶珠齋飯罷，筋響梳寂，為作一偈，時宿東天目

兩隻脚挨轉磨，一副牙關嚌錯，連日施藥賢人，大似把船放舵，錯過錯過，莫被寶公瞧破

菩薩蠻

閨人纖趾

千嬌更是羅鞋淺，有時立在鞦韆板，板已窄稜稜，猶餘三四分，紅絨止半索，繡滿幫兒雀，莫去踏香堤，遊人量印泥

眼兒媚

書唐伯虎所畫美人

吳人慣是畫吳娥，輕薄不勝羅，偏臨此種，粉肥雪重，趙燕秦娥，可是華清春晝永，睡起海棠麼，只將稷貲吹梅壓柳，雨罷雲拖

鷓鴣天

竹爐湯沸火初紅

客來寒夜話頭頻。路滑難沽麴米春。點檢松風湯老嫩。退添柴葉火新陳。　傾七碗。對三人。須臾梅影上冰輪。他年若更爲圖畫。添我爐頭倒角巾。

蔣三松風雨歸漁圖

蘆長葦短挂青楓。墨潑毫狂染用烘。半壁藤蘿雄水中。一天風雨急漁翁。　簑笠重。釣竿濛。不教工處是真工。市客誤猜陳爲里。惟予認得蔣三松。

鵲踏花翻

美人解

羅韈聲頻。街坊眼慢。不知怎上高高騎。生來少骨多筋軟。從騰翻。依稀略借鞍和轡。作時鵲打雪風天。停循燕掠桃花地。　下地不動些兒。珠翠堆搯。耐舞罷裝伎多少。柳外妖嬌。樓中笑指。顛倒金釵墜。無端歸路又逢誰。斜陽繫馬陪他醉。

鳳凰臺上憶吹簫

畫中側面琵琶美人

游石陰中。梧桐影外。天然一箇宮娃。悄無人與共。自弄琵琶。撥掃忽成抖擻。恍搖却鈿翠鬟雅。如花畔蜂蝶。未定戰殺其花。　匀搽梨腮雙靨。那半面剛被這半面相遮。問何時展過些些。除是逝將紅葉。應回流水之涯。做成評緣來畫也。一笑看差。

長文集卷之十三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四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豐干潘允宜左之校訂

表

代胡總督謝新命督撫表 詞氣遒壯

任兼督撫一方文武之司鎮重浙閩萬里華夷之會撫躬知感受托思危臣伏念東南之患夙夜再興始於赤子之弄兵馴至蒼生之受毒引島夷而深入連省甸以無寧慨自數年以來無如今日之甚辟猶破

壞之車既遇險於泥濘必得良父之御可責望以驅馳若求善後於賤工終知無補於覆轍臣之自揣何以異茲人所私評亦為過當且昔明監軍紀功之任偶成事於一時比於今提督巡撫之難亦奚啻夫有倍昔猶不逮今復何能特以 聖明用人姑自郭隗而始則凡豪傑響應必有樂毅之流臣敢不灑涕誓師矢心圖報黃金橫帶敢懷先樂之心滄海揚波豈望生還之日仗 天威而衆勵尊 廟筭以周旋取彼鯨鯢爰助鼓鼙之衆行看溟渤翻為鴈鶩之池力雖不前志誠無已

代初進白牝鹿表

臣謹按圖牒再紀道詮乃知麋鹿之羣別有神仙之品歷一千歲始化而蒼又五百年乃更為白自茲以往其壽無疆至於鍊神伏氣之徵應德協期之兆莫能罄述誠亦希逢必有 明聖之君躬修玄默之道保和性命契合始初然後斯祥可得而致恭惟 皇上凝神沕穆抱性清眞不言而時以行無為而民自化德邁羲皇之上齡齊天地之長乃致仙麋遙呈海

嶠背毛灑雪鳥中銀浪增輝妙體摶冰天上瑤星應瑞是蓋神靈之所召夫豈虞羅之可羈且地當寧波定海之間況時值陽長陰消之候允著晏清之效兼昭晉盛之占顧臣叨握兵符式遵成筭茲夷狄尚爾跳梁日與褊裨相為犄角偶幸捷音之會嗣登和氣之祥為宜付之史官以光簡冊內詳文綱俾樂沼臺覓草通靈益感百神之集鄉芝候輦長迎萬歲之遊

代初進白鹿賜寶鈔綵叚謝表

臣惟白鹿呈祥。式應仙經所紀。玄穹眷德。端爲　聖
壽而徵。言從島嶼之游。已切　闕庭之望。偶當分地
借逵禁林。何與臣勞。遂叨上賞。綺紋繫束。旋分能貢
之珍。鈒貫充函。別出帑儲之寶。愧無報國。喜有傳家。
吏士知榮。節旄生色。但臣執戈從事。方爲掎角之圖。
戀闕馳情。尚阻江湖之遠。傳聞嘉瑞。預降仙禽。益占
萬壽之無疆。畢致四靈而未已。

代江北事平賜金幣謝表

恩從天下。波及海堧。人自日邊。氣占星使。自慚凉德。
堪此殊榮。中謝　伏念臣本書生。誤叨閫寄。跨兩省一
京之地。當諸夷數道之衝。機務浩繁。謀猷闊遠。曩昔
淮陽之警。頗陳應兆之纔。恐漕河陵寢之震驚。爲心
膂咽喉之要害。偶因殫力。幸剪諸兇。凜待罪而至今。
聊何勞之可紀。乃函金幣。遠發宮廷。茲蓋伏遇　皇
上誠協經綸。道融精一。分絲析縷。不以善小而弗旌。
定價收名。每謂功疑而惟重。其爲恩澤。莫可名言。臣
敢不銳志澄清。委身報答。奉宣威德。夷方期獻幣以
來廷。結內賢豪。帳下益懸金而募士。

代再進白鹿表　吏工罷徵秀

竊惟白鹿之出。端爲　聖壽之徵。已於前次進奏之
詞。槩述上代禎祥之驗。然黃帝起而御世。王母乘以
獻環。不過一至於廷。遂光千古之冊。豈有閱歲未周。
後先迭至。應時而出。牝牡俱純。或從海島之崇林。或
自神栖之福地。若斯之異。不約而同。如今日者哉。茲
蓋恭遇　皇上德函三極。道攝萬靈。齋戒以事神明。
於穆而孚穹昊。眷言洞府。遠在齋雲。聿新玄帝之瑤
宮。甫增壯觀。遂現素麋於寶地。默示長生。雖知守而
雌。自來海既輸而山亦應。使因緣少有出於人力。則
偶合安能如此天然。且兩獲嘉符。並臣分境。矯然攸
伏。銀聯白馬之鄉。及此有抹。玉映珊瑚之苗。天所申
眷。斯意甚明。臣亦再逢。其榮匪細。豈敢顧恤他論。隱
匿不聞。是用薦發禁林。升聯上瑞。雙行挾翬。峙仙人
冰雪之姿。交息凝神。護　聖主靈長之體。

代被論乞免得　溫旨謝表　慷慨發厲

天語春溫。　聖恩海潤。遠臣忝竊。振古希逢。中謝念
臣身叨隆遇。既易致乎衆嫌。事涉機宜。又難拘乎常

者緣此而欲加之罪乃無不借以為辭屢荷　聖明
此為原宥臣之感激天所鑒臨直欲捐軀以圖報
國今茲求去本非夙心第恐衆怒愈深後言未息以
致　聖聰弗濟其為臣罪益多是以懇乞放歸實深
戀慕屏營待罪方切危疑而　皇上體諒曲加慰勞
特至勉以盡心於職事令毋介意於人言顧臣何人
冒茲殊寵天地覆載父母保全用方此恩殆無以過
伏讀耶報叩首　闕廷殘命少延驚魂甫定感深刻
骨涕下沾衣重誓餘生捐酬上德況臣素抱忠悃可

質鬼神頗有識不比木石雖寸草微弱莫答春暉
誠思填滄海刳肝塗地未償報主之心罄
竹為箋詎殫銜恩之狀臣誠臨表涕泣莫措一詞望
闕瞻依恭祈萬壽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五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武林𦵏舜友仲虛校訂

疏

為請復新建伯封爵疏 代某宗師 不上

言亦條暢

為請復功臣封爵以崇厚道作人心事臣本非薄頑
陛下聖仁令臣提督浙江學校臣愚不敏以為學校
首務在敦實行敦實行在先士風於是作為條約首
令提調官以四孟月採士民之行而臣歲一按臨以

覈其風凡忠臣義士孝子順孫烈女節婦臣悉咨訪
以備旌舉時臣至紹興府則見鄉大夫士及故老庶
民爭來言故新建伯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
王守仁始以倡義擒逆濠受封前爵迨後奉命平思
田討八寨斷藤諸賊其撫剿處置功烈尤著既以勤
事病困乃就延歷屬地冀得便道待乞休之報遂死
南安當時廷臣過從吏議誚守仁倒施恩威擅離職
役身死未寒而削奪旋及使功臣之骸藁葬原野子
孫微賤下同編氓非所以廣聖意勸忠良也臣既得

開斯言復檢按諸所呈遞前御史臣裴紳所行紹興府山陰餘姚等縣學生員秦倪等呈詞及先後諸臣大學士方獻夫詹事霍韜御史聞人詮等論列之稿守仁生時歷年章疏文移處置施行之實參之臣疇昔所聞縉紳道路傳誦之言則知守仁平定逆藩之大功與　陛下之所以嘉守仁之懋賞舉的然後定議矣至其往處思田不血一刃不費斗粟遂定兩府之地活四省之生靈呼吸之間降椎結者以七萬至其往征八寨斷藤諸巢則以數千散歸之卒不兩月而蕩平二千里根連之窟破百年以來不拔之堅爲兩廣除腹心之蠹卒以蒙犯瘴癘客死南安實亦在其所制境土大功烈之高如彼死事之情如此而當時廷臣抑使不揚後來諸臣復請之奏屢上　陛下亦竟留不下何也臣雖至愚亦竊有以知其故矣蓋其故或在於言事者之尚未悉其情也夫思田二酋向化而當撫剿斷藤峽諸賊稔惡而當剿惟守仁則親見其事而熟籌之其他在廷之臣未必知也兼總因將則江西本其屬地畢事而巡歷病困而乞休驛

便道以待報私不害公此亦人情之常至於終不獲命以死尤可痛悼此在守仁宜自諒其無他其他在廷之臣未必知也故守仁求隨宜勦撫之實以副明旨而廷臣據專意二酋之名謂宜必勦守仁以巡歷地方幸與其返還之便而廷臣因謂其一意返還徒假借於巡歷之公則守仁之所謂撫剿盡是矣而廷臣之所謂倒置似亦未盡非也守仁之所謂待命盡忠矣而廷臣之所謂擅離似亦未盡僞也以未盡非未盡僞之言而陳於　陛下之前　陛下安得不信之乎故臣愚不敢妄意　陛下果終奪守仁之爵於始者此也夫　陛下既已信廷臣矣後之進言者又徒彼此求勝既不自廷臣未盡非盡僞之意以緩其責遂亦不能指守仁盡忠盡是之故以互形其短長而破其兩可之疑則　陛下亦安所取信而遂改易其前議乎故臣愚不敢又妄意　陛下不欲復守仁之爵於終者此也如其不然以　陛下聖明往年嘗復劉基之後矣復王驥之後矣此又復郭子儀之後矣豈其獨忘情於守仁哉竊其功而封之人告其罪

而奪之審其無罪而復收之誰是之求而循環不已此 陛下之所爲至公也不能深明其故以啓 陛下之聰明此臣之所以有憾於言事者之未悉其情也不然 陛下何憚一改議之煩乎千石之粟使功臣之積骨未朽而名實盡泯哉臣有以知 陛下决不爲也且守仁經略兩廣功烈無比天下所共聞知謂宜有加爵之賞姑無論也遂使其倒恩威離職役誠如羣臣言猶不足以掩其擒逆濠衛社稷之功况乎以所謂廷臣未必知之說而遂欲盡棄其平生辟

如以銖稱鎰其低卬亦甚相矣臣聞式鼓氣之蛙則士卒尚勇買死馬之首則駿骨競至方今海上告警士氣不振思效知能之徒多以前事爲鑒守仁實生其鄉閭鄉人每一聚談知與不知皆爲扼腕太息夫泯没勞苦使閭巷得以藉口其非所以作豪傑使奮起也說者又以爲守仁聚生徒盈海内名爲道德而實僞學爲可遺棄臣竊意不然學術之與事功無有殊二此自學士自爲之說也若 朝廷賞罰當功罪非以學術也椎埋屠販恣睢不逞亡人倫鮮行誼之

徒猶得裂土而封世世勿失此豈以學眞僞哉守仁之於學其眞與僞臣姑勿論縱其僞也盡其死力於艱難索其罪穢於講說朝以勞而封之莫以其學而奪之無乃大相謬乎且人各有心難可洞視徒以猜量之虚而遂亡其含生倡義定一大難之實使不得託於椎埋屠販之流其亦去人情遠矣臣職專學校首教化遂以採民風得知守仁之事至熟且悉又且兵革之役方興未已而掩抑戎勳非所以觀視遠邇臣聞之古語曰寵女不避席寵臣不敉軒蓋悲恩愛

之難終也周公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蓋恐恩禮之易奪也臣誠愚昧謂宜念守仁之勞苦察先臣之過舉以深味夫古語周公之意復守仁舊所封新建伯爵俾子孫世世承襲以彰 國家報施之厚作臣下之心諸所宜恤祭贈謚之禮悉從故事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六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武林秦舜友仲虞校訂

啓

代奉　景王啓　駢雅

伏惟殿下金玉粹資蕃屏盛德春秋鼎盛就封楚甸之雄侍衛雲從取道淮流之順職禮常表率僚屬趨候經臨但念長江與浙海而接瀛浙海實長江之外護其聯絡之形如人有腹心手足即手足知其通乎腹心其制維之道如家有堂奧門庭備門庭正以衛乎堂奧而況入春風汛乃醜夷犯順之期揷羽星馳又將帥戒嚴之候職躬親督率豈敢遠離夙夜隄防不遺餘力必使島嶼之外絕無窺伺之奸然後江淮之間可免風濤之警鸞旗遄指就坦道以徐行龍舸輕移向安流而遊邁職有此關繫無由趨迎遙想威嚴不勝馳戀

代謝閣下啓

伏念旬月未周三承天賜餘生何幸萬感君恩遥知顧問之餘深賴曲成之力況於調元贊化以召禎祥運策決機而居帷幄功蓋出於門下賞必及於軍中頃者深入蛟川橫探虎穴舍身擔當尚兾保全其始終竭力攘除少裨化理於萬一

代賀嚴公生日啓　時年八十正月望後生日　縟錦典贍四六傑作

門弧懸月儼依賜勝之圖卮酒流霞滿逗傳柑之液年年此節在在回陽伏念某官河嶽儲精鳳麟協瑞生緣吉夢盛傳孔釋之徵出遇明時綽有臯夔之望歷幾遷而入相同一敬以格天四海具瞻萬邦爲憲恭惟華誕爰屬首春八袠初躋同尚父遇君之日一年以長多潞公結社之時蓂莢微舒巳含元氣支干更始載歷二旬兼齒德爵而全之天爲獨厚積歲月時而值此人所希逢某夙侍講筵幸承餘教自叨節鎮幾動浮言曲荷保全尚充任使知我比於生我益徵古語之非虛感恩圖以報恩其奈昊天之罔極遥思旭旦賓從如流自阻修途心揺若旆是用致水土之薄物敢竊比於珍從述功德以片詞不自知其蕪

陋托之百拜馳以寸衷伏願保固台嚴膺綏福履年高德邵永調伊傅之鹽梅　王聖臣賢遠邁喬松之呼吸就車輿以應召賜几杖而乞言壽考百年詎止武公之睿聖弼亮四世永作康王之父師

又啓嚴公　七襄天杼

委身當任始知時事之難袖手旁觀何惟人言之易就原銷骨自分捐骸仰賴相公上下調停始終愛惜延乎黍互既從披霧之風宸斷精明果仗回天之力枯林再菀涸轍重流且凡人有疾痛痒痾必求免於天地父母然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起於顛擠父母欲保全之而未必如斯委曲伏惟兼德無可並名名且不能報何為計惟知咎雖既往尚立嚴墻事幸可圖勉循末路誓將收桑榆之效以毋貽桃李之羞一雪此言庶酬雅志寸腸結戀盡一日而九迴中夜再興望三台而百拜

賀兵侍江公擢戸書啓　蒼蔚老成

伏審閣下計畫淵深規摹弘遠於凡戸口阨塞之要靡不周知是以甲兵錢穀之司所向如意借自樞機之地委以會計之權蓋國脈所關既莫重於泉布而邊儲告匱久無望於倉箱必須剤量之才以設通融之法側聞簡拔之命果符屬望之心追念古人益深私喜理財准何迥逾劉晏之精思轉餉關中佇待蕭何之協濟

代元旦賀禮部某公啓

蓂莢辰舒斗杓寅指伏惟嘉旦倍納新祥某遠守封疆徒勤瞻仰告協風於史氏欽哉行夏之時賓出日於海隅允矣司春之職

謝督府胡公啓　白璧一聯可愛

渭失歡幃幙動逾十年俯托絲蘿歷辭三姓過持已見遂駭衆聞詆之者謂矯激而近名高之者疑隱忍以有待明公寵以書記念及室家為之遣幣而通媒遂使得婦而養母然渭於始議之日嘗陳再讓之辭蒙召中軍託以斯事久而不報付之無緣疇知白璧之雙遺竟踐黃金之一諾傳聞始覺坐享其成昔孫明復號稱大儒以相國為之媒而後娶杜祁公薦登高第乃孫令堅其議而始婚若渭則實非其人偶遭

其遇夙蒙國士之待既思何以酬恩今受王孫之憐益愧不能自食徒知毋在而喜頑然忘欲之情豫擬身教所先遵以齊眉之敬豈敢言兄弟家邦之儀法庶以答父母國人之盛心

啓諸南明侍郎　二首嗚咽涕洟自感憤之餘而然

其生來蚕躁動輒顛迷當其在外而縱也辟如蝦蟆跳擲於葦蕭瞋瞋然不知遠害而全身及今戴盆而錮也辟如雉兎羈胥於籠牢盼盼焉不知伏處而待命是以過求非分屢于台嚴而寛宥有加閔憐無已垂頭傾耳繼之以泣蓋雉兎之待門鑰但知號巳之急而雲雨之救枯槁自有乘時之施其敢不馴伏躁迷勉體德意忍死以待償承照於收榆卽復就烹亦安心於結草。

又

伏念渭小人立身無狀堕囚有年等諸分數受欲其生不勝惡欲其死之多然在鄉人不善惡之猶有善者好之之幸但憐惜之心或奪於顧忌扶持之力逢阻於迴翔非有大慈悲具菩薩之行兼以猛擠當全龍象之雄豈肯舍巳而耘田終於道旁之築室此蓋伏遇門下霄表星辰朝端麟鳳一言一動而天下倚爲重輕萬衆萬當而斯世無所猜忌猥以死灰加之嘘息得諸秘寄感而涕零非日尺箋之上敢書謝悰特以方寸之傾不能緘默譬如蠱瘵在牀雖至親視爲惡疾而有共棄之謀迨和緩入戶則病者一聞藥香而興必起之念道義所在天地共臨恩德罔酬結銜猶負自今巳往庶幾終於玉成從此餘生並是付之再造。

答其餽魚　三四語風趣無限

連餉波臣信願野老不意塞北無假彈鋏之勞坐致江南日習舉網之趣風味滿座感荷非言。

代賀張相公啓

伏以孝有餘哀終身卻棗禮緣中制迨吉援琴惟君臣敦一體之情故憂樂倍相關之切　綸音優渥豈直重申賜物駢蕃直逾三錫階既崇於師傅膺復寵於箕裘而且毋后同心藹家人父子之義平臺前席。

爲蒼生社稷之謀曠古所無昔天胥慶蓋緣盛德足以堪此故雖特典受之當然其叨奉樞趨不勝踴躍顧困遐遠徙切瞻依肅共脩藻之儀敬效食芹之獻望台階而百拜恍紫氣之當眉臨箋楮以九廻耿丹衷之在膈省循仰戀倍萬恒情

代請胡總督啓　蒼雅爲難

伏以宣雲交控兩鎭之衝烽火不驚六年於此是皆仰賴明公算勝於廟盡屈羣策之雄咸寓於恩坐落諸酋之膽致兹寧謐穈沐生成計當自帝之逾期已櫜弓而無事可少黃龍之痛飲援投壺而雅歌敬卜吉期肅共小設折衝於俎巽聆醟欬之珍借筋爲籌亦效悃愚之瑣仰祈光重曷任悚榮

謝某　絲肉競奏宮徵暗移足稱才子

百頃澄潭平鋪縠皺萬章古木上拂雲光莽沙苹之龍葱紛水禽之交戛雙闌虹卧下捀蛟鼉五彩翬飛上織烏兎如斯絶景豈曰人間囬訊良朋始知天上宛乘槎以犯斗儼騎鯉以拂波網得巨鱗吸甘露之仙醞俎烹伏卵雜溫湯之早瓜曜靈西馳朗魄東陟乘涼殿角贈芍藥以言歸拂袖漁舟悵桃花之舊路高枕忽動爽夢莫追述之以呈不敢自快也

答某　風流自喜

結戀西郊傾觴北海詠歌絶勝不減蘭亭花竹流光詎云梓澤既飛毬於歸路明月隨人乃吐雪於行㬋綵𤋱撲扇眷言兹會其樂何如迄旦尚酲欹枕裁謝

上新樂王啓　閻麗

山人某頓首頓首謹奏記新樂殿下伏念某陪騶作賦本無梁苑之才下獄上書乃有吳宫之阸遂蒙解網憔悴非人偃蹇自㓜鄉閭不齒恭惟殿下秉陳思曹氏之麗藻兼河間獻王之大賢侍飛蓋者豈止應劉登秘函者悉皆經史宜其高視一世卑俯百家顧復遠攬之餘不遺蒭菲文石之寵亟以珠璣出袖逆霞入齒飛雪是誠東海之上與員嶠而爭奇西苑之濵借芙蓉而竝逊者也猥以二生頌述五夜歡娛諧笑所及風雨雜陳揮灑不停驊騮失騄野人聞此益復靡然遐想高風便欣投簡顧兹修路曷由裁管聊布尺書託諸魚腹兼呈小刻貞愧蟲雕　卷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七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豐干余允乾鴻宥校訂

書

與吳宣府

左右履寒涉遠得無勞乎擬候輒止必能諒其眞非簡也生熟計在內在外俱應不久惟延候春融以見不拂盛意耳故決意不再入然自信硜硜小節在外即在內故迹若戀外而自不以爲嫌人亦信之左右久當自知也歲暮新春當禮際時已擬徙避數日此外惟有擁爐撥火與緇黃閒話沙場舊事耳惟蔚州炭多賜幾塊是實惠也

與季子微

不見者忽已三歲親舊漸凋落事變百出如布帛在染匠手青紅白反掌而更即如渭者昨一病幾死病中復多異境不食者五旬而不饑不渴又值三伏酷炎中也欲與知己言則頭無人奈何

答唐府公

伏蒙鈞命作青綠紙多礬粉澁恐浮糙拒墨益顯拙陋敬更紙書呈并納原束伏乞檢照

奉徐公

曩見枚歸自塞垣伏承批恩兼賜教示捧誦之後懷在袖中出入既頻紙毛字褪而後歸於篋笥迨於北上謂得更沾熏沐庶幾桑榆而臺下遂遠承明失所依庇某衰老荒塞無王粲杜甫之才時既太平又非避亂投安之比徒靦顏毛穎博十年粟藿爲羽衣入山一往不返之計故低頭沙漠顧復踴趣而歸行道不省饑鷹便謂得兎悉虛聲耳獵者自知也

答張翰撰 鼎足蘇黃

絹不宜小楷燥則不入稍濕則盡斗而歷高麗紙如錢厚者始佳然亦止宜書不宜畫今寄者薄黯善沁又卷束盡成皺裂即書亦不宜也四長幅則佳品惜兩月不弄手生壞却此等物耳緣老來杜撰之畫如登州蜃樓然有時而有有時而無也近又稍作觀音漫寄一條書心經於上聊塞黃庭之委

答許北口 今人惟格律爲去取烏足與知此

公之選詩可謂一歸於正復得其大矣此事更無他端卽公所謂可興可觀可羣可怨一訣盡之矣試取所選者讀之果能如冷水澆背陡然一驚便是興觀羣怨之品如其不然便不是矣然有一種直展横鋪麤而似豪質而似雅可動俗眼如頑塊大臠入嘉筵則斥在屠手則取者不可不愼之也鄙本肓於詩偶去取無甚與同於公然有與同亦恃公之知不敢詭隨也不妨更爾惟子安採蓮長安等篇涉艷者思意在所必選比之與西山文章正宗附李斯逐客書可也如何如何

答王口北　小言微致石上一枝

野客清寒俗廚齋寂承此食肉之盛惠得免瘦癯因思無竹之雅言形諸圖畫惟公超雅諒不揶揄停筆以思捫心知感

與馬策之　悄悃颯然

鬢白齒搖矣猶把一寸毛錐走數千里道營營一念坑上此與老牯跟蹡以耕拽犂不動而淚漬肩瘡者何異噫可悲也每至菱笋筱必兀坐神馳而尤搖搖者策之之所也廚皆幸爲好收藏歸而尚健當與吾子讀之也

與柳生

在家時以爲到京必漁獵滿船馬及到似處涸澤終月不見隻蹄寸鱗言之羞人凡有傳筌蹄緝緝者非訛謊則好我者也大不足信然謂非雞筋則不可故且悠悠耳

與道堅

客中無甚佳思今之入燕者辟如掘鑛滿山是金銀焚香輸入命薄者偏當空處其是也以太史義高故不得便拂衣耳

答李參戎　才情滿紙

乍捧手教繼拜盛儀即思往日銜杯圃樹樹石之間談說鼓鞞聆咻弓劍日沈月升而猶不忍别去乘醉拂袂毬騎雜揚塵縷縷起道上飄然幾墜眞昨日事耳昔景嚩人繼今新雅馳想可知矣瀟然到都解裝便思插羽顧以三百里之遙裝足可至儻再勤圉人付以一策則事濟矣然豈僕所當自言耶把管奉復

值忙且暑揮汗成漿兼蠅集筆端遂不多及

與梅君　三首俱詠諧成趣

肉質蠢重衰老承之不數步而揮汗成漿須臾拌邪塵沙便作木閒光明泥菩薩矣非久迎候道駕並只在鄉里故人咫尺之間搖扇閒話而已非能遠出也稍涼敬當趨教兼罄欲言

又

讀牘與詩高韻雅致雙見互陳如吳橋渡淮而枳令人幾於易性況寒暑細故耶少間尊齋中當聞蚯蚓竅中出蒼蠅聲也

又

百丈之井探尋常之綆以汲之愈續而愈不及僕讀足下之詩將步驟其咫尺而喘不可望也亦然泊淮將弔古者三首抄以請教餘當面訂也

答龍溪師書

頸聯乃因今年中秋月盈而及往年中秋月蝕淮南子云蝦蟆視月之盛衰從陰類也奏鼓救月也幽文批其不整誠然但少陵賜櫻桃詩頸聯有云憶昨與沾門下省退朝擎出大明宮亦似此體古評云詩至李杜昌黎子瞻而變始盡乃無意不可發無物不可詠正謂此也彼以字眼繩者所銜蓋少矣有意而不能發矣其侷侷學步殊未到此然却是望其門墻不敢苟且作不整也冒妄之深伏希函丈裁之

答兄子官人

父翁田水月拜覆兄子給諫大人信來具見遠念并惠　正逼歲除真雪裏炭也疏稿雖未盡讀然辟之流水纔觀文瀾便知其源與委不萬里不止也相委云云恐刻者自擅此技或嫌於倩人又老朽向來只做倒包觀田水月三箇字可知已儻許倒包幸另定一官人或擅技名氏如此則不苦辭也

又

屛從某拜答兄子長公諫垣屛不聚者久遣目惟杯中物耳來倆種種清恬正俗所云扛擡酒戶也何宜如之慚乏報耳別帖云云無可答者諫垣闔門中才子翁也取不中不才如所云云者與衆棄之誰敢曰不宜屛犯貴善齒舌幾爛蒙詈被侮又豈止賊恩世

尊有言如此等輩冥頑不靈累萬刼終不見性名爲可憐閔者今吾亦然一邊思之欲其死一邊又愛之欲其生譬惡疾蠱厲人皆共棄然亦未嘗不共憐也

與兩畫史　品藻攙入新語

奇峰絕壁大水懸流怪石蒼松幽人羽客大抵以墨汁淋漓煙嵐滿紙曠如無天密如無地爲上

百叢媚萼一榦枯枝墨則雨潤彩則露鮮飛鳴棲息動靜如生悅性弄情工而入逸斯爲妙品

與許口北　遠韻可愛

昨泛徃觀瀑因作柳下思叔夜好此久之不得其故遂失候二公高蓋悚惶惏怍公與羣公並膺賀典生對人耳以不賀爲賀承命作啓與聯奉上猥耳抹却擲却

與來大同

擬書小作請教而邊地無可載書者兼之筆墨天氣俱乖敝筆之揮定知拊掌也失候車駕拜領橐遺徒有感荷

與季友　常時五子擅場文長獨得如此只是眼中無賢

韓愈孟郊盧仝李賀詩近頗閱之乃知李杜之外復有如此奇種眼界始稍寬闊不知近日學王孟人何故伎倆如此狹小在他面前說李杜不得何况此四家耶殊可怜歎菽粟雖常嗜不信有却龍肝鳳髓都不理耶

奉答少保公書　愛之深非言之諂

某初聞王體進和即買舟渡江連日詣幕下恭候消息以爲趨侍進止旋知起居萬福又聞旌節日下便還喜怀交集遂投寓省城伏候振旅恭念明公此身扶持社稷豈直千金之珍庇佑門墻兼有二天之戴隆冬遠道全賴節宜决策酬紛都宜暇豫伏願少视細務時適寒暄暫遠壺觴多就眠息

奉師季先生書　二書俱至言

頃得見老先生所撰韓氏祠堂碑文意義欽卓真可傳也少有欲言者謂當直敘復產建祠事而以遠婦人兩節綴其尾作誌內遺事如此方穩不然則是此老一生止此二大事矣又且橫梗於中隔絕立祠文

氣又世所傳操閉羽與其嫂於一室羽遂明燭以達旦事乃無有蓋到此田地雖庸人亦做得不足為羽奇雖至愚人亦不試以此以操之智決所不為也楊節潘氏蓄亦看三國志小說而得之者如所謂斬貂蟬之類世皆盛傳之乃絕無有此不可不考也

又

昨恭承夫子書教知解詩已至桑扈渭亦甚欲一趨侍函丈以受面誨今且未能然愚意竊有所獻大約謂先儒若文公者著釋速成兼欲盡窺諸子百氏之

與是以冰解理順之妙固多而生吞活剝之弊亦有此正後儒之所宜深戒者不宜駁先儒而復蹈其弊乃復為後人弄文墨之地也解昔性有虛者活者可以吾心體度而發明之至於有事迹而事迹已亡有典故而典故無考則彼之註既為臆說我之訓亦豈身經彼此詆譏後先翻異辟如疑獄徒費榜掠考訊之繁終無指證歸結之日不若一切赦放尚有農桑勸課之典休養生息之政可以與民更始者也近閱所傳可備參考自此之外則旁引曲證者不過以誇

多而鬪靡而故摘一字一句以售己說遂至略人全文則亦深文巧詆而可笑之甚矣夫子道明而意見歸一才敏而決斷精果其於某氏決知其不可同日而語至如渭所妄意於文公者亦或夫子之所欲聞而不深棄者乎渭始以躐遊失學已成廢人夫子幸哀而收教之徒以志氣弱甚數年以來僅辨菽麥自分如此豈敢以測夫子之淵微而夫子過不棄絕每有所得輒與談論今者賜書復有相與斟酌之語渭鄙見所到如此遂敢一僭言之然渭之見亦非若今

世人止夫子以經不著書也姑以著書而言亦正欲夫子涵泳其所謂活者虛者而事迹已亡典故無考彼為臆說而我亦未嘗身經者則姑闕其疑耳若謂恐臆說之足以惑天下便以數語立斷案而該之足矣不煩一一自為一說也詩書無口寃直難明惟夫子試少思而再示之以開拓渭見之所未到呂公防海事宜議收覽其得王民慰所論趙事誠有之真可慮也入秋酷熱伏與師勞寡息加食多曬千萬千萬

又

前日承夫子賜書之後以即有長啓奉獻付尊門云待
餞信去便故尚未得達函丈其中有不盡者則以詩
之興體起句絕無意味自古樂府亦已然樂府蓋取
民俗之謠正與古國風一類今之南北東西雖殊方
而婦女兒童耕夫舟子塞曲征吟市歌巷引若所謂
竹枝詞無不皆然此眞天機自動觸物發聲以啓其
下段欲寫之情默會亦自有妙處決不可以意義說。
者不知夫子以爲何如渭極欲恭詣函丈以刪所解
兼得進其愚家事草草遂辦此行俟函丈脫稿後
或可得卒業也不一

擬上府書　徐渭

開賊新來失路期速走脫境宜委狡猾者一二人若
逃徙狀使其虜爲鄉導左其路而預伏選兵於阻隘
以待此上算也今既已無及矣乃生胙至高埠進舟
賊所據之處觀覽地形及察知人事至熟且悉衆以
爲賊自海邊經數百里來入死地無積食利於速戰
不利於持久不知我兵暴烈日觸炎氣食宿飯飲濁
洄衣不解帶經六晝夜使舟數日不決强者必病弱
者必死且盡卒而萃於一處使他賊至或相應更何
以支由此言之則吾兵亦利速戰不利持久也衆又
以爲賊據高樓阻林木既逸且險民徙者大家倉卒
宜必遺數十石之積使再持數日則我兵自困而尾
解利於持久不利於速戰不知我兵入戰則阻林木
涉汙田可以往難以返又法令素弛强者爭退弱者
斃逐由此言之則我兵亦利持久不利速戰也夫共。
有其害者則必共有其利故不欲速戰則已苟欲制
速戰之利。生胙觀東北二面阻水甚濶雖南面稍狹

而三面水陸之兵分布旣密警戒亦嚴獨西南水甚
狹可徒涉而夾岸之林循水而臨且以啣西之田一
望不盡田外之水又復濶甚我兵恃此不備而賊據
高窺覘遂亦無心於西試能乘夜遣壯士三十人銜
枚微首足衆綠衣混草木色匍匐出深苗渡狹水伏
西林中却遣壯士三十人從南渡與戰佯走而伏發
東北二面亦各三十人鼓噪繼進彼如空樓而逐北
令入據其樓東軍橫斷其歸佯走者轉戈北向三夾
而擊蔑不濟矣此之謂速戰之利故不欲持久則已。

苟欲制持久之利生昨觀墳原之本蔽野斬其餘以擄架取其棄以爲盖四分千人每一分舟巡則息三分其中舟巡與息者各制四面吹號約某面有警則某面棹擊不必馳白中軍徒增勞緩而潔食清汲除穢給餌吾千人之名既章即使他賊至密撤半以往亦無不可至其西方淵遠不煩兵守亦宜遮蔽數十空舟若涼廠然而使一二人乘單舸循岍匿以上下動旗鼓以疑其心不越數日賊必饑疲偷渡讓使中流邀而擊之亦莫不濟矣此之謂持久之利由前而

言則兵法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是也由後而言則兵法所謂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是也此之謂兩利不然必有兩害惟明公其裁之

擬上督府書　策事詳實陳辭光啖

生伏計岑港之役諸將吏已竭其心力而不可爲矣明公不於此時以一身獨當其任而亟收其成功將何待耶欲亟收其成功則其他制作器械易將益兵清野坐困占候祈禳與凡一切紛紛之說皆枝葉也而其根本莫先於治兵世之言治兵者莫不曰明賞罰夫賞易爲者也生請言罰之難割耳斬首能施於結營列陣之先而不能禁於鋒交衆潰之際何者勢重而不可回也勢重而不可回以紀亂而未嘗辨也故凡善用兵者必務明其部伍五人爲伍五伍爲隊四隊爲百莫不有長而長皆得相罰斬以次而至於伍則是凡諸長之所督者皆不過四人與五人也故百人趨戰法當用二十五人横刀分督之至於鋒交乘勝則此二十五人者又皆爲戰士矣以一人而制四人則寡而易辨以四人而聽一人之制則知其易

辨而不敢於推而至於千萬億兆莫不皆然正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孫子所謂治衆如治寡韓信所謂多多益善皆此道也古之善將者莫不遵之其在於今尤爲用罰者對病之要藥生愚以爲今日治兵宜一以此法爲主然後募選勇敢之士可二千人練習其法三日乃召至精熟岑港地形及賊中情狀者數人令其聚沙成象指示險夷遠近營柵門戶凡虛而可攻間而可伏弛而可襲與賊之每先伏以待據高以望及敗而必走之路勞逸寢興饑飽警惰昏曉可

乘之期至如人言當用諸將舊兵委以餌賊而擊其
追奔似亦一算則又當併計其餌而出或餌而不出
奔而追或奔而不追追而遠或追而不遠之狀彼短
我長無不曲盡乃始制為趨避進止分合奇正之規
與是二千人復假三日之期互為講明教練如出一
人大約做習戰陳明之意然後下令諸將之在岑港
者刻期復舉而明公身督二千人分行萬金之賞計
諸將未舉之先可半日驟至其地親執桴鼓坐於懸
山之巔而分布攻擊一如前所講練之法則一食之

頃必十獲其三再食之頃必十獲其七所餘者僅三
耳而明公遂已凱旋明越之間不踰兩日而有司者
已報班師矣此非生愚之漫言也蓋聞此賊每於我
兵臨柵之時輒用發楨鳥銃以走之然後出而追奔
或歛而自拒夫發楨鳥銃風藥者發速而旋藥者發
遲使能預定一軍分諸道忌趨其遲則彼且無所措
手足矣而當事者每每狃於始敗坐失此機而不之
講今與二千人所講練者乘勝之會誠非一端明暗
之幾亦非一定且必有明計以碎之而不純以力者

如不得已而出於力爭則如人言用諸將之兵以為
餌而擊其追奔其或奔而未必追也則乘其旋藥之
候而忌趨其隙亦宜無不破之堅矣但賊出而追必
不空巢歛而拒亦且格鬬故勝則勝矣而曰十獲其
三者此也然其事成於呼吸緩則不能故曰一食之
頃者此也巢傾衆潰遇伏輒覆為力益易矣故曰十
獲其七者此也然其勢相繼而至故曰再食之頃者
此也其他匿山伏澗所餘幾何而又不可猝得無勞
明公之坐待也餘兵分入搜燼收殘故曰凱旋明越

之間不越兩日而有司已報班師者此也雖然此則
其大槩矣至於選兵惟務精擇其他舊兵不可用之
說不必泥也練習戰事計有三日禁海關不可使出
一舟也分為伏兵者宜徹頭足衆綠衣混草木色惟
竅耳目使見聞而銜枚夜匿不使有聲及動搖草木
也其置諸長則稍閒伍中隊中之雋者而授之也諸
長不用官人使易施法也伍若隊凡屬其長所領者
必問其無讐嫌而後可恐長報怨而衆耆疑也近日
用兵之病在有合而無分令兵入巢者與伏者宜多

分其道且使賊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也無所不遇則無所不敗也默與二千人約殺賊不必斬首他兵以首來獻者默奪於葬以與之使得一意乘勢無以首妨功也用諸將之兵以爲餌勿告以故告則益輸而不成餌也始用萬金勞其行耳至於賞格恤典分別等差悉宜從重然後罰斬可得而施也然許諸長以互相罰斬人必謂其太嚴又必謂其無官職而殺人不可今賊殺我兵不可勝紀犯諸長之法而取以狥者必不如前所潰散者之多也而遂爲無敵之兵

永收萬全之利不猶愈於騈死於賊人之手而傲倖於屢北之間乎銷伍亦賤民耳一奉軍令則雖加刃於尊貴之頸而不之顧長無官職而殺人又何爲不可乎夫轉敗以爲功奮怯以爲勇非因循務自全者之所能爲也其道惟在於振其氣而舍其所愛振氣莫要於選兵明部伍舍所愛莫要於以一身獨當其任而不疑此田單有激於仲連之言而下三月不克之狄於一朝也不然則雖益兵百萬聚糧千倉相守更時使黃帝操戈巫咸占候班輸制器而亦無益於

用即使幸而成功要亦不可以再試者也生叨奉管毫厚下客愧古國士之流虛書記之室至如今玆所陳使幸而采之則有冒功叨進之疑不采之則有被棄取羞之笑而生之志則固不在是也生生平頗閱兵法麄識大意而究心時事則其愚性之使然亦遂忘其才之不逮如往歲柯亭高埠諸凡之役嘗身匿兵中環舟賊壘度地形爲方略設以身處其地而默試其經營筆之于書者亦且數篇使其有心於時縱無實用即如趙括之空談亦誰爲禁之者而深自斂

抑未嘗有一言以聞於人今奉侍明公之車塵亦既有日矣而未嘗敢以一言自進諸將吏或過客滿座議論雲興生亦竊聽之而已其自處如此亦可以知其爲人矣惟明公垂覽而少加擇焉東南幸甚

奉督學宗師薛公　言向知己愛蚯可感

先生自振古以來有數之人負當今天下之望其視學於浙深以俗學時文爲憂悒也不滿至如其小子又時俗中之所不喜者而先生顧獨拔而取焉以深奬而勤誘之先生去浙於今且五年凡浙之士一蒙

先生之顧盼者無不接踵於先生之門以幸得一言之教其小子獨於前年春始謀一侍講席既附舟以行又以潰冠蕭顯自松江走乍浦大戰海寧關市戒嚴乃復自杭返越今既三年矣而先生於往來生徒過客中無一不惓惓於某且曰其令某來吾得以耳提而事示之何先生知某之深待某之厚而某小子之於先生乃敢淺且薄如是也客有疑於某者曰始先生以衣履之故讓子其後以投省之牒付儒士子得無疑先生終不滿子而不敢往耶惡是何言也此

在世間校毫釐分恩怨小丈夫鬬氣於其行伍者之所爲而豈所以語於師弟子者耶語於師弟子且不可而豈所以語於某與先生之師弟子者耶已有過矣而欲僥倖於不問格有當破者矣而尤慾望人以不惟舊之循其跡劣弟子决不敢以此自待若夫見人之有過矣而果付於不問焉於格有當破者矣而惟舊之循焉此非猥取寬大恬靜之名必模稜應故事以爲得者先生何爲師也而乃肯以是自處耶而況乎先生始以衣履之故而讓其後又以朴疎以不

羈而言諸人矣至於崇本刊華談道論學信心腑砭破耳目先生至以全浙無一生可與語獨庶幾於其焉其所謂付人以牒者特以其所爲制文梗時人之齒頰耳卽此則知先生以時俗待衆人而以不時俗者待某所謂大將軍有揖客不及重耶者此也卽使某誠小丈夫誠於先生爲尋常師弟子亦不當有疑不敢往事而況某與先生之師子弟耶惡是何言也今世弟子遠從於其師非請教則候起居大抵重在請教者久於留重在候起居者速於去然於此二

事亦有不親往而托書者則泛泛然者也某私念其於先生既不敢以泛泛然者自處視往以候起居則將速於去矣不盡也久於留以請教力又有所不能是以遲之數年而不親往又不敢托書者此也如前年附舟之行則又乘人之便亦不過爲候起居計耳明年二三月間纔不爲請教計必爲候起居計以一洩數年以來犬馬瞻戀感激之衷今茲敢復托言者正以前所云如客之所疑於某者恐亦有蜚語入先生之耳而某於他日而先生時又不可先述於先生

之前者也故因鈕岀州公子之便爲先生預一道破之嘅其誠犬馬至愚無知覺至於先生豈一日而忘之哉

論玄門書　似有眞印

前日承而教又繼以書反覆敬誦知執事精於訂道非草草者卽思鄙論秪覺其妄然卽欲更伸其妄以復非紙筆所能盡也爲彼家之說者往往云孤陽不生如天之陽必藉地之陰鄙則詰之曰地自天中之陰非此人之雄必藉彼人之雌渠則又有別辭吾又

當有別詰矣如前一詰亦非死殺定說也而南岳譏磚不成鏡只緣鏡與磚是兩物也再於無思無爲却是胎中嬰兒本相人自少至老術之極則仙反之極則鬼原是一物乃磨鏡求鏡非磨磚求鏡比也凡執事之所見疑於鄙者止因日月之新說不相入況又守以舊聞使一洞日月之旨則諸疑或當盡釋矣草草奉覆

又　了欲之語

日月初亦只是一物分而爲兩然其分最早先於天地之位由今天地既位之後而觀之則日月只似天地中一物若從天地未分而日月先分以經之緯之而言則天地亦從日月生也卽人而論之初胎時是一團水豈不似天地混沌及後有外體而爲天有內體而爲地豈不似天地設位然而內外之結非自成也有物焉自一而兩以經緯之而後成也由此觀之天地無日月則不成矣天地從混沌而既位無心無爲一任日月之漸營毫髮不爽積子寅而生人物如鈞冶焉人身從團水而成骸亦能無心無爲一任日

月之漸營毫髮不爽積三年而結嬰孩亦如天地之鈞冶然矣故日月者生物之火候而天與人均有之者也天地之冶大故萬人萬物生焉人身之冶小故結一嬰而止耳今學丹者不知吾身中有一種日月之火候卽天地日月之火候吾身之結嬰卽天地之生萬人萬物而妄謂須取彼家然後成丹則是謂此天之不能生物而復藉彼天以生之者也其可乎故作戲論有陰天陽天之說者此也然而爲彼家之說者又有純陽既虧必藉以補之之說其支遁犯駁多

不能悉至於翁之說皆正門也非彼家比但其愚昧
細味高論亦多未徹於鄙心故直以己所妄見者爲
對大抵論道談徼非面而久辭不快也且愚所叨叨
非純出臆見常時幸早悟於心以印眞正祖訣若參
同內經篇但除邪僞書無一不脗合而求之於心質
之於天亦無一不脗合是以決信而不疑耳水在胎
中無爲無思生生見生至有爲有思之極而死耳然
則無思無爲成仙之徼始徼終事也不忠落禪惟忠
不能離耳南岳鏡磚不合是兩物若無思無爲則原
是衆見本相如衆撫以思爲却正犯磨磚求鏡也乾
坤者易之門戶契中之義似不如尊者所擬也

又答馮宗師書

眞有識辯非揣摩影響之言
滑妄註參同觸翁謬取其大旨而小摘其編次何幸
蒙知若此哉然編次之敢盡亦有說緣世以徐註混
經遂誤壓經文滿冊重複牽雜至不可解今圓三五
章之言鼎器仰法象章中升熬至相守義也其言兩
七聚至末簡之圖五相類仰青龍至二六所義也其言
日數黃白黍米及審諦等義細玩之俱與圓三五章
中互相印證如以爲烈魏公既作法象章又作圓三五
章則重複之病不犯前轍耶又前簡上中下三篇散
列不應無結而經語無隱註語王顯圓章近隱法象
近顯故知圓章是結經法章是結註也由此觀之圓
即經之亂詞不特法爲註之亂詞也至於參同契者
敷陳梗概至盡矣一段乃是作五相類之引五相類
圖比於亂詞則爲尤約矣蓋經註中歷歷指五行爲
同類乃一書要訣觀圖眞可黙會不煩片語其他皆
枝葉花果惟此圖爲正在根株也若以御政等三事
當之謂五爲三則御政等直篇目耳非要語也何煩
魏公特云故復作此哉即欲明三事爲一則直曰三
物出一門足矣今日作此將執何爲作耶三物亦何
庸於作耶如此則惟昔一章當置於何地不待智者
而得之矣況其中隨旁風采指畫古文等語絕甲吾
不敢虛說倣傚聖人文等語不特此也虛心觀之即
處甚多獨徐魏同時徐似不宜以惟昔曰魏然二公
註述亦皆隱名惟昔之言亦少砷其說耳吾甚傷之
自任之語口氣帶自上文與若夫至聖者自任之語

不同至聖章自任之語可以屬作經不可以屬作註惟昔章自任之語可以屬作經者言亦可以屬作註者言也況徐之註經其於各章雖詳略後先與經絕不相印却未嘗遺其一篇姑無論其緊要本旨即贊前訓後之語亦無不印之如是非歷藏章則印以世人好小術是了養性一目矣若爐火一目其在魏經如臣勝尚延年如欲作服食仙如世間多學士如若夫至聖如吾不敢虛說其爲贊前訓後者若此其屢屢矣徐註印之其最可見者特惟昔聖賢一章耳他

若太陽流珠之尾不得其理一段如寐遭遂之尾審專不泄一段恐是相印之詞今略舉其顯而細者徐之彈竭家財妻子饑貧非印魏之耗火亡資財徐之立竿見影呼谷傳響非既魏之金砂入五內霧散若風雨哉苟細玩之無不皆然其若人者獨所謂詳略後先之異不隨處證見耳然此等處姑略而不辨猶之可也何者法象章便作是魏公總結爐火乃絕不及工夫纔以圓三五章雖於爐火犯重複矣然腹齊三坐垂温却是做工夫語也據此借口猶可以遊重複乃冠以惟昔章爲引首亦何不可之有若以五相類爲三相類以象彼仲冬節爲當升於內甲之後此則諸家之大謬決不可從者也五相類既辨之如前矣若象彼仲冬節一段乃魏公於此特地衍明正在根株而非枝葉花果之意首句弔起象字而後曰別序四象以曉後生此即魏公之自註也內甲七八九六特衍三十爲晦之說且止有八數是兌象至其六七九皆無卦無象也如此則謂之一象可矣謂之四象可乎又有何要義而用以曉後生耶且內甲一了

即接到八卦布列曜何等次序如入此一段則大梗文脉矣俞氏本擬四言爲經五言爲註久之不得見內甲章與此音韻相叶又陽氣索滅與仲冬推傷影響彷彿故便指鹿爲馬杜氏之滔天俞氏之濫觴也且閉口不談即是養性篇塞兌義匡廓消亡即是養性篇隱明義理至要至精之旨故終篇特爲挑剔以丁寧後生正恐人專着枝葉花果茫無下手處也此誠不可不辨惟師翁眴次瑩虛見道真切推移不泥環轉銜權而青州一脉千載攸賴從事有靈寧能忘

情生愚狂僭正所謂以管窺天耳言筌以上尚有纖微未敢輒及惟函丈垂諒不以因槩而犬豕之萬一少緩刀鋸尚有廣陵一曲揮手謝饗而後引頸就纏也桎拳之所涉筆爲艱遽不盡展卑卑冬冬亦是離合體首五句是隆慶二字第六句三年二字第七句十月二字王言者詎字也廿者廿二兩字也十兄者初九也吾心者悟字也正兎句正六月也而鷄句二十日也蒼箕者蒼龍七宿中之箕星也箕星今繪者爲點者四月綫圍牽口巾加以人字乃因字也漢武召東方朔隱語棗爲來來又古緯書曰卯金刀爲劉白水眞人眞下之貝爲具準之古書偏旁大抵皆漫故渭亦漫之耳不宜

答人問參同

象彼仲冬節十四句本居大易性情十四句之後是魏公臨了丁寧後生語而俞本升居於仲尼贊鴻濛二十四句之後姑就其意而論之如以爲仲冬子半草木盡落人君閉關靜養微陽天道至此而極其收斂玄幽虛寂日月至此而合璧躔度匡廓消亡有似

徐文長文集　卷十七

於上文內甲所云之坤乙三十日東方喪其明四者合三十陽氣索滅藏如此則猶之可也如反取上文之七八九六之四數以爲下文別序斯四象之四象則不通矣蓋上之所列月魄止是八日在丁方之時有兌之象其七日九日六日則未聞其屬何卦爲何象也如是則所云象者止於八日之兌謂之一象可也何以謂之四象耶如以爲此三也七也九也卽無卦象然自月魄逐霄而視之皆象也則一月三十日中皆是象矣又何以止曰四象也又借曰魏公文多謬說彼特假七八九六之數以合三十日正欲以明月盡之晦日爲坤體則特舉此三十之爲晦有何要義又何以曉後生之盲耶況上文二十四句歷列八卦之體以準月魄盈虧之象至坤卦而了矣故緊緊接過八卦布列曜運移不失中元精眇難覩推度效符證居則觀其象準擬其形容則謂之八象可也謂之四象又可乎蓋緣魏公以參同一書其在上中下三篇散布甚矣故作同三五章以結之然猶以爲屬敷陳泛濫也而於微妙纖細處尚有缺略之弊而終

屬於彷彿也故謂之曰未純一曰未備曰遺脫曰不
幽深曰不相鈎援也故復作五相類圖以約之正以
純一其敷陳滿其纖微補塞其遺脫潤色其幽深而
鈎援以相逮之其旨意始齊一而不悖故曰大易之
性情盡矣夫易者日月也日月者坎離也性情者坎
離入而爲情出而爲性也坎水有金離火有木而土
各具焉又非五行之相類而何哉故下文何正在根
株不失其素此正專指五相類而言也正在根林言
盡去其言語文字之枝葉也不失其素素者太素之

素也即虛無也言後生之用功正在虛無安靜也虛
無安靜則大易之性情準矣黃老之御御此者也爐
火之據據此者也一也而無有二道也然其象云何
耶乃象彼仲冬之節子半之候草木盡彫落也人君
深潛藏也天道至玄寂也日月正摶持而匡廓消亡
也此守黑之妙至靜至默之道也而不知者顧譊譊
於言語文字之間則反自敗傷矣豈魏公約而爲圖
之意旨哉故曰謬誤失事序言還自敗傷別序斯四
象以曉後生盲者此也故覩於象彼仲冬之象字而

下文之四象可知矣下文舉四象而先系一象字於
首句此即魏公之自註也雖然下文四者之象乃無
象之象也篇終矣不得已而形容之以丁寧學者恐
其求之於枝葉花果差毫釐而謬千里也若俞本之
升次此章使居於魏公徐註敷陳卦象月魄之後乃
正值其平鋪漫序律曆之簡也何暇輒及丁寧後生
以梗斷其文脈如此乎即有丁寧其辭氣亦宜隨章
不迫如所謂居則觀其象等如所謂可不慎乎等是
也不應曰別序又曰曉後生盲如此乎其諄切也至

若其以圓三五章而意則相承總是一章又以法象
章之亂辭爲是註圓三五章者蓋亦有說緣魏公書
三篇其下篇六章一向散說爐火而却以圓三五一
篇結之故亦自不得外鼎器爐火而別設一種物象
以形容也於是徐註以亂辭即之自升熬於甑山至
淡泊而相守並是鼎器爐火事也魏公下篇之說爐
火一向以五行配合但亦病於散見耳故至五相類
則用圓而合於一處於是徐註之亂辭即之自青龍
處房六至三五并危一都集歸一所並是五行合於

一處事也至於其中所云日數取甫則即圓三五章中之節候先白後黃則即圓三五章中之火自芽黃至於反覆研悟等語亦即圓三五章中尋繹諦思等語也其章章如是細以篇目相依則徐註之法象章非徐註一書之亂辭而何哉魏公之圓三五篇非魏公一書之亂辭而何哉不然則圓三五章語即法象章語法象章語即圓三五章語魏公亦牀上疊牀屋下駕屋甚矣如此則惟昔聖賢一章非註吾不敢虛說一段而何註哉蓋懷玄抱眞至變形而仙本魏公之成功而憂閔後生至志士家貧本魏公之成書而言吾甚傷之至末乃徐從事本自已之訣此書而言而其尤可謬者則隨旁風采指畫古文數句爲印吾不敢虛說至對談吐所謀數句智者審思用意觀焉是印學者加勉力數句是也其中少似礙者則以徐魏同時何至稱爲惟昔之聖賢邪而不知當時兩人一作一述並隱已名故徐以魏以惟昔亦少神其說耳後之註書而往往託於古者皆是也由斯以談諸篇之次某豈敢草率而附會之哉不特此也凡魏公諸篇徐未嘗不逐篇印而註之不特肯綮處爲然也即諸訓戒後生贊揚前賢亦悉印註但有詳略顛倒互見互隱之不同或以一字而槩印一篇槩印數句[illegible]或以數句而解一字解一句或註在後而反印經之前或註在前而反印經之後但在人提摘操縱而互觀之耳舉之與諸註家同異大略如是而於杜氏尤水火之甚蓋他註雖謬尚未壞經也杜氏雖不著經然以四字爲魏經五字爲徐註惟有甚壞經耳其他一無所藉也胡粉章始終相因之同類以鉛汞砂銀喻之是直指五行之同類也又曰雜性不同類安肯合體居是反說以明五行之同類也而徐註有白子五行始三物一家都歸戊已是亦直指五行之同類也又曰藥物非種名類不同是亦反說以明五行之同類也其最後又曰同類易施功非種難爲巧而其上文則又先列以五行是又直指五行之同類也由是而知五行者五相類也丹之成否莫要於此舍此更無可訣而傳者魏公以諸篇散見頗爲道脫故既作亂辭而復撮以更約之所謂正在根株也而杜氏

以三道爲相類夫所謂三道特言書篇之名目耳何
要事也而魏公乃禱其遺脫特作此三相類耶夫御
政之政火候也養性者正御政之政也伏食者火候
之準而成功者也一事也不可以謂之類况得而謂
之相類耶若夫金木水火土其在人身乃心肝脾肺
腎也當其始時一寸水耳固無所謂類也及生成而
參居人但知其不類耳所謂一者以掩閉此也故魏
公喫緊爲人曰此五之不類者乃汝之同類也猶言
仁義禮智信同一性也發而應迹則分而五屬矣孔

孟原其本而告人曰五者是汝之一類也今於此則
姑舍之而偲偲然舉其論孟之篇目曰學而與爲政
與八佾三相類也梁惠與公孫與萬章三相類也可
乎不可乎阜阜冬冬數句非緊要語也緣其分註此
書終於隆慶之三年十月廿二始於此月之初九而
悟則悟於此年之正六月二十故吾心者悟字也鷄
十雙者二十日也正兕三雙者正六月也言悟於正
六月二十日也玉言者註字也廿者廿二也十兕者
九也十字寄中竪畫之一衡於用字之中設用字還

其竪畫之衡於一字之中則爲十月兩字也言註此
書始於十月初九終於廿二也阜阜冬冬者隆之左
旁爲阜其下爲夅夅音同阜是爲阜阜也隆之首文
爲有上而無下之冬慶之脚文亦爲有文而無下之
冬是爲冬冬也虛挂慶之下文於隆字漫取冬冬以
叶阜阜之雙文韻耳而慶字尚未完也開戶之戶言
慶之广戶字之下缺故曰開戶也支窓之窓言慶之
畄似窓楞之支於開戶間也然畄少東之一畫似窓
之有西楞而無東楞也貫心言慶之必也白阜阜至

貫心並離合隆慶二字也參之十遂參三也斗上加
以ㄥ若遂然年字也此一句離合三年二字也蒼箕
中人者言四字也東方蒼龍七宿爲箕星四點○○圖
星紀者類以色筆帶其二面設更加一面則戌○○矣
○○中加以人非因字乎秦川水月者田水月淵字也
秦首三畫以徐旁三畫彳爲之則徐字也且徐秦同
姓猶紫陽本朱某之於鄉所也初某註此書不欲竟
巳之名而又不欲盡沒其迹故爲此隱訣以庶幾於
德祖之知然亦要緊事也故沒而不工耳不特漫而

不工且偏旁亦多訛謬然漢武以隱語召方朔云先
生來來解云來來棗也而棗從朿不從來緯書卯金
刀爲劉而劉從亞不從卯貨泉爲白水眞人貨從貝
不從眞蓋訛謬相襲自古而然耳故魏公自敘篇陳
敷羽翮東西南傾其爲離合爲陽字偏旁皆不合者
有見於此也湯遭阨際水旱隔并之爲陽人人知之
且既有一陽不容重出但味其文義知所謂敷陳羽
翮如所謂東西南傾詰屈窘迫似有牽湊離合之意
不然文勢到此自宜作明易鋪敘也重一陽字想亦
筆下偶然捏弄以混人耳如此並屬微細故不大著
解如欲解此等則尚有數段稍關於義者如既言配
以伏食雌雄設陳則繼之曰挺除武都八石棄捐蓋
恐人誤認作雌黃雄黃也悟眞篇云休煉三黃及四
神亦此意也審用成物世俗所稱成物者成金銀也
審果也言設果成物固當爲世俗所稱者也五言用
八石者不能成物也其他律曆章中俞註詳矣但任
畜微稚之任作南呂之南義見白虎通及史記天官
書可不愼乎章管括微密閭舒布寶管爲鎖管括爲
約囊布爲泉布俱須與拈出各所見諸書文義照幾
使後生易讀也至於形容伏食既成之神尚有金砂
入五內刀圭沾淨鬼竟痴人尚泥爲入口下吭之證
而不知金是吾身之水金砂是吾身之太乘向來泄
漏則出五內矣今不泄漏而積而至於結丹則即此
爲入即此爲沾矣烏取於口與吭而後可云入云沾
哉至於命本危一一之從以其涿合房六昴七張二四
宿之義王震澤集中內甲之對比於諸說尤爲簡明
諸如此者皆宜稍與拈出分疏而其當其時則惟汲
汲於大義固不得不詳於彼而略於此也雖然鴛鴦
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則吾於火記篇中之
註有去乾坤坎離並有兩個取其上德者是已却亦
與便認取兩個不活動者之上德也晦朔章註中有
出入兩刻等字消息露於此矣不然則研章索句解
得差與解得不差並無得於身心象山之答紫陽論
太極云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於一物而
不足爲萬化根本此切中談文論字者之病矣
敷陳泛濫等說雖定指上中下三篇之文不指圖

三五章然却是要作五相類圓所先爲引之如此

亦不是除却圓三五章而言也

一出入爲性情雖帶坎言其實只是腎之一物然莫

便看做人心也

上德篇金炁亦相須炁字當是水字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七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八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豐干余允乾鴻宥校訂

論

論中一

文長快語入諸篇本色高奇處非故爲荒險欺人耳

語中之至者必聖人而始無遺此則難也然習爲中者與不習爲中者甚且悖其中者皆不能外中而他之也似易也何者之中也者人之情也故曰易也語不爲中必二氏之聖而始盡然習不爲中者未有果能不爲中者也此則非直不易也難而難者也何者不爲中不之中者非人之情也魚處水而飲水清濁不同悉飲也魚之情也故曰爲中似猶易也而不飲水者非魚之情也故曰不爲中難而難者也二氏之所以自爲異者其於不飲水不異也求爲魚與不求爲魚者異也不求爲魚者求無失其所以爲魚者而已矣不求爲魚也重曰爲中者布而衣衣而量者也

自童而老自侏儒而長人量悉視其人也夫人未有不衣者衣未有不布布未有不量者衣童以老爲過中衣長人以侏儒是爲不及於中聖人不如此其量也若夫釋也者則不衣矣不衣不布矣不布而量何施故曰不爲中黄之異緇也則昔嘗曰尚欲爲魚也盡之矣雖然魚有躍者化者時離水而微飲者有矣似難而易也魚不化不躍而不離水也而飲必無不清者有之乎似易而難也故曰中庸不可能也

論中二

天與人其得一同也人有骸天無骸無骸則一不役於骸不役於骸故一不病一役於骸故一病一不病者何堯傳舜舜傳禹曰道心者是也一病者何堯傳舜舜傳禹曰人心者是也微者何骸勝一而一者膏用火以消矣危者何一不能勝骸而骸者土曰實以高矣中之云者酌其人之骸而天之之謂也猶曰半其道心者亦半其人心者之謂也故曰中也是中也難言也言半則幾於墮而執矣故曰中也者貴時之也難言也凡二聖人者其始之治其心於土階者

不過三尺中治其軀於形者不過七尺中治其變及其象九其男三其女者多亦不過數人中而卒之利億兆爭叅兩者皆是物也是二聖人之善因也因其人而人之也不可以天之也然而莫非天也亦因其不可純以一而一之也然而莫非以一也故精也者精之乎此中也一也者一之乎此中也精也者治玉者之切與磨也玉而切與磨之則一也此二聖人者之中之者之功也二聖人者以骸治骸以人治人者也骸者何竅也鄰也軀也殼也噫二聖人不能强人以純天也以其人人也是二聖人之不得已也至語其得一也則人也猶之天也

論中三

自上古以至今聖人者不少矣必多矣自君四海主億兆瑣至治一曲之藝凡利人者皆聖人也周所謂道在瓦礫在屎溺意豈引且觸於斯耶故馬醫醬師治尺箠灑寸鐵而初之者皆聖人也吾且以治者舉人出一思也人創一事也又人累千百人也年累千萬年也而後天下之治具始大以明備忠而質質而

敷文而至於不可加而具之教亦不可數使令者一人也而曰我自爲之而自用之而又必待其全而後用則終古不治矣故治必繫聖人而後治夫既已如是而足以治矣而彼一人者又曰我必自爲之而後治之則非愚則病惑者矣故治莫利於因因而博則其失自爲而自用者不遠也惟因而不博者得之夫孔子學幾七十矣老矣鍊而酌且審矣亦博而且約矣而所刪所定所贊而所修者幾何哉治備是矣民可以使由而止矣而今之治者顧曰我且博焉則非

愚且病惑者矣故曰貴因因故又曰因又不貴博農時草軒與岐也區也緩也和也鵲也倉也而方也而七者必曰我自爲農也自爲軒也自爲岐也而區而緩而和而鵲而倉而自方也非若侍且不暇故曰貴因因又貴不博孔所刪諸者是矣故曰孔子集大成集其大於帝者王者也雖然之方也而方之抑末也而方方者一也一者方方者也故旦也者以其因者思兼於方則不必皆合不合則思思則得得則待旦待旦則果用而果合是之謂因方而不病於方是之謂

農之王醫之綱乃民德則醜矣分則有常必使之農其農而商其商視其木以梁今之亂學者類以梁而不視其木者也故强齊民而學帝與王之學以爲盡帝與王之梁

論中四

凡博者一之影也堄也而一始安有博凡博者悉病也凡聖人之博博其所分也譬之醫奕吾奕也奕有譜盡奕譜而奕止矣吾醫也醫有譜盡醫譜而醫止矣故博也亦約也不博其分而博其所不分而後有

徐文長文集　卷十八

百子百子而用者自覇以强自强以諭自諭以攘而縱以橫而莫知其所終悉博也博而無所用者則今之所云詞家之流者是也夫詞其始也而貴於詞者曰興也故詞一也古之字於詞者如彼而人興今之字於詞者如此而人亦興興一也而字二耳興一而字二者古字艱艱生解解生易易生不古矣不古者俗矣古句彌難難生解解生多多又生多多生不古不古生不勁矣是時使然也非可不然而故然之也與不與不係也故夫詩也者古康衢也今漸而里之

優唱也。古墳也。今漸而里唱者之所謂賓之白也。悉時然也。非可不然而故然之也。故夫準文與詩也者則墳與賓康與里何可同日語也。至與則文固不若賓康不勝里也。非獨小人然大人固且然也。今操此者不務此之與而急彼之不與。此何異奪裘葛以取溫涼而取溫涼於獸皮也。木葉也。曰爲其爲古也。惑亦甚矣。噫木獸之又難能也。今且紫而敗素矣。繡而爛纈矣。剪梏矣。織錦矣。夫論媒者貴許婚。勸貸者貴出鏹。貴與也。非較咏於齊楚也。祈語而敗婚。齊語而

脫鏹何取於齊咏也。聚一焉。今之爲詞而敘吏者古銜如彼則今銜必彼也。而敘地者古名如彼今名必彼也。其他靡不然。而乃忘其彼之古者即我之今也。慕古而反其所以眞爲古者。則惑之甚也。雖然之言也。殆爲詞而取與於人心者設也。如詞而徒取與於人口者也。取與於人耳者也。取與於人目者也。而亦求溫涼於獸與木也。而以爲古者則亦莫敝於今矣。何者。悉襲也。悉勦也。悉滌也。一其奴而百其役也。其最下者又悉賸也。悉肌也。悉自雷也。悉求唐子而不

出域也。悉亳州之藥。尨子也。語之其所合者則欣然。語之其所不合與不知者不笑則訕且怒矣。耳而曰唐矣。語初盛則愕矣。其上耳而曰漢矣。含有味乎其言之。誰數語則涸矣。其上是其[illegible]所爲奴而役者多不踰數葉。梏少不能數十百字而止耳。往往拾嚼餘以爲胾。而自以爲巷閭從而論其與於心。並其所謂與於耳目口者。而忽爲其若喪。夫其弊也如是。則不博也。乃不知其偷也。偷於博也。

論中五

明明德三語綱也。八條目二十語目也。三虛也。八實也。三闔也。八開也。三根本也。八枝葉也。三起八也。八結三也。本末二字云者一篇之眼也。何謂眼。如人身然。百體相率似肩毛臣妾輩相似也。至眸子則豁然朗而異矣。以警故作者之精而言者嘅是也。文貴眼此也。故詩有詩眼。而禪何中有禪眼。大學首篇人人熟之者也。而文之體要盡是矣。逝其故千萬篇一也。首尻與脊也。然而一開一闔者則又且無定立也。隨其所宜而適也。故凡作者長短不同。此同也。豐瘠不

同此同也詩與文不同此同也上古之文與詩與
今之優之唱而白之賓者不同此同也多此者添蛇
足也、不及此者斷崔足也、而昧此而妄作者絕不足
也、昔畫并攫搏泥而思飽其腹也、將以動衆焉而顧
失其護也、

論中六

姑蘇以今與之書者與浙之書者進也今丐書者實
以英與進也而名以公與孤必否也今丐文者實以
左與屈而名以左與屈必否也必趙以孟也何輕者

之不貴贗而貴贗者之不輕耶非此宜贗而彼宜不
贗也古之文也一今之文也二文也一故鷹者必文
文者必貴貴者必尚而今也貴者亡矣而其尚者尤
習也不得於實而猶希其名故習貴贗也實攻而名
不攻也非今之求文者求文於旣貴者之責也乃今
之求文者求文於未貴者之責也若畫則一而未嘗
有攻也今求文於士者亦一而未嘗有攻斯無贗文
矣

論中七

冊也、御冠也、周也、中國之釋也、其於曇也、猶契也、印
也、不約而同也、與吾儒並立而爲二止此矣他無所
謂道也其卒流而爲養生冊之徒之爲也入不測之
淵海以學沒而已者非求以得珠也至海之半不期
而得珠焉而後之學沒者遂遷其學於珠此養生之
說熾而他端者始蝟興而榛塞之由也故道之名岐
於此與釋與儒而爲三而本非三也二之三嫡之庶
統之閏也楚之有昭景也甲氏也漢之有吒也

會稽縣志諸論

諸論術工經濟言入卖刑與唐宋名家亦略

相當

地理總論

余志會稽縣首地書而地之目六曰沿革分野形勝
山川物產風俗是也考之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民
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
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夫
所謂川谷卽地書中之山川也其曰廣大卽形勝也
曰民生剛柔輕重遲速則風俗之所由也曰味曰器

曰示則物產之流也四物者之受成於地也亦猶冶之於器鍛不可以爲戟而匝不可以爲壺工人者亦就其近而稍磨之耳故曰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以推移其教可循其政可齊而俗與宜不可易今夫天下大器也會稽亦冶中之一器也長是邑者猶工也告工以其器故必先冶告長以其治故必先地或者曰地先而邑之沿革則後若夫分野則天也天又先於地於志而首沿革何也曰呼馬者呼驪馬則他馬不得應徒曰馬則他馬得應之今志邑者不首沿

革是呼馬而不呼驪馬也他邑者且紛起而應之矣亦何有於分野

沿革論

余考諸史會稽之爲邑自隋開皇九年始則自開皇以前至於秦史冊中凡稱會稽者亦郡也而今之志邑者往往取郡事以入邑豈非以會稽之名通乎郡邑而不深考在何時則專以名郡在何時則兼以名邑之過歟開皇以前有會稽郡無會稽邑而會稽一邑其時尚分爲山陰上虞永興始寧四邑開皇以後有會稽郡亦有會稽邑而山陰上虞永興始寧四邑始并爲會稽一邑由此推之開皇以前凡史冊中所紀人物有不指其邑漫稱曰會稽者蓋一郡全屬之人悉得而冒之竟於四邑中人哉而今顧欲以未經稱邑之會稽以當之亦悖矣如此又烏取於沿革故余之志會稽也凡有關於邑者悉自肇邑始時隋開皇九年則其時也

分野論

古今志星分者無慮數十家皆以斗牛屬吳越又必

系之曰揚州信矣然以天下之大而有揚州揚州而有吳越吳越而有浙之省浙之省而有郡郡而有會稽一邑其占驗於斗牛者不亦鮮邪在春秋吳伐越史墨曰越得歲而伐之必受其凶在漢歲星熒惑太白聚斗牛之間其後孫氏實有江左在晉苻堅將入寇石越曰今歲在吳天道不順已而堅果敗在陳叔寶將敗有星孛於牽牛由此推之蓋以綿承經有善測者寸而析之不專於其星而於其辰則會稽之斗牛其祥其災可坐而得也又何鮮之可議邪豫章

火占王氣于臨安。雷煥占劍氣于豐城。而鄭康成之注周禮亦曰州中諸國於星亦有分皆卽是說也。而惜其書亡矣。今所謂清類者。果盡得其旨耶。說者又疑越東南而牛女北宿。夫以數里之山松生其南而苓生其北彼枯此枯。彼榮此榮。精通之極也。今玄黃抱負本不相間人以其所見清濁之景而自間之黃有盡而玄無窮。如毯之浮一粟於其中人又以其所處一隅之小而遂欲定天地之南北無惟其窒而疑也僧一行之言曰星之與土以精氣相屬而不係於

方隅。信矣。

形勝論

夫郡邑之有形勝豈取於觀游哉易曰地險山川丘陵也史稱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推此言也可以知形勝之說矣會稽東有娥江北有大海南有杉木駐日嶀山諸嶺之厄而西界於山陰之隣封碎之於人背腹手足之勢完而水陸之險備矣地六千頃丁男六萬人碁錯其間無事則耕食而鑿飲有事則荷戈帶甲以壁於四郊。若向者批東關撤清風以與倭夷相從事據險以圖挣利而進。則所謂娥江大海諸嶺隣封之未必不爲我屑而非也。審矣。若彼諸所稱佳山水以爲勝者是觀游之具非形勝之謂也巳志之山川部中矣

山川論

紀揚州之山川者在禹貢曰彭蠡曰三河曰震澤而止在周禮曰會稽曰具區曰三江曰五湖而止彼州者於天下九之一也今邑者於天下幾於千之一也

一聖君一賢相。皆天下九之一之山川不滿一尺牘。今之志會稽者書天下千之一之山川乃累數十紙而未終且間有缺焉。故哉秦以前天下之地各屬其封國則王者制其貢而已耳不責其數可也故夏之物於揚州亦止曰貢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毛羽木而已周之物於揚州亦止曰金錫竹箭而已。秦以後天下之地一統於京師惟一統於京師則王者雖制其貢矣。不責其數不可也故一毛一鱗之所産亦必稽於土登於版與壤畝等也而不敢以謾夫物不責

其數故山川可略也可略故紀山川其大如州者不滿一尺牘物責其數故山川不可略也不可略故紀山川其小如邑者累十數紙而未終且則有缺。

風俗論

老子曰至治之極隣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夫以予觀於古所摘而列者諸志語則會稽者重犯法勤儉重祭祀文雅而風流其俗也顧不安之而今之所安者婚論財嫁率破家乃至生女則溺之父母死不

以戚乃反高會召客如慶其所歡事感於堪輿家則有數十年暴露其父母而不顧者民有四耕耨而誦其業絲布其服魚鹽與稻果蔬而贏於其食也顧不樂之美之甘之而今之所樂者其業往博塞以為生羣少年日騖於市井黠佃逋王者之租又從而爲禍以脅之所甘所美其在食且服者窮江之南北山之東西競其納麗誇其方之所輸其多不可以指數夫若老子言隣國可相望而不相往來此蓋上古時事余亦安敢以望於今之會稽也哉至如司馬其所稱持數十年以前之會稽耳今不望於上古而望於數十年之前又華其甚者於俗若婚之論財若厚嫁若溺若喪父母而盛宴與暴露其父母於業若博若群少若黠佃於服於食若窮江南北山東西之華靡噫俗其殆庶幾哉夫人之身有瘤也俗亦有瘤俗之瘤則有丐口丐以戶稱不知其所始相傳爲宋罪俘之遺故擯之名墮民其內外率習汙賤無賴四民中居業不得占彼所業民亦絕不冒之四民中所藉彼不得藉彼所籍民亦絕不入四民中即所常服彼亦不

得服蓋四民向號曰是出於官特用以別且辱之者也而藉與業至於今不亂服則稍僭而亂矣丐以民擯已若是其也亦競盟其黨以相訟僥必勝於民官兹土者知之則右民偶不及知則亦時左民民恥之務以所沿之俗聞必右而後已於是丐之盟其黨以求右民者滋益其故曰丐者俗之瘤也雖然瘤奚自外於常膚則瘤之也且有瘤者肯自咎曰我今且受藥且圖自化爲常膚焉必瘤而决之哉經不云乎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丐自言曰宋將焦光瓚部落以叛宋投金故破斥
目之曰墮民亡男子無候婚喪家或元旦則羣索
酒食婦則習媒或伴良家新娶嫁又爲婦買便見
竊摟尤善爲流言亂是非間人骨肉○男業捕蛙
賣餳扨竹爲牛頭燈如牛頭樣挈編機扣塑土牛
土偶打夜狐即逐鬼也女則爲人家扨女髻冠梳
髮爲髢著走市巷兼就所私○籍曰丐戶即有產
不得充糧里正長亦禁其學○舊志帽以狗頭狀
裙布以橫不長衫扁其門曰丐

物産論

計然言於范蠡曰知鬬則修備時同則修物二者形
則萬貨之情可得而睹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
此言時之用也故旱則資舟水則資車而物之理可
知矣又曰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平糶齊物關市不
乏治國之道也故積貯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
貿易腐敗而食之斯言也越用之以富其家今農之
粟末之幣與物在會稽者不特二三濟於計然時已
也然而不免於常歉者豈乏然與蠡其人乎殆非也
古之剏農與末也恒在上今之剏農與末也恒在下
即有然與蠡其人將安所用乎姑舉其一蓋自釀之
利一昂而秫者幾十之四秔者僅十之六釀日行而
炊日阻農者且病農而莫之制也況得制其末乎吾
故曰雖有然與蠡而無所施者此也

治書總論

夫有地如會稽則地不改闢而教養之政可施矣然
地非能以自施也必付之能者曰設官設官不能以
露而出政與民之露而處也必付之匠曰作邑自周

之有官曰正始以至我　明之有官曰知縣而止其
屬凡數十百計悉官之設也自居縣之官曰署始以
至衛民之居曰烽堠而止其數凡以九計悉邑之作
也斯二者因地以爲治也故統之曰治書

設官論

余讀柳子封建大約謂上古之時起於有爭而就質
於是刑政漸以生焉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
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
於里胥皆有德者也死必求其子而封之此封建之

所由始也信斯言也則縣大夫之設其初且未屬於天子。而民自求有德者以聽其治。其後既有天子則天子始求諸有德者責其治以加於民。然而自始求之外子孫嗣其祖以爲治未必肖之者亦多矣而今之言制者每每進封建而退郡縣之設官噫今所設之官類皆天子求諸有德責其治以加於民亦猶古初民自求諸有德以聽其治之類也即有鮮德者亦不猶古初之後其子孫嗣以爲治未必肖其祖之類耶如此則凡鮮德者其爲官之責而非設官之責也亦明矣言制者又烏得進封建而退郡縣之設官耶

作邑論

邑設之官凡以爲邑也邑不作何以爲邑耶邑之作必作署以居官曰縣之署作屬署以居屬之官曰屬之署作學署以居先師之神若師與徒曰學之署而署之寓者官不隸於邑上隸於邑廢者昔常置官亦置署今省官亦省署故曰寓曰廢彊域以界民城池以衛坊以領城之内里以領城之外市以貿内鎮以貿外津梁以兼濟其内與外郵舍以出命於外入命於内墩以候内烽以候外戍邑之所以爲邑故統之曰作邑

戶書總論

計邑口以料民自軍竈至僧道其類十有七其數六萬有奇計邑畝以料土自田至浚其類七其數七十萬七千有奇而口之役於其上者二曰銀以顧役曰力以自役其人五百八十有九其徭役之所六十有八畝之賦於其上者二曰本色以便輸近曰折色以便輸遠其目七總會之數米五萬二千六百六十二石有奇鈔九千三百四十五貫八百文有奇而若之貢與諸榷之不出於畝水利災祥之不關於賦者不與焉夫是口與畝若之其與諸榷上資其養於民亦上所以養乎民者也凡養之義類屬戶作戶書戶書者與地書中之物產則關也而物產出乎山川山川地也地從星星從邑之沿革

徭賦論

余聞諸長老云徭賦之法蓋莫善於今之一條鞭矣第慮其不終耳其意大略謂均平之始行也下諸縣

長吏自爲議縣長吏以上方從僉衆何令已猾胥蠧之嫌乃忍取其疑於衙者一切裁罷以報而今者每一舉動或承上片檄則往往顧案厄而荷眷掌案之吏與輔肆之人且愁見及矣至於顧役之繁且苦若倉傳者亦往往直不稱勞莫肯應募故長老相與言曰誠使吏派數百金於縣邑不過畝費一毫釐不然行且見千百年之大利坐變矣何者圖觸丁者將乘其隙而陰壞之也始正統間御史朱英創爲十年一役議當時便之今僅百餘年乃更之如反掌志民瘼

者愼毋爲畝惜一毫釐使圖觸者得乘之以變此良法則幸甚矣則幸甚矣

戶口論

夫口與業相停而養始不病養不病而後可以責民之賦今按於籍口六萬二千有奇不丁不籍者奚啻三倍之而一邑之田僅四十餘萬畝富人往往累千至百十等其類而分之止須數千家而盡有四十餘萬之田矣合計依田而食與依他業別產而食者僅可令十萬人不饑耳此外則不沾寸土者尚十餘萬人也然郎令不占於富而并分之土亦不足矣烏在其爲不病於養哉既病其養而欲責其賦加於無恒產而有恒心者則可耳而若是者能幾何人哉噫亦窮矣蘇軾有言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軾之意大約欲華徙機寒正令口與業相停也嗟乎此豈易言者哉。

水利論

夫會稽上承諸流而下迫海其賦入之多寡恒視畜泄之時不故畝者胃也。上流者咽喉也。海者尾閭也。

故咽喉治尾閭節則胃和而精不則不失咽喉尾閭胃之所由以養者也。余故志水利於徭役之後。俾司牧者知所重云。

災異論

夫水利關於畝則列之戶可也災異於戶曷關哉夫大氣調風雨和則年穀物蕃而齒育不則年凶物耗而夭札興故災異之關於戶彌甚於水利也然詳於地而略於天又何哉曰災之見於天者郡則同也省於天下則同也若共見乎地則於邑尤切矣余故特

詳焉噫致災之山川災之道固有任其責者矣

總書總論

夫民有養則可教官若師皆教之之人也教之之人與受教之人必各有以風之而教益振故宦跡選舉人物出焉而若寓賢若貞烈若藝術仙釋皆人物之類也故悉隸於人物志祠祀以追崇其賢有德者也志古跡以不忘其賢有德者也其於人物亦類也而繼之以寺觀何耶寺觀固二氏之賢有德者棲也亦聽其徒以祠祀之賢耳且彼二氏之教與吾聖人之

教迭為消長者也吾用是以徵教故不可得而遺也噫邑而至是亦備矣而總之不外乎教凡教之義類為禮作禮書禮書者與地中之風俗則關也而風俗因乎山川山川地也地從星星從邑之沿革

官師論

官師之表無所取取於邑若校之題名記而表之耳蓋彼之記者遇一官則書曰某遇一師則書曰某不問其人之臧否與無所臧否者也故此之表者考一官則謹書如記曰某考一師則謹書如記曰某亦不問其人之臧否與無所臧否者也間有逸於題名而挂於他書者則謹採而書之亦如前之不問其人焉同於題名而已雖然亦間有遇其人之賢而不得不問又拘於傳之例而不敢遽入者則為稍書數語於其名之下此為異於題名云爾

選舉論

選舉不問其人之何如遇名則書與官師同取諸科錄以考與考於題名記者同間有書數語於名之下其例與書數語於官師表之下亦同故不別論

祠祀論

邑之有祠凡以為年也彼神之關於年者邑既祀之矣若嶽之鎮則該一州禹之功則在九州天子之命祀也而地寓於邑之內故邑亦得書凡以為賢也彼鬼之關於賢者邑既祀之矣若祀之創於私恭之祭於其子孫又非有天子之命祀也而思係於邑之公故亦得書於邑厲又非賢又非年也而祀之且書之何耶屈平之歌國殤有曰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而子產亦曰匹夫匹婦其魂魄猶能依憑

於人以爲滛癘。夫殤傷也。厲沴也。殀飽餒於幽澤枯之義也。豈直年焉已哉。

古蹟論

賢人隱士之所寓澤。槩而風流。能使過者興感而開者思。亦載記者抉幽拾落。累冊而著之。則又何怪焉。至若追道上世。遐引渺。惟而古之蹟也。不以荒乎。雖然長人之骨。肅慎之矢。孔子所不廢於博聞者也。向使適晉者。不能述黃熊。又不知實沈臺駘之所在。則又何以能重鄭。故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非專取於詩矣。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九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章斐然華甫校訂

策

問韓信破趙用背水陣其言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又曰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驅士人而戰故其勢必當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予之生地則走何前日石墩之戰兵以臨水而大敗近日柯亭之戰兵登岍卽舍舟以堅其死又敗將以爲不置之死地耶則旣以置之死地矣將以爲信之兵練習嚴法而今日之兵不練習嚴法耶則信又謂驅市人而使之矣用法同而勝敗異其故何也

議極明晳

渭謹按韓信傳及高帝紀二年漢兵敗睢水上漢王依周呂收士卒至三年遂使信下井陘擊趙故當其令裨將傳餐云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則信所謂非得素拊循士大夫驅市人而使戰也誠然

奐然卒以背水而勝者何也蓋信之軍非取於陣之背水而已也觀其誠晉騎拔趙幟而立漢幟也則亦必誠水上之軍以戰時佯北之故矣於是水上軍知信之敗也爲詐而陰寓取勝之計見幟之立也果眞而益信取勝之驗辟如舟人已逆睹安流之在前縣水激湍祇尋丈耳致死命於尋丈則坐享其安流人孰不竭力以爲之哉而況乎背水先陣而趙兵後逐先陣則知水之爲險也已熟而致死之心牢後逐則吾之待擊也豫而應敵之氣暇是以畏水勝於畏敵

而敵不之知方以爲畏敵勝於畏水也而欲擠之使入不亦難哉且非特爾也方其走也戰壁之兵與水上相合既協力而有恃而大將所在士又不得不用旋於其間以是數者曷爲而不勝今柯亭之戰也則不然賊已入深地陷澤中則是賊先背水知水之爲險也熟而致死之心牢而我方渡兵後擊又妄意其饑疲而欲以易取夫渡兵後擊則方其舍水登岸意常在於舟船而若有所援是處地不先而待擊不豫也欲以易取而突犯其難則倉卒而無所措是處地不先而應敵之氣不暇也是以畏敵勝於畏水而將不之知方且以爲畏水勝於畏敵也而欲刼之使進不亦難哉且非特爾也當其四面進攻一面近賊之營而三面獨遠既不能參互使齊乃使近賊者一面獨先受敵矣欲三面之不走也得乎兵法曰行列未定可擊涉水半渡可擊今不知賊之爲背水於其先而徒欲使我兵爲背水於其後使得迎而砰之是以兵法之可擊者授之賊矣豈特無拔幟佯北之約試效於前以安衆心而已耶以是數者曷爲而不敗夫

兵不能因於敵人之變而徒執已試之法此猶錄古之一方而欲以療今之百病至於殺人乃卒疑於其方亦不智甚矣且不見夫碁乎徒曰間一而食者砲石也彼已間其一而待矣而此復間其一而乘焉其可乎此泥於間一之說而不知着之有先後也賊之深入也陷澤也非信而信也我之後逐也欲以易取也非趙而趙也其愚不敏以爲用法同而勝敗異者此也

代雲南策問五首　新意可披

問在昔　高皇帝之討元孽於滇也旣定而寇且叛
者再凡四舉而始得盡臣其人郡縣其地　列聖承
之在正統間則有孟養之變麓川之變在嘉靖間則
有元江之變武定之變未及三十年遂復有緬甸之
變矣夫以　高皇之威靈神武取中原如拉朽而乃
懷胡孽顧隨服而隨叛此猶可委曰跳犬不忘吠堯
螗蜋盲蟲不知有車轍耳乃至自我　成祖繼統
諸宗迭興庥庇華夷覆載無間迨我　今上聖明其
於懷柔遐裔之德不特媲美　祖宗抑亦逈邁千古

赤子黔黎襁褓相結而彼乃飽乳噬膚襲頑未已語
云驕子詐母此漸不可長也意者在滇諸司當無事
時或有取侮之隙及有事時亦鮮禦侮之才又遠在
萬里外未及稟受我　列聖廟算如　高皇時歟不
然何文德同而武功之效異也
問兵法有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又曰交
地吾將謹其守又曰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由此
言之交地者不可不預計者也雲南在貴州西九驛
僅一線路通行旅耳自雲南而北以向中州必假道

於貴萬一有鳴吠之梗則懸隔不得通雖間道有二
逆大牙於川久而榛迷交地泯矣生輩生長其鄉傳
之故老豈盡無聞幸舉以相告從滇池而之川以達
中州者爲何府從武定而之川以達中州者爲何衛
問自結繩以後至三王五帝三王之書學者窮年不
能析其精設徒讀其文可計月而了也豈周公時作
禮樂諸經初不甚繁秦燔之而漢儒得爭以僞售故
禮書卽有四種況兼其他卽徒讀亦窮年不可了矣
後之以科條舉者在漢時稱明經不及史唐則惟三

史而已故讀者亦尚易精至於今史之多奚啻百倍
而六部等曹之職掌紛如蝟毛科場五策乃盡以責
對於諸經生不特對者拾括以對而問者亦未免拾
括以問是彼我並棄實而矜華也雖多亦奚以爲今
欲於諸生從五經中人占一經如故而於六部諸職
掌中人自量習其所優亦各止占一事自始仕至上
卿不改以他如監之肯天文者然苟在德學高等可
備擬丞則另爲一科以儲館閣之養愚欲有之言而
未決也故與諸子商之

問今之吏每授必以遠方者自大使者而下卽握符控方面等徃徃必黍之以任子卽未盡然盡然之者不少矣而雲貴爲甚其他秩五六及秩所未收者非貲以輸而得則老而貢以得及名法輩有所仗而猥以得者也上之人旣以遠而付治於此輩此輩亦以遠以睥睨苟且陰報於上之人以故吏炬益壞而民亦日益不堪其在高甲雋才徃徃欲試利器甘盤錯易險阻叱羊腸者顧以駢任腹腴卧而了治爲閉其所長不得盡恒苦鬱鬱而柄是者未易改故常來衆

怒也余思有以兩全之十得二三矣諸子幸助其所不及

問禹惡在旨酒好在善言非事也心也湯之執中立賢與文之視民望道武之不泄不忘並非事也心也至周公子與氏乃始約此四心爲四事縱如其言爲四事而已耳何所不合而乃日夜以思耶回之問爲邦夫子告以王者之事樂王部舞姑未論至日殷輅周冕則輿人輪人司服者各營之司空春官一小臣各掌之天子與諸臣隨事隨分各服之乘之已耳乃

夏時猶今告朔一歲書也之三者何用特舉以爲王佐者告耶諸生儻亦有疑而思思而得得而幸釋我之疑者乎謹拭目以俟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章斐然華甫校訂

序

胡公文集序 柏泉公

渭讀昌黎與馮宿論文書謂已所爲文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惡小稱意人小怪之大稱意卽人必大怪之至於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小慚者人以爲小好大慚者卽必以爲大好蓋始而疑其言其

後渭頗學爲古文詞亦輒稍應事則見其書於手者類不出於其心蓋所謂人以爲好而已慚之者時有焉復歸罪於身之微而勢不可直然考昌黎與馮宿論文時亦旣取科第爲官人矣文之難人知之而應俗之文之難人其知之哉往渭冠時得見今右布政使胡公邊事疏於師季長沙公所蓋讀之累日夜卽仰而歎曰是古晁錯趙充國之流歟恨不得一見其人盡讀其平生所作而併窺其所謂應俗者後十八年公自家起爲浙江按察使按察使持憲尊官也渭雖欲見不敢而公固偶見渭所爲文於師所賞之令渭來見乃得盡讀其平生所作而應俗者固十居六七大率皆秦漢名家所爲文而其隨事與人而各賦之直不傷時而婉不失已求昌黎之所慚而人以爲好者蓋寡矣渭更仰而歎曰有德者之言固如此夫蓋渭始謁公時親見公束帶階迎同飲食從容談說退必導於其衙之門若不知渭爲一賤士身爲鉅公以臨之者而其所操持則固有千萬人必往之意以形於文爲婉與直皆其理宜也胡所挽於心而慚一

日師謂渭曰公嘗與余言似欲予敘其集渭曰是小子之志也請不獲其敢以辭乃謹因論文而發其志如此

葉子肅詩序 識超而言爽

人有學爲鳥言者其音則鳥也而性則人也鳥有學爲人言者其音則人也而性則鳥也此可以定人與鳥之衡哉今之爲詩者何以異於是不出於已之所自得而徒竊於人之所嘗言曰某篇是某體某篇則否某句似某人某句則否此雖極工逼肖而已不免

於烏之爲人言矣若吾友子肅之詩則不然其情坦以直故語無聱其情散以博故語無拘其情多喜而少憂故語雖苦而能遣其情好高而趾下故語雖儉而實豐蓋所謂出於已之所自得而不竊於人之所嘗言者也就其所自得以論其所自鳴規其微疵而約於至純此則渭之所獻於子肅者也若曰其篇不似其體其句不似其人是烏知子肅者哉

送李子遂序　感慨中有一段韻折

李君將歸建陽諸同門及渭既以詩送之請於師長

沙公爲之序而復命渭言於終篇渭嘗數與君談於禹蹟寺中君爲予論學誠僞及王伯之辨至以宋之稱大儒者以爲其言似堯舜而其行則有管仲之所不爲漢之稱王佐者人皆許之而已則必知其爲霸之餘習其語甚嚴而理抑其所以摘而對之跡如也至論蒯通讀樂毅傳輒泣下事又以爲通有毅之才志通欲鼎分王韓信若毅欲大燕通以信不聽而沮亦若毅以惠王不悅而奔及若憫通之掩抑不信而恕之責者其論古人物甚多然大約如此至論今世

人名一時者皆薄弗爲也夫以君之高明與其素定之見其於古之稱大儒王佐者皆有以持其衡使人骨爽而耳快顧獨恕一掉舌士豈不以言王而行伯者固不若行伯而言亦伯者之不欺罔人耶此君之所以論學誠僞也亦渭之素有是意而不敢言者也若眞壯男子哉宜其薄時人不爲也雖然古之人遠矣君之評設偶有不中焉懼其無以自明也今之人尚在也君之評縱無所不中焉適足以自累矣渭知君之學必爲誠而不爲僞其事業必爲王而不爲伯

且欲君必求之微而毋發之顯長沙公既已導其源疏其流而渭復敢抱一石以預防其稊米之罅者蓋欲竊附於責善之道耳他人誦此將有以渭言或氐之或昂之君定知其不爾也

四書繪序　直述所感文自明快

嘉靖辛亥余讀書於錢塘之馬瑙山寺寺西近岳鄂王祠兩廡壁畫王出處及征討撫降事人馬刀旗驍鷙伏匿之勢行營按壘叩首呼歡相問訊之狀顏色丹青能顯其跡畫不能顯輒復略書表敘比之尋丈

冊中語似更明暢且動人其後讀內經氣穴等篇藏俞府俞之類及諸經絡皆三百六十有五和其所在雖百註解不了也行市中買明堂圖四長紙為脈圓孔為穴脈穴名字就記其旁關鍵貫穿向所不了一覽而得焉四書中語言聖賢之精意也全體似人身有脈絡孔穴隱藏引帶不出字句而傳註講章轉相纏說未免牀上疊牀乃感前事始用五色筆繪之即其本文統極章段字句凡輕重緩急或相印之處各有點抹圈鉤既以色為號復造形相別色以應色形以應形形色所不能加乃始隱括數語脈穴之理自謂庶幾燦然夫繪之與解均屬筌蹄但其異處雖渭序中不能自表也學士君子觀其繪書幸有以相教然渭所作繪之意卒感於明堂圖

詩說序 代 文長諸文多精論此篇尤其卓犖

予嘗閱孟德所解孫子十三篇及李衛公與唐太宗之所談說者其言多非孫子本意至論二人用兵臨其平日之所說解而以施之於戰爭營守之間其功反出孫子上以知凡書之所載有不可[illegible]者不必正為之解其要在於取吾心之所通以求適於用而已用吾心之所通以求書之所未通雖未盡釋也辟諸癢者指摩以為搔未為不濟也用吾心之所未通以必求書之通雖盡釋也辟諸痺者指搔以為搔未為濟也夫詩多至三百篇孔子約其旨乃曰興而已矣曰思無邪而已矣此則未嘗解之也而其所以寓勸戒使人感善端而懲逸志者自藹然溢於言外至於所解見於魯論鄒書者有若淇澳蒸民裁數語耳他若棠棣志懷也而以警遺巧笑美質也而以訂禮

雄雉思君子也而以激門人之進善是皆非正解者矣會稽季先生所著詩說解頤凡四十卷吾取而讀之其大槩實有得於是其志正其見遠其意悉本於經而不泥於舊聞是以其為說也卓而專其成書也勇而敢雖古詩人與吾相去數千載之上諸家所詮無慮數十百計未可以必知其彼之盡非而吾之盡是至論取吾心之通以適於用深有得於孔氏之遺者先生一人而已夫以孟德與衛公摘其所述兵家者流耳有濟於用而吾猶然取之矧是書也詎邪說

正人心上發先儒所未明下有裨於後學者哉吾讀之解顧焉因爲之刻刻成而請序遂序之若其剔隱伏剌缺漏按駁禁持胃摘而胥擢之雖善避者無所逃如予唐子所謂古經師不及者多散見於諸所著述不獨是書已也

送通府王公序 代 借景事來摹畫點綴而文最宕逸可誦

外物苟有所動其中非必慕聲利而悅榮華然後爲吾心之累雖玩清游曠處高明而御文采亦吾心之

累也今夫建寧非清曠之所高明之與而文采之區乎其名山巨溪則有武夷九曲列仙之所宅而風人之所寶也其大賢鴻儒則有朱蔡游胡魏眞之輩其他支裔不可勝數濂洛所不敢輕而閩汾所不能窺也其圖籍書記輻輳錯出坊市以千計富家大賈所不能聚而斂記捷覩之人窮年累月所不能遍也故凡官建寧者清心怡神則必入武夷九曲訪古問道則必尋朱蔡諸賢之里而拜揖徘徊於其間至於觀覽書亦必求之於建陽之肆蠡筵笥而後已以爲是清曠且高明而文采與聲利榮華遠也回視其中能脫然無所動乎吾未之知矣余同僚通判上海王君少年起進士歷工部郎中知貴林府以忤貴人改今職頃之遷建寧同知將別予以赴予惟世之左遷者不戚然憂必矯焉以喜其遷而就職也不傲然其上下則必過爲歛抑强笑語以和人而君之處此也若雲之行空雲自來去而空無所碍視吾之所謂有所動於其中者何如耶今之官建寧也往游武夷問朱蔡之遺購書記於肆以備覽觀將必異於昔之官建

寧者矣

又 代 就職事發文愈峭直

府之同知大率以佐其府事然府中其他諸司各有所專掌而遂以軍伍之寄歸諸同知今天下衛所諸伍之中凡關木索執文書與兵卒甫至者富人總家室則自進其買閒而冀得速去其貧若久在伍者官乃巧投其不便之役欲使以買已而日久漸困不勝其求輒相率引去於是軍始有逃者又故鄉門戶多蕃大而伍之祖孫或了然不相繼則又以關告大抵

一衛之中、逃與闕常八九、而存者無二三、同知者寬大則私其民曰、諸逃者是伍之官毆之也、曰、諸闕者安土樂業、胡一旦而轉徙於千萬里之外也、於是爲之吝恤掩護於勾攝之中、剛斷則詳其軍曰逃者攝矣或未攝者容可訪而繫也、闕者勾矣或未勾者容可偕而按核之也、於是爲之搜羅連引於勾攝之外夫私其民、民未見顯然蒙其惠也、而軍之耗則歸之詳於軍、軍亦未見顯然增其壯也、而民之病則歸之同知者處此亦難矣、上海王先生以名進士歷工部郎大夫奉　命董填榷商於山東江浙之間、其後虜入又與諸司監督申肖戰鬪之器、稱材敏芳潔、出知桂林竟以遠忤用絀、與不數月而有建寧同知之命夫其因以同知絀與得待先生之後者、方今四郊多壘、額伍之軍、隳凋散、如彼而稗補之法又兩難如此且逃闕於伍、尚有盡射其糧、而顧募法與貲復加倍、就使罷顧募勾射糧以盡復其額、誠亦未得銳壯可用之材補軍之畫、誠不可不講求其善而其愚未有所得也、先生寬仁剛斷兼舉、靡遺其在中外、既以聽

聞其廉平、今而又幸親見於同署、其視事建寧之餘處兩難之際、長策遠攬、必有以教我耶、先生之行府中有詞以贈、而予又適署縣事於山陰、遂以縣之故事致私情云、

送推府王公序代　婉曲感慨煙波自生、

霸州王先生以進士出推紹興三年、抱冊而上、上而復來來不踰月又復召爲兵部武選、主事兵部固多司武選爲大、武選固多事、襲替比試爲大、大凡襲替之事必稽其祖宗所始遷轉從來迨功過相因事例愈多文書愈積、掌者不可了則倚辦於吏、吏束人以繁文或活脫而牴牾之較駁其毫毛動逾年歲、於是襲者至則先葺廨結衣、手袖數金、望吏門而謁之、長跪祈請作縮其所欲、與漸增茲焉、不然將好其衣服、則所持無有極已、又類比試、率以馳馬越溝牆發三矢、俱中兩人對鎗、不避乃爲中否者、且遞有減今於溝牆鎗矢中否、襲否何如耶、官上至都督下迨指揮、不問腹心四邊羸辭才賢者、或肉生髀至問跨馬、而食肉者曾有不服、訓以辭致者耶、其在邊者或敗衂

坐機事計無賴卒先闢通幸虜小人得虜中四者幸其言語不達譯者虛張恐喝謂虜來且無數時急切用人朝上名而夕坐幄矣當今四郊多壘士氣冰解姑治其標莫重於明賞罰吏持其襲替可以明賞耶寬比試於無事濫陞轉起用於有變可以明罰耶先生三年理郡刑賞罰無所不當威行而恩寓材敏而節堅夫兵刑之大者也斯固以是作刑法志而不他著兵乃先生素平刑則何有於兵耶夫襲替比試之奸則先生之專職也往大臣常有言者其經營頗周

悉或亦可采而施行其他則事在職方部諸司上贊公卿下自相協和以采長而棄短則先生亦有責也今　朝廷方且重兵故余於先生之行不以送而以告夫亦不忘在郡同事之情也

贈李都使序 代　　敘得峭勁

嘉靖丁卯冬　朝廷既生得海酋直其明年正月遂下令盡誅其夷黨之在岑港者時總兵俞公統舟師職分布謂響礁門在馬墓港北爲賊必走之路且近巢而險以屬廣東都指揮李公凡數月兵數十交公益易賊每乘夜棹巨銃直抵其巢以中賊多死者賊畏不敢出是路乃始爲火舟者三計焚港以走公知亦取數舟置兩竿於其首象齒列乃別出小艇以矢石擊其載火者而用所置竿逆火舟着壖岸焚殆盡賊計益窘其後援者至自日本欲從馬墓入岑港公分二哨且守且擊之俘若溺者率相等賊竟不得入遁走死別嶼中其在岑港者怏怏走柯梅狐蹲鼠伏者又數閱月幸脫走蓋亦隳壞狼籍甚矣夫夷狄與人雖異性而辨死生明利害懲既往而戒將來一也

向使公守馬墓時其智勇或出人下賊舊者不出新者且必入出則愈驕入則愈大若巨魚决破罟任其去留而無一梗之者然則生死孰辨利害孰明又何既往之可懲將來之可戒哉凡人貽小利昧大體至兵則先首功後事機以此律公所得少矣可乎哉適通判吳公與公共事之日久其智與勇若勞苦大約相似比其歸府謀吾言馳贈之且具言公性忠慨廉而有威提戎卒三千人坐百艘中且三年矣無不威且服者始擒滅徐海諸酋暨直等咸預焉而督府方

以冰道叅將薦於　朝其功名蓋不可量云

陶宅戰歸序　敘事中感慨發論意氣悲遠

往昔松江之寇載連歲所擄掠航海而歸其留者尚千人據陶宅繞水十數折阻狹橋懸岸伏深葦以爲險會淛福與南畿兩開府合吏士二萬人約諸道並入時會稽尉吳君言道險而遠須間道察虛實指地形令人各曉暢乃始逐程遏以進王者不然之兵刻期入果敗越十日再入又敗然戰時君獨能令兩健足裸走視賊巢中所望見擁諸兵仗坐屋角上二絳

衣者知其草人也始縱擊賊殺六十人斬十二級復以身殿他道之敗兵以出其所部七百人無一死者君其再戰之日則以百餘散走之卒搏勝寇於險以巳所乘馬脫兵備副使恐驅其敗卒使前獨瞋目斷後側頸顧而走引虛弓射却其所追賊於是兩府始賞君以百金而恨不早用君之言嗟夫世獨憂無善言耳然或有言而不能用或能用而不察言之是非大抵能言者多在下不能察而用者多在上在上者易虛位在下者無實權此事之所以日敝也予嘗追憶季夏時君獨驅追賊百人陷阜埠澤中其後府中諸公與之持久余短衣混戰士舟中覩形勢知其必敗乃策戰守二事草既具復投諸匣中嘆曰儒哉儒哉獨無耳目人耶往冬王山人挾策叩轅門論柯亭之勝負如指諸掌無一聽之者其所聽者類皆見童騃子之見而至瑣極陋之談乃卒取敗而悔矣今事且急府中數召山人與語其不聽山人者固如前而其所聽於他人者又亦如前也於是每拊髀而嘆乃今得聞君之事又拊而嘆曰吳君固縣尉然官也又

數搏賊有明效言且不見用王山人未嘗試戰且一布衣耳其見棄復何怪吳君新安之巨家也以吏入粟尉會稽其爲政慈愛敏斷臨財一毫無苟取至其提兵時乃反出其有以與士卒故士樂爲之死而君又多馳射劒槊占星校閱之技數出奇詭之計舍死爲士卒先士又益恃之戰遂有功然雅好結名士居常策馬馳祿首十數過王山人家論時事故山人於其戰歸也謀余言以贈之嗟夫使有善用君者以盡展君之才即封侯何足道哉

沈氏號篇序　調亦紙始

吾越有耶溪者帶遶名山號稱佳麗迴洲度渚涵鏡體以長縈散藻澄苔轉風光而輕泛其在前代尤為巨觀紅渠映隔水之桃紫騮嘶落花之岸鏡湖伊邇蘭渚非遥嘉會不常良辰難待舟移景轉三春才子之游日出煙消幾處漁郎之曲古今所記圖牒攸存邇來居士沈君棲眞妙致挽慕前修始鶩迹於市塵終寄情於魚鳥眷言耶水尤嗜曲涯轉入一天還迴幾折數聲長笛漱滄浪而自如一棹扁舟入荷花而不見意將流傳斯景爰授圖工歌詠其由遍徵文士乃於末簡要予微言今晨把玩儼游風景之眞他日追陪或預几筵之末

曲序

海樵君詩篇子都侯已刻於粤南至是從子某又取君所為曲若干首刻而播於里巷藏其刷於息柯亭中目曰息柯餘韻從衆好也業已要予發其意於篇端予雖尚未見全篇也而故嘗與海樵君游則固諗其聲矣辟若好琴瑟然其音無所不具其抒之於思也極其所到怨誹則可以稱小雅好色則可以配國風而其按之於指也過小雅則聞之者足以怨淫國風則聞之者足以宣而君今已絃解而柱崩矣琴瑟之音杳然雲散風駛而獨留者譜固聞之者之所欲傾耳而起君於松楸之表者也而烏知其不傳哉語曰睹貌相悅人之情也悅則慕慕則鬱鬱而有所宣則情散而事已無所宜或結而瘮否則或潛而必行其幽是故聲之者宣之也故覩茲譜者人將以為登徒子莫如君余獨以為反登徒子莫如君獨其聲艶耳空同子稱董子崔張劇當直繼離騷然則艷者固不妨於騷也噫此豈能人人盡道之哉

贈禮師序　論甚明確

昌黎之文余夙誦好之至其論道則稍疵及攻佛又攻其麤者也余觀其送文暢者謂暢欲聞浮屠之說當就其師而問之不當從吾徒而請從吾徒而請乃美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為之盛而然耳此豈足以攻佛哉大約佛之精有學佛者所不知而吾儒知之吾儒之麤有吾儒自不能全而學佛者反全之者

夫所謂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非吾儒之麤者耶不然將學佛者始祝髮而髡之以爲絕父子蔑君臣矣既畜髮而冠之擁笄墮珥忽焉長見女于祿而餐將無所不至謂足以全父子而完君臣踐文物而履事爲之盛耶某師自幼去俗爲僧大善寺中臘若干年衣衣食飯付應以給初無事於禪講蓋所謂不求佛之精者而心行直平絕去勢利祖其祖而父其父子其子而孫其孫眞若俗之倫理然蓋所謂得吾儒之麤者未可以其髡而少之也計臘若年今總之得六十某月日其生也其徒名浩者與余夙爲詩酒交來乞余言以壽余惟佛氏論心諸所證悟即壽命相者悉掃抹之而其告波斯匿王又引見恒河性以覺之云此身變滅之後乃有不變不滅者存此皆彼敎中精微之旨師既無所事事矣而何庸於吾說至吾儒之麤若所謂君臣父子云者則師既以事事矣而又何庸於吾說哉於是合掌作禮而持偈以頌之云爾

肎甫詩序　道 姚燊鍇

古人之詩本乎情非設以爲之者也是以有詩而無詩人逮於後世則有詩人矣乞詩之目多至不可勝應而詩之格亦多至不可勝品然其於詩類皆本無是情而設情以爲之夫設情以爲之者其趨在於于詩之名于詩之名其勢必至於襲詩之格而剿其華詞審如是則詩之實亡矣是之謂有詩人而無詩有窮理者起而抹之以爲詞有限而理無窮格之華詞有限而理之生議無窮也於是其所爲詩悉出乎理而主乎議而性暢者其詞亮性鬱者其詞沈理深而議高者人難知理通而議平者人易知夫是兩詩家者均之爲俳然謂彼之有限而此之無窮則無窮者信乎在此而不在彼也肎甫與吾結髮而同師至十六七而始分又六七年而復合合而復同師也始同師時同學爲干祿文字既而分則同有事於詞家又既而合則同有事於道於是肎甫者爲詩始入理而主議然其性也鬱而其所造之理與所主之議深而高故其爲詩也沈而爲人所難知夫兩詩家者各是其是如聚訟然即使亮而易知猶不相入也況沈而

難知乎而余獨私好之某氏善肖甫亦好之將稍出其藏匣者梓以布而試其果投於人否也而謀於余余故略道其所以然諺有云鼠不容穴銜蔞藪也乃予之評其亦果容於人否耶

玄抄類摘序　序次雅當

書法亡久矣所傳書法鈎玄及字學新書摘抄猶足系之也然文多拙缺散亂字多訛讀之茫然欲假以系猶亡也余故爲分其類去其不要者而稍訂其拙正其訛若無考解者則闕之矣大約書始執筆執則運故次運筆運則書書有法也例則法之條也法則例之槩也故次書法例又次書法書法例書法功之始也書功則例與法之終也故又次書功功而不已始臻其旨矣故又次書致書思致之極也故又次書思書候思之餘也故又次書候而書丹法微矣附焉書至此可昧其原乎故又次書原書至此然後可以評人也故又次書評而孫氏書譜大約兼之故終以譜

又　落筆除森

自執筆至書功手也自書致至書丹法心也書原目也書評口也心爲上手次之目口末矣余玩古人書旨云有自蛇鬬若舞劒器若擔夫爭道而得者初不甚解及觀雷大簡云聽江聲而筆法進然後知向所云蛇鬬等非點畫字形乃是運筆知此則孤蓬自振驚沙坐飛飛鳥出林驚蛇入草可一以貫之而無疑矣惟壁拆路屋漏痕折釵股印印泥錐畫沙乃是點畫形象然非妙於手運亦無從臻此以此知書心手盡之矣

抄代集小序　無限感愴

古人爲文章鮮有代人者蓋能文者非顯則隱顯者貴求之不得況令其代隱者高得之無由亦安能使之代渭於文不幸若馬耕耳而處於不顯不隱之間故人得而代之在渭亦不能避其代又今制用時義以故業舉得官者類不爲古文詞即有爲之者而其所送贈賀啓之禮乃百倍於古其勢不得不取諸代而代者必士之微而非隱者也故於代可以槪人可以考世

抄小集自序　　婉右

山鷄自愛其羽，每臨水照影，甚至眩溺死弗顧。孔雀亦自愛其尾，每棲必先擇置尾處。人取其尾者挾刃匿叢篁，伺其過，急斷之，少遲，忽一回視，則金翠光色盡頹。此豈其靳惜之意專致通於神，故人不能奪其所愛，而必還之於既去耶。此其於麝抉臍、蛇剖珠，又稍殊異矣。余夙學爲古文詞，晚彼少保胡公檄作鹿表，已乃百辭而百縻，往來幕中者五年，卒以此無聊，變起閭閻，遂下獄，諸所戀悉捐矣，而猶購錄其餘稿

於散亡，并所嘗代公若代人者，詩若文爲篇者若干，蓋所謂死且勿顧，奪其所愛而還之於既去，於孔雀山鷄何異耶。昌黎爲時宰作賀白龜表，詞近諂附，及諫佛骨，則直處扡然耳，人其可以槩視哉。故余不掩其所代於公於人者。雖然，自妄羽之而復自妄尾之，安能保人之必羽之而必尾之耶。誠如是，則吾之購之錄之也，其不見笑於山鷄孔雀也，幾希矣。

刻沛言序（予自嘉靖辛酉以後，文若詩皆爲人所給者，今聊刻之以發一笑，其人不求而自賜者亦顧。）

景陵丞婁君檢其翁故所簿沛暇覽游唱和諸篇，及人所贈翁善於政佩印於他縣，獎檄於諸大吏，以至久而致休以歸，文若詩凡數十百篇，其大父御史人所贈者又數十篇，將付諸鐫，而以書屬予。客有在座者曰：沛君之治沛必善，苟未善，即幸得一二言足矣，必不能盡買沛人言若此多也。然而迹則幾於陳矣。且沛簿與沛中天子孰尊，簿善治與隆準者提三尺滅暴秦而定天下，功孰高，今持以付諸梓者侈矣。然與大風歌數語孰雄也，而今且奚若矣。則是集也，鐫

不鐫，可以坐而定也。予曰：是或不盡然也。今夫以糠粃而視天下，則典謨亦陳，堯與舜亦不得錮其已去之烈，誣其夢以爲覺。苟用以砥世，則非陳無以警也。陳之爲用，猶燎之於艾也，栩與半也，彌陳而彌善也。凡吏沛者多矣，致言之多，莫踰婁君者，則少言者不知幾何人，無言者不知幾何人，言而反是者又不知幾何人也。以無言準少言，以少言準多言，以反是者言準是者言，不可以爲吏者砥耶。苟砥矣，雖陳矣，鐫之可也。

陸氏譜序　以解頤痛哭起情一轉意足

當漢之興也尉佗以鮫鱷之資延沫島外當其時不有陸賈之賢用數語以下之則南海之波幾於沸及宋之亡也朝廷在樓櫓間矣老稚抱孤子而泣此與纊息者何異哉而秀夫周旋其間一日尚喘則一日尚藥夫國之存亡不可定而定于兩公者則如此余少時嘗渡庾嶺半遊南中郎未至厓山然舟轡之迹多兩公履舄之所經也每一思之或問遺蹤於故老至說他及抱帝事未嘗不慨焉以興泫然以淚思起其人而與之語一以解頤一以痛哭今來訪天目過富春爲陸邵武君所延醉而宿其廬出其譜乃知君兩公裔也環鹿山而居生者數十家其歿而墓者封亦以十數問其來不過二三世中人耳其繁如此不譜何以令不湮且疎耶予與君言則知君文而有禮如此矣不覺是又安知其能篤於人倫又如此耶因起告之曰夫余昨遊南中追念二公之遺而感之如彼又況親見其子孫若君輩耶且余於兩公路人也猶感之如彼又況爲其子孫若君輩者耶吾卜之行且見陸氏有人矣誠如是即君不屬余以譜序猶當序之況君果屬予也

李伯子畫冊序　宛似大蘇

李長君嘗畜畫兩本本數十幅山水人物羽毛果卉靡不收其爲品則畫家所稱精神與逸靡不具蓋皆兩宋與勝國時國手所爲而君自遼入京師所交游益廣每幅必屬一時能名詩者書之而予亦濫其中至是復以序屬余嘗觀蘇文忠公爲王晉卿作寶繪堂記多陳書與繪不善畜之者頗病人以余觀於雜俎中所載崔伯延每當戰必令僧超用笳吹壯士歌項羽吟然後策馬入陣所向無不捷者如是則冊中之詩固不足以病君矣獨於此則無聞然魚鳥鶩鶴具載陣法中而決水千仞因地制流又爲孫子形勢篇中至要語凡茲四者蓋即繪家所稱羽毛山水事也審如是寧止於不病君且深有助於君矣夫爭道鬬蛇何預於書聞聲渡水何預於禪而一觸即悟終身樂之不窮矧以君之捷敏而遇茲四物爲助於兵家者哉誠如是也則君雖作堂以藏之如晉卿令吾

韋曰指而哦品其閒以佚君之一觴而悟亦無不可也

贈吳宜府序　摹畫有生氣憤惋沉壯直逼史遷矣

當嘉靖乙卯間海上始大用兵兵隷諸大府者特驕甚偶絳衣襲錦而靴𩋾幹魁崭多力者三四人入越鄉把劍袖錐目𤕤𤕤以睨過市飬則醉飽繫馬狹斜則擁紅紫以嬉如入其家之庖室都不與一錢日既昃知無所怫遂稍侵居人家居人聚譁之則走擁縣門撼丞簿收笞居人猶呶呶睨丞簿丞簿畏得禍不敢動氣與酒益奮尚恣睢街市中不去余方與君罷講稽山下逢之直前睨彼四人者嗔曰酸何知敢睨我直攫乃巾碎之耳余謂君曰市人足恃也盍扶諸君曰不約易散未可也君歸呼族人於家余歸呼族人於寓得七八輩余曰可矣君曰不約莫任其害未可也約族人曰儕等擊擊其下莫擊其上約市人曰儕等莫擊第喊而聲援遂擊四人者靡不仆幾爛擊者遲褫其絳錦與靴四人者裸而號乞命君曰悉還

之稽首悔謝若崩角市者譁而合掌君答而揖曰勞矣稽首稱快若崩角顧謂余曰盍歸乎余曰諾過寓將別君曰未也巳令設於寓矣舉爵以揖升若次功級然盡醉而退翼日丞簿若守並寄謝以言一日予把君手謂曰生平知公操筆而搖頷誠不知用膽與略乃如是君笑曰使他日試某以兵亦猶是也已而君果仕及今二十有二年乃始爲　明天子提十萬衆守數千里亭障不用其邊幅直用一言以定虜虜六年不敢決檻而哮其求食也特稍稍然搖尾耳中朝始翕然以君爲長城一時勳名無與比伍余於是益信士磊落奇瑰赫赫奕奕垂後世者不定於素不可以襲於一時若彼武侯淮陰並以數言初見其主之時策天下於几席非若稽山之一鬭烏足以倫哉於是君方以貢成晉兵侍又以秩滿序聯與膺而予適以公招在幕中感舊而贈以言

註參同契序　條類長公禪喜文字

徐君景休所註參同契存而諸家云云者以僞不諒古人著述之體故也後儒於書句句而訓之章章而

貼之故經自爲經體而註自爲註體古人則不然其詳經也取於明經而已註之之體或不章貼而句訓編而次之之人亦無從章析而句分兼之作述之手韻調不遠古今相隔考問無由指存爲亡轉傳轉信矣景休之註之湮也坐於是景休之註湮而魏公之經亦泯拔景休所以起魏公也諸家言經者欲拔景休而不得甚至欲分四言爲經五言爲註是止憑字數以別唱隨遂起吳儈妄裂亞撥如萬手繅絲不勝其亂好古者尚譎又從而謬序以信之註未及還經

且盡失予覺其然乃取盧陵陳氏所註分章上下久之一日試挈其篇與其篇相印一經一註母子粲然以逐他篇莫不畢爾辟如陸孫東炬先攻一營遂曉破蜀之法連營七百里一旦席卷魏經徐註既蝕復明夫長者貲財託分衆子帳籍自別然當其未分不特爲衆子書併抑且起衆子支屬妄擬某物當得某房誇示眷戚註未分經亦復如是及至分貲妄擬俱歇註分經定亦復如是雖然貫穿文義印字曉人亦小補耳若悟眞機字乃無隻故分經分註援筆於既悟之後則可牽文於未悟之先則不可不然搏控糟粕希不見諭斵輪矣阜阜冬冬有上無下有西無東貫心於中開戶支窗豸之斗蓬一用寄衡王言始終言終於廿始於十兄若問吾心正兎三雙而鷄十雙

蒼箕中人敘言

贈嚴宗源序　起語雋永而終篇情事悽然

楚鍾儀縶晉軍庫景公見而問之知其爲楚伶使鼓琴樂之余固能琴今以内難縶樂往悲來往往思一鼓而琴不可得日所與伍者十數邏伺卒與數十罪

夫漆面而卭鼻如乂刹然所對者拳桎械梏諸械所見者白日走羣鼠爭人食所苦者蟣虱移家館吾破緼而已無一琴以娛而有諸苦以助窘是以非甚故舊足無履斯地者而薱之村有嚴君宗源者於余非有平生也乃借吾故友任君之叔子某始持一豚蹄飣酒脯食飲吾於其地差不苦而且樂之不欲遽去余異之乃數問某某爲余道宗源少時極聰明昔一目不更讀而悉記中直父喪始罷去營家事然其爲人恥錢財重意氣孝母而慈子急人患難可紀者凡

數事施予不責負者其人爲誰與誰以彼之履若此固宜其慰我於囚而不去我也予聞而思有以紀其人稍章其行故於其再至也書數言以歸之噫魚相呴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今不能江湖也苟相呴以沫不猶愈於已乎

逃禪集序 錢刑部君號入山雲藏公別號也

以其所覩釋氏之道如首楞嚴所云大約謂色身之外皆巳色身之內皆物亦無巳與物亦無無巳與物其道甚閎眇而難名所謂無欲而無無欲者也若吾

儒以喜怒哀樂爲情則有欲以中其節爲無過不及則無欲者其旨自不相入而今之詆佛者動以吾儒律之甚至於不究其宗祖之要眇而責諸其髡緇之末流則是據今之高冠務干祿之徒而謂堯舜執中以治天下者教之也其可乎其或有好之者則又陰取其精微之説以自用而陽恭其闕漏以附黨於中正謂佛遺人倫非常道將以變天下爲可憂嗟夫吾儒之所謂常道者非以其有欲而中節者乎今有欲者滿天下而求一人之幾於中節不可得也是其於常道亦甚難矣况欲求其爲非常之道如佛氏之無欲而無無欲者耶奈之何憂其變天下也凡此者皆稍論其微旨至其神通應現廣大奇恠而不可究詰者姑不論夫巳茹葷而强餐霞者以肉食睹川澤之產而不知其海之藏此猶可諉曰各據其所見也彼所謂高冠務干祿之徒其至溷而無比塊然略無所見者亦顧呢呢於閎眇而難名之道又何爲者耶此雲藏公之所以逃焉而不能已於言也

贈婦翁潘公序 以骨肉感切之情發悲愴鬱堙之氣譬之聞曉角於寒沙令人不堪回首

吾鄉近世嫁娶之俗浸薄嫁女者以富厚相高歸之日擔負舟載絡繹於水陸之塗繡袂冒縎笥如鱗往往傾竭其家而有女者益始自矜高閉門拱手以要重聘取一第若被一命有女雖在襁褓則受富家子聘多至五七百金中家半之下此者人輕之訕多不及也相率以爲常吾婦翁當庚子時以名法給事錦衣教官王陽江縣簿時與外兄童君尚俱在京師外兄偶爲翁道其曰吾姑母夫徐夔州者有少子九歲

能爲舉子文十二三賦雪詞十六擬楊雄解嘲作釋毀翁曰其人婚否外兄曰未也是歲翁來家乃遂以長女見許而贅某某叙珥之禮略具而已其後乙巳某以卜居爲豪無賴所詿誤家殆盡居一年復有幃幕之變某遂辭翁居東城然翁以前二事爲某營治髮幾爲白而所費金反滿中家聘女之數時某益無聊甚而未聞理道素矯抗爲不情之廉當辭而就東城之居也固辭翁不持一物以行又避於求多簡其形迹至是人始有言於翁者曰凡人擇子壻不爲利

則爲名不爲名則亦多其寒温虚禮今君之以女與人也上之既無利與名乃并其虚禮而亦不得耶翁曰君所謂利吾所不道也所謂名將謂其屢薦而輒棄也誠其問學解弛當以爲憂至於校計顯晦非可令達人聞也今人有熱而疎其親亦有凉而附之者吾將方凉其偃伏寡與固不當施於我然壯士之志也處困者所難豈可詆訾之哉於是言者語塞而退以某所計翁乃所謂受一命者也使如世俗宜深求於某而乃反益出其有以周旋其患難某居其家六

七載今自居又六七載矣更新舊浮沈存否之變而翁之敬愛某者如一日某固已難翁之施我矣及聞塞言者之辭乃不謂翁知我顧如是某近見丞簿有材力能幹濟者非不斐然可觀然士或疾雠而民或怨詈之至横被跌挫無以解某往隨公在陽江見其拔大惡決大機豈直丞簿所不敢爲乃服豸銜命之使亦所觀望而徐圖者又反得士民之懽而大吏亦未聞厭其跌宕而不制某始歎曰使在洪武時封侯何足道哉蓋翁本宏材而機智亦出世俗上固宜其

知我也某久懷感欲言而未有路會今年以五十壽以二月十三日生辰受親友之賀某始得序言隨衆賓後

覽越篇序　嗚咽之音

余讀蘇文忠公之上書於文潞公也悲焉大約道其當就逮赴獄所著書十亡其七八到黃作易傳論語說恐一旦淪没不傳又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爲凶衰不祥之書莫肯收藏謂潞公一代偉人也故托之以傳予晚得交上虞葛韜仲景文叔侄間而兩君者位

分去潞公遠甚而其在諸生中卓然稱偉人則略相
似於潞公予今所著以擬文忠猶兩君與潞公佐
也而所遭患難前不翅百之故亦遂取舊所著散亡
而僅存者從獄中托之兩君而葪仲且遂許以傳而
爲之序最後亦以巳所著覽越篇來予讀而歎曰是
亦豈待我而傳者耶平居用力於道既早見而握攬
之停涵既久一與古今人遇便引吭而鳴響溢於據
梧扣竹之表是故識遠而音介介然肆以雄也彼且
無事於工聲而世之號爲工聲者又烏足以闚其藩

哉然而覩斯篇者味其言亦可以槩其人之偉矣余
固不可以不序雖然皇甫謐序三都足以重左太冲
而陳師錫之序五代史不足以當歐陽永叔則予雖
無序可也

王山人贈言　中氣之守大是後復送難相跌宕一偈更有悟景

錢氏有子曰某年幾壯而病嘔血一嘔滿鉢而百療
不已王山人某附耳與語可一刻用三五字訣令坐
於一室中半日而減不踰月而起走食飲如故無何
錢氏子持一鯉造余柿葉堂中問其故則曰將借先
生之言以償療也鯉潑潑然躍柿下余嗜焉許以言
則告之曰山人曩與子訣用何語錢氏子不對余曰
以余所聞殆中氣之守歟凡人勞則氣亂氣亂則風
風則波勞甚則風急而波駛或爲逆上靜軀而忘心
則風止而波寧上下各循其管如此則守且無事也
而何事於中山人嘗謂余言曰我初得是術通督任
如蛇鑽泥如蟻尋垤目耳如洗剔錮疾如湯沃雪便
謂神仙在股掌間迄今行之可以療病未可以仙者

仙者乃舍守中而求鼎於外者也余曰舍則似矣求
則未然其後數與言終兩年而未决故於贈言也復
令錢氏子持往問之儻不免於與同當復我於柿下
也爲作偈曰

舍却兩頭守中截只似麻繩打一結若還更向外頭
尋便似借鐵來補鐵麻繩打結有時申借鐵補鐵幾
時成能將口訣醫紅液却勝阿膠與鬱金

北臺疏草序　代盛太守

曩巡遼草數簡入紹時偶雜隨行書笈中一日與屬

論遼事稍出之偶爲楊會稽攜去既又偶徐山陰至相與椎校於鄉先生其將刻之業已具予移書止之不可得既竣閱成編乃言曰古稱人臣之諫也入而告君退而焚其草予不草之焚愧矣顧不能止人之刻不以薄乎客有在座者曰彼焚草者恐彰君之過也當予廵遼時會　王上新極　朝廷清明無闕事予所疏特塞垣利害師臣才不才耳與古彰君過者殊何所諱而焚耶予曰師臣才不才既疏之而忍暴之耶客曰非是之謂也塞垣之敉也碎諸病人而師

臣碎諸醫其措置也碎諸方餌言敉否不核醫之才不才與其方之宜不宜與既核矣而不以遍告於病者之家使再誤試之則病益敗矣予何不忍於暴醫而忍於敗病哉予曰如客言則是編之出也儻亦不廢於擇醫與方者乎遂書客所問答於末簡

雲南武錄序　奮邁沈雄足令壯士色動

余嘗讀唐書南蠻傳永昌西野人之柔取以爲弓不筋漆而利越賧（音炭夷以貨貿易曰賧）之西多薦草產善馬至金鐵銅鉛則在在有之故滇之刀劍矛戟名天下是習武者之物他蠻莫與爭利也其始蒙舍詔之自王也雖屬僞然觀其擇鄉兵爲四軍羅苴子戴朱鞮負犀革銅盾而跣走險如飛百人置羅苴子統一人又有望苴蠻其馳突如神其所行乃人齎糧羊五升滿二千五百人爲一營其令前傷者養治後傷者斬是習武之法他蠻莫與爭強也遂以大而驕唐至孽孫異尋牟而敗其於夷夏之權衡可謂不審矣而馬伏波有側之役諸葛武侯有獲之役並履歷經營於國滇之鄉其權衡不失分寸雖兒童婦女至今神之非

百世習武者之蓍龜驕泰者之藥石耶而遡者諸生之見收於武也以弓則取材於西野以馬則取駿於越賧以刀戟則取五金於諸産所以運籌而權衡於一心者苟能取師於馬葛兩公是惟定之武也又以是弓以是馬以是劍戟進而取師於我　高皇帝之五將軍一舉而定滇者是開創之武也生之鄉人在漢有李恢策蜀漢破劉璋又自請代鄧方又治叛酋定南土及於臨難不忘喪元而賢赤城以身飼大蟒所持劍自蟒腹出卒活一鄉人此二豪者亦庶幾稱

身以成仁者之武也於此三者生等將誰取師乎盡
其力而取之得其一亦不負今日選生者之意矣

贈李宣鎭序　議論詳確篇末最爲感動

說兵者謂今獨石迤北孤縣一臂於虜中其初獨石
置衛本開平地也開平左四驛接大寧右四驛接獨
石彼此有急左右旦夕可相援而開平後乃棄之虜
凡橫亘三百里徙衛於獨石有急左右不得相援又
西虜冦薊遼必踰獨石循開平棄開平非計也議禮
者謂古恒嶽乃在今大同渾源州自五代失河北至

宋未能混一爲契丹所有故寓祀今眞定恒山耳而
議者以爲　高皇帝逐胡元既收河北矣乃北嶽亦
不改眞定而吳人徐侍郎問台人王侍郎讀書札記
大閱錄後先出似　成祖時北嶽改祀渾源矣然嘗
永樂十六年夏賜金三老奉詔修誌時尚未聞有此
說也豈即誌後乃始改祀耶至問諸鄉里中仕趙者
往往云趙祠嶽固不廢曩余客上谷欲一往渾源已
裹糧會約伴爽期而止適奉公使命意庶幾且了夙
通乃抵徐而病歸矣遣兒走報公隨以言曰公家世
名將軍也獨石可棄與否是公父子間專職其詩書
必素乃渾源嶽祀非專職也且隣吾意公固有餘暇
即隣且必一及之果眞定耶抑渾源耶何者公方鎭
也岳方岳也方鎭方岳幽明表裏一也不近紬於百
里之晉之隣而俾聚訟者遠迷於千里之趙之濫公
得無意乎

周節婦集序　婉曲盡意

荀子言人性惡揚子曰人性善惡混而吾孟子則曰
人性善凡人之於父子也姑章於其子之婦也宜無

不愛也別婦而賢且孝者耶周氏之爲婦可謂賢且
孝矣而爲之姑章者不特不愛之已也顧讎之爲追
以死是集也哀之者之詞也吾欲非荀子何以有周
之姑欲非孟子何以有周之婦欲非揚子何以既有
周之婦復有周之姑雖然姑章之讎婦也卒不勝哀
婦者之多則孟子之言性善也爲勝老子右實而左
名然吾夫子許夷齊以民稱疾沒世而名不稱者周
氏雅實禍於生而徒獲虛名以死實禍身甚其毒也
虛名鬼享耳享不享孰知也吾欲於二者擇而從之

不背老子則背孔子雖然等死耳不猶愈於生爲善
無以自白也而死蒙惡名者乎吾越人常談沈錦衣
之死而將并夷其伯子也適有天幸以免遂謂天真
能與善人而詆非司馬氏傳伯夷語然天能活伯子
何不能不死錦衣也豈伯子爲善人而錦衣爲不善
人耶今試論之錦衣善人耶不善人耶如東海孝婦
天能爲旱以白其冤於後乃獨不能別有所爲以免
其死於先豈於後也天則優爲旱而於先也天不能
他有所爲若爲旱者耶雖然造化吝以名與人爲享

實以生者短而享名於死者長人固嘗借是以寬死
者矣則名固果貴於實耶簪如是周氏以一死而得
茲集之名也果天所獨厚者矣周氏可以瞑矣然世
有爲善而名埋匪直埋也而顧蒙以惡如吾前所云
者天又將何以處之耶中郎之孝也遇司徒之賢而
卒蒙以逆逆曰黨淮陰之忠也遇鄧侯之知不能救
且下石焉而卒蒙以逆逆曰創此與諡鴇以爲者何
異耶不聞天有所處也噫使周氏而知此誠可以瞑
矣。

海上生華氏序　　鏡書

予有激於時事病瘓甚若有鬼神憑之者走拔壁柱
釘可三寸許貫左耳竅中顛於地撞釘沒耳竅而不
知痛逾數旬瘀血迸射日數合無三日不至者越新
月以斗計人作蟣蝨形氣斷不屬遍國中醫不效有
人言華氏工者客游多傳海上方試令治之奉而愈
至則問其餌兩物耳以入竅中血立止乃用翌母散
三十服而起因與往來日問方無窮盡自言其愈江
湖中奇疾甚多而國人易其工無知之者即知無召

之者余貧欲爲文以彰之而未暇也則憶曩時與張
山人二書其一曰予耳血每至耳中制劃若驚雷即
迸射成瀑流不可措手以試於諸醫亦罔措手也妄
思昔人以强弩射潮尚障東海今若此僕之死自分
而越之療亦可知矣晚得一華氏止用二味藥其止
效如神其一曰陳勝因越王羽執太公其間用計設
間自不可脫而卒賴以濟者至項之厮養無名之侯
生也事不可忽類如此僕欲畀此言表華工以文兄
作一詩其人日綰櫛具旋旋而來吾置具於左坐上

坐交筋與食飲心甘焉毋一毫勉强也噫余之贈華氏計無出於此二書矣仰越人知之未可以其工而易之也因稱之曰海上生

著郭子序　甚明暘

邃古之初天施其氣地受而化形人與萬物皆穴土以生亦若今世父種而母胎之也種生地上而諸穴之在地中凡既嘗生物如婦之可復胎與未嘗生物如女之可新胎者皆生氣之所在也生氣所在其在昔也即人物尚能創生誠使葬者取骨骸以乘此生氣即不能創生能止其不靈耶苟靈焉不福其子孫而又誰福耶故骨乘生氣而福及子孫未可謂盡無是理矣客曰邃初生物地則穴之今胡不爾曰土靜而厚民則生也迨於後世振之洩之偷之薄之生之具耗矣土瘠則生物能出也迨於後世堅之實之即偶有生焉不能出矣是故有掘地而得物者也客曰邃古初生胡乳胡餔及其既也胡衣以裼而不速仆余曰人穴土中有竅無泄一陰一陽不呼不吸綿綿息息不問歲月必堅且靈而後破穴以出如老聃之垂白而始拆於母腋若此者水火不侵何用衣食迨有胎生漸薄漸綿土處始病水居而顛惟萬物莫不然蓋始麗而終纖彼謂空桑孕尹者何異釀酒於露甕稱海上生人者亦何所附麗以與權輿斯以談穴生之理灼矣燎焉此非吾之臆說也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廣成子先我而有言然則葬骨者而獲乘夫生氣蓋適得其天孕之故也又安止其靈之不亟而癊之不延

贈張君序　諶亦快

經稱鵬之用其將飛也必待海之運其飛也必以怒其徙也必培以九萬里之風而後南而蜩與鳩之決起而上下於榆枋者不過尋丈之間耳乃用是以笑而訾之此知之所以有大小之分也惟年亦然故有菌與蟪蛄不知晦朔與春秋矣而冥靈與大椿其爲春秋也或以五百甚或以八千夫以知之大小與年之大小其不相及也如此今也欲舉有限之年以營無窮之知即使其大而爲鵬也亦何益於年而益於年者必謹一息愛一毛無侵於世而亦無濟於世而

後可若是則龜鶴之不槁與木石之久於塵中亦足矣故養生之家聖人有不盡取者凡以是也而爲異之說者則曰鵬與鳩與蜩其知之大小菌與蟪蛄與冥靈與上古之大椿其年之大小皆不免於變壞而其中自有不變不壞者存而後吾之所謂知者蓋無處而不是其所謂年者無所謂始矣而又何有於終噫其說亦可謂宏且妙矣而吾友張君者蚤歲乃從事於聖學今也並二氏而並參之故其當應感之會於倫理巨細之繁日雨下霰集無不默然以裁之沖

然幾於道人皆不足彼獨有餘吾知其然而莫知其所以然蓋吾嘗闚於射者矣彼的者有常而臂者無定舍有常以殉無定將百發而不一中有一人焉乃橐弓而不射曰以寶吾形又有一人焉射而若忘不射而若忘也曰以寶吾眞及羿之至也則不然其未射也默焉若寶形者其射也超然若寶眞者而期不失於鵠用是以終其身雖加青霄之翼洞重兕而貫縣虱無弗裕也若然則二氏之說寧非吾學聖人者之一助耶而又何病於儒向吾所謂不知君者今以是而擬君意者其庶幾乎誠如是則君之知且幾於鵬矣而其爲年也亦何有於楚之冥靈與大椿耶

代邊帥壽張相公母夫人序 以王母授符發論文遂鏗鏘鼓舞

我少師相公趙太夫人當萬曆丙子某月日爲七十有一之生辰其既受造於相公無以爲太夫人壽乃繪王母以進而謹書其意曰南西於方坤也於府金石也故其珍寶瓌詭之觀有不可以常情測者而後王母之說與焉要之不可以爲據亦不可盡以爲漫

亦猶今太夫人本非常人也其所享之物與其所撫而教之之人不惟舉世之所未識而有舉世之所未聞且見者驟而語之無惟其疑而未必盡信之也然得王母者又謂黃帝與蚩尤戰不勝母遣使授之以符而後誅蚩尤定天下遂都於涿鹿之野夫涿鹿者今上谷之東其所奉命以從事之所也行壘之暇間常舉授符戰勝事以問諸長老而無有知其然者求之於史則曰黃帝得六相而天下治六相者蓋風后力牧歟然則涿鹿之得以都果盡由於王母之符否

耶向者青把二酋之日寇我邊隋也騰躍閃倏不翅傳所稱蚩尤者吹雲噴霧之暴　列聖膺之幾動宵衣至相公秉鈞而俛首息喙奉質稱臣偃然於馬蹄駝脊之間至其曳駒駼而來也即小有睢盱抱關梯戈之吏猶得揮尺捶而鞭笞之凡六年於此矣而其因得奉以周旋與甲士農旴休養而生息居安而預防其危蓋天下之定悉準於此若是而語人曰相公即非風后力牧比殆其徒歟其誰曰不然至問其所從來則相公者孰生之而孰育且教之也然則太夫人所遣之使與所授之符日侍於軒轅之庭者覡王母又孰漫而孰信耶故其竊嘗爲之說曰相公二大人居楚王母去西方萬里而遥使徒以享而擬諸母則天下者尚未必其皆信使以相公擬風后輩而以太夫人之庭訓也信於母之符則天下人未有不信之者也某誠職上谷知黄帝與母事頗詳而有感於太夫人之生當有不朽如母者在而匪直以其形之纔也故獻圖而兼進其說如此

送沈君叔成序　文數行耳悲楚激烈幾於易水歌矣

叔成父仗劒出塞垣拾其先公蛻以歸乃復抱書號闕下取所銜兩虎數狐以甘心始拂衣歸鄉閭駐馬野柴灑涕報事於先公墓道於是鄉閭稱叔成奇男子無忝先公既罷復短劒跨一驢將渡江淮而北復有事京師也來別余於理見余抱枯就攣與鼠爭殘炙蟣虱瑟瑟然宮吾頗館吾破絮成父忽雙涕大叫曰叔億至此乎袖吾搏虎手何爲余壯之體貌雖孱囚矣而氣少振也於是作歌以爲别

八駿圖序　式於古

八駿圖圖　文皇戰時所乘馬也戰而馬中矢各有地曰鄭村壩曰白溝河曰東昌曰夾河曰槀城曰宿州曰小河曰靈壁馬各有名曰龍駒曰赤兎曰烏兎曰飛兎曰飛黄曰銀褐曰棗騮曰黄馬抽矢於馬者各有其人曰都指揮丑丑曰都指揮亞失帖木兒曰都督童信曰都指揮猫兒曰都督麻子帖木兒曰都督亦賴冷蠻曰安順侯脫穴赤曰指揮雞兒人之次各因馬馬之次各因地不紊也　自註曰右序木髮槐歲抄余嫌其不簡故

特删去
大半

贈梁尚書公序 代　　茅蔚可誦

近時籌邊者謂西虜既已款塞稱臣貢馳收以仰乞於中國而地亦聯絡山凋堅堡厚垣列亭鄣以臨之即處守亦易爲力而東虜者地在在多沙鹵善崩難垣堡不可以亭障而守而虜亦連歲數被創其睚眦睢盱枕戈而卧待舉而竊發無時日歲月之可期然而昨歲者虜傳矢諸酋連衆二十萬將甘心於我而大總制梁公秉節鉞奉　天子璽書以兵部尚書兼

御史大夫實臨其地文武大吏之在薊遼兩鎮亦各以其職奉　璽書東王横金而聽命者不下數十人公於是集所利令遼師出兵以擊胡而薊則往壁於其地若界衆閉以禍其家衆然者而已則提鋭卒臨兩壁中據胥亢以示左右倂指形禁而勢格之不旬日虜果困解而歸壁遼者乘之遂捷最後襲之役大捷　天子知公能會兵部缺尚書遂進公爲兵部尚書而戶部郎大夫與藩臬諸大夫某君輩則所謂各以其職奉　璽書而受成於公者也至是來以言屬予自惟儒生幸把寸管以侍事上古所稱毛錐輩耳烏足以知公雖然固有大幸焉何者易牙者天下之妙饔也當其主人召客而易牙爲饔其所缺大者鼎釜無不告矣小者豆俎無不咨矣至於醢醬之瑣辛酸之微而亦必告且咨焉不亦以責乎不告且咨故巨者舉矣而細者未必周至於易牙自召客也而付饔以人苟有所缺大者不待咨而細者亦不待告也故旨甘之必優几筵之備無遺美異他日矣故他人爲饔勝易牙之自爲饔也昨公在兩鎮易牙饔也今

進而本兵也他人饔也行也吾且見今者召客甘旨之時而几筵之備之甚於昨也吾故曰私幸也爲國家而幸也吾儒生耳他何知知以是復諸大夫而已矣

贈李長公序　渾雄洗毅集中得意文字

周公之教伯禽也令其辨木葉之俯仰以知父子之所當然夫木葉之於父子闊至不相謀也而周公之所以教其子與伯禽之所以成其爲子者卒不過此蓋天下之事無一不成於道敗於不道而道莫要於

孝弟議者不察乎此而謂兵之家尚詭與殺於是率鹵莽於家庭而僥倖於閫轂一涉孝弟事則見以為迂濶鈍遲徒老生耳一切置不講而不知趙括長平之敗乃由不善用其父書而伯翁卒成淮徐之功則以其敦信義習禮讓推本所致乃自木葉俯仰中積累而然非專於戰習旦夕間威以拏僇之效也予從五年前識今參戎李長公於燕邸蓋挾其兩弟新破胡而來也弓刀血尚殷投鞭一語輒覓日氣陵逸不可控制視天下士無足當之者當其髮未燥時從其

尊人與匈奴戰大小不下數十首虜功滿上書中令其齒三十有二矣而始得拜參將於馬水予適客京邸馳騎致尺書予從容為過之予莫論也而慕之中客長公無不為結襪而籌袖以供食飲者計諸權賦得入私藏可數十百金悉謁以膏黔首令賈願出其途使卒不艱食一蔬一粟必取諸其家至其視士卒猶其子士卒之疾苦如疾苦其身死無以葬輒給棺錢減膳直以充衣衾予見而歎曰孝弟之効其始効於此歟蓋公家居時侍其尊人寧遠公與母夫人黎

色而慄聞聲而長跪以須至今紆金而衷猊矣擁千人從東方來臨別卽輿一語不當卽脫腧而受撻在西方每食必思每語至感動必流涕噫此豈兵家之所謂沾沾於詭與殺者可同日語耶今夫兵猶博也孝弟者其資也勝而成功其采也資高則氣安而必勝資寡則氣不安而必不勝茲予之為公賀也為資高也非直為必勝也資高者何曾伯翁之孝是也賀而必舉曾者何寧遠公始封而有土也

白氏譜序　兩說極真結一二語滑稽

譜興於盛而廢於衰不可以不謹也人富貴則力有餘餘則思及其親喪祭冠婚之行惟恐其族屬往來之不多也當是時豈惟欲聚其親哉卽疏者亦復然故譜作將以多之也衣食不給而流散隨之禮無以自通而名因以湮則有稍自給亦惟恐其干而施聚禮而多費當是時惟恐其不少也故譜廢為仁人孝子者則不然故譜常興而不廢不幸而一時無其人譜廢矣後一人出焉則復興會稽白氏之先按所譜云出於黃帝於周於秦於楚是並有可考者大抵譜

常談然也至於自關中移會稽自國光始自會稽移宛平自彥中始數傳而至於今余友曰受采字君亮者不過高曾以上一二世而止耳遂芒芒至不可考此則非細故矣且君亮常令予傳其祖分宜公今副本中亦不見豈自氏固嘗中衰而泯泯出於予前所云之故耶予家亦有譜其譜之廢興亦復然昔日殺一雞召族中如此者與譜之不兩日而君亮持此本來令序方亦欲與君亮兩相訂印也而君亮乃又紉進搭買馬鞭北矣

亦陶集序

吾友葛公旦氏當其為生時負奇姿承世學抱三寸管以與一時儁彥校馳騁於上下之間當是時也謂其不欲躡青雲依日月以酬其生平尋遂計於圭組中吾不信也及其一旦有所不嗜乃棄去如敝屣盡收其芒鍔以瀟然於無用之鄉求為一處士而猶恐其君有聞焉者故往往以淵明自況然而退焉猶諾有所不敢也故其集成自題亦止曰亦陶而已人知之其不盡知者似亦不盡許也今夫茭蘆之似竹也豈校其篠簳而盡同哉亦取其一節而已矣人謂淵明所棄令也公旦棄直棄生耳夫生者寧非致令具耶抑又豈可以令限生耶故公旦所棄與淵明棄一也竹與茭蘆一節似似矣他何知至於公旦詩乃多似少陵少似陶然庭堅許陶則又曰他人為詩有意於人贊毀其工拙至陶直寄焉如此則公旦詩又亦似陶

壽史丹序　洶湧疊出文似江河之決

予嘗論水於客孰難易客曰溪澗難河海易何居客

曰溪澗之水束以兩崖齒以白石廣不踰丈深不滿尺鮒不得掉跣者惟蛭河海則不然際天極地出日入月萬寶瓌瑰虬蛟等蟻取者無窮用亦不竭由斯言之寧不溪澗難而河海易耶予曰是則然矣嘗夫震風鼓天秋潦不止一蟻穿穴百隄為毀汎泥汩泆旬晝未泄馮夷陽侯袖手莫計而溪與澗也澄湛細流朗昭玄析規矩尺寸易為小飭即有微撓旋起旋息當此之時水之難也屬之溪澗乎抑屬之河海乎其在人也亦然故卜子夏曾子方魯仲連諸人取於

世也少故自守也恒有餘故鮮所疵纇孟嘗春申平原信陵用於物也弘故其於檢也常若有所不及苟及焉則非情矣故人得而指其瑕其於女子婦人也亦然故陶侃之母貧約無他營也截髮剉薦以易其供以給其秣茹蘖食荼事非有多於訓其子也故曰易巳寡婦清之以一嫠也而馭萬鎰奴千指乃無有溢德致禮萬乘故曰難其在今也亦然史恭人之偶少卿公也少卿之績比隆四君宜其溢且瑕也而恭人居其內天下之賢少卿自存至亡無或異口其易

孤之漬久而後司隸於朝也恭人居其上天下之賢司隸自髫至冑無或異口故史氏之先貞女稱烈猶潤之有泄也故曰易也恭人檢約而無溢德猶海之絕瀾也故曰難也其於壽也亦然他人寡應而慮省皓首也而耳與目猶聰明手足無所苦易也恭人日酬百月酬千歲酬者千而十今年若干矣而猶耳目聰明手足無所苦難也難固足賀也亦因是以知其長也

張母八十序　筆寫如畫然有風神

始吾與子錫子文輩居相近也子錫伯兄將軍曰子儀者暨兩弟竝來就予家塾稍後而子錫子文乃與予同挾策而翔竝髫也兩家兄弟無一日不三四至竹馬裲襠一趨而到門甚自屋畔庵左抵衙署右衢數百步間風塵縷縷昏一巷皆吾數童子所蹤路也而予與二張即髫占對屬文稍稍驚座客名一時譟起郡中而太君者與其太公竝拊而憐愛之子則喚以粔籹餦餭或出果餌入袖中戲劇而蓬垢則爲櫛沐綻則爲針紉澣熨不憚細瑣而閑囧將軍也儻或

物或弄刎槊拾而引弓相與牽櫪馬不轡而馳且射衛拼道中超臺級至墮跌損壞而母終愛之不色慍亦不甚禁而兩兒子意若期以濶遠不屑屑事兒女束循者數十年來二張者薄俗學爲詩人四方知之賓至盈座吟嘯酒盞間無虛夜而予顧逡巡庠序中庶幾一飛而屢墜既乃觸網罟謝去其巾衫益一意於頹放時時復從二張游而太君益爲治俎腊醪黍林教飭諸婦母違夫子意人或問之太君曰顧人家於人倫天理中母大虧欠耳至富貴會有盡時兩兒

予若其交儕輩中所馳宜不與彼校短長也噫鳲鳩稱君子之壽不以其用心專一耶太君數十年中視其子與吾輩如一日予與吾輩所履有不同而太君者自小時啖果餌以來至今爲治俎脯之日無不同故太君者當其被戴笄珥則女婦倚也及問其中則鳲鳩之君子意者其莫過矣此不可以小太君之不短耶及是太君年八十矣交太君之子輩令習操筆以頌其唯唯已則頌曰其誠自棄不能如淮陰釣徒持千金以報漂母飯天如有意於吾輩其令吾輩更

頌太君如今日者四十年以少報太君啖果餌治俎脯與釀之德也

贈沈母序　古隽備未殊可慨

沈母太君俞者沈伯子之母也太君歸沈甫二十五而寡有姑嘗嬰病太君至摩股以療之得不死然貧不給於藥與饔太君乃用針杼以給終其姑之身毋缺養有孤是爲伯子時方在襁而今者娶婦有子若女且孫矣伯子又知書能操筆而比於分隷行卓卓爲鄉人表夫若是是孤與子皆荼也而太君則爲荼也與蓼也者計二十有五年以至於今太君蓋年六十有六是太君之爲荼與蓼也者亦六十有六年矣而始得督撫洎按察徐朱兩公者檄有司旌其門伯子與余友也且姻也有德於予而太君嘗予過伯子時往往滌器剖牲出俎脯醬其饔白燈脂潤漏盡矣而猶令伯子把予袂或匿其巾履若是者太君蓋不以予無益於伯子也今其旌也予不可以無賀蓋予居常謂風世事即不可輒得於有司苟有逸賢野史爲之書數字於觚槧間亦足以信後昨訂縣誌遇貞

女孝婦略已所知者衆人乃謂未有旌門表坊舉扼使書其有表且旌而爲予所未知者則衆迫以書不復候校核否者往往遭訕罵不已由此觀之人固不可以無實至於實之名否則其權不在嘗毫而在組綬也的然矣夫然則此舉也予安得不喜而爲太君賀哉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一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章斐然華甫校訂

跋

文長短幅最瀟逸才隽手滑有晉人風韻宋人理味

新建公少年書董子命題其後

重其人宜無所不重也况書乎重其書宜無所不重也况早年力完之書乎重其力完宜無所不重也况題乎董君其得新建公早年書顧以題命我

書石梁鴈宕圖後

台宕之間自有知以來便馳神於彼苦不得往得見於圖譜中如說梅子一邊生津一邊生渴不如直啖一臠苦茗乃始沁然今日觀此卷畫圖斧削刀裁揃青抹綠幾若眞物比於往日圖譜彷彿依稀者大相懸絶雖比苦茗尚覺不同亦似掬水到口畧降心火老夫看取世間遠近眞假有許多種別不知他日支杖大小龍湫更作何說

書梅花道人墨竹譜

余觀梅花道人畫竹如羣鳳爲鷙所掠翎羽騰閃揃祓爽滅之詭雖鳳亦不得而知而評者或謂其屬贅理也哉

書畫後

仙人以道勝女婦以貌勝有人覩神仙於畫中則冀一遇之及果遇之道未嘗不道也而人曰此非道也如吕黎之於其從子雖至親而猶不得相信覩女婦於畫中則冀一遇之及果遇之貌未嘗貌也而人曰此貌也如登徒之於其妻雖至陋而猶不以爲媸是於道也抑何苛而於貌也抑何恕耶予偶覩此於某君館令書故書之如此爲昧者言耳其君信道於早而予譬貌於晚不煩風與瞥覩者當自得之

書茆氏石刻

金華宋先生之重也以道卒用於學士也以文世珍其書謂多由此然即使不道不文書亦自珍也曾考功晚痺而趺株連臂腕於書不無少妨而歸安茆君康伯購而簡刻去乃並是兩公盛年五合時物其寄

我以題雖非其人然殊快一飽語云匪跣逐昜鞾肉。

送畫於寺書其左

右梵景乃塞僧所贈相傳為李伯時筆細閱之信非伯時不能也題於上方者曰西河溥當亦非俗兒但不省為何代人惜其手書亡矣代書者稍習文待詔體亦不俗今以歸華嚴寺清公之徒曰某供養之如蘇長公舍四板菩薩例噫亦都安哉

書蘇長公維摩贊墨蹟

予夙慕大蘇公書然閱覽止從金石本耳鮮得其蹟

馬子其博古而獲此予始幸一見之必欲定其眞贗者則取公之贊維摩中語而答之曰若云此畫無實相毗耶城中亦非實

書米南宮墨蹟

閱南宮書多矣瀟散爽逸無過此帖辟之朔漠萬馬驊騮獨先

書子昂所寫道德經

世好趙書女取其媚也責以古服勁裝可乎菁帝胄王孫裘馬輕纖足稱其人矣他書率然而道德經為尤媚然可以為稿澁頑麤如世所稱枯柴蒸餅者之藥。

書夏珪山水卷

觀夏珪此畫蒼潔曠迥令人舍形而悅影但兩接處墨與景俱不交必有遺矣惜哉雲護蛟龍支股必間斷亦在意會而已

書李北海帖

李北海此帖遇難布處字字侵讓互用位置之法獨高於人世謂集賢師之亦得其皮耳蓋詳於肉而畧

於骨辟如折枝海棠不連鐵幹添糚則可生意却虧

書陳山人九皐氏三卉後

陶者間有變則為奇品更欲效之則盡薪竭鈞而不可復予見山人卉多矣曩在日遺予者不下十數紙皆不及此三品之佳滃然而雲瑩然而雨泫泫然而露也殆所謂陶之變耶

書八淵明卷後

覽淵明貌不能灼知其為誰然灼知其為妙品也往在京邸見顧愷之粉本曰斵琴者殆類是蓋晉時顧

陸輩筆精勻圓勁淨本古篆書家象形意其後為張僧繇閻立本最後乃有吳道子李伯時即稍變猶知宗之迨草書盛行乃始有寫意畫又一變也卷中貌凡八人而八猶一如取諸影僮僕策杖亦靡不歷歷可相印其不苟如此可以想見其人矣

書沈徵君周畫

世傳沈徵君畫多寫意而草草者倍佳如此卷者乃其一也然予少客吳中見其所為淵明對客彈阮兩人軀高可二尺許數古本亂雲靄中其高再倍之作

細描秀潤絕類趙文敏杜懼男比又見姑蘇八景卷精緻入絲毫而人眇小止一豆惟工如此此草者之所以益妙也不然將善趣而不善走有是理乎

書謝叟時臣淵明卷為葛公旦

吳中畫多惜墨謝老用墨頗侈其鄉訝之觀場而矮者相附和十幾八九不知畫病不病不在墨重與輕在生動與不生動耳飛燕玉環纖穠縣絕使兩主易地絕不相入令妙於鑒者從旁睨之皆不妨於傾國古人論書已如此矣矧畫乎謝老嘗至越最後至杭

遺予素可四五並爽甚一去而絕筆矣今復見此能無慨然

書朱太僕十七帖

予少時假聞學使者蕭公言兀朮括南中實物裝數舟載以去卒沈於河而十七帖石數片在其中至是石起於濬河者即此本也滿刺人能辨寶朮虜耳含馬上物宜無知而顧亦識此既又不隨以往也此亦眞神物矣哉然斯言也蕭亦得於傳聞未必然也予又見吳中晩刻別本引言謂勝此亦未必然也

又跋於後

昨過人家園榭中見珍花異果繡地參天而野藤刺蔓交戛其間顧問主人曰何得濫放此輩主人曰然然去此亦不成圃也予拙於書朱使君令予首尾是帖意或近是說耶

跋書卷尾

沈徵君啓南畫大約如伯陽初生便堪几杖是謂稚中藏老又如謝道媼雖是夫人却有林下風韻是謂秀中現雅而大蘇評靖節詩亦云由腴而造平淡辟

食石蜜。中邊皆甜。因知評别唇南如此則眞不如此則膺而此卷者固已如此矣誣以膺得乎董文邦卷骨董也高直收之詎墮誤賞

又

董文亮章一日持二卷命書其一沈徵君畫其一視京兆希哲行書鉗其尾以余試而視此書稍謹斂微放不折桉余久乃得之曰凡物神者則善變此視京兆變也他人烏能辨又弛其尾坐客大笑

大蘇所書金剛經石刻

論書者云多似其人蘇文忠人逸也而書則莊文忠書法顏至比杜少陵之詩昌黎之文吳道子之畫蓋顏之書卽莊亦未嘗不逸也金剛楞伽二經並達磨首舉以付學人者而文忠並兩書之金剛此帖是也楞伽以付金山參寥余過金山問文忠玉帶所傳鎖山門者亦爲頑僧質錢充口腹矣況經乎儻得如此帖摹勒傳人間亦幸也惜過時失問

讀餘生子傳

上虞葛子景文者一日方晏集忽絶既而忽生因目其生爲餘也號餘生子自爲傳號餘生子傳予取而讀之曰異哉生之餘也天其獨厚於葛子乎楚之南有泰氏屯氏者均畜萬金一夕均燬於火幾乞矣幸而均取於火又均得其餘其一人善畜之以好施而崇福其一人不善畜之以忤時而買禍則餘者不如無餘者之爲愈也曩吾見葛子於其寓有道人也其後絶而復甦也遂訪余於理視曩所見蓋益進於道矣其於其傳中巳所云朝聞夕死蓋允蹈之者故其處也恒安其善用其餘生以崇福若所謂泰氏者

歟前年逆有陰變起而九自裁死與葛子同也幸而九不死生與葛子同也顧蹶蹶然置身於理是進道與葛子異也故其處也恒危其不善用其餘生以買禍若所謂屯氏者歟一禍之一福之謂餘生獨厚於葛子可也然一進於道一不進於道謂餘生獨厚於葛子不可也

書馬君所藏王新建公墨蹟

古人論右軍以書掩其人新建先生乃不然以人掩其書今觀茲墨蹟非不翩翩然鳳翥而龍蟠也使其

人少亞於書則書且儕矣而今重其人不翅於鎰稱
其書僅得於銖書之遇不遇固如此哉然而猶得號
於人曰此新建王先生書也亦幸矣馬君博古君子
也哀先生之書如此其多將重先生之書耶抑重先
生之人耶

書吳子所藏畫

閱吳子所藏紅梅雙鵲畫當是倪元鎮筆而名姓印
章則並王王元章豈當時倪適王所戲成此而遂用
其章耶近世有人傳虞世南草書大徑五六寸絕不
類世南其所書詩又是李白杜甫所作去世南生時
遠甚而其印文十字乃是華蓋殿大學士虞世南書
夫唐時何嘗有此殿名又何嘗有此官又印內文從
來何嘗有結一書字者並大可笑也此蓋本朝夏閣
老言書耳夏老固亦號能書然比於世南奚翅醜婦
效西子顰若元鎮之效元章則南威偶效西子也閱
畫時適人以夏書來評并記之

書季子微所藏摹本蘭亭

非特字也世間諸有為事凡臨摹直寄與耳銖而較
寸而合豈眞我面目哉臨摹蘭亭本者多矣然時時
露己筆意者始稱高手予閱茲本雖不能必知其為
何人然窺其露己筆意必高手也優孟之似孫叔敖
豈併其鬚眉軀幹而似之耶亦取諸其意氣而已矣

書紅眼公傳

志有之水柔人狎而玩之火烈人望而畏之稽諸吾
鄉人水蹈江涉濤以求沒者子於親往往有之無待
於丈夫而後能也若所謂娥者蓋屢著矣至於聚鬱
攸輕燎原與祝融回祿爭雄捷以破其圍而出其所
怙所灼者雖曰僅兩瞳子眶耳而瘢痕烈然為朱孔
暘是以紅眼公名聞於世此與蹈水者奚可同日道
哉紅眼之後世趙君煉者予家世親也為予道其事
因得柳君所為傳觀之而敬書其後是日也予感忠
孝節廉事而有醜於賊臣背子垢婦人也目光閃閃
若曙星不啻晉人所云在牛背上者抑不知眼之紅
於翁曩昔何如耶

書新建公二序手稿

曹操書余未及見而文公謂放之公書天風海濤乃

近元常元常魏人蓋操亦放之耶槖歛人持文公箋
學庸稿本來相質特似今所見新建公送兩府官序
稿大約俱草草而二大儒之爲儒則同故書法亦暗
合耶兩序稿點竄不數字而世相傳溫公通鑑稿本
多眞書點竄亦僅僅兩公端慎殆亦暗合耶送劉府
者自舉爵以後送費府者自橋踰以後大是謦策而
今全集中並逸知所逸者不少矣

跋司馬公草書

司馬伯通先生弘正間材傑也其草書倣聖母帖聖

母帖即懷素上人書而聖母别是一家司馬書與張
南安東海翁書皆宗聖母帖也聖母帖有蝸牛及老
科斗脚肥者及縫衣匠剪子者皆是法未可以微疵
而短其醇伯通仕業亦豪俊其詩多清豁罷官青門
榜云獨呼明月常倍醉不負青天早放閒人至今誦
之

趙文敏墨蹟洛神賦

古人論眞行與篆隸辨圓方者微有不同眞行始於
動中以靜終以媚媚者蓋鋒稍溢出其名曰姿態鋒
太藏則媚隱太正則媚藏而不悅故大蘇寬之以側
筆取研之說趙文敏師李北海淨均也媚則趙勝李
動則李勝趙夫子建見甄氏而深悅之媚勝也後人
未見甄氏讀子建賦無不深悅之者賦之媚亦勝也

書草玄堂稿後

始女子之來嫁於壻家也朱之粉之倩之蟬之步不
敢越裾語不敢見齒不如是則以爲非女子之態也
迨數十年長子孫而近嫗姥於是黜朱粉罷倩蟬橫
步之所加莫非問耕織於奴婢橫口之所語莫非呼

雞豕於圈槽甚至齲齒而笑蓬首而搔蓋回視向之
所謂態者眞赧然以爲妝綴取憐矯眞飾僞之物而
娣姒者猶望其宛宛嬰嬰也不亦可嘆也哉渭之學
爲詩也矜於昔而頽且放於今也頗有類於是其爲
娣姒哂也多矣今校鄺君之詩而恍然契肅然斂容
焉蓋眞得先我而老之娣姒矣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章斐然華甫校訂

贊

諸贊趣味依稀處直逼長公

觀音大士贊

一觀音法而有二評法華他機楞嚴自行溫陵孤山又備兩經真者有兩畫者亦然一似道子一似龍孫合兩爲一妙哉俞了之肯

白描觀音大士贊

大士觀音道以耳入卅二其相化門非二而此貌師繪不着色似吳道子取石以勒

題大士圖 爲亭婁子畫蓮葉觀音趺坐其上

萬里波濤琉璃拍天蝦鬚魚鬣鱷尾蜃涎靡不照燭如鏡照鈿儼此大士筏彼海蓮一塵不動而自魅伏跧問何以故曰吾不用何以而亦莫知其然

提魚觀音圖贊

潑剌潑剌婀娜婀娜金剛法華一棍打破瞞得馬郎瞞不得我

折蘆達磨贊

片蘆長江隻鞋葱嶺弄此伎倆作傀儡影我諦思之必傳者訛麻姑被哂擲米成砂

伏虎畫贊

我觀伏虎曲蟠以枕諸繪虓覷茲獨以褒秘威如待不覺愈猛裴旻遇之應手弓落李廣夜行蓋冰以却

書濾水羅漢畫贊

諸江河水若彼微蟲爲有性命爲無性命爲俱有性

命爲俱無性命若俱有者蟲既應生水何獨受烹煎燒炙諸苦毒楚若俱無者水旣應烹亦應羹蟲云何濾蟲煑水作是分別若謂蟲則含靈水無知覺諦觀二物蟲體泳游水含流性得躍爲蟲付流即水覓與不覺有何差別辟如有人發心愛惜象馬牛羊不忍宰殺而於蝌魚蝦蚌妄加解剝或亦於諸蝦魚蝌蚌心生愛惜於彼草木斬刈無遺彼諸有物大小動植體則不同所含生性等無有二云何殺彼含此起分別心濾蟲煑水亦復如是弟子迷惑不能通曉是義

惟大羅漢正坐蒲觀作何解說宜鎔迷悶弟子徐渭
合掌禮拜而作是語

蓮葉大士贊

謂船是紙梢公是鐵梢公尚然況大菩薩

東方朔竊桃圖贊

竊攘匪汚諧射相角無所不可道在戲誰

純陽子圖贊并序

世所傳純陽翁象皆本其傳中所載記者人望而識之也是圖與世所傳者特異相沿謂

翁於近世示現人間其狀貌若此故人得按而圖之說紛紛不一中軍陳侯雅尚道術既喜得斯圖於其友人遂令予贊之

昔圖若彼今圖若此昔耶今耶一二純陽子凡涉有形
如露泡電以顏色求終不可見假彼亦凡即知我仙
勿謂學人此語墮禪

梓潼像贊

伏惟帝君三十餘化生民之初一十七世為士大夫
當帝為星神在翼張梗帝於蜀神在岷江為帝於緣
神在丹青遍諸沙界無非帝所所忘孝文武靡禱不許
矧兹桂籙如海一粟豈舍此雋其而以與孰

又

帝君生當周之紀身士大夫十七世自兹以往生知
幾人間萬事靡不理柄司文章其一耳我昔聞之古
所謂文非筆墨子經史懷柔萬民德遐邇帝君作吏
文德丕顯然騎龍馭箕尾人傳文章帝君事辟如大
海一滴水為龍為神宵夢裡素幽御攬暗聾子如此
之云俱幻詭馬君供帝姚子繪圖也作贊幾於戲帝

君之事亦眇昧陰騭兩言是真諦

三教圖贊

三公伊何宣尼聃曇謂其旨趣轅北舟南以予觀之
如首脊尾應時設教同通不泥誰為繪此三公一堂
大海成冰一滴四方

四老圖贊

乘者鹿羊牛也而非車馬岙頭奔奔然者有昂然之氣也而不稱不野四老者之偉而翁也或以為商顏米芝之輩鴻飛冥冥矣而胡以為乎淺水平山將舍郊

而入郭等少年之游冶抑以為應孝惠之招矣而未
見馳漢廷之使者安得起留侯於九原而辨其玉之
與瓦

四仙圖贊

色身不全謂非法器此虛言耳神光斷臂　鐵拐

又

是宜主昇為神仙祖無星礙心是活子午　鍾離權

又

遍遊人間翁嘗見八人不見翁索翁以形　呂喦

又

當其騎驢不免尋覓今其下驢欲覓何物　張果

高皇帝像贊

上之巖也天高以覆耶下之豐也地載以厚耶掃孽
胡而握漢統維斯之與咪耶眉彩耶目河耶唇與虞
之後耶氏以朱耶金天氏之胄耶是為我　聖祖高
皇帝之面耶部耶

一品三公圖贊

漢官搏執取金吾鳥示法戒遲師授以秉古人托喻
似拙而巧誰為紆　一品三公揆厥所喻意與古同
君子得之允為吉徵

嗚敎出所藏郭畫一叟持玄物類石方長數寸
開口語又所携竹筐中植一小旛置道旁一
叟聽其語執冊肘若却避然令贊之

初觀三叟為默為語似有所授及諦觀之黝然以墮
有物在手體玄守黑曰此真詮為天地母是宜聽者
委其陳編驚却其肘樹表於筐如賈用售則不可究

自書小像贊

吾生而肥弱冠而羸不勝衣既立而復漸以肥乃至
於若斯圖之痴痴也蓋年以歷於知非然則今日之
癡癡安知其不復羸羸以庶幾於山澤之癯耶而人
又安得執斯圖以刻舟而守株噫龍耶豬耶鶴耶梟
耶蝶栩栩耶周蘧蘧耶疇知其初耶

又

以千工手鑄一佛貌泥範出冶競詫巳肖付萬目觀
目有殊照評亦隨之與工同調貌予多矣歷知非年
工者目者評淆如前偶見在側令師貌之貌兒頗自

父肖可知今肥昔癯人謂癯勝冶氏增銅器敢不聽

商大公子像贊

公子爲誰特尊艷經雅志林壑築室土城授鄙以記刻之貞珉當始弱冠面白鬚青久矣未面瞻圖之形傾須竹朗頰安玉晶覩其所養占其所成

余東白贊

古濛劉公來牧我邑授簡試予予年十一試予何所余翁之宅公候大吏借館於予予訟亡奴執狀以須當斯之時東白未生討東白世乃翁之孫翁既徂矣

公亦仆矣犬馬踰耄倏且枯矣東白都矣令聚數矣自越而西閩東與矣植桐與焦隨寓居矣此君一日何可無矣懿哉東白寧非夫矣言念劉公館公閣矣屈指其歲六十餘矣贊圖而起撫筆唏矣

宗任像贊

色如芙蕖兼葉兼穎頦鬚入市而歸授果滿車四十如此二十當何如

又

行年五十須不可數歸鴈夕霞芙蓉秋浦

又

六十之年去五十近相睽幾何至不可認矧再十齡胡鬚逢而不誰何以問

婁叟像贊

數年之前令我書貌頃復令書覺微倍老書儻再三老應更倍願叟百年屢書屢繪

吳君像贊

雙輔承顴有物朗匝笑語之間林竹振頰圖且改觀況覩其眞未見有此美髭矣而不樹勳名

郁君小像贊面天槃者

瓜匏白肥但可淹沮松柏多鱗乃中梁柱相君之貌安得不去彼而取此

書馬策之像贊

清嘯玄談惟穎是助辟彼林竹風生而敍怒風歇竹凝翛然其止肅然其理良亦有斐然則靜且默也未嘗不宜於穎也

范子小像贊

范家駒日千里卜新居近其止贈我雙魚尺贏咫

王子小像贊

相君之肥飽德於中所以不願人之膏粱古人有言有後於魯不果徵乎穀也豐下

僔子像贊 僔能書梅復善琴

梅花一物也而君技兩精之一出於毫一出於絲人貌君儀宜其爲瀟然之姿予遠而望之梅爲君也蒼然若榔椊枸

柳生小像贊

都昌五子肖厥考元穀軀幹特短小軀則短小文甚藻辭如馬氏有白眉白眉用以別五常短小亦用別弟兄

許伯熙像贊

古人力道戰勝而肥亦曰壯夫其鬚如戟彼貌像者爲誰兼而有之可以知其中之所得迫而視之吾所與士之林文中虎其貌古其姓許

草誦 并序

王懋新自刻拐小草八九葉縣於空中凡五年不甚叢生而亦不死暴烈日中愈青暢相沿名仙草予攘而得之戲爲之誦時酒酣與蕭女臣作挽詩故末句云

青青之草麗而匪麗將歸五霜彼知其幾遇風而化得羽之氣豈河上丈人之神爲造物者蟲臂鼠肝之也而零星於是帯乎上不在天下不在地中不在人身其夙世之能沉而今輪廻漂轉適附其習綠也猶超然於空際乎噫人皆知不死者之爲不死矣孰知死者之爲不死而盍問之於吾友之蕭李乎

題鳩

爾性何拙何不能綢紀而何爲奸奪山有喬木水有垂蘿爾不能取其皮而爲其窩豈無陰雨時取彼斧柯爾喙之嘴出而爪之爬羅上棟下宇萬[illegible]後楹維鵲爲之爾享其成徒珍其頸徒班其翎豈不能潤屋而能潤身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三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錢塘許爾京士魏校訂

銘

諸銘文自情生豈曰法古然却居然大雅

歙石硯銘 并序

出歙西門步長橋望黃山羣峰插天如劍戟入門就小肆用錢二百五十貨得此石雲紋而寶沙照日中瑟瑟若東夷所鑿屏扇然以

墨易膠稍乾爲磁吸鐵龍尾之佳者也時王仲房賞之曰搏博可得錢千五百久之歙客從獄中持歸爲余斲兩蒂而復璞以來余將寄斲於吳而先銘之如左

市於歙歸於越復返於歙終來歸於越石耶能忘情耶銘於若盧斲於吳安保其終於吾人耶能有情耶

歙石硯銘 但金星玄色

不食肉色玫墨君子效之絕葷以養德不聚金布則星君子效之散財以發身

又

萇弘血老千年黝女媧割取三垣宿鉅橋撒粟一掬朽亭長左股畫不守雲與水泳龍夜吼

端石銘

端石之嘉發墨有聲如蟒跂沙斯乃然耶翩翩公子夢筆生花

又

鸜鵒之眸有無不足求人且病眸爲石之疣

端石蝸硯銘

頷則燕而虎爲頭眶則蝸而鸜鵒爲之眸彼飛而食肉此飛而飲於流墨卵耳何足以侯

無眼端石銘

鸜鵒之目偶端石或取以驗眞或指以爲疾我則不然問果落墨不落墨

馬策之端研銘

端紫鸜鵒睛此俗見孰不能此端紫乏鸜鵒以麋腧麋崐刀削玉

又

小端稠墨捷翡翠之削金毫屢闕而不染赧難爲乎苦吟

鼉磯研銘

稠腧糜一何捷敗頡兕猛於猟馬善走必蹄齧才難哉

又

拔中山吾女訝猶勝彼攻即墨者終歲而不能下

鼎研銘 硯面徑尺沼寸亦圓而橫墜井之足極短

背之日鼎其腹烏三足雖蹲以馳迅羲轂而之月蛀蟆啄沼句水鬼微復寸冰雹兮宛如胸面之雲腧糜典寸膚用以雨蒼山

破膽磬銘 并序

家藏古白磁膽瓶嘗採梅枝浸之歷春夏花而實後破於冰考其聲類泗濱嘉石取其半縣齋中銘曰破膽磬

膽之成水入空出以養其莖目覩其色之來膽之冰水出空入以縣其傾耳聞其聲之鏗一山一入爲聲爲色見聞別差妙性不忒

剌匣銘

如鬼如帝一物兮違爾司其縢操而不發外貌則淺實折其裏古有藏名其殆謂予

篆櫝銘

嗟吾何嘗不受於茲世哉塵以外吾悉得而主之故羅符無拘陟黜也不時故目亦不一其除其所奏記者始初之堂關白者蓑笠之鄉而一爲檄召則維猿鶴之章苟一用於塵內朱數日而不揚敢告爾櫝庶謹其藏

竹秘閣銘

大書縣臂小則不能俯濡於墨而漬於紙何以異於夏月之蝿不縣而縣惟女勍

又

中書大書用肘與腕蝿頭蚊脚握中其管閣以擎之墨不流肘刻竹爲閣創鶩妙手妙手爲誰應堯張臾

書櫝銘

噫此古之所謂博學君子者與歛而閉之惟木扣而取之惟欲入耳出口小人之腹

又

古人已死君何讀弗得其精兮何與爾債。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三 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四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錢塘許爾京士魏校訂

記

蜀漢關侯祠記　文色蒼然

馬水口爲備胡要地舊以其任付守備比始用廷議設參將一領卒三千人以鎮之謂遼東李君某爲今寧遠伯冢嗣世稱名將家子往鎮莫宜　詔曰可[illegible]則一省關榷令貨趨集便卒需卒死無以甃則[illegible]死王將得自補馬祿其[illegible]文書甘與卒共有既又節縮已奉度可攝參[illegible]廳視北門從萬山中得靈秀所作廈一區爲殿者二爲門者一並足三楹兩廡翼之甃蓋材工靡不緻好爾卜時日奉蜀漢前將軍關侯象以居之歲時伏臘刲羊豕吹鐃歌樂用以侑神已乃促騎抵燕迓予以來而以記屬予過君請曰何居君曰其不敏生而慕忠孝節義人而蜀侯爲最著歿而爲神又惟侯爲最靈暴在邊從大人逐胡夢寐見

之君有所感今茲門以北數程胡落也予世受
國恩為國備亭障正如孝子之奉慈親卽有痾癢宜無
所不至豈憑恃劑療遂廢禱于神祇予應之曰郅都
在漢匈奴憚之迨其歿也為偶以射竟莫能中侯勇
義朗映華夷所嚴非郅都比矧生者有公輩在胡如
有知寧敢望馬水發一矢耶至於史所稱侯愛惜士
卒獨侮嫚士大夫愚以為卽使有之特加於請昏之
狡吳芳與士仁等之携貳而不知彼三人者皆漢賊
非可與語於士大夫君既惜士卒至賓客賢豪靡不

倒屣虛左是與善學侯者君之祠侯宜莫宜於此矣
其譔為書曰祠始於某年月日越若干日而成費金
若干董役者為某官某

坐臥房記　簡致

凡人居一室之中晝則坐夜則臥坐則箕焉弓焉臥
則蛇焉龍焉此夢覺之常耳人孰不然而青野子顧
作室而房之而名之而使予記之何居莊周有言夔
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謂行者不如無
行者之妙也行者動以形也無行者動以神也無形
之動是之謂至動然則不必不行也不必行也而一
室之中可以照天下觀萬有通晝夜一夢覺而無不
知不然其坐也箕焉弓焉而已矣其臥也蛇焉龍焉
而已矣人皆能之而青野子何以之而名房哉

西施山書舍記　與長公凌虛臺記差近

西施山去縣東可五里越絕若吳越春秋並稱土城
後人始易以今名然亦曰土城山蓋句踐作宮其間
以教西施鄭旦而用以獻吳又曰恐女樸鄙故令近
大道則當其時此地固鉅麗要津耶更數千年王者

不可問矣商伯子用值若干而有之山高不過數仞
而叢灌疎篁亦鮮澄可悅上有臺臺東有亭西有書
舍數礎舍後有池以荷東外折斷水以菱而亭之前
則仍其舊曰脂粉塘無所改出東南西而山者聳秀
不可悉悉名山也遶其舍而畝者水者不可以目盡
以田以漁以桑者盡畝與水無不然余少時著屐於
此而樂之茲伯子使余記余雖以病阻其遊然尚能
憶之也率如此嗟夫土城一山耳始以粉黛歌舞之
宮當鉅麗傾都之孔道而今變而且遷之一旦寥寥

然爲墟落田夫野老耕釣徘徊於其間或拾其墜釵於鋤掘迫於陰晦又往往詫野火轉燐於夜歸牧唱之兒童宜無不感而噓資野人之聚而談者矣至其易治以樸易優伎以農桑本業專而謡俗厚則有識者又未甞不忘其悲而爲之一笑也伯子聰敏擅文舉達事變試從讀書暇一登兹山而望之或觸於景而有如吾前所言者姑取而咀之儻亦一解頤耶伯子名濬字景哲

函三館記　辭達而爽

吾儒曰三才老曰三生萬物而冠之曰一生三乃釋也則不立言矣即一字且掃抹之矣而况於三乎乃其舉世界之中之外之諸有至於竭恒沙之數而不可殫即隸首復與弧矢勾股操其法日百億聚其徒用其百億徒之指以礫碌竒偶而乘除之亦日且不給矣又何貴於萬與生萬者之三與生三者之一哉然則爲儒者將何居曰一非自能一也從無而有一也三非自能三也從無而有三也萬非自能萬也從無而有萬也辟之生人然一者始生祖也三者父也萬者子與孫也孫孫子子相爲無窮也則上古未生人之前祖從何而生哉知此則爲儒者知所以居矣陳子起侯名汝元別號太一以小戴禮舉明經今爲文學於郡者抱美質外醇而中茂志淵以勤意不欲沾沾稅駕於小儒乃作館藏書動以博文静以觀妙晝夜孜孜若有端倪命館曰函三記則屬余余憶函三之説溯出於小戴註家乃昉於弄丸公之皇極經世而弄丸公之於此也余莫得而闖其門又頗憶河南青田及考亭五先生闖其門矣至其自檢亦各謂未得入其奥然而後之秉道權者往往以孔門正派印五先生也而以數爲支流也則似稍稍微詆弄丸公也則數之與道果孰爲左而孰爲右非闖其門而未得若區區者所可幾也乃文學則必籌之熟矣抑余右所云無也者祖者非敢以虚無之無凋文學乃謂萬有本於無欲文學謹未發之中之謂也夫儒者三才者也一中立而天地位萬物育故子雲以爲非此則止於伎雖然寧有通天通地矣顧不能通人耶子雲亦謬儒矣周王季三氏大君子無所同也用所

不同也將各各普於世者同也而一爲經一爲出者不同也

游五泄記　古岭

萬曆二年十一月廿有二日偕王圖吳系馬策往五泄初宿謝家橋明日雨山行驢不可役莫至楓橋騶君意舍止焉明日其兄懷遠公騐來又明日飲懷遠罷入化城寺又明日陳君心學來又明日飲於陳君止焉又明日午始霽遂行兩宿而至五泄寺是爲至日遂登巳而大霧窮宇内不見寸形渾若未闢忽復

霽遂窮五泄下題名鐫寺之石鼓是夕雪明日午復霽往觀七十二峰攀捫裸厲陟自西潭以漲甚返又明日陟四泄之對岫觀四泄下飯於寺遂襆以歸踰響鐵紫閬長青三嶺日叐至洞巖寺飯罷巳燈僧祖福緋炬請觀洞巖入至第三洞之鱉口洞故有外屏近爲占洞者所壞泥入塞鱉口返又明日黎飯復行入湖船一夕而至金家嶼甬明踰兩小嶺午泛離渚日叐抵家是觀也洞巖奇於陰五泄奇於陽而七十二峰兩壁夾一壑時明時幽時[illegible]時遍奇於陰陽之間以余許之殆其勝於五泄借物以形容之終不足蘇長公游白水佛跡山云山上瀑布三十仞雷輥電散未易名狀大略似項羽破章邯時庶幾近之矣是行也去來凡十有三日陸行三百里水行百三十里宿於騶四夕於途如之於陳一夕於寺再倍於陳余墮驢者二越溪而溺者一濡者四五騎蹶於嶺者三諸子淖而跌者弗論也得詩二十首每作諸子必和之

閘記代　周匝通題

前知府富順湯公紹恩之閘三江也事具陶莊敏記中至於今五十年無以滲告者膠石以灰秋久而剝石因之亦少滲水日夜走罅中頗有以早告者矣萬曆癸未宣城蕭君某以戶部郎中來知紹問俗所苦知而往視之得所以白其事於省諸大吏許之協其議於僚二三君令判府楊公某專其治而屬工於縣丞某出庫羨銀若干兩役夫若干人用冶錫窐所迺竝發巨石凹凸其兩顛而規之凸以枕上流凹以銜舊甃匝包之令水不得越新包嚙舊甃銜之際冶鐵

爲小腰以錮之其於舊甃如車有輔如齒有唇倍壯且久君雨雪躬往幾月而成成以予同年也謬以記告曰無他以屬後也予嘗聞父老言始湯侯時以民苦潦其故役三江及役而民又爭以病告此猶可委曰初不知利如此也而今則知之矣最可委又不過曰湯費則課畝役則槩發丁也而今蕭侯費則庫羨役則民日予銀三分役兵兵嘗有顧則予二不課畝槩發丁矣而尚有以不便歸蕭侯若是皆湯侯者則後之便蕭侯者安知不如今之便湯侯者耶始麐裘

繼衮衣始病褚五繼美誨殖下之難調蓋自古而已然矣閘潦而啓不時則海畝者竊決塘竊則罪故海民謗閘無閘則海魚入湖河魚出汐閘則否故内外漁遡閘者謗閘他則宅是者謂閘阻潮汐吐不改水順逆闢廢與故宅是者亦謗閘夫謗烏足信也而或者謂閘啓閉故有準乃萬不可爽爽有微甚則畝害亦視之此其敝在掌費者靳與私則然其溷也則外漁賂以滯閉者則然斯二者誠有之非謗之類矣噫此其責亦可謂下之難調耶夫造物之生人也勞矣生而病則資醫無醫猶無生也故醫之勞與造者等今閘造者誰湯侯也醫者誰蕭侯也繼蕭侯而醫者知爲誰勞則等也醫之劑凡幾窒泄於甃一也靳而滯啓賂而滯閉者痛砭針之二也

西溪湖記

纖悉

虞之爲縣壤高河水東下舊有湖曰西溪者當縣西南主畜水以備旱二鄉負郭之畝恒賴焉宋末李顯忠既請其高者以牧福邸仍之遂盡田以庄湖始廢旱輒不登元尹林希元欲復之不果入　明田既稅

則湖益不可復矣萬曆癸未夏旱知是邑者爲朱侯既合衆以禱乃更求長策得湖以請於府某公某若省及分省諸公並得可遂復湖湖東起湖山麓北抵鄭家堡迤北以西至龍舌嘴前村之高阜南盡長港堧從而長得弓可九百二十七衡而廣損從者三之一周而度之爲丈者千七百五十二當湖爲田時計其畝可千六百二十六茲復田以湖宜仍抵湖以田也而夏蓋白馬三湖適得新括浮畝可五百有奇第都之區曰十二者括地復得隱畝九百餘一百直買

之以抵田而秕有隱羨於其所者若干括得之適相
當復用以抵秕蓋二抵具而湖告復始果他若水道
宜塞者塞之凡七所宜引以佐湖者引之凡三十有
六所開之以瀦以泄坊一以表築室一以省責其成
於里之正長畚鍤所及計高廣近遠而課之疏有差
費取倉粟庸取募丁閲幾月而迄事是役也不勞民
不耗公取浮修隊下相地紀上佐天時而中免夏畦
之桔槹使吾虞千百年之久魃雖苛不能必饑與殍
於吾民也是孰使之然哉衆謀記於予予謹記曰侯
名某字某某地人以某支干進士來知虞治廉平而

興學獎士尤諄諄云

義塚記 代 言法而正

古者井田以養民亦繫井以共飲而死徙無出鄉四
井為邑閭有徙者徙是邑而已故易之井曰改邑不
改井往來井井曰改曰往來者徙也曰井井者言徙
而相恤彼井猶此井也易衆飲之井固卽耕之井矣
夫有田以養何煩於客徙而不出邑又安有客而死
者後世井廢而養窮則不得不取養於客客而不能
歸則不得不鬼於他方而燕爲多多矣而欲逐以營
之如范式李勉其人則燕又爲少會稽白子受采義
人也求鄉之老而賢者十人與飲誓酹而興曰殤劇
矣盍塚諸然塚必自吾鄉與山陰始十老曰諾告而
從者三百人得銀之兩千一百四十有奇買地逮宇
齊化門之外六里曰崇南坊飭而塚焉其大可容其
規可以久事旣迄白子以予嘗與聞也遂以記謁予
蓋嘗讀周禮塚人而疑塚人之設君曰官出地以族
葬國民有墓大夫以掌之則民宜無不葬者矣而禮

記月令乃復有孟春埋胔之政西伯之仁其使民送
死當必無憾而岐周之野又間值遺枯而僅幸以掩
夫若此者豈古者墓大夫之葬特專為不遠徙之農
民而職業所拘有行貨行役於他方者猶不免於溝
壑乃若西伯之掩而曰枯此則亶父尚未遷岐時之
鬼耶夫王政亦何常要在隨時而補之以義若 大夫
不足故補以埋胔岐之枯失於先故補以追掩 國
家所在有公塚以澤諸殤塚亦曰義初不廣客鬼之
多如此也公塚而難故補以私徙則出鄉矣而死猶

似不出其鄉之井也予感且嘉焉故記成而置碑仍其名曰義塚他若塚多美地與舍酌所息以需事特詳而尤善者闢女塚以別嫌籍地舍若工始末時若課工若諸創者助者貲者名氏若貲之等悉碑北

石頂浮圖記代　詞思皖畫

始予之治新河也本以利農士相顧指形勝曰是且利我乃遂以新河口可浮圖請予復為作浮圖於河口小市石頂梯者九觚而面者八高以尺計可二百所縻銀以兩計凡三千有奇率倚募不出帑一錢總

而董之者為某官某分而理之者為某色人某出納而監之者為生某始壬午九月迄乙酉四月而浮圖成予嘗謂人處天地間而氣與之通氣有溫涼寒暑濁清忻慘和沴凡此諸祥與諸不祥並從人口鼻膚孔竅於藏府乃始澆漱志慮儲於心胸而發揮於事業與飲食衣服功用大相等蓋一吞吐服習間而靈蠢係之故昔之人視山川城郭間氣有欲去而不留者必假物以留之若投轄於井牽挽酒賓使復宴笑一堂不遂落莫蓋自樓觀亭臺以至玫一檐蔭一樹而浮圖則其最大者舉無非留之之具也氣留則為諸祥氣不留則為諸不祥故有疆域壤聯也而郡邑郊墟相去僅炊煙而風物人才不齊胡越者則所云吐吞者有以異之也留屬具使具而有焉則猶無留舟之得水與其風也必帆而後駛帆大小同苟完缺異而駛亦因之矣浮圖從大江高石頂拔起二百尺觚八面而九梯之其為帆之大且完也不已多乎今夫為子弟者以疾告其父兄必先以療不已而至於請召史巫為厭勝必且聽之不如是則猶為有遺力

使堪輿氏舍其繆迂用此道以治山川城郭誰得而舍諸雖然此在父兄言則可也萬曆某年月日浙山陰某記

修郡衙記　簡折

紹為府領縣者八東南西三道絡錯而道於他府號最衝凡縣若他府有事於紹之府者輿馬與人蹄踵如織雷轢而柝鳴介然惟一衙乘之而際府治者為甚故其圮也亦易於他衙圮而霖則沃不霖則傾不特病於履於觀亦陋今庚午或有新之之請當其時

知府事者爲其判爲其推爲其成以爲儿歲方儀郎衢矣必且勞民與其勞民寧歷觀而病履也而民之輩某某者相與謀曰三公明府以勞民而罷衢卽以毋庸於勞民而新衢者請可得也於是某等以其辭請諸公可之遂衢衢成計府以南止橋以東止閘之東踰若干步爲丈縱者若干横者若干計石若干役工凡若干銀爲兩者若干銀所自出上自閣之大老若卿大夫士下至庶人凡若干出銀之等多至若干少亦不下若干蓋所謂毋庸於勞民而便厥履新厥觀者也邑人某記

長春祠記　跏蹻掩映大有風容

歙之何君曰洪者其父翁諱某當嘉靖某年間賈於杭得君最晚其後翁漸老君曰賈不可已而養又不可遊於是始買廛以迎翁遂世爲杭人旣殁塟湖南之麓刻木爲祠甲子間君之仲子旲有疾大困禱醫勿驗會人曰餘姚有徐叟永者能致神迎之永所致者神附筆以書自云純陽子輒賦詩詩曰三春柳外鶯聲好啼落殘紅半樹花分付杜鵑休叫月一窓香雨濕春沙書已君誦詩知旲不可救已然時正冬而此云三春卽不救宜尚緩後六日旲死君懼復令永致純陽子問所以純陽子曰昨云三春三春者謂旲六日人也示矣主人不之省耳君大愕且痛哀其子純陽子因謂君曰死者不可救矣生福不可修耶吾爲爾號福修子且曰吾輩近亦厭壺嶠而欲少憩人間西湖之南有山曰長春君家墳墓在焉其爲吾卜築於此爾兩世祖皆吾仙籍中人故來以此相屬吾屬不可妄得也君稽首聽命於墓之麓卜月命工面

江巽山中奠一閣左右夾之上搆一亭飛梁疊石下復以室用備時享甃池澄淵檝楯聯校雜樹鮮花奇禽響答儼然紫都始青之鄉凡所規擘悉出神意扁聯之畫亦並神書多至數百餘字悉皆瓌逸迥無埃塵始其年月日旣成肖像以升凡列仙籍者自某位至某位十有幾人而君之祖某公若女祖仙姑與焉四時之祭品数有等直計工財縻金若干餘兩予始聞謂神仙方厭世而復索居於人初不甚信及是會何君於逆旅君飲我以酒道其事甚詳予覩何君信

人也予雖不信茲事豈宜疑何君哉予嘗覽純陽子傳純陽子與人間來往事至多不足甚怪至王方平欲會麻姑豈無其所乃至飲食於蔡經家此猶曰暫耳若梓童眞人令苟洙父子爲其作殿自扁曰霄霞自爲之記而復自書之其畫與文悉胥人名家筆也是孰能僞之哉今而後乃知世有忠信不琢之士如何君者雖神仙亦不得而遠之也如此然則今之記君宜請純陽子自爲之如洙父子然要當不下梓童眞人而顧使予凡近者爲之又何也

半禪庵記　此等參微眞與長公頡頏

人身具諸佛性辟如海水結諸業習辟如海冰當其水時一水而已安得有冰及其冰時雖則成冰水性不滅又如煉汞求朱矯白爲赤齊鉛作粉變白爲玄變染而成各有界畔如出吳達越必經錢塘江心之際吳越分矣然東則扠吳還西則越分無定形際難剖趾由斯以宜半義界矣徽之休寧居士程希正甫家黃石潭上大谷中萬松最深處垣園有祕名松逸園裁勝搆建既成八區各恭心娛莫不畢備乃就半山東茅以庵用旃檀肖大士及諸菩薩棲其中而題曰半禪書其鄉王山人仲房園記以來而摘庵記於予予惟正甫爲人風雅勻停根塵融會所云半禪將謂居士未離家緣是則半俗稍脫塵網是則半禪斯義諒爾辟如塑像工人以一石香屑和一石土沙而爲一佛香穢雜處終不成半又如鴛鷄孿生一頭東行一頭西赴不着一邊大修之人不若頓超諸緣盡澄性海則茲半俗莫非半禪舉茲將化未化之冰悉還一水無禪可半何況半俗鉛白汞赤越東吳西義復如是天池居士方墮無限俗中有全禪與諦不妄爲作是記儻書入不記持向仲房古矜二長者參之

呂氏始祖祠記

餘姚之有諸李其一爲呂也而呂之遷餘姚者則自新昌始蓋在趙宋有呂億者仕其宗朝爲大理評事扈蹕而南遂家新昌七傳而至鏶鏶父其尚宋福邸官郡馬當其時虜逼宋且及戚畹鏶始圖遷避之不果傳珙珙傳貴義虜果及而始遷上虞之達谿悅餘

姚山水再遷餘姚之新河於是餘姚有呂氏呂與李聲相近也　高皇帝新立用法嚴當貴義公世籍戶口書誤易呂以李及覺而籍已上欲請更不敢貴義用是鈌然以終其身及簣呼其子德玉訣曰吾死其令呂氏子孫世世著姓生則從李而已沒仍呂自鎌至德玉世修德聞於姚自德玉幾傳而有今師相公名本以對策中　上旨甲第歷翰林自國子師拜相佐　世皇帝致太平十有四年辛酉夏以太夫人憂歸服既闋舉廢追遠慮沒一新顧謂冢子禮部君元

曰姚自始圖遷以來積德幾二百年而始集於我幸不墮其可以怠厥事女其更營之禮部君亟共命趨而拓舍旁地以祠四公自鎌至德玉治主以升又置田若干畝以給其屋儀物數登降之節悉如我　明集禮始某年某月日師相公樂覩其成扁其門曰呂氏遷姚始祖祠使來命其以詞曰予將劖諸牲石某再拜皇汗謹按呂世侯伯自夏封太岳周太公望封齊入漢以高后戚封侯者亦多至二十餘人而霸曉最顯其後子孫在魏有虔在唐有延之延之子有渭

渭之子有溫有公在石晉有琦在宋有蒙正有端端子由誠由誠子億實始新昌凡茲十一公一侯兩相上卿者四人侍從出守者視之噫盛矣然始衰於戚當二十侯時放矣而霸僅以稱免積千百家而後有文穆公蒙正正惠公端及鎌之圖遷也又以戚雖禍殊族然播越亦幾衰矣又積二百年而始有公其在三代則太岳太公望在宋則文穆正惠也功德在天下發祥在祖宗報之以祠孰曰不宜某遂頓首作詩曰

周呂纘夏胙土於青祀岳煮海實惟神明迨於中不兩以戚故日中而昃亦世之數在漢不戚馴至霸虔大起宋唐十有一賢惟賢伊何二相四卿他昔侍從代爲明臣自剡之居則爲宋戚再卜而遷乃居姚邑始庇於鎌積二百年又大於公師帝格天功德業業爲望爲岳其在宋室正惠文穆相公曰噫荷茲景祺是不在我福由祖歷作祠於姚實尋故址宏排拓基則自公始既卜四主用牢以升春秋饗祭嗣歲肇典王宇物儀遵我王制族宗百口可謂曰知檐角翬飛

江海之湄追遠歸厚式此孝思

石刻孔子像記　亦一證據

何氏餘冬錄載黃伯固曰偶考夫子象無鬚惟家廟小影爲眞又引孔叢子云先君無鬚鬚近郎氏七修稿亦云吾夫子七十二表形容盡矣今象夫子者多鬚而彼表獨不稱須可疑也意伯固所顧有據然予讀家語孔子適鄭與弟子背相失獨立郭東門鄭人謂子貢曰東門有人顙似堯項類皐陶肩類子產然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笑曰形狀末也而曰似喪家之狗然哉噫吾夫子之然殆傷已往往於諸國君而往往不遇終無所投止四顧徘徊如喪其家者然也不遇則何補於東周此春秋所以作也故曰吾志在春秋噫徒志而已矣東門人乃親見夫子孔叢子夫子後而荀子書云東門子姑布子卿則善相人者並不鬚夫子則貌夫子者宜不鬚韓昌黎肥而胡韓熙載癯而略鬚兩人皆謚文公姓又同繪事者亦兩相誤乃知人間事誤不少

烈婦姚氏記代　他人爲事非不切實終少

嘱每誦此公文眞有感歎

隆慶六年七月九日郡城三校諸生上書於浙代巡謝公言山陰縣十六都民姚忠女姚氏當嘉靖三十六年甫十有六嫁本縣迎恩坊民朱縉縉父故椎吏死而家益貧縉嗜酒失業閱四年并其妻自鬻於某宦家將挈以之京妻覺之恚曰是將及我且吾夫總辱吾夫族若吾族儒家也奈何令儒家女蒙嫌至此哉欲拒知不可乃夜紉其襦袂以自閉懷石沈河死實下和豐坊界上去其居不百武其後縉竟以貧死無家且無後事遂不章唯明公仗節涖浙急大體先教化所至郡邑錄忠孝貞廉之輩以風曉末俗無問幽顯如姚氏者不宜久使沈淪公覽書下其事於縣長吏長吏詣姚氏故所居處召三老子弟及故嘗曉此者問所以咸如諸生言謂宜表姚氏宅而縉先以無家死表無所歸始議碑於其故沈所以覆公報曰可且曰碑以表姓氏久即湮耳其記之以備作志者之采令君謹承公命來徵記某既記其事如右因感

之而嘆曰余老矣吾八十矣涉事頗不淺至每見旌婦人問之非某貴人之妻則曰某貴人母也雖沐必盡然要之槩如是耳於是受旌者方矜之以爲甚難而評乎旌者且恥之以爲甚易夫旌之者風之也苟易矣曷風哉至如今姚氏衆則絶及是蓋受旌者得之爲甚易而評乎旌者重之爲甚難難之者風之也噫惜哉不意余老而八十而復一見院臺邑長之善於風民若此也故於記事之餘并及之以告

鎮海樓記 代

雋偉閎暢足稱大篇

鎮海樓相傳爲吳越王錢氏所建用以朝望汴京表臣服之意其基址樓臺門戶欄楯極高廣壯麗具載別志中樓在錢氏時名朝天門元至正中更名拱北樓　皇明洪武八年更名來遠時有術者病其名之書畫不祥後果驗乃更今名火於成化十年再建嘉靖三十五年九月又火予奉　命總督直浙閩軍務開府於杭而方移師治寇駐嘉興比歸始與其官某等謀復之人有以不急病者予曰鎮海樓建當府城之中跨通衢截吳山麓其四面有名山大海江湖潮汐之勝一望蒼茫可數百里民廬舍百萬戶其間村市官私之景不可億計而可以指顧得者惟此樓爲傑特之觀至於島嶼浩渺亦宛在吾掌股間高者長鶱有俯壓百蠻氣而東夷之以貢獻過此者亦往往瞻拜低回而始去故四方來者無不趨仰以爲觀遊的如此者累數百年而一旦廢之使民悵然若失所歸非所以昭太平悅遠邇非特如此已也其所貯鍾鼓刻漏之具四時氣候之榜令民知昏曉時作息寒暑啓閉桑麻種植漁佃諸如此類是居者之指南也而一旦廢之使民懵然迷所往非所以示節序全利用且人傳錢氏以臣服宋而建此事昭著已久至方國珍時求緩死於我　高皇猶知借鑒事以請誠使今海上羣醜而亦得知錢氏事其所欵如珍之初詞則有補於臣道不細顧可使其跡湮沒而不章耶予職清海徼視今日務莫有急於此者公等第營之毋浚徵於民而務先以己於是予與其官某某等捐於公者計銀凡若干募於民者若干遂集工材始事於其年月日計所搆甃石爲門上架樓樓基疊石高若

千丈尺東西若干步南北半之左右級曲而達於樓樓之高又若干丈凡七楹礎百巨鐘一鼓大小九時序榜各有差貯其中悉如成化時制蓋歷幾年月而成始樓未成時劇寇滿海上予移師往討日不暇至於今五年寇劇者禽來者遁居者懾不敢來海如晏然而樓適成故從其舊名曰鎮海

酬字堂記　黃花瘦石不妨幽致

鎮海樓成少保公進渭曰是當記子爲我草草成以進公賞之曰聞子久僑矣趣召掌計廩銀之兩百有

二十爲秀才廬渭謝後不敢公曰我愧晉公子於是文乃遂能傀混儻用福先寺事數字以責我酬我其薄矣何後爲渭感公語乃拜賜持歸盡槖中賣文物如公數買城南東地十畝有屋二十有二間小池二以魚以荷木之類果花材三種凡數十株長籬亘畝護以枸杞外有竹數十箇筍迸雲客至網魚燒筍佐以落果醉而詠歌始屋陳而無次稍序新之遂額其堂曰酬字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四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五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錢塘許爾京士魏校訂

碑

會稽吳侯生祠碑　得曹娥碑說風神自長

會稽典史吳侯成器薇之休寧人其始仕會稽當海上寇初入內地侯以能將兵知名於是承大吏命提兵守水陸阨塞歷浙東西南直隸與賊遇大小數十戰斬賊首數百級生獲數十人還虜者亦以百計凡

戰之處休止柎發設守出關有方法禁士卒無毫毛擾居人又能舍死先士卒民多知其功者往往就所戰處爲建祠刻石今曹娥江其一也父老其等來告厥成請予序事予感而歎曰曹娥一弱女子耳當其号嬰婉戀乃不知有門外事至其赴父之難投大江蹈洪濤慷慨激烈有猛丈夫之所不敢爲者夫典史下僚也動爲人所簡傑然何異一女子至其當國脈難乃惟知曰吾臣而已其伏劍舍身以當事乃不復知有他計此其人皆以忠孝植性歷千萬古而同一

道今其祠若廟岐然兩相望豈偶然哉詩曰
伊昔孝娥畨笄䌲珥。當斯之時。一女子耳。憤江痛父。不得屍所。被髮亂流。娥猛如虎。今之仕者。洸伏下僚。傫然長嘆。則懟其遭。有寇在庭。孰敢攘臂。世將棄戈。何況邑尉。桓桓吳公。天植忠孝。先國後身。與娥一道。啓宇崇功。娥江之沚。祠木相望。照映江水。

徐相公碑　代與鬼謀文疑史削

神姓徐名龍佛世鳳陽人宋端平三年三月十三日生當父官會稽學時嘗從道上拾雞卵腋之得白雞以鬬莫有敵者父母憎其俠遂去家爲縣獄長未幾歿行讀書蹟事其父母以孝聞歿而爲神至動人主咸淳三年詔封神白衣頂聖人　明人爭奉之天順成化間再拓其居於故所稱學西鬬雞場所至弘治初乃有沈潤士世威事潤曰我嘗夜半膠舟淺水鬼火螢遶忽失楫我迷怖號神忽聞空雞遂獲楫以歸世威曰我爲老人隨祭南鎮夜歸忽一白衣告虎至已而果赤虎至我怖不能號白衣詫虎虎去翼我以歸及別問爲誰曰老夫會稽學西徐姓者也於是衆益趨信始請鄉先生陸建寧記於石而獄有衆以祠神神之跡顧漫不知也某縣之六年始刪定建寧記復碑於此而舉其義曰今世之祠神者固以神神也至問其所以神神者何則徒知曰不神胡獲封於人主又安能扶二男子於鬼窟虎口中以予按建寧記神之得爲神與其得封直云相傳耳而二男子事亦僅出其口有無不足據又烏足以證神之神不神哉獨鬬雞有場則眞非無據者鬬雞而出於卵腋卵腋而直從道上無故獲之此則眞神者事耳意當其時用博用獄以自擲弄必有詫呼東縱於圜場中絕奇特異其禍福善淫可以動天而竿幽者端平咸淳終神之世僅三十年正南渡兵時宜典籍之不備也今獄既祠神卽不備不宜絕無所識卽識又不宜以無據者充也故予取於神卵而腋且拾者以存信爲作歌曰卵兮伏兮雌所職兮拾且腋兮傈代羽以翼兮孰思其故而能得兮博偪偪兮戩靡比兮含博而徒掌索纆兮生俠而雄歿而不可測兮遶圜者棘兮鈹稷稷兮儔善而宄儔慝而殛兮

李先生祠堂碑

先生蚤聞新建致良知之旨旣浸溢懼後之學者日
流而入於虛也乃欲身挽其敝著書數百萬言大都
精考索務實踐以究新建未發之緒四方之士從之
游者數百人自筮仕至老且華無一日不孳孳問學
者亦且數十年此其卓然以繼絕學覺來者爲己任
而處心制行光明夷坦孝友忠信蓋卜諸鬼神鬼神
許之質諸兒童兒童信之者矣閒有稍疑之者謂先
生當長沙時以嚴以涅爲人所彈詆罷罷而獨居禪

林著禮書將有所迎而希也嗟乎是烏知先生哉先
生先人秉憲爲大夫家世籙先生知長沙爲太府寵
歸者不兩祀身死幾不能殮骨且未寒而三子已寄
食於他人涅者固如是乎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
萑苻之盜殺子大叔之不猛也芟稂莠植嘉禾治何
病於嚴哉而況先生之或過於嚴也又其壯年養銳
未粹之時乎當長沙之　覲善當軸者以書畀先生
先生疑其薦已也懷之不達及罷啓書果然始推官
建寧會寧藩變先生提兵壁分水關院史以鄉試役

檄府長及先生先生移書幷縮長令城守再三折院
檄勿往卽得罪勿顧若爲御史得讁則以　慈壽太
后及　肅皇帝兩宮故批逆鱗卽茲三事其所志不
在榮進也亦明矣拂之於顯然之章奏而顧迎且希
於不可必遂之故紙迎且希者固如是乎先生之學
與行仕與處其懿美不可殫舉其大約爲人所疑與
信則如此噫一疑之一信之彼從其疑我從其信亦
足稱賢矣乃不得與槩無可信者一食於鄉之賢殆
十有二年而先生存時往往語其徒曰吾子孫無顯

者而顯者之先吾所知也吾死愼勿隨世俗爲鄉賢
衆與鬨者咸志之常怏怏一日越中薦紳暨家大人
以先生卽不樂於校未必不樂於社而祀於社又吾
輩之力所易爲也議始倡和者響應仰請上言遂撤
巳所居旁舍四楹徙置禹跡寺西林賓先生作者書
所以祠先生陳按察禺胡通參朝臣奔走督率益力
助貲者旣衆祠所需用旬日告成門以二重垣徑畧
潚潔牲卜吉治主以升鼓吹道周國人喜躍以其職
入也宜書其始見先生時未知學也旣稍從事於學

而先生則已歿歿而嘗追師之稱比於聶兵部事新
建之義於是舉也誠快之書其敢辭考之古凡功德
與言三立者有一焉則祀於國而今先生居其二昌
黎乃曰鄉先生釣於其水遊於其樹其丘其可指而
樂者有三則宜祭於社而今先生獨甚於學其為三
可指而可樂者未嘗居其一顧不即祀於國而亟祀
於社也於法雖有遺亦從我之信以俟夫疑者之久
而自信云爾於是謹書其舉事始終之歲月與鳩工
之人若先生之世曰祠始於萬曆二年二月之朔越

十五日而成又越五日而主以入鳩工者為里人王
煉先生名木字明德別號彭山以進士仕始推官召
拜御史以謫歷縣佐長起為禮部郎中再謫歷府佐
止長沙知府他若助貲者例得書書於碑之陰為作
歌曰
修篁兮叢枝黃熊子兮招提湘潭兮牧長解佩組兮
言歸依短寮兮長席載六籍兮以畢栖兔管毫兮杵
杵惟以遺兮將求叶　淹日月之逾幾靈冉冉其何之
祠靈兮享靈匪他人兮吾儕叶　靈之來兮總總挽北
斗兮乘箕中參差兮延佇勞瞻望兮何如

知清豐沈公祠碑代商督學　後傳較勝此文

贈光祿少卿沈公鍊嘉靖中以進士知溧陽與御史
爭可否再調補清豐凡十年稍遷錦衣衛經歷會虜
入古北口逼都城時　肅皇帝久居西宮至是特視
朝且　詔下百官議衆莫敢聲獨趙公貞吉一開口
公輒和之觸諱忌已而上書請兵二萬人願自效虜
退會大風霾公又上書詆分宜直甚乃得罪杖闕下
徙置保安既至則益結豪賢為禦虜計虜踐大同塞

臣敗績則割漢首以上倖賞公移書詆之又作射虎
行籌邊賦及諸謠詞以彈激風刺稍稍聞京師分宜
若塞臣畏且銜之其後又削木為偶象令決耦射中
則舉觥相賞嘲值機則又散已與衆活殍以千計將
卒割漢首公得之斃杖下者復數人於是遠近無不
頌公真忠氣益功齒分宜黨黨為計門涉公由此遂
遇禍不數年黨敗　非皇帝下詔錄舊忠公得贈與
蔭而後公知清豐者相繼為某某因邑人意後先經
營相與祠公於故唐南將軍霽雲祠畔後若干年其

奉命以御史督學北畿至清豐吏士相率以記屬余曰光祿之死事於襄昔也雖以勁然治茲邑實有惠愛於民且公鄉人也敢以書請予喟然曰西國之刃其鋒之銛至斷犀兕然人得環之則遶指也等於韋令夫忠愛一道也於民則爲愛於君則爲忠愛柔而忠剛視用之而已矣柔於邑而剛於廷公眞能審所用哉公三仕爲縣其治愛多不能悉錄錄其大槩如此至公爲士以文名吾浙中然文王於雄藻類西京其居常以孝弟節義爲經而稍直俠以故無事必奇鄉人至今談之猶凜凜若生云詩曰

韋緩弦急。各專所長。水柔火烈。不能相通。鷃翔蓬蒿。鵬搏蒼蒼。莊周所短。智效一鄉。於惟沈公。知柔知剛。方其作宰。用寬斥嚴。如牧而笠。求芻飽羊。及其在廷。摯條以揚。搏擊惡鳥。則爲蒼鷹。等爲令耳。一弛一張。式矜小鮮。或借尚方。柔可遶指。勁不留行。我歲剛之。西國之鋼。公死國事。論定棺蓋。鄉里垣塞。祀公者祔。清豐之祠。則以遺愛。豈偶然哉。宜甫也對。

龐公碑文 代　序述兼一雅詠

天順間御史朱英所疏行兩役法籍縣民爲十年而統於坊里之長每一坊一里中長各十人以傾之令民按丁若田五年而卒錢與長爲吏辦公私費在坊者曰王宴在里者曰王饋曰甲首錢又五年而長率民詣縣庭審諸役曰均徭歲環遞以爲常蓋五年一用民也時頗稱便其後吏肆而長饕所云甲首錢有一貧男子出白金至四五兩者卽富家按田而率有如畝滿千出金不數百不已於是貧者走徙往往以錢累其長其富者不免於詭其畝半其輸與例得獨丁者至若均徭一不幸得驛庫或捕鹽諸役其在榜中顧直役不過七八金富民承之則誅攫百出不數百金亦不已又不幸富者兼得兩里役貧者或分得十之一二則身家立破碎於是每當書榜則老胥黠長有朝持空手暮金滿囊者與詭輸相唇齒而民之病極矣南海龐公昔爲御史來按浙其所因革予奪悉匪故常知前兩役爲病既大且久乃一破其法如一邑中調劑官百所需費若諸顧役不縮不盈與民之丁上相釐合凡丁一田畝十率出若干錢與秋租歲並

輸於邑吏明年百所費與諸所役亦歲出庫中錢擇其人掌之且買且顧名一條鞭又刻帖人給一紙令曉然無所謂甲首錢長不得濫索無均徭富者不入驛傳役故重且若若鹽捕等者不得勒富者蕩而且歲輸僅若干錢受詭者不得行胥吏無所用其役以自殖蓋自詔下行之至今農始知貴田而櫃櫓而食者亦重去其土閭閻熙熙畧始甦息然亦既十餘年矣諸父老子弟乃始醵金買屋以祠公而屬石上言於予何晩耶詰之則相顧以對曰公亦知叅州事乎

柳大夫將奪蔣氏之蛇而復其賦蔣氏出涕汪然者以蛇之毒大不若賦法之毒人甚也麗公易兩役爲條鞭是出我水火加之衽席今也聞且將奪我衽席而復之水火其毒於蛇也倍蓰予曰誠若是則父老等之言衆言也予言者一人之言也衆言也者能致於聞者也予一人言也而又言於石是不能致於聞者也諸父老更進曰急父母之病者醫藥不已也而兼事於禱祠甚則且縻股上肉又安問禱祠不如醫藥哉噫是亦可哀也已予亦何容於喙公名尚鵬字少南廣之南海人嘉靖癸丑進士今爲副都御史

劉公去思碑　靳秀

今夫以百里之長而聽斷百里之民長之心一耳非有二也耳與口目一耳亦非有二也而百里之民蓋千萬其心亦千萬其耳目與口夫以千萬其心與耳目與口如此其衆也且兇匿而狐姦者百出而乘其所不及至欲以一心一耳目一口以臨之一不當則強弱倒置淳縣無所别書史起而陰把其衡平者十一而不平者十九謗讟興而怨聲作矣噫然則孰謂

聽斷非難哉劉侯名某者之長我山陰也其才能員足以起敝而完補破裂特以承某侯後侯恬然安之欲不取赫赫事更張獨其聽斷則員若止水鑑肩靡所不燭若禹之鑄鼎卬有魑魅魍魎亦變態畢露而不可遁其折而低卬之又若權石然無不愜其輕重而後已自一事至百千事自一日至三年民爰而入者無不嚬而出於是一邑百里之間帖帖若無事而吏胥與臺之輩亦縮手重足而退聽無有擾民一錢一粟者在漢史劉寵以孝廉宰順陽無他事特

以縣多姦猾陶能摘而發之既去吏民思之復作歌曰悵然不平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今侯之以召入也民思而歌之亦如之未已也謀共祠而碑之而屬書於予噫固其宜也異時邑校圯侯新之不令勞且費於民江沃天樂侯浚之可十萬丈廣袤長短視田業而責之主者民亦不知有勞凡此皆致與養之大者也然學不圯堤不㙮則侯亦不作吾所謂不獵取顯赫而必欲功自己出者大抵然也噫有才而不惡於名此更難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六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錢塘許爾京士魏校訂

傳

贈光祿少卿沈公傳　悲憤激蕩故其本色

青霞君者姓沈名鍊字純甫別號青霞君生而以奇驁一世始補府學生以文奇汪公文盛以提學副使校浙士得君文驚絕謂爲異人拔居第一嘉靖辛卯舉於鄉戊戌成進士始知溧陽以政奇御史櫛之卒得詆徙茌平再徙清豐已乃擢經歷錦衣衛以諫奇庚戌冬虜入古北口抄騎至都城大殺掠時先帝倉卒集群臣議於廷大官以百十計率媕婀不敢出一語君獨與司業趙公貞吉歷階抵掌相倡和慷慨論時事嚴氏黨執格之君遂抗聲詆嚴氏父子又上疏請兵萬人欲出良涿以西護　陵寢遮虜騎使不得前因得開都門通有無使不報無何又上疏直詆嚴氏十罪有　詔廷杖君五十削官徙保安爲布衣以戇奇嘗是時君懷憤之口久而忠不信於主

上乃剖木爲朱丞相檜象曰莫翁擒之隨事觸景爲
詩賦文章無一不慨時事罵訶姦諛懷忠主上也嘗
是時邊人苦虜殘掠而楊順者方握符鎮宣大虜殺
人如麻順不敢發一矢虜退則割漢級以虜首功上
君飛書入轅門數順罪順痛恨之承嚴氏旨日夜竒
構君及甲寅虜復寇大同右衛順計不出前檄君飛
書詆惡而君在邊久嘗思結客以破虜或散金募士
人豪宕者爲城守保安饑又散金市遠粟粥僧舍活
萬餘人順謂諸事非放逐臣所宜爲可以此構君遂
與御史巡宣大者路楷曾疏入告君叛狀嚴氏父子
從中下其事秉君官府市連坐死者五人既又馳捕
其長子襄械抵宣府杖繫縻且死會給事中吳公時
來疏上有　詔逮順楷襄得免戍時丁巳秋月也
先帝始再聽諫臣鄒公應龍林公閏等說悟向者嚴
氏姦因斬世蕃西市奪嵩官籍其家再踰年而　先
帝崩遺　詔錄嘉靖以來以言事得罪者君得贈光
祿寺少卿蔭子一人　今上立一年襄復疏父冤順
楷坐死　上感君憓爲制文命省臣祭其墓

外史徐渭曰余讀離騷及閱青霞君塞下所著鳴劍
小言集籌邊賦扼腕流涕而嘆曰甚矣君之似屈原
也然屈原以怨而君以憤等死耳而酷不酷異焉雖
然死不酷無以表烈忠今夫干將鈌且折其所擊必
臣堅也君結髮廬越山至入仕至放居塞垣其特竒
行多甚言之人無不駭心墮膽者然其要卒歸於孝
忠君少時君父翁㬥其室走京師誓終焉其後君舉
於鄉入京悉要其鄉人爲供具長跽請歸其父翁哀
痛慟號路人無不灑泣者父翁遂感動亟命駕歸翁
嫗相歡如初時君所爲孝如此其忠固有自哉然余
嘗至京師過君攸舍舍旁人爲余道沈大夫盛時車
騎集門如流水及禍起門可張雀羅所不去者永嘉
張尚寶遜業鄉人胡通政朝臣耳然兩公者卒以此
得禍悲夫宋玉爲屈原弟子原死玉作些招原冤余
於君非弟子然晩交耳君徙居塞垣時余直寄所惊
詩一篇愧宋玉矣

白母傳　國史有藉之文

白母者山陰某里葛氏女也年十六歸白公瑾公素

弱母為善調節使讀書成所學成化中以進士為分宜知縣母與俱往其明年公病踰時而庫所貯折銀尚數千兩鄰境有因饑而作亂者聚徒百餘人將刼取之縣固無城郭寇倉卒將及門諸簿丞與其妻孥既棄署走匿他所母獨分命家人力拒其兩門乃始遷公別室埋其銀汙池中着公之服升堂以俟賊賊至則陽為好語相勞苦益盡出其所私藏釵珥衣服諸物以與賊賊謝而去而不知陰已表識其間用是後稍捕得之未幾公竟以病死於縣先是縣阻江水

一方舟渡人多爭溺死者母勸公為浮梁以濟而公之政治有與惠又人畏時出母之意母之賢既已聞縣中至是喪公而歸也民哭聲溢郊野其婦人載家哭以送者途相次如魚鱗母歸一毫無所取以歸時年若干矣歸若干年而後卒其始歸時獨閉門謝外事修飾謹慎以率先其帷中教子孫使治行誼里中人賢母亦如其在分宜也至其末年皓首時乃始聽鄰人諸族戚之請為之決疑難斷不平有不訟於官而謀於母者即桀猾母一言冰解而歎伏於是府若兩縣學諸生數百人以母走告知府湯公公令榜其門時母已老就枕席至榜日獨呼其孫憲令起沐浴更衣坐堂中益遍召其諸子孫使來前榜聲絕而母逝矣

論曰古今稱節婦貞女者多矣兼才與智而有之唯孫翊妻徐氏耳紓緩圖之而乘時以亟發殆兵家所謂潛聲發機者與然徐既許覽以昏則可延日時得自為謀有兩故將可召則可與共事未聞以文吏婦與其家衆數人阻百餘剏起之寇於呼吸之間匿貯

金徙病男子假冠服出所藏又默識其所欲與若母之敏給而奇者也假令母與翊之妻不為婦人在今日得提數萬之衆以與閩越東夷之寇相從事其所謂敏給而奇者又不知何如也余於斯重有感焉母之曾孫貴數為余道母事且曰母死時出其篋中所計族人婚姻巾括衰帶至麻縷繫綴之細無不具其他物稱是子孫男婦人哭泣成禮而已噫觀於斯而母之慎密計深遠又如是哉

王君傳　點次清妍

吾友王君諱某字某卒之又明年其子府學生某以塟其考府鉄志銘懼遂殞殁其素也乃賫狀來請傳余讀已喟然者久之夫以王君少頴敏若學未弱冠以儒充試一不售乃爲生於府學中僅廩食其後試有司無一第不高等且間甲諸同學生百里之外裹糧而趨學者無一不就王先生塾乃弛擔如是且三十年數奇矣然猶以貢拔此人人能知之某亦能言之者至其以文受知一府公府公憐其貧頗風之人持百金爲壽請府事而君不爲動先是又一他府公授一鄉翰林托令簡婿以屬君君對曰某薄命業已約婦無以承使君厚惠府公復翰林戲舉舊事曰事不諧矣此雖人人未必盡知之然某猶能言之也至君以一經教弟子致束修若廩食準銅錢以個計可百萬乃悉以同諸弟瑜者敘之瑕者食之終其身爲一窶人此則人或知之生君未嘗言之死某亦不得言之者也今夫身至大官錙盈藏乃嫂叔矜耰鋤兄弟以故業而鬩者豈少哉噫可傳已君有膽量嘗讀書山中雷破廬木弗怖多鬼稍來弄人弗迷白晳面滿月應法匪特文當顯也而竟止此命也夫

論曰懋新君雖窶然喜植花木畜魚於盆池買古書帖及名人畫滿篋笥數餖俎銜杯喜翩翩也即爲舉子業然亦時爲詩及好人爲詩城中大家治園池不少友人中爲詩者亦往往有之然予不數過也而特數過君君之辨景豈真過富人哉而乃今則已矣莊周曰自惠子死無以發吾言也

彭應時小傳　言簡却有氣韻

彭應時山陰人始以文敏爲生員既以俠敗乃用武中武科爲鎮撫又以亢被黜家居困鬱甚久之都御史王公抒來鎮浙知其材檄使練士會叅將盧鏜自松江擊走蕭顯公令應時截諸海塘乍浦爲賊所掩乃奮鬬被鎗墮馬死死之時猶恠罵其馬前卒促使已脫身走者應時性聰敏能詩文材力武技一時蓋鄉里中而馳射尤妙幾於穿葉少年時使氣人莫敢忤至是善撫士卒士卒且樂爲之用而竟以敗死命也夫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六 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七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鍾人傑瑞先校訂

墓誌銘

高君墓誌銘

公誌銘跌宕多風生色堪把今之名家所謂象龍刻鳳雖美不情

君諱陞字進之其先江都人靖難師起五世祖觀音保以從征轉徙遂來居紹之紫金里始官百戶後落秩總旗三傳至賢有子五人其季名奉者娶謝氏生君與按察經歷陽君爲人如出冶劒少即露鋒鍔師叅議胡公某某數既以語人君時尚窶其伯父泰無子嘗提千金產欲後君君謝去人奇之無何果以賈數致千金歸則跽進其尊人恣所以旣又擇其宗連若窶舊故必遍且歲襲了不見厭倦時於是自家至燕齊數千里內皆知高頷公孝友嗜義有古俠士風復善料有急輒投君益爲管且費往往傾囊然至貴游或黠少年有所挾者欲出其一銖於匭不得也晩尤好結賢豪文士與席切事一裁於義時召客把頷以談切齒不平風雨颯颯集座中忠孝人遇災禍輒攬仇思有以快以故客燕一旦跡驢敗居庸馳保安把沈錦衣袂痛哭旅寓錦衣出匣中猶躍躍若果核意以酬舊逋君笑曰沈大夫仕在平清豈時當吾實道寸步耳吾不入取金今投窮邊萬里雪汝頸來取金耶擲不顧去大抵君所爲皆此類也君敏絕素解文理其交我也實以文乃終不請乞一字人怪之君曰辟諸山川把其秀止耳何用採掇爲及縈君每入餉我必日仄而晞以出噫豈亦有痛哭保安意耶君歿之前三日其長子文明持君書來訣故今塟也諸子來告日日今隆慶之壬申閏二月之廿有八日告所曰荻埠告銘曰先生幸銘之子以罪不可某君涕曰君志也余亦遂涕以銘銘曰

馳雪塞哭霜臣擲狸睛眇蛺緡過我之日兮風伐木樸兮椒爾兮魹

蕭女臣墓誌銘

吾友雲萊子蕭女臣翊年三十九而死塟未有誌銘其父老而諸孤幼且貧亦不知爲其父請乞而諸友

則數屬渭久之渭追誌母兄妻而女臣於渭好兄弟也因誌女臣女臣生而瘠峻捷輕步履如飛性絕聰明亦絕疎落鹵莽薄世俗有物外想年十六七時共叔提學副使公諱鳴鳳者深愛之歲具衣食令就渭家同學於師女臣心不喜舉業獨喜秦漢古文老莊諸子仙釋經錄及古書法以故楷其精舉十數種死後爭得之率丈尺金數兩其於諸古文仙釋則不求甚解獨心竊好之嘗從師季長沙公訪周江郎山人與渭過宿北菴上人之所從玉芝師者歸則翩翩然欲飛去晚尤喜與人飲謔每自其贅婦錢塘朱家走其家中梅蹕不旋輒走渭所寓禹蹟寺中與諸所好同席枕或累數月無日不痛飲聊世事感慨百集病且劇猶臥寺中渭與葉子肅侍之月餘而始歸中梅焉女臣既貧而性復好施與又不事生業獨守一弟子員心益厭苦之或爲人師所得僅貧一歲至是又亡其妻用是以窮愁死而人不知見其外終曠蕩於是盡歸罪於酒與色矣子五人皆稚小始而寄散養長大者今始歸焉女臣以某年月日死訃至渭哭寺中幾絕以某年月日塟某所不給渭與某稍會斂以遺銘曰

枕邪席寺禹蹟欲與君共之今可得耶

吳孝子墓誌銘

孝子吳翁諱濬字潮源號素齋世居山陰利樂村始祖煮翁唐大中間以高節賜號文簡先生其子孟徙諸暨入　明至贍後家山陰贍子皐徙清道里皐子俊娶平當成化十有八年月日俱十一也而孝子生生十歲輒抱書以數言活父御史臺中人奇之及長修身表俗務厚人道嘗瀹肱剜父病父死侍母寢足不至閨閣冬煥余幾四十年如一日先是妻陸暴死倉卒請母木以殮覺母少色忤遂徵妻裘治母木廬火翁以播忘母辰一弗壽遂終身不令家壽已至是翁年八十矣道父母生時事尚往往作嬰兒啼其於人好解剸紛里中事行止必曰吳孝子任否人藉以爲聽云子曰鳳暘籍諸生以俠坐誣死孫系綬紳屬銘予誌以繫至再與石人遂書銘曰

庭中有翁不弛其親座中有翁坐客盡驚今其往矣

巷無居人蓋美不勝書也吾取其大者以銘

嫡母苗宜人墓誌銘　敘保愛處憤感自不能言一銘痛絶

宜人姓苗氏雲南澂江府江川縣之里人也父某公諱有文雲南府廣狠衛百戸某之甥爲澂江府諸生美丰姿性聰敏善琴娶左衛人女矬王六六君生宜人有文公年二十一病死時渭府君已舉於貴久之始拜巨津知州抵滇陽驛所與俱童宜人既道病死殯雲南之歸化寺中而巨津故隸麗江土官府不可居時王先生之尊公諱理者適爲兵備僉事按雲南於府君爲中表兄弟乃始檄府君提攝嵩明鎮南潞南江川祿豐三泊諸州縣而時以長兄准取俸於麗道遇宜人侄佐旅語及宜人府君稍以姝往不入其後府君攝江川佐又爲太君訟其母家貧嫁時所與田德府君而太君母范有妹夫楊武者家雲南爲千人徙太君與宜人其家揚既富人公復有屯田在嵩明屬其稅於府君因憶往年佐所及宜人事遂成之宜人乃歸府君宜人寡六年而有佐語又六年而嫁其始以守自誓欲不嫁太君又憤其宗人嘗始嫁宜人時利聟家財縱嫁亦不令其在鄉令更利謂府君征那大功當遷轉其地又家籍近在貴故不難之及嫁未踰月倉卒赴夔州太君乃嘱宜人臂以别故其嘗府君仕及解官歸即已慫太君稍不樂府君下世益厭其長子婦宗親人及越之風物迫後家雲落舊使侍悉散去又日夜課望渭用是以鬱憤死然心未嘗一日不痛念太君死之夕亦嘱渭臂以決而命火其骨歸太君鄉實嘉靖某年月日年五十九以某年月日合府君塋焉宜人性絶敏略知書其持身嚴毅尊重内外莫不敬憚其措寫俎醢爲世女師其才略酬應畜釀種植出入籌策駁辨禁持則宗戚子婦賓客甦師老牙嫗悍奴婢靡不失氣其保愛教訓渭則窮百變致百物散數百金竭終身之心力累百紙不能盡渭粉百身莫報也數欲携渭走其鄉謂太君時節且莫數爲渭道其鄉親故變遷其物風俗宛在渭目前至太君必慟哭乃已又數疑太君或已死不得一見而宜人死時太君乃反在江川養其侄其家時見

潞去家往貴至應雲南省試尚得見之而宜人不得聞也痛哉渭既以宜人實渭事多不可述而哀宜人生死終孤羈且痛母太君也故誌所履特詳而妝潞以銘之銘曰

寃欲往兮奈兒在此寃欲留兮奈母在彼愛母與兒孰少孰多寃不可以去留傷如之何

伯兄墓誌銘

兄諱淮字文東號鷗石山人渭父之長男先嫡母童宜人所出也始父兩爲守於滇蜀兄俱隨父歸兄則爲客遊足幾遍天下所不至泰晉閩桂林而已喜蹴踘燒丹又喜施貸貸或十百金不責券人往往負之亦不攺以故漸散其貲數千金殆盡渭少依繼母苗宜人宜人死依兄兄視之如己子時或以兄無子令攺卜先人塋地師曰是利末支兄曰令弟有子足矣然兄終無子始兄嗜丹術性復散宕不內戀如有待於兄弟中乃始盡舍其家室益遍遊名山嶽庶幾一遇神仙焉而卒不得其客遊則多在湖州間所更嘗廣破舟瞿塘峽中得不死每涉錢塘過楊子呂梁值風怒人失色祈神鬼兄曰潚耳人相傳以爲笑然性古直不逆詐洸毅寡言笑有長者風世所稱真可托妻子里中兄一人而已生弘治某年月日死嘉靖某年月日年五十四死之前一月偕與故扶潚知縣零陵蔣先生者鑄鼎稽山中蔣一往東陽及再來而哭兄於寢矣以某年月日塟父母側合嫂楊銘曰

兄所志弟所知歷名山仙與期其鬼雖塟於此其寃氣則無不之

仲兄墓誌銘　誌似悲慼合銘讀之知其情之傷

兄諱潞字文邦長兄淮同母弟也始與長兄俱隨父仕滇蜀間後歸補府諸生考輒不利私念父昔以貴州龍里衛戎籍鄉舉而隨父官滇時嘗記姓名於衛學於是一日挈嫂氏往入衛學考輒第一衛諸生忌之相鼓告訐冒其後場中文已中選拆糊名竟以是避忌落榜後三年丁繼母苗宜人憂迄庚子復得應試而布政使職提調者故紹興知府洪公也素忘分日與兄銜杯心注焉而兄竟以痢舁歸衛迨唱名入諸生驚問徐生安在令卒遍號之城中而兄竟以是

病死死年纔四十於乎兄亦勤矣兄在家煦煦一公子耳乃因困發憤舍其貲走萬里道與傭僕食㮣衣纔入洞箐穴虎處取穀息於蠻子而嫂則自釀酒漉菽爲腐或爲人縫刺以自給於乎兄亦勤矣兄性聰明純厚善諸俗其去之衛學益進都御史陳公討叛土官阿向久不克上策一篇大奇之立簪花袒絳綃給筆墨札其後稍爲古詩文而衛固少文故自撫按大吏以下至百戶軍人家靡不敬藉兄然俗獷悍少焉輒忘其好或拳毆而吾宗人爲甚兄生弘治某年

月日去家若干年死時嫂童氏火之拾其骨以歸葬父旁無子始兄將去筮之得離之九四人至是以爲驗銘曰

父入虎穴得虎子其子從之焚如死同所行異所止命也夫

亡妻潘墓誌銘　文色生動

君姓潘氏生無名字死而渭追有之以其介似渭也名似字介君介君髫而樸瘵不嫉忌從其父官於陽江時時拾無所訖詰之錢錄以還其繼母渭贅其家者六年終不私取其家之行藏者一縷以與渭父自陽江陞趙王府奉祀還過梅嶺開匣取十金與之戒勿泄於母介君怯焉卽以投於兄與渭正言必擇而後發恐渭猜嫌所諱生時處繼母及繼母之弟妹若宗親傭僕婦女婢始終無不歡死無不憐之者生子一名枚嫁時夢月及產頑然笑謂渭曰無異也介君始病瘵產而病益加踰年而死死之前數日有嫗入自後戶犬逼之躍積稻中不見死後月餘而家之蒼頭夜網魚歸汨門忽墮水起而㦖然有神馮焉聲音

言笑悉介君也道生時事哭泣悲兒子責無禮於其所親某介君生嘉靖某年月日某年月日死其家年纔十九以某年月日歸其櫬葬舅姑側去可三丈許銘曰

生而贅其夫死而不識其姑女雖髫蒐悵然其踟蹰
生而綴其珮死而歸於其妹女則瘵蒐釋然而勿愁
生則短而死則長女其待我於松柏之陽

自爲墓誌銘　悲咤語傷蒐動鬼

山陰徐渭者少知慕古文詞及長益力既而有慕於

道徃從長沙公究王氏宗謂道類禪又去扣於禪久之人稍許之然文與道終兩無得也賤而懶且直故憚貴交似傲與衆處不免袒裼似玩人多病之然傲與玩亦終兩不得其情也生九歲已能習爲干祿文字膭棄者十餘年及悔學又志迂濶務博綜取經史諸家雖瑣至稗小妄意窮極每一思廢寢食覺則圖譜滿席悶故今齒垂四十五矣藉於學宮者二十有六年食於二十人中者十有三年舉於鄉者八而不一售人且爭笑之而已不爲動洋洋居窮巷儆數椽

儲瓶粟者十年一旦爲少保胡公羅致幕府典文章數赴而數辭投筆出門使折簡以招臥不起人爭愚而危之而已深以爲安其後公愈折節等布衣器者蓋兩期贈金以數百計食魚而居廬人爭榮而安之而已深以爲危至是忽自覓死人謂渭文士且操潔可無死不知古文士以入幕操潔而死者衆矣乃渭則自死孰與人死之渭爲人度於義無所關將輒疏縱不爲儒縛一涉義所否干耻詬介穢廉雖斷頭不可奪故其死也親莫制友莫解焉尤不善治生死之

日至無以葬獨餘書數千卷浮磬二研劍圖畫數其所著詩若文若干篇而已劍畫先託市於鄉人某遺命促之以資葬著稿先爲友人某持去渭嘗曰余讀旁書自謂別有得於首楞嚴莊周列禦寇若黃帝素問諸編儻假以歲月更用繹細當盡斥諸註者繆戾摽其旨以示後人而於素問一書尤自信而深奇將以比歲昏子婦遂以母養付之得盡遊名山起僵仆逊外物而今已矣渭有過不肯掩有不知恥以爲知斯言蓋不妄者初字文清改文長生正德辛巳二月

四日夔州府同知諱鏓庶子也生百日而公卒養於嫡母苗宜人者十有四年而夫人卒依於伯兄諱淮者六年爲嘉靖庚子始藉於學試於鄉蹶贅於潘婦翁簿也地屬廣陽江隨之客嶺外者二年歸又二年夏伯兄死冬訟失其死業又一年冬潘死明年秋出儆居始立學又十年冬客於幕凡五年罷又四年而死爲嘉靖乙丑某月日男子二潘出曰枚繼出曰杜纔四歲其祖系散見先公大人志中不書葬之所爲山陰木柵其日月不知也亦不書銘曰

朽令嬰疛完亮可以無死死傷誤㐌綮周允收邕可以無生生何憑畏溺而投早啞渭既髡而剌遲憐融孔徵服箕佯狂三復蒸民愧彼既明

墓表

陳山人墓表　䕫山人高安渕視虎筆　陰厥氣

海樵陳山人鶴卒之六年爲嘉靖乙丑其子廣西都指揮僉事某將以是年春二月之十日葬山人於其所與山人配胡安人合且擬乞銘於渕之茅副使坤而先以狀屬柳君文至是顧以葬事阻渕之行又以

余與柳君先後得友山人雅相抱筆伸紙以朝夕庶幾稱知己於山人也顧且令予表山人墓而柳君所爲狀亦柬不使見且曰必按狀而表吾翁若母安取於知吾翁哉噫都君之志則善矣乃若天之所以縱山人者竟惟余不之知雖山人亦不能自測其然也然謂余盡不知山人固不可山人生而穎悟絕群年十餘已知好古買奇帙名帖窮晝夜誦覽十七而始以例襲其祖翁某軍功所得官官故百戸也山人固不喜握鞭韔弓矢以自匿其芒角負平生一旦鬱鬱得奇疾更百療莫驗山人則自學爲醫灸之洞其旨則自爲診藥凡七年而病愈愈而棄其故所授官著山人服乍出訪故舊神宇奇秀余從道上望見之疑其仙人也居數年始得會山人於甥蕭家酒酣言洽山人爲起舞也而復坐歌嘯諧謔一座盡傾自是數過山人家見山人對客論說其言一氣剪類儒行玄釋凌跨慨㤙既足以撼當世學士而其所作爲古詩文若騷賦詞曲草書圖畫能盡效諸名家既已間出己意工瞻絕倫其所自娛戲雖瑣至吳歈越曲綠章

釋梵巫史祝呪櫂歌菱唱伐木輓石䠞跰儺逐侏儒伶倡萬舞偶劇投壺博戲酒政鬮籌稗官小說與一切四方之語言樂師矇瞍口誦而手奏者一遇興至身親爲之靡不窮態極調於是四方之人日造其庭盡一時豪賢貴介若諸家異流無不向慕願得山人片墨或望見顏色一談一飲以爲幸雖遠在滇蜀亦時有至者即不至幸以書托交每旬月積紙盈屋山人又喜拔寒士士或往四方又必借山人片墨以動豪貴人每値山人飲旅者行者與爵持俎執筆素以

淅山人則振髯握管須臾爲一擲累幅或數十丈各愜其所乞而後止而往復箋札提酢去留目營心記口對手書又雜以論說娛戲如前所云者一時雜陳燦然畢衆於是軒蓋益集省諸司巨公郡縣長吏或銜命之使有未見鄉縉紳而先造山人者山人臥未起或時就榻見之諸公既異山人姿高其履而山人指顧自如雄談潤視雜以嘲詆無不氣折心醉願內交而去蓋家居如是者幾三十年以爲常乃一往金陵客四年而不復返矣嗟哉始山人少時游金陵將造尚書顧公公先一夕夢李白及見乃山人也遂深相結而今之殮山人而哭盡哀者爲尚書孫公官又皆禮部豈山人終始於金陵固自有數耶嗟哉山人之配爲胡安人先山人幾年卒故千戶胡公女也公性方嚴無子教其女如子以故安人賢且才率能給山人取山人雖外豪宕然事父母至抑畏處諸弟若女兄弟至和愛則貧乏不問有無至於宴客無晝夜調飲食紉巾服皆時時出新巧安人無不佐之隨事立辦於是山人內成孝友外益得肆其抱以驚一世

故予嘗謂山人氣雄邁跨諸貴游似東方朔才敏似劉穆之其爲瑣細藝劇忽整衣幘談理道辨世務又大類費禕見許淳事然穆之史載其妻截髮爲食飲事雖不類山人然其賢可想見而朔數買長安女未聞其妻之妬且割肉遺細君又意甚驩忠此亦與山人夫婦中頗相似而獨悉舉山人百所能眞若海釀山負則三人者互有所短而山人獨兼之此所謂天所縱雖山人亦莫測其所以然豈以予寡陋謂其智盡知山人耶故予略述其所可知者以復都君之請都君嘗朝奠以予表君柳君狀並告於山人脫稍相異同山人當自知之也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八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鍾人傑瑞先校訂

行狀

呂尚書行狀　詮次雅悉

資政大夫南京工部尚書前廵撫雲南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新昌呂公殁之四年而某奉　璽書還自楚公之子國子君某来以公行狀告再拜俯與涕不可止曰其翁與若翁公所悉也不腆先人之遺幣若

小子日所紀與諸宗之年所譜者敢以干噫夫君子之於豪賢也不幸而不身當其世與其人則讀其書想見其行事至有願爲之執鞭若子長之於平仲者故特爲之傳管晏列生而身當其世幸與其父兄共挹其波承其風後先同秉笏而進解車而退奔走夙夜於　兩朝效命婴戕於戎蠻萬里之外若義不使彼獨死我獨生者又其學紳孔子而佩周公不[illegible]道遠而任重也且公嘗表我先子墓矣藉使公先吾先子則是役也儻吾先子事也雖不敏敢不竭其愚雖然還之傳晏也止兩事公所宜傳者且不少不可褻以細謂國子君吾姑狀其大者以備國老采君等姑譜而藏其細者於家公諱光洵字信卿紹興之新昌人遡其始實爲周太公望其居新昌則自趙宋大理評事諱億者自青始十一傳而爲贈按察僉事存正存正生樂樂生廷圭及廷安廷安無子子廷圭子世良自世良公而上至廷安廷圭兩公卒以公貴得贈及馳皆尚書右都御史妣皆夫人而世良公者公之父也稱偉丈夫而公特肖其禀與訓當嘉靖壬辰間

甫踰冠便成進士知崇安崇安一女子中崇其縣中豪舞訟者欲因以覘公教其父持一紙倉卒訟崇鬼於公公徐收其紙内袖中日且夕驚易草移城隍所明夕崇來謂女曰何至是我姑去需降後復來耳至霜月公果丁章夫人憂服闋補溧陽御史行縣羨誤墨疑之欲一切以毒法公馳往取羨立啜盡一器御史悟爲起謝在溧三年上下以學道聞召入補御史世皇帝南廵大學士某居守增設員以外數十百人公奏罷之又奏河東薛瑄崇仁吳與弼新會陳獻章

三賢者不宜不在孔子廟庭十九年地震則又言九
邊中　大闕綻凡十事不宜不補馬倒死不宜獨貴
厮養卒最不宜者令芻地漁入倖戚貴家宮僚備本
不宜使非其人其人矣又不宜不重其禮貌如是者
凡十餘竝要切觸諱忌改領江西遂出嶺南直隸蘇
松常鎮四府巡按事蘇松皆水剔之善計吏後先孔
塞亦無了息期公總釐有法水效職至今工罷輒請
畫冊書可千百年不虞湮沒奏入　世廟嘉之賜金
綺又奏免旱租六十萬用餘阜破海冦大洋中罷覆

納陳牘省費無算再賜金綺進奉二級代入會虜入
古北口逼京師與故俟鸞爭馬市不可一日章十三
上謂虜驕易與且都城何地也可使逞以歸耶今日
臣有死無和有進戰無退守　上覽表爲動色公亦
自掖馳歸托其母夫人姑婦問於所善欲以身死國
會虜退而止改領京畿遷南京光祿寺少卿改北丁
贈公憂芝産其廬起補更太僕大理二寺卿少俄復
補南如故職徙尹應天諸輸府者用富民若別索公
易民以官民便之率以祠公徙卿大理會卒以梠撥

戶侍郎晉公右都御史領餉事俄改侍郎二工部自
尹至工改者四竝南旣又改北工左公用餉則卒馴
帖用工則商輩祠公如其尹用工於北則大橋成晉
奉正二品於是癸亥間雲南事漸潰砭者鮮效舉朝
則交共舉公公遂從工左遷右都御史以繡斧往蒞
雲南至則首軍昆陽斬叛酋馬直李應朝昆陽平明
年春水西宜慰安國亨叛冦霑益夏李向陽方廷美
再反昆陽爵遮者索反尋旬公竝後先討平之晉兵
部尚書兼如故而武定府土官鳳繼祖者世毒螫鉤

連他府大小酋僚濟薑者數十輩遠至貴川相昏因
有衆數萬地方千里據城以叛數出諸蠻攻城郭殺
憲臣於軍用僞王南面其衆意畀耿向者麓川然擊
顧始沐氏數庇豪而兵符故專沐氏公表其踪并乞
符得自調賊倘川貴爲三窟計其敗遁必從貴走川
乞稍借得暫領川貴諸兵道裨帥賊果用是敗遁竟
授首於川武定平悉有其地沐氏冗銜公折其權又
自恚當公未表時頻却其寶賂及得賊又追論其左
祖賊若庄豪激叛羽叛者諸陰事痛一剪束向公自

軍興則先子首腰轉㻽捧符以奉軍約無一日不寄
首領於象馬間移按沐氏黨則用先子假按察長把
三尺提一寸貍兎爲鷹鸇擊烏雀以誅君惡於棘柏
之廷以故望重若公者則得謗稍敗工書以歸而眇
微若先子則交擊以蒙遣公重則用數十薦而不起
先子眇微則僅脫丁贖得復齒士林稍烏素其顛軀
而巳矣於是兩翁者痛既定追灼而悸數往來鏡湖
天姥間相約彼廬而此舟幸長有林泉以舉換曩昔
辛苦意造物未必并此奪之而竟後先捐館舍噫此

吾所以狀之日爲慟移晷三擲筆而未成也公自入
仕仕靡不優而爲御史巡蘇松爲部院長治雲南勞
最著自結髮爲學學靡不優而中治新建旨再後與
餘姚錢刑部德洪吾鄉王兵部畿武進唐都院順之
三先生相切摩最力以故悅親取友諸倫教事率謹
篤如古人在雲南方盛晉賞輒辭賞乞歸得大臣體
他若好捐賑爲鄉里作福田游精翰藻芳華朗映人
所難然不足爲公詳也公生正德三年七月七日萬
曆八年十一月八日以疾終娶趙氏封淑人以侍公

疾勞殁先公八日公塟祭例得　諭必三年撫臣爲
請之乃始以其月日塟黃杜原而公初未子嗣其氏
[illegible]始生應鼎稱今來請狀日國子君應岩用公蔭讀
書國子者從子後公者也室卽趙淑人侄應鼎娉諸
生俞其女女二長適何兵書曾九嵩次適陳鴻臚子
[illegible]次許聘禮書潘公子復泰並國子生次適禮書
公子茂祠次許聘俞其孫佃聘何其女孫女其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鍾人傑瑞先校訂

祭文

祭北斗文　清雅流便絕無刀尺痕

伏惟　帝君斡樞續命居恬照之四天陰陽權衡齊璇璣之七政昊天無語喉舌攸司霄表獨尊星辰竝拱降德於下民甚大占月建而可知何心於責報之微成歲功而不有其南斗分野下土小臣曰衢曰杓

曰魁隨所指而屏息瞻昏瞻夜瞻旦儼如在以皈依蕞爾除壇汲而漱齒低河促漏眇三星之在天爇石焚香合五體而投地

代祭東嶽神文

伏惟大司命特享太山東嶽帝君劉古號東皇尊同羣帝撫長劍而珥玉九歌首重威靈騎素雀而遊九一寓便留下土是雖志惟何必不言縱角鬼冤評拘涉降

代督府祭趙尚書文　序述開寫倩可涕

在昔乙卯我持按節海氛窮空西指吳越公膺簡命共往視師我紀我監策蹇而馳小搏大蹶不知其幾凡公所至我則偕止爰有黠雄如鵲食鼠以出以入視人來去公再承御開府江淮繡衣方斧軍典從事大發淮祁暨燕趙士長戟短劒控弦步騎我當其時濫服司馬荷之肩之與公上下迨於成功舍我而比嘉錫薦臻以寵以祿神武駕馭仁義竝參既賜以玦遂將以環公不少留長逝遠引生既有為死應不泯追念夙昔恍焉如昨同在行間桴鼓然諾兩歲馳驅

坐臥飲食今其已矣俱為陳迹

代祭陣亡吏士文

嘉靖丙辰之冬海寇扶東夷據岑港不去其明年春朝廷命總督臣某率師往征之三月四日兵始入薄其巢士漢吏士有先登而死者越十日總督乃命其官某以某物陳於諸死所而告之曰吾奉命討不義偏將軍提督無狀稍亡其伍書至之日吾與介吏侍鈴閣悲悼為不食方今休養吏士以圖後功竊念臧賊有日而終無益於死者故遣吏賫品物如前召諸

靈使飲食之其他恤典一遵故事勿省見如有知其少自寬毋多慼

感夢祭嫡母文　一字一淚

惟母在昔以病而死胡昨夕夢不死而病裸坐室隅展戶白掩兒疹其候呼渤激而脉数以煩知不可理詭曰其愈須且夕耳掩而痛哭扶母於牀哭罷而覺泣涕猶滂夢母於病哀且不禁覺來其死兒何爲心

春祭先墓文　與辛爲衍

古者士一失時祭則不敢以宴故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解者謂不仕則無田無田則牲殺器皿衣服不備而不敢以祭古之人於祀死其重而難於舉若此迨後世則不然矣雖牲服不備亦無不祭者矣渭去年春以書記從督府駐師於鄞前年授經陳平湖縣中冊前年徙延平滯內兄官署蓋不親祀者三年論其迹於古之所謂皇皇如者實相似是雖非爲祀死者而皇皇如然亦爲養生者而皇皇如也渭罪亦可以少原焉渭去年　娶於杭之某姓遽歸之不得卜三月十八日往贅之謹以祀食之餘附告

祭少保公文　慎痛特甚似不欲長言傷於賦

恨

於乎痛哉公之律巳也則當思巳之過而人之免亂也則當思公之功今而兩不思也遂以罹於凶於乎痛哉公之生也渭既不敢以律巳者而奉公於始今其歿也渭又安敢以思功者而望人於終蓋其微且賤之若此是以兩抱志而無從惟感恩於一盻潛掩涕於蒿蓬

代上饋文　叱膽一段趣絕

於乎痛哉兒某之上饋也憶昨侍疾之辰大人疾漸革易簀須臾矣某泣而請曰大人忍棄兒輩何之耶即息尚噓噓也寧忍無一語遺誨兒耶大人勉啓再三嗚嗚言曰乃翁苦苦苦苦而巳遂瞑其謹仰而俛思之大人之所苦者五大母相大父勞瘁喪明中道不享大人痛之終身苦一也大父力嗇不肉者六年資才給館教我大人學偶數奇莫慰大父大人痛之終身苦二也大人三仕光祿一貳東平幸值國恩大父贈郎於幽大母不與大人痛之終身苦三也自光

祿徙東平八九年閒廉勤謹愼夙夜靡遑志在益展
驅馳用以再榮地下而竟以疾罷大人痛之終身苦
四也大人課督兒輩尺寸不踰而兒輩未免愆違在
兒猶甚子曰父在觀志父沒觀行在志如此沒行可
知承父如斯事母可知大人於此豈特痛之終身抑
且抱恨泉壤夫前之四苦人人爲大人之父母而然
後之一苦大人爲兒輩之老母而爾夫俾父不甘於
生銜苦而死者非子也生不能釋父之苦而勞其囑
死又不能追雪其苦而背其囑非子也釋父之苦期

甘於母甘母非味在養母之志不則時祭我父而以
牲者三日餟我母而以鼎者五母且不甘父亦終苦
於呼痛哉父吮膽予吮偷命之曰狳女吮蒺藜父咀
蘖予咀蜜命之曰卽女其吮棘父蘢蕢予蘸芥命之
曰帶女其蘁蒯父咬茶予咬菰命之曰題女其咬麩
父食連予食鮮命之曰犍女其食巳之肺肝有渝此
盟百神其殛父來索兒早歸黃土陌窆兒一百蚯蚓
鑽額日者於靈次當飯午庖鴈烝粱和羹清酤大人
歆之幸且莫告

告丁母　與下首筆底酸苦欲霜

某結髮同母叔子三爲學至於四十有二年中間母
與某母同舍者三年而情益親親如娣姒若然宜無
事不相周旋也況病死喪葬乎當其囚時某母死叔
子能出我於獄而周旋我母之喪今母死叔子客我
不能追叔子於客亦庸衆人矣而又不能周旋母之
喪其爲庸衆人何如哉噫不敢道也或亦母之所諒
也悲哉敢告

告先王

自觀巷之宅失而我考妣若兄嫂之主至於今凡八
遷中間以訟寄主於人家者凡二烏乎我考妣若諸
兄嫂亦勞苦不安甚矣凡此皆吾子弟不肖所致之
罪也悲感自責每欲無生今復新居自寄所迎妥我
考妣若諸兄嫂歸於僑寓某漸次圖搆奠自今已後
尚以永寧也

哀諸尚書辭　情文繂繂

閔予不肖晚猶蟲雕既不能飛乃就羅招命也不淑
進退維谷秣月蹄霜兩走上國當斯之時公謝館署

墮馬傷脛就榻而語曰此修途兼冽以霾彼如不尷
子可勿來相與勞苦忘其疲楚每至必飧無退不拒
我昔未老挾管無賴翻墨成鴉迴毫作蠆體刺格乖
人所不愜公獨嗜之至奪郎箑犛素逆旅令我毫揮
酌以荷花鴈豕佾斝迫闘主人任我來去公喜不拘
扶傷而袒曰此追冬或附風露用物以宣非方不可
石首之魚越筍之萌子如不嫌箸以備羹公刴我軀
匪藥我怨公豈棄我殆有由焉事有不常烏盡兎死
羊曇悲來鄉炎難起人曰起耳公曰未然家置一喙

日千斛涎都門之祖方徹復舉豈無他人而三其侶
多公一吻淍鮒聊潜未卜其騰且弛其縻往秋之會
毫髮後先公如不队我則已騖斯言之宜非我則設
得諸館中如此之傳嗟我鄙庸寸喉陵咮尺麻組之
如鷙折脰賤貧之生自與貴殊以舌爲刀豈之其徒
何公瞿瞿顧欲生我豈徒生之丑厚知者日者相傳
寸楮必颩人作謁公以我畀贅昌南瘡痏愈蹶愈者
館中之祿所羨能幾以入於曹遠自千里凡此峻誼
兎管莫既矧伊尺箋欲窮其際古人有遇一盼殺身

荊卿俠夫捐軀入秦公豈術恩我忝儒流我豈匪人
而俠之羞庚子識公垂三十祺豈無他德念此猶恃
破岩儺遂握手悲歌先我而往傷如之何

祭張太僕文　骨痛語烈

太僕公將以萬曆二年十二月之二日內於幽其未
爻某以十一月之十有二日剖羽牲一從以果蓏黃
流而告之曰嗟乎公之活我也其務合羣彖而爲之
鳴若齊桓將存江黃溫弦之小國而屢盟魯宋陳蔡
於春秋也其同心戮力而不貳其長公堯夫既遺人

以褱矣而文正樂之不問其傾舟也其拳拳於斯事
之未了而竟先以往意其心若放翁志宋土之復已
不得見而與聞於家祭之告一念與一息而俱留也
夫以公德於某者若此即使公在某且不知所以自
處而公今歿矣將何以爲酬也嗟乎此某雖不言而
寸心之恒終千古以悠悠也

會祭高君文　韻語錯綜可誦

君於大節之所關也植之若苗於大節之所累也去
之若莠是以其考諸人也於大節之所累者聞之恐

入於耳而於大節之所關者稱之幾不容口此其性
貧之取諸天鈞也若舍釜而獲鍾故其好惡之嚴於
人已也若平庚而槩斗若其氣蓋一鄉而不懾於豪
椎要久百年而不遺於故舊積散傾橐而待火者家
家壯激衝冠而攬轡以呫呫或談文而雲生或憤世
而戟手茲蓋芒絲之所餘而不足以槩其中之所有
猥我諸儕感君平生伐木釃酒每集於庭公必敬而
晏交儕攻玉而寡能背私相謂曰以君之英使遇陽
明夫子於曩昔而佐以羅石諸賢之友朋公且將爲

泰州之心齋王子矣寧不起魚鹽而攬道柄於海濱
今君固木之偭也而杳然以逝矣蓋磊磊然里中之
豪雋也而亦何負於鄉評念春雨之淪牖恍燒燈而
剪韭儼掀顙以長嘯阻開襟而捉肘儕相向而失聲
悲長夜之靡晝

祭羅母　於祭文中可謂超拔奇逸矣

凡物之含常氣以生者直視其物之本質而知其奇
恒耳至於玉則望璞而別焉金則採鑛而識焉砂則
按其狀而定焉故至寶奇英視其子必視其母其在
於人聃之產鷟子之懷異於人此猶曰別流也其在
於吾聖哲稷之拇契之卵異於人惟我太君之於令
子是美玉也良金也芙渠之砂也其於人也稷也契
也其兼二氏之教而雄長之也聃也鷟子也其於母
借言之聃之玄鳥鷟子之舍利正言之謂非契之簡
狄稷之姜嫄不可矣夫人英難乎擅名尤莫難乎天
之所獨厚而名與厚於婦人爲尤難太君亦可以無
憾矣莫而不免於哀者是子輩之私情也

祭少顛文　婉折傷痛涉韓十二郎文

計子與子游適三十年淡如也而獨篤於今下獄之
七年子其幾於反炎涼者耶殘於瘍而牀且杖十年
矣顧飲不廢而竟餓往於酒子其幾於忘生死者耶
即吾求交於世得此亦難可頗得之方之外耶向來
十餘月而不死我一送藥於子子一問決於我而竟
斷往來信耶凡此者皆可痛也而吾日衰矣其尚能
痛以淚耶當澆之以酒耶而吾窘因耶其能外楮與
香而別辦耶吾待死人耶即死當飲子於地下儻不
死而能澆子於塔尖上借如意而擊以歌耶又何如

以爲情耶予方外上耶又反炎涼者耶忘死生者耶使有知而聞予之言耶其亦悲也耶其不悲也耶

季先生入祠祭文　四首俱高爽

先生之於行飭節疏目似緩於其細矣而心事之光明如青天白日可以對鬼神而格豚魚者則固獨立乎其大先生之於學探本極源既急於其大矣而著述之精密如蠶絲牛毛用以明六經而酌百氏者則又不遺乎其細當其仕也爲砥柱於風波之中有舉世所難言者而獨言之舉世所難行者而獨行之盡

其在我而不問其成與敗及其處也撒落籬於物我之際有譏者始或排之而終屈於無心之公嫉者始或忌之而卒伏其不校之量求諸在人而無間於內與外自釋褐廿年以後不問其問否而求田故其讀書也往往托禪榻以即安當其捐館一日之前猶見其進徒而講易是其好學也孜孜至易簀而匪懈蓋一尺之牘未足盡其平生而數端之舉聊以明其大槩然則先生之存也眞尚友於古今之會不特善蓋乎一鄉而今先生之歿也頤鈇典於尸祝之崇奚啻稽遲乎十載故其等以爲彼祀於其校在位之事也而況議禮者古稱爲聚訟之宗安保其無異同祭於其社吾黨之責也而況許鄉者已定於蓋棺之久共卿其爲著蔡苟見義而不爲亦逡巡其何待爰相與以圖祠得舊棲於刹界遂卜吉以躋神儼音容之如在蓋上以神風教於衰微而下以慰士民之瞻戴

時祭文

先生發明六經折衷羣疑仕優則學老至不知士類宗之可以爲師心事青天胷次霽月兒童不欺鬼神

可格國人許之太上立德考諸古禮曰鄉先生可祭於社其在斯人時惟仲春敬牲酒既戒薦以告虔承迪後輩

縣祭文

有譽珷玞魚目於賈胡者譽而楨之而已矣無庸於睨而拭之也日和璧隋珠不十睨之十拭之則未始譽之而楨之也然則稱人之賢輒信之而不疑之者珷玞魚目之類也必疑之而後信者和璧隋珠之類也珷玞魚目不睨而拭之不必寶也和璧隋珠十睨

而十拭之蓋將以寶之故如此其至也然則不疑而師信者共人之未必見重於人猶是也疑而後信者其人之見重於人亦猶是也其尊於先生之賢始疑而終信之大略類此故謂之於祠也雖不早而備物以永其祀者固之不敢以不虞先生有知其亦慰而樂聞予之言耶

入鄉賢祠府縣祭文

惟公一代經師千古道宗聞之者義於聆蹈見之者稱爲猶龍十年未祀而今始祀於此也固足以見有

司之慎鄉社既祀而今復祀於此也尤足以昭人之公

徐文長文集卷之三十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鍾人傑瑞先校訂

雜著

湟災對 二篇[illegible]

萬曆十二年甲申九月甲戌十六日[illegible]降前二日夜漏且子府隍祠火火從東北耳四舍仰射殿角諸顧遂并焰以入界神者自數十徙不克徙俄而神首殞火宴殿宴殿首亦殞或曰諸徙哀而擲落之果

爾則不應棄不取宴有兩夫人夾神座外有廊宇小神以十數侍從毬馬斧戟幢旌等以百數一無及一庵于亦預徙旐崩燼而埋顧忽出宴殿後僮破腦衆駭問之曰吾不知所從出幸免者多如此獨神所寓殿兩衙一從獲尺寸免觀者近萬人怪且怛之明日踵相質未有以復夜臥而思得周公借鏟伯禽抗世子事復焉質者曰如子言邑以神當伯禽耶則必有當世子者當世子宜必以牧吾土者當而禮所稱世子罔未有過也特以伯禽有小過周公借撻以預警

世子耳今牧吾土者無一過之可舉也猶世子也帝亦何用借於神以儆夫牧如公之借撻於伯禽耶郎神有小過帝小罰之如公之撻伯禽亦足矣而罰又何至於是因人有等西施之疑於鄭旦者非整數而寸量之也其玄與豐不相遠而已矣牧之受命而符責於身也亦幾矣即小不慊於心豈必盡出其身之爲哉人爲之而牧也當之心知其不當爲而勢與力不可奪於是不得不委之於勢與力而終亦未免自謂有負於其心而終有所不安若此者百豈無一二

哉帝若曰彼能知此而顧且爲之非罪也甚也吾助之以神爲伯禽以牧爲世子以火爲撻以決其不肯自負之初心使得藉口於神以感動勢力者之堅持而勢力者稍一聽之又得藉口於神以轉相告語其黨而一悔其初相倡和之誤吾故曰帝之斯衆大槩有似於公之撻伯禽也非按覈而數且量之謂也曰然則神何辜也而罰斷也如是曰土木神之托也賤也靈爽神之真也貴也宇可復建也故二氏往往言此神成之日莫不土化其寂之舍而遺之而後去況

土木舍乎又況舍土木之舍者乎帝之示罰令不過奪其賤者也不奪其貴者也且帝果罰也而罰之酷而果奪其貴者則我與子又安得而知若此又安在其爲借撻以啓牧者而助之決也故罰之酷否不足校噫是帝天之微權也蓋嘗謂天之微權不可以人準可以人準則常而無變無變則人得以試而熟之而僥倖於趨與避之間故移東海之婦者過在吏宜罰在吏而帝不罰吏而罰農若曰使衆可用是以咎吏也以一吏可勝一於決曹不可勝衆農也又若曰

吏遠婦冤之可也衆邇婦易知易知而不衆諍之可乎初猶罰衆以旱矣而衆猶不省故罰至三年必直而後已而農之損多矣此初亦撻伯禽於農也而衆人蚩蚩徒諉曰吏至今數千年猶不省又帝凡降諸大災能及大衆者意若使諸大衆詰其致災之首而尤之而首者亦多不之省及其敗也乃多敗於諸大衆之尤亦與東海之旱罰農而農不省其罰謂罰吏也同噫非諸大衆則不能勝此也非災諸大衆則諸大衆亦不然此也則帝天之權不使人常而準之恒

若此質者曰子何據曰據董子質者曰陳亢有言問一得三吾今近之矣幸也然而不能爲也非我不能爲也彼亦不能爲也我亦一農也彼亦一農也彼亦一婦也爾亦一婦也

附記質隍災而予否之之語

曰神不職與帝罰殛與曰不奪諸幽而災厥形匪帝之刑曰神久而斁與舍而作與曰斁斯作矣故自火其廬而燔其軀其來也孰主其去也乃飄兮若脫呂之魚雖欲勿用帝其許諸曰配已明與敗厥政與神自褫以諍與曰孰令其田以耘人妻諍其夫而燼厥廬以焦厥身曰神隍於土衆非一與越則二之神不引而他宅與曰神固二之吏嘗一之神固怒而殛之豈昔不耻耦而今則厥夫不寄示馮於物示夢於栖可以告斯象則何燔廬何以災曰吏有國管民有家作不戒於炎鴟則燬爾室其殆是與曰國有大災神且捍之民而有災神捍靡遺鵜也耳而神不能庇令稽厥居曰術者矜數曇者怖刧魯叟鵲理以操決拾乃數之與斯弗而刧之羽斯鍛神茲所遭匪輪伊刧曇者曇破的而魯將示罰與曰數兮刧兮非理莫並彼曇者所云謂冥爽之幽滯災輪轉而未窮非示災於昭昭若土木以代厥躬由斯以推義與首問者同曰十億不一中莊正鵲其何知以予爲弔易控厥弧而告以厥擇曰鵲亦未我於予姑徐之

府隍神有二辨

凡府之有城隍並一而吾紹獨二一居卧龍山之巔曰隋總管龐公玨守越有功德於民死而人祀之事詳舊碑信矣一居其麓者不知其爲誰或曰禱祀者處山北則陟巔爲便故巔有祠審爾則巔之祠似後麓或曰有司以朔望謁神謂非便故麓始有祠審爾則麓之祠又似後巔此祠則二而神猶一也或者又曰　高皇帝有天下衆百神而新封之令主以享諸隍王龐仆而伏越獨否夜乃上夢曰臣玨守越近不知呂珍願　陛下進珍而退臣事雖不行而民間譁傳其說故麓祠者民自祠呂也或又曰當胡公大海攻越神嘗現巨履以怖胡及　聖祖擬新封神之主又植不仆將馳使斬神首道士夢神言令殞以匪初

未信也再夢乃獨肩神履如飛至顚重不可步曰神
絫是也遂止夾以覆焉麓祠虚補以貌遂相推以呂
以呂嘗守越乃吠堯如錄其功亦宜祀也審爾則神
二而神亦二矣考諸紀及問故老之有識者咸云
高皇時未聞有翠王事即欲斷不仆者誰敢歷且
高皇明聖寧有此及兩夢說盡不經若曰顚祠便山
北禱祀亦非民間所敢擅謂麓祠便有司謁者差近
耳然審爾則祠雖二而神又止一矣向知是府漢中
白公某者嫌兩神而汰其一立得疫舉族塟是山之

西則神又似眞有二耶其祠麓者果呂公珍耶或者
又曰世一神而百奉者多矣二而汰其一亦似非宜
然以予所考諸紀 高皇更始定諸隍位無姓名直
府爵比公曰顯佑公州比侯縣比伯其人詳祝文況
有兩民以人祠麓以呂則可也

祝僉事爲神於南昌 留備稗官

祝僉事名繼志與余同爲生於山陰縣學中而祝天
樂都人也天樂多山少文采而祝獨雅馴貌端耑面
白皙光采可鑒嘉靖壬子武進薛公應旂以提學副
使來校浙士第等伯余而祝亦居叔季丙遂舉於鄉
明年癸丑成進士自刑部出僉江西按察事領道曰
南昌已而役表既還道病欬血齋跌七日起謂其婦
曰吾病不可藥也然吾將有所之差勝此而見當有
立好爲之婦驚問所以俛不答既而曰非久當自知
之越數夕其家人曰某者聞天樂自西南來響漸近
已而見一白馬神官下而入其堂馬高於窓戶上檻
解鞍鞍高亦幾及之神官南向坐而呼某令跪曰南
昌缺城隍有日矣帝須爾王爲爾入好促之行某起

趨入取王紗帽若圓領帶以自着跪促王如神官言
舉家盡怖迷所以祝令婦取巳朝衣冠將服之又令
汲新釀酒滿三盞列香爐於卓婦愈怖不辨神官則
促召某出縛杖之二十撥其手痛不可忍呼嗄嗘哭
入號追婦乃辦其出覆神官云即矣凡官所言動他
人都不聞見悉某述爲之祝於是着冠服飲酒畢赴
廳事則群僚與衙人畢集矣觀者可數百人塞衙甬
某則持弓矢以射者三曰除爺路祝遂登座執笏以
俛雨如注霹靂震其堺祝逝矣櫬停道中者兩旬時

時不繆出櫬中俄滿室香異甚後遇物輒發或起盤
筋飲食中及櫬入舟亦無不爾府學生諸君史者信
人也祝延教其子親見之故爲予道甚悉顧曰此道
中舊固多祟予曰祟不能如是其後予北上過薛公
以告公戲予曰吾固聞之然恨當時不使先子又不
及訛其文曰仍有神助也予亦戲之曰師且先僉生
矣相與掩口而笑諸又云祝家人被杖者昏卧數日
不醒視其臂與手並有痕青黑如染及醒語神官事
始得詳 僉尚木隷學公錄文既首我而領牒赴省試則觸音僉故予舉以戲公也

壽中軍某侯帳詞

詞如蜀錦

恭惟某官名高勳胄族著通都冠冕將門翹楚武弁
祖功宗德創垂累世之基霧集雲興起翊眞人之運
一身許國百戰成功始移節於越城實維五宗之貴
介將比隆於漢爵已列萬戶之通侯威名著而陞塹
派植幹形而河山壯紆黃拖紫承堅及裔之盟鐵
閫金僅盟剖符之等木實則枝自茂源深而流必長
蓋數傳至於君身遂一朝登乎閫帥鷹揚賦質高懷
負雄風颷猿臂呈奇善射出乎天性謂文武本無二
遂以書劍不敵萬人乃於結髮之年益奮縣深之志
篝燈夜案下帷朝窗取萬卷而畢閱期三冬於足用
博該杜預名流武庫之芳才過呂蒙學併經生之業
尊師取友好士推賢期棘院以先驅自超轅下向泮
宮而脫穎早試囊中徒以守冶之良所賴箕裘之繼
遂專軍旅之學暫違俎豆之間去携矢以校優歸綰
綬而視事異人萍合曾傳黃石兵符越女花嬌親授
白猿劍術利通九變政協三軍一勺投醪片言挾纊

樓船挽粟魚鱗集淮濟之濱海艘橫戈蜃氣息滄溟
之外自襲狻猊之繡繼提閩浙之戎侍鈴閣者數人
運籌策於千里過門必下敬修鄉里之儀折節爲恭
不跋儒生之舊干城良將非孔伋其誰憐首虜拘文
待馮唐而始釋乃有諸藩開府元老胡公遠覽孫吳
長驅韓范 九重宵旰親頒節鉞之權一劍霜寒坐
控華夷之鎮禮羅既設冰鑑斯懸收衆望於偶遺集
群策而畢舉賢豪幅湊俊乂林從始得君如魚水之
歡竟付托以樞機之密事無巨細咸以相咨衆所遲

旐毋從其決探九斫吏四方急羽檄之馳借筋籌兵。一語靜風塵之警虎士環而左右龍韜翼以卷舒前騎控弦發滿霜前之月白金七首抽秋水之渠北跨松陵南連定海狡兎豈惟三窟通舍積以多年所賴臂指相通腹心是寄同舟共濟誰爲吳越之分倍道兼程竟授孫盧之首取鯨鯢而釁鼓翻鷹隼以爲池勞苦功高裘輕帶緩壺漿競載莫傾士女之忱保障仍資益慶東南之福肅知嘉誕乃屬首春錦筵麗以初陳異香遠而不散街開江畔梅芳弄曙色之天

樂作營中鼓吹雜鐃歌之曲塵生車騎賓從如流炬列簾櫳光華似錦醵金致幣偏霑徵燕語以稱觴桀翰操觚庸老羞壯夫於執戟惟頌績流燕石名茂龍驤飛白虎頭漸應封侯之相懸金鵲印爭看揺月之光節序斯征每當此日戎機稍暇莫放良辰陪庾亮以登樓誰言興淺備羊公而造峴應與山傳叟鑠漢翁不忝據鞍之健老成趙將還期加飯之餐言不盡情歌以爲續

將軍爲壽及青陽江畔營開曉日光瑞靄不收偏薦羼林花未着已含香塔爽坐見青油幕王帥坐歌帶行樂客稱百歲酒千觴爲君更進鸕鷀杓、

義塚募文

慨夫黃土似海豈皆寸金。白骨如山曾無片板。坐觀蟻穿鳥啄之慘竟何民胞物與之仁白君受采者舊嘗捨棺以埋是爲鼎痛而炎僻彼乘輿之濟不若徒杠之成茲者城南有地幾及二頃而白君捐諸其室可得卅金用以倡率鄉人矢將共成義塚然必周以墻壁翼以室廬使住守者可栖趑趄者無隙庶幾掩

藏無主之鬼免彼狐貍斯爲施恩不報之人何必銜結兼亦爲王政之首務又何妨義起於吾儕但以槃及則泛而不能廣募則嫌而招議故夫今日勸施舉事止可及一鄉二邑之群公迨他時掘壙穿泉亦難曰四海九州皆兄弟嗟乎英雄豪俠之覩觀然輕擲蒲百萬之輸芻米僕賃之資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此義事而不樂彼浪費而樂爲孰重孰輕必有能辨之者。

讀絳州園池記戲爲判　奇諧雅趣

縴記何由爲人炙口昌黎偶爾于此龍晴壯大不爲
愧麗蟲小技之逞文公所詞合書門大吉之諧正仵
試官軋茁刺刷枉涇盤誥詰曲聱牙鞊鞨非眞空青
是假難逆賈胡眼雙鵝子精明芒硝八兩大黃半斤
且瀉夜叉泥一馬桶齷齪碎如丹砂磊塊宜用畫鬼
書符煮服必且殺人亦似假山巉巖强要與雲出雨
細看總無活物東之高閣毋乃大苛弄向孤琴庶幾
別調

景賢祠上梁文　對入天巧

指水指樹以彴遊尙云可祭於社立德立言而垂世
豈止善蓋於鄉論以公成禮緣義起恭惟長沙先生
道宗新建力破陳編獨立敢言管城子有萬夫不當
之勇疾書妙契指南針定千古未決之疑眞成皓首
以窮經歷七十九齡而未倦藏在名山之副帙累數
百萬言而有餘若其宦轍所臨以及鄉閭之處乃有
舉天下非之而在所不顧一惟獨認其眞至於禍寬
博憐之而決所不爲期於自反而縮如湯沃雪過則
改之點鐵成金與其進也以故由中及外無間然矣

儼青天白日之光明自江以南學者宗之猶北斗泰
山之景仰有功絕續無忝縣車寧非姑射之有至人
一凝神而物無疵癘宜如畏壘之於桑子即不死而
猶當祝尸況蓋棺已越於十年顧賢俎六豬於一席
鄉祠斯舉衆議僉同乃有頡上郁君撤巳所居慨然
義倡爰及陳胡二老成人之美率以經營猥被徵痾
未緣謝榻乃欣同志先我着鞭聚埴徵林陳甃伐鼓
木未得於工師之喜事已集於子來之趨自鄉士大
夫以至三老子弟之樂於鬪者莫不捐所有以助成

郎梓匠輪輿暨夫百工技藝之預斯役者皆知嗟此
舉之爲晚雙檐鳥革群楚竈跃得孤僧禮大士以懺
悔之旁即諸子從先生而講貫之所幽花一徑并桂
蘭桃李而盡在公門修竹四垣列左右前後而無非
君子自茲以後從者如雲事死如生儼然立雪音容
怳惚思其笑思其語精神猶舊日之風生廟貌瞻依
見於羹見於墻危坐即當年之泥塑有如三年築室
亦何妨端木之獨居但無九曲環屏豈頓滅紫陽之
精含哲人即逝梁木雖傾大匠如存栟櫋方始試聆

殊貫併入斤風、

抛梁東舊是延陵半畝宮杖履已乘黃鶴去生徒猶坐絳帷中　抛梁西綠滿禪房萬竹齊就裏數竿須好護先生親自有留題　抛梁南翩然老守去湘潭向使挂冠如不早誰書那得細如蠶　抛梁北小池長洗雙餘墨草色猶爲書帶青墨痕肯滅蛟蟠黑　抛梁上祠外階庭餘幾丈殷勤打掃戒沙彌莫遺隣豬此中放。　抛梁下莫說鄉中大賢者豺獺猶知祭本原虎貓尚得迎田蜡

飽府君醮科　讀步虛回斬二疏駢麗中另有一段芳藻流動

請稱法位

惟神之生生於越鄉惟神之死死於四明體有死生神無存亡存亡既無神何可量如水行地豈專一方胡越于明有享不享越有新祠城南之隍神出以入爾能是乘薦芳登糗侯神于堂神之來兮其喜洋洋

散花初獻

伏以顯天祈嗣誠上感於玄穹夢日懷娠瑞竟徵於華誕況賢哲之苗裔神鮑叔牙之後兼體貌之異奇長而徇齊生惟正直秉恢弘慈惠之性負游吹任俠之資捕鬬龍於海中射伏鹿於山石以茲豪宕丕顯英威既而糴米以活萬人援兵而弭群盜却飛蝗於郊野護渡舉於風濤歷生寄死歸之年皆捍患禦災之績民到于今受賜功從振古無前今醮王其深荷洪庥預蒙陰隲敬以歲辰之吉謹陳醮禮之筵拭目神威志心妙道猥奉蘋蘩之薦仰干侍從之欽法眾虔誠謹伸奉請

亞獻

伏以蕙肴蘭藉愧無楚薦之芳芬吉日良時聊望神君之康樂既俯從乎衆請遂少憩於人間瞻佇鸞旌攀援龍馭冲虛廣莫浩浩乎杳無得於見聞畏敬奉承洋洋乎儼如在其左右伏願神嗜飲食福介式幾鑒黍稷之非馨取蘋蘩之昭信尊罍在手再把流黃覘史陳辭永熙純嘏虔誠稽首亞獻禮行

步虛宣疏

伏以爲善爲頑覘頁頗之師覘既醉既飽馮載起之

皇尸雖塵供不可以久留惟神慈無嫌於援止蓬門花落敢比蔡經之家麟脯芳香暫待麻姑之會幽明相隔投轄何緣光景易流揮戈無術是惟三爵之禮匪爲過多雖使百拜之勞不敢言倦願龍驂之止轡敬鵠立以遮鞍法衆皈依酒陳終獻

回輧焚燎

伏以靈通遍滿本無來去之蹤祀禮飾文謂有將迎之數僊乗臨鑒過爾夷猶顧塵景之莫留歸太虛而超舉蟾光一縷遠隨笙鶴之音法供肆筵未冷香燈之燼薦遺福祉永祐人天稽首拜辭謹當奉送

友琴生說　理趣清妙

陸君以清才少年入國子宜其一意於干祿之文也顧嗜古已即能爲古詩文又嗜琴久之得其趣益與之狎視琴猶人也行則囊以隨止則懸以對憂喜所到手出其聲若與之語因自呼曰友琴生人亦以友琴生呼之余客金陵友琴生則來訪余問以說余嘗見人道友琴生嚢客杭鼓琴於舍忽有鼠自穴中躍几而久不去座中客起喝之愈留此與伯牙氏之琴也而使馬仰秣者何異哉夫聲之感人在其類且然而況於人乎又況得其趣者乎宜生之友之也生請益予默然生亦默然頃之曰似得之矣然願子畢其說余曰生誠思之當木未有桐時蠶不絲時匠不斲時人具耳而或無聽也是爲聲不成時而使友琴生居其間則琴且無實也而安有名名且無矣又安得與之友則何如君復默然若有所遺也已而曰得之矣乃今知於琴友而未嘗友不友而未嘗不友也余曰諾

一吾說　彷彿蒙莊

其君名萬應字于一者令其兄某問別字於予予應之曰是子之季也予不知其人審其字與名若志於道者也曰吾翁也少知讀近世爲生者書道則未也志則志於斯而已矣予曰志於斯可進於斯矣進於斯求之於字與名而有餘矣又焉用別而字之也某曰雖然願先生少有以命也曰唯唯吾少而喜漁觀漁於鳥鶩焉鶴焉鷺焉鷗焉紛紛焉擾擾焉而未見其飽也壯而觀漁於十頃之沼筌者焉罾者焉釣而

緡者焉紛紛焉擾擾焉所逸者多而獲者少也老而觀漁於海之島鳥非鷙等也人非筌等也見一師焉操百斛之罟左得其綱之希而右捽焉巳不失其目之密矣其放也若鳥之舒翼其歛也若鳥獲舉千鈞之石不崇朝而自江之南與海之北皆厭其腊此之謂以萬而得於一子之季也不別字則巳苟別之則莫過一吾之一故別字之曰一吾

讀龍惕書　　詞坪謝丕自然玄著

甚矣道之難言也昧其本體而後憂道者指其爲自

然其後自然者之不能無弊也而先生復救之以龍之惕夫先生謂龍之惕也卽乾之健也天之命也人心之惺然而覺油然而生而不能自巳者也非有思慮以啓之非有作爲以助之則亦莫非自然也而又何以惕爲言哉今夫目之能視自然也視而至於察秋毫之末亦自然也耳之能聽自然也聽而至於聞焦螟之響亦自然也手之持而足之行自然也其持其行而至於攀援趨走之極亦自然也心之著應自然也應而至於毫釐纖悉之不踰矩造次顛沛之必於是亦自然也然而有病於耳目手足者矣或爲翳甚或爲盲也或爲塞甚或爲聾也或爲不調甚或爲痿痺也始而罹是患也旣以壞其聰明運動之神而漸不可救其患之成而積之久也則遂忘其聰明運動之用而若素所本無於是向也以視爲目之自然而今也以不視爲目之自然向也以聽爲耳之自然而今也以不聽爲耳之自然向也以持行爲手足之自然而今也以不持不行爲手足之自然夫聰明運動耳目手足之本體自然也盲聾痿痺非自然也而

卒以此爲自然者則病之久而忘之極也夫耳目手足以盲聾痿痺爲苦而以聰明運動爲安舉天下之人習其聰明運動之爲自然而盲聾痿痺之非自然至於其病之久而忘之極猶且以苦者爲安非自然者爲自然矣而況於人之心其在胎妊之時巳漸有熏染之習馴至知覺之後又不勝感物之遷小體著於嗜好而無有窮巳人巳奔於利害而未嘗知足揣遷流浪自孔子猶其在今日亦猶旣壞之耳目手足舉天下不見其本聰明運動之神特有翳與盲聾與

差不調與痿痺甚不甚之異耳而況一念流轉善惡易形兩可相淩物體無定如象之蓋舜入宮又忽然忸怩閒居之小人始而爲不善繼而愧既而又作僞以著其善又如聖子死生有傷廉傷惠傷勇之病而兩立於可與不可之間此皆倏忽變遷如環之無端而思慮所不及影響疑似如路之交錯而從違無可據故蓋舜入宮自然也忸怩亦自然也閒居爲不善自然也繼而愧自然也既而又作僞以著其善亦自然也取與死生可亦自然也不可亦自然也而忘其病者孰知其病又孰知其不病哉夫象與閒居之小人猶可言也何者入宮之與忸怩爲不善之與爲君子而欲掩其善惡之念雖若互發無端而景界頓別迷覺易知至於可與不可之間幽閒微細而鑢縫難尋念之善惡無甚相形心所便安易於洸溺況於未泯之良時亦弋獲訟過之念似障天眞於是以見起者爲水來踰閑者爲帘則因眞恕妄所遺實多將清淨者喜其無情圓活者忘其詭隨遂非者假口灑脫而放肆者遂至於無忌憚苟無窮詰辯難又將執是說以蓋藏其過文飾其姦矣故盲與明對猶可辨也惟少有見焉而以黑爲白以白爲黑自以爲明者難稽也聽與聾對猶可辨也惟少有聞焉而以喝爲于于爲喝自以爲聰者難稽也痿痺者與平和者對猶可辨也惟少能持行者而并以不能者爲能難稽也憂道者以自然之足以救支離而不知自自然者之至於此也然則自然者非乎曰吾所謂心之善應其極至於毫釐纖悉之不踰矩造次顛沛之必於是本自然也然而自然之體不容說者也說之無益於工夫也既病之人心所急在於工夫也苟不容於無說則說之不可徒以自然道也惕之與自然非有二也自然惕也惕亦自然也然所要在惕而不在於自然也猶指目而曰自然明可也苟不言明而徒曰自然則自然固虛位也其流之弊鮮不以盲與瞽者冒之矣而今之議先生者得無曰惕者循業發現如論水及波終非全體隨時執捉如握珠走盤及空圓機亦或未諒先生之本旨矣乎夫見赤子入井而怵惕此惕也謂之循業發現也未見赤子之先與既見赤子之

後爽寂然而靜或紛然而動而吾之常明常覺常惺惺者無有起滅亦不可不謂之惕也亦不可不謂之循業發現也業無際發現無際惕亦無際又何別有全體之可云哉至於以惕為執捉則是有所恐懼不得其正少從事於口語者類能避之先生應不如是之纔也蓋先生嘗教人曰使窮世皆水指何為水纔有陸地水始可名中庸言戒懼唯聖人常戒常懼無有畔岸故不見其戒懼衆人惟有放逸而戒懼始形然則戒懼者固天命之性工夫本體何嘗有二此可

以見先生之所謂惕矣雖然人在墻室不能見物苟得日光還見秋毫不幸盲瞽日亦不見及復眼光仍仰圓魄則知光有得失見體無為惟耳手足莫不皆爾故人心既失其顛倒悖逆甚於耳目手足之病而惕體依然苟調停劑量則易於盲聾痿痺之醫呼谷應聲立竿見影言說何益冷煖自知渭小子感先生之憂道識先生之苦心雖志氣不前而駑孄思振非以多言敷衍期於畢露瘡瘢伏覽茲文悵焉援筆既請正於函丈將遍質於同襟

書古本參同誤識　考孩許慎

此本為姑蘇雲巖道人杜一誠（字通復）者嘗正德丁丑八月所正而序之者也分四言者為魏之經五言者為徐之註賦亂辭及歌為三相類為淳于之補遺並謂已精思所得也而不知欲分四言五言者各為類乃俞琰之意也一誠其殆善繼俞志者乎渭細玩之如此分合乃大乖文理俞琰蓋幸而徒與是念耳使果為之其罪不在杜之下矣成都楊慎為之別序此書乃云近晤洪雅楊印崍憲副雲南方有掘地得石

函古文參同者正如杜所編者借錄未幾乃有吳人刻本而自序妄云精思所得夫慎之序既如此而一誠有別序則又云竊弄神器以招天譴其從父號五存者跋其書又云書未出而為人竊去信托觀此則慎之所聞於楊憲副者乃他人竊得於一誠而托以石函者也慎不玩其理乃輕信而訾一誠反以一誠為竊盜夫一誠之可訾乃特在妄編耳豈竊盜於石函者哉乃若謂一誠之盜竊直謂其盜竊琰之意而以為出己意則可也一誠失於信人慎失於信古務

博而不理述書多至八十種誠如此類豈可盡信哉又有稱王圍山人者序此書有云故人自會稽來貽善本遂損俸以刻則王圍當是一官人而刻此者也愼都不檢點以爲杜一誠既云精思自得又云友人自會稽來貽善本謂一誠自露其情掩耳盜鈴如此則愼將謂一誠即王圍矣疎一至此耶　此書王圍山人序一（嘉靖癸巳秋七月不著姓名）　叅同契跋一（號五存不著姓名跋中稱仲子其必一誠之仲父也）　杜自序一　又別序一　楊愼序一　愚按諸序之跡王圍之刻而托以石函以人竊得杜本　楊愼之序刻（則杜本始出矣而佐人復刻之者）　黃圍序（嘉靖癸巳秋作中有故人自會稽來貽善本而已損俸以刻之之語）　五序跋（正德己卯二月作中有仲子敬心頌讀有得經註一止書未出而爲人竊去冒托他姓以覓利及謗其僞作之語敬心杜初將字也以其稱字故知爲仲父）　杜一誠自序（一序後列凡例云一經文三篇爲一冊一箋註三篇爲一冊一二相與一篇爲一冊一經文箋註三相類篇未各自有序一經多四言間有散文詩雜五言或有四言句一二相類文體無得更旬而經註）　杜一誠別序（不著月節次亦有差錯以待後賢竊弄神器以蹈大諱非僕所敢享也之語）　楊愼序（嘉靖丙午仲冬作中有會楊憲副於南人陽地得石函有叅同古本借錄之未幾人自吳中來得刻本憂云精思徐悟及覩其書之別序又云友人自會稽來貽以善本半簡之間其情已見亦可爲掩耳盜鈴之語今楊愼亦刻此本中則非特盜其書也可笑矣）

井田解　疏渓

自禹治水後九州諸大水不大泛溢決徙者蓋田以井故也田井間之水自遂而溝而洫而澮溝廣深各四尺洫廣深各倍之蓋取其細流以澤田而水勢之分千條萬派如髮之析而約於梳齒無壅膩不通之患廢井田而爲阡陌則凡向所析之細流盡併而爲壅矣猶髮之舊析於梳齒者今還束而髻之其勢併其力自悍安得不決且徙又當其始溝洫而澮也田上之由行自徑而畛而塗而道徑可走牛馬畛容大車塗容乘車一道容乘車二而四方輦輸詎得直抵畿輔井廢而陸以田則由行車輦未免避思避田則四方道里始不勝其紆曲倍日月費旅給故井田廢不特妨水且妨陸引[illegible]　限戎馬耶

徐文長傳

同郡陶望齡撰

徐渭字文長山陰人幼孤性絶警敏九歲能屬文年
十餘倣揚雄解嘲作釋毀二十爲邑諸生試屢僨胡
少保宗憲總督浙江或薦渭善古文詞者招致幕府
筦書記時方獲白鹿海上表以獻表成召渭視之渭
覽罷瞠視不答胡公曰生有不足耶試爲之退具槀
進公故豪武不甚能別●敝乃寫爲兩函戒使者以視
所善諸學士董公份等謂孰優者即上之至都諸學

士見之果賞渭作表進
上大嘉悅其文旬月間遍誦人口公以是始重渭寵
禮獨甚時都御史武進唐公順之以古文負重名胡
公嘗袖出渭所代謬之曰公謂予文若何唐公驚曰
此文殆輩吾後又出他人文唐公曰向固謂非公作
然其人誰耶願一見之公乃呼渭偕飲唐公深獎歎
與結驩而去歸安茅副使坤時游於軍府情重唐公
嘗大酒會文士畢集胡公又隱渭文語曰能識是爲
誰筆乎茅公讀未半遽曰此非吾荊川必不能胡公
笑謂渭茅公雅意師荊川今北面於子矣茅公慙慍
而赤勉卒讀謬曰惜後不逮耳其爲名輩所賞服如
此渭性通脫多與群少年昵飲市肆幕中有急需召
渭不得夜深開戟門以待之偵者得狀報曰徐秀才
方大醉嚎囂不可致也公聞反稱甚善時督府勢嚴
重文武將吏庭見懼誅責無敢仰者而渭戴敝烏巾
衣白布澣衣直闖門入示無忌諱公常優容之而渭
亦矯節自好無所顧請然性豪恣間或藉氣勢以酬
所不快人亦畏而怨焉及宗憲被逮渭慮禍及遂發

狂引巨錐剚耳刺深數寸流血幾殆又以椎擊腎囊
碎之不死渭爲人猜而妒妻死後有所娶輒以嫌棄
至是又擊殺其後婦遂坐法繫獄中憤懣欲自決爲
文自銘其墓曰山陰徐渭者少慕古文詞及長益力
既而有慕於道往從前長沙守季先生究王氏宗旨
謂道類禪又去扣於禪久之人稍許之然文與道終
兩無得也賤而懦且直故憫貴交似傲與衆處不浼
袒裸似玩人或病之然傲與玩亦終兩不得其情也
舉於鄉者八而不一售僦數掾儲瓶粟者十年一旦

客於幕府典文章數赴而數辭投筆出門人爭愚而
危之而已深以爲安其後公愈折節等布衣留者兩
恭踰金以數百計人爭榮而安之而已深以爲危至
是忽自覓死人曰渭文士且操潔可無死不知古文
士以入幕操潔而死者衆矣乃渭則自死孰與人死
之渭爲人度於義無所關時輒疎縱不爲儒縛一涉
義所否雖斷頭不可奪故其死也親莫制友莫解焉
平生有過不肯掩有不知恥以爲知斯言蓋不妄者
其自名如此然卒以援者力獲免既出獄縱遊金陵

北客於上谷居京師者數年獄事之解張宮諭元忭
力爲多渭心德之館其舍旁甚驩好然性縱誕而所
與處者頗引禮法久之心不樂時大言曰吾殺人當
死頸一茹刃耳今乃碎磔吾肉遂病發棄歸既歸病
時作時止日閉門與狎者數人飲噱而深惡諸富貴
人自郡守丞以下求與見者皆不得也嘗有詣者伺
便排戶半入渭遽手拒扉口應曰某不在人多以是
怵恨之晚絕穀食者十餘歲人問何居曰吾啖之久
偶厭不食耳無他也尤不事生業客幕時有僦之洮

絨十許匹者遂大製衣被下及所嬖私褻之服靡不
備者一日都盡及老貧甚鬻手自給然人操金請詩
文書繪者值其稍裕即百方不得遇窘時乃肯爲之
所受物人人題識必償巳乃以給費不即餒餓不妄
用也有書數千卷後斥賣殆盡幬莞破弊不能再易
至藉藁寢年七十三卒渭爲諸生時提學副使薛公
應旂閱所試論異之置第一判牘尾曰句句鬼語李
長吉之流也及被遇胡公倘比歲公思爲渭地諸簾
官入謁屬之口徐渭異才也諸君校士而得渭者吾

爲報之時胡公權震天下所出口無不欲爭得以媚
者而偶二一令晚謁其人貢士也公心輕之忘不與語
及試渭牘適屬令事將竣諸人乃大索獲之則彈摘
遍紙矣人以是歎渭無命而服薛公知人焉渭於行
草書尤精奇偉傑嘗言吾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識
者許之其論書主於運筆大槩昉諸米氏云所著文
長集闕篇櫻桃館集各若干卷今合刻之註莊子內
篇參同契黃帝素問郭璞葬書各若干卷四書解首
楞嚴經解各數篇皆有新意渭父鏓以龍里衛戍籍

領貴州鄉薦始至龍里也土人諱之總以教讀自晦授童子孝經故謬其讀土人笑曰是不足逐也已而得薦仕至夔州府同知渭貌脩偉肥白音朗然如唳鶴常中夜呼嘯有群鶴應焉二子曰枚枳

陶望齡曰越之文士著名者前惟陸務觀最善後則文長自古業盛行操翰者羞言唐宋知務觀者鮮矣况文長乎文長負才性不能謹飾節目然蹟其初終蓋有處士之氣其詩與文亦然雖未免瑕纇咸以成其爲文長者而已中被詬辱老而病廢名不出於鄉

黨然其才力所詣賡諸古人傳於來禩有必不可磨者秋潦縮原泉見彼溷喧汜濫者須臾耳安能與文長道脩短哉文長沒數載有楚人袁宏道中郎者來會稽於望齡齋中見所刻初集稱爲奇絕謂有明一人陶者駭之若中郎者其亦渭之桓譚乎

傳

公安袁宏道撰

余少時過里肆中見北雜劇有四聲猿意氣豪達與近時書生所演傳奇絕異題曰天池生疑爲元人作後適越見人家單幅上有署田水月者強心鐵骨與夫一種磊塊不平之氣字畫之中宛宛可見意甚駭之而不知田水月爲何人一夕坐陶編修樓隨意抽架上書得闕編詩一帙惡楮毛書煙煤敗黑微有字形稍就燈間讀之讀未數首不覺驚躍急呼石簣關

編何人作者今耶古耶石簣曰此余鄉先輩徐天池先生書也先生名渭字文長嘉隆間人前五六年方卒今卷軸題額上有田水月者即其人也余始悟前後所疑皆即文長一人又當詩道荒穢之時獲此奇秘如魘得醒兩人躍起燈影下讀復叫叫復讀僮僕睡者皆驚起余自是或向人或作書皆首稱文長先生有來看余者即出詩與之讀一時名公鉅匠浸浸知嚮慕云文長爲山陰秀才大試輒不利豪蕩不羈總督胡梅林公知之聘爲幕客文長與胡公約若欲

布衣者當具賓禮非時輒得出入胡公皆許之文長乃葛衣烏巾長揖就坐縱譚天下事旁若無人胡公大喜是時公督數邊兵威振東南介胄之士膝語蛇行不敢舉頭而文長以部下一諸生傲之信心而行恣臆譚謔了無忌憚會得白鹿屬文長代作表表上永陵喜甚公以是益重之一切疏記皆出其手文長自負才略好奇計譚兵多中凡公所以餌汪徐諸虜者皆密相議然後行嘗飲一酒樓有數健兒亦飲其下不肯留錢文長密以數字馳公公立命縛健兒至

麾下皆斬之一軍股慄有沙門負貲而穢酒間偶言於公公後以他事杖殺之其信任多此類胡公既憐文長之才哀其數困時方省試凡入簾者公密屬曰徐子天下才若在本房幸勿脫失皆曰如命一知縣以他羈後至至期方謁公偶忘屬卷適在其房遂不偶文長既已不得志於有司遂乃放浪麯蘗恣情山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漠其所見山奔海立沙起雲行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於詩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故其為詩如嗔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當其放意平疇千里偶爾幽峭鬼語秋墳文長眼空千古獨立一時當時所謂達官貴人騷士墨客文長皆叱而奴之恥不與交故其名不出於越悲夫一日飲其鄉大夫家鄉大夫指筵上一小物求賦陰令童僕續紙丈餘進欲以苦之文長援筆立成竟滿其紙氣韻遒逸物無遁情一座大驚文長喜作書筆意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予不能書而謬謂文長

書決當在王雅宜文徵仲之上不論書法而論書神先生者誠八法之散聖字林之俠客也間以其餘旁溢為花草竹石皆超逸有致卒以疑殺其繼室下獄論死張陽和力解乃得出既出倔強如初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顯者至門皆拒不納當道官至求一字不可得時攜錢至酒肆呼下隸與飲或自持斧擊破其頭血流被面頭骨皆折揉之有聲或槌其囊或以利錐錐其兩耳深入寸餘竟不得死石簣言晚歲詩文益奇無刻本集藏於家予所見者徐文長集闕編

一種而已然文長竟以不得志於時抱憤而卒石公曰先生數奇不已遂爲狂疾狂疾不已遂爲囹圄古今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雖然胡公間世豪傑

永陵英主幕中禮數異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悅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獨身未貴耳先生詩文倔起一掃近代蕪穢之習百世而下自有定論胡爲不遇哉梅客生嘗寄予書曰文長吾老友病奇于人人奇于詩詩奇于字字奇于文文奇于畫予謂文長

無之而不奇者也無之而不奇斯無之而不奇也哉悲夫（下奇字音機）

四聲猿引

徐文長牢騷骯髒士當其喜怒窘窮怨恨思慕酣醉無聊有動於中一一於詩文發之第文規詩律終不可逸轡旁出于是調

謔褻慢之詞入樂府而始盡所爲四聲猿漁陽鼓快吻于九泉翠鄉淫毒憤於再世木蘭春桃以一女子而銘絶塞標金閨皆人生至奇至快之事使世界駭

咤震動者也文長終老縫掖蹈死獄負奇窮不可遏滅之氣得此四劇而少舒所謂峽猿啼夜聲寒神泣嬉笑怒罵也歌舞戰鬬也遼之尢旭之書也腐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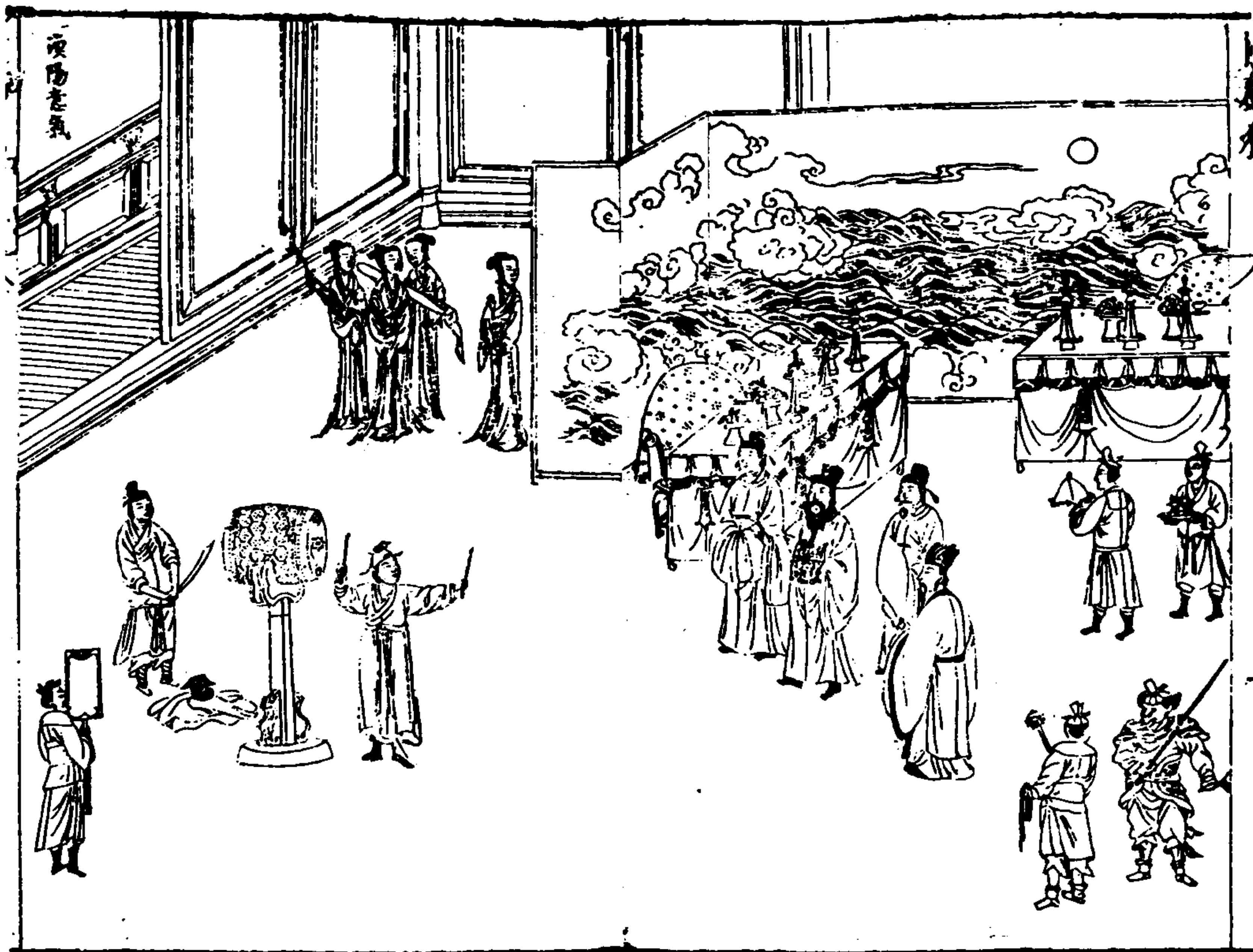
列傳放臣之離騷也顧其詞風流則脫巾嘯傲感慨則登樓悵望幽幻則塚土荒魂刻畫則地獄變相較之漢卿實甫作喁喁兒女語者何啻千里袁中郎先生未識文長名見四劇驚嘆以爲異人海内始知有文長此太玄之於桓譚也予因得中郎所點評者圖而行之或謂點評詞受其姸媸不礙板乎圖奚爲圖

以發劇之意氣也北拍在絃而不在板予固審所從矣

錢塘鍾人傑瑞先撰

四聲猿目録

暮雨邨門

秋風雁塞

徐文長四聲猿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總目

狂鼓史漁陽三弄　語氣雄越擊壺和筑同此悲歌

外扮判官引鬼上　咱這裡算子忒明白善惡到頭來撒不得賴就如那少債的會躲也躲不得幾多將郤從來沒有不還的債咱家姓察名幽字能平別號火珠道人平生以善斷持公在第五殿閻羅天子殿下做一箇明白灑落的好判官當日禰正平先生與曹操老瞞對訐那一宗案卷是咱家所掌俺殿王向來以禰先生氣槩超群才華出衆凡一應文字皆屬他起草待以上賓昨日晚衙殿王對咱家說上帝舊用一夥修文郎並皆遷次別用今擬召劫滿應補之人禰生亦在數中汝可預備齎送之資萬一來召不得有誤時刻我想起來當時曹瞞召客令禰生奏鼓爲歡郤被他橫睛裸體掉板掀搥翻古調作漁陽三弄

借狂發憤推啞粧聾數落得他一箇有地皮沒縫閃
此乃豈不是𨁱弄乾坤提大傀儡的一場奇劇他如
今不久要上天去了俺待要請將他來一併放出曹
瞞把舊日罵座的情狀兩下裡演述一番留在陰司
中做箇千古的話靶又見得善惡到頭就是少債還
債一般有何不可手下與我請過禰先生就一面放
出曹操并他舊使喚的一兩箇人在左壁廂伺候指
揮鬼領台旨下引生扮禰淨扮曹從二人上曹從跪
左邊鬼禀上爺禰先生請到了相見介禰上座判下
階云先生當日借打鼓罵曹操此乃天下大奇下官
雖從輪問時左證得聞一二終以未曾親覩為歎判
立云又一件而今恭喜先生為上帝所知有請召修
文的消息不久當行而此事缺然終為一生耿耿這
一件尚是小事陰司僚屬併那些諸鬼眾傳流激勸
更是少此一樁不可下官斗膽敢請先生權做舊日
行逕把曹操也扮做舊日規模演述那舊日罵座的
光景了此夙願先生意下如何禰這箇有何不可只
是一件小生罵座之時那曹瞞罪惡尚未如此之多

罵將來冷淡寂寥不甚好聽今日要罵呵須直搗到
銅雀臺分香賣履方痛快人心判更妙更妙手下帶
曹操與他的從人過來曹操今日要你仍舊扮做丞
相與禰先生演述舊日打鼓罵座那一樁事你若是
喬做那等小心畏懼藏過了那狠惡的模樣手下就
與他一百鐵鞭再從頭做起曹眾扮介禰判翁大人
你一向謙厚必不肯坐觀就不成一場戲要當日罵
座原有賓客在座今日就權屈大人為曹瞞之賓坐
以觀之方成一箇體面判這也見教得是揖云先生
告罪却斗膽了也判左曹右舉酒坐禰以常衣進前
將鼓曹喝云野生你為鼓史自有本等服色怎麼不
穿快換校喝云還不快換禰脫舊衣裸體向曹立校
喝云禽獸丞相跟前可是你裸體赤身的所在却不
遂號膝子朝東馬膝了朝西禰你那顙丞相膝子朝
南我的膝子朝北校喝云還不換上衣服買甚麼嘴
禰換錦巾繡服扁絛介
點絳唇俺本是避亂辭家遨遊許下登樓罷回首天
涯。不想道屈身軀扒出他們胯。

混江龍他那裡開筵下榻教俺操槌按板把鼓來撾正好俺借槌來打落又合着鳴鼓攻他俺這罵一句句鋒鋩飛劍戟俺這鼓一聲聲霹靂捲風沙曹操這皮是你身兒上軀殼這槌是你肘兒下肋巴這釘孔兒是你心窩裏毛竅這板仗兒是你嘴兒上撩牙兩頭蒙總打得你潑皮穿一時間也酹不盡你虧心大且從頭數起洗耳聽咱鼓一通曹狂生我教你打鼓你怎麼指東話西將人比畜我這裡銅槌鐵刃好不利害你仔細你那舌頭和那牙齒判這生果是無禮

禰

油葫蘆第一來逼獻帝遷都又將伏后來殺使郗慮去拿㕭可憐那九重天子救不得一渾家帝道后少不得你先行咱也只在目下更有那兩箇兒又不是別樹上花都總是姓劉的親骨血在宮中長大郤怎生把龍雛鳳種做一兇鮓魚蝦鼓一通曹說着我那一樁事了禰

天下樂有一箇董貴人是漢天子第二位美嬌娃他該甚麼刑罰你差也不差他肚子裡又懷着兩三月小哇哇既殺了他的娘又連着胞一搭把娘兒們兩口砍做血蝦蟆鼓一通曹狂生自古道風來樹動人害虎虎也要害人伏后與董承等陰謀害俺我故行此舉終不然是俺先懷歹意害他判丞相說得是禰你也想着他們要害你為着甚麼來你把漢天子逼遷來許昌禁得就是這裡的鬼一般要穿沒有要喫沒有要使用的沒有要傳三指大一塊紙條兒鬼也沒得禮他你又先殺了董貴人他們極了不謀你待幾時你且說就是天子無故要殺一箇臣下那臣下

可好就去當面一把手揪將他媽媽過來一刀就砍做兩段世上可有這等事麼判這又只是狂生說得有理且請一杯解嘲禰

那吒令他若討喫麼你與他幾塊歪刺他若討穿麼你與他一疋綠麻他有時傳旨麼教鬼來與令是石人也動心總痴人也害怕羊也咬人家鼓一通判丞相這那說他不過曹說得他過我倒不到這田地了

禰

鵲踏枝袁公那兩家不留他片甲劉琮那一答又逼

俺外獻納那孫權呵幾遍幾乎女德呵兩遍付
媽媽是處兒城空戰馬逝年來尸滿啼鴉鼓一通曹
大人那時節亂紛紛非只我曹操一人如此判這箇
俺陰司各衙門也都有案卷稱
寄生草仗威風只自假進官爵不由他一箇女孩兒
竟坐中宮駕騎中郎直做了侯王霸銅雀臺直把那
雲煙架僭車旗直按倒朝廷胯在當時險奪了玉皇
尊到如今還使得閻羅怕鼓一通判低聲分付小鬼
令扮女樂鼓吹介判丞相女兒嫁做皇后造房子大

了些這還較不妨打鼓的且停了鼓俺聞得丞相有
好女樂請出來勞一勞曹這是往事如今那裡討判
你莫管叫就有只要你好生縱放着使用他曹領台
命分付手下叫我那女樂出來二女持烏悲詞樂器
上曹你兩人今日都要自造一箇小令好生彈唱着
勸俺們三杯酒稱對曹蹋地坐介女唱
那里一箇大鵶鵬呀一箇低都呀一箇低都變一箇
花猪低打都打低都唱鵬鴒呀一箇低都呀一箇低
都唱得好呀猶自可呀一箇低都呀一箇低都不好

之將低打都打低都與王屠呀一箇低都呀一箇低
都曹怎說與王屠女王屠殺豬進判酒又一女唱
丞相做事大心欺呀一箇蹺蹊呀一箇蹺蹊引惹得
旁人蹺打蹊打蹺蹊說是非呀一箇蹺蹊呀一箇蹺
蹊雪隱鷺鷥飛始見呀一箇蹺蹊呀一箇蹺蹊柳藏
鸚鵡蹺打蹊打蹺蹊語方知呀一箇蹺蹊呀一箇蹺
蹊曹這兩句是舊話女雖是舊話都貼題曹這娃子
朝外叫女也是道其實我先首免罪進曹酒一女又
唱

抹粉搽脂只一會而紅呀一箇冬烘呀一箇冬烘又
一女唱報恩結怨烘打冬打冬烘落花的風呀一箇
冬烘呀一箇冬烘二女合唱萬事不由人計較呀一
箇冬烘呀一箇冬烘算來都是烘打冬打冬烘一場
空呀一箇冬烘呀一箇冬烘二女各進酒判這一曲
纔妙合着咱們天機曹女樂且退我倦了判笑介稱
起立云你倦了我的鼓兒罵兒可還不了
六么序哄他人口似蜜害賢良只當耍把一箇楊德
祖斷送在轅門下瘮可可血唬零剌孔先生是丹鼎

靈砂月邸金蟆偎觀瓊花易奇而洪詩正而葩他兩
人嫌隙於你只有針尖大不過是口嘮噪有甚爭差
一箇爲忒聰明參透了難肋話一箇則是一言不洽
都雙雙命掩黃沙鼓一通判丞相這一樁却去不得
曹俺醉了要睡了打頓介判手下採將下去與他一
百鐵鞭再從頭做起曹慌介云我醒我醒判你纔省
得里禰
么哎我的根芽也沒大兜搭都則爲文字兒奇拔氣
槩兒豪達拜帖兒長拿沒處兒投納繡斧金檛東閣

西華世不曾挂齒沾牙唉那孔北海沒來由也說有
些緣法送在他家井底蝦蟆也一言不洽怒氣相加
早難道投機少話因此上暗藏刀把我送與黃江夏
又逢着鸚鵡撩咱彩毫端滿紙高聲價競躬身持觴
勸酒俺擲筆還沐了杯茶鼓一通判這禍從這上頭
起哆仔細鸚鵡賦害事禰
青哥兒日影移窻櫺窻櫺一鋪賦草擲金聲金聲一
下黃祖的心腸忒狠辣陡地鱗甲放出槎枒香怕風
刮粉惟娼搽土忌才華女妬嬌娃昨日菩薩頃刻羅

剎哎可憐俺禰衡的頭呵似秋盡壺瓜斷藤無計再
生𤼵霜簷挂鼓一通判這賊元來這每巧弄了這生
曹大人這也聽他不得俺前日也是他招的判這般
說這生的頭也是自家掉下來的曹禰的爺饒了罷
麼判還要這等虛小心手下鐵鞭在那裡曹慌作怒
介狂生俺也有好處來俺下令求賢讓還三州縣也
埋沒了俺禰
寄生草你狠求賢爲自家讓三州直甚麼大缸中去
幾粒芝蔴罷饞猫哭一會慈悲詐饑鷹饒半截肝腸

挂兒屠放片刻猪羊假你如今還要哄誰人就還魂
改不過精油滑鼓一通判痛快痛快大杯來一杯先
生儘着說禰
葫盧草混你害生靈呵有百萬來的還添上七八殺
公卿呵那裡查借廒倉的大斗來斛芝蔴惡心肝生
就在刀鎗上挂狠規模描不出丹青的畫筆機關我
也拈不盡倉猝里罵曹操你怎生不再來牽犬上東
門開聽唳鶴華亭壩却出乖弄醜帶鎖披枷鼓一通
判老瞞就教你自家處此也饒自家不過了先生儘

看說禰

賺煞你造銅雀要鎖二喬誰想道夢巫峽羞殺靠赤壁那火燒一把你臨死時和些歪刺們活離別又賣履分香待怎麽將你不害羞初一十五教望着西陵月月的哭他不想這些歪刺們呵帶衣麻就摟別家曹操你自說麽且休提你一世的賢達只臨了這一椿呵也該幾管筆題跋咳俺且饒你罷爭奈我漁陽三弄的鼓槌兒乏末扮閻羅鬼使上判手下快把曹操等收監鬼禀上老爹玉帝差人召禰先生殿主爺

說刻限甚急教老爹這里選自厚貴遠餞記在殿主爺的文應簿上爺呵會勘事忙不得親送教老爹多上覆先生他司朝天自當謝過判知道了你自去回話鬼應下判叫掌簿的快備第一號的金帛與餞送果酒伺候內應介小生扮童兒扮女捧書節上云漢陽江草揺春日天帝親聞鸚鵡篇可知昨夜下樓成不用隴西李長吉咱兩人奉玉帝符命到此召請禰衡不免逕入宣旨那一箇是第五殿判官判跪介生帝有旨召禰衡先生你請他過來待俺好宣旨禰回

判跪二使付書介禰先生上帝有旨召你你可受了這符冊自看臨到却要拜還就此起行不得有遲悞

刻童唱

耍孩兒文章自古真無價動天廷玉皇親迓飛凫降鶴踏紅霞請先生即便登遐修葺了舊銜蝴首黃金閣准辦着新鮮麟羔白玉叉倒瓊漿三奏鈞天罷校書郎侍玉京香案支機女倚銀漢仙槎內作細樂女唱

三煞禰先生你挾鴻名懶去投賦鸚哥點不加文光

直透億三台下前禽瑞獸雖嘉兆倚馬雕龍却禍芽禰先生誰似你這般前凶後吉這好花樣誰能揭待棗兒甜口巴橄欖酸牙禰

二煞向天門漸不遥辭地主痛愈加幾時再得啣清話歎風波滿獄君爲主已後呵儘毬馬朝天我卬家小生有一句說話判願聞禰大包容饒了曹瞞罷判這箇可憑下官不得禰我想眼前業景盡雨後春花

判

一煞涼先生本太山如電月一似瞬俺此後呵掃清

【冩圖】一幅尊容往你那里飛仙作隊遊春圖。俺這里
押鬼成羣鬧晚衙怎再得邀文駕又一件儻三彭誣
枉望一筆塗抹。這里已到陰陽交界之處下官不敢
越境再送【禰】就請回【判】俺殿主有薄贐令下官奉上
伏望俯納下官自有一箇小果酒也要仰屈三杯表
一向侍教的薄意【禰】小生叨向天廷要贐物何用仰
煩帶回多多拜上殿主攜榼該領却不敢稽留天使
【判】這等就此拜別了【各磕頭共唱】
【尾】自古道勝讀十年書與君一夕話提醒人多因指
驗說馬方信道曼倩詼諧不是耍【禰下】

四聲猿　十二

判曰　看了這禰正平漁陽三弄。
笑得我察判官眼睛一縫。
若沒有狠閻羅刑法千條。
都只道曹丞相神僊八洞。下

【音釋】歪剌牛角尖臭肉也故娼家以比無用之妓
獻帝取傾李催以臭牛骨與之非操也借用耳
檠音傾

翠鄉一夢　似偈似諢妙合自然

第一齣

生扮玉通上云南天獅子倒也好提防倒有箇沒影
的猢猻不好降。看取西湖能有幾多水。老僧可曾一
口吸西江。俺家玉通和尚的是也俺與師兄月明今易
世換名的月明和尚本都是西天兩尊古佛止因修
地未證尊含遊來到臨安見山水秀麗就於竹林
峰水月寺選勝安禪往過有二十餘載越覺得光景
無多證果不易俺想起俺家法門中這箇修持象什
麼好象如今宰官們的階級從八九品巴到一二不

四聲猿　十三

知有幾多樣的賢否升沈又象俺們寶塔上的階級
從一二層扒將八九不知有幾多般的跌磕蹬蹬。
饒想多情少止不過忽剌剌兩腳立追上能飛能舉
的紫霄宮十八位絕頂天仙若是想少情多呵不好
了少不得撲簌簌一交跌在那無晰無邊的黑暗都
十八重阿鼻地獄那箇絕頂天仙也不是極頭地位
還要一交一跌不知跌在甚麼深坑管到阿鼻地
獄却就是沒眼針尖由你會打會撈骨取撈不出長
江大海有一輩使拳頭喝神罵鬼和那等蹅躒膝踹

眼低眉說顛的說瘋的似狂蜂爭二蜜各逞兩下聒
甜甜儒的帶道的如跛象扯雙車總沒一邊安穩謗
達摩單傳沒字又面壁九年那不是死林侵盲修瞎
鍊不到落葉歸根笑惠可一味求心又談經萬衆那
不是生胡突鬪嘴撩牙惹得天花亂墜真消息香噴
噴止聽梅花假慈悲哭啼啼瞞過老衆言下大悟幾
顯得千尋海底潑剌剌透網金鱗話里界粘便不是
百尺竿頭滴溜溜騰空鐵漢偈日明珠歇脚圓還欠
積實堆山債越多此乃趁電穿針一毫不錯饒玉嚼

十四

蠟百味俱容也希大衆回頭莫怪老僧饒舌咳也終
是饒舌了俺且把這家話頭丟過且說那本府新到
一箇府尹大人姓柳名宣教聞得他年少多才衆似
箇擔當的氣梟但恐金沙未汰不免夾帶些泥滓售
時俺三教中都按籍相迎老僧那二十年閉門不出
因此也不去隨衆庭參也不去應名受點似這等清
閒自在正好俺打坐安心懶道人何在（丑扮道人上
見介）（生）懶道人你來這佛堂前燒了一炷香那去把
門兒頂上待我打一箇坐有隨喜的你說這小庵兒

是大殿分出的另好遊樂處要遊樂請到大殿上去
就回話者（丑應作燒香頂門介）（生打坐介）（貼扮紅蓮
孝服上）云胭粉腰間軟劍盤未曾上陣早心寒柳老
爺你熱時用得我蓮兒着只恐霜後難教柳不殘我
紅蓮是箇營妓昨日蒙府尹老爺因怪玉通長老不
去迎參在我身上要設箇圈套如此如此儻得手下
又教把那話兒收回回覆他做箇證驗我想起來玉
通是箇好長老我怎麽好幹這樣犯佛菩薩的事咳
官法如爐也只得依着他做了來到此間不免敲他

十五

門着做打門介（生）叫道上云懶道人這般風雨瀟瀟
的天又將黑了什麽人敲門好回話你就回話了他
道應出問介什麽人打門（貼）問紅纏應云你開了我
便和你說道打杭州人話古怪又是箇阿媽們的聲
音做開門介這們大雨天又黑了你着一身孝來我
這庵里呵做舍子（紅）今日是清明我因祭掃亡過官
人的墳墓來時轎兒歇在清波門裡不想路遠走得
我腳疼坐得久了淹纏得天又黑雨又下我一面教
小的兒進去招呼轎子眼見得城門又關了連這小

的兒也不出來了前不着村後不着店幸遇你這貴
庵要借住一宵明日我回去備些小意思兒來謝你
道解的且待我告過師父告介生那婦人老也小道
上不過十七八歲一法生得絕樣的生這等却不穩
便叫他去可又沒處去也罷你把一牀薦蓆就放在
左壁窓檻兒底下叫他將就捱捱兒罷道鋪蓆介先
下紅做坐忽闖上問訊介生快不要快不要快到那
意兒外去紅做肚疼漸甚欲死介生喚道上云懶道
人快燒些薑湯與這小娘子喫想是受寒了道薑這

裏沒有要便到大殿上去討半夜三更黑漆漆着舍
要緊又下紅做疼死復活介生喚道不應問云小娘
子你這病是如今新感的還是舊有的紅是舊有的
生既是舊有的那每當發的時節却怎麼醫纔醫得
好紅不瞞老師父說舊時我病發時百般醫也醫不
好我說出來也羞人只是我丈夫解開那熱肚子貼
在我肚子上一揉就揉好生看起來百藥的氣味還
不如人身上的氣味更覺靈驗紅又做疼死介生又
叫道人不應介云不好了這場人命阿怎麼了驗尸

之時又是箇婦人官府說你庵裡怎麼收留箇婦人
我有口也難辯道人又叫不應也沒奈何了背紅入
內介生急跳出場介紅隨上生大叫云罷了罷了我
落在這畜生圈套裡了
新水令我在竹林峰坐了二十年慾河堤不通一綫
雖然是活在世似死了不曾然這等樣牢堅這等樣
牢堅。被一。箇小螻蟻穿漏了黃河塹紅師父螻蟻
兒鑽得漏的黃河塹可也不見牢師父你何不做箇
鑽不漏的黃河塹生我且問你你敢是那箇營娼慣

嫩好的紅蓮麼紅我便是待怎麼生你這紅蓮敢就
是綠柳使你來的麼紅也就是又怎麼師父你怎麼
這等明白生我眉毛底下嵌着雙閃電一般的慧眼
怕不知道紅慧眼慧眼剛纔漏了幾點生
步步嬌我想起潑紅蓮這箇賊術術紅師父少罵些
也要認自家一半兒不是生我與你何讐怨梨花寒
食天粧做箇祭掃歸來風雨投僧院紅不是這等怎
麼圈套得你上生又裝粧病症急切待要赴黃泉遶
禪牀只教行方便紅師父你由我叫則不理我也沒

丑見誰着你真箇與我行方便（生）
〔折桂令〕叫道是滿丹田疼得似蛇鑽叫與他担腹磨
臍借煖偎寒我那時節為着人命大事我也是救苦
心堅救難心專没方法將伊驅遣又何曾動念姻緣
（紅）不動念臨了那着恭兒誰教你下（生）不覺的走馬
行船滿帆風到底難收爛韁繩畢竟難拴（紅）師父你
若不乘船要什麼帆收你既自加鞭却又怪馬難拴
（生）可惜我這二十年苦功一旦全功盡棄
〔江兒水〕數點菩提水傾將兩瓣蓮咳這佛菩薩也不
是持了叅金剛不管山門扇被潑煙花誤闖入珠宮
毀將戒褜裟鈎挂在閒釵釧百尺竿頭難轉一箇磨
磚跌破了本來之面（紅）你不要忒不知福你一箇葫
蘆挂搭在桃花之面（生）恨么紅蓮這潑賤（紅）師父少
嗔此（生）
〔得勝令〕你又不是女琴操參戲禪却元來是野狐精
藏機變要時間把竹林堂翻弄做桃花淵紅也麼蓮
你為誰辛苦為誰砷替他人斷心行撥着龍泉粉骷
髏三尺劍花葫蘆一箇圈西也麼天五百尊阿羅漢
行何方見南也麼泉二十年水牯牛着什麼去牽
黃也麼天五百尊阿羅漢你自羞相見清也麼泉澁
不見釣魚鈎你自來上我牽（生）當時西天那摩登伽
女是箇有神通的娼婦用一箇淫呪把阿難菩薩要
時間攝去幾乎兒壞了他戒體虧了那世尊如來纔
救得他回那阿難是箇菩薩尚且如此何況于我
〔僥僥令〕摩登渾慾海淫呪總迷天我如今要覓如來
何由見把一箇老阿難戒體殘老阿難戒體殘（紅）師
父我笑這摩登還沒手段若遇我紅蓮呵由他鐵阿
難也弄箇殘鐵阿難也弄箇殘（生）
〔收江南〕則教你戴毛衣成六畜道變蟲蛆與百鳥食
巧計奸心直便到日月天俺今來這番俺今來這番
又幾回筋斗透針關透針關幾時圓滿面着壁少林
北嶽停着舟普陀東岸投着胎錦江西畔到如今轉
添業緣說什麼涅槃寂圓呀則一靈兒先到鄉家庭
院（紅）師父俺如今也不添別緣老實說磨盤兩圓呀
俺則把這幾點兒回話柳爺衙院（生）推紅出門介（紅）
你閉門推出窗前月我既做梅花有主張（下）（生）元來

這場業障從這一不忝兒起可惜壞了我二十年苦
功這阿怎麼放得他過俺如今不免沓一箇筋斗投
入在柳宣教渾家胞內做他箇女兒長成來爲娼爲
歹敗壞他門風這也只是苦哏的光景不費了修爲
大事只是這柳的那廝輕薄未免得捸了那話兒一
定有幾句言語來問我的嘴俺也不免預備下幾句
回答又別寫一紙帖兒分付懶道人如此如此打發
郜端坐驅神竟奔柳家走一遭（去寫帖介讀介）自入
禪門無挂碍五十三年心自在只因一點念頭差犯

四聲猿　八　二十

了如來淫色戒你使紅蓮破我戒我欠紅蓮一宿債
我身德行被你虧你家門風被我壞（又寫一帖與道
人介讀介）遺囑付懶道人如有柳府差人到庵可教
他香爐脚底下取帖回話（念偈云）紅蓮兒得我似獅
猻我且向綠柳皮中躲一春浪打浮萍無有不撞着
則恐回來認不得舊時身（坐化介道人上云）我昨而
乎去討生薑大殿上師父說則緣山下趕老虎解的
不敢回來宿不知這阿媽怎的了呀阿媽不見了呀
師父又坐化了怖也這是舍子緣故我曉得了定一

箇觀音指化師父去了呀香爐底下又有一箇帖子
（讀介）呀元來這箇阿媽就是紅蓮那娼根是柳老爺
使來幹這椿圈套俺師父走了爐了這箇帖兒就是
回話他塞嘴的又有一箇帖子呀是我的遺囑（讀介）
（末扮柳差人上云）領柳爺的分付教拿這箇帖兒與
玉通長老問紅蓮這一椿事的嘴看他怎的回話（見
道人打話介）（道云）俺師父爲這椿事性命都送了還
故子問舍嘴哩（末）柳爺要在我身上討回話可怎的
了（道人云）你擔帖來我看（讀介）水月禪僧號玉通多

四聲猿　八　二十一

時不下竹林峰可憐數點菩提水傾入紅蓮兩瓣中
元來我道是走爐一些不差老牌田話倒有在香爐
底下你自擔將去且任老牌我且問你這件事是舍
緣故（末）有舍緣故你們的師父忒氣傲心高不去忝
見俺柳爺故此使紅蓮那娼根來如此如此你們師
父精拳頭救火着了手是那的緣故我且裱褙匠贖
橫披去回話去老道請了（下）（道人云）緣來果是這每
我凡報知殿上大衆把師父或是火化或入龕造塔
悉憑他們心愿

〔清江引〕我在庵中打二十年餿齋飯。長偷眼把師父看。他坐着似塑彌陀。立起就活羅漢。咳柳老爺則怕他放不過紅蓮柰。

潑紅蓮砒糖蜜實。玉禪師禾飛爐敗。

佛菩薩尚要報怨投胎。世間人怎免得欠錢還債。

〔音釋〕科唱處凡生字俱是玉字蓋玉通師能耍者即扮要不拘生外淨也

第二齣

外扮月明和尚負搭連上內盛一紗帽一女面一僧帽一褊衫百尺竿頭且慢逞強一交跌下笑街坊可憐一口兒西湖水流出桃花賺阮郎老僧且不說俺的來由且說幾句法門大意俺法門象什麼象荷葉上露水珠兒又要沾着又要不沾着又象荷葉下淤泥藕節又不要斷又要些斷縫修爲略帶就落羚羊角挂向寶樹沙羅雖不相粘若到年深日久未免有个節幾痕點檢糊加又象孔雀膽摻在香醪琥珀既然斷渾却又揀苦成甜不如連金杯一潑一絲不掛終成遠無邊的蘿葛荒藤萬慮徒空管堆起幾座好山河大地俺也不曉得脫離五濁儘丟開最上一乘剎那屁的三生瞎帳他娘四大一花五葉總犯虛脾百媚千嬌無非法本攪長河一搭哩酥酪醍醐論大環跳不出尾查尿溺只要一棒打殺如來料與狗喫笑倒隻鞋頂將出去救了猫兒所以上我這黃虀淡飯窩出來臭刺刺的東西也都化獅子糞倒做了清辣香材狗肉團魚嘔出來鏖糟糟的涓滴便都是風磨銅好粧成紫金佛面纔見得鉗槌爐火總翻騰臭腐神奇不會得的一程作兩程行會得的呵踢殺猢猻弄殺鬼會得的似輪刀上陣亦得見之會不得的似對鏡回頭當面錯過咳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大衆你道俺是誰〔內應〕你是誰〔外云〕俺就是在下那箇水月寺玉通和尚的師兄本是西天一尊古佛今來乖世改名做月明和尚的就是止因俺師弟玉通我相未除慾根尚挂致使那柳宣教用紅蓮擬賺他却報怨投胎自陷做小姐爲娼墮名柳翠至今十有七載俺祖師憐憫他久迷不悟特使俺來指點回頭咳也好難哩這箇呵又像一件什麼

偺聽予的一般用金鋍撥轉瞳人則怕撥不轉撥得轉他到依舊光明又像吽獅子跌倒太行或者也跌得來只是跌來時不知費了我多少氣力但這件事不是言語可做得的俺禪家自有箇啞謎相參機鋒對敵的妙法我猛可的照見這柳翠今日與那鬬他的徽客鳳朝陽來西湖游耍那柳翠先來這大佛寺裡等他我待他來時自有箇道理打坐介旦扮柳上云一自朱門落教坊幾年蘇小任錢塘畫船不記陪遊數但見桃花斷妾腸妾身柳翠的便是從俺爹爹喪過宦囊蕭索日窮一日直弄到我一箇親女兒出身爲娼追歡賣笑不幸之幸近有一箇相好的徽客喚名鳳朝陽他倒也嘲風弄月好義輕財靠着他纔過得箇日子今日約我到湖上看桃花教我先到這大佛寺等他我巳到了他怎麼還不來淨扮僕上大姐俺朝奉剛到湧金門招財來報大公子小風病發俺朝奉趕回去略看一看霎時就來教大姐先上湖船也好略在寺裡等等待朝奉同上船也好旦應得了你去回話去淨應下旦做遊行見和尚介云你這長老從那裡來三問三不應外舉手指西又指天介旦一手指西一手指天終不然你是西天來的又胡說了也罷就依你說你從西天來下界何幹外手打自頭一下手摋三尖角作厶字又摋四方角作口字又摋一圈作月輪介旦那三尖角兒是箇厶字四方角兒是箇口字若湊合來是箇台字圓圈兒是箇月字却又先打頭一下分明是箇投胎的說話我且問你你和尚家下界投胎與你何干你却揑這樣惟話吆是箇風和尚了迴身唱

新水令俺則爲停舟待客遶迴廊沒來由撞見箇風魔和尚我問他來歷處他一手指天堂又賣弄着西方又賣弄着西方臨了呵摋兩箇字似投胎樣咳誰是箇風和尚那來的怯我不知怎麼又忽然動心起來一定要仔細問他便不遊湖也罷那師父你這投胎的話頭有些蹺蹊你好對我一說麼外取紗帽日戴作柳尹怒介復除帽放卓上又自戴女面具向卓跳叩頭作問答起去介旦這箇套數一法使人可疑待我試猜一猜看

步步嬌他戴烏紗背北朝南向似官府坐黃堂上這
嘴臉便不像俺的爺臨了那幾步趨蹌却象得俺爺
好他廻身幾步忙仔細端詳眞廝像俺爺模樣臨了
呵又打發那紅粧似領伏兵去那裡做煙花將歸父
我看你那紗帽與那女娘家臉子想必是一箇官兒
羞這婦人去那裡做什麼勾當麼我這猜的可也有
幾分麼你說了罷麼外戴女面走數轉作敲門勢却
倒地作肚疼自揉介却下女面放地上起戴僧帽倒
身女面邊解衣作揉肚介旦這箇勢可却似這箇婦

人肚子上有些什麼緣故一箇和尚替他去舞弄這
舞弄呵有什麼好處這一出可又難猜
折桂令這一箇光葫蘆按倒紅粧似兩扇木攏一付
磨漿少不得磨來漿往自然的攏緊糠忙可不掙斷
了猿韁保不定龍降火燒的倩金剛加大擔芒硝水
饞的請餓鬼來監着廚房師父我也猜不得這許多
了你明說了罷外恭拱且耳環又作猜拳介旦數我
還猜也罷你再做手勢來外指眉心介旦這又是頭
了外搖手又怒目指眉心介旦不是頭是惱了外戴

少面指眉心介旦惱這婦人了外下女面換紗帽又
指眉心介旦又惱這官兒了却怎麼外指自身又指
頭介旦又是惱了外搖手介旦不是惱還是頭外又
用手如前三次摺成胎字介旦又是投胎了却不通
江兒水既惱烏紗客還嫌綠鬢娘既然惱兩箇要投
胎怎麼二箇胎分得在兩箇人的身上一擲兒怎分
打得雙鴉傍這一胎畢竟誰家向況烏紗又是箇男
兒相何處受一團兒撐脹這欠債還錢必是女裙釵
消帳外取淨瓶中柳一枝又將手作一胎字雙手印

撲在柳枝上介旦做心驚介云呀終不然這胎投在
我身上了我想起來這箇冤家對頭敢我也曾造下
來
得勝令不合得在青樓幹這椿免不得堆紅粉將人
葬我記得那一年撥賺了黃和尚我自來只拆斷了
這橋梁敢有箇小秃子鑽入褲襠紙膊上雙人帳倚
包裡一泡漿酸肯不久來瓠屏子嚼梅醬蕪方須早
辦鯉魚湯帶麝香外大笑云都不中用費力費力高
登念云紅蓮弄我似猢猻且向綠柳皮中躲一春浪

打浮萍無有不擔着只怕回來認不得舊時[illegible]
喫旦一口介（旦大叫云）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早知燈
是火飯熟已多時（丢下頭髻脫下女衣介）（外急向搭
連內取僧帽褊衫與旦穿戴）（外旦交叩頭數十介）（旦）
園林好謝師兄來西天一場用金針撥瞳人一雙止
撮琉璃燈上些兒火熟黃粱些兒火熟黃粱
收江南（旦）師兄和你四十年好離別（外）師弟你一霎
時做這場（合）把奪舍投胎不當燒一寸香（旦）師兄俺
如今要將（外）師弟俺如今不將（合）把要將不將都一

齊一放（外）小臨安顯出俺黑風波浪（旦）潑紅蓮露[illegible]
俺粉糊粘糨（合）柳家胎漏出俺血團氣象（此下外起
旦接一人一句）（外）俺如今改腔換樁俺如今變娼做
娘弟所爲替虎倀穿羊兒所爲把馬韁綳靡這滋味
蔗漿拌糖那滋味蒜秧擣蘸避炎塗趁太陽早涼設
計較如海洋斗量再簸春白粱米糠莫笑他郭郎袖
長精哈哈帝皇霸強好胡塗不良馬臧英傑們受降
納選吉凶事弔喪弄璋任乖剌嗜昌歜瘡幹功德攔
塘救荒佐朝堂三綱一匡顯家聲金章玉璫假神儺

雲庄月窗真配合鴛鴦鳳皇類行者敲鎗打梆搭頭
陀柴扛碓房這一切萬樁百忙都只替無常借裝捷
機鋒刀鎗鬬鉗鈍根苗蟯螂跳墻肚疼的假嬌海棠
報冤的几霜鴟鴞塡幾座鵲濱寶扛幾乎做搗桑乃
堂費盡了啞伴妙方纔成就滚湯雪爓兩弟兄一雙
鴈行老達摩梁糢渡江脚跟踹蘆蔣葉黃霎時到西
方故鄉依舊嚼果筐鴈王遥望見寶幢法航撇下了
一囊賊贓交還他放光洗腸（合唱）呀纔好合着掌回
話祖師方丈（內鳴鑼鼓忽下）

大臨安三分官樣　老玉通一絲我相
借紅蓮露水夫妻　度柳翠月明和尚

雌木蘭替父從軍　蒼涼慨慷堪題畫屏

第一齣

（旦扮木蘭女上）妾身姓花名木蘭祖上在西漢時以
六郡良家子世住河北魏郡俺父親名弧字桑之平
生好武能文舊時也做一箇有名的千夫長娶過俺
母親賈氏生下妾身今年纔一十七歲雖有一箇妹
子木難和小兄弟咬兒可都不曾成人長大昨日聞

衍黑氈城首豹子皮領着十來萬人馬造反稱王俺大魏跗跋克汗下郡徵兵軍書絡繹有十二卷來的卷卷有俺家爺的名字俺想起來俺爺又老了以下只再沒二人況且俺小時節一了有些小氣力又有些小聰明就隨着俺的爺也讀過書學過些武藝道就是俺今日該替爺的報頭了你且看那書上說桊休和那緹縈兩箇一箇拚着死一箇拚着入官為奴都只為着父親終不然這兩箇都是包網兒帶帽兒不穿兩截裙襖的麼只是一件若要替呵 這弓馬鎗

刀衣鞋等項却須索從新另做一番也要略略的演習一二纔好把這要替的情由告愬他們得知他豈不知事出無奈一定也不苦苦留俺叫小鬟那裡（丑扮小鬟上）（木）小鬟你瞞過老爺和奶奶隨着俺到街方上走一回者（向內買諸物介引鬟持諸物上）（鬟）大姑娘把馬拴在那裡（木）且寄養在對門王三家

【點絳唇】休女身拚緹縈命判這都是裙釵伴立地撐天說什麼男兒漢

【混江龍】軍書十卷書書卷卷把俺爺來填他年華已老衰病多纏想當初搭箭追鵰穿白羽今日呵扶藜看鴈數青天呼雞餵狗守堡看田調鷹手軟打兎腰拳提攜咱姊妹梳掠咱丫鬟見對鏡添粧開口笑聽提刀廝殺把眉攢長嗟歎道兩口兒北邙近也女孩兒東坦蕭然要演武藝先要放掉了這雙腳換上那雙鞋兒纔中用哩（換鞋作痛楚狀）

【油葫蘆】生脫下半折凌波襪一彎好些難幾年價纔收拾得鳳頭尖恁忙的改抹做航兒泛怎生就湊得滿幫兒楦回來俺還要嫁人却怎生這也不愁他俺

家有箇漱金蓮方子只用一味硝煮湯一洗比舊時還小些哩把生硝提得似雪花白可不要時間漱瘦了金蓮瓣鞋兒倒七八也穩了且換上這衣服者（換衣戴一軍氈帽介）

【天下樂】穿起來怕不是從軍一長官行間正好瞞緊縧鈎廝稱這細褶子繫刀環眼叢叢襯鈕子甲煖烘烘當夾被單帶回來又好脫與咬兒穿衣鞋都換了試演一會看（演刀介）

【那吒令】這刀呵這多時不拈俺則道不便纔提起一

鬆也比舊一般爲何的手不畯習慣了鎗棒捽熟女尚要白猿教俺青翁軍怎不捉青蛇鎖遶紅褙一股霜掙演了刀少不得也要演〔鎗演鎗介〕

〔鵲踏枝〕打磨出苗葉鮮裁排上稀木桿抵多少月午棃花丈八蛇鑽等待得脚兒鬆大步重那撚直鄰身戳倒黑山尖箭呵試習演不得也則把弓來拉一拉看俺那機關和那剎子比舊日如何〔拉弓介〕

〔寄生草〕指決兒薄弸弛兒圓一拳頭搭住黃蛇蹟一膠翎拔盡了烏鵰扇一肐膊挺做白猿使長歌壯士入關來那時方顯天山箭俺這騎驢胯馬倒不生疎可也要做箇撒手登鞍的勢兒〔跨馬勢〕

〔么〕繡裲襠坐馬衣嵌珊瑚掉馬鞭這行裝不是俺兵家辦則與他兩條皮生細出麒麟汗萬山中活捉箇猢猻伴一隻頭平蹅了狐狸塹到門庭纔顯出女多嬌坐鞍轎誰不道英雄漢所事兒都已停當却請出老爺和奶奶來纔與他說話〔向內請父母弟妹介〕外扮爺老扮娘小生扮弟貼扮妹同上見旦驚介云見今日呵你怎的那等樣打扮一雙脚又放大了好怪

也好怪也〔木〕娘爺該從軍怎麼不去〔娘〕他老了怎麼去得〔木〕妹子兄弟也就去不得了〔娘〕你風了他兩箇多大的人去得〔木〕這等樣兒都不去罷〔娘〕正爲此沒箇法兒你的爺極得要上吊〔木〕似孩兒這等樣兒去得去不得〔娘〕兒俺曉得你的本事去到去得〔哭介〕只是俺兩老口兒怎麼捨得你去又一樁便去呵你又是箇女孩兒千鄉萬里同行搭伴朝食暮宿你保得不露出那話兒麼這成什麼勾當〔木〕娘你儘放心還你一箇閨女兒回來〔衆哭介扮二軍上二云〕這裡可是

花家麼〔外〕你問怎麼〔軍〕俺們也是從征的俺本官說這坊廂裡有箇花弧教俺們來催發他一同走路快着些〔木〕哥兒們少坐待我略收拾些兒就好同行小鬟你去帶回馬來〔木收拾器械介衆看介云〕好馬好器械兒你去一定成功喝采回來好歹信兒可要長稍一封也免得俺老兩口兒作念偺們要逝你一杯酒兒又忙劫劫的纔叫小鬟買得幾箇熱波波你拿着路上也好嚼一嚼有些針兒線兒也安在你搭連裡了也預備着也好連些破衣斷甲〔二軍叫二云〕快着

些衆哭別先下〔末出見軍介云〕大哥們勞久待了請
就上馬趲行〔作上馬行介〕〔二軍私云〕這花狐倒生得
好箇模樣兒倒不像箇長官倒是箇秫秫明日倒好
拿來應應極〔末〕
〔么〕離家來沒一箭遠聽黃河流水濺馬頭低遥指落
蘆花鴈鐵衣單忽點上霜花片別情濃就瘦損桃花
面一時價想起密縫衣兩行兒淚脫眞珠線
〔六么序〕呀這粉香兒猶帶在臉那翠窩兒抹也連日
不曾乾却扭做生就的丁添百忙裏將馬登鞍靴揷
金鞭脚踹銅環丟下針尖挂上弓絃未逢人先准備
彎腰見使不得站堂堂矬倒裙邊不怕他鴛鴦作對
求姻眷只愁這水火熬煎這些兒要使機關
〔么〕哥兒們說話之間不待加鞭過萬點青山近五丈
紅闌映一座城欄豎幾手旗竿破帽殘衫不甚威嚴
敢是箇把守權官兀的不你我一殺恭着青年靠着
蒼天不憚艱難不愛金錢倒有箇閤上淩煙不強似
謀差奪掌把聲名換抵多少富貴由天便做道黑山
賊寇犯了彌天案也無多些子差一念心田〔指問介〕

〔賺煞〕那一答是那些咫尺間如天半趄坡子長蛇倒
縮敢是大帥登壇坐此間小緹縈禮合叅官這些兒
略覺心寒久已後習弄得雄心慣領人馬一千掃黑
山一戰俺則教花腿上舊粉撲貂蟬說話之間且喜
到上帥駐劄的地方了俺們且先尋下了安頓的所
在明日一齊見主帥者〔下〕

第二齣

〔外扮主帥上〕下官征東元帥辛平的就是蒙主上教
我領十萬雄兵殺黑山草賊連戰連捷爭奈賊首豹
子皮躲住在涯崖堅壁不出向日新到有二千好漢
俺點名試他武藝有一箇花狐像似中用俺如今要
搬撤那大砲石攻打他涯崖那賊首免不得出戰兩
陣之間却令那花狐攔腰出馬管取一鼓成擒叫花
狐與衆新軍那裡〔末同衆上跪見介〕〔外〕花狐俺明日
要攻打黑山兩陣之後你可放馬橫衝管取生擒賊
首俺與你奏過官裏你的賞可也不小違者處斬〔末
得令〕〔外〕就此起兵前去
〔清江引〕黑山小寇眞兒戲躲住了成何幹花鬧蝶

枝樹倒猢猻散你越躲有我越尋你見（衆）

前腔 黑山小寇真箇見了左右他輸得慣一日不害羞三飡喫飽飯你越尋他他越躲着看（衆）稟主帥已到賊營了（外）叫軍中衆的每放砲（介）淨扮賊首三出戰（木）衝出擒（介）（外）就收兵回去（衆）

前腔 咱們元帥真高見算定了方纔幹這賊假的是花開蝶滿枝真的是樹倒猢猻散凱歌回帶咱們都好看 帥唱

前腔 衆軍士們好消息時下還伊見每月鈔加一貫

又不是一日不害羞管教伊三飡喫飽飯論成功是花弧居多半（到京內鳴鐘鼓作坐朝介帥奏云）征東元帥臣辛平謹奏昨蒙聖恩命臣征討黑山巨寇今悉已蕩平賊首豹子皮的係軍人花弧臨陣親擒見解聽決其餘有功人員各具冊書分別功次均望上裁（丑扮內使捧旨上云）奉聖旨帥勦賊功多特封常山侯給券世襲花弧可尚書郎念其勞役多年今馳驛還鄉休息三月仍聽取用就給與冠帶一同辛平謝恩豹子皮就決了其餘功次候查施行（木換冠帶介）帥木謝恩介受詔書丑下（木）花弧蒙主帥的提拔叨此榮恩只因省親心急不得到行臺親謝就此叩頭容他日效犬馬之報（師）此是足下力量所致於下官何預匆忙中我也不得遣賀序別（木）今日得君提挈起（師）下官也是因船順水借帆風師先別下（木）

前腔 萬般想來都是幻誇什麼吾成算我殺賊把王擒是女將男換這功勞得將來不費星兒汗（二軍）追上云花大爺你借咱就這等樣好了（木）二位怎麼這樣來遲（二軍）咱兩箇次候查功如今也討得箇百戶

到本伍到任望大爺攜帶（木）可喜正好同行（二軍）

前腔 想起花大哥真希罕拉溺也不教人見（伴）這才是貴相哩天生一貴人饒伴三同伴咱兩箇可芝麻大小官兒擡起眼看一看（木）

前腔 我花弧有什麼真希罕希罕的還有一件俺家緊隔壁那廟兒裡泥塑一金剛忽變做嫦娥面（二軍）有這等事（木）你不信到家時我引你去看（下）爺娘小襲上 自從孩兒木蘭去了一向沒箇消息喜得年時王司訓的兒子王郎說木蘭替爺行孝定要定下他

爲妻不想王郎又中上賢良文學那兩等朴名如今
見以校書郎省親在家木蘭又去了十來年兩下裡
都男長女大得不是要却怎麼得他回來就完了這
頭親俺老兩口兒就死也死得乾淨（二軍同木上）（二
軍）花大爺且喜到貴宅了俺二人就告辭家去（木）什
麽說話請左廂坐下過了午去（二軍應虛下）（木進見
親介）（娘）小鬟快叫二姑娘三哥出來說大姑娘回了
小鬟叫弟妹上介（木對鏡換女粧拜爺娘介）
要孩兒 孩兒去把賊兵剪似風際殘雲一捲活拿賊
首出天關這烏紗親遞來克汗（娘）你這官是什麼官
（木）是尚書郎奶奶我緊牢拴幾年夜雨梨花館交還
你依舊春風荳蔻函怎肯辱爺娘面（娘）我兒虧殺了
你木非自獎眞金烈火儻好比濁水紅蓮（拜弟妹介）
二煞 去時節只一丢回時節長並肩像如今都好替
爺征戰妹子高堂多謝你扶雙老兄弟同輩應推你
第一班我離京時買不迭香和絹送老妹只一包兒
花粉幫賢弟有兩匣兒松煙（二軍忙跑上）花大爺你
元來是箇女兒俺們與你過活十二年都不知道（二

軍）兄元來你路上說的金剛變嫦娥就是這箇謎子
此豈不是千古的奇事留與四海揚名萬人作念麽
（木）
三煞 論男女席不沾沒奈何纔用權巧花枝穩躲過
蝴蝶戀我替爺呵似叔援嫂溺難辭手我對你呵似
火烈柴乾怎不瞞鷺鷥般雪隱飛纔見算將來十年
相伴也當箇一半姻緣（二軍）他們這般忙俺們不好
不達時務且不別而行罷（先下）（鬟報云）王姑夫來作
賀（娘）這箇就是前日寄你書兒上說的這箇女壻正
要請將他來與你成親來得恰好（生冠帶扮王郎上
相見介）（娘）王姑夫且慢拜我纔子看了日子了你兩
口兒似生銅鑄賴象也鐵大了今日成就了親罷快
拜快拜（木作羞背立介）（娘）女兒十二年的長官還害
什麼羞哩（木回身拜介）
四煞 甫能箇小團圞誰承望結姻緣乍相逢怎不敎
羞生汗久知你文學朝中貴自愧我干戈陣裏還配
不過東牀眷謹追隨神僊價蕭史莫猜疑妹子像孫
權

尾我做女兒則十七歲刀兒倒二十二年經過了幾
千瞧那一箇解雌雄辦方信道辨雌雄的不靠眼
黑山尖是誰霸占、木蘭女替爺征戰、
世間事多少糊塗。院本打雌雄不辨下
音釋 凡木蘭試器械換衣鞋須絶妙踢腿跳打每
一科打完方唱否則混矣行路扮一人執長鞭
搭連弓刀作趕脚人每木唱一曲完即下馬入
內云俺去買什麼或明云解手從人侍候催泉
走如飛三四轉共唱北小令趕脚曲木去從徑

路又出 瀟音鰲 指決音濟斤濟上聲 揝
音攢北人以把搓爲揝 臉音斂不作檢

女狀元辭凰得鳳 詞華繡艷似女士風流

第一齣

女冠子旦上 一尖巾幗自送高堂風燭傚居空谷明
珠交與侍兒賣了歸補茅屋黃姑相伴宿共幾夜孤
燈逐年饘粥瘦消肌玉翠袖天寒暮倚脩竹 江城子
絲希猶記嫗和翁珠在掌憮憐儂一自雙榆零落五
更風颭下海棠誰是主杜鵑紅○生來錯習女兒工

論才學好攀龍管取挂名金榜領諸公若問洞房花
燭事依舊在可從容妾身姓黃乳名春桃乃黃使君
之女世居西蜀臨邛年方十二父母相繼而亡既無
兄弟又不曾許聘誰家況父親在日居官清謹貲橐
蕭然妾身又是女流經營不慣以此日就零替與舊
乳母黃姑暫典本縣西鄉化城山中一所小房兒住
下不覺又是八年且喜這所在澗谷幽深林巒雅秀
森列于明窓淨几之外默助我拈毫弄管之神既工
書畫琴棋兼治描鸞刺繡賣珠雖盡補屋尚餘計線

償工授粲粗給但細思此事終非遠圖總救目下不
過刧剩咳倒也不是我春桃賣嘴春桃若肯改粧一
戰骨倩取唾手魁名那時節食祿千鍾不強似甘心
窮餓此正教做以叔援嫂因急行權矯詔蘇羌反經
合道雖是如此說可也要與黃姑商議停當可行則
行可止呵也還止喚黃姑介黃姑我請你出來對你
有話說淨扮黃姑上
前腔半老來沒禍夜夜伴孀娥獨宿一條水牯半肩
紅葉數聲隴笛孩兒歸牧也相見介淨小姐你叫我可

有甚麼說話〔丑〕黃姑我這幾日日日動念我和你在這裡過這樣的日子可也不是了你曉得的我這般才學若肯去應舉可管情不落空却不唾手就有一箇官兒既有了官就有那官的俸祿漸漸的積趲起來摩量着好作歸隱之計那時節就抽頭回來我與你兩箇依舊的同住着却另有一種好過活處不强似如今有一頓吃一頓沒一頓捱一頓麼你意下如何〔淨〕妙妙你若去應舉呵是決中的只是這女兒家的頭臉怎麼改換得〔旦〕這有甚麼難把俺老爺的舊衣鞋巾帽穿上換了俺的君襖髻圈兒人看着終不然不是箇男兒還是箇女兒哩〔淨〕這箇倒有理〔打諢介〕〔丑〕不要胡說了快去收拾老爺舊衣服出來我改粧你也收拾打扮箇大官兒起來就叫你做黃科我自取名做黃崇嘏一同起身去分付你那兒子小二哥看家裡便是〔淨〕我左右靠你一世了這老奴儕甘心做了只是俸祿與那抓來的東西可要和你平分〔旦〕這箇自然〔淨下收拾上二人換粧介〕〔淨向內云〕小二我如今與姑娘城上看親有幾日不回你好生看守房子日逐價打柴放牛若沒有米便去問張大嫂家借些兒不要和小二漢那箇短命終日去厮打我回來時節有了不得的果品餅定帶來哩則怕你沒口得喫短命喫上路介〔旦〕

芙蓉燈對菱花抹掉了紅奪荷芳穿將來綠一帨風端助人掃落霞孤鶩詞源直取瞿唐倒文氣全無脂粉俗包袱緊牢拴髻鬟待歸來自有金花帽簇〔淨〕

前腔我原是哺乳傭權做長鬚役無非是助槳幫船靠一人之福他舊頭巾既影得娘行過我假度牒誰查和尚禿包袱裹幾升脫粟待之官要分他俸祿

淨才子佳人信有之一身兼得古來誰

旦延平別有雌雄鋏他日成龍始得知

第二齣

外扮周丞相引衆上不相平津東閣開私門桃李盡移栽況蒙天語張麟鳳肯放冥鴻不網來某家周庠是也原以邛南幕中器司府事蒙蜀王主上簡拔累官得至丞相俺主上好學右文今年又該校選進士輸是某家叨知貢舉前月已移文挂榜約在今日取

齊人試想必也都到在這裡伺候了皁隸開了門把
牌去招這些秀才進來（皁隸應介旦扮柴嵌末扮賈
臚丑扮胡顏上進見遞手本介外）諸生上年這場屋
中主司命題大約遵奉前規你每諸生條對可也多
循舊套况本朝向來以詞賦取士近日樂府就是詞
賦之流我如今要一洗這頭巾的氣習只摘蜀中美
談雅事爲題令諸生各賦一樂府就當面吟哦我也
當面品評却又是我先倡起句諸生續成我起的句
到臨了用一柴字諸生接句用一纔字到臨了却要
用一債字兼之江水出在蜀西岷山其樂府牌名就
用北江兒水諸生可要努力莫負聖明求賢的盛意
與主司延訪的苦心起來過一邊聽唱名就領題按
手本唱名介賁柴嵌你的題是賦得相如脫鷫鸘裘
賞酒爲文君擬問賈臚你的題是野老送少陵櫻桃
胡顏你就是賦得少陵許西隣婦撲棗賁柴嵌過來
聽我首倡
北江兒水鷫鸘裘帶忙解下鷫鸘裘帶望杏花村裡
來提向黃公一擲除却茅柴續將纔字來（旦）當一壺
酒真攻醉滴纔何事跑穿鞋要引佳人笑[illegible]麼
揭了遠山眉黛剛殺他跟着揹大走遍天涯還消得
領雉頭裘付酒家酬債（外）細玩此詞真摛丰神艷逸
神僊中語也（旦）這兩箇難韻尤押得妙不信場中還
有這們一箇敵手哩賈臚過來你是野人送櫻桃與
杜少陵
前腔浣花溪外茅舍遶浣花溪外是詩人杜老宅何
處野人扶杖敲响扉柴續將纔字來（末）送櫻桃摘下
纔一籠美人腮破胭脂幾點歪呪不死鸚哥無賴恰
過詩脾渴在咸故老情懷正好飽明珠拚一嘔了杜
鵑詩債（外）纔字也押得穩中間兩三句與那結尾可
也似有神助胡顏過來你的是什麼（丑）是少陵許西
隣婦撲棗（外）你聽我念
前腔西隣窮敗恰過着西隣窮敗（丑）宗師別的起句
都是什麼鷫鸘裘浣花溪何等的富貴花錦偏我胡
顏恰似什麼窮敗窮敗宗師你的主意分明是於我
胡顏要如保赤子了（外）如保赤子怎麼說（丑）如保赤
子是雖不中（外）一法迂遠（丑）也不遠（笑外）胡顏可真

箇是胡言老孀荆一股釵那更兵荒蓮歲少米無柴
績將幾字來（丑）少米無柴的議語可一法不好這般
人也窮到一箇紀妙之田我胡顏的不中可也到一
箇絕妙之地了（外）快來（丑）少米無柴這婆兒呵與我
一般般苦是了不合我喪樹傍他栽喪兒又生不乖
都挂向他家搖擺終久擺落在他背我人情又不做
得（外）得字不押韻了（丑）韻有什麽正經詩韻就是命
運一般宗師說他韻好這韻不叶的也是叶的宗師
說他韻不好這韻是叶的也是不叶的運在宗師不

在胡顏所以說文章自古無憑據惟願朱衣暗點頭
（外）也要合天下的公論（丑）咳宗師差了若重在公論
又不消說不願文章中天下只願文章中試官了（外）
咳都象你呵我那得這許多工夫聽你閑話趁快些
（丑）擺落在他背我人情又不做得好難割愛我明年
呵一擧米帶生摘賣如今且忍着疼捨肉身燈債（外）
這胡顏詞氣便也放達可也忒出人可取處只是不
退倫着他的眞性情比那等心兒裡驕吝麽却只見
那窮大的不同他還陶融得也取了罷那胡顏取便

取了你我還替你改幾句就是舊規做程式一般你
就念我的起句來（丑）
（前腔）西隣窮敗恰遇着西隣窮敗老孀荆一股釵那
更兵荒蓮歲少米無柴那秀才績將來（外）況久相依
不是纔（丑）公然好似我的（外）幸籬棗熟霜齊我栽的
郎你栽儘取長竿潤袋（丑）忒像他的意了都打盡了
却怎麽好（外）打撲頻來鋪餐權代我恨不得塡漫了
普天饑債（丑）恰像公然好似我一丟兒也照依胡顏
姑取罷（外）這生可也忒放肆（丑）善戲謔不爲虐擺子

（外）怎麽說（丑）虐（外）這秀才胡說你再想得詩經中一
箇謔字來麽（丑）有伊其相謔贈之以牡丹（外）却怎麽
讀（丑）芍藥（外）也虧他記得活一場中等第少不得黃
崇嘏是第一賈臚是第二胡顏姑置第三我今日就
奏聞主上諸生明日都到午門外看榜准備遊街赴
宴崇嘏呵管取明日欽除可也要預備下一頂稱頭
的紗帽不得稽誤謝恩

外匠斧驅牛擒首卧　最難搜動棟梁材
今朝細定黃郎格　畢竟百花梅是魁（先下）

小湯三生各敘寒溫問鄉貫客寓約看榜赴宴介末
丑又共恭喜黃介同下

第三齣

喜遷鶯旦冠帶外扮吏衆上名魁金榜擬咫尺天顏
從容日講忽拜參軍來陪司戶付與霽青教掌青幕
藍衫易着綠水紅蓮難傍班鷺遠縱舉頭見日抑袖
冷爐香菩薩蠻侍臣牧吏元無二紅蓮幕裡三年寄
水鏡一輪明朝朝挂訟庭督郵雖氣岸要見何妨見
只作戲場看折腰如軟綿我祟瑕自叨中狀元之後
不想邁遇新例凡上第者俱要試以民事竟除授成
都府司戶參軍這箇官雖是簿書猥瑣却倒得展我
惠民束吏之才在任不覺又是三年也不敢素餐尸
位我這麼主周公朝廷因他多才就以丞相兼攝府
事昨日一連發下三起成獄已久稱冤奏擾的百姓
下來我夜來看他緣由委可矜疑只是干證都死的
死了放的放了可誰與他證明也罷我如今取他出
來自別有一箇區處皂隸你去監房裡取昨日丞相
周爺發下那三起奏本的犯人出來聽問皂隸下帶

小生貼末上介吏唱名介黃天知烏氏眞可肖旦你
演三起犯人都成獄久了兩起是該帶枷的誰開你
的枷小生貼應云昨日奏本下來蒙丞相周爺吩咐
的審一審都叫打了板送到爺這裡旦黃天知你上
來當時那毛屠出首你僞造印信的事是怎麼緣故
你從實說上來小生爺小的就在雞鳴驛前住見那
驛丞的關防花碌碌的好耍子小的不合叫那會篆
刻的人照依那關防刻一箇小記印見旦那刻印的
人如今在那裡小生累死了小的長去毛屠家把這
印票兒支取猪肉後來小的與一箇大財主叫做夏
葛爭地基夏葛買出毛屠出首小的這箇印記麼說
小的僞造下印信要圖謀驛丞自做後來又有一箇
光棍叫做貝多心說這箇小印記兒入他罪不得他
既有這樣踪跡就好攻他大的出首他那夏葛會布
置幇他的又多小的就辯不得了爺是這樣的冤枉
旦你那印兒有多大小生有半截小指兒大旦那篆
文純是驛遞衙門的字樣可也還刻有你自家的名
字在上面小生有自家的名姓在上旦你這肉帳必

有箇算絕之時這許多支肉的票見還是誰收了（小
生）左右是主顧家小的與他弄絕了誤從來不問他
討（旦）皁隸你去毛屠家對他老婆說說有一起强盜
供着你與他有姦說打劫的金珠首飾都寄藏在你
家裡爺教我們來搜你你把大箱籠不要動他的把
那小箱兒匣兒都與我搜將來連那婦人帶來見我
（皁應下介）（旦）烏氏上來你實說（貼）老爺婦人那本坊
北首裡有箇大財主叫做古時月是箇輕財學好的
人可與俺丈夫賈大往來得密又有一箇姜松也是
箇大財主這可是箇歹人長來勾引婦人婦人不合
罵了他一頓後來姜松爲頭做賽社丈夫在他家喫
酒回來到半夜之時五竅都儻血恁從救也救不得
就死了姜松就買出隣舍誣捏婦人與古時月有姦
謀殺了親夫就成了這樁大獄（旦）可惡這臣謀弒君
子謀弒父妻謀殺夫是遇赦也不赦的你家不合與
那時月往來這情是眞的了𦍑你這條歹人在這裡
做什麼叫劊子手進來把這婦人綁起來就押出去
決了（生扮劊子手上綁貼介貼哭押下介）（旦）叫打挪

叫我黃科出來（淨上）老爺你今而殺那箇婦人忒利
害如今叫黃科那裡使用（旦）黃科你與我快跑到決
那婦人的所在但聽得有人說屈你便就悄悄問他
箇詳細儻得些實話便就傳說俺爺教把婦人且放
了連那箇替他稱冤的人通拿來見我快去快去（淨
應下）（旦）那眞可肖你怎麼說（末）爺小的是江南人打
着鼓兒沿街唱的唱到這臨卭臨卭卓家失了盜那
夥做公的沒處拿眞賍實犯聽着一箇慣說謊的叫
做賺不實說小的不是唱的是先前幹了歹事假唱
來躲在臨卭只要遇着歹人依舊幹歹事了那夥做
公的就假粧做賊的哄小的搭伴幾遍償小的不肯
去後來他因各衙門比併的謊了麽就把小的充做
箇賊拿了那各衙門又喫那大衙門比併得未完慌
了巴不得把小的充做箇眞賊是這等樣兒（旦）你倒
說得有理可惱這些做公的只是我如今逕去拿他
他人多都走掉了我如今見放你出去你到黑夜裡
去到那做公的各人家門首把石灰畫一箇小圈兒
爲記我便好霎時間多差了人認着那石灰圈兒一

齊都拿來打他一箇死可不好［末］小的可認不得這
厮做公的家裡［旦］胡說他要哄你搭伴更不邀你到
他家裡喫頓兒酒飯麼［末］邀是苦苦的邀小的小的
可也抵死的不去［旦］這等便就拿不得人𢖍不出寃
枉來依舊帶去監了［末大哭云］我早知道恁麼樣便
就喫他頓飯兒也罷了［旦］還不帶去監了［末哭下旦
向吏云］那裡豈有箇門兒也不上是箇平素虧心要
搭伴做歹事的人麼我纔奈他說你既不認得做公
的家裡可不好出你他寧可就監去了這真情不洗
立見了麼［外］爺是神見［旦］叫把這真可肯帶回來［阜
叫上介］［旦］把這真可肯打了肘本該就放了你你且
在丹墀裡少待待兒等那兩起來問明了我一總放
你［末磕頭云］爺就是青天［阜帶老旦并匣子淨帶貼
丑扮小厮同上阜云］蒙爺分付去到毛家搜得匣子
并這婦人帶來回話［淨］黄科纔聽老爺分付就狠跑
到法場裡去看的無千待萬都說屈的多獨有這箇
小厮便合着掌口裡則念說阿彌陀佛屈死了這人
這箇業障且我做的黄科見他說得古怪就一把扯
他到背靜的所在仔細哄他他怎麼肯說那府節鄉
的婦人纔押到我就大聲叫劊子手說爺叫把那婦
人放了叫把這小厮綁起殺了他纔𢥞呆了纔說出
箇真情來［旦］這一着虧你呵［淨指丑云］老爺你自家
問他就知道了［旦］你那小厮是誰家的小厮［丑］小的
就是姜松家的小厮［旦］姜松在家麼［丑］在家［旦］着兩
箇好阜隷快跑去拿了姜松來若走了就是你兩箇
阜隷替死［阜應下旦問丑云］你左右洩漏了實說便
免你死［丑］小的主人一向要姦這烏氏哄烏氏罵了
一頓又恨他到肯與古時月好以此便懷恨在心［旦］
他果是與古時月通姦麼［丑］這也是屈他的後來遇
着做春社衆客都散了俺主人可獨留烏氏的丈夫
賈大又喫酒叫小的臨了那一大鍾酒放上一把砒
礵與他喫了就叫小的扶他回去交與這烏氏這場
官司便就是這樣起了小的遇着爺今日也該死了
沒得說了［旦］下去［旦看匣笑向吏云］這黄天知票印
見一一都在可果然半截小指兒大麼他的真名字
又果然刻在上頭豈有要圖謀假驛丞做又僞造印

信把名字兒都不隱藏又用到大戶家裡黃天知你
這樣票兒敢在别鋪子上也用他支東西麽小生是
阿爺旦這箇一法說不通分明是小哇子捏塑着泥
冠帶假做箇什麽丞相兒麽將軍兒麽大家耍的勾
當把來當了眞就是不喫飯的人可也不信呵可憐
可憐可惜那毛屠夏葛與那昌多心都死了造化了
他阜隸把黃天知與烏氏的肘都替我打了把那毛
屠的老婆撥着阜帶中淨扮姜松上見介旦姜松上
來旦指丑云你認認看這是誰中淨這是小的家的
小廝叫做姜邦爺不消說了小的該死了旦阜隸把
姜松採下去打一百姜邦打五十打介旦就釘了肘
發監收監介旦黃天知烏氏還討箇保候奏請纔好
發落眞可肖情輕就好放了向吏云做三角文書明
日回話周爺你這三箇人聽我說
紅衲襖黃天知那據花房的蜜蜂兒也號做王排假
陣的靈龜兒也呼做將咳這是假的呵豈有三分來
大的店票花紋樣好扭做九品來眞的衙門銅印章
况他眞名氏又不隱藏扮一箇大蝦蟆㕘着小科蚪
兒當古來也有這樣的事若不是道勒封眞也不過
是剪桐葉為圭戲一場
前腔那烏氏雖是你新様粧引惹出老姜也是那古
時月累及你孽障如今人可討愛烏因屋休承望惟
夫火殃魚你自當烏氏你虧了這姜邦若沒姜家這
一小邦就是我黃爺阿也難主張咳我看世情又殺
一似敲枰也誰肯向輸棋救一將
前腔那眞可肖你雖是打鼓的千門信口腔倒是箇
把柁的三老遜憐長你隨他大海掀風浪只拿定小
船兒一葉去當這彀做公的呵他來圖奈你人火性
你可大門兒也不去上你果若是從前有一點歹行
虧心也巴不得罪一座冰山又肯捨太行小生貼末
同叩頭唱
前腔爺你是箇魁青天又挂着月一堂精渾水巧辨
出魚三樣說什麽枯木花重開在鐵樹上端的是返
魂香早超生向地藏王這陰德把什麽量俺小的這
三箇螻蟻呵要報德把什麽償最難的是大海般世
界狂瀾也誰似爺抵柱中流把瀾頹當旦阜隸該保

的保了該放的放了三人同叩頭謝介大呼云願他
萬代公侯百年長壽五男二女七子團圓外叩頭云
吏典也從不曾見爺這樣的神明
生共笑參軍東帶帖　炎天大叫簿書狂
當時若只供香案　好坐看峨眉六月霜同下

第四齣

傳言玉女外扮周丞相上要選乘龍虎榜偶然得朱
若侍裏王定寨賦高唐夢秦樓弄玉誰好伴他騎鳳
端詳惟有這箇門生共老夫失偶多年素有向平五
岳之想所以誓不再娶止因前荆生有一男喚名鳳
羽一女喚名鳳雛至今未曾婚嫁正在繫心向年偶
知貢舉取了那黃粱報為榜首如今見做司戶參
軍他才學既是出群吏事又十分這等精敏他日必
是遠到之器可恰好又不曾定妻我這女孩兒鳳雛
年方二十小他三歲且喜他倒也伶俐端方古人重
擇婿若果擇婿不與黃郎却與誰人我前日發下三
椿疑難的事一試他訪得他都問過了今日必然來
回我的話我可又要把文藝中事而試他代筆可否

把這女壻當面就選定了淨將牌介如今巳是辰牌
了他怎麼還不來叫辦事官末扮辦事官上外云書
房裡取黃參軍前日申文要拿那起做公的說干碍
禁衛衙門須得我進過本若寫稿成了趂閑拿來我
看末應下取上呈外看介旦同淨上
前腔日側休衙正好松間吟弄一紙紅帖又傳遞揆
門縫今日馬頭向相府沙堤擁連忙同話前朝的機
送下官前日蒙相府發下三樁事來都巳問明了承
免得回話黃科道文書有些機密的說話在裡頭你
自拿去隨我進來見兩跪一揖遞文書介前日蒙老
師發下黃天知等三起事門生都問明了呈遞文書
回覆外都問明了好耶牧上來起來阜隸閉了門參
軍到後堂坐坐且又兩跪一揖坐介外看文書云這
三起事都問得絕妙理完摘伏麼可也如神老夫前
日也有些疑所以上緊審審就打了他的板可怎麼
得如賢友這般精細綁那婦人何等的奇把强盜呢
毛腐的妻子可乘此就捜了他的票見何等的巧那
眞可肯蹤影兒也都沒處尋了那可就在他自巳身

上奏出一箇不搭伴的真清何等的這般敏捷張釋
之治獄天下無寃民後來于定國民也自謂不寃非
子而誰起揖介老夫可敬伏敬伏就煩賢友的開
懸覆本發落就是了旦豈敢老師引進免責而已外
昨日賢友申文要拿做公的與那䝴不實也煩賢友
寫本了叫責老爺那人進來脫了圓領衙內去取箇
攢繇俺們坐一坐參軍老夫特愛下可還有幾件事
兒要勞賢友二勞旦不敢謹領命外我前面造了文
翁與諸葛武侯的祠堂大門外的扁取做蜀天雙柱
又須一對門聯那楊雄王褒司馬相如譙周康子昂
李白杜甫杜便是流寓的人物了這七才子也共一
箇祠堂扁便就取做七才子祠也着得一對門聯前
面去动卓文君琴臺少一箇詩扁又有一箇遠債我
先世鄉中近日立木蘭的祠諸友可又來討上梁文
起揖介這幾件可都要借光於賢友手下取筆墨過
來旦老師尊命不敢不領只是當面這等妄誕便可
真是班門弄斧了容門生領去做了呈稿請教外你
是倚馬之才正要當面一揮不要謙手下研墨先寫

天字起小厮拿大杯來酌三杯助興旦寫蜀天雙柱
介外細看介
梁州序石銘瘞鶴銀鉤作𦱤這兩種較量起來呵畢
竟楷書難大子雲一字專亭取桂蕭齋誰似你銅深
款識鐵屈珊瑚幾撇斜披薤旦寫七才子祠介外看
介指尖尤有力壓磨崖絕稱泥金滲綠牌旦寫龍章誕
成頭白門生焉敢學王郎惟題轉閣還要了相公債
外多勞旦望老師點化外再要怎麽妙小厮再進三
杯斟我的陪清勞做二祠的門聯旦做介寫介外看
念介文德武功照映錦江玉壘鼎分刀布低回碧雞
黃鵰又念七才子聯介作者七人星聚文中龍虎万
然千古雲橫天半峨嵋外又好真可與七才子爭雄
前腔二賢遺愛七雄流派功德文章絕代許多豪傑
憑將四句題該越顯得梁間燕雀碑底龜螭都拱護
神靈在四楹金彩上定有瑞芝開叫小厮數一數這
兩聯多少字丑應云四十箇字外生奪取四十顆明
珠做挂壁釵旦這月露形風雲態門生這樣的歪對
句不過是小孩童圖夜散書堂快老師今日呵金[illegible]

老借乞兒債（外）小厮再滿斟三杯送黃爺好等他發
興做詩就絕句也罷（旦）做卓文君琴臺詩介（外）念介集
韞芳心不自持求凰舊事冷多時琴臺一夜山花血
月上峨嵋叫子規（外）拍手大叫云妙不可當賢弟你
洗是達看真珠船一般顆顆都是寶（外）
前腔琥珀濃未了三杯真珠船又來一載叢深桐送
御出墓田黃葉看音調這般凄楚哪真箇是淸晰杜
宇寒食棠梨愁殺他春山黛一堆紅粉塊得你這一
首詩哪恨不葬琴臺說什麼采石江邊弔古才（旦）老
詞宗今門生代况文君自合吟頭白因此上難下筆
險做了賴詩債這遭該上梁文了（外）這四六一法是
你的長技（旦）寫介（外）看念介伏以貌然閨秀描眉月
鏡之嬌笑爾戎裝挂甲天山之險替父心堅似鐵秉
虎豹姿羞兒女態從軍膽大如天與莫芙蓉歷十二
年移孝爲忠出淸于濁雙兎傍地難迷離撲朔之分
八駿驚人在牝牡驪黃之外英靈振古宜廟宜新黃
金鑄雪骨冰肌紫氣駕雲鬟霧鬢芳蒐紅幟定依娘
子之軍碧水黃陂何忝夫人之廟棟梁伊始香火長

存（外）看畢云九妙九妙
前腔他從軍難本是裙釵你上梁文細揣英雄比
娥孝女多一段刼營攻寨看他年朱欄字落黃絹碑
陰定賞殺中郎蔡（外）督粧這樣大門面只好了老夫
（旦）豈不壞了老師名頭（外）紅羅新挂處誰不道豫章
材正好架百尺高樓趁五鳳雲（旦）門生可眞醉矣灑
無奈又騎着匹瘦馬向天街驀何日了木蘭債（外）怎
麼說這箇話（旦）門生醉了纔乘上梁文少大筒兒那
得可不就是少木蘭債一般（外）上梁文一字千金那
見郎債不干你事也罷（旦）轉身驚介云險些兒做出來
對（外）云門生果是大醉了敢斗膽告辭（外）你怎麼說
這樣敗興的話老夫也若不俗那你敢是小看老夫
麼有潤筆之資像如今人討白詩文的麼我有也我
已有分付取四疋葡萄錦四疋燈籠錦四枚玉管薛
濤箋便沒多了只有五十又收拾一大盒子青城山
的雪蛆好備你酒渴詩枯之用也再不要你做詩了
只管放心喫酒（旦）老師這般說門生便醉死也不敢
告辭了（外）若說醉了便我那小書房兒裡有一些些

大的箇花園兒我和你去散一散小廝叫廝下把那
俗品不要來了只討些芦菜兒來好下酒旦到書房
看花稱好介內作琴聲旦作聽介云老師那裡有人
彈琴外哦這就是我的小女叫做鳳雛他從小則有
些小聰明讀得幾行書也彈得幾曲琴又下得幾着
棋子他不曉得俺們在這裡叫介小廝傳進去說有
客在這書房裡賢友我那鳳雛可又因刺繡什麼花
樣也漸漸的學畫得幾筆水墨花草翎毛旦這等說
將起來明日就是箇曹大家與謝道蘊耶外羞死人
止是耶我聞得這三件是賢友的長技旦只是箇要
子其實不高外小廝你傳進去叫取小姐的琴出來
就把他的畫兒也拿一張出來與黃爺瞧一瞧丑取
上送旦介旦看介云甚妙耶真是寫意全及一點那
閨閣之氣外拿紙來央送黃爺畫一角兒好拿與小
姐做樣子旦這箇又是班門弄斧了外小廝斟一大
杯跪着若黃爺不畫便你不要起來旦快起來門生
就畫旦畫外看云果是高名不虛傳送進去小姐看
拿琴過來一法了了我的夙願小廝拿酒過來照前

跪倒旦不必門生就彈做彈琴介外這調也像似鳳
求凰旦正是老師知道耶外說什麼司馬相如可惜
我衙裡沒一箇卓文君旦作驚悔介云門生果是醉
了或者打賭賽也還勉强得幾杯老師可容門生對
這麼一局可數着子兒奉老師的酒何如外好大話
你就算定自家不輸了旦門生醉中失言可有罪了
該罰外也罷拿棋來可也只下一角兒兩人不過四
十着盡快些着介外輸介旦老師該飲五杯門生代
酒杯外恠物恠物件件的高得突兀
節節高分明是楚陽臺九層階一層高矣一層賽琴
天籟畫活苔棋吾敗這師生名分憑君賴莽來我合
在門墻外丑老師怎麼這般戲謔外你雲龍兩物一
身兼孟郊怎受得昌黎拜旦又辭云旦倒了外斟酒
過來送黃爺
前腔你休辭日影歪再三推左右歸衙也了不得文
書債煮岡芹蒸魚腦腮鋪黃稗那葡萄疋錦只好做
囊詩袋萬分酬不盡珠璣數旦老師於門生這般擡
價呵譬如錦川片石有何前一時間僥倖得南宮拜

門生這番眞告辭了〔外〕臨我也不淹留你了
〔尾聲〕你遇着薄書閑花月再興高時打着馬兒來我
又試取烏兒黃魚予這蘹琥珀醑〔旦謝別出介〕〔外〕叫
官兒來把纔說的潤筆些些東西送到黃爺衙裡去
〔末俸物介〕〔外低聲分付云〕我在書房裡等回話你就
打掤進去〔末應介〕〔外虛下〕〔末送旦至門外稟介〕〔辦事
官稟上〕參府老爺曉得俺丞相今日的酒麼〔旦〕這也
不爲是曾待我詩文的意思有什麼曉不得〔末〕不是
俺丞相爺有一箇小姐鳳雛未曾許配爺可仰慕參
府是一箇文學的魁星風流的佳壻極欲仰攀命辦
事官宛轉傳達他說在書房裡等着回話望乞就
賜尊裁〔旦〕大笑云可怎麼了可怎麼了也罷旣然說
我老師等着回話便我不免就這官廳裡寫幾句回
話麼勞老辦替俺轉達〔末〕是謹領〔旦作下馬入廳寫
介末喚淨云〕黃大官你把這些潤筆的東西一件件
收下我可就要進去回話哩〔淨接介旦封詩付末介
云〕有勞耶〔末〕不敢〔旦〕我祭服一向俯遮掩呵似折戟
沉沙鐵半銷老師呵你可該自將磨洗認前朝我呵

天元不肯許我做男子這就是東風不與周郎便小
姑孤負了你且銅雀春深鎖二喬〔旦淨同下末打掤
介〕〔外〕他怎麼說了〔末遞書云〕蒙爺分付辦事官這件
事就依着爺的說話宛轉傳達與黃參軍黃參軍可
就在門外官廳裡寫了這回話叫辦事官稟上爺〔外
拆書讀介云〕一辭拾翠錦江湄貧守蓬茅但賦詩自
着藍衫爲郡掾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
秉志鏗然白璧姿相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做男
兒〔外大驚云〕呀元來他是箇女身天下有這等奇事
這一樁姻緣就是湖陽公主一般事不諧矣也罷我
鳳羽孩兒見應試科明日該挂榜了若是鳳羽得僥
倖呵我就强他做箇媳婦管取他推不得我且暫打
掤一覺聽早晨傳臚的消息〔同末俱下〕

第五齣

〔旦上云〕我昨日不想有這樁事遮又遮不得只得向
東君漏洩了那一段梅香則纔那周大哥又報狀元
及第我今日既該謝酒又該去拜賀可把什麼嘴臉
去見這老師呵手下備馬我要到周爺那裡去〔作上

介

李叫鷓鴣這馬兒忙我心兒懈只因把梅花忒漏得
消息大早作高唱介旦早隸恐驚林外野人家你馬
前唱道的休得要高聲賣皂到了旦下馬入官廳候
介外上且喜孩兒鳳羽果報了狀元黃郎這箇媳婦
不怕不是他的
前腔這報的忙我笑的懈重重喜事來得太孩兒與
那崇嘏呵似兩顆珠一樣泣鮫人撒千金南市裡都
撞着回回賣叫辦事官你與我快請黃參軍來末黃
參軍來謝酒又爲作賀在衙門外伺候多時了外怎
麼不早說快請進來末出請旦進介外望見旦便說
云好耶你昨日上梁文說欠木蘭債我也疑這話元
來你就是木蘭我如今要奏過朝廷問你箇欺君的
罪旦纔跪云望老師包容始終天地之德外哄你起
來作揖參軍如今可另有一箇題目要你做你可推
不得旦豈敢外老夫因愛你文學麼與那爲人故此
開了這一場口你如今既做不得女壻可做得我的
媳婦麼況鳳羽僥倖是男狀元你是女狀元你是他

前光輩他是你的後輩這箇也粗粗對得過了只要
包彈除非說我欽生相無能父子鬪文學又不濟消
受你叫一聲公公丈夫不起這便也由你了旦又跪
云老師這般說叫門生措身也無地了只是門生這
一樁欺妄如今在老師面前站一時也羞不過若是
做了媳婦終身要奉侍公公這羞可怎麼羞得了
外你且說那木蘭那等事是英雄們幾幹的可是禁
不是處你怎麼這沒顛倒見了我如今就要上箇本
許一箇人替你那參軍天下都要聞知哩何況我公
公一人叫寫本的上小生扮寫本生上外你就寫一箇
本稿把這黃參軍的緣故連我要娶他爲大爺的媳
婦這一段話也帶在上頭料聖上必允你送與李先
生看過謄清就奏上罷我不閑也不消拿來看了旦
作羞態又跪云說不得了門生謹領老師的尊命了
外這般說你與我那女兒是姑嫂了耶叫丫頭介梧
葉兒快叫小姐取過新禮服冠髻來與嫂嫂插帶收
拾待大爺回來就好成親旦又跪云老師忒倉猝了
些另擇一箇日子罷外今日挂榜日子再要怎麼趁

今日定了這樁事省得你回去又番悔貼帶了髮搴上
粧物上相見介旦換粧介衆吹打迎生上生
前腔看掛名的忙落名的懶馬嘶金勒驕何太我杏
園折得狀元紅這杏花一任他十字街頭賣生見外
貼旦背立介生問云那是誰外你一向在塲前別館
中這件事我不好差人來報你這箇就是你的通家
兄弟黃參軍他元來是箇女身我纔是昨日要把你
妹子招他爲壻他極了纔說出來生驚云天下有這
等奇事如今又改了粧怎麼外因他做不成女壻麼

六八

我就改箇題目要配與你做箇媳婦他也推不得了
我就叫你的妹子幫他改了粧專待你來成親古人
說金榜題名洞房花燭今日卻不是天然的妙合女
兒你就請嫂嫂過來拜親不要害羞生爹爹忒倉猝
了些改日罷外元來你兩箇一對兒都是這樣假乖
俟拜叫賓相贊禮中淨扮賓相上贊禮介云女狀元
那男狀元天教相府配雙鴛試看比翼青霄上一樣
文章錦繡翻生旦交拜介中淨贊云雲母屛風燭影
深長河漸落曉星沉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

夜心生旦貼交拜介贊云荷葉羅裙一色裁芙蓉向
臉兩邊開亂入池中看不見聞歌始覺有人來外
畫眉序我當日總文裁孩兒與黃郎呵不過是座主
通家鴈行輩今日呵喜鰲頭交占與鳳侶同諧誰承
望桃李門墻翻奉侍舅姑耆艾衆合狀元罕有雌雄
配天教付女貌郎才生
前腔恭幕與吾儕當初呵本兄弟通家兩稱謂誰知
道假龍公尾銳隱蚌母珠胎今才識下月嫦娥還誤
認上科前輩生旦合狀元何處表雌雄配只爭箇紗

六九

帽金釵旦
前腔非是我撒嬌乖只爲寒居忒荒索期宮袍奪錦
免門逕關柴愧相公招跨鳳仙才惹蕭史做乘龍佳
客生旦合狀元你我既雌雄配雙雙咏柳絮花魁貼
前腔俟壻稱爹懷誰料參軍亦吾輩總先生設席奈
弟子弓鞋改新郎做嫂入廚房遣小姑爲婆嘗羹菜
旦衆合唱狀元險誤我你做雌雄配不笑殺了蝶使
蜂媒中淨扮內相捧旨并諸賜物上俺奉蜀王爺的
旨宣賜那女狀元和周丞相的乃郎新狀元成親俺

打着馬兒行來這就是丞相的宅子了不免進去宣旨報介排香案介中入衆跪宣旨介皇帝詔曰朕道覽卿奏此事特奇及問婚期乃卽今夕朕轉聞兩宮亦並驚喜茲會旨合賜濯錦江水所染鴛鴦段二十疋真珠十升鳳凰一毋將九雛紫玉簪一條八寶粧金釵二股南粤翡翠千翎助卿嘉舉崇儆原職便勅銓除以卿子鳳羽代之儆可朕嘉悅其奇且念伊三載奏最可封夫人秩三品追比古懷清事例加號奇清君歲給精粟百石懿哉嘏可文學優長吏事精敏

久淹蓮幕巳及瓜期遐駿九方貴略馬千兆牡守貞千載誰知鳥之雌雄天上佳期人間好事狀元雙占爾既自致二難忝郡交除朕特成其四美中歌旨向外云爺纔分付叫俺傳語丞相兩狀元代爲兩爺軍這是四美又宣介故茲詔諭宜悉朕心謝恩謝介衆見中中略謔且告辭外留中中云爺叫看成了親等着何話怎麽好稽留外這等便明日備小設薄禮謝等罷中那裡要謝只要問你家的兩狀元討首賦詩兒罷了笑介中下丑與淨取笑諢介丑

滴溜子難道女兒假粧男出外況二十年來又妙齡正當少艾竟保得沒些兒破敗貴大官你緊跟隨怎地瞞必知大槩我試問那海棠可依然紅在淨喝介走放屁

鮑老催你梅香儘賴把嫦娥做自巳般看待他可象你這般麽廚房中雜件瓜和菜梅香姐丑我不叫做梅香叫做梧葉兒淨梧葉妞你看我這老漢你就說真是一箇漢子麽淨扯開胷膛露妳子與丑看介我扳開領扯妳頭和伊賽邪小姐呵我從前乳哺三年

大休說道在家止許我陪他就路途中誰許箇男兒帶外那兩箇這般舞手舞脚的在那壁廂說些什麽丑稟老爺緣來這箇黃大官也是箇媽媽纔梧葉果因見他妳頭大細問他他纔說出來外又添出一件古怪了你把他的話對我說看丑

滴滴金梧葉兒呵摸着他老蚌殼雙珠碍大得來果珍李上加脝柰他胷膛不彀挂兩隻嬭丁當欒皮袋他說那小姐呵別無盛价在家出路都是他包代他是一箇鴛鴦樣占盡了奴儕外媳婦你過來再仔細

栽蒔蜀人呼鄧然也

沾平聲 漈音濾 屛音拋 瀹音鬻

徐文長集三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徐渭撰渭有筆元要旨已著錄陶望齡作渭小傳載渭嘗自言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今其書雖流傳者逸氣縱橫片楮尺縑人以爲寶其詩欲出入李白李賀之間而才高識僻流爲魔趣選言失雅纖佻居多譬之急管么絃淒淸幽渺足以感蕩心靈而揆以中聲終爲別調觀袁宏道之激賞知其臭味所近矣其文則源出蘇軾頗勝其詩故唐順之茅坤諸人皆相推挹中多代胡宗憲之作進白鹿前後二表尤世所豔稱其代宗憲謝嚴嵩啟云凡人有疾痛擾痾必求免於天地父母然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起於顚擠父母欲保全之而未必如斯委曲伏惟兼德無可並名名且不能報何爲討云云雖身居幕府指蹤惟人然使申謝朝廷更作何語錄之於集豈止白圭之玷乎蓋渭本俊才又受業於季本傳姚江縱恣之派案渭師季本見明史文苑傳不幸而學問未充聲名太早一爲權貴所知遂俊然不復檢束及乎時移事易侘傺窮愁自知決

不見用於時益憤激無聊放言高論不復問古人法度爲何物故其詩遂爲公安一派之先鞭而其文亦爲金人瑞等濫觴之始蘇軾曰非才之難處才之難諒矣渭所著有文長集闕篇櫻桃館集三種鍾瑞先合刻之以成此集又有商氏所刻題曰徐文長三集者亦即此本前有陶望齡袁宏道所作二傳宏道以爲一掃近代蕪穢之習其言太過望齡以爲文長負才性倨不能謹防節目跡其初終蓋有處士之氣其詩與文亦然雖未免瑕纇成其爲文長而已是則平心之論也

徐文長逸稿二十四卷附自著畸譜一卷

〔明〕徐渭撰

蘇州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啓三年張維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徐文長逸藁二十四卷》提要

知其自別有得難以世諦例也其註參同契逗露意指而終不談若此中有潑入焉不然槌囊錐耳寧不歿而十年絶粒且偉碩如常哉聞歿之日四大作黃金色故足怪也嘗私語余吾圜中大好今出而散宕之迺公悞我此可窺其微矣先文恭歿後余兄弟相葬地歸闍者言有白衣人徑入撫棺大慟道惟公知我不告姓名而去余兄弟追而及之則文長也涕泗尚橫披襟袖間余兄弟哭而拜諸塗第小

埀手撫之竟不出一語遂行捷戸十年裁此一出嗚呼此豈世俗交所有哉余髫時頗爲所喜嘗入視圜中見囊盛所著槭懸壁戲曰豈先生無弦琴耶文長笑此子齒牙何利其闕篇成自序用怯里赤馬余偶語人徐先生邪得誤怯里馬赤作怯里赤馬耶其人往告文長曰幾爲後生窺破余山園盛有斑竹偶月夕來飲林下欲截一䇞者爲筒貯筆以絲圖之摸索未定戲語座中人猻王以小猻供啖羣百

什跪而聽所擇王手揣肥者以石置頂爲識已偏揣之欲得最者而小猻潛移石遞置癯者之頂猻王終日揣不得食今若曹母爲小猻余戲應誰敢逆顏行猻王者文長撫掌是寧馨者黠如黃鷂子嘗欲以千秋之業進余而余逡廵謝不敏今東塗西抹三十年竟成何事胡不以此易彼哉余負文長矣文長性不喜對禮法士所與狎者多詩侶酒人亦復磊落可喜者人與譚輙稱佳有栟生九喜評駁古人

嘗恨孔明不善兵歷數可破魏擒
操處皆失著至欲背裂及去而送
之扉半闔睨而曰不道短枒九辦
殺曹瞞聞者絕倒其訴諧謔浪大
類坡公如此余孫維城蒐其佚書
十數種剌之而欲余一言弁其端

爲文長蒐佚書故亦蒐佚事與之
使知其人果不盡於其文耳若以
文則當吾世一中郎知者足矣何
必從千載後問楊子雲也
癸亥秋砎園居士張汝霖書於湖
西公署之大樹軒

青藤山人小像

徐文長自著畸譜

渭生觀橋大乘菴東、時正德十六年、年爲辛巳、二月、月爲辛卯、四日、日爲丁亥、時爲甲辰、是年五月望、

渭生百日矣、先考卒。

二歲

三歲

四歲十三、嫂楊死、能迎送弔客、

五歲

六歲入小學、書一授數百字、不再目、立誦師所

七歲

八歲稍解經義、師陸先生名如岡、字文望、教爲時文、塾中群弟子試朔望、渭文滿二三艸而後入早飯、師奇之、批文云、昔人稱十歲善屬文、子方八歲、校之不尤難乎、噫、是先人之慶也、是徐門之光也、所謂謝家之寶樹者、非子也耶、府諸學官三先生陶曾蔚聞之、令兄潞引見、潞渭兄也、時爲府學生、各有贈、

九歲

十歲、考朱匹時、分于僮奴婦、及其兒子、共四人、夜並逃、知山陰者爲鳳陽劉公昺、十四兄潞引我往告奴、劉一見、謬賞其姿、曰、童年幾何、今學做些什麼、潞曰、亦能舉業文字兩年矣、劉更奇之、命題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公理告書不二十紙、文不艸而竟、公讀至天不言而星之共之、非天諄諄然以命之共也、云云、對股星亦不言而衆星共之、非衆星諄諄然以約之共也、云云、大賞之、取佳札免管、令送童子歸、且問渭童子何師、曰姓王、名政、教女作文、教讀何書、曰讀程文、公取卷餘紙、批曰、小子能

識文義、且能措詞、可喜可喜、爲其師者、當善教之、務在多讀古書、期於大成、勿徒爛記程文而已、

苗宜人、渭嫡也、教愛渭、世所未有也、渭百其身莫報也、然是年似奪生我者、乃記憶耳、不知是是年否、

十一歲

十二歲似十三、兄淮歸自四川、繼娶奚氏、

十三歲似十四、兄潞往貴州、

十四歲苗宜人卒、病漸劇時、渭私磕頭不知血、請以

身代請闔路卜人語以讖語惡不食三日嫂憐渭好語之稍粥宜人竟不起是年兄淮歸自燕宜人訃遲妨兄潞丁酉貴州之科

十五歲

十六歲

十七歲

十八歲

十九歲

二十歲庚子渭進山陰學諸生得應鄉科歸聘潘女秋八月潞卒於貴州冬婦翁得主陽江縣簿攜予偕

二十一歲寓陽江夏六月婚得潞兄訃秋兄淮至陽江余隨之歸寓廣甫久冬始抵玉山歲除矣改春大雪往嶽廟看綠蕚楳詩二首刺文略

二十二歲夏復往陽江冬復歸

二十三歲科癸卯北始一遷居俞家舍冬婦翁以代覲歸自陽江不過家予仍贅其家塔子橋

二十四歲婦翁自覲得罷歸買東雙橋姚百戶屋

二十五歲三月八日之巳枚兒生是年兄淮卒冬有毛氏遷屋之變貲悉空

二十六歲科丙午北婦潘死十月八日寅也喪畢赴太倉州失遇而返

二十七歲丁未

二十八歲自潘遷寓一枝堂師季長沙公諱本

二十九歲己酉科北始幸迎母以養買杭女胡奉之劣

三十歲責胡胡氏訟幾困而抑之

三十一歲寓杭瑪瑙寺湖州人潘某之借讀所伴其讀飯我兩月後余稍負之悔

三十二歲應壬子科時督浙學者薛公諱應旂閱余卷偶第一得廩科後北初夏赴歸安潘友招圖繼我耦後先以三女余三忤之上文云悔悔是也是時移居目連巷與丁子範模同門

三十三歲

三十四歲

三十五歲乙卯阮公諱鶚視學以第二應科復北

三十六歲

三十七歲季冬赴胡幕作四六啓京貴人作罷便辭歸

三十八歲孟春之三日幕再招時獲白鹿二先冬得牝是夏得牡令艸兩表以獻科戊午復北冬遷住塔子橋

三十九歲徙師子街夏入贅杭之王劣甚始被詒而誤秋絕之至今恨不已

四十歲聘張

四十一歲取張應辛酉科復北自此祟漸赫赫予奔應不暇與科長別矣

四十二歲隨幕之崇安再入武夷至衢入爛柯山冬枳生爲壬戌十一月四日酉末幾幕被逮

四十三歲移居酬字堂冬赴李氏招入京

四十四歲仲春辭李氏歸秋李聲怖我復入盡歸其聘不內以苦之蓋聘之銀爲兩滿六十出李之門人杭查氏予始聞怖持以內查查不內故持以此歸李李復不內故曰苦之是歲甲子當科而以是故奪後竟廢考上文曰長別者是也

四十五歲病易丁剚其耳冬稍瘳

四十六歲易復殺張下獄隆慶元年丁卯

四十七歲獄

四十八歲獄生母卒出襄事

四十九歲獄

五十歲獄

五十一歲獄

五十二歲獄萬曆元年癸酉

五十三歲除釋某歸飲于吳明日元旦拜張座

五十四歲張父死仲冬念二日入五洩

五十五歲得兆信云准釋秋往游天目寓杭爲何老作春祠碑遂走南京縱觀諸名勝

五十六歲孟夏赴宣撫吳幕招是年爲丙子

五十七歲春歸自宣府寓北京病仲秋始歸越枚劫客囊至召外寇

五十八歲春某者起孟夏提至嶺帀幕至嵗祟見歸復病易

五十九歲稍瘳，李子遂諱秋有至自建陽，恍而起。秋勞
韓吳二賢，改葬先考妣兩室人，而未及兩兒婦。至
今以爲缺事。
六十歲赴某招，至京。是年爲庚辰。
六十一歲是年爲辛巳，予剛一甲子矣。諸祟兆復紛，
復病易，不穀食。
六十二歲枚至自家，歸，仍居目連巷金氏典舍。冬，枚
決析居，予與枳徙范氏舍，枚附其妻葉家。
六十三歲

六十四歲
六十五歲
六十六歲季春枳贅王。冬，枳徙我自范并寓王。
六十七歲
六十八歲枳往邊投李帥。仲春，枚徙我居後衙池王
家。孟夏，我仍歸王。
六十九歲冬十一月枳復之李帥。
七十歲
七十一歲介家並居王
七十二歲亦居王
七十三歲居王

紀師

余所師者凡十五位
六歲時管士顏先生
陳孔和先生
上虞朱先生 短處亡其名字
趙邦肅先生
陸文望先生 經師

余貴張先生 短處
馬艸崖先生 短處
馬白峯先生 三四月
晚菴謝先生 字天和
金天寵先生 短處
鄭時美先生
張松溪先生 短處
汪青湖先生 乃蕭靜菴先生特介之令某從習舉業不專
季彭山先生終其身而不習舉業

朱張二馬金皆短侍而尤短者朱也居上虞後不及一面矣張不過數日罷去住遠村後亦不及一面

汪先生命題作文持往數次閲而已廿七八歲始師事季先生稍覺有進前此過空二十年悔無及矣

師類

王先生畿正德已卯十四年舉人不赴會試至嘉靖丙戌五年會試中進士不廷試至嘉靖十一年壬辰始廷試

蕭先生鳴鳳弘治十七年甲子解元正德九年甲戌進士嘉靖八年己丑鄭守漳故歸自東府余始見之

季先生諱本弘治十七年甲子春秋魁正德十二年丁丑進士嘉靖廿六年丁未渭始師事先生

錢翁楩解嘉靖四年乙酉、五年丙戌戍進士、與之處似嘉靖癸卯余年二十三四間

武進唐公順之鄉戊子會己丑號荊川

紀恩

嫡母苗

張氏父子 太僕殿撰

績溪胡司馬 少保

紀知

蕭公鳴鳳

季先生本

錢翁楩

何公鰲

興縣唐先生順之

鳳陽劉公知山陰者昺

建陽李子遂有秋

朱子號卦州孔暘

王先生愼中弟某中

陳山人海樵寉

蕭友女臣棡

凋丈允大沛

柳丈彬仲文

吳丈文明鳳暘

沈文純甫錄

汪先生應軫

何公鰲先舅某與季師過杭何請參議歸住西興驛

夜飲師出代白濬書讀之曰西漢文字也好如蕭

子雝

唐先生順之之稱不容口無問時古無不嘖嘖甚至

有不可舉以自鳴者

沈光祿鍊謂毛海潮曰自某某以後若干年矣不見

有此人關起城門只有這一個

汪先生軫簡婿不果至從臾馮天成

初學於管先生字士顏即讀唐詩雞鳴紫陌曙光寒

王盧山先生名政字本仁十四歲從之兩三年先生

善琴便學琴止教一曲顏回便自會打譜一月得

廿二曲即自譜前赤壁賦一曲然十二三時學琴

於陳良器鄉老

十五六時學劍於彭如醉名應時者俱不成

八歲學時文於陸文望先生

徐文長自著畸譜終

徐文長逸稿目錄

卷之三

五言律詩

哭王丈道中二首
聞朱次公訃
柳兒九迨以師禮
雪庵代王子與海上一才生張書弁詩一首
上虞復西溪湖
黄君書舍在委羽山洞索賦
劉老之楚
王某部母夫人詩
鄭某部母夫人詩

王某部母夫人詩
贈錢竹坡
贈松庵公
鍾公子以詩贈次答之
南海歐工部養子某能詩近有人持泉州尤
山人侍者詩來相示不減歐能也兼善簫
姓范氏名鹿
送史靖江
閔封君壽詩

楊會稽公去思
給事中某吳入歸壽其父
蝌二首
王大夫挽詩
送柳九畯與董伯大北行
青田湖客遺巨魚獨酌
鈕大夫園林二首
蠟屐
聞人賞給舍園白牡丹擬作

客燕者累月一遇張孺穀于市遽別
園中春雪
雪墜庄如絲者或如錢者皆景絕奇因專詠
凡上篇
李子遂攜已所繪圖歸陶翰撰索詠
丁卯七夕謝與化公孫海門偕浩上人胡子
文倘余以繫衍牛字
答贈王山人濟川
郁趙上

答贈徐君
葉泉州公挽章
送諸翰君北上
對陽篇
與友人載裝餉往游西山忽與僕夫相失遇
雨士人止宿功德寺
吊陸靜山
望湖亭
碧雲寺流觴

至夜宿香山寺
流憩亭
蜃樓圖
金山寺
與楊子完夜話京邸
送沈君之清江縣史
李有倫入燕
送都宜與君北上
胡子德偕有倫往

孫君訪余于縈
茗山篇
歐沙篇
送曹國博
送錢丞之沛邑
賦得竹深留客處
送別
送葉君會試
壽蒲谷方伯

元旦集丁戶部館得存字
與諸君集明月庵在妓坊之南隔一垣得春
字
過沁州感嘆
丁戶部母夫人目疾得良箴復視
青白眼
卷之四
七言律詩
千葉碧桃花

卷之五
五言排律

卷之六

卷之七

卷之十五

壽文

卷之十六

跋

辯

說

卷之十七

贊

卷之二十一

尺牘

卷之二十二
行狀

墓表

墓誌銘

傳

卷之二十三
祭文

徐文長逸稿目錄終

補遺目錄

徐文長逸稿卷之一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評選

王思任季重父 張維城宗子父 較輯

五言古詩

寄吳宣鎮

髯公本儒者而有燕頷姿一朝秉元戎虜馬不敢嘶
赫赫百年內畢壽不數枚大易稱神武豈在多傷夷
明主見萬里何況數驛馳白壁本不瑕青蠅亦何
為昨聞勑尚方作貂綴冠裩插羽高尺五庸以華動

題願君秉忠諒以答鼓鼙思

送諸公子北試 父殿元官侍郎

不戀下邑芹聳身務皇學鏘然赴北征翩翩出西郭
棘叢條漸辭梅邊手堪握無書報南宮深恐浼經幄

槎海篇 門人吳系别字鹿庭善述河東業贍以是號

當時有男子乘刳海上秋舟辭篙者楫水非人間流
一瞬陟九萬顧見耕者牛彼美機上婦跡深乃其逑
不量何者緣乃爲天上游只今千世下一男子共儔
斷槎以刳剡一壺千金收海路儼猶昨高蒼垂玄溝

但恐子不往一往到上頭

孤山玩月次黎戶部韻

湖水澹秋空練色澄初淨倚棹激中流幽然適吾性
舉酒忽見月光與波相映西子拂澹粧遙嵐掛孤鏡
座客本玉姿照曜几筵瑩憂時吐高懷四座盡傾聽
却言處士疎徒抱梅花詠如以徑寸魚蹄涔卽成泳
論久興彌洽返棹堤逾迴自顧縱清談何嫌麈塵柄

挽某君

孛故今何往非星卽霽漢薤上露不長竹問名豈短

我欲號憁悼其如犴扉獄門管靈車卽脩途送者持涕
返陽春荏以傾花久栴實彈巳邁河豚候歸歆蕁菜
飯

雪二首 在繫

夜雪一何花曉樹千條綴定有瀟然人獨臥紛如內
園瓦白壓予鼠穴綿與毛

其二

屋腐隙西椽客雪夜如織朝窺牀簟頭白摻高一尺
側身不敢搖寒籠戢僵翼伴侶同苦辛何從乞漿食

古意 定遠徐庚

淚竹小簾扉孀嬌卓氏聞犢鼻總相許鸞雲無定飛
好妝縫客綠去衲出家衣不見鴛鴦底荷花拔錦泥

其二

誰捉曹綱手攀葵指爪中自言雖酒婦願共死臨邛
充閒墻臥蠨溝水葉徒紅畫出相如老香墳偃一松

寄京中友人

寒風夜中起游子朝作客河流一尺氷屋尾三寸雪
人言今歲冷連歲屢覺熱何事古江南翻為今塞北

君把轡與鞦觸手冷於鐵此時山中人覆絮敗毛褐
欲寄寄莫由此意共誰說

伯子雲亭有千葉石榴忽作一房如拳 眞能

走險

造化百幻詭何物保相避霎然創以呈儼爾夙所肄
取玉自昆侖削金役翡翠博物如司空儻亦難詰致
扣伯費言辭伯答未全牘有黃榴梂仁無黍竹叢義
竹筍不外生者名曰義竹 既勞花給粧復取實供饋符呈百子占
愬絕三尸醉 酸石榴能醉三尸 嵌礫孫自繁胎珠母深閟辟

彼幽閒姬十年乃始字灌澆以助長空勞竭溝遂修
巳決前規拱桑詎能祟豈眞不能祟夕拱而朝瘁殄
膺安石祥可廢臨谷惱頻嚎甘露人是覺還是寐盡
殺匪天心伏甲露帷文餌虎不以道竟爲虎所食。

送別

柳絲未可折芳艸茁未芽徘徊西郊道惆悵落日霞

其二

念子探上國論禮適儉奢他日踵前躅長佩紛瓊華

記夢

萬曆十七年五月十一日爲夏至後一夕夢與數客酌埜外而左首有一寺大甚擬酌罷憩焉命題各賦詩一客先成某次之客多寧波人而沈明臣桂茂枝預焉先成者桂也某詩曰

長歌自入漢小聚不須招野色浩千里春聲聞佾勞春言入左梵何如登妙高　洒洒似陳伯玉懷古諸篇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評選
王思任季重父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七言古詩

鴻臚篇　爲陶翰君壽其尊嚴

鴻臚翁本瀛洲客朝朝謁帝飛雙舄方朔由來侍漢廷子眞還自棲仙宅翁家甲第郡郊東高門容車人祟空炊烟不散千門遠貴秩何多萬石同更有三雛搏六翼大宋小宋尤難得小宋巳作玉堂人大者行

登金馬藉玉堂清切儼神仙章服從來蔚且姸承封自感君恩重乞典懸知子道全聞翁始生在京邸司馬方居青瑣地翁父先給諫官至侍郎只今回首六十年承封復在燕京里此生此宦此承封初夏初過初度逢都門送別羨疏廣名山訪道隨葛洪鳳子麟孫天所授恩波蕩蕩偏垂後他年玉帶束緋袍還推翁身爲翁壽

葵陽篇　中舍呂君

相公植忠孝傳家惟兩字辟彼橋樹枝垂蔭南山梓

南山文梓千雲材、鳴珂出入向金臺、殿中仙翰乘春洒、池上、新詞、對、月裁、自抱孤貞誰共訖、種葵廣署紛成列、葵花向日有時紅、臣心戀主何年歇、舒傷堯堵萁、共芳、移來漢圃、芝同苗、會稽野人、方食芹、欲獻徒令笑迂拙、

送章君之海寧教授

大暑之頭小暑尾、蛟龍忽帶風、潮、起、沃焦斜立水倒流。海外魚蝦跳城市、乾坤非人誰料理、無一不是秀才事、君今挾帳海寧去、壞屋荒田應墮淚

瀛洲圖

瀛洲自是神仙住、誰將筆力移來此、碧瓦、長欄、十二、層紅雲斷岫三千里、碧瓦紅雲縹渺間、令人一望損朱顏、當時文采琳瑯重、今日青紅圖畫棧、畫史一人閻立本、筆底不訛笑與陋、窄袖長袍十八人、面面、相看燈捉影、後來界畫始何人、豆粒作人馬成寸、却疑此是李將軍、燭暗酒深何處問

若耶篇 越人住杭

十年老交若耶子、好摘荷花蕩秋水、相逢綠浦探道娘、相揖金鞭馬上郎、廻舟搖槳出浦漫、驚起鴛鴦紫蒲亂。茶烟午裊鯉魚風、筆采欲攬雁邊虹、此時邀我題詩去、寄與前舟小袖紅、每夏每秋每及春、貪賞風光亦可人、誰知一向錢唐去、溪畔風光移別處、題詩作賦人俱散、醉酒賞花客不聚、近聞縛條待長官、海上風烟日日飡、旌旗、百隊、魚鱗甲。劍戟、千層、燕尾干、去年海上寂無耗、長官亦向薊州道、烏靴却踏栢臺霜、素牒亦高栢廨墻、若耶西湖兩無主、荷花蓮女遙相望、只應千載垂烏帽、歸來白髮學年少、不放荷花

一日閑、重理當年愁莫笑。

古意 眼中悲濶九陌十二樓俱覺一時低暫

長安古道覆垂楊、塵起金堤白日黃、小隊晴原臂海鶻、錦雕春草啄山梁、相要拜母爭相拜、若箇當權助若當、舊虎飛來新虎搏、古來何海不栽桑。

送鄭主人

西湖二月雨初霽、桃樹着花柳含絮、主人束帶復纓冠、走向轅門領書記、番夷、鉄銃、葱葉薄、火機纔發、龍吹雹、傳向中華能幾時、塞北遼東那得知、天王取以

威北虜自非巧者其誰爲主人舊領軍中作一擲黃
金重然諾能令節使生顧盼每在公庭言錫爵郤以
主人應所求萬里香風撲金絡

二峰篇贈錢塘陸宗禮

南高峰北高峰遮空矯翼非一鳳夾江赴飲馳兩龍
此山何年別天月郤走錢塘宛相逐瑞靄朝朝欝以
葱秀色家家紛可掬陸生年少氣逸群結屋兩峰高
入雲讀書不能音耐石牀冷攘臂欲取朱袍殷峰下曾
經駐鸞輅青松十里栽南渡靈氣不磨鬼所護文章

要使江山助

短褐篇送沈子叔成出塞

短褐不掩骭伏劒赴遠道一夕度重關春郊哭芳草
芳艸碧色黃河波王孫不歸愁奈何當時灑血向何
地歲月今已三年多萬帳叢中拾遺骼胡人悲號漢
人擗羈棄何用束榆皮男子從來收馬革憶昔何人
正當路若翁上書凡兩度請纓直欲係單于借劒親
將斬師傅 聖主如天萬類容奪官謫向邊城去曹
操沽名不殺賢終付禰衡與黃祖黃祖曾操江夏符
薊門今亦近穹廬逐臣猶自懷孤憤結客邊庭欲破
胡胡騎南來塵拍天漢兵漢馬踏成烟漢吏愁將伏
漢法漢首函將虜級傳將函漢虜渾閒事傷心忽墮
孤臣淚飛書直是罵韃門散金况復埋殤士埋殤士
罵韃門君不殺人人殺君青天颯然白日昏浮雲作
雨有時晴只今萬方仰 聖明子出北塞予南征爲
傾斗酒都門外筵裏龍泉幾度鳴

三公柱石篇

雲中秋色明如畫胡兒貢馬臨城下郤言太師今者

誰令公姓賈家遵化辦椎萬帳聞姓名免胄蹲鞾不
敢聲從今欵段誰將市縱有驊騮匿不成令公威名
有如此茂齡甫躋四十四中朝柱石自擎天北門鎖
鑰空强仕古有夢松者十八而爲公榮華何太早桃
李爭春風令公黃髮會有時此際夌烟畫未遲進賢
高冠如覆箕

橫山黃伯子持圖索題 紉體

一生紗帢皁烏巾二女明粧坐繡茵樹底几厨猶未
發艸邊排榼已攢鱗持此佳圖今書此疑是東山謝

氏之猶子、棟持二女並叔安將渡淮泗來賂堅主人向我拚一尊、謂此比較言不倫此圖乃即是其身身住暨陽之邑橫山之村少泉先生是其父星文姪駱先生妻以女身爲乃祖千項陂黃叔度之孫少而狷齊長而辯乃岳其躭隱而自逸氣飄飄然凌雲

○過項羽故宫　中有高論

黃樓西畔徐州治西楚當時作都處尚餘一牛長荆蓁今作州倉積官米伯圖已自足奢豪正好將金貯阿嬌如何枯土爲宫室不及咸陽一夕燒豈是鑒秦

等殷夏或因爭戰無陰騭一朝淚盡帳中人千古波沉臺上瓦獨破秦師無一人親將隆準放鴻門英雄絕世無等倫牧羊之子一豎耳誰遣黃袍擁在身一爲放弒蒙惡名總有奇勳不可贖黃鬚刿吏持大獄噫嗟嗟每當讀史爲三覆

太眞早起圖　省郎寄題　作長吉是當家

春寒乍入春衫薄酴醾帶損胭脂斷綠雲香重不勝梳昨夜金釧爲誰落郎家托鯉付教題粉肥玉膩知爲誰正逢畫史來相促說是楊妃睡起時

毀井　廋雄尾逸

飛來山上西厓水竅眼彎環繞一咫蹄小應知非虎跑手搦聊堪洗牛耳丘尼作隊罷燃香剩指猶能接線量俯仰不愁官導落依希似放轆轤長幬知此井泒難測疇知箇是靈鰻宅金光抽線等蟾酥銀竹翻盆救龍折有時緣壁上浮居白肚藍鱗攪杜龕昨來豈是褒神降今去寧非孔甲迪金山詒鼉鼉宜不來靈鰻一去竟何嫌猜伊誰下石於井之中尾傷不掉令子不終三年乾涤食人肉今年小漿湖波澱菜花

黃麥苗綠

某子舊以大蝌十箇來索畫久之答墨蝌一臍

松根醉眠道士一幅　首篇末三句是隱語

十臍縛蘆大如箕送與酒人可百巵答一墨臍苦無詩欲拈俗話恐傷時西施秋水盼南威（看女橫行）樊噲十萬匈奴師（到幾時）陸羽茶鍬三五枚

賦得片月秋帆送馮叔系北行

秋帆一幅隨高雁長安片月相思見茭菰十里送君行掀花未開淚欲傾燕都我曾遊幾度悲歌飲酒時

無數易水荆軻不用求擊筑一聲寒雲流寒雲流秋色裏望諸一去三千年高臺黄金今亦地羡君持管復能書諒君彈鋏食有魚大道朱門天外起長堤駿馬㭰中趨㭰中天外鳴孤雀長笛短簫斷復作此時爲憶越山頭小肆高囱同夜酌天月高峰六千丈陪余一拄青藜杖飛瀑能爲疋練長古藤復向廻溪漲廻溪疋練有時休二十功名正壘頭你今有術可干祿我巳無相堪封侯泰山人號氷玉飛雪賦詩清欽欽昨宵一爲泛湖船今日何當別遠天種得梅花三

百樹望爾早歸抱甕雀底眠

送王君恤刑江北 宇和

鳳城春上垂楊色使君將春往江北是誰庾綱客如雲帝遣夾鳩放房翼陛辞纔罷即登車有如西水救東魚都門送客追攀及遥指飛塵與雁俱

〇送內兄潘五北上

去年八月吾入科二妹開帷送五哥今日五哥復北上房空鏡暗餘輕羅二月梨花幾樹雲九曲黄河千尺波忽然念此杳如夢落日當舡烟霧多

沈小霞梅爲姪良甫題 亦自落落

刑部天津住沈郎歸來上塚持羔羊梅花雪後春無數栢樹風前淚幾行我家阿咸之大父往年作官亦刑部常捐俸錢買丹青阿咸風味似乃祖沈郎放筆梅枍古拗筆了不索阿堵

題內兄家所藏畫鹿一篇 時予遊武夷寓其羄署

青春手綰羄堂綬購得名畫滿堂後取將麋鹿障前庭寒流迸落孤松吼憶昨我從武夷來此中泉石彼中有入門向壁寒色高郤步猶疑九曲走此景固是

九曲奇此鹿還得千齡壽兩角珊瑚映紫茸一身雪片凝黄耇猶記曾牽太乙車何須驚顧咸陽狗看罷巳舒羈客愁况復山花發囱牖撫几轉呼庭上人爲取銀匙傾百卣知君本是曠蕩流懶束帶鉤事官守正如麋鹿困樊籠終想長林悅豐艸

四花圖 余君索題賀孫翰君初嗣

蘭條芝蓋垂芳遠桂子榴房結實長遶砌皆爲謝氏樹依庭共擬寶家郎玉堂今夕生麟子畫史將圖聊志喜廣肩秀骨畫俱能欲畫啼聲那得似

醉歌贈姚崇明公

春野山人性頗恠，海縣爲官懶束帶，郤籠隻隺便歸來。客來。放隺青天。外家近城南一水橫，正如玉帶遶腰身，不須黃橘取封君，他日榮華總如此，莫忘頭上烏角巾。

題王篯江繪事壽劉夫人六十　別能自忞

君不見篯江子，釣魚穿柳遡溪水，美花春蝶嫩須黃。古木寒鴉夕陽紫。事事無不收畫裏，王家大甥歸自燕，記得大姑花甲旋，百歲今始六十年，郤邀篯江子

今畫黃萱夾紅藍大椿，以傷拔雲起，直接蓬萊三萬里。阿姑身姓陳，阿翁[illegible][illegible]劉，階綰紳，劉綱元是天上之仙人，阿母乃其配，寧得不雙舉而齊升，二字寧馨兒，蘭垂玉兮芝朶雲，爲捧小國醉青春，母不怒兮翁欣欣。

除夕通宵飲吳景長宅時久繫初出

吳家兄弟解留客，鎮江窩笋櫻桃千，飲我金杯三百斛，五更漏轉猶未幾，我繫六年今始出，寶劍一躍豐城寒，登樓忽見梅花發，時有春意來，珊珊醉餘皓首衝泥滑，欲跨白馬呼銀鞍。

八月十五日映江樓潮次黃戶部

魚鱗金甲屯牙帳，翻身却指潮頭上。秋風吹雪下江門。萬里瓊花捲層浪。傳道吳王度越時，三千强弩射潮低，今朝筵上看傳令，暫放胥濤掣水犀。

陸御史母生辰　華亭人

白玉樓臺十二重，金光靈艸駐顏紅，西池阿母誰能似，有子華亭陸士龍，長安盡避青驄馬，惠文高冠立杜下，黃金爲壽非所歎，錦屏一帨吳生畫。

徐文長逸稿卷之三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評選

王思任季重父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五言律詩

答沈嘉則次韻

桃花大水濱茅屋老畸人況值花三月眞堪酒百巡何錢將挂杖醉眼忍辜春早識佺期過攀囊借貼津

[illegible]次陳伯子

圓壺澆不活客至罷鷄蒸翻盆只一滴起死折三肱稍喜蔬堪摘惜無禾可登猶勝往年糴半斗百錢馮

再次陳大喜雨

苦旱竟芭餉甘霖解百蒸叫狂饒杜甫被冷快姜肱河流仍活活場杵貢登登喜雨亭如在詩人想一馮 雅叶

梅雨幾三旬陳君以詩來慰答之次韻二首 每歲梅天股瘇幾廢步貧惜費且好飲便以燒酒當藥希燥之也麴芎治水病出左傳

一雨從端午義倘故不開閒閒訛黑眚衫磯爛紅苔麴芎失早辦火醞且宵杯兩股粗如斗扶笻接往來

其二

梅雨天何劇炎花百不開蜻蜓紅作陣瓜瓞綠崩苔湯甚愁鶩掌酥將及尾杯少陵亦多事新雨望人來

謝鍾君惠石埭茶

杭客矜龍井蘇人伐虎丘小筐來石埭太守賞池州午夢醒猶蝶春泉乳落牛對之堪七碗紗帽正籠頭

海雲次子後其弟海洲死分韻索挽

五燈留玅偈百傳讀高僧並掃存亡幻無非傀儡棚一[illegible]蝸蟵百悶付觚楞宵共歐兜語年年訪越崢

巾側玉蟬

玉蟬誰作偏取飾髻眉稍有蔓酬黃雀無心伴紫貂裁巾雖可歇采綠縛難遙何日當飛去長鳴舊柳條

中六字爲潘伯子賦 時新起北樓

別字美河陽韋編選卦艮卦雖分六斷美只在中央戴海劢鰲黑浮天大卵黃北胞新築就高枕晤羲皇

詠巽峯

詠號當宵燭悠然上海蟾 作詩時實景 歷歷千尋削蒼蒼一點尖霧中藏虎豹雲裏柱東南吾將來卜築隣舍定無嫌

○磁盂浸櫻桃花不五日落盡弔之　其感頗深

櫻桃花一盂蜂子遶吾廬嬌來纔欲語落快止留鬚
愛妾霎換馬尋梅枉費驢向來千樹雪得見一枝無

○賦得梅柳渡江春

梅柳亦何知東皇日夜催難辭萬里遠都向一江開
粉黛弄未歇凋傷倏已回猶能勝橘樹褊性不逾淮　自嘲

賦得梨花一枝春帶雨　長干伎為客留信宿欲歸而啼令嘲之

阿嬌不合笑西子却宜顰臉濕雙啼玉花滋二月春
拭鮹堆翠袖溜粉亂朱脣欲得千金倩還渠桃葉津

送箕仲北上追敘三江觀水之事　詳見七律與客觀水二篇

毫穎每秋鳴今年始占名方迴臨海鼓轉拔渡江旌
闖馬拋繻入宮鸞踏杏聽殿前如作賦猶是瀉濤聲

余君往靈壁許我以石故荄囑之

聞君靈璧去取石泗濱泅鮮雲割浸裹抄響提手中
言歸不出月一路自槌風好琢湖荄樣提來掛碧空

送其先生之南樂　山陰學師○鴻溝其境也

南樂成遠別西郊聊暫留迴裾愁馬帳抽筆指鴻溝
我亦飧芹輩今為落葉秋臨岐不相送江上水悠悠

風雨同沈嘉則輩集金氏牡丹園

海上來相知名花集此時欄干鳴屐齒風雨亂胭脂
濕蝶來何重殘燈去未遲海棠零落盡猶可照垂絲

○訪王山人于吳門　飯我直用兩小魚

十年多患難此日一牽裾幸見清霜委難辭白髮俱
半生三四見晚飯一雙魚復作匆匆別臨期各黯如　妙近自然

除夜之作兼答盛交甫璩仲玉贈篇　丙年也時客南京

野田黃雀羈脫網任翻飛安得當今夕言棲必故枝
夜深猴自換廚靜鼠隨噬特取佳篇誦青絲了一提

上谷仲秋十三夕袁戶部雷麻兩總戎許口北

諸公邀集朝天觀

桂影漸能盈松壇賞不勝朔塵終夕斂邊月倍秋明
投轄馮車倚歸鞭信馬行忽思王子晉客帳夢吹笙

竹樓篇為陳戚畹

江南多此物今亦盛燕幽不問隨人看妝青別起樓
削皮作冠子攬籜裹書籌固是塗椒裔終知修禊儔

俞將軍所晤楊鹽城

使君南海雋鐵面紫髯修獨領烟波邑長懸魚鱉愁

雙鳧將紫氣一葉渡淮流邂逅將軍宅離觴盡日浮

送郁車駕 兵部有鄭君司職方能忠告掌舟騎一不假人有持守可師法者也故及之

駕部之官去涼風五月初行街雖匹馬呵客最南都

經略高皇帝箴規鄭大夫樓船不借客青雀滿江湖 柳何容輿

元旦買得玉魚自佩

玉魚小指長買佩及青陽寄書衣帶裏流水袖中央

皓髯迷濤雪銀鱗砌夜光騰空會有日烟霧起羅裳

送歐評事使君之南工主事 毎洗矜色鬬聲之病

憶昨多難日多君爲解圍誰能印郎棄所貴矢頻飛

水部梅花館江亭燕子磯秋來濤白處到郎幾行題

送許職方出知建昌 時有一布衣在其齋職方亦好玄故結句云

廿年纔出守曾不見幾微入署籌戎馬歸齋禮布衣

夏官征火月榴影臥銀機定得麻姑信潯陽赤鯉飛

送呂中甫之潞 半生游王門家有小閣曰金鵞亦山名也

削緣三尺強十載九離鄉長裾老辟客雄風美大王

騎驢上黨道挾瑟趙家倡枉却秋橙色金鵝閣上黃 其神做遠

新歲壬辰連雨雪十八日老晴袒而摸虱

齷齪幾王猛憨癡更孟嘉賀年辭雨雪向日捉琵琶 北夷見南人衣虱目之曰琵琶蟲

翠羽梅花鳥紅糟雚葉鯗對之堪 許物亦堪被裂

一斗坐落晚天霞

約游道士莊 郎席訂賦

日斜魚聚沼夜永燭重燒今夕既相約明晨不待招

湖潤馮雙槳春闌謝半桃指點季眞竈茶烟久罷飄

讀淮陰傳

辰也大英雄從龍起漢中從容出胯下談笑取山東

所短圖鍾離何須侮蒯通白圭蒙此玷磨不問南容

孝子詩

臥病十經春毛錐久不親偶然逢孝子忽復作詩人

椿樹迎從楚菱花聖過秦舊廬仍墓側雪兔幾蹄馴

雨後觀南鎮兩瀑 西南者瀨瀑更雄

鎮口東西瀑微流不快人如何一夜雨便作兩虹蜺

蟜地許到海從天且瀉銀龍湫吾老矣說著尚津津

野豕 宣鎮將觴一御史令營衆故虜馬孔英獵得之故戲以日碑比三四輮同彭生事五六以獸脂多膩而獨脆其致針中此七八謂余今穀菜且斷矣況豕葷乎鵰胡見李廣傳

謂用鵰翎矢
而射者也

誰獵野豨歸鵰胡此日碑䔥生老難刺公子立能啼
所貴膏彌脆何由噬免臍野人渾絕粒一丈長青藜

哀周鄭州沛二首

美玉瑕何害揮金橐爲愁世虛繩禮法誰洵賞風流
朱夾佳公子青門老故侯子長若個是一節幸相收

其二

碁從皆王謝而翁更藻觚五言曹父子千里阮駒雛
轉蕙魂應住長楸哭尚逋少陵不相送非與鄭虔疎

夕霞二首

榆際截青冥長天半所經爭收虹後雨倍近竺西明
紅袖朝金母彤旗衛玉京峨眉一國婦濯錦曬青城

其二

誰遣片霞紅千奇幻一風松膠詔妾剪犀彩粵燈烘
河鼓流天錦濤箋寫斷鴻馮敘裁一段衣被老龍鍾

晴二首

會稽滄海國苦雨快茲晴魚鱉睎暄瀨鶖鶬滿大清
虹垂乾一墊風掃出孤城數到龍山節長房謝笠登

其二 以眞素佳

一潦群黎怨幾晴百物歎人心苦無足天道亦誠難
嫩㬎移半榻壞衣堆一竿荒園新落葉掃付茗爐乾

楊梅 餘姚燭溪湖者佳至越必由東關占西域
謂漢使葡萄等也木難夷珠也

湖水燭溪環楊梅爛木難白眉占西域紫氣滿東關
掌露千丸飽江萍一斗翻荔枝吾記得只在雁行間

某嫗索詠鄰婦度尼

聞爾鄰佳媳經堂集梵僧春雖添藥架秋必卸瓜棚
何計還跨竈隨時且摸楞愁雲能引淚莫上最高嶒

止楓橋駱汝誠樓值生辰却贈

來此游五洩逢君三十辰青袍雲氣動綠袖雨花津
地迥靈無盡溪長物有神君看苧蘿女豈是里中顰

題王氏壁 介亭兄弟並耽二氏之學時遠舍大
水游無畔岸

菊蕊已落粉枇杷未著花囪疎秋色滿湖潤暮烟賒
魚鳥聚一水瞿珊豈兩家更須醉五斗天外去浮槎

送鄭肖龍北試 姓同昌圖

海國釣鰲客春城飛燕時雙花搖馬上一日徧京師
明月連城璧重瞳 聖主知昌圖頗清瘦不怕賜驢

騎

張伯子入學時其翁在都下

何事傳圜內南冠喜欲顛通家今有子王國亦添賢
梅雨紅旗濕芹風紺領圓定過三兩日封信到翁邊

某觴予輩於新復之蘭亭某至自鉛山某至自

建陽並有作鉛建鄰分水一關

命駕皆千里流觴復九迴馬嘶不出谷鳥影屢橫杯
分水鄰封客雙珠明月來今朝修禊處並是永和才

○集駱某于少微山

小櫐泊青蘿開攜遠客過樹深擠路窄石潤坐人多
高士宛長在明星柰墮何百年能幾許莫惜醉金波

贈陳明經

青袍當夏翦丹粟在秋芳攀折一枝好風雷八月涼
馬疾道不短鱣化角偏長尚隔兩三月君先眉上黃

更少顛師號

古有大顛師君顛顛亦稀當年曾付鉢此日也留衣
白拂懸墻敝烏巾罩髮微相過今幾日日日醉如泥

送某入　覲

河橋發行李一劍照青天蓋影長川動鈴聲大道懸
水邦黃霸鳳火色馬周鳶親見屏風上題名遠御烟

十四年端午遼東李長公寄酒銀五兩古人多

詩皁帽楔也因皁頭有白字耳○管寧嘗寫白帽杜
遼東商冠皆縞

臥病不勝衣遼書兩度飛綈袍憐叔是皁帽愧吾非
黍糯苦無釀金來良可揮盡饒蒲九節北向醉令威

萬曆丁丑春正月燈夕後八日祓趙川堡湯泉

滇中諺云山蠻不落葉地蠻湯自熱此地有
湯而無艸木故云　四句謂虱也既籍云處
褌之虱　五句別有女堂　六句古以刑者
守闇今亦多用爛脛之卒臥爛闍者此水療

疾而堡並
戍卒也

山葉今何在地湯能自溫掛衣無一樹處褌有多捫
煖霧溶羅抹寒風臥爛閽近來無戰伐應不洗刀痕

○文許口北郡集之作

常飧羞饍薄為客餡包煎增蒴酹醺千日楊舟誤百朋
鴻留泥上雪蟲語夏時冰瀟散眞工部何愁簿牘仍

呼盧得彩詩

門生梅得四予亦擲渾紅客挈一壺酒秋生半夜風
月明團玉兔燈暗聽飛鴻明月還高興龍山上幾重

其二

何因投象骨忽得四梅花夜景當窗入寒風簸竹斜蛩低四壁響客大滿筵譁歸去天街靜籠燈映碧紗

盧生者地家也復附禪太僕之徒

括蒼高士至霞氣橐中存青鳥兼術者夜雪立師門萬壑揮如意三車問老髡欲窮支隴脈一鉤向崑崙

集胡賈館請作樂山詩

大賈多買笑惟君獨不然朝朝上山去夜夜抱雲眠阿堵雖遠棄鴟夷終泛船一輿吾儕飲懸知非守錢

○留餘堂詩　韓子索贈歸安之潘印川公

築堂臨雪水書榜曰留餘豈特還三物元希畫二疏（自老）世多兼隴蜀人苦笑迂疎不信開軀殼還將返太虛

秋日王衢州公要往秦望同言馬兩鄉薦宿廣孝寺明日雨輒歸連旬作炎世界如焚即不雨恐亦不能抵顛也因呈

使君多道氣約客上高山一入松杉去俄逢風雨還舟從樵水折燈遠郡河灣尚厭迎騶至催呼啟夜關

送丹士

栢如愁病渴韓衆與神丹一粒投人易千金報爾難飛鴻連遠漢征馬出長安他日乘雲去無忘寄犬還

別羅仲文

北去無人伴難爲孤旅情贈我一童子遂成千里行（諺郎成詩）牡丹須綠葉白璧任蒼蠅俗諺猶如此令人感慨生

送小翁

斯人不可留江上去悠悠雙鬢飛絲霧五月插朱榴灘急家應近愁長淚未收越山知巳夢一夜滿嚴州

壽潘承天七十兼賀得孫四首　四詩矯絕神

檢具高

國膠三老重鄉齒七齡尊寫照須眉漆酣賓笑語溫犢留辭泗邸嶠領滿荊門更喜諸知巳浮觴賀得孫

其二

宦轍經三徙俱歌蔽芾章歸來頭未白眉上氣先黃伯子原千里新孫必二郎霄西霞一段佳景在斜陽

其三

若個不游宦惟君盛宦游飛龍鄉露冕有蝌處監州含飴弄孫子祭酒客諸侯唾手天邊月看圓百二秋

其四

爲邦美風猷郊行減導騶治民問牧馬望氣候騎牛

孔釋送今夕尊罏歸幾秋如聞靈壽杖新刺一鳴鳩

慕坦軒 乃翁號坦齋

一掃荆榛徑居然安樂窩齋軒兩高士天地一漁蓑

況我傷危路因君發浩歌橫江問津吏何處少風波

定所篇 戒定慧 劍珠不墮彼趣

黃鳥猶知止吾人可不然身心一個字戒慧兩頭縣

匣劍抽能割盤珠走只圓若教牢住著未免墮枯禪

陳通府歸自諸暨二首 時值冬至

士元堪別駕難淹百里才隺長登自續鳧短竟誰裁

倚蓋看花去飛灰出管來陽春不甚露臘月有桃開

其二

野老出深谷使君歸越來壺漿必自捧亭柳不愁霜

山入耶溪綠湖流沁水長迢迢知幾曲不及別離腸

瓊花館

聞道瓊花去空餘道觀間祇因天上豔不肯戀人間

海月炤虛色江流下碧灣故園梅樹發花耐雪中寒

畫梅

麗夕上元偏春風蕩遠天誰將五尺雪寫入一筒牋

暈信空中奪香疑筆底傳夜深縣榻冷夢見羅浮仙

送余君 有序

予素慕武夷之勝因內兄潘君丞順昌之屬驛藉其僕馬往游焉遂得友余君于順昌一傾蓋而語移日嗣是數與宴談及別復觴于東嶽之飛閣而始去蓋余覽名山而又得良友其爲喜可知矣居數年余君以寡知發憤

隨買爵例當爲丞入京待選以念我故鼓棹錢唐至山陰語數日不得罷乃徧游會稽禹穴諸山始去此則因舊友而得覽名山其爲喜也或不減於予之在順昌乎余君且曰吾例得爲丞而今者龍山鴈宕之間丞且缺幸而得補此當與君復會於名山也予曰諾是可以別矣遂賦詩以贈而序之如此

已作仕途客相看仍道顏更期垂色綬應復會名山

龍自潭中合人從日下還知君過劍水不道別離難 〔意深〕

一枝堂對雪 是月凡三見雪而此日獨甚與致遄飛筆不能禁

大地呈三白，小堂開一枝。樓臺住天上，鸞隺下神所。混混無窮處，茫茫不可知。翻思潛岳頂，仙去欲何之。

李氏挽詩 山陰周公側室

自與使君親，長期托此身。江津千里渡，官舍兩年春。病曆花銷豔，空幃網綴塵。少君今不作，馬望李夫人。

贈妓

邂逅黃州客，言從赤壁來。珮疑交甫贈，髩是湘雲裁。麗日香塵起，遙空小杏開。此時分袂去，何日寄書回。

送汪君修良北上

別語日將移，朱榴入酒卮。知君必有合，而我獨悲離。彤管爲囊穎，青絲作劍維。迢迢梅雨足，津路正逼時。

寄京中諸友

鄉里客燕京，無人不妙英。此方投過轄，彼或送行程。遠道春初入，垂楊折不勝。空將數字寄，脈脈此時情。

朱四 昨夕酌水樂洞

昨宵聞水樂，今日聽鸎喉。何事朱脣裏，能爲白雪流。迢迢涼夜永，脈脈故鄉愁。都付梅花落，梁塵遶未休。

張母 蘇人

孤節聞張母，氷霜晚不渝。他年三尺牘，茲事數行書。掌故非功令，操毫過閭閻。恨無劉向手，列傳記全疎。

早春過顧君飲於鄰舍 君時方讀禮

相見去年頻，相過及早春。孝廉連理樹，文學石渠人。甕栢哀中覆，江梅雪後新。清尊借鄰舍，醉我未全貧。

壽王曲阜 張殿撰婦翁也莊名六湖門有蟠槐

骨相應顧方，芙蓉耐晚霜。橘租千戶俸，鷗伴六湖莊。荊茂歎諸姒，槐繫卜二郎。乘龍方下榻，因得附瑤章。

一內史邀集王氏園亭和梅客生席上之作

園亭醉客處，歌落海榴花。櫻字穿雲亮，山肴入盞斜。北牕涼白墮，尚饌到朱耶。楚曲誰能和，陽春本大家。

哭王丈道中 壯歲喜談兵故五六云不脫巾衫而扛石疊山以花又再謝鄰飲故末句云

難免是栖栖，惟君不乞醯。饑腸寧自斷，强項可教低。小警聞古北，高談到日西。無知信天道，伯道竟無兒。

其二

砍肉無經月，儲糧不數旬。喜花巾拽石，熟果袖分人。

祝哽虛高席飛書謝小民頹波誰便砥拳石自嶙峋

聞朱文公訃 朱善書攻二氏讀書龜山頂死時近巧夕

郢人豈易得鹵莽宋元君胕木今抽墓身（平聲）蠅誰受斤與儂元契淵於器亦猶薰何事聞朝訃踟躕到夕曛

柳兄九迫以師禮 元嶽

贄捧一函重塵沾兩膝輕向驚呼小姪今可受門生霜兔當誰敵雲龍拜我寧放他頭地出自古有權衡（盟譏奇）

雪條代王子與海上一才生張書弁詩一首 此戲

效近習之語亦麻姑朱砂也 有序 序更古趣

日者滕封敗睦聚族角雄畫出戈矛白滿天地颿稜所到陣則六花鵝鶩之池軍聲渾矣素纛縞裳雌雄未決山林短褐何用纓冠而先世泛剡沙棠橈槳不存遺風固在甬東濱海正劇相思梁園之賦非子誰屬仲秋雙鯉出諸袖中以讀以觴唾壺爲缺知黃竹之必歌希瓊樹之遐寄永以爲好投之木桃

從來無此雪盡海雀來長入夜應三尺隨飈剪六銖騎羊新白袷放剡舊沙棠瓊樹迷天是相思好寄將

上虞復西溪湖 縣官姓朱

歲旱災無慮湖還績永存他年書北史此日儼西門赤驍諸公剡黃雲幾處村橋門圜聽者別紀笑言溫

黃君書舍在委羽山洞索賦 黃巖縣故人之子

委羽本名山尤奇是洞天青霄去鸞隺白日下神仙二酉藏書室孤桐對月絃古陂千頃在叔度我逢旃

劉老之楚

劉老云之楚孺子贈以詩紅藥翻紅主黃鸝語昨枝

絲絲妝細雨脈脈了殘棋臨岐不忍別斜陽且莫西

王某部母夫人詩

太君爲壽日令子在周南長憶茹荼苦寧知奉鼎甘孤鸞青鏡淚五鳳白頭簪同是爲王母瑤池曲正堪

鄭某部母夫人詩

郎君是鄭虔況值奉劉年堂北丹萱麗巴西寶婺鮮舉頭參戴勝握手問彭籛阿母應仙侶何年凌紫烟

王某部母夫人詩

太母舊稱賢清霜一節堅孤雌寒夜老雛鳳紫霄騫

風紀千金重天書兩字懸今朝為壽處不負影梅邊

贈錢竹坡

早歲采芹容中年種杏人肱今三折後井是百家春
長者高門席瀟然太古鄰何須卜長久不朽在天眞

贈松庵公

聞道松庵叟栽花迷四鄰花今饒鳥語松亦老龍鱗
白首緘泥坼青春酌酒頻仙郎叨附驥因得頌莊椿

鍾公子以詩贈次答之 家百官語言軟款而詩持老鍊不似其人時酒價謾傳驕甚而鍾以一壺相餉

裘馬行中簡如儂得豈多迷天高酒直恃地挈壺過
處女衆聲氣將軍聲鸛鵝那能三月響來敵百官歌

南海歐工部養子甚能詩近有人持泉州尤山人侍者詩來相示不減歐能也兼善蕭姓范氏名鹿

南海太夫歐泉州處士尤泥中雙綠髩詩作兩蒼頭
況復簫能引如聞鳳下樓主人調笑劇那得客邊愁

送史靖江 自光祿從事拜

都城楊柳綠二月宛霏霏却綰長條別難維遠棹飛
天廚辭禁臠海色佐琴徽曾見東方朔金門割肉歸

閔封君壽詩 及其妻湖人

振木蘭溪澤泥金雪水書況逢百歲祝幸喜二人俱
柳色濃春後荷香淡夏初此時偕令子遙拜白雲廬

楊會稽公去思

一錢亦擲水三尺只鞭蒲古有劉郡伯今稱楊大夫
碑螭生細蘚祠樹長高梧別有麒麟閣千秋仰畫圖

給事中某吳人歸壽其父

碧梧青瑣地長繫大椿思問寢恐遲暮報君還有時

洞庭當月出寒橘映霜垂定侍高堂去扁舟纜釣磯

蠏 蠏借穴於蛇蟄見荷于婦娠忌食

北產更恢肥如盤尺五圍鴻門撞有盾蛇穴鬧無扉
餽來蹲紫玉微去耳青衣倒物休輕食桃花結子時

其二 蜀多山遠江者絕無水產

高陽詩酒輩購爾賞懸城月黑奔江海霜肥避鼎鐺
滌寒犢鼻短爐熱鳳琴鳴想見臨邛婦蹲鴟醉長卿

王大夫挽詩 積齋公父

敎子一經成封君五品榮牀揖大夫簀星墮少微精

移花鍬尚煖剩酒客誰傾參伯齊從楚千山猿夜鳴

送柳九潄與董伯大北行

公于九先生青春事遠征難忘東道主再上北京城
紅袖當爐酒黃鸝喚友聲唱酬誰作伴最妙董明經

青田湖客道巨鯉獨酌

相逢三尺鯉正逢沽酒歸青田湖畔綱紅蓼岸頭磯
留爾待斜月飄然竟拂衣曉霞陪醉爛故作舞裙緋

鈕大夫園林 按察公號石溪

前屏度白鳥隔水敵朱扉柳葉爲絲拂梨花作雪飛

羅衣烟色映賓瑟月光晞萬樹繁桃李躭游正未歸

其二

細雨作梅黃微薰帶遠芳方舟閙菡萏圓沼拍鴛鴦
蜒淺鷺歌短屏深燕語長夙淹西日永起換博爐香

蠟屐 柳宗元作鞭賈說鞭本朽木糞壤爲質蠟梔染以售其僞

冬青蟲作蠟春屐象摩牙過檻翻愁滑扶筇未免斜
寄情於木屧何似隱桃花笑向猥鞭賈黃梔借一搽

鬪人賞給舍園白牡丹旋作 髽婦喪髻也見禮○張佑奬一妓云

楊州近日渾成差 一朶能行白牡丹

牡丹紅固好白者更丰神風露三更月闌干幾玉人
啼時髽髻碧樣大酒盤銀放取端端去揚州道上行

客燕者累月一遇張孺穀于市遂別

俠客悲歌地千年喜共君相逢渾不飲惜別竟何云
貂帽雙胡挾銀鞍萬柳紛知君飽文字豈只醉紅裙

園中春雪

春雪浩茫茫羈人坐欲僵分明落桃李只是少芬芳
一片淒園檲中宵醉洞房何心分苦樂人自異肝腸

雪墜片如絲者或如錢者皆景絕奇因專詠

靈雪羞常態翻奇得品題千絲胃數蝶萬絮逗粗黎
錯落眞成剪勻飛反厭齊一生祇一見天巧絕風姨

几上篇 呂師翁倘以彘肩爲人所攫將翁擬縣 余在繫賦呈

胾肉閙臺使生魚屬校人味珍宜染指意到郎沾脣
黃霸知烏攫張湯掘鼠詢自憐如几上念此益酸辛

李子遂攜巳所繪圖歸陶翰撰索詠

截取何山勝來歸尺素中拂簾防燕子遶座疊芙蓉
出自游人匣將遺太史公瀛洲何限景較此得無同

丁卯七夕謝與化公孫海門偕浩上人胡于文

餉予以繫得牛字

天上分銀漢人間隔畫樓奈時雙眼淚啼斷一年秋

贈鵲金釵解犇惟寶帶留莫因河間住也學禍牽牛

答贈王山人濟川

憂世惟王子無魚歎蒯緱殺雞飲賢者捫虱傲諸侯

春雨園蔬涉秋天劒氣浮賜池元浴馬認得幾驊騮

郁禎上

五柳綠沄沄歸來種在門五年官不調一點道初存

遠別今何往相知在論文欲從遺匣內一讀哭麒麟

答贈徐君

書室宛清眞哭山正暮春相過攜令弟俱不是今人

論道沿流水彈琴坐古椿相思不可見歲晚隔江津

葉泉州公挽章 公號南泉公孫息余長婦

生晚傺先達如雲逐曉風亭花歸舊製祠樹拜新容

亂有雙肩白庭垂五柱紅猶遺一片玉眞愧倚葭叢

送諸翰君北上 南明

太史有光輝移家向帝畿那能將彩筆不去侍彤闈

暫啓含香入宵分賜食歸他年看控馬響影灑沙堤

剳陽篇 余書史宗賦

郎騎有光華鳴珂出視衙暮歸猶捧日朝起必餐霞

玄圃五色鳳丹心一丈花定須持兩物云可並君家

與友人載爽餉往游西山忽與僕夫相失遇雨

士人止宿功德寺 寺爲今上游幸所

客于聯床處君王蹕駐時草留承輦色樹拱向陽枝

入夜迷山徑逢人問路岐阿誰能下榻燈火傍禪棲

弔陸靜山

獨抱古人心芳名動武林高談傾四座一語重千金

孝友傳鄉井衣冠葬碧岑空餘華表在哀怨白雲深

望湖亭

亭上望湖水晶光澹不流鏡寬萬影落玉湛一磯浮

寒入沙蘆斷烟生野鷺投若從湖上望翻羨此亭幽

碧雲寺流觴 寺蓋張內監埋骨之所

蕭寺不勝秋攜尊盡日游數行依殿樹百丈遶堦流

蕩葉紋偏蹙催觴響未收中官泉下聽一段御溝愁 蜀須別致

至夜宿香山寺

紺殿依巖匝金題拂露明因從月下坐翻擬雪中行

夜覺諸緣息秋聞萬竅鳴逢僧都不語竟已話無生

流憩亭 并來青亭俱香山寺之別景流憩有巨石一片似蝦蟇因名

山寺枕孤亭迴磴此一登夕陽歸數鳥秋色遠諸陵氣肅巖逾峭飈流葉屢騰從來能涼冷片石不妨憑

蜃樓圖

圖中看海市絕勝海中窺似結元非結如移定不移覺疑宵夢接醉誤夏雲爲蛟蜃如今見翻嫌畫手奇

金山寺 高淳

山寺全浮水秋來落葉紛經樓一海盡僧舍半江分

北渡維揚岸南天建業雲何年走胡騎惆悵倚斜曛

與楊子完夜話京邸

相別亦已久相見情轉親夜來燈下語客裏夢中身掛席門停蓋徵詞馬蹴塵由來漢揚子元是艸玄人

送沈君之清江縣史

仙尉懷黃綬言承寵澤深欄邊行射鴨堂上助彈琴臘雪融征騎春堤弄早禽都門將別處柳色正垂金

季有倫入燕

送君燕北去別宴黯魂銷馬頭飛燕子堦樹滴櫻桃紅燭更還短金釵舞想嬌他年杏花發折取最高條

送郁宜興君北上

柳色弄新晴春禽柳外鳴幾宵連座語一日拂衣行仗劍難爲別鳴琴舊有聲從來流水調不爲世人更

胡子德偕有倫往

王孫游遠道芳艸日將斜舊醉吳山月今酣燕市花北程渾入柳西馬正求茶莫遣雙魚斷相思歲晚加

孫君訪余於繫

一別武林道幾年纔見君帆開百花雨衣拂五湖雲

握管梁書懶橫琴楚淚分骨連去已久誰爲解玆紛

茗山篇 爲泰父

知君元嗜茗欲傍茗山家入澗遙嘗水先春試摘芽方屏午夢轉小閣夜香賒獨醒無人伴寒梅一樹花

鷗沙篇 茂明

甃向市中隱終爲塵外行閒尋蓑笠侶遠結鷺鷗盟海樹春雲膩江舠暮雪橫相隨不飛去數點羽毛輕

送曹國博 時自紹學博而擢

國博元仙秩明時況寵遭能師六館士不讓四門豪

掃戶迎清蹕陪旒祀太牢今朝車馬發郊路隘青袍

送錢丞之沛邑

君卹佐邑命拂曙出都門餞席臨花設征帆度柳分歌風臺上酒茲碭婦邊雲千古披遺事應從野老聞

賦得竹深留客處

客來何處酌林竹靄紛紛盡日無人見有時啼鳥聞廚遙穿綠雪葉亂掃紅裙醉後詩千字蕭蕭拂暮雲

送別

抽毫陪妙製披襟穆和風執手一爲別灑淚流水東

梅花辭雪影竹葉沃春融延佇赤霄際黃鵠騰長虹

送某君會試

驛路照金鞍微霜凋菊寒秋風隔一歲春色滿長安宮酒聽鸎醉林花入帽看此時催上馬莫惜夕陽闌

壽蒲谷方伯

紫薇行省使綠蒲谷口人夙有神仙氣聊隨車馬塵居深山共遠意適艸俱春駕隺羅浮頂行看狎子眞

元旦集丁戶部館得存字

椒候當茲夕萍逢共此尊江梅將臘去酒雪借春存刻燭題孤韻呼盧彩六痕客中難得醉莫怪作鯨吞

與諸君集明月菴在妓坊之南隔一垣得春字

客子多辛苦攜尊隨主人清池移席幕紅袖隔墻春疊酒何曾却千愁不一頻但因歸去急不忍別流萍

過沁州感嘆

一官邊塞上終日馬蹄塵路冷長逢雪村荒不見春薄田無水稻破屋有貧民安得關中尉圖將達紫宸

丁戶部母夫人目疾得艮箴復視戶部孝感所至

旣盲而復視茲事豈非神萬鑑空青賤雙瞳水碧新固知由國手還是本天倫母節兼兒孝能無格昊天

青白眼古有塑佛者燒瓷嵌睛　裴楷稱王戎之眼曰爛爛如巖下電

旣生醉不醒瓷瓦却惺惺音醒解將巖下電換看世間人自笑長門詔醉墮能言猩不着紅油屐知予盲不盲

徐文長逸稿卷四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王思任季重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七言律詩

千葉碧桃花 陳文學樹會稽太守停蓋折一枝

曲巷高墻立水隈碧桃如盞畫重臺倍將夜月憑誰發吹殺春風未易開清麝乍飛明府蓋寒酥濃笑美人腮年年遶樹雙蝴蝶說是何郎爲粉來

上虞毋夫人詩 凡貞婦詩不較工否小家苦節借文人永之亦道理事

遙思貞女存孤日何異忠臣寄命時身作秋霜今皓首光爭明月豈蛾眉坐臨鬼彩仙郎袖起接鸞裙小婦厄此地從來仙子宅金壘咫尺似相期

白雲遙祝爲韜仲賦 時仲以貢入京五月某日值其母生辰祝於舟中

江上遙遙望白雲江中出沒數魚群難將赤鯉供慈母悔着青衫謁聖君燕子拂舟撩客語榴花度酒入蘭薫天涯兩地遙相祝水遠山長那得聞

景文索送其縣史入覲

如君黃綬有芳芬總隔娥江亦得聞昔取鴨欄頻射水今從鳧舄遠乘雲深宵廵徼提兵馬絕谷來仙斷酒葷益信今來無此輩轉于梅福思紛紛

張太君六十詩 太君之生爲六月三日頂誦經卻葷

上壽欣逢六十年誰人不道太君賢斷葱自昔俱成寸翻貝從今總解禪榆影北躔知漸禾蛾眉西月寫初圓釆衣未遂雙娛意猶喜年年侍母筵

雪中粉團 張肅之剪送瓶中彌月尚鮮號國淡掃及毬馬俱稱景

合蒂芳英弄大寒風吹一月不能乾粉肥已覺垂稍

軟雪厚仍煩挂手團屬國節旄迷大漠虢姨裘馬縞長安春姿一種嬌銀海絕勝滇茶䖍臘殿

牛首齋罷便往祖堂獻花巖追晡矣 從感悟虛佞佛

牛首梯縣古佛場樓臺絕頂百僧藏香烟一一雲中出閣道荒荒鳥外長三五沈魚陪冶使清明石馬臥侯王却憐爲景淪貪海帶果鞭驢到祖堂

祖堂夜歸 灑逸

兩地禪林一日窮角巾面面折衝風花枝作雪浮天

上酒禁從誰到寺中坐指帆檣江色賠買看池館杖
頭空歸來正上南城月醉臥松根聽暮鐘

與諸生三到徐氏園得兵曹郎簡而始入

王家支庶執金吾詔賜園池絕上都一水畫含飛閣
動百花半映古槎枯紛華子夏猶難免賓客平原近
亦無不有銅魚能折簡白衣無限立春鋤　用事雅妙

嚴先生祠　氣軒翥潤

大澤高踪不可尋古碑祠木自陰陰長江萬里元無　兩語
盡白日千年此一臨我已醉中巾屢斫誰能夢裏足　長章

長禁一加帝腹渾閒事何用傷人說到今

虎丘　杜甫蕃劍詩虎氣必騰上人言闔閭之葬致白虎乃是劍精理或然也又吳人至中秋之夕競曲於此虎丘之著佳者斤率金二兩許陋何謂西子也

轆轤高倚壁嶙峋劍水沉沉草樹蓁虎氣必騰千尺
上蛾眉曾照兩彎顰不勝清柏中秋夜盡委黃金數
葉春誰記君王舊歌舞館娃宮殿已成塵　衰

約觀水閣往遲遂虛馮太常飯及歸又失鄭職

方魏園之觴

燕子磯頭風日黃遊戎校士水中央春深痛飲辜司
馬日夕清齋虛太常大樹低花遮勸短紅旗白羽塞　恰恰
盧長何從一飽饑方朔自買魚蝦入醉鄉

送趙大夫掌南臺　舊嘗為南御史論分宜五六云

甹地千年計不輕特從闕下借中丞長江旌節陪畱
守大俠屠埋偃孝陵一道舊寒桓典馬羣公今職鄭　氣魄
州鷹豐城雙劍頻勞拭解賻相看是蒯緱

登報恩寺塔最上一層　寺已火

報恩羅塔入雲霄萬歲千秋翊　聖朝詎謂天龍銷
爐後尚餘鈴鐸度江飄高臨巨浸浮天濶下見深宮

盡日遙回首鄉園看不見亂山殘靄去迢迢

唐會稽以母憂歸上海

明府歸帆帶雪飛錢塘彤色黯淒淒愁看氷鯉橫江
臥詎許檣烏影浪啼邑里亦悲慈母去滄洲宜着孝
麻棲野人尚有南冠滯不抱瑤琴出越谿

朱氏吟書畫册中

持將傲雪凌霜物寫出辭脂謝粉心粧鏡幾臺妝曉
匣孤雌萬壑守寒林春秋等是吾儕筆風雅那高箇
裏吟自古食魚須食鯉娶妻須委宋家會

送馮太常

太常官秩儼清眞、特遣南宮叩楊人、郊祀、雅篇、親得奏、伶官麗曲、不同、陳朱壇、碧柳、時題壁、露笋、氷鮮、每薦、新想見他年赴徵處、獨辭高廟步恂恂、

登北山小憇龍王堂遂上鎮虜臺風至颯然因感麻總兵校獵之約北山寺在一塞圍宛座石中耳爾

北山高寺等浮屠、龍王高臺望入胡、正若衣鵝悽大漠、翻思毛雪灑平蕪、長河急水琉璃濁、片石安禪菑菑孤。欲問射鵰何處是、沙場不見有樵夫、

寓宣府九日同楊惠兩鄉人集北山寺而昨夕風烈甚雨即成雪壤不膏故山悉稭結句別有所爲

北寺高臺大漠東、他鄉、尊酒、兩萍逢。飛花已作先秋雪。落帽何勞隔夜風。百折不離山色稀、數榆忽露寺門紅、世間何事非堪避、安得萸囊日日縫。

燈夕答訪諸君因尋百廿四歲老人末青霞誤而爲仕閹所罵

帝城春色倍光輝、東市春燈錦作圍。白眼雙瞧遭客罵、青天一刺向誰飛。毬邊小俠穿塵入、花畔遊龍促馬歸、日夕不飡渾瘦盡、故嘲白鷺立漁磯、

馮刑部索書冊共三首西署明刑帝籍春耕前刻奏最承恩春耕所重在宴奏最者先敎二並吾鄉人也

仙、吏、縣、魚、挾、珮、貽、棘、槐、日、夕、出、西、衙、起、籠、綵、轡、垂、歸馬、獨抱丹書坐落花、笑向燭邊求緩議、泣從車下發深嗟、致君有術寧遺此、莫認蕭曹但法家、

其二

專城奏課有光輝、兩世承恩曳錦緋、鐘鼓雞人雙闕曉、殿廷鸞字五雲飛、高門正好過賓從、載道今聞有是非老矣何心評月旦不勝鄉曲念依依

送鄒刑部出知泉州府鄒舊令無錫取汲惠山之泉而今之寓館適隣西清

齋館清寒舊所持、水符、宵調、惠山漪、入從殿陛乎三尺、出付鮫鯨詎一麾、細遶池風聞菡萏、平分苑月醉鷓鴣、南天莫道無饒賞、大海如雲鳥翼垂、

節婦篇　願爲良臣獨入一步老杜亐矢往往

勻滿一送

縞衣綦屨譽鄉鄰六十年來老此身庭畔霜枝徒有夜鏡中雲鬢久無春每因顧影啼成雨翻為旌門切作顰百歲雙飛元所志不求國難表忠臣

至日錢郎中世村先輩栢堂成同陳鳴埜朱允中二丈燕集

主人種栢遂成堂栢大何須栢作梁同在烟霞過歲暮獨飡華實看天長落成會見陽初至燕集邪論夜未央和酒既非將側葉若為杯酌有芳香

贈徐君 號龍陽嘉靖間著条同契獻闕下不用去其隱處留明山中舊傳仙人所居至今火尚存

幾年應制留西苑晚注道書于 至尊正有神君居帳裡自應紫氣出關門新栖洞壑溪隨去舊日仙人火尚存黨學捕魚來谷口莫教失路似桃源

送劉子臣入郎陽

纔共燈前倒玉巵忽聞劍珮繫青絲別子去泛瀟湘水為客正當桃杏時應泊魚鄉頻買酒暫投江寺一題詩郤憐不得長年少何事年年長別離

潘承天介飲

明霞淡靄釀重春盛典高張禮樂陳聖世山中歸一老園橋席上第三人定知國學他年船且試庖京此日珍燕罷歸肩滿歸路自嘲茆屋有垂津

芙蓉 姿韻依然

一花流采著書邊五寸芙蓉二月遷側水差生初試鏡啼紅嬌殺未笄年叢藜惡棘穿根切大柳深江淺瘦眠戲取世間閨閤事權題霜色星梁懸

菊花

曾是將軍蒔菊餘尚遺秋雪一藤攤籬香伴酒經三主錢樹塗銀散五銖往往抱霜冰夜蝶亭亭插帽朗晴英落英又道堪餐甚坐看柴桑一事驅

芭蕉

蕭然長衲綠衫翁聽雨勾風事事中大葉儘勝摩詰雪高花郁定美人紅卽陪霜露秋墻委亦伴椒脂粉壁空一樣連宵明月影今朝先缺雨三叢

玉簪

玉簪抽影暗差差半占荒堦無盡期小婦將花曾抱

粉餓人墜葉擬桃鴟紅芙暈臉雙俱映綠髻搔頭一
不施定作蟳螬根葉想化爲蝴蝶等兒嬉

萱

與刀斷水水難分藉景忘憂憂轉頻丹棘空長辯艸
鹿白頭猶見倚門人漸鄰惡雪居冬候別字黃花擾
假辛葉上有蟲秋卿卿汝南傷別北堂辰

藜

笑將一幹嘗妻兒病骨饑腸兩責之多事去燃天祿
字安鳩來過老人肩山林猛獸今誰是早晚繁霜正
爾持他日短長憑杖者人間數尺紫玻璃

雞冠

百葉秋皐盡一飛霜天孤爾伴鵝衣錦纓未關知誰
絕絳幘初籠聽漏歸同腐憐儂終草木高顛學鳳自
儀威少翁枉有彌塵物半向南山額上巍

山查

如聞海鳥不宜牲亦似山查便埜生紅後滿村量雀
卵秋來偏此只風聲對苹犬馬傷孤抱種豆遷談少
一蜴來往細腰爭窖窦莫須移淺與東陵

萄桃

舊欄東畔野葡桃亦是張騫大宛苗既取夏陰飛作
霰詎嫌秋蔕纍如椒月蠕墻影霜蛇去風引藤香尾
歇飄付與荒堦隨意係猶勝惡棘壞蘭梢

土菩提

菩提五樹百顆懸但策西功最爾先點檢小魔空黑
豆糊塗大事有青天雀錫暗向珠邊結含利難飛火
後燃相伴荒塗行不乂維摩示病已連年

咏櫻桃花

滿城花發不知冬閉戶經年筆氈聾剪送海棠勞及
我折寄櫻桃笑殺儂雪打霜披應不免粉腮胭頰爲
誰濃胙宵況復狂風雨枕畔驚聞折箨龍

壽沈叅議南湖子 沈翁宅近驛祖道之所而饒孫

范蠡城邊暫駐師喜逢上壽薦芳卮分符今忝元戎
託出宰曾蒙國士知門外碧湖開祖帳堦前玉樹遶
孫枝海天應有青鸞便願得年年寄頌詩

謁孟廟

西域流沙墨翟徒東周虛器寄遷廬齊梁本不求王

佐郄魯聊歸鬬野狐百楚椽題驚烏革累朝霜露老鼂趺景春自是眞兒女錯認人間大丈夫

馬氏白鵲

何來白鵲乳雙雙馬氏才賢應季常練氣橫空從樹抄鮹門織羽對書堂倍宜刺史停春餞懶學燈花映夜娼宮錦雙鷴君自有薛濤取繡校書妝

應李以賞歌姬

遏雲清曲纍明珠可是佳人獨立餘延年妹比昭陽燕西子人看鏡浦蕖內院新妝應墮馬湖州水戲定沈魚近聞匆氣新雄舞郁得還來助艸書

送妓人入道

盡出花鈿與四隣雲鬟剪去厭殘春暫驚風燭難留世便是蓮花不染身貝葉欲翻迷錦字梵音初學悞梁塵從今豔色歸空後湘浦今無解佩人

和玉芝上人蘭亭詩

茂林修竹舊相傳千古殘碑野艸湮碧水曾聞王謝語青山不異永和年葉飛錫杖峰前路樵指流觴澗底泉回首雲門孤月上清光遙送鑑湖船

送張子藎春北上

離筵驛路正芳梅騎馬聽鶯是此廻舊日繻生關吏識新年羅袖內家裁澤蘭把贈撈春色苑杏留花待異才卻說涸鱗懸尾在欲從天上借風雷

賦得紫騮馬送子藎春北上次前韻

紫騮嘶斷驛亭梅紫色翩翩燕共廻不用連錢千箇剪祇借葡萄幾點裁桃杏滿堤銜雪片烟雲一道本風才要知他日飛騰處試聽蛟潭夜半雷

聞張子藎　廷捷之作春內山尊公（自王公佐狀元及第至于君只三人）

山陰豈少攀花客最上高枝更絕倫南宋到今知幾度東風分付只三人傳書向國為先輩有子明廷慰老臣想見當年清夢裏是誰親送石麒麟

其二（向來廷魁多讓江右至君始與之相當君第時其先塋鳴吼數夜）

曲江能得幾高枝得意新郎又會稽三駿連年空冀北隻蹄銜曉破江西淺沙鱗介號懸水大壑風雷吼瑞泥何處彈冠應有客心知不爲舞虹霓

子藎太史之歸也侍慶有餘間值雪初下乃邀

我六逸觴於壽芝樓中余醉而柚賦

江城小館共飛梅笑倚高樓向夕開百鳥投林天未暗萬山戴雪月將來盤堆藕蔗供我飲字納龍蛇待律猜妙語明日雨舟乘興至宜與令尹煮茶陪

董堯章謝國甡歸塟共餞送之蒲萄綠言酒也見主人設醴以待也

異姓侯王有定襄爲君東道即兒郎不因上鬢愁崩雨何用穿貂必冒霜車騎殷勤虛左席榻塵容易厚高梁明年二月蒲萄綠莫負花前設醴香

盛泰父苑西艸堂得聲字北走胡而南走越盛本吳產以北上憂酌客而索損

太僕街前萬馬鳴野人門巷寂無聲徑邀鄴下才賢入共醉吳兒拍板橫一匣黃金傾北走半墻紅樹出西清年來四海浮萍席幾逐棲烏散鳳城

送馮丞豐之官兼便歸省

但謂家園倒玉卮寧期燕市掃玻瓈正當蒲醅堪持蟹無奈魚腸去割雞父老爭看懷綬錦羹湯尚及煮菱蘆晨昏豈少高堂念迫斫江舠候吏催

飲季子守海棠樹下作追壽其六十時尚未予長沙師嗣君

信哉廉吏子孫賢僦住將軍種藥廛試問海棠經幾閱不知今夕是何年一枝粉曆人俱麗百蒂紅絲雨並懸醉與花神爲約去孫枝還看大如椽

宿坌道登城北高臺値雪

迢迢坌道枕重邊高閣登臨倍黯然百灶營烟明可數雙蕉蝶粉遠能圖偶逢飛雪關山杳漸近浮雲帝里連莫訝金湯堅若瓮昆陽城小古來堅

鳳皇臺臺今爲魏國所圃

池館中山稱最繁題詩紀鳳自開元翻因一片荒臺言臺以詩人起土直賤千金沁水園柳色條條通御氣梅花朶朶隔高垣三山二水無由見風景都非舊日言

李長公邀集蓮花峯五六實事

萬山西去翠濤長特揷層峯菡萏黃止與將軍橫一槊翻疑迦葉坐中央頻傳鸚鵡籌長袖新買韓盧獵大荒昨夜邊西聞揷羽幾回乘醉拂干將

客有爲留春詠者亦命賦之

春去春來何所之春花隨爾亦全稀黃金大藥終難駐紅袖嬌遮晚更飛恐唱驪駒催客去欲馮啼鳥喚儂歸年年此際腸堪斷何事東君好別離

盡社咏留春者並函寄復賦二首

社壇高咏集精藍大塊青陽儼去驂聞道況酣劇河朔只愁風雨送江南筵前肯放勾芒轄嫁後寧燒玳瑁簪轉眼城南桑樹下更題少婦遠饑蠶

其二 悲感恍惚

西施不上老紅茵賀監湖頭款綠蘋去妾猶能啼故

主風光應亦戀吾人天涯一燕啣花轉酒畔雙蛾對雨顰併是斷繩千尺井大家無計挽銀瓶

金剛子珠串

金剛百子寸絨排携向叢林儼始開梵底波濤生海壁鬚根琥珀映鰲腮珠遺象罔收非一棘取猴么鑽（鑽乃竭乏之意似言削盡也）盡來最好可師無骨挂飄然推下講經臺

四山樓詩

深巷雙門夾道隈烟雲斜日倚樓臺簷扉四面空中啟山翠于重闉裏來小座客臨看易滿匝簾鳥下遠能回郤言月夜宜清嘯秋半應知上幾迴

友人索贈劉府公以剿寇受賞

曹吏分符夜正中傳餐破敵曙初紅經營聊試材官技賞賜先歸指示功鄉里徵兵連歲盡郡邊臨海一潮通眼前世事誰長策此月東南獨倚公

會稽訓吳先生母九十出册索題

瑤池寶籙授長生九十聊占上壽成就祿官銜隨地往承歡綵服幾回更筵中已覺留春住燭下猶能記

夜行自喜當年曾教子白頭親得見傳經

推府韓公生日友人索贈（韓關中人）

羽觴薦壽儼瑤臺況復人從函谷來兩度關門占紫氣幾年仙吏住蓬萊官庭艸樹宜春日法座星辰接上台更羨于公陰德在高門留取傍雲開

過胡汝 宅留賞牡丹

芳樹丰茸何歲栽對人不語向陽開頻年此景無多日好客相過問幾回寒蕋正宜催羯鼓高枝偏自映金杯醉餘誰復論朝暮待爾腸臺行雨來

送同府潘公入覲 潘公陪赴科諸生宴時謬期渭罷歸至是送公入覲

早秋猶記赴明經，宴罷相期在此行。又見擁衣隨隊入，真慚束帶下階迎。驚時已是趨朝候，戀別難忘秣馬情。共在陽春無可報，況逢知己許平生。

瑞荆篇為新昌尚賓呂君乃弟賦

荆樹雙標瑞應期，與君兄弟頗相宜。竇家有子皆丹桂，馬氏何人非白眉。拂蔕遊絲縈一本，催花和氣遶連枝。他年會見高千尺，問道兒孫幾葉垂。

十五夜抵建寧通都橋玩月

城西日暮泊行船，起向長橋見月圓。漸上遠烟浮艸際，忽依高閣履簷前。坐當林樹看烏遶，望入銀河與水連。久欲乘槎問天上，幾回津路渺無邊。

送吳學師奉其母太君還南昌

鄉思偶憶越人吟，就養還嫌非母心。萬里江船歸白首，孤亭祖帳集青衿。家連南浦飛雲入，門對西山積雪深。想見寒宵燈影下，笑牽兒女進溫衾。

和樂堂詩 諸暨楓橋

堂敞群山紫翠中，一門和氣暖融融。每看霄斗縣從北，別有春風來自東。萬里雲烟圍檻桂，百年枝葉老橋楓。簾櫳笑語時時發，莫問瑤臺第幾重。

題翠華軒卷

楓橋先輩有風流，玉軸文池鎮綺樓。山水大觀凡八詠，人家喬木幾千秋。黃絲脂縱偏游蠹，白雪吳綾半織虬。俗眼燈前從古忌，賢孫隨處好藏收。

寄答汪古衿 汪徽賢也有忌鷗園

少陵鷗鳥喚不來，汪家鷗鳥了無猜。非關野老能爭席，自是菩提無鏡臺。范式雞償明歲約，羊曇淚是幾

年哀。會須一哭胡司馬，共踏黃山頂上苔。

柳橋不知誰氏園舊有梨樹六株花甚盛余每當月夜坐觀移時擬買之屋而扁曰香雪園今歸誰氏梨且斫盡矣

六樹梨花打百毬，昔年曾記柳橋頭。嬌來曆曆西施粉，冷伴年年燕子樓。不受三郎催羯鼓，好當一夢入羅浮。今來斫盡誰家屬，辜負山人扁額休。

賦得城山篇為林諸暨公別號

郎官身本是長城，況住城山得勝名。遙憶諸峰當戶

列應如百雉帶雲平松蘿自記經行處水石終懸宴眺情寄語移文艸堂使他年身退待功成

次韻仲房瑞雪之什與方衡州大夫并呈幕府

占年未慰三農望禱雪眞懸萬姓憂稍喜瓊枝撩碧漢轉看銀海映神州隨車細片疑飛蓋撲馬輕團類打毬壇畔班行應共訝天心原自答君侯

禱雨詩友人索頌邵府公

使君憂旱禱星臺走拜衝炎去復來撲馬忽飛晴晝雨迎龍先帶碧潭雷憑將素履通三極不是臨沂灑一回總謂承膏無寸土分涼猶到讀書齋

詠冰燈 荊川公韻二首　盡於題外取神咏物推能手

第一

夜堂流影倍生妍剌掛誰乘凍未闌燭暈只疑杯水抱火齊應落數珠寒薄輪逼焰（必置日方知此語之工）清難覓滿魄生花洞可看復道餘光能照膽郤令遊女怯追歡

其二

五枝叢裏總稱妍徑尺能消幾夜闌對月水晶誰取火生花銀燭自禁寒共燃始覺琉璃避但掛還將雨雹看無奈陽和消作淚向人筵上解悲歡

落花 四首

二月初歸三月來千紅萬紫不成開繡偏芳艸時縈帶灑向粧樓欲貼梅殘暈秪疑銜鳥雀輕陰半是隱條枚因風吹上高唐觀爲雨爲雲在楚臺

其二

少時片片睇初明多或紛紛數不成北地佳人元獨（繡口）立大（自合）堤遊女本空城乍依天上絲絲駐定下風中到水疑開謝莫言機太速乾坤何物不枯榮

其三

西園蝴蝶戀芳辰南陌驊騮蹀綺塵態比驚鴻還讓色粧如墜馬不同新非關塞外吹羌笛已覺寰中逝早春寄語隄邊遊冶客明朝還得藉青裀

其四

楊雄宅裏積初饒衛尉園中去漸遙總謂巽開還巽賞其如同謝復同飄雨從講席天將散綴向房幃曆共消便取明皇催羯鼓流聲何事激空條

送葉公子歸同安

阿翁門下傳經客，公子堂中講課人，半席不分閫閾，語幾年同是弟兄親，遙憐攬轡還家日，翻憶趨庭問禮辰，何事匆匆易爲別，心知龍劒合延津。

題某名卷後

高賢名筆幾傳留，偶向君家匣裏收，此日人猶廿北面，當時地亦重南州，經鋤臥柳終身計，軒冕浮萍一葉流，無限衷情呼不應，瓣香終日對悠悠。

芷齋

讀書往往荷三餘，種芷爲齋扁芷居，供眼色拼輸蘗

圖，療班香定入方書，爐飄海國旃檀避，座滿嘉賓蘭蕙俱，從此下帷重覩易，不須更爇小蟾蜍。

項羽戲馬臺河滸留侯祠雲龍山張山人天驥放雀處　僅爾撮合

千古徐州雄楚西，多援舊事嘆當時，大王千里馬誰得，山人一去雀何之，產蛙沉竈年年水，碎穀餐霞歲歲祠，曾見蛻蟬還食不，留侯未必降庖犧。

呂布宅　有序

布妻諸史及與布相關者諸人之傳並無姓，又安得有貂蟬之名，始村瞎子習極俚小說，本三國志與今水滸傳一轍，爲彈唱詞話耳，又山根一小砥，牧兒指爲布妻搗衣石，以妄遊客○布馬名赤兎，爲人盜獻于曹，然布之敗非關赤兎有無也○布以斥陳宮策聽妻言敗，操憐宮，縊之，養宮母，嫁宮女，亦幾活布，乃奪於劉，不忍殊刑，假同宮縊，觀此則知布妻終免囚跳，裴松之奉宋武命注陳壽三國志，乃沒布妻事，兼沒其姓名

將軍納策正移師，少婦牽衣惜別離，若使爲孥倍音陪言縛之更急縛虎，爭如伏劒送烏騅，貂蟬小字從何典，砧杵寒衣寄阿誰，弔古老狂無美刺，卿家何壁可題詩。

其二

人皆爲布罪蛾眉，大抵蛾眉見若斯，赤兎不嘶連夜艸，白門猶望百年期，賸歸沙漠中郎女，嫁與邯鄲廝養兒，兩者秖須半行字，不知何宂奪松之。

九日登戲馬臺

臺始於羽，宋武嘗九月嘗登臨，六朝以後多

取爲詩料余故特再詠焉朱武劉裕也孫恩寇會稽將及山陰武以長刀奮殺數十人恩走海山陰幸全傷蛇見本紀

朱武登高酣戲馬侍臣陪宴話傷蛇金釵各帕風吹落緇帽親宣菊插斜感慨長刀遮敝邑悽涼短褐弔官家欲沽一滴澆行在柱杖無錢何處賒

嚴灘嘆 并序

暮至嚴灘客有及子陵先生者輙嘲之曰老漢捏怪終年著羊裘老脾寒病耶呼筆札來

番舊案不兩何而石尤起舟幾碎撥牲往禱恐遺群吏笑偷取兩句灰之誓于江曰亟歸當望禱

既向東洋罵蛟毋又從嚴瀨詭羊裘天教風伯爾休往膳落溫郎他自收細艸免冠羞下馬大江投札許沉牛客星久矣眠天上誰管驚沙打石尤

馬策之灰失挽一日自作小楷千餘脫幾脫遂感昔日之勞挽之

幾年燈火共熒熒此夕孤燈照獨青馬氏白眉犂夜璧荊軻一臂失秦庭翡翠有魚提換米麒麟無夢送添丁憑誰去買太湖石爲勒元常墓志銘贈小王魚二一翡翠玉

送白君可赴葬劉刑部白好客人呼爲白孟嘗餉我鴨酒索祭文不諾

君到劉墳艸未長解將佩劒挂劉郎空壼屢歸蘇季子進道爭呼白孟嘗水掌乍肥鳧正貢泥頭未破酒先香倘餘索我薤上露和淚隨風灑白楊

送楊子甘復之京楊久客歸必展墓

我賓爾主各匆匆北去南來等斷蓬何事得無長太

息此生寧有再相逢黃塵敢避騾蹄蹴紅淚初干馬鬣封不但別離纔苦惱時時悲喜戲場中

張子錫嘗自題鏡容今灰矣次其韻五首應乃郎之索前刺

其一

十九寒交一搯紳十分中九分寒交一分搯紳而已武略將軍好舍人乃祖正千戶階武略將軍慣喜迎賓虛左席實錄也生憎學女作西犂玉皇既受三彭訴見酉陽雜俎金冶難留七尺身越絕書越王以黃金鑄范蠡郎使郎君呼百日畫中夫必下眞眞畫中美人名眞眞某謂畫主人曰祀之呼其名百日則下主人交之生一子其後携子躍入畫中畫中亦添一

子

其二

雲作衣裳霞作紳，詩壇畫譜一才人。苦吟驢背忘高喝，爛醉氈倉答淺顰。宅畔大槐依舊國（海山宅有古槐借用南柯事），輪邊小劫可由身。鏡容我亦年年畫，比較今來漸失真。

其三

乘輿問疾禮拖紳，爾却拖紳禮若人。君房本謝薇垣直（宋張君房爲紫薇省諸郎代筆海山亦嘗略代西清諸直之詞），京兆翻工柳葉顰。

（海山得二齊姜甚狎畫眉之事不減張敞）祖述不孤雙大老（謂不孤其先世二張也），奪投（去聲投胎奪舍）難認三生身。西隠昨夜梅花夢，仙尉并（平聲）教贊子眞（梅福字也此作夢中戲言耳）。

其四

玉花巾子綠池紳，月旦訛評孝友人（巾子剪碾玉作揷花鹿綴其瘤紳必以綵却以異色線綠其他故俗人爭目以詫異而盡略其孝友）。泣鴿曉猶垂母淚，生鴉初不爲兄顰。詼諧百出嬉三昧，雲水千重了一身。見說閻羅仍待制，許君鸞雀去朝眞。

唐伯虎畫崔氏像因題余次韻三首（舊刻一首）

子建詞描洛浦神，唐君色染博陵身。巫雲已散當年夢，吳粉空傳半面春。韞玉求沽遭棄置，採蘼多事問新陳。（失二句）

其二

盤陀江上水仙神，秦繆樓中弄玉身。邂逅一番明月夜，蕭條幾度杏花春。嫁後形容難不老，畫中顏色易成陳。憐儂正是文君輩，不嫁成都渴死人。

送張子成之江幕

公子材名本卓然，宦遊翻得豫章椽。青天酒散滕王

閣，碧水風吹幕客船。佩取司空孤劍在，江連秋壁萬楓懸。知君藻思多新賦，彭蠡雙魚正好傳。

送朱大行

九霄萬里浩無邊，黃鵠纔飛隔紫烟。子羽豈無修鄭手，賈生原有去梁緣。過逢寒士綈袍解，告別先公墓艸芊。若到禪齋問燈火，夜深如待舊人然（余與朱讀書禪寺）。

贈中軍舊識

偶叨書記混名流，况遇將軍是舊遊。旅次關心供楚桂，軍中留客唱涼州。夜寒刁帳城烏集，春盡營門海

氣收萬里虎頭方食肉書生抱筆不須投

贈俞叅將公 并序

比年海陸奸宄逼市島夷其後漸剽掠居民壞城郭賊傷大吏以數十於是公本抱負文武流聲有年承開府之命提孤軍橫艘海中經涉春夏賊所當無不應手碎者東南萬姓賴以全活渭以孤遠每思一致緇衣之情而不有路會公入府城詣提督府中學士大夫若諸父老子弟知與不知望見將軍麾蓋感

激有涕下者渭於是倉卒集里閈同聲稍知歌咏者六人各著篇以頌其他散處不在不量寡昧倘亦有壺漿之意乎

孤城一帶海東懸寇盜經過幾處全幕府新營開越騎漢家名將號樓船經春若戰風雲暗深夜窮追島嶼連見說論功應有待寇恂真欲借明年

挽徐高州大夫 山陰公之尊公也

句容出宰四方師水部分曹八座知來視長公方幾日忽摧大老是何時懷橋困梓生悲易出塞還家得信遲絮酒一卮猶未得隔年慚愧寄哀詞

少濵篇為金子 乃翁知惠州府號鑑濵金子時盛刻巳集

兩代高名百不磨山川其奈兩人何大夫付與扁舟與公子忽歸半頃波無數翠烟生碧荇有時白鳥浴紅荷眼前詩景刊無盡莫惟梨材索價多

送郁丞入覲 予家軍藉龍里與丞鄉都勻接又丞左顧失迎之

聲華貴竹數清乎更有都勻亦擅名少府衣冠真漢吏上都日月正虞庭從戎尺藉叨鄉里下馬荒廬失送迎此際又從天上去令人倍憶館松清

唐簿得獎 醉翁謂其友朱生也

鳳鸞何代獨無之枳棘卑棲盛羽儀挽粟一朝樓櫓去旌書連夜度支移邑多竹色袍俱映路近松江鱠每思黃浦醉翁聞此信定抽采筆寄新詞

陳都僉五十 陳嘗藉生員役官雲南為樵山人子也

青衿常向泮宮遊共識將軍是虎頭萬里巳曾飛食肉五旬何事不封侯鄒因阿大俄驚座轉憶而翁醉莫愁百歲光陰今巳半留貂不解更何求

送南戶部某考滿詩 送者亦巳戶也

楊柳春來未作黃憐君抱計向　明光省中並馬雖
無幾湖內游魚漸覺長天下征輸空杼軸年來供給
盡邊疆定知後夜虛前席好奏南薰第二章

郭　部翁嫗兩壽

峨眉西去倚天長引瑞流虹聚一堂麗氏鹿門同日
隱竇家桂樹接枝芳酒卮共把雙鶼鶼簫侶同騎兩
鳳凰自古陳家擅西蜀何如今日郭汾陽

呂禮部再燈上元 時呂從杭歸値二月望而再舉燈燕

祠部宴客敞朱扉帆槳新從客裡歸百盞華燈縣未
下兩番元夕賞應稀雨餘韭葉開籬剪雪後梅花遶
座飛共道勝筵須有紀不妨投礫引珠璣

方長公重五餉以江魚枇杷豆酒

江魚銀板枇杷金綠菽家醅一甕深方叔特分長命
酒老夫正按小招吟且寬牛虎廿人責莫解蛟龍奪
黍心萬絮千花馮弜二沾泥唧鳥美人簪

章孟公招陪葛韓二丈特徵酒姬妙解雄舞辱
貺嘉篇率爾次韻 孟家事阮咸也章長公名啟謨字孟嘉號太元

翩翩公子信陵君幾上青山悵海氛朱亥侯嬴俱上

客葛洪韓衆總仙羣杯邀去月當天轉魚幸嬌歌隔
水聞最是携燈橋上酌龍塘風皺一宵濆

其二

投轄風流近屬君坐淹鶴雀摩宵氛天河總沒雞三
唱盆酒還澆豕一羣舞是公孫新弟子劇多優孟舊
傳聞安知紅袖非優孟好學三閭哭楚濆

再次章君 鄙杜門者八年矣章君餞葛君遠游至與諸座客并疑枉邀勉爲一出而章君酒佳甚云七臘矣是尊公使君所珍物汝墳爾雅及郭璞都作汝濆

妙醞端來老使君鉤鋒正破楚軍氛强陪東道遠行
客故笑西河久離群四座高談仍舊雨兩年重聽省
新聞魴魚本自無辛苦多事樵姬唱汝濆

沈先輩別歸松江十年再至醉而授筆倚馬懸
河僕目以吳裳辱贈七律次韻答之 拗體

阿蒙一去東吳賒三月天風吹海槎敢言搖樗遮關
羽郤喜舌辨如田巴若箇聽詩顧不解苦尋趂韻鬢
先華幾淹白坐不投轄實少青錢付酒家

陸先輩乃翁曩謬我以函丈後聞多內閱先輩
來知其詳可哭也先輩拈詩弄繪亦自彬彬

可人於其去用沈韻追賦沈陸之交也袖鐵鎚防害云是渠實事時大奴閱牆故有末句

沽酒無錢賒莫賒況堪提柳問編槎家本吳山詩似畫客經浙水字如巴噎鳴袖鐵爲朱亥涕淚當筵廢白華我亦朝昏聒荆梓幾回舌爛在田家

陳伯子守經致巨蟒三十緍以槧鑑二兒北遊久鑑每古燈花又連句淫雨

喜有賢人敬長心老饕長得飫烹飪陳遵甕減封泥液董卓臍高塞塢金燈火每占花黯黯人琴俱澁雨

沉沉細鱗紫甲宜觴物酒之詩窮更漏深

十月望後反舌競飛鳴四五日

仲夏聲宜收反舌仲冬何事競聲聲春秋月令即無准郊藉特鳴底不平大梵呪長翻黑齒小蠻曲短換朱櫻誰能一一與分別贏得芳齋自在聽

送錢君緒山

南昌自古盛才賢亦伏臯比啟妙傳肯使異同虛白鹿但教升散遠青氊文成舊發千年秘道脉今如一線縣況有陽城方弖告好從暇日問真詮

壽杜通議之父母

侍臣舊立雲霄上封誥今承日月旁雙管鳳簫娛老伴一函鸞字捧仙郎頻年祿養蘇珍甾此日霞觴注瀣漿更喜賓遊來結駟高門誰不羨榮光

壽戴柳州父母

松溪舊說神仙令椿壽今符傲吏言過客倉皇辭上座長公金紫擁華軒笑看浮世憂千歲自養靈臺湛一元將挹清光陪杖屨恨無羽翼即飛翻

其二

璧水青衫舊有名恩波白首喜親承雙飛老鳳人間瑞千里神駒天上行共擬腰圍行束玉此時心事愜傳經高門咫尺連滄海遙對仙人白玉京

壽張翁

翁年八十儼寒筠聳骨方頤鬢艾紛舊種槐枝高入漢今傾桂醑瀉從雲兒郎遠膝微搖錦賓從過門半是文眼見吾儕是童卯轉驚五十四年人

送徐山陰公

捧檄將行夏正中壺漿西出路重重三千里外知

明主二百年來有此公皃去何亭不畱烏雀飛若箇爲開籠眞於滿邑南薰裡別感翻翎一段風

送葉君子肅訪楊龍泉公

山連閩越最奇觀君去龍泉幾日看夜月暫稀禪寺會秋嵐應滴客衣寒過辭徐穉言相贈久別楊雄見定歡却說書齋歲云暮幸相除拂待歸鞍

于溪許某是蠢子山行遇二仙女折松花令其送往香爐峰上見二人棊他日又見二女令其送往泰望山上與二桃一符一詩曰子父

母肯令子來則啖以桃而來否者且燒符後許亦不與父母桃陰置香廚上父母亦不與來而許輒燒符後覘桃不見余登泰望山山人對余說乃是前年事

求仙尚自隔蓬萊仙子一雙何事來解珮人間托流水吹簫去路向瑤臺望中海島茫茫斷別後松花歲歲開世事如斯渾不解青山落日坐莓苔

洛神圖

旌幢片片引長虹蓋下眞珠絡幾重洛浦神仙何所似陳王詞賦宛然同輕嬌欲墮波先捧刺繡纔飛水自籠雲鬟雙廻環珮解可憐交甫暫相逢

燈夕送張君之滇迓其尊人

今歲風光倍覺饒無人不去踏虹橋獨辭午夜千門月去迓高堂倍里遙飛蓋梅花梁苑雪歸帆楊柳楚妃腰此行不爲營名利要度衡陽雁影高

送應公子之金陵

公子行遊寶劍揮寧親綵袖需庭闈西園別飲芙蓉夜東道誰開燕子磯萬里江光飛海岱六朝艸色上

人衣高皇舊事憑誰問賦得西京雁帶歸

應索柳溪雙壽詩爲張封君

鵷雛綵翼翮青雲簫裏偏娛老鳳羣柳碧一溪開別業橘黃千樹稱封君遶庭羔雁光流靄映酒翁姑色倂壓看取仙郎無限事鸞封還換幾回文

答次吳靈璧 時虜報頗急而吳約以騎相迓飲郎中

爲郎靈璧苦紛紜頂擬精裁一片雲遣騎總無虛左轂甚恭郤似信陵君遼陽虜棚頻飛羽細柳鑾輿自勞單縱使馮唐頭白盡大都不分日摘文

寄散亭

幽亭初落禁城新御墨旋飛寵近臣金馬從來宜大隱銀璫何遽乏高人郎馮闌檻縣春髮未許溪山乞此身不信試看鷗鷺侶翩飛長在鳳池濵

送鳴敎 總戎杜史皆其東道主

高鳥時時集上柯高人日日結鳴珂總戎事業簪貂近杜下風稜避馬多憶昨爲予悲四大秘今誰不讓雙蛾因君一寄倉庚炙欲㫒丁儀奈晩何

某某兩君舊主人招之相繼北去

無奈長安道路爲兩年兩度去相知罥連舊醵東家在悵望佳期北斗移邵伯倉蚊連夜鴨河間紅樹早秋梨當年我亦經行此渦後如拳馬上提 古仙詩北斗團團曉柄移有似佳期常不定

朱伯子以恩貢首選北上 送之 乃翁嘗知彭澤仲蚤入史館

寶作風雲應六龍丹霄烟霧矯雙鴻君王虎覲繞陪輦女弟蛾眉早入宮梨栗可嘲彭澤子賢良交辟大馮公黃門愼莫催廷對正在從容論及儂

玉簪盛花嘲之 燕中玉簪若干盆若干錢而越頗賤之

去年百葉僅遮根今歲千花爛壓門帶珮銀鈴搖綠皷琵琶玉肘滿烏孫時從鬢底嬌臨鏡曾記燕中買論盆秋後芙蓉憔悴盡啼烟泣露領江村

送趙某丞瓊山偕乃弟贛州典國典史並往之任海公名瑞者正其治也 趙上虞人孟嘗還珠亦上虞人

三千里外梅花嶺十八灘邊雁序心一葉烟中親渡海雙鳧堂上伴彈琴官廉合浦珠仍返鵰在南濵縣正臨匹馬儘堪長問政雙松應斃輙高吟

倪君某以小象托賦而先以詩次韻四首 第二首倪

詩以略誤推我 倪頗清瘦 設色畫多用雖黃作底 又嘗客吳携一吳童歸阿童王濬小名歌兒古樂府 九方皐爲伯樂給薪 第三首倪詩以黃祖諷我 倪有孝友名我故獎以黃童黃香小名也 又以慕客諷我故有末句前首終童亦終軍小名也 亦喜禪象頂裹幅巾似冬僧 第四首倪多丈亦稍傚䁥 象邊一童子煑茗倪別有七言絕諷我云猶喜曾無江夏權謂我幸無權耳不然卽一黃祖也悵矣悵矣

郎看負劒游吳客終是拋繻入漢童阿堵虎頭雖易擅浮丘雀相本難工敢於玄白嘲楊子尚恨丹青敗乃公筭更難描誰面目矮人咄詫戲場中

其二

許懸王濬推王猛影伴吳童唱阿童飯顆山頭吟總瘦雖黃舌底吮難工誰能相馬如薪者若箇描龍不葉公忽憶人心如面語須君着屐九廻中

其三

只知江夏多黃祖那知江夏有黃童宿蚊未易輕紈散老蠹猶鑽故紙工游戲巾裾醬髮佛扣參聾啞大家公慚非十九人中客付與毛錐玷畫中

其四

注經筆遠三墳簡炊茗烟籠五尺童秋水瞳人雙眼白春風剪子百花工無權江夏今誰箇有用雲林舊是公欲扣比方應不對子綦正在嗒然中

壽吳溧水 湖州人

西來天目碧嶙峋中有苕溪產異人昔日臨文俱入妙今來作吏更稱循栽花潘岳垂青簡飛舄王喬覲紫宸自是生來多道氣非關嬰姹出黃庭

送張會稽公入覲 石洲公

霜白天寒艸欲枯旌旗高捲出名都不將竹箭爲方物但學術良似漢儒宮闕近聞修五畤君王自合訪雙鳧郎如明府生民命莫對神仙有與無

春日蕩槳鏡水 效體

短槳長橈出鏡湄弱羅和日本相宜廣原積綠催芳急幽谷新鶯吐韻遲襍蓝攪絲飄易斷柔波排荇蕩難移麗候佳辰應靡待飛觴緩遞棹停追

緋桃篇

桃花映戶復臨池閒道穠芳滿上枝誤落自依裙帶 語偏 繡乍開猶學口痕脂添粧影入玄雲鬢折寄香隨錦 捐 倩

字詩借問世間誰得似鄭家紅袖倚門時

奉送林山陰公赴戶部

聖主旁軒策士林使君綰綬拜山陰事當流水繞援筆縣傍高山好弄琴天闕徵書隨鳥急地曹分署映花深東南財力公俱悉會計應勞夜夜心

幕府游武九曲令擬詩 時兩道者縣居削壁下迎幕府

翠蓋高牙停曲徑仙宮廣樂導清游風傳短吹音還遠山夾廻溪影自流關尹預占函谷氣桃花故引武陵舟歸來別有笙歌擁看月重登庾亮樓

王將軍再邀觀獵予方歸越不赴

車騎環林欵客扉。束裝初罷曙鐘微。西陵自喜揚帆渡。東郭遙憐控馬歸。荒艸迴堤天共遠。鳴鑣撲地烏俱飛。懸知行樂無過此。何事朝朝與願違。

鞋盃嘉則令作

南海玻璃直幾錢。羅鞋將捧不勝憐。凌波痕淺塵猶在。踏艸香殘酒併傳。神女罷行巫峽雨。西施自脫若耶蓮。應知雙鳳齊裙底。恨不雙雙入錦筵。

送績溪胡氏兩公子

翩翩公子鳳毛長。暮裏辭親彩服揚。共羨連枝承雨露。那堪分手在河梁。天邊並馬看飛雁。篋底分衣認佩香。自古世臣元濟美。看君此去有輝光。

送同知王白竹公

幾年佐郡已資深。金馬懸知有陛沈。捧檄重來渾了事。拂衣歸去本初心。綺琴暗憶瀟湘雨。粉署眞辭暮夜金。桃李戀春留不得。秖培棠樹長清陰。

王母壽詩　王之臣乃母臣自編世集索詩

鄉里爭傳太母賢。世家親是長公編。半生辛苦流奇筆。百歲榮華表暮年。白髮當尊搖鳳翟。綵衣遶座拂雲烟。此時定有添籌祝。不放金陵酒似泉。

寒食後駱君携酌次其所示別作韻答之

破鐺長拾鵲巢柴。忽枉行厨向此開。笑引醇醪對公瑾。悲生寒食哭之推。竹書劫傷渾應燼。花雨天愁亦懶栽。海水海風鵬翼盡。幻堂偷此一浮杯。

駱復用韻和答再次之

獨獠一束嶺南柴。五葉傳花自此開。顧我乂無傾蓋語。多君剩有法輪推。隣園笋色班如淚。客甕梨春醉未栽。盡道高陽擔麴蘗。誰憐有託付深杯。

賦得雲渠篇贈親交馮君

年來懶向紅塵地。喜與馮君結社遊。數片寒雲迷野屐。幾條秋水掛高樓。分爲池沼搖明月。獲郤魚苗打白鷗。聞道十洲元不遠。要通一派接扁舟。

劉伶鍤

片鍤縣車鍛者誰。定知叔夜爲儂鎚。柳邊幾受寒泉淬音翠。花底長陪醉客嬉。四大還家何用爾。一時奪彼亦嗔伊。古來兢詫萇弘血。化碧當年若箇知。

仲春有客登西興鎮海樓觀潮寄詩答此

爾眺西陵展妙裁我依南郭嗒如灰徐娘洵老多情去枚叔觀濤七發來片鍤任埋償酒業雙魚長踞正花開比萊庄上（是其庄名）門如水碧草茸茸抱鹿孩

吳子明際訪蛟門訪沈嘉則諸名公

吳郎少小解聲詩月露風雲薄不爲孔雀東南（古樂府詩）題將許偶關雎窈窕是其師忽思海畔推諸沈欲拗櫺花寄一枝（時五月三日）不若買舟親訪郤淶談正是日長時

十四日飲張子蓋太史宅留別（久繫初出明日游天目諸山）

斗酒那能話不延此行無事不堪憐兮藏夜夜思學日劒出時時憶掘年老淚高梧雙欲墮孤心缺月雨難圓明朝總使清光滿其奈扁舟隔海天

五十生辰吳景長携諸子弟餉予園中

回頭四十九年差兀兀將身伴肺嘉（石名太古以石爲獄）齒數真慚虛犬馬枝幹猶記渾龍蛇縱令百歲能餘幾況復孤舟未有涯多謝諸君留醉久棘墻新月上梅花

雪中市樓災（時有新聞）

千門六出枉滕翁一爐飛羣了祝融正訝瑑臺穿雹急（瑑赤玉相沿誤用耳）忽驚海竈煮鹽空餘花落座涼焦額泮溜隨人泣斷風挿漢冰心知幾座昨宵新爍雨高峰

送周縣公量判南康府（職捕盜）

鳴琴臥治正相安忽作監侯水國彈司馬江州行擊楫少年湖上正探允青牛谷秘遺經在白鹿山空講席寒餘力不難興絕學預爲吾道一彈冠

雞聲（聞雞起舞左傳賓孟見雄自拔其尾問之侍者雞自憚爲犧也李白詩有何日金雞放赦回蓋以雞竿啣赦書唐制也）

夜郎詞客絕羈栖江左微輸餌牧羝無事着鞭誰起舞不煩喻詔正堪啼雄吭莫殉青天曉利嘴留防務尾齊自古擅名危不細每因吚喔首爲低

其二

自許圓吭全命惡未輸丹頂擅鳴皐香消幾喚山魈午漏斷頻呼海月高杜曲儘教催鬢老秦關曾放籥狐逃翰音也是登天物肯向梧桐羨鳳毛

蛙聲（埳井之蛙盛談其井中之樂以矜東海之鱉出莊子公冶長被縲再得鳥言而始雪晉書佛圖澄聞塔鈴日言國有大喪亾而石勒果死此詩謂鳥能言則蛙鳴必是言矣且）

鈴無情與蟲鳥異尚能言今雖有言可忽之而若聾若聵耶但無佛圖澄之聰聽耳戲咏也

綠蒲池畔渾蠻語明月樓中攪客眠東海劇譚當此夜華林一問幾經年鳥言雪後人應老鈴杵風吹話自懸況是含靈若饒舌不應聾聵付茫然

其二

微蟲亦藉語言通細雨黃梅處處同近水人家喧鼓吹隔窗燈火課兒童為儂作計無如啞縱我能聽亦似聾寸艸尺蛇須仔細莫教花落怨東風

蠅聲

後秦苻堅將赦自艸詔甚秘忽大蠅集筆端已而化為人呼長安街市洩其事又蠅能亂黑白敗璧然畏蜴又能亂雞聲見齊風又小雅曰營營青蠅止於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蓋以比人之讒也夜朝之朝音潮正指齊侯事四靈謂麟鳳龜龍蘄州產綠龜俗云能辟蠅

報赦先來呼外市含煤欲去敗連城竟窺趙璧穿廷入公向秦王遶筆鳴午曲故繁欺蜴歷夜潮直誤與雞興何人已墮營營穽枉擬蘄州買四靈

其二

時呼綠袷過關內更挾朱脣乞醉鄉遶座伊嚶羣止蘋乘風宛轉共吹簧翻嘶晏塵香徒辟一亂辰雞夜正長愁殺滿城簪艾客薨將雙耳抹雄黃

蚊聲

南薰吹漲綠胎蟲柿橡如苡響不窮飽喙巴馮喧夏月哀吟翻苦怨秋風一城市客朝攤外百甕醯雞晚瀝中施與皮囊枯亦得只愁無計作家公

其二

秋脣應候自應花夏帳誰能障爾譁萬馬迎風飛箭鏃片潮隨雨上江沙籠巾較可蒙頭睡傷耳難教借

鬢遮聞道靈符能絕響欲從勾漏覓丹砂

送某公遷南戶部

馬上尚書白面郎居官新喜舊周邦齊梁花月談雙燕淮海風烟隔一江積水游魚中庫板白粮紅粟里人艭西臺御史生祠在專待君侯與作雙

雪中紅梅次史叔考韻

雪中最妙是紅梅糝糝團團併作堆幾點粉胭嬌入座數枝濃淡巧塗腮繁華種裏仍如雪蜂蝶叢中任去來醉後移燈玉闌畔嫦娥扶影上瑤臺

史叔考荷河汀號篇

若耶溪水積長汀、中有荷花出藻萍、葉底嬌歌蓮女亂、晩來眉黛遠山横、紅衣倒護雙栖鳥、綠㲲時波一片氷、結社此中應絕勝、欲從何處覓蘭亭、

潘子以落花紅滿地爲題令賦

自古有新終有故、從來無故亦無新、風雨不禁三夜擺、乾坤別換一番春、醒憐㓕燭逃紅粉、醉卧沿堤襯錦裀、若使黃金能鑄蔕、至今桃李屬安仁、

張封君輓詩 杭人也種茶竹五畝於一片雲所一片雲南山奇石也

五畝茶園萬竹紛、艸堂何歲去徵君、紫苔漫蝕千金劒、蒼蘚愁枯一片雲、紱子郎官從日下、人稱長者隔江聞、細詢湖上藏舟處、倘許孤山處士墳、

某平湖詩應索 泗州人號榮野姓傳時知平湖縣

有客携我青絲壺、半側儒冠說宦途、泗上風雲猶聖祖、江南桑柘數平湖、歌謳一國誰能借、美刺隣疆亦笠徒、兩黙傳星明出宰、君王連夜夢雙鳧、

予奇梅領之松客有誇予以滇者

客行猶記五更鐘、萬樹梅關東復東、忽作波濤初雨後、蔚如烟霧遠看中、近開萬里歸人說、更訝千盤薄漢雄、物產絕奇安有極、高昌虎珀照天紅、

紅葉

朱顏晩作鏡中姿、紅葉秋嬌野外枝、愁緒幾宵催鬢髮、林霜一夜老胭脂、寒村半映烏栖處、破屋偏堆柿爛時、遂底一稍尤妙絕、漁舟絕勝蓼花維、

酌張氏山亭時病瘧歸後復自酌至醉東此

隔林携榼近庭闈、舊業新祥兆不違、竹下彤雲芝之一本、松間綵綫雉雙飛、媚筵小洞迎苔出、挂嶂涼絺帶翠歸、醉後可容逃瘧鬼、夜深重調酒兵圍、

風木篇應索 鳳陽人舊爲南戶部郎曾定揔糧叛卒茲叅閫

建業風烟宦邸身、曾收叛卒蕩京塵、鎬豐宅木龍飛地、劒佩趨庭鳳起人、早歲弄雛歡不少、夜風搖木淚何頻、近聞佐伯留閩海、蜊蛤菰蒲併是春、

送某君之京

春宵燈後雪初晴、抱劒封書事遠行、廿載酒尊皆北海、一朝才子獨西京、棘墻付與啼邊淚、柳岸應愁別後鶯、若碩蹇驢尋好景、有人說我舊游程、

季子寘五十 謂賀生子第二事○有一副室

纔見青衿紺領圓五旬頭白一何便逼家忽已經三世問齒眞慚大九年誰見買蘭秋不予從來稱驥老能先兩般賭勝看高手急斂茅齋備客筵

長至呼大兒飲

馮將坐息準歸陽道吸穲呼鼻鑰長雙璧再廻圓箧赤片葮初破卵泥黃糟醨難自臙長日豚犢能忩舐大楊百命今朝生意始一門灰槁斷人腸

送某君暨其伯氏還松江

燕市相逢已莫春弟兄傾盡往來頻海天一月歸雙雁柳色長亭悵幾人等是苦辛尤日莫漸逢蓮藕始鄉津不知黃浦秋來月醉後同誰網細鱗

送子肅赴三團營 時子肅病臨人謂其行也不宜爆坑故賦此慰之戚總其舊主也

萬里從戎赴朔屯新秋騎服雜涼溫南人爆火滿京國東道高牙壁薊門貂賤不妨吹季子劍長久已識王孫客中如此良堪住枉說風沙晝夜昏

壽王龍石二府

使君稱壽紫虹纏輿頌臺歌美盛賢銅章曾佩二千石玄髮新晞六八年 此公正四十八歲 高譽白雲留省署歲星金馬舊盤旋茲辰正値稱觴候剩得蟠桃出 帝筵

其二

海國紛紛豔菊枝和風偏薦小陽時慙爲桃李蒙春色喜借松筠什慶詞鼇下文章黃甲第江南財賦白雲司莫言佐郡淹明府玉珮行看集鳳池

代某往壽

春葉萱條本並芳授經和膳亦同行如何此夜瞻南極獨件長春映北堂舞綵翩嫌非具慶霞章行看出明光抽毫作頌期他日百歲流霞滿玉觴

送府學某師推處州 時方擬餘姚而衙多妙侍處州盛以露釀四方多來販名金盤露郡衙對萏山

扶風帳底舊吳娃把燭今番照削瓜秋露滿城酤酒郡春雲數片對山衙禹蹻舜川題正急嶺猿灘雪去何賒莫言桃李俱回首爛艸孤心一夜芽

樂閑園詩 神虎即神武也六朝以來以虎當武或因國諱耶其人司幕布政

卜築名園別有村秖憑魚鳥送芳尊一冠神虎懸徵幕五樹鳴蟬種柳門世上督郵應不少里中親戚豈無存歸來一話何妨却拋擲晨光直到昏

馮伯子新居是三月望 居在飛來山下鄉學官浮𤔡始居紫金街

新居明月滿天街夜踏春陰若箇陪一自紫金辭舊件麻將蒼翠遠飛來紅芹笑指宮墻傍白塔閒看鶴雀廻未必三遷專為此却因得此恣新裁

魏文靖公卮貯以梓匣輒賦 魏公名驥蕭山人吏部尚書謚文靖余觴特海螺而已故有紅螺白稀之句一杯得之水澄劉氏之先世以石米買而剗如一

小荷葉梓木有紋曰鴛鴦錦

瑠臺鑿盞妙京幾若箇豪家不打歸舊買紅螺俱粤翠新收白稀總遜稀不辭梓檢鴛鴦錦那取蘭陵琥珀飛莫問鯫生辦不得卽今辦得惹翁嗤

俞母節詩 無錫俞翁與母訣書氷心雪操四字母遺之教其子成進士時同知紹興俞大夫汝成工詩故示其母者饒有雅構

藁砧一別淚闌干氷雪遺書墨未乾每執寒燈看不盡獨居羅帳歲將殘紅粧久歇孤鸞鏡白髮仍簪五鳳冠地下相逢應有問丈夫猶自立孤難

俠者

縣門一見不通名入肆開尊俠氣生却說吳中姓梅者曾過燕市吊荊卿路逢知已身先許事遇難平劍欲鳴自古英雄成濟處也應君等為橫行

與季長沙老師及諸同輩侍安太平葉刑部先生於禹廟 時老師值生日葉自太平遠來亦避賀生也葉與老師昔同官南部

長沙太守西曹吏從在南都數往還舊日為郎俱白首今朝稱壽對青山萬松夾道將成石一水當堦恰抱環陵寢年年謁春且偶因嘉客得重攀

吳學師為白責將軍索賦 勅書樓 樓在南昌以孝行得褒書

高樓內死隔塵凡細雨斜通南浦帆秖為承 恩自霄漢不關招隱向叢巖瑞雲偏捧啼烏樹繡拱端居賜璽函 聖孝由來感麟趾風人因得撰周南

順昌諸友約陪遊武夷後俱不赴道中追憶

勝遊曾許得相親獨往仍憐舊約頻飲馬溪邊花照水更衣樹下雨隨人青山盡繞官程曲紫氣長留蛻骨神自識仙踪杳難覓歸來笑說武陵春

過許君精舍 代作
高門偏自傷城隅車騎迎賓席每虛西去垂楊臨大
道東來流水遶清渠聰疏積曙晨搖筆花樹栖螢夜
映書更喜數爲文字飲新秋還得慰僑居
季子守宅觀音蓮
昔聞火裏蓮能長今見蓮從陸地栽廣葉祇憑圓性
轉籠花全借法身開叢搖寶鬘風中去氣遶栴檀雨
後來試問集觀誰具眼解將眞見聽飛埃

送允大周君北上 時燕別於西湖
新開彩鷁正相催別燕偏臨湖水開燕市酒徒還未
散漢京才子許重來繁花拂棹含輕霧小伎鳴箏掩
薄雷却說追遊能幾日連鑣重遶大堤迴
壽胡介公 時督撫浙直江福
幸從羣彥集芳辰申甫生周別有神以德既堪三壽
頌將身却奉萬年人劒光激座催歌急海色流杯
送酒頻更取一卮飛作雨江南無地不陽春
奉送布政使胡公督撫江西 號柏泉視陝學疏北虜策行世
南國甘棠付召公新銜兼掌一方戎手握兵符分閫

外身披儒服坐軍中樓船自映行邊水甲馬偏嘶戰
後風寄語株尤誰氏子請纓曾上漢廷封
行經玉山吊孫烈婦 孫士人家也無子蓄一妾身遇賊袁三婦欲全妾身伴代之隨賊度妾去已遠始罵賊賊剄其五內厶錢緒山公命作
桃花含子怯風殘少婦捐生爲所歡趙氏存孤較猶
易木蘭替父不爲難鏡中玉匣迎刀碎頭上金鈿照
膽寒此際白虹應貫日非關易水別燕舟
齊雲巖 嘉靖間勅新之
漢京何用祀神君福地仙居處處聞懸水千絲非雨

散屑山百葉是蓮勻鋪明上與毫光合尾碧平將樹
色分暮道無如明主切萬年應馭冉湖雲
嚴江茅大夫見贈賦答爲別 鹿門
漢將移軍細柳營每從高會聽鳴箏惟應落帽當筵
醉那取從軍載筆行彩鷁停風維曉岸斷鴻隨雨入
秋冥江堤芳艸霜中盡明日將誰寄別情
答嘉則
才子能文幕府收將携篋劒副行舟碧幢近映江光
暮彤管遙分樹色秋萬里烟波雙伴影幾孳鳧雁一

滄洲回看天際冥冥處搔首西風動客愁

崇厓

崇厓薄瘴接遙天兵馬宵征踏月圓漸度重關增曙影半留行竈減炊烟萬山束路通千里二水分流各一邊蜀道傳來還覺險高歌一曲使人憐

北上別丁肖甫於虎丘

少年同學共青氊一劍孤飛何處天別後相思應與共向來心事尚難傳樹連古道冬催雪水泛寒燈夜泊船自是陽關歌不得秪憑尊酒醉君前

徐州道中寄諸陶兩翰君 南明念齋

敝裘短策去翩翩昨奉離觴似隔年目送浮雲悲遠道心隨飛鳥向遙天河流遠岸紛成渡馬驟將塵踏作烟客裏自甘如此景不堪持贈玉堂仙

贈錢君 錢龍泓時客京師以翰藝自給有封侯出鎮者百金要之不赴

將攜彤管遠行游燕市羈栖歲月流白璧不逢知已獻黃金曾却貴人投歸看破匣幾緡在出鎖閒房一榻留好與南州徐孺子時時同醉酒家樓

香山寺僧方荷能詩出其師護松號册索次

壇畔蒼松綴紫苔遠公曾記昔年栽不教秀色流華屋只放疎陰覆講臺愁爲石化將鱗去喜作濤鳴雜梵來却憶吳山五千樹寸秧盡是老龍材 中峰和尚種松五千本於吳山今皆連抱矣

送葉子肅再赴閩幕

我昔曾操記室文君今又作幕中賓共憐蹤跡隨萍梗誰道詞章動縉紳楊柳自抽離客思櫻桃初學美人脣此時欲別難爲別况復啼鶯弄曲新

送季子微北上 乃翁彭山老師服方闋求志闕臣

吾師有子舊承顏千里徵銘館閣間去綰數金酬綵筆歸鐫片石藏青山野棠立馬人辭墓津柳迎舟客渡關滿眼臨岐雙涕淚不因爲別故潸潸

乙丑看迎春 時病初起

青帝鑾旂繞大堤東郊仗引協羣黎枝輕巳作開花意屐重偏多奪綵泥一道風光臨曉騎兩行簫鼓雜春啼微痾豈只都除祓兼得陽和滿袖携

病起過仲虛山人遷宅

山人第宅幾經遷景物無如此地妍西去河流通郭

外南來山色落簷前賓游倂作桃源覓魚鳥眞成鏡裏懸病懶數過翻覺易小舟隨釣繫籬邊

送彬仲應貢北上

經閣詞林早擅名莫將難遇嘆平生已通薦藉非無路不負相知在此行萬里桃花添馬色一行征雁渺離情定知後夜相思處獨坐山居對月明

壽王光祿

芳園本自樂嘉賓況値生朝集慶辰皓齒定知翻壽吹家僮善音長髯應許並仙人君美髯飛觴候月心耽夕抱

甕澆花手占春最喜陽和如有意流葭初動管中塵

園中懷宗師馮公寄呈少洲公時陝右使

長從日下望長安花鳥驚春幾歲闌分陝秦藩雙岳重傳經吳館萬松寒叨陪國士蒙知易誤飯王孫覺報難却說更張慚妙手翻令一曲繫南冠

鳴敎五十

海東幕客總翩翩且月筵開海嶠連百歲易過今已半一生難遇各成憐飛花自滿談經宅帶艸時縈辟蠹烟更欲與君論筒事不應身世老蟲箋

節慈篇爲吳通府公祖母夫人賦夫人新寡時通府之父方提抱後亦爲州判官葉子肅至自休寧爲索之而作

靑年粧粉久辭勻婦節親慈世所聞身作孤鸞惟照影眼看雙鳳遞凌雲嬰情繡褓山俱重結念并刀水不分病起已拋人世事轉因題咏淚紛紛

景文三十生辰次韻

千家後代應高門靑鬢流光遶幘痕刻曲相思老朋友習池游戲好兒孫芳年易去將誰怨末路難酬是子恩稍喜籠中鳴雁侶聯翩作字叫天閽

王先生示其夫人哀詞賦此奉慰

白頭靑鬢久相知不覺音空手下絲機斷舊成羊子學飯餘今憶孟光眉西天花雨重生路南國樛陰逮下枝却說碧霞池上鳳幾回着意伴英雌

讀張君叔學所作姊氏狀即王先生配也用前韻寄之屈原姊嬃每自潭水歸慰原叔學宅白魚潭每舉輒落迹稍似之

女嬃遺事弟親知書罷雙懸淚若絲潭水每歸憐放逐殤爐無復燎鬚眉班門有女成三士賓樹如君占一枝好志不應無外史豈將文字鬪雄雌

送金先生宰武康

昨歲承顏晝地中、看君道氣暖融融、甃辭飾鷺升堂鼓、去泛仙鳧送舄風、芳佩陸離紛水艸、短蓬朱碧寫江楓、極知望氣須雷煥、不到豐城意轉慵、

送御史大夫趙君節鎮川貴　説得晃玉

霓旌萬里擁樓船、共説牂牁漢郡年、秋浦送人歌白苧、夜郎吹笛待青蓮、兩藩重鎮盤江合、五姓番君後殿延、北極從來俯南陸、好將柔遠答皇天、

夜宿龍南山居聞梵

寒林禪室數燈懸、清梵纔聞客未眠、去遠依然歸夜靜、來遲猶自戀香烟、性靈微觸經衣上、響散餘鳴遶壁間、聽滿十方何所礙、修行誰證耳根圓、

送王君入監讀書　新建應襲

繡裳赤舄事征東、麟閣曾經論武功、聖主何心收印綬、遺孤今日大山中、過辭家廟貂蟬在、獨上關河雨雪融、寄語伯禽多自愛、成王原不忘周公、

殷孝子詩　盜將刃其父、孝代之、數言而解

心上經綸元皎皎、眼前圖牒總班班、若令死父於人手、何用生身在世間、一念未萌看惻隱、片言排難見機關、因之忽憶移忠事、不信諸君不汗顏、

送李縣赴調　養虛公

好將寵辱付浮漚、公道於今何處求、誰謂一春淹別駕、又飛雙舄向神州、秋歸遠水行應杳、夜發輕舟挽不留、楚璞由來天下寶、不妨　明主再三投、

送新昌某學師諭告致還南康

絳帳中橫半席青、鄰庠猶自識先生、傳經鄉國聞朱陸、並馬吾師是弟兄、漢室尚須垂白召、明時何事拂衣行、試教別後從西望、還有春風到小亭、

次日復酌於鄰舍登飛來山訪浮峰上人

瑤榭瓊臺望轉深、紅雲穿日散輕陰、天留霽雪教人賞、地放寒梅要客尋、閱歲已知頻改易、逢時何處不登臨、悟來自笑渾多事、何用題詩在碧岑、

贈李遼東

十載崇陰滿郡中、更慚桃李倍春工、江南高枕新司馬、遼左長城舊總戎、笳吹閑飛蘆渚月、樓船時泛錦帆風、太平坐致今如此、猶費深籌畫燭紅、

登滕王閣

南浦雄州開水上高臺積翠遠天涯庄廬地遠連秋樹荆楚山長入晚霞新閣不巢唐幕燕莫林多下漢江鴉歸船便取章門路西去郊原日易斜

人日立春

年來日日風清日今日風清更可人遙獻美湯憐送節更聞金勝簇新春烟添柳色看猶淺鳥踏梅花落自頻東閣早時聞一曲却令和客不勝新

每過兗輙旋謁闕里輙阻追賦三首 前刻其一

明珠不解捨衣邊日禱驪龍杜自虔借問儒家懷闕里何如佛子慕西天片香幾買經過日萬木終懸會葬年只尺翻來一不至是誰騎馬倩誰鞭

其二

如一豎牧千羊博取三墳覽百王誰越殷周徵夏禮獨餘江漢寫秋陽孫枝歲久龍鱗暗翁仲霜濃馬鬣長不用今朝愁不至年年此路自堂堂

間有賦壞翅隺者予嘗傷事廢飡羸眩致跌有脊骨脫突肩日昨冬涉夏復病脚軟必杖而後行玆也感仙癯之易賊羨令威而不皆横櫊哀吟輙得十一首 前刻其五

兼兼借比未能雙盡日鴛鴦戢在梁丘伯易占何相薄盧生難軟片餉僊年來羅網渾巫蠱爾輩瘡痍尚稻粱騷簡半爲魚所盡淚痕多是吊鸞凰

其二

令威絜氅不勝痂遼海羈雌別怨懸半取氷紈欹箑扇雙遮鐵柱揷江沙悠悠一念終銘石掃掃孤簷且落花安得徵君三百字暮潮秋雨洗龍蛇

陸子寄餅

餅餌枚枚旨且柔老饕呼純也嫂嫂菜園此日來羊脚蕨尾何年到虎頭醉倚西鄰招禴祭戲將南面問骷髏因之忽憶而翁睡一覺今年三十秋

史甥以十柑餉

黄柑久矣斷衢州甥也何來十顆投照酒影中暗皺面無壇腮畔落粗瘤小兒塞上嘗寧得病老床頭渴正求我欲爲儂添一傳大蘇先許拜穰侯 穰侯見大蘇黄柑傳

徐文長逸稿卷之四終

徐文長逸稿卷之五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王思任季重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五言排律

送張子藎會試　正月十七日

春雪作花日題緘送子都懸燈當歇夕卜采詑擕蒲杯濤宕椒碧酒膽與人麄身伴棘墻鼠心搖芳艸途不得雙握手惟聽隻呼盧看君將筆賭一擲萬青蚨

贈錢生　善琴療書及蒔花蕖

越國有錢生思親得令名片蘭如借寶一慟欲崩城綠綺橫長石青囊挾內經栽花文士集悟艸擔夫爭儒雅衣堪把眞誠意可傾莫教忘兩字忠孝舊家聲

方氏子園茄蒂王瓜四子頃亦稍圓　年七十

老去圃能便艱難七十年壞轤牽遠井破屋接鄰烟脫帽當茶竈持鍬插筍鞭忽來新莫逆喜拜舊忘年盛指蔬籬外遙垂篠架邊瓜雖非五色蒂却是雙圓杵向秋砧掛旒當曉纊懸嬌黃濃髩鈿嫩黑檝針綿（極體物之工）莫問三眠柳那論並蔕蓮孿胎咽對紐雌尾鼻俱穿灾正牲圭盡　時旱甚　權難雨露專客懽浮白賞婦喜用紅纏花落知誰後藤升是孰先墻蝸分隊篆野鼠別曹緣女取持雙髡孫猶軫二絃霜時宜畫捲月令好書傳楊尹歌成帙　昨楊縣長衙亦如此刊詩成帙　柳州箋數聯　亦瓜也見柳集　他年妝外史併此入頭編騈拇從來賤重瞳自昔憐馮渠閒估較何處定媸妍

子寓圃亦產雙瓜方稱如琴軫爲人落之

未可充三棒　蒋孜爾生參撾今三棒鼓也　惟堪軫七絃　承上首句　儘持撾孟德莫去惱師延　承上二句　合弁支苛霧商量擺蹐烟

長腰雙鵲卵大繭八蠶纏　自此以後俱預擬其壯時當亦如方圃而今借其天也　翠葉遮難滿黃鷹映自妍遠藤香結字近水脆生涎內履愁無地懸匏苦在天　天上有瓠瓜星　同心思蘇小　雙也　匹騎走楊堅國豈無雙士軍元有兩甄邵平聞恨晚武曌摘還憐鰕蟆睛丫海麖麖角聚顚行排鴻入漢齒露象埋田夜夏啼周日　叔夜叔夏　麒麟哭魯年　不過言傷瑞也　投梭賢母誤　此下並言誤也　避杖走兒猨鉤吻黃精賊蟛蜞紫甲權出藍書未熟　出藍即荀子勸學篇首句　本艸註徒箋慶弔俱迂爾著龜亦莽然下簾翁已矣誰爲跌三錢

芷齋號篇

白芷何年種騷經舊許才梢花雖未覩本艸說嘗開
難見菖蒲蕊深含荳蔻胎下帷香草座側甕水抽荑
腦麝爐宵歇芝蘭客日來徑荒他芍藥杯近此莓苔
豚柵休教放鴉鋤促更栽瑞呈書帶艸臭入隴頭梅
卽未堆千古還宜砌一臺夜深箋易者字字撥燈裁

挽某君之配蔣

章臺走馬歸欲畫巳無眉卿卿果誰復棣棣選儂儀
解衣恨不蚤織素敢嫌遲舊德非蘇姒新奩是孟姬

黑貂歸屢遲紅羅換不施憶昨甘羞譜（食譜也）悲今苦
詠詞霜砧休夜響雨闇罷春歸訣聓留條脫憎人唱
屐屧鹿門未采藥鸞刀且斷機應有殘絲在淚盡樂
羊衣

送通府熊公

萬里滇南去姚州路最西停輿逢象渡側蓋聽猩啼
渺渺茲行遠登登與斗齊瘴身試鐵漢柱字洗銅題
幾載明湖鏡繁馴長鹿麑常平紅米厚兼攝赤紋提
爰有同魚者艮懷肩𩌏攜翳桼分趙飯結艸夢秦鞮
稍幸辭牛嶽那堪臥馬蹄楮衣不敢送隔樹語黃鸝

元夕先一日諸君偕展小飲聯句盤中棗旣各
散去余隱括其剩隽而東陽補珎不勝傚悍
此後當咋指 多多益善又能驅市人使戰
眞詩中淮陰也

元夕款靈均清尊道氣殷盤高惟韭薤筋下謝膮臐
棗自青州至梅從綠蕚芬抽編鬮競病振咏響鏞鼖
旣落枝難綴相黏意轉勤同笸憐昔併異組恨今分
瘦爲干苛日肥堪冠寄雲雞心望貢篚羊矢分樵斤

老媼腮摶皺憨娥乳突纏如瓜麄覺誕似杵細能勻
海荔何勞殿交棃尚許群甜先闘橄欖黃染晉牙齷
瘤瘿懸襟小螬蠐嚙篆紛麻皴山頂畫紗縐纖邊紋
似繭初成馬如茸略綻麇樹還珎霹靂藥亦策功勳
纂篆（巧合）縈華句來來離合文比心投赤果塞鼻笑紅裙
挿棶花生燭槌膏氣奪芸葡萄烏槖漆瑪瑙紫雕賁
遙憶游燕日逢渠始沛濆沿堤傾大斛攤芼遍斜曛
物價離鄉換人情貴耳聞壁多俱抵鵲怪罕共鶩蘋
是險休輕冒何難且莫云酒闌張鎬輿韻捍亞夫軍

徹管籠開羽穿燈柒拘筠艱難貂尾續愁殺老彌明

中秋發舟越溪將游天目同韓達夫門人吳系

馬策聯句

出郭月正上迷波雲稍黃 渭 井梧初剪葉天桂忽飄香 系 遠落諸英渺遙峯寸碧長 渭 寒枝驚鳥雀征棹載琴箱 系 樹底秋光滿船頭夜氣涼 策 曲塘翻刺芰夾岸浸疎楊 達夫 澂亂白魚躍山移綵鷁翔 系 半宵聯鏡曲一水接錢塘 策 漸漸天如洗年年雨阻觴 繼道 那能如此夕徹曙醉清光 渭

徐文長逸稿卷之六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王思任季重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七言排律

萬曆八年正月三日四日連大雪 責以板實

恐不能解然危韻僻徵楚楚不俗

三日四日吹陰葭爲豕爲羊驟日車夜裏蠅蛾鳴隙紙朝來燈月亮簷牙急開門板迷梁鳥盡訝街心遠沛蛇唱玉量銀過斗柄埋花沒樹到天涯但飄瓊葉

無枝蔕細碾鮹塵度縠紗塞北雲黃非馬集江南天黑是蝗遮紛紛輕薄方穿市皦皦粗人巳笑茶驢影灞橋能幾箇鳳吹華館有千家敗絮不熱衣如鐵窮巷無烟突似揩歷歷空倉蹲餓雀昏昏積氣破寒鴉八條氷柱擎天上九月春梨壓地花搏象搏獅供一戲易汚易皎竟雙瑕懶飛金谷將歸蝶略墜陽城取壤麻遼海不消貂鼠穴于闐進斷玉塲沙只輸野老煨爐處火到梅尖露一乂

蛙聲 本艸蛇所居有蛛 爪氣莊子蚿憐蛇 關事則可描神有緘

紅芳綠漲綠連天夾岓蘼蕪匝淍滂別有皷吹喧渡口不教蚯蚓疊陽關般郎咄咄書空易漢吏期期奉詔難華苑公私猜典午華門佶屈課般盤連營甲卒枚前鬨塞寺沙門呪沒飧蟾蜍借月瘠何謂科蚪縈波字與翻蒲潦潺蒸號太酷梅風飄蕩控宜寒使車南指雕題譯貝葉西來鴃舌彈金响佽徒九儘落珮垂戰士怒彌般譜語就笞方乞半孤雛膈乳未啼幾韓馮枕荷愁喧寐藏勝降桑許聒眠利口嗇夫僥喋喋薄言鉦罷鼓闐闐咽兢笳烏不得曉雜沸蓮露幾時圓迢迢來度天姬帳閤閤廻鸞鈎者舩搖繁藻鏡驅成瀫韻碎菱絲詎可穿寄語艸深瓜爛處急呼蝍蛆偷蚿憐

徐文長逸稿卷之七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評選
王思任季重父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五言絕句

越望亭　諸友畫八景送馬先生之安福索賦

萬里一亭孤高城帶海隅不堪亭上望帆落晚汀蒲

禹穴

師是馬遷才探奇禹穴來重臨江水潤好灌豫章材

鏡湖

鏡湖八百里水潤湫荷香師去鄱陽望烟波較此長

耶溪

鼓棹若耶溪一日還百里今去看蓮花應在濂溪水

蘭亭

師每游蘭渚春風服尚涼江流亦九曲。恐未可傳觴。

雲門

雲門殘六寺吾師傳一經持向緇衣講何妨絳帳橫

越崢

師本吳中士不嫌越嶠登門生客吳夜也宿虎丘燈

陽明洞

陽明洞天小名爲道流芳馬融今別去傳經冷石房

別宋紀室斗山 名朝陽

一自燕京別重逢是五霜今朝又分手千里塞烟長

畫

閣上談玄客天邊剞翠峯大癡皴染細不用墨池濃

海棠

葉葉覆胭脂枝枝掛綵絲問渠嬌有許未到馬嵬時

葵 戲少日

柘頰糝紅鹽將心向日縣莫教辜負爾急畫海烏添

驢客

畜驢無貴賤驢多不值錢江南坐詩客北地背薪還

牸領犢群

可憐楊太尉逢着曹驍騎生兒二十年不及老牛舐

東方曼倩偷桃圖

摘桃不自食持以獻壽筵去海三千里猶帶雲霞鮮

畫竹二首

青鸞五尺尾一半入青霄（恍然）老眼摩挲認方知是竹梢

其二

大醉一斗餘條條似鯨吸小窻風雨中寫竹難免濕

牡丹

不藉東風力傳神是墨王雪威悲劒戟鏖戰幾千場

牡丹畫

牡丹開欲歇燕子在高樓墨作花王影胭脂付莫愁

荷花二首

芳艸齊如剪荷葉大如盤西施輩越婿翠袖倚闌干

其二

綠葉何裊裊寒梢直不彎若個蘆花渚漁翁少釣竿

浸水梅花

梅花浸水處無影但涵痕雖能避雪偃恐未免魚吞

玉簪

洛浦驚鴻別高唐暮雨歸玉簪如有意燭滅掛羅衣

其二

黃鳥小囱幽狂揮墨欲流麗人鴉髻上五寸玉搔頭

艸閣深江而有行舟之老

杜老喚鸕鷀江深艸閣低㳂江尋酒伴船過石頭西

題畫

夜寒霜露濡飛烏去何處秋日白蒼蒼空亭數株樹

予臣絮其室之故鏡再鑄索詞

復妝舊鸞覰來作新蟬耀臨粧人巳亾倚面向誰照

送黃公子迎其母夫人歸黃巖

半臂黑貂裘迎親下娣樓新城賊難破母去不須憂

賦得珠川篇贈人號

結屋臨飛瀑清流遠積書要觀飄灑意不是羨明珠

題三仙煉丹圖

自服大還丹千秋去紫烟徒聞不曾見畫裏覓神仙

爲沈嘉則題枯木畫四首

長幅小藤又題詩掛帳紗萬枝無一葉留得雪爲花

其二

墨頴作叢又流陰映牖紗更直添一種數朵古藤花

其三

小幹學魚又空心蟻竇紗參天今百尺不解作飛花

其四

詩成手八叉借意欲籠紗不敢輕枯樹春來不放花

送章君遊江西　五岳

把酒上江閣問君何所之鄱陽湖口濶烟水渺相思

近江爲趙君賦　督府掌書者

洗墨臨池客移家住近江越山青隔岸偏入學書牕

題畫

佛桑新到處菡萏正撩人共貯冰紋館他鄉姊妹親

題蘭竹

蘭與竹相並非關調本同氤氲香不遠聊爲引清風

題水仙蘭花

水仙開最晚何事伴蘭苕亦如摩詰叟雪裏畫芭蕉

題牡丹竹

牡丹須綠葉春早葉難多莫道扶持少新篁拂綺羅

牽牛花

葉似青雲剪花如碧玉凌鳥來栖不響朵朵巧垂鈴

水仙　着想處自致

江水拂鏡明江波處鮮滑湘君少侍兒頻儂步羅襪

題畫　自然

何年顧虎頭有此傳家手老夫細摩挲儼似黃子久

送別劉堯和會試二首

御柳揭紅牆春風馬上郎特引雙蝴蝶來榮插帽芳

其二

知君貌堂堂稱此羅衣裳若個宮娃剪須教特地長

復上虞復西溪湖 縣宰朱姓

復此西湖水侯郎西門豹湖水何足論溉我三鄉稻

其二

湖上香稻熟湖中鯉魚長網魚煮香稻千載薦桐香

題畫

何年顧虎頭有此傳家手老夫細摩挲儼似黃子久

六言絕句

伐木圖 時宮殿灾方採大木

一斧劈殘深霧萬牛輓動橫沙知費幾番造化正宜今日 皇家

漁

樹杪幾家村屋波心無數漁船試令一隻獨往或到武陵洞天

樵

斧倦坡前束擔薪枝兼有青紅王質是儂鄉老爛柯

只在山中 是衢州人索題故用王質事爛柯山正在衢

芍藥瓊花

芍藥揚州第一瓊花又道無雙若使共圖此幅鏡中西子毛嬙

忠

君臣相得魚木荆益稍展風雲前後出師二表始終鼎足三分

孝

尺牘不過百字美名卻映千秋阜魚泣血灑灑啼鳥

徐文長逸稿卷之八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王思任季重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七言絶句

雪竹　竹枝詞

雪壓烟迷月又蹉前村昏黑水增波梅花也自難張主數尺寒稍奈爾何

其二

萬丈雲間老檜萋下藏鷹犬在塘西快心獵盡梅林雀野竹空空雪一枝

其三

畫成雪竹太蕭騷掩節埋清折好梢獨有一般差似我積高千丈恨難消

風竹　竹枝詞

畫裏濡毫不敢濃窗間欲肖碧玲瓏兩竿稍上無多葉何事風波滿太空

其二

枯枝固是轉相尋數葉何勞便米侵惡梗强鞭穿地逸秋風偏要颯幽林

其三

苦笋穿苔破出封搖風弄月碧玲瓏昨宵偶掘行鞭看多少泥中掘殺儂

風竹　竹枝詞

五竿細篠似荷筒數點青苔艸面封莫怪枝枝半無葉昨宵風雨折長松

其二

只堪擬作釣竿橫豈有干雲拂霧情寄語風霜休更恣只今已自瘦伶仃

其三

竹動由來缺樣同書家雖巧也難工細看昨夜西風裏若個琅玕不向東

其四

鵶鳥嘗依惡木栖鵓鴿多宿竹間枝憑君莫畫生風葉卵破巢傾始得知

雨竹　竹枝詞

小露垂梢雨壓竿眞成滴淚不曾乾問渠何事能哀

甚屈殺蛙泥笋一攢

其二

枝枝葉葉自成排，嫩嫩枯枯向上栽，信手掃來非着意，是晴是雨憑人猜

畫蘭

醉抹醒塗總是春，百花枝上摋精神，自從畫得湘蘭後，更不閒題與俗人

畫杏花

一策萬言如有神，本朝策士數羅倫，今朝騎馬看花者，肯與羅倫作後塵

水仙

閬闕前頭第一班，絕無烟火上朱顏，問渠何事長如此，不語行拖雙玉環

畫竹

帶醉寫竹天正陰，扇頭雷雨黑沉沉，曉來蒼龍失伴侶，直入君家袖裏尋

畫荷

肥甘座上不須查，濃醴筵中可少茶，鵝鴨街頭差免

俗，鋭湖大葉數莖花

尋王子三首　竹枝詞

秋風吹葉下紛紛，幾度尋君不見君，雲裏愁看雁行去，天邊惱殺鳳笙鳴

其二

秋風吹葉下階庭，幾度尋君市上行，正似溪分兩行水，又如天斷一層雲

其三

秋風吹葉打寒窗，對影和人只一雙，小小深杯斟玉液，遙遙長夜撥銀缸

咏畫中紅梅

一條斜掃掛長空，不與尋常桃李同，翠幹朱花雖覺媚，竹枒松杈尚相容

畫插瓶梅送人　瓶作氷裂紋

苦無竹葉傾三斝，聊取梅花插一稍，氷碎古瓶何太酷，頓教人棄汝州窑

紅菊

菊花自古只黃花，改樣連年漸漸差，不是儂家嫌冷

淡敢將紅粉向儂搽。

獨朵芙蓉

荒沼芙蓉寫一枝，即令憔悴不勝姿。文君賣酒成都日，獨立壚頭無侍兒。

寄蜂牡丹 其二

偶然墨掃牡丹枝，誰恠濃粧倚市窺。春色元非老人事，郭華儘爾買胭脂。

淺色牡丹

墨染嬌姿淺絳勻，畫中亦足賞青春。長安醉客靴爲

祟去，踏沉香亭上塵。

荷花芙蓉

荷花粉面芙蓉緋，貌兩美人誰比伊。酒肆相如倍卓氏，扁舟西子伴鴟夷。

芭蕉石榴 芭蕉比衣袖石榴比椎

蕉葉屠埋短後衣，墨榴銕鏽虎斑皮。老夫貌此堪誰比，朱亥椎臨袖口時。

粉團

虢娀騎馬去朝天，淡掃蛾眉眞可憐。不識馬頭毬兩肘也，如枝上粉團團。

葵榴

明月珠含錦鷓鴣，丹砂肝膽向金烏。世間艸木有如此，堪付徐熙入畫圖。

荷

荷花越女兩相隣，小墨描摹別有神。再遇猴公溪水上，不愁輸與鬭青萍。

玉簪

南州頗蒐玉簪粉，北里爭插紅姑娘。若教北里傳觀

此，笑殺金釵十二行。

其二

若共水仙湘水濱，皎宮添坐一夫人。無端生長頹墻下，將就徐熙爲寫神。

牡丹竹

我學彭城寫歲寒，何緣春色忽黃檀。正如三醉岳陽客，時訪青樓白牡丹。

倣梅花道人竹畫

喚他是竹不應承，若喚爲蘆我不應。俗眼相逢莫評

品去問梅花吳道人

水仙蘭竹

水仙叢竹挾蘭英總是湘中三美人莫遣嫦娥知此輩定拋明月下江津

畫水仙付鷲峰寺僧

水仙畫裏妙氤氳詹蔔從玆等㮕芸安得香巖眞鼻孔一時成　盡從聞

作牡丹送從子武會試

近來懶病日關門世事如毛等一髠此際不知何以故也將富貴望兒孫

菊

內園木槿今無色彭澤花枝別有春草木從來無定準一時擡價要高人

題畫萱吳子痛父寃因壽其母并及之

忘憂儘好陪萱艸抱恨無過廢蓼莪寄語賢豪莫迂濶敎人易水送荊軻

杏花牡丹

牡丹已謝三旬餘爲君寫取最嬌枝惟應醉裏縣紅壁當取金釵勸酒巵

古木懸蘿圖畫繞紅葉鴉數十或棲或初歸文待詔畫也得郎字

長天古木染秋霜紅葉棲烏滿夕陽豈少踏枝翻一葉只無詩句惱于郎

其二

紅藤古樹數雅行大陣先棲小陣翔莫作曹瞞三匝繞漢陽江上有周郎

寫倒竹答某餉

胡麻綠荍兩尖堆答使無他寫竹回卷去忽開應乍吽早龍抽尾掃風雷

畫海棠

海棠弄春垂紫絲一枝立鳥壓花低去年二月如曾見却是誰家湖石西

梨花

鳥啄梨花花欲稀去從何處趁風微傷人不解春光晩只道清明有雪飛

水墨牡丹

膩粉輕黃不用勻淡烟籠墨弄青春從來國色無粧點空染胭脂媚俗人

題畫竹贈子完得嗣

仙母將雛遶繡裙畫成盡是鳳毛羣不知若箇思凡世夢入君家載紫雲

題畫蟹一首

稻熟江村蟹正肥雙螯如戟挺青泥若教紙上翻身看應見團團董卓臍

題鐵幹海棠

垂絲美女弄春絨鐵幹貞姜賦國風兩樣心腸一般色畫工描取莫相同

紫薇花 諷

紫薇易開亦易殘紫薇熱客有時寒何如墨史將吟伯歲歲年年畫裏看

水仙花

海國名花說水仙畫中顏貌更嬋娟若非洒竹來湘浦定是凌波出洛川

黃蜀葵

自嘆南冠奏曲時不如畫裏向陽枝赭衣一着從將落總有丹心托向誰

至東天目之第四亭觀瀑布

渴後遙觀瀑布飛游人一云越招烟火繞青藜赤龍一攬華池水不覺蓮抽十丈泥

倪某別有三絕見遺

一以渭漁陽三弄雜劇內有黃祖乃諷我郎是黃祖特無權耳一因我紅蓮劇內油胡蘆有花胡蘆一箇圖之句而寫圖韻以諷一因四劇名四聲猿謂爲猿喧猿叫我亦次韻答三絕句附書於此

世事茫茫射覆然都從黑地料青天汝南月旦君如

準好握山中宰相權

其二

宿世掩遮且一圖今生殺虎爲牛緣傷人不信無邊被不在吾家被裏眠

其三

桃李成谿不待言鳥言人昧枉啾喧要知猿叫腸堪斷除是儂身自做猿

右軍修禊圖二鵝浴於溪 雅謔

蘭亭修禊只須臾也抱雙鵝浴淺渠校計吾儕淹酒

肉紋鴉不啄一蝦魚

范蠡載西施之五湖圖

五湖一舸載誰搖盡道西施伴蠡逃老案一翻千古後成都太史是皋陶 楊愼傳蠡載西施事謬記

東山賭墅圖有雙鬟侍側

問道東山賭墅年胭紅粉白兩嬋娟主人出畫催題急愁擦金釵打翠鈿

剪子嶺

剪子高䧺五樹松横掩鐵板夾西東中間一線通人馬遠處看來密似縫

孟冬下旬櫻桃作花折寄守經并小作二首希和而海棠一枝白酣一壺及妙咏一絕已先在門矣余既和其絕復擬此律方入哦見囱梅復花王山人至問其圖云無不花也果爾豈能逐品爲賦咏耶因統以一律而昨夕風惡甚隣竹紛折劃如歲爆庾江潭云樹猶如此人何以堪噫傷哉 附次來倡海棠白酣三律詩收

詩七律類

半年不復作鯨吞白飲無紅攪不紅今日不愁人不醉太眞新出浴湯溫

釣圖

懸畫松高惹白雲一絲藿葉亂紛紛不知更有任公子半餌椎牛五十觔

過沈明府宅

城南湖水接三山片棹相過雪未殘看了圖書三百卷暮鴉數點落溪灣

送某上虞 自典史陞廣右某州吏目

別處一江梅薤纖行從萬里粤山尖已知作尉盤無肉何必叅軍頰有髯

贈孫山人

龍津先生高角巾多能不特是詩人昨宵輿坐溪橋上話到風平水不鱗

題雪壓梅竹圖

雲間老檜與天齊騰六寒威一手提折竹折梅因底事不留一葉與山溪

題陟圯遐思册 姚人某以輸糧父殁

孝子行游江水潯千年陟圮與同情一航正泛輸公棹百里難酬負米心

老子騎牛度關圖

化人西來化移滿渠又西行化恁人枉殺周廷開柱史肯如漢女嫁烏孫 奇案

掏耳圖

做啞粧聾苦未能關心都犯癢和疼仙人何用閑掏耳事事人間不耐聽

馬舜舉放鷴啚鹿郭清狂飼雉引猿二圖聯卷

餵雉看猿挂白雲放鷴啚鹿立斜曛同羣鳥獸何不可七十二番干國君

天河　廣莊一助

天河下看匡瀑垂桑蛾蠶口一絲飛昨宵殺虱三十箇亦報將軍破月支 上二句以大覩小 下二句以小覩大

觀碑

曹瞞元不到東關立馬捫碑本稗官只好漫供圖畫手若修正史即須刪

奕樵立觀　反不便益弁州先破

揭來詩思何低迷欲向隣家稍乞醯世間甲子須臾事逢着仙人莫看棋

馬坐營索咏 胡人也 用日蟬事

五對牙旗十馬排軍中爭羨坐營回儂今富貴何由得解背胡庭入漢來

咏降龍畫一首

首下尻高來自東不借箕箒獨飛雄物情自古渾宜假莫向人間惱葉公

石壁觀音　天池本色

結趺一似欽金山霎向金沙賣鯉還總付稜工牢着擺有時跳下在人間

鈕給事中花園藏陳山人所畫水仙花次王子韻一首而陳文學示我五首故我亦如數

西子當年浣苧羅 羅古通蘿 山樊阿姊 音子 亦凌波一叢挂向黃門壁二美容顏若箇過

其二

秦樓有女身姓羅使君立馬待廻波正侶水仙初放雪二十未足十五過

其三

年年花藥縛紅羅給諫池塘影赤波爭似黃冠簪玉導色雖不及手神過

其四

丐鞋窄窄寸來羅踏水乘魚淺淺波誰把江蛾勾入畫夫人自嫁不吾過

其五

海樵筆能移泪羅分明紙上皺鱗波况添一種梅花妹比較離騷香更過

大兄八十初度爲重九後二日直是年以醫勞得冠帶而樓居南對火珠山

壺公壺對火珠山壽酒年年菊正團近得鮑姑南海艾火珠山作水晶丸

題梨花白燕贈醫者

斑虎杏林神護春白燕梨花畫亦神莫嫌畫燕只供眼有日雙雙語向人

題畫壁觀音像

金身十丈不可問碧山一帶相與還夜來獅子吼一吼試問百獸寒不寒

張東谷索題王仲山所畫小鮭魚荷蘆葉圖

荷錢小小蘆垂垂鳴蛙獨坐歇鼓吹問渠何事暗如此留待黃雀孔稚圭

雀軒劉法師號也索詩

露浥風翻水殿淇金鐘玉磬夜深時誰能來往雲霄上只許劉郎隻雀騎

陳玉屛餉瓦窑村銀魚初餉𩷅兼以蛤

銀魚百尾瓦窑肥蛤蜊緘脣徑寸圍若更墻頭過一手楊州雀亦不須騎

竹泉篇二首爲鋏筆王子

竹下流泉枕上聽琅玕細遶玉琤琤都猜爾祖仍騎雀夜夜來吹月下笙

其二

籀也長愁宿墨栖相將洗硯鑿鵝池今添竹塢新生水儘蕩松烟舊炙璃

壽星畫

烏巾高插拂雲輕僅歷長頭碧眼睛昨夜老人星不

見倜然落在世間行、一作鳥紗淡淡角巾稜尺首長髯半截身

題余醫師南橋卷 題得雅医高隱約

董奉門前朝暮霞無時不是杏開花橋南人渡迷橋北問道花開第幾家

凱歌一首贈叅將戚公 南塘

破賊書來鳥共飛江東謝傅喜生眉即招記室橫彤管共泛樓船倒玉巵

雪中登齋雲巖遙憶王仲房

雪下齊雲風轉斜山形俱作白蓮花安道新來自剡

水千峰那認子猷家

雨雪十首 和韻奉酬季長史公 致多感慨

夜來飛雪正茫茫早起窺簾一徑藏窮巷從來人跡少却疑高士卧成僵

其二

高城流水去茫茫邏卒登陴帶雪藏夜半忽聞同伴語何如春繭野蠶僵 時倭夷內寇城堞戒嚴

其三

凭高四顧入茫茫日慘雲昏百物藏何處取將春意看小圃數寸笋芽僵

其四

雷吞蟲蟄雨微茫殺氣司冬合閉藏六花莫道寒難犯百足出來死不僵 是年櫓貴彼諭不報

其五

迴風攪霰墜茫茫花片偏宜樹底藏剡水空長人不在瑤琴未弄指先僵

其六

東郭先生事渺茫人傳敝屨雪中藏自嫌絮襪深何

限未踏瓊鋪盡日僵

其七

趁雪探梅入杳茫深山塢合有龍藏莫敎一夜深千尺却與蛇蟲共穴僵 是年楊繼盛死

其八

南北相望兩混茫北胡猶耐雪中藏定知非夜窺宜府鹿革靴連馬鐙僵

索馬鄉丈紫竹羅漢即席書扇遺之 有序

乙丑春正月廿有四日與某等携觴亂探禹

穴就十峰山人馬丈飲於小園林卉雲繁索
得海棠秧二本穿籬過別畦又掘竹毋數根
而去時薄靄滃生山翠欲滴衆客怖雨輙爾
拂衣

春來携酒醉春蘿乞得春花一兩窠不若取將松竹
去成陰留待主人過

送馬先生赴安福諭

曾從講席抱琴彈自紮南冠席往還見說近承安福
檄將乘風雪過常山

爲鄭先生題畫四首値大醉

撒網打魚驚雁飛釣竿閑挂冷魚磯醉餘正好割鮮
膾椎殺松鱸晝裏肥 右網魚圖羣雁迅飛初首漁圖五言

其二

畫裏樵夫若箇圖腰横片斧月痕初不堪斫取眞梁
棟只好供薪爇茗爐 右樵

其三 出景高恍遍唐人肩髮無鹹

春雨瀟瀟醉酒尊何人命咏牧圖渾溪寒月落牛自
渡老牧醉眠何處村 右羣牛渡水無牧人

其四

扁舟自分老江湖秋水長天沒野鳧長笛一聲裂江
壁欲墮不墮覺畫圖 右吹笛者放舟江壁

予爲鄭尊師題畫景四値醉中殊草草醒而復賦此亦醉中語也天池渭書於洞庭君山之壁

送丁肖甫二首 張都幕君請敎其子

鄱陽湖水接天長君去當秋菡萏芳若使夜來占劒
氣不知何處有干將

其二

非關策士藏青幕自是經生在絳帷彭蠡湖中好傳
雁滕王閣上合題詩

上谷邊詞

牧場去此苦無多只隔龍門五尺河野有一川來貢
馬鐵無半寸反操戈

白馬木還道中竹枝詞

墻頭赤棗杵見斑打棗竿長二十拳塞北紅裙爭打
棗江南白苧却穿蓮

中秋後四日遊覽摩訶法藏諸刹遇雨書某上
人房

晴天不及往禪齋細雨輕塵拂馬來笑袒袈沙徐下座莫須踏濕寶公鞋

玉簪芙蓉

玉簪白白芙蓉緋若箇梳粧不學伊青藤道人不解事一齊塗抹付烟煤

其二

白玉垂簪壓地抽芙蓉占水映塘流若爲摘向街頭賣也免梅花換米羞

石榴梅花

姊妹低頭内欵時石家妃子駡封姨即今未了炎涼債許傷梅花寫一枝

其二

雊雉青銅慣搗梅明珠枉自綻紅瀿東情醋醋酸如此只有秦家候吏知

其三

一塗一抹醉中嬉一炎一冷偶花枝翟公門巷張羅日可似今朝畫裏時

題富春趙鹿樵所藏香山九老圖

飛瀑長松畫有神香山高會儼傳真於今江上稱樵者他日圖中添一人

題鯉

鯉魚墨中神采多赤尾銀鱗古婦梭二月桃花春水漲一鬚萬斛上天河

陶學士烹茶圖

醒吟醉艸不曾閒人人喚我作張顛安能買景如圖畫碧樹紅花煮月團

風鳶圖四首

天台饒舌駡豐干何事吟鳶巧弄搏非風風餘妝墮筱喚爲拾得喚寒山

其二

鳶長線短欲何之萬丈無由辨得斯瞥見游絲天正午寸搓紙撚釘書時

其三

此物等爲芻狗艸此飛等是土龍泥東風自古西吹去不是吹儂合向西

其四

焉添鴿脊與膏焚整隊紅雲過玉眞何處鄰姬不停
纖細聽燈火理箏銀

三濤美人壽為寫墨荷應荷汀之索

美人為壽小樓中鏡裏荷花朵朵紅蒼髯不能同白
面玉杯推出紫芙蓉

題自畫菜四種　凡形似語無不趣絕

葡萄菜茄滿紙生墨花奪巧自天成若教移向厨房
裏大婦為虀小婦羹

題錢舜舉畫碧桃

片素生烟古色濃碧桃花樹劈春風吹簫仙子今何
在正好騎鸞向此中

九日題自畫竹

適逢重九又逢公却苦提壺掛碧空欲寫黃花無意
興亂題湖石數竿風

題宋人畫睡犬

神妙難尋落筆蹤渾然生質與天同不知酣睡何時
覺料爾都無警盜功

為陳司理題詩

葫蘆聊當海槎歘海潮如雪擁槎飛蕭郎去訪支磯
事弄玉樓中怨未歸

中秋風雨小酌寫玉簪復繼芭蕉

玉簪醉寫酒餘春移與芭蕉絕不眞愁絕今宵風雨
惡趣渠蕾葉與傳神

王海牧盆栽海棠余亦偕陳守經輩過賞清承
天宅所植者高踰二尋莖可盈掬生平目不
再覩雪中盛開幾千餘朵花時往觀常不忍
捨歸而抹一箋貽承天公伯子援作賦以紀

其盛

王家水閣海棠開四蘂三花漾酒杯正苦尾盆沽欲
竭不期公子着貂來

王右丞取今日漢宮人二句為韻作昭君怨十
首次之　道神酣趣每數奏絕勝琵琶

漢高圍苦白登深誰獻和親快帝心不是埜雞終夜
哭曾元先爾嫁如今

其二

犀刀割水那能一伯勞燕子難辨匹東來一雁破胡

雲擧頭徵見長安日

其三

或授別傳留公案嫱自請行或爲漢總歸壞秤無準程須馬急時將妾換

其四

已分無緣託守宮寧期有詔赴和戎單寵夜夜無關鎖相伴單于猴火東胡以東方爲尊日出故

其五

千花百盖一園春花落金閨亦落塵嫁爾呼韓漢天子贖歸蔡琰漢何人

其六

鵰邊箭孔入風鳴馬上琵琶朧水聲幾夢爺娘歸不見來時道路不分明

其七

馬促車催去一朝無恩有怨且須消丁香不是中行舌肯把中原事事教

其八

李陵偷贅是胡夫蘇武妻兒亦是胡四輩離愁猶未了又添漢妾哭穹廬

其九

燕支山屬南朝地胡婦雙腮斷紅媚博得明妃一笑來家家白粉搽高鼻

其十

胡天白艸明如雪爲儂特改青青葉草意何殊虞美人儂愁卻甚重瞳妾

竹

一斗醉來將落日胸中奇突有千尺急索吳箋何太忙兎起鶻落遲不得

送內弟候選作芙蓉玉簪於卷因咏一絕稍括序之

婦弟潘君子起少習經且生矣不偶遂以讀法役夠資將北上候次以除過予告去而以贈言及賻首大書屬乃圖則屬諸工予曰芙舍階沒棘而今年芙蓉忽自放玉簪者舊舍主所遺者也亦爛然華此二者艸木之不競於春者也而予者無心於樹者也然則物固

有無心而得不兢於春而卒不能奪於秋者耶。子之於茲行也亦猶是也。遂摘兩枝簪男帽而因入於圖。浮十卮沚以爲別。醉而笑。醒而復沚也以爲不北可也。歌曰

紅粉闈中爾最親。黃金臺上去何輕。籬畔摘將秋色贈。一雙啼。露沚。烟人。

入闕見楊柳

闕門楊柳綠秧秧。闕外楊枝白似霜。若道春光無別意。緣何。一樹。兩般粧。

梧陰洗研圖　某翰林索題時值

夏景冬題欲雪辰。翻思炎暑渴生塵。梧桐世上知多少。解得乘凉只此人。

女仙一軀乘雲而蹈水月

霧鬢雲鬟天上人。水光雲影月中新。一時來往三千里。多滯江妃海廟神。

青田釣舫詩　沈謝俱能繪事而沈以侯門銜便疾樵仙青田兩人號也

一官。便了沈樵仙。獨畱釣者謝青田。與誰閑話世間事。沽酒自歌魚當錢。

僧名仁庵軀甚充而庭多熟果索詩應此

菩薩曾聞肉一團。仁安春亦一腔完。庭前百果黃無數。分與飛來鳥雀飡。

校沈青霞先生集醉中作此

曩昔曾蒙國士待。今朝夲校先生文。縱令滲到袪紅袖。不覺悲歌崩白雲。

代胡通政送傁人

李廣歸自南山塢。身着短衣射猛虎。從來壯士鬱無聊。一寄雄。心于歌舞。

山陰景孟劉侯乘輿過訪閉門不見乃題詩素紈致謝

傳呼擁道使君來。寂寂柴門久不開。不是疎狂甘慢客。恐因車馬亂蒼苔。侯覩詩悅甚即便服途步往

徐文長逸稿卷之九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王思任季重父

賦

瑞麥賦 并序　形似語頗爲曲至而後嫌說理

嵊縣吳公治有恩惠時麥秀有多至三岐者學之師弟子圖傳其事尹君周君不遠數百里令渭賦之於是渭賦渭本直戇少文不知忌諱體二君之以德諒吳公之我知受我則

陳不受則已其辭曰

爰有吳公知嵊未朞治政無雙高出等夷名至和氣郊麥離離兩岐昔秀今獨三岐以比張堪不猶過之一本而生二參以披辟如人目而雙瞳子辟如海洲而三島峙雙既兼精三復加侈苟非厚鐘馬得呈異厚豈無因中和所致致之者誰敢歸執事爾其上下之原東西之野莫雲其乎朝霧斯洒金旣徂而火治翼將臨而胃下駢銳末以若刺拆圓莩其欲拾則有類本異殊事非借假三隅奇矛無以踰其鋮芒雙笄步搖不足數其靚雅當迎風而靡散若濡露而品呈飄然紛比翼之鳥矅分映大火之星實兼垂而彌俯稭台捧其愈兢纍如貫珠挾紐而佩錯焉割據冉足其勍或三而二聚女羈男角之狀或二而三成男朋女粲之形分二三而兩在合二三而五成總千莖其可合亦萬穗其可分合之則人身之藏并居於一腠分之則人性之德獨應於一倫且其濟濟蹌蹌栗栗穰穰味以薦寢頡能脫囊屏百穀以先登受四氣而愈揚匪后稷之專能受上帝之於皇民之大賚天之

降康得之者昌失之者亾周官雁其宜食天子彘以先嘗是以大水書無宜尼示戒關中早種仲舒告王縱使結實如故刈穫卽常斯亦室家之胥慶何況於杳蓀而連萌翠葉綢繆綠蔭翱翔標闘犛牛之尾粒排貂脊之章把不盈而蛸縮握愈斂而偲張借綠龜而共產比甘露而爭瀼飯入口而兼味麴始塵而烈芳木稱連理胡適於用苞有三蘖徒結其英誠未若此物固翁嫗之所創見而耳目之所未嘗昔子輿氏有言日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或有不同者則人事

之不齊而雨露之長養豈覩夫今日之異種也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若麒麟之於走獸而飛鳥之於鳳凰則又安異乎學官弟子鶩告乎縣長而奔走於詞場者哉然渭又聞學士弟子之呈茲瑞於公也刈以腰鎌盛以盂盤謂公德政之所致焉公直答曰是偶然爾寥兮廓兮直長者言長者之言夫豈無故胡有茲祥而不以疏慨茲歲之元辰掩陽魄其如蝕是年正旦日食謂雲密而不彰亦既昏而改度適遐方之封事云朗馬其躬睹斯陰陽之戾凌實中和之螟蠹　聖主憂

之而屢見於言公卿思之而不得其故夫長河行潦一泓告清元氣客邪支體稱勝失源委之權衡迷標本之龜鏡且朱之友諒嘗進是瑞於　太祖矣太祖怒之曰朱州大水何用此爲豈以當今　聖明而顧俛焉是聽哉憶　高皇之三載麥稱瑞於寶雞進嘉莖之五穗命學士而制詞時則南取襄荊東下江浙閩海全齊咏息來庭秦晉周梁角崩扣關戎狄疲於轉徙蠻夷消其猾傑豈若今日戎馬蹂躪而甫旋鑣衡瞬息而靡定東南當春夏之殺傷西北苦秋冬之齊命萬室不保一麥何支四方如此一縣何爲固知吳公之退讓或有在於斯歟

醉月尋花賦 并序

同學陸君自仲敬滕史家見某所作四花賦私悅之遂以其所號榛峰屬焉某曰賦號非古也陸君曰某居常好於月夜泛舟以爲樂子其爲我賦月舟無何陸君夢人與語曰徐子世之佚才宜必得其篇章君可授以醉月尋花題令賦之而陸君雅致固不負夢中之言者某聞而不辭也賦曰

蕪穢之作何關神明好尚之精遂通夢寐既援毫而不下恐有孤於靈惠花惟春麗月以秋澄嗟一時之各擅信二美之難并當夫月皎秋宵花則從風颺於既乂追於花乘春令月或濛霧雨於初零遂使尋花者指月以咏嘆醉月者無花之可尋斯人生之行樂求絕盛其何心惟達士之寥廓與造化而沉浮寓何入而不得景何逢而不投尋花則春醉月於秋苟春月之可娛諒與花其均賞使秋花之堪擷遂並月而

兼酬爾其結好聯知牽襟握手鼓琴擊筑飛觴藉艸薄霧收靄於庭除弱烟罷羃於空表拂衣而前上壽爲樂鑑盈虧之倏忽與生滅之札夭憫烈士之云暮沉壯心而弗早匪千時以小售欲致主於大道横佩劒於一盻鈇唾壺於數擣或望月以抒懷恍視花而寄嘯顧清影之在地爲起舞於一掉人謂其醉月而尋花抑孰知有託而無告斯則主人之激昂而亦吾儕所悲悼當其感息懷平情陶性逸審幻真於耿微覺天地之瞬息一盈虧則月於焉而低回黜生滅使

花亦爲之解釋當斯之時可飲二石欣皓魄之流彩暢嬌妍之弄澤依枝繞樹何心孟德之詩聚霰紛霞如步洛陽之陌置主人於不問邀羿妻而蹻得一咏一觴以語以默一杖一屐以山以澤與造物而同春會千古於今夕若乃因景抽志觸物增悲懷月夕以永念對花辰而致思假辭爲樂強尋以疲撫清光而俯仰盻飛英以踟躕奉杯三五之夜走馬紅紫之隄斯乃兒女子之嬰情豈大丈夫之所期諒斯言之匪衷於蒙寐而質之

文芙館賦

顏屢空宻寥襟甕雞小橑抱膝蟲吟鄰沼芙容於莫之春斬其枝椒五寸不盈我居下濕宜此托根二月理槎八弦而蓴晨縞夕朱朝純午駁是名弄色亦呼木荷宜照南浦對采西霞亮未笄而飾靨宛十五之吳娃垂嬌短艸坐罩低倩侏儒綠舞巾紅卓寸詎婆娑而不凌忽抽笄之賊奔梗商颸於霄表俯秋水而影浣胡榮悴之若斯顱不貴而共賤惜妙色之陪涼吾取以名吾館

壽吳家程媪

緊坤輿之靈淑兮必躬栽而始培檄要玅於至無兮乃漸有於胚胎覽毋氏之貞精兮固吳旻之所眷爰篤生而懋禀兮羌季女之婉孌承端明之名碩兮毋實苑其苗裔從　水以濬流兮持渭洽之陽涘荃垂笄以紛珮兮妥施衿之淳淳胡瑟琴之旣翕兮倏箕帚之弗陳藐遺孤之呱呱兮偹九苞之初鷇孑寡鵠之將雛兮羽參差其獨翟紛悅礪以陟降兮夙望帷而興雞退解箴以無寐兮夕伊軋乎房之杼機饘酏

董萱、來膏滑乎杖者之朝饔而夕餔、果餘羨餕、恐以
尤乎塾者之晝誦而暮歸、芻匪度而莫斷、機有斷而
訓垂蓋下以成藐孤之令聞、而上以豫二老之耆頤、
含荼有日、齒蘖有年、桑土綢戶、姟陰墊堅貫青匣鏹、
紅爛瘦粟、梓漆連雲、茜葐彌谷、始稱替而中興、蚕幾
剝而晚復、仂一媛之良實、營之而有餘、趼百賈之胝
彌持之而不足、此內則之篇共稱其賢、而懷清之臺、
所由以築也、歲丁亥之嘉禩、感母辰之衣裼、剏日吉
以時良、日方升而川至、母乃盛雜珮、內綦履、夙興於

房、再拜尊章、霞劾明於夕榆、旭登紫於朝桑、蘭茁條
而蒸郁、孫遶膝以流芳、羔雁充盈、光瑩西池之雪壺
尊交錯、人酣北斗之漿、於是洽婚姻、酬娣姒、篤栢蘿、
垂瑲珥、歌釆蘋、賡沼沚、燭屢更、客亦起、既醉而稱曰、
孝兮節兮、婦與母之宜兮、永貞以答其夫兮、嗇且勤
以大其閈兮、後螽斯兮、齡耄期兮、匪愆其期兮、

龍溪賦

天有龍雲、地有龍支、山有龍岡、水有龍溪、爾其發源
高岫、衍流迴隄、或九曲而百折、或一瀉而千里、涵萬
族之瑰琦、漲五湖而未巳、蕩縈鏡而莫凝、迅强弩之
激矢、烟共籠渚、風以驅波、漪魚鱗之渙漵、射蛟鬣之
參差、渦螺旋之盤結、紛珠濺以璀瑳、唼鷗鷺於綠藻、
障鳧雁以青荷、斯則幽人之所容與、而亦達者之所
婆娑、乃有聖作物覩、雲龍相從、君喜臣起、魚水相得、
雖在中而常侍、實處淄而不黑、柄志詩書、研精典雅、
知樂水之稱智、乃臨流而托迹、悟江海之處下、合彌
謙而受益、斯則琳瑲不足以易其守、而恬澹乃足以
適其情、故爲士林之所貴、而君子之所稱、玆托號者

之貞而庶幾於賦號者之亦非無所因也、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王思任季重父

樂府

氛何來

氛何來、蔽日明、堯舜禹湯周二王、我高皇得知不列聖最英者世宗、氛何來由水木、連公工、堯老倦勤厭甲兵、竊權而敗時當嚴、氛何得之攬天綱、大者鵬鯤小寸魴、一飯未報、睚眦則爽、行私借公、孰云不臧、閔

予不幸、賓於幕幢、誰其翼者、放勳所居、金之方、律兮索兮、誰不知名、又誰翼之、河九折而翁子善談、而居洛陽、輪不規兮、能激漿翼、又孰數更僕、一斛粟、嗟矣哉、大河渾、魚村唱伯喈、

句踐膽　古樂府王孫夾燕豚矢　莊子養馬者以筐盛矢

頸則長、喙則烏、膽能懸、吳爲沼、吳膽先、王膽後、人知之。謂王踵其報。叶　嗟嗟王將奈何、膽與矢嘗孰難。王兼嘗。吳以臧。王若辛。孰肥甘。肥哉甘哉突無烟。嗟嗟王將奈何。王遺黎。悲且歌。

市中虎

隆慶皇、賀太平、年辛未、二月望、猛虎入城從何方、䖏跡大爪泥上沒、行人誰信虎腳跡、藏何所、日何食、禍不測、幸得郭爺燕客王家山、銅鼓震地火照天、老畜避火下山去、明眞觀、巖道士、千秋巷、拘秋吉、橫布稆、嚇出矢、挑過高墻攪街市、樸行人、墮溷廁、千秋巷裏少年二十輩、白棒鐵叉攢虎背、攢得虎皮碎復碎、與誰睡、少年扛虎送官府、四下官府賞米七八斗、就教少年剝松下、虎欬魂魄上山去、頭和皮送官府、宰肉

歸家飼妻與母、古人言市有虎、信之者足愚魯、今若此、云如何、金波羅城中做案、凡百事、儘有似他難信一邊說話、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一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王思任季重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表

代進白龜靈芝表

某年月日具官某爲恭進上瑞慶　萬壽事臣頃者遍求靈芝獻充　御用乃有浙民邵祥入山覓得靈芝凡一十本高大殊常方掘地起芝見一白龜蹲蟄根下並已取送到臣誠臣博考圖籍竊見龜策篇所

載名龜有八玉龜其一也備述昌符頗極根據臣誠懽誠忭稽首頓首敬用　奏進者竊惟玉龜應圖寶冊書瑞必也時逢聖世然後特產嘉休用召至和平應時昭顯導引呼吸與天久長至於穴處山中乃復潛蟄芝下則史冊所未載古今所未聞奇而又奇瑞而又瑞者也恭惟　皇上　道光帝堯　功邁神禹
皇天示象永符萬世之斯文洛水同符載錫九疇之秘典是以介蟲將見芝艸開先蟠以托身待惟延頸珊然素雪應堪蓮葉之巢翠以青雲正合著莖之守臣灼知此物必非虛生屬　天意之攸存斯地寶之不愛是用恭函藻室副以仙葩登薦素資仰贊玄德四靈畢致敢嫌進獻之再三　萬壽無疆預卜遐齡於億兆臣無任云云

代謝　欽賞表

仰惟　皇上　精意瑞凝　玄德昭格兩儀既位四海永清乃有禎祥適應圖籙素質踵瑞鹿而繼至靈氣合仙芝以默通斯皆　天眷之有加以致地寶之迭見獲當臣部事值偶然妙本神輸人則何與乃勞

珍賜遠及微臣盈篚精鏐禹貢寶荊揚之品交飛仙雀天孫燦雲錦之章捧以生榮受而知懼蓋仰荷
天恩之優渥既莫量夫津涯益俯思職業之艱難其將何以報稱臣敢不散之饗士。額頒軍稅于雲中服以行邊追擬賜裘於雪後。聳覩四裔獎帥三軍益竭犬馬之勞少效涓埃之報伏願　召和履泰永膺隆　帝之休綏夏攘夷坐獲消兵之福臣不勝云云

代閩功　欽賞謝表

諸道奏功悉承　玄略偏師協濟桀沐　榮旌恭惟
金幣之輝煌實聳華夷之觀望一年幾及萬感難酬
臣敢不即物取箴顧名思義更於校閱擬同鍛鍊之
精每遇機宜益效經綸之密

代謝　欽賞表

諸方奏捷恭伏　天威小醜盡殲悉遵　廟算臣無
功受　賞揣分奚堪感荷　洪恩忠悃與縷絲而俱
積勉圖後報素心誓精白以無虧

淮陽功賜銀幣謝表

頃者淮陽之捷本皆出於　聖謨金幣之旌遂槩加
於臣等俯思共濟錄及同舟仰答　洪恩誓將奴鼓
伏願神休滋至　聖祚彌隆陵寢晏安默祐神孫之
有道江淮底定永循滄海以朝宗

啟

代賀嚴閣老生日啟　自雅

伏審嘉誕正值元辰既躋八袠之遐齡新添一歲預
卜他年之綿算實始今春施澤久而國脉延積德湥
而天心悅三朝耆舊一代偉人屹矣山凝癯然隺立
且昔搜玄典神形返上古之元真近侍軒皇肩宇溢
清修之道氣一時介壽四座騰歡衣履仙翔几筵星
列而況杯浮椒柏餘芳藹黃閣之中海出雲霞淑氣
轉青蘋之末以茲景物倍切瞻依職守所拘驅趨遂
阻徒勤北望莫馳東海之觴擬預西池載咏南山之
雅

代賀李閣老生日啟

黑頭入相施澤自多黃髮作朋受福無量恭惟某官
二儀淑氣一代偉人自然耆舊之英何俟年資之積

進居保傅簡在　聖明數載於茲四海稱快時惟季
夏恭值生辰羣公款門上客盈座而況某於門下舊
有并州之雅不宜自後於衆人辱居開府之專安得
進前而上壽項者横戈虎穴飲馬蛟川挹瀛海以稱
觴喜蓬壺之在望更欣令節適當朱火之方炎仰矚
上台應傍紫宸而長燦其爲祝願實倍等倫

代賀徐閣老考滿啟

一品崇階副四海具瞻之望九年懋績膺三考陟明
之期遇知于主獨深施澤于民自久薦承　帝賚可

卜天心褒美而賜璽書燕饗以示慈惠傳聞海徼遂聳聽於華夷走集軒車定臨覩於衢路某身拘職守心切樞趨遙望台辰遙與斗仰兼此五福而備歛賀以百拜而再興伏冀業大位高年踰任永居帷幄而決勝賜几杖以乞言寧獨令公歷中書二十四考允然元老翊社稷百千萬年

代賀冢宰吳公加太子太保啟

職總六官位尊八座當庭考課先教化而後簿書抗疏持衡進賢才而退不肖士風聿振化理攸埧者

寵數榮膺崇階新陟眷此　青宮之地繫重本根諒哉黃髮之臣德堪師保紆朱拖玉行看報主之身結綬彈冠彌切相知之慶

代賀大司馬李公啟

一歲三遷千古幾見緬惟本兵重寄允宜元老壯猷況當共楫之秋彌切彈冠之勞

代賀大司寇江公啟

德惟遹秬職稱明刑受知九重交慶萬口丹書獨掌共成寀遹之風青史垂芳應著不冤之頌

代加廕謝閣老啟

錫典騈蕃實深慚悚封章辭孫仰望贊成豈期推轂之益加以致循墻而弗獲廕陞兼得父子叨榮回思聳笑之猶難愈感吹噓之不淺

代謝部院啟

衆口交攻一身餘幾孤蹤遠寄萬里何遙使非雅論之素持爰啟　聖衷之曲諒則市虎之傳將信淵龍之探為難幸為先容跡殊按劍且覩後效慶切彈冠銘心感激之餘俯首古今之際必將相和而事功因

之可立如中外合而威望藉以益隆自惟仰望清塵敢附交歡之後幸而俯加英盼益彰假重之榮用以奬師諸軍圖惟再舉誓收全績仰答盛心懷戀深情臨格悵惘

上郁心齋　謝深哀爲莊語豈不得已而鳴耶

伏惟　明公忠節之後勁氣全鍾宦仕以來直道愈朗某窮居索莫不敢竊附於　后塵同巷交歡庶幾妥希於末契頃罹內變紛受浮言出於恐則入於狂出於疑則入於矯但如以為狂何不槩施於行道之

人如以爲恐何不漫加於先棄之婦如以爲多疑而
妄動則殺人伏法豈是輕犯之科如以爲過嬌而好
奇則喋血同衾又豈流芳之事凡此大凡雖至愚亦
知所避求諸衆惡惟　明公或在所原頃者如聞
月旦亦步雷同夫明哲之言既共視以爲低昂里
閈之論又人取以爲依據今　明公於某實握此二
端以相臨如見棄於公雖家置一喙而何益私求其
故蓋亦有由或因緣隣壁茅茸之好素敦故分別姥
公關雎之咏攸屬因而見惑殆以是乎抑不知河間

奇節卒成掩鼻之羞賈宅重嚴乃有竊香之役使當
年郎死又何異夫恭謙惟九載勿成乃始明夫鯀罪
事難懸料大約如斯伏望　明公曲諒隱衷力扶公
道勿泥前說賜挽後評倘能出萬死於一生即是垂
三綱於九冉不勝懇悚實倍吁號

謝太傅夫人劉頗禁其嬖太傅戚稱后妃關雎螽
斯不妬之德於其前夫人曰二詩是何人所作戚
等對曰周公夫人曰可知若是周姥必不如此作
婦護婦世之常情也倘用古人此倫多失不暇詳
擇乞原恕尚有辨
款頻繁容續呈

禮書

恭惟親家　先生高擅文章不獨負青雲之器夙敦
道義尤雅許素心之人某蓮越故園棲遲放死受一
廛而環堵合四海以爲家家嗣既賒女郎亦嫁獨將
弃絡秀爰及阿奴眞對影而成三冀及髫而求匹用
存一線永此百年方慚薄祚之難攀何意俯從之遽
及謹陳不腆肅締初盟豈敢云羔雁之儀眞已成妻
孥之托自今已往尚子望五岳而可以長游倘附高
名朱陳合一圖而庶幾再繪

送潘禮部歸新昌詩敘

伏以向在南都奉厠執鞭之列近來北地彌與扣閣
之懷雖吐握之方殷顧趦趄而未敢茲者辟榮之會
仰德尤深悵攀鳳之終乖肅歌驪以爲獻春言瞻戀
無任踟躕

劉荅呂書　呂閣老之次子石阡知府繼娶於劉

恭惟某官世承青胙耦稱齊大以傳芳德重黃扉岳
爲呂侯而鍾秀次公五馬共羨麟駒之子維鳩斯宜
鳳匹頒寒生之弱息允君子之好逑即使朱陳難陪
王謝松蘿誤及箕帚爲慚所奉小役大賢私喜嬪吳

而非絕物自諒萬無一及豈知嫁女而勝吾家賜簡
光閭承筐充戶借瓊瑤而仰答捧金玉以報酬

張閣下啟

伏以廊廟元公式勤寅亮江湖小吏竊被春工即如
艸木之無知亦固欣榮之大化叩閽似瀆斷掃無私
恭惟相公閣下南岳儲精北辰近拱進賢才而退不
肖天下咸服其公先教化而後簿書士類勉知所向
盟心奉教每苦愚蒙擢髮籌愆尚蒙涵育三吳甲郡
仍叨別駕之榮千里寸心實切台垣之戀兼茲提閫

雙鳳美濟八元謂當馳賀於公庭徼效得人之深慶
則又以斯須芹曝恐莫瀆唐突之嫌然既而再四躊
躇乃自棄門墻之外謹用三加薰沐百拜緘函恭詢
萬福之綏遙馳定省翹仰九天之上倍渴瞻依

慈谿沈聘餘姚孫書

伏承某官以第幾位令愛許聘某第幾男某謹用遺
聘者言念忠孝傳家迦靈椿而再世詩書衍澤紛寶
樹之三株紆玉拖金聯班伯仲宣文耀武共奬家邦
因推舜水之諸孫不讓虞廷之八凱一爲李御巳日
殊榮況涉葭依寧非踰分而某於尊親家左右慚非
金斷乃志切於登龍及此下昆又駢叨於附驥劉寒
門之距高閥既帶海而且襟江雞鳴犬吠相聞鈴美
魚味共有猥籍此以爲芹曝乃惡馬而敢攀援獲奉
尊俞豈勝感荷敬陳不腆伏冀包容

季聘瓊州唐書

言念四瀆所歸莫勝南海五嶺以外尤數瓊邦惟其
爲汪洋浩蕩之區是以多豪傑偉奇之產於貴門之
所值尤覺獨鍾故閭郡之見推共許絕盛先太翁清

朝柱石姚美文莊尊親家巨浸鵾鵬追芳跨竈纔觀
上國便作客卿覽宮闕而賦燕京悅山水而寓吳會
攜家子美舟中咏敲針畫紙之詩有女雲英橋畔合
乞茗呼漿之事某姪某得攀仙侶幸此天緣誰云萬
里之遙遠訂百年之契矧以兩弟之鑒宅俱爲壬戌
榜中之人于今令愛之稱名僭有姑侄年家之雅預
卜當歸時而相與益知藹和氣於一團四海弟兄萍
水何限一脈道義滋味自長敬簡良辰爰通嘉締肅
遣儀而告廟諒先靈之解頤敬再拜以臨緘冀台尊

之俯領、

疏

雲深菴募

越王崢雲深菴者勾踐飲馬既著雄圖殿兜蛻蟬復留道跡矗峰巒於雲表襟江海以如裙猿雀為家龍天在座覩茲絕勝爰助沙門邇者僧衆雲從檀越星集捧華嚴而作禮數一字則拜一字多如恒河之沙羣寶筏以隨流望萬里期於萬里諒登覺海之岸願衣鉢之涼薄齋飯何供希輜輧之因緣舍施有主隨

心拋擲集衆果以成林有福承擔傍細流而皆潤豈曰妄要實為至理發心諸信請次尊名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二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評選

王思任季重父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詩餘

調鷓鴣天聞張子藎捷報呈學使公 有序

側聞勝事便擬隨俗稱慶念無可致羔雁者得報之夕喜而浮太白者五製詞者二敬書以充

試遲蛾眉幾許長纖纖侵入鬢雲黃天邊奪得初三妙寫月鏡裏描來第一雙蛾眉眞國色好天香按排枕席待

君王越溪多少蓮舟女老却朱顏不嫁郎

措大郝禁醉一場猛揥典却破衣裳非闕雙眼看人做古語云兩隻眼看人做官自勝千金許贈將 因好事累麤觴斷鴻數點在斜陽欲呼細問長安事爭帶泥金幾處忙

繼聞 廷對之捷復製賀新郎一闋

眞聖主龍目提新符 策士臨軒兩科收錄瞻卜今年誰最好剛得齊賢名族親認取青宮叮囑今日馬

啼催宴去詎官袍有領偏淡綠特賜與澆醽醁男兒到此平生足却惹起愁人一醉消他萬斛手取塵冠彈欲碎不爲要君推轂正洮吟斷虹生北却似有情相照映奈無言難與傳心腹幾時更談夜燭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三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評選
王思任季重父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論

治氣治心

二論一論養一論機頗明兵要

論將者多以勇目將故論將之氣也主於鼓而論將之心也主於敢與決未嘗以治言也愚以爲此特將之粗者耳非精也將亦人耳豈其氣與心獨異於人哉氣時時而鼓之使其踴躍震蕩而不寧心時時而敢且決之使習於猛戾奮迅而無所止息彼方以爲以攻則取以戰則勝以先登則有所恃而不恐也而不知以踴躍震蕩之逆而乘之以猛戾奮迅之粗心與氣不相得而機與事相迷吾且憂其明者昏澄者搖見利而不知害甚至於當避而反趨之即使僥倖於一時一事取捷一兩陣之間于至昏極懦之手而不思驚一而蹶九廢千萬而存十一皆此踴躍震蕩之氣與猛戾奮迅之心以偕之也然則將之氣其可以鼓而狃將之心其可以敢且決而終逞之以得志

也哉、嗟、夫心、水也、氣、波也、鼓、且、決、者、其、風、也、鼓、且決而至震蕩、且奮迅者、風、之極、也、而敗、焉、者、其、溺、也、故欲止其波、澄其水、莫若去其風、欲斥其氣之鼓、與其心之敢決、莫若易之以治、秦舞陽十三而殺人、人側目不敢忤、此其氣何氣而心何心耶、及至秦庭而震且掉焉、子房跪履於老人、至於盡折其氣與心、而後許之曰、孺子可教也、然舞陽卒裂於秦庭而良乃卒收其功於天下、此不可以觀治與不治之効耶、故利有所不動、害有所不避、欲有所不可投、猝然有所不

可驚、勃然有所不可怒、力拔山、勇蓋世、而有所不可用、此幾於治氣治心之說歟、而猶未也、何也、此猶以効言也、凡人之情、養之於閒、則始可期於猝、鍊之於緩、則始可責其効於臨時、夫以七尺軀殼之中、克塞之物、與吾一寸之靈、素不、相、知、而不、相、得、也、平居荒其養、而鹵莽其鍊、一旦有事而使之、而期之、辟之豪奴之於乍主、孰聽之而孰從之哉、古之將多矣、無不治其氣與心、而其治氣與心、無不養之於閒、而始責期於猝、鍊之於緩、而始求其効於臨時、太公不將乎、效在紂也、而辨幾微於敬怠、是其治氣與治心者然也、素也、未聞其以鼓而治氣、以敢決而治心、以襲而得之也、伊尹不將乎、効在桀也、而審取予之義否、是其治氣與治心者然也、素也、未聞其以鼓而治氣、以敢決而治心、以襲而得之也、孔子聖於將、而姑、試、以、將、者、也、效在於隳三都、誅萊人也、其治氣與治心者曰、臨事懼、好謀成也、素也、未聞以其鼓且決、以襲而得也、孟子儒於將、能、將、而、未、嘗、將、者、也、其欲躋齊宣而王之也、猶反手、此非將之效、而何效乎、至於盡授

其訣於公孫丑、則特有善養氣與不動心、二三言耳、孰謂養氣者非將之治氣、而所以致其心之不動焉者、非將之治心耶、而又可以旦夕爲耶、而黝與施舍、此二人者、又鼓氣之尤、而敢決其心者之首、鼓於一時、而敢於一旦者之魁也、而孟子痛非之、則治氣之果不在於鼓、而治心之果不在於敢且決、又不在於襲而取之也、益明矣、彼孟子者、方且孺其服、士其冠、緩其帶、安其履、委委虵虵、進而與齊梁之君、談道而論德、退而與其徒、學孔而希周、明而以對於人、幽而

以謹於獨、辨事之非義、而決不敢妄於一行、辨人之非辜、而決不敢妄於一殺、其致密於一塵一芥之微者既如此、而其晝夜之所從事乃在於助與忘帥與充至與次、蹶與趨得於言、與不得於言揠苗與不耘苗者也、而非有他也、研其幾於有無之間、而致其謹於鬼神所不得窺之際、視其氣息之柔若屬纊而欲絕、而心之澄且獨也、若淵之未瀾而旭之始登、以至於枉直辨義利明、則大者塞於天地、然後機之敏而斷也若舍括而胆之所向而所決也、雖百賁育於吾

前而無所用其勇也、然後敢開口而決之曰、齊可王而王可反手也、蓋爲將者之氣與心、必至此而後可以言治而治氣與心、必如此而後可以盡將之道、而無遺噫、此誠未易以言也、古之言將者儒、與將一也、儒與將一、故治氣與治心一也、今之言將者儒與將二、也儒與將二、故治氣與治心皷且決者以屬之將、而不鼓且決者、以屬之儒也、惜也以孫子之才、其於心與氣也能知治之矣、而不知一、之也何也、心主氣氣從心一也、言治氣則不必贅以心言治心則不必贅以氣、而孫子竝言之竝治之、非吾儒之道也、且夫避其銳氣擊其惰歸者、此審彼之氣也、而孫子以爲治氣、以治待亂以靜待譁者、此審心之候也、而孫子以爲治心、此又不知其何說也、惜也、

用兵之妙機而已矣、其機之未可也、不先設以待其機之既可也、不後時而失、夫兵貴廟算、豈有不可先設者哉、抑不知兵有可以先設者、亦有不可以先設者審時勢之順逆察地形之險易量進取之先後擇將帥之賢否料儲蓄之多寡知士卒之強弱閱器械

之利鈍、以爲攻守之具、此可以先設者也、何者、天下之大勢自有一定而不可違、而吾之謀議、酌量既明、亦自一定而不可易、雖利害互形、成敗迭見、而必不可以臾逡而易轍者也、故曰可以先設也、至於與敵相守相攻之間、虛實饑飽勞逸強弱之與其情、而天時地利人情之與其變、或以虛而爲實、或以實而爲虛、或以饑而爲飽、或以飽而爲饑、或以逸而爲勞、或以勞而爲逸、或以強而爲弱、或以弱而爲強而乘之以天時乘之以地利、而以由其人情之不可測、則是

敵之變化而不常者也而胡取於先設爲哉是故惟因之敵而已矣故敵方虛也而胡爲乎實也是敵之變化也吾前避彼之實而擊彼之虛也因其變化而吾亦變化之以取勝也敵方實也而胡爲乎虛也是敵之變化也吾且擊彼之虛而避彼之實也因其變化而吾亦變化之以取勝也甚至於敵本實也而果示之以實以爲吾方且疑其虛也而誘吾之擊也敵本虛也而果示之以虛以爲吾方且疑其實也而本吾之不擊也虛而實也實而虛之虛而虛之實而實

之以至凡所謂饑飽勞逸强弱之類莫不皆然是敵之爲變化也無窮而吾之所以因而應之也亦無窮噫豈特吾之應之而已哉將敵之所以應吾之變化者又益無窮也而吾之所以因之者又何如而可使之窮耶呼吸往來如風雨雷霆交發而不可測而生生不已如環之無端將既見其形而爲之勢也猶恐其或失也而況豫信其成心而執爲之勢以待其不可度之形哉噫未有物之輕重而徒推移於空衡之上其氐昂必不足信矣莊周之言物化曰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反入於幾萬物皆出於幾皆入於幾夫方其久竹也安知其爲青寧方其青寧也安知其爲程又安知其程而馬馬而人也此物之變化也出於幾入於幾者然也兵亦如是也故彼方虛也而吾將制之以吾之實也又安知彼不化虛而能爲實也及吾之避其實也又安知彼不化實而倡墮於虛也或如此或如彼此兵之變化也亦皆出於幾入於幾者也故曰不可以先設也惟不可以先設也故因於敵因故勝矣夫物有化也兵亦有化

也取勝不難知化難也故曰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也

論五行生成之數 有畸識可參

奇數陽耦數陰天一三五七九地二四六八十故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猶言天以陽生水地以陰成水也一二非有多寡生成非有先後也餘四又並如此只是明一陰一陽之謂道耳天奇數凡五地耦數亦五如兩家各掌五籌然天既從第一數起則地自當以第六當第一數起矣六卽一也天之五奇皆一陽也

地之五耦皆一陰也天與地所生所成之陰陽停勻平等無毫髮之差者也今以數成文故有自一至十之殊耳　愚嘗謂地不可與天對又不可分做兩箇天地安能生五行水亦地也地又安能以六與天之一生水蓋天與地如一盃泥沙相和之水然澄之而渣在下便是天之地清者在上便是地之天又如人相似郛廓爲衛氣所充周者即天五藏爲營脉之所藏而遠者即地本一身也故玄門用彼者愚嘗用此驗之云爾家務長生不過效法天地耳即用彼安

見有此雄天外尋一雌天以助其長久者也　水只是地之類凡有質者皆屬地也海際天故始成地之大不然只一塊硬地直天中一粒豆耳天地五行都靠那一件無形之物生成而今日天一生水地六成之語似有漏天地二字與一六二字只作陰陽二字者猶之可也然纔說陰陽便以屬氣矣非無形之物矣　天一與地六合爲七苟除却五則天與地正各得一矣適停勻矣凡四行之生成之數並如此一行之數除五而數之則所剩之數亦各各如此停勻而五數屬土四行莫不稟之而成蓋天與地適得其半借輕重之銖兩以明之則如各具二分五釐然也苟知此則雖謂地二成火天一生火可也此下四行俱以一與二爲生之成之可也作者欲盡自一至十之數故如此錯文以就河圖洛書耳

河圖北數一與六水生成也南數二與七火生成也東數三與八木生成也西數四與九金生成也中數五與十土生成也使如愚前所云除五而筭之則各停勻也

洛書一六共一方隅水也二七共一方隅火也三八共一方隅木也四九共一方隅金也而五居中位除却中位之五則四方之陽數與四隅之陰數七與三并一與九并各得十五其他各得十五放此自見亦各停勻也　天地二字只作陰陽解此要旨土字亦只作中和解冲氣解　五行並因一太極而有其所謂生成一時皆了而亦莫測其何始何終如分摘一行而言雖單謂之曰生可也單謂之成亦可也如後來所云木生火等不過據有形質之後而爲又

耳非先天混一之玄化也且如天與地分而有形之後其以一生水也作何形狀功用漸次以生之以六成水又作何形狀功用漸次以成之而天地兩家其一家分半以生一家分半以成又作何形狀功用漸次及取料辦材於何所耶皆不通之甚者也

軍中但聞將軍令論

古之善爲將者使士卒畏已而不畏敵而古之善將將者使士卒畏將而不畏已夫人之情莫不樂生而惡死而其駈而之敵也則固十死而一生欲其不畏

敵也既已甚難矣而兵又不可以嘗試而爲之者則其士卒之畏敵與否固無由而前知之也善爲將者于此不得不有所假以試之矣軍中但聞將軍令而置天子之詔于不聞亞夫之卒其眞不畏敵者哉何則古之爲將者以爲吾將駈人于死地必使之易敵而後可以決勝畏敵之罰吾固有令以申之于前有法以齊之于後矣然士之于敵不可以嘗試而爲其畏之與否不可以先事而知又如此也然而人之情易趨于其所尊貴而法之行亦易撓于其所尊貴于是借尊貴之望以試吾法而尊貴者莫若天子吾法之所在使吾一介之士不得以聽諸天子而天子以萬乘之尊不得以搖吾之一言奪其情于人之所異趨者必行其法于人之所易搖者蓋于此而士之畏敵與否可以試而知之矣嗟夫士之所以畏敵而走者以其能殺我也而天子則固能生殺人者也宜將軍之令以與天子抗于平居無事之時謂不能奉將軍之令以與敵人死于白刃交飛之際哉蓋嘗聞冒頓之治兵以方其父單于謀殺頓而立其愛子也頓

乃令騎射者隨鳴鏑所向其後以鳴鏑試射其善馬愛妾而不射者輒斬之卒以此術殺單于及其母弟與大臣取單于之國如反掌夫冒頓之士不畏其所愛之妾也而何有于父不有其父也而何有于諸人然而父不可得而試也而以試諸其愛妾知士卒之不畏吾愛妾矣而後用之于父可決也殺其父以奪弟之國冒頓于人子則非孝矣試諸其妾而使人必殺其父而無阻冒頓之于治兵固善將者之所不遺乎雖然冒頓固嘗殺其不射馬者矣又嘗殺其不射

姜矣、亞夫起倉卒、承片牘、提一旅之軍、以屯于細柳之上、未聞其置人于法、以明已之罰、而其士卒一旦與天子抗而不顧、此其故何哉、兵法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豈其受命之時、忠誠慷慨、義形于詞、如古所謂一言之發、而三軍有挾纊之溫、遂足以輕其死命耶、又不然、其將萃其心志、愳其耳目、如徙木立信者之所爲、亦未可知也、其平時無以激人之心、堅人之信、而欲奪人之素所趨向、而卒犯其難、世寧有是理哉、雖然爲將

者使士卒畏已而不畏敵也、易、爲君者使士卒畏將而不畏已也難、蓋使士卒畏已、有才者類能辦之、而聽士卒畏將、非潤達而大節者不能也、是故有文帝之寬、斯足以成亞夫之嚴、不然、則軍中固不知有天子之詔矣、走一使而奪之符、亞夫其可謑以不知耶、志有之、將能而君不御者勝、信矣、

策

問孔子有言、我戰則克、又曰好謀而成、兵固非儒者之所宜獨廢也、迨于後世、其說始煩、然而最要而簡者、莫如孫子十三篇、而十三篇中最要而簡者、形勢兩篇舉之矣、今其論形、則曰決積水于千仞之谿、論勢、則曰轉圓石于千仞之山、夫千仞之谿山、其高遠等耳、而一爲決水、則以喩形、一爲轉石、則以喩勢、如其旨同也、則亦衍文贅語焉耳、而胡取于孫子、不然、則必有微機獨旨、深有得于形自形、勢自勢、其功雖互相爲用、而自有截然不相干者、存乎其間、此正所謂要而簡者也、而其可以不講乎、始計篇論爲將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而軍形篇、則曰善戰者無智名

無勇功、虛形篇論戰曰勝可知而不可爲、而虛實篇則又曰勝可爲也、言實相背矣、孫子書數千言耳、言兵者舉莫出其上、至其以身用之于吳、其成功十不逮書之一、于行又相違矣、凡此皆不可以不講、爾諸士子必有悉其所以然者、願毋隱、

古人之言、固有似同而實異者、亦有似異而實同者、學者讀其書、會其意、斯可以用其言、苟徒泥其言、窒其用、則不如無書之爲愈也、若夫論其言于今日、則是、考其行于他日、則非、君子愼察其所言、果非空虛

而無實則必其所處之地與所遇之時不足以副其言而亦非言之爲過也世之論兵者多矣察其言非空虛而無實者莫如孫子然而異同之間固不能無疑于君子矣而其最可疑者則明問所舉形勢之類是也夫兵形與勢義至異也千仞之谿與千仞之山說至同也而一爲決水則以喻形一爲轉石則以喻勢是以至異之義而淆之以至同之說郎使藝文之士無益于實用猶知避之而謂孫子爲之哉噫盍亦就孫子之書而求之乎其言曰兵形象水水因地而

制流兵因敵而制勝又曰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故直紆險易通塞廣狹千仞之谿所以形水者也而谿直則水直紆則水紆險則水湍湯則水注通塞廣狹無不皆然誠如是則是水之形非自爲形也因谿之形而形之者也故形者誤敵之具也形必示敵以所可見所可見者形也故決積水于千仞之谿不曰勢而曰形至于勢則吾之所以使衆之權也李牧飽士士猛思決韓信背水人自爲戰鄧艾過險卒無還心田单誤燕劓掘含憤事雖不同

同歸于奮非所謂彍弩發機欲止之而不可御乎止之而不可得者勢也故勢者使衆之權也勢必制衆以所必趨故轉圓石于千仞之山不曰形而曰勢由此言之其言非似同而實異乎然必設形以誤敵于形者有可乘之機而後置衆于必趨之勢者始不至于空發而無益則形與勢其爲用雖異而實則同矣他如曰智曰信曰仁曰勇曰嚴以論爲將之常道耳而善戰者立于不敗之地而必乘敵之所易敗惟其易之甚也故辟如舉秋毫不爲力見日月不爲明也

蓋其所勝者勝其易勝者也故無智名無勇功武王以三百當紂十萬之師而前途爲之倒戈者此也使有智名有勇功則必勝敵于難矣深入敢戰衛霍之聲稱滿天下而漢之士馬物故大略與匈奴相當不遂幾于不振乎于論將則求于難故貴智貴勇于取勝則求于易故不貴智不貴勇也又其他若所謂勝不可爲者言不能爲之于敵也勝可爲者言能爲之于巳也爲之于巳以待敵之可勝雖不能爲勝于敵而自不害其爲勝矣凡此非所謂其言似異而實同

者乎夫以孫子之言若此其要眇而無言　大而各適於用也至其親以自試之于吳曾不知巫臣公子光之一奮迨于入郢之役則又多出于子胥夫槩之謀也故馬遷敘記入郢止曰孫子預有勞焉而不著其事由此觀之豈孫子之言真不適于用乎夫世固有空言而無實者而以加于孫子則不可也蓋嘗觀其始見闔閭即斬其宮嬪以示兵法之可用闔閭止之而不得欲下觀之而不[illegible][illegible]意者當斯時也闔閭必巳短其爲人矣故其用之爲將必且制之而使不得

專小之而使不得遂也是以卒無成功是故雖有責育授之以快斯不能施其勇也雖有師曠撫之以土缶不能布其音也愚故曰苟言是而行非君子慎察其所言非空虛而無實則必其所遇之非時而非言之爲過也謹對

徐文長逸藁卷之十四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評選
王思任季重父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序

呂山人詩序

呂山人刻續稿成使其翁尚賓持送予使論序山人詩固多而不多刻予即此得比附分類之若文如張君馬黃豔歌何嘗行雖用古題而意藏不曉者不論標格往時數論矣且觀者各有品亦不論大晛曲子

夜歌白苧詞陽春曲採蓮及歌寄衣美人行春女詞皆寫婦人女兒惜別懷春雖古忠臣愛君賢哲遺棄置間於此發婉變不含然曲終奏雅風賦且不免所可取者道人意中語非予其誰善哉行隴頭水弔梅花行路難嗟哉日行惜年華多感慨於及時追樂吾讀之淚下也至任野性傲睨一世則有長歌行感寓夏夜溪堂和謫仙等篇在然門有萬里客白馬篇將軍行關山月諸章又氣跌宕思功名何哉其擬古樂府十六章又慨古事或政不平失機會或人臧否而

安頓題目布一章法

看他錯綜

已短長之若恨不身爲者又何哉詠美人走馬予亦有數作寄山人其詞曰西北誰家婦雄才似木蘭一朝馳大道幾日隘長安紅失裙藏鐙塵生襪打鞍當壚無不可轉戰詠非難又曰金鞍七寶敵玉手控青絲人馬才相得風雲氣木奇勢輕香易墮樣巧影難爲馳罷雄心在何曾斂翠眉又曰尺錦即成粧當眉縮結方須臾撒身手馳驟曉風霜簷影千門亂街心一帶長忽逢游冶子繫馬問家鄉今讀山人說人馬更剽健予不及也山人詩古者倣漢魏最近亦唐人

知之其洗者若隱逸浮者氣槩人亦知之至山人抱奇才有深計雄視思任不得效尺寸而抑在山間此虎豹而麋鹿之人或未知也故其詩聲有前數者觀嗟哉日行其大要也往閱其尊君中山翁續稿中題虎圖有曰咆哮山谷金波羅壯士腰間金僕姑攘臂開顏一笑發驚看猛手如烹雛狂潙正闖中原落天子取用當天關胡兒不知射虎手一箭人馬俱傾糊文夫有才不得試葛巾空老青林間亦此意

呂氏詩集序

昔人論詩者謂詩本於地豈不諒哉其言乎略而核之如陝蜀之雄剛中原之博大江以南之芳華眞有不可強而齊者而一道之與一郡一郡之與一邑與一邑之與一鄉則又辟諸一鼎之牲其味同矣而凡雁胛喙之間腴瘠雋否固又自難微於齒頰而不可亂使易牙遇之亦猶辨黑白而數一二者矣浙之山川莫勝於會稽而會稽猶莫勝於剡人生其間往往美秀不群而尤雋者道德事功之外遂以文與詩鳴於鄉播於方域蓋所稱一鼎之胛喙矣而其翁爲之

雄嘗讀翁詩其爲味也芳而烈潤而不濃間出異奇又辛脆而未嘗襲合吻而咀之使人舌津而爽喉臓而有餘清不終篇而腹已果然矣由斯以談地非剡則不能釀以生公剡非公又何以益彰剡也已而翁之伯子兵書公鎸翁詩夫兵書公其先子辛卯輩也叨世敎久矣鎸成而授簡於不敏求至謬命以序其喟然曰兵書公仕元臣爲國家作股肱維柱者二十年奠夷荒萬里外其授之政也奚止於達使於四方也奚止以專對是其效也周山公之善誦詩也儻亦

由其翁獨立於庭、公趨而過之之訓乎、故於序詩也、而并及之、亦使讀翁詩者毋專以詩視翁也、

酈績溪和詩序

今之和人之詩者、非欲以凌、而壓之、則且求、敗、而及之、未必凌且壓、敗且及也、而勝心一起、所得者少、而所失者多矣、古之和詩、其多莫如蘇文忠公、在惠州時和淵明之作、今味其詞、皆泛泛兮若鷗、悠悠兮若萍之適相遭、蓋不求以勝人、而求以自適其趣、而不知者誤較其工拙、是猶兩人本揖讓、未有爭也、而眩

者曰、彼拳勝、此肘負、不亦可笑矣乎、酈君之簿績也、取蘇文定公之詩而和之、多至百四十餘首、其數幾及文忠公之於淵明、其嬉遊傲睨、而不屑屑於工拙、亦猶文忠公之於淵明也、蓋君之所負者大、不得其大而試於小、此所以不免於嗚嗚、而負屑屑於工拙、則適以成其小矣、而豈君之意哉、校君詩者不識解此意、否何不解、君當自解之也、

贈徐恭保州幕序

古凡幕職至重、而尤重者、戎之幕、何者、幕掌文書、主畫諾、以代勞宣力於堂之長、而戎之堂、則綰鈐機務、與賓客酧酢、臨至而雨集、其務緐而握愈重、非幕以代之、事鮮辦、代之而不得其人、則雖辦矣、而未必理、而今保州後衞、則邊紫塞、星列以備胡、護畿甸、尤戎署之至要者也、若是而爲之幕者、又何以常幕視哉、雖然、乃今之幕、則異於古之幕矣、古之幕者、幕任其勞而長處其逸、故選必以才、而才亦得以自見、今之幕者長兼其細、而幕處其閒、故選未必才、即才者亦不得以自見、惟不得以自見、而高者居之、則若棄、卑

者居之、則若營矣、予以爲卑者無容以言、而高者亦未爲得也、夫高至於聖止矣、聖至於孔子、亦無以加矣、孔子爲司寇攝相事、則卻萊人、誅少正卯、而嘗其爲委吏乘田、未聞其卑會計牛羊、而不講也、故道龍蛇而已、伸之則千仞、屈之則尋丈、何施而不可哉、予嘗以是論序官者之常、而茲者予戚徐君之以名法序官而得衞幕也、諸戚黨祈予言以贈君行、君亦諗其爲才者也、而幕亦便於以才自見之官、特以今之幕異於古、恐負其高、視之若棄耳、予故以孔子之道

告之夫道亦何常其示人有舉全體者亦有舉一節者吾告徐君以孔子亦舉其一節而已矣君勉之哉他日刻書報紫塞金臺間賢莭者必君而非他也

葉母錢孺表序　代

鄉解葉公殁之朞年其配錢夫人齒方二十有五其子長公今爲工部者生方七年耳夫人抱工部而泣曰成父志者其在是乎越二紀又三而工部果以文高成進士得主事營繕未幾奉　命役東海過其廬而夫人自哭鄉解至於今蓋年五十有五於法得旌

有司以聞　詔下坊於里題曰節孝賀者踵至予於鄉解兄常德公同第於丙辰而常德始者又聘予女姉其子故賀者來以言屬蓋夫人之事舅若姑也舅疾亟嘗以股愈之姑盲又舐而復視孀三十年以禮自閑無一髮瑕可指又教其子成進士爲郎而賢人皆曰郎眞不負乃母此其於婦道亦既甚全而取效亦甚盛矣上而蒙被　國旌下而爲衆所光羡當世世在人口殆非過也是宜賀雖然世有窮笄子珥能自完其節于身矣而不能必其貴于子則議得之矣而旌未必不失或能必其貴於子矣而貴者未必賢則旌可得矣而議未必不失斯二者得則殊矣而失則同也今夫人之於節也不特完於其身又能必其貴於子矣又能必其賢於身夫一能者節也夫人之所能而二必者子之貴與賢也夫人能盡必之耶蓋天有獨厚者存焉耳夫獨厚於其始則必不薄於其終知所厚在天則必不自居於　工部之賢將有與貴而俱隆者在他日矣噫彼始所稱父之志而抱以泣者意者其在於斯乎於賀益宜

再刻其君時義序　學柳

天下有常物有不常之物而賈之於物也有所貴在售者有所貴不在售而在知者魚鹽醯栗羽毛齒革登俎豆資民生者此物之常也售之則已不求其知也而亦無俟於知賈胡入山而得靺鞨至股以藏之泛海而遇龍皮客彼有是者不知也既重直以貿之將別必告其爲龍也且及所用之故而後去此其不貴彼之售而自貴其知苟不知而徒售卽賈胡値重貿剖股而出其靺鞨以與人未免惘惘然有投非其

主之恨由是以觀可以明非常之物所貴不在售而在知苟弗知寧弗售也吾兄子吏部某之於經義賈胡所股而藏之之物也早歲一市於通衢通衢售矣再示於大都大都售矣予嘗與吏部之弟某稍取其售餘而韞櫝者若干篇付梓以傳其人顧往往値龍皮客得之而不知其爲何物且弗寳也以爲恨及是吏部偶取昨秋比題把弄以哦咄唶而了大吏部售矣顧復爲此者豈所爲不貴售而貴知者耶予復命諸梓以再試於今果皆昔之龍皮客也則眞鞦鞠也

苟群趨而售之非鞦鞠也（神遠）

草玄堂稿序

或問於予曰詩可以盡儒乎予曰古則然今則否曰然則儒可以盡詩乎予曰今則否古則然請益予曰古者儒與詩一是故談理則爲儒諧聲則爲詩今者儒與詩二是故談理者未必諧聲諧聲者未必得於理蓋自漢魏以來至於唐之初晚而其軌自別於古儒者之所謂詩矣曰然則孰優乎曰理優謂理可以兼詩徒軌於詩者未可以言理也予爲是說久矣暨之王仲鄺君始見予於薊門邸中則以理衞道諸篇是也既而見也則以詩此稿是也予兩取而揆之君非不足於詩者而顧獨有餘於理苟世之評君之詩者徒律之以漢魏則似不能無遺論於君有深於儒與詩者別作一觀獨遡君於無聲之前若所謂天籟自鳴之際則漢魏唐季諸公方將自失其軌而視君之驪騄奔騰蓋瞠乎其若後矣君誠儒者也而非區區詩人之流也予先爲彼說以答或人旣爲此說以質於君君呀然曰吾師某某也而私淑於新建之教

者公其知我哉予亦呀然相視而笑會有梓君之稿令予序諸首遂書之

胡大參集序 代

曩在嘉靖丙辰余奉　命校諸道鄉貢士晚得今參政公胡君而喜曰是非近世舉子輩中人也蓋熟讀西漢人文字而有得者及拆名君爲楚人以問於楚之先達果然予益喜其後君以令　召入歷禮曹郎大夫又出而按察閩晉間並提督學校事所至靡不以文顯而其故所列高等建陽李生曰有秋者一旦

抱君所爲古文若詩篇凡十卷來以序請曰將以付諸梓予讀之則見其文猶故所品漢西京物也而詩又不落近代往往爲晉魏間語予又益喜曰苟梓之眞足以名於一時而傳後世矣然予竊怪之今世爲文章動言宗漢西京負董賈劉楊者滿天下至於詞非屈宋唐景則掩卷而不顧及叩其所極致其於文也求如賈生之通達國體一疏萬言無一字不寫其胷臆者果滿天下矣乎或未必然也於詞也求如宋玉之辨其風於蘭臺以感悟其主使異代之人聽之

猶足以興亦果滿天下矣乎亦或未必然也夫言非身有則未免獵其近似以要君孟子謂言生於心而發於政苟無害於政則亦任其獵且要而已矣惟其害也故不可以不辨予向也竊君之言以至於今久矣君蓋身有之者也其兩有事於學也又率人者也率人而卒收其效若李李生固其一矣自李生之外又復得數輩若李生者否耶誠有之他日可以言政矣

贈成翁序　眞在牝牡之外

予家吳甥某嘗以療幸侍今長垣成公德之比成公從稽勳大夫叅議山東而封公去年爲七十甥壽之文尚虛也至是來以屬予謝曰予山人耳慵且陋甥强之堅予曰舅賤無已其代諸甥曰甥侍成公有日矣竊聞公之言似不然也予曰奈封公何甥曰父子者居相習也子不投父以所不悅舅何疑焉予惟天下之事其在今日鮮不僞者也而文爲甚舉人之一身其以僞而供五官百骸之奉者鮮不重者也而文爲輕何者視必組繡五色僞矣聽必淫哇五聲僞矣食必脆膿五味僞矣推而至於凡身之所取以奉者

靡不然否則且怫然逆故曰重至於文則一以爲筌蹄一以爲羔雉故曰輕然而文也者將之以授於人也從左佚而得之亦必取趙孟而名之故曰今天下事鮮不僞者而文爲甚夫眞者僞之反也故五味必淡食斯眞矣五聲必希聽斯眞矣五色不華視斯眞矣凡人能眞此三者推而至於他將未有不眞者故眞也則不搖不搖則神凝神凝則壽舅山人也賤也未嘗知公之爲銓與封君之爲封然而知封公之契於眞也遂亦因是而知封公之壽也曰舅未有素於

封公也何以知封公之契於眞日以拗適所云予習文不欲僞於文者而知之也今夫知長人之長侏儒之短奚必盡寸寸而校之尺尺而量之哉亦觀其一節而已矣

贈戚畹錦衣陳君序

今錦衣陳君嘗授詩於予友楊君而陳君性既警敏又嗜學詩既通名能舉子業矣輒以其餘治古人文及詩文君若詩又治及予再至京師而君皆騎馬隨蒼頭扶橐以餉醲醴市米澄湛甘好務致必先池園

夏清棹舟竟日出冊勸賦品鑒賡和靡不越人意表而酬酢曲雅縛中禮儀不見有厭倦之色夫以閭里飲羊縮轄之夫一旦得志卽跨駿食肥目不知有長老而君以上戚子挾累世之高華顧君此其雍雍郁郁然也斯殆可以尋常畹中人目耶乃昨與楊君並策一驢往西刹君憂也蒙而以素綃騎而過可以不見辟乃免綃而下拱以俟予與楊君艱再躍鞭而過之其後余以牘謝君君笑曰是何吏之栖栖也此則與無忌下侯生者何異而彼忌者時則有求於生也今君何爲者耶吾故與楊君言今而後吾乃知子之陳君貴則今 世廟咸乃其致則古之信陵者儔也信陵柄魏其效於用而著也如鼓巨颺吹一毛而今之制則不爾然著不著無足爲君累抑予又聞之東漢有樊儵者亦以戚而著其所著乃以經學得交海內大儒並取以爲師友而丁恭則其所專師其後儵竟以經顯所守公羊嚴氏春秋致門人三千人往往有以其學至三公者吾意君不得爲信陵且必爲樊儵矣不識君所師楊君得如丁恭吾輩得如所稱大

儒與否故於君新得請襲爲錦衣而衆以贈言屬余也不爲君不得爲信陵惜而直以君得爲樊儵賀也

闕篇序

逼摹內篇彷彿夢幻因觸自是青藤本色

古詩豈直三百哉吾夫子於詩不要者闕於史而疑於多聞而疑者闕夷者質孔子於華者華者曰吾夫子天之怯里馬赤也夫怯里馬赤譯史也今吾蘧蘧然而管株株然而古之人蘧蘧然驅株株以譯蘧蘧而所其盡免於蘧蘧則必不能盡免於蘧蘧故善譯

者莫吾夫子若而吾夫子貴闕譯夫闕詩者則周闕
彼人之闕者也而闕史闕多聞者非彼人之闕也我
莫奈其莁莁者何而姑置之也乃若我之闕非置之
謂也仲山甫之謂也而亦可以驅株株譯莁莁者委
乎故闕者月也彼之闕月之虛也我之闕月之食也
虛不得而代之盈食不掩則人得而指之指則鼓鼓
則馳馳則走走者救也救者更也故食而匿則更之
道不存食而不匿則更之道存故月一也闕有兩篇
一也闕亦有兩故余之命篇一也亦以兩

彤管遺編序

詳記載評士林其欣然以喜惟恐身不爲之者必忠
臣烈士奇節高蹈之流而其怫然以怒惟恐身或蹈
之者必皆回邪儉媚忍垢恥而事二姓者之爲也欣
然喜則於慕善也篤怫然怒則於絕惡也堅夫能使
人絕惡而堅則夫回邪儉媚與夫忍垢恥而事二姓
之徒固亦爲善者之衮也其於載記可少哉吾友酈
子集彤管遺編教爲女者而作也其所集古諸女婦
雖淫慝不廢其文然所尤嘗淫慝雖貴妃亦不得與
編戶貞靜者等是將使爲女者覩之怫然以怒惟恐
其身或蹈之而益堅其絕惡也歟不然胡爲而亦存
之也莊周曰厲之人生子夜半取火而覗之惟恐其
似巳也然則是集也卽使淫慝者覩之不亦反自愧
哉而何況於不爲淫慝者之覩之也酈子文茂而行
一語是勝着
芳吾信之久矣原其意蓋如此故爲之序其末

送金君之無錫序

舊制凡邑中盜賊其巡徼史實掌之以故史之署反
劇於丞簿丞簿或職清戎或課督賦稅一事耳稍散

則以其餘佐長吏聽斷以補其牧養之所不及然史
雖劇其能而廉者或以劇而知名得遷轉反是則或
以劇而敗而京師之邏盜寇也則多以屬錦衣興時
邏者與掌書者相倚以爲咎則所謂盜寇者未必盡
除而無辜者不勝其毒矣吾鄉　金君之以名法
掌記於錦衣也幾年矣人稱其平而廉及其以滿而
課刑書於吏考也議又平尤之得第二會無錫缺史
遂以君名上　詔可之君行有日鄉戚中宦且旅於
京師者故事皆乞言以贈行而君之甥廣信公爲之

首圖於予予曰予不敏將何以贈金君之行哉亦告以錦衣之事與縣吏之事而已矣夫縣之丞簿與吏並人也主盜賊與主賦主戎主佐牧並事也今不問其人之可否而徒易其事以冀其或稱此何以異於狙公之賦芧於狙也所云三四者並不能有多少於七也而徒改其時於朝莫之間其術亦窮而疎矣而金君之爲錦衣掌記及議刑於考也並以廉平稱而不知其他則今而之史也使其果職盜賊歟則必能如在錦衣時爲掌記者之不苛使其不果職盜賊而佐牧於其長歟則必能如在考時對刑書者之不猛

彼三四雖更矣朝莫雖眩矣而吾不迷於七者之常固在也君何施而不可哉何施而不可則亦何階而不可至哉噫吾知以是贈君而已矣

送張南陽序　代

今遷知南陽府張君者始爲進士時來觀政於營繕而予適爲郎中掌營繕當其時卽已知張君賢及君三仕爲縣歷其部郎大夫者凡若干年而掌營繕余則叨尚書實長其堂君之愿謹猶昔也至練且幹則倍進于昔矣予方賴君以相成而君之僚亦喜君之相爲羽翼也於是相與賢君亦莫不倍加於昔者至是君竟以賢補知南陽府將行諸僚並戀君來告贈言於予而予亦自惜不能私君以竟其相成且不能無望於異日也則告之曰昨君之職也雖多大抵材其專職也君亦知夫材乎枳棘灌楚其最細者也可以藏鳩鷃供求栈而止耳樗櫟則其大者也然易敗無所用枌榆亦櫄栢楊樠椅有所用矣然猶小器也不中梁柱至于豫章也楩也柟也則梁柱器矣然其始生至拱把與應圍也樸栟櫨檽與車輪擬耳至蔽

牛馬則明堂之梁柱已故所貴於材者貴養也君之始而第於甲也令也曹郎也曹郎而從大夫從大夫而大夫與時而卿且公亦猶是也噫此材也其要亦在乎養之而已矣至於牧亦然故始而縣也是牧於縣也茲而府也是牧於府也異日而臺且省也是牧於鎭之郊也畿之甸也此牧也其要亦在乎養之而已矣故渭川之叟之言漁也有曰小可以侯大則可以伯而再大則可以王漁猶牧也儻子未信予之言

材與牧也亦未信叟之言漁乎且君之牧之鄉也南陽也南陽者邵與杜嘗牧之也昔之人稱之曰邵吾父也杜吾母也今之人稱之亦曰召南陽父也杜南陽母也此養之之致也予儻未必有意於予之所期公與卿也亦未必有意於召之父杜之母乎予果有意於斯也是足以慰予與諸僚贈言之意矣

送陸刑部序 代

今世之拂衣於朝者非有疾病冗傷不可以支則必偃蹇不得志而怒悻以遑否則或負抱骯髒氣不能

抑斂不易與人群非此三者則必有所不合陰料其不可遏而姑借引高以自善者也不然則必不言去即言去亦未必堅且決苟有人焉不出於此四者而徒遽焉以言去言去而堅且決斯亦難矣矧自入仕以來有瑜德而無疵纇未去無阻其進且推之去無聽其退者顧遽言去言去而堅且決斯不亦甚難矣哉此其人必養者素純矣而不出于激見者素定矣而不可奪如古所稱內重而輕外者不然曷克以臻此哉吾寅丈陸先生當嘉靖間以賢科敎潼川其後繼知峽江青陽兩邑並稱職薦者滿牘匪既入刑部祠而祝之者滿故嘗所仕二鄉迨今秩再考矣勞益深名日益起 中朝議及進用者必共指目君而君一日抱書伏 闕下求去 主上下其議吏部吏部無不訝且止之者顧君求去益力議始上聽其請乃即署中拜君永州知府得橫金蓋黃以歸且曰用以嘉殊勞獎恬節夫以君之素行歷炤中外仕版間非吾前所云不出於四者未去而有所謂進且推去而無所謂聽且留之者耶而君顧決於去如此雖以君

疏中語戀墳墓在萬里外而其中之所素養而預定之者固非疏中所能了又非常情之所能測而窺眞可謂毅然大丈夫矣矧自君之在署也其廉靖以端明於法而恕以行之也眞足以爲吾黨師耶故吾黨屬言以贈君即如某不敏不容以無言也抑君之膺永州命也乃 孝廟時所擬得其人而加之者而未得者且二百年是 主上之懿典而君之榮也甚大尤不可無言以紀

送董汝成尉永春序

董君汝成於予爲鄉戚幼嘗學儒中歲棄去勉從事於他以名法高等敘官得永春史　明制縣大者具長與丞簿史凡四人而小者則省其二特長與史耳夫以一巨縣而牧之者四其人與一小縣而牧之者二其人彼雖繁而理之者衆此雖簡而理之者寡則小縣亦大縣也而今之制則又有一說焉曩時長總牧丞簿主戎與餉史主邏盜賊而今者以邏姦藪也主者易操縱乃用丞簿職邏至小縣牧止二人則邏仍歸於史矣夫不問其人之賢不肖而徒易職以希

濟此何以異於取敗腐之琴以求音不更材而徒改其絃未有能濟者也予覩汝成之爲人也其志堅其性篤而其才也辨明於法而不苛協於儕輩而不圯是其於琴庶幾嶧山之桐也卽令處大縣舍其邏而佐長以牧也固宜有餘茲而處小縣兼其邏而佐長以牧也亦未見其不足也董君勉之哉然予又嘗聞董君之先大父某公以儒應歲薦掌汀教有遺澤於汀而今世之評仕者多右儒而左法汀永春鄰也君過之幸思乃祖之遺善自愛夫評者安得而不右君哉

送石府公之兩淮鹽使序　代

鹽使之署無論幾所而兩淮爲特盛當洪永以至於今改法者屢屢大約給邊費也召商以中商廬於邊募游手者耕邊田聚邊斂以輸於邊幕虜小入商之黨各排虜毋煩官軍此上策也自洪永以至於今改舊法出新規毋慮十百矣俱不得其要領餘鹽正鹽存積常股以至抑銀與商今商買引之弊極矣　皇明經濟錄諸疏若霍公韜其公某諸疏可考也此鹽

之弊耳鹽司諸所積歲無論億萬掌之者多以湼敗噫湼敗者固矣今則知吾紹之府爲楚之石公初知蘇以廉以强項幾罷去有知之者特疏起以知吾紹其廉不改於蘇其食菽腐市物一不擾强者斂跡弱者鼓腹府庫舊例多羨公直令寮視之足不踰庫檻古人云廉者多刻公廉而且恕也茲諫官薦之得兩淮鹽使公意不往予不敢探其衷公之廉匪特鹽使不能令染指譬佛入寶山不取一粒石子人素諒之也特取舊法乞商占塞田自耕而納粟如洪永或亦

當今救弊者、所當急耶、乃公之去、留予不得而知之
也噫、

贈謝孝子序

會稽鰻池之有謝、巨宗也、謝之宗有男子名鑾者、始
爲其親宗人訟他人事於府公不直、謝之他宗人若
里之長老、凡若干輩、並爲鑾詣府、共言鑾生而忠信
業儒、其父死、免喪、淵淚痕時時積枕席、母疾瘵且禱
請代勿效、乃刲股糞以進時、則恍聞母呼鑾、鑾急趨
赴、則母已進食飲、漸如故矣、其後母死、鑾過哀、遂病

羸颯夜夜夢見其父母顏面鑾疾互增減恒視其父（此孝當永之）
母色憂喜以爲準、如是者七年、忽一夕更夢一人、若
神人者、執牘呼鑾曰、憐若孝、爲增若齡、鑾驚寤、即以
告其姊、自此鑾疾亦漸差、鑾孝行委如前所言、生平
無一短、今某訟之誠不直、蓋諸人爲謝孝子言之如
此、於是府公爲覆其言於他所、果無謬、卒直鑾、命鑾
起立、與日賜之茶、旌之扁曰割股之孝、於是宗若長
老若干輩、復來告予、將請予言以爲孝子慶、且用以
風閭里、予惟孝至周文武二王止矣、二王之於親疾

也、聞有憂色、餚不加、履不正、衣不解帶、復則如初耳、
未聞有刲股也、雖然不愈於自肥其肉、而秦越瘠視
其親者耶、後世之事親、求如謝子、亦難其人哉、乃若
夢人畀之齡、則絕類武王事、謝子布衣也、天之施報
如有孝子耳、寧論王不王耶、府公直之事優之禮旌
之門、亦知有孝子耳、寧論布衣不布衣耶、噫爲子者
可以鑒矣、

贈寧遠公序　大約與贈長公文同意

予過馬水口、李長公所、將歸爲文以贈長公、長公逡

巡、未即許以受、而意若有所懷者、予始悟而詰曰、寧
遠公天下人稱名將軍、今且以元動食伯土於寧遠、
予慕想其爲人、而以道遠不得一望見麾蓋承下風、
幸而得交其子、知寧遠公比他人爲稍詳、顧以賤疏、
且嫌援上也、而忍不敢爲一言以通區區、亦過矣、且
人有大功於天下、已則稍附於言者之末矣、顧以小
嫌忍不通一言交其子、而自外於其父、非禮也、長公
聞之色爲改、乃始許受予所賀已者、某則再握筆以
壓寧遠公曰、寧遠公以文學起諸生、結髮與匈奴大

小百餘戰身幾死者亦不下十餘兒郎族屬若丁壯以兒于長養扼虎穿楊幕中稱百金士若是者數百人死匈奴手者又復居半視卒如嬰兒視貨財如土公私所宜入未嘗取一錢歸囊中而吮疽婚死待公粟米而後食者遍廝養槽櫪間用是卒破强虜數遠由數百里外虜其名酋夷其部落係累併收其生口積畜駝馬牛羊山積而丘委而匈奴卒亦相與鳥驚獸散數百里間不敢南向發一矢不幸猝遇公則有相戒鞭馬而馳惟恐後耳此則人人之所歆豔於公

而能爭誦以言者也而不知公之出而擐甲以從事則爲虎熊入而解甲于燕居獨有孝弟以踐諸其躬儀刑其子弟而一日未嘗缺則爲聖賢事故其所相與持戟而共事者皆親上死長之人所謂可使制梃以撻秦楚而又何有于匈奴也哉夫道一也某之賀長公者旣嘗舉是以告之矣今而塵于公舍是復何以贊哉夫制禮樂以佐王於內者相也援桴握綏以爲王營于外者將也獨周公能兼之故得食于魯至問其所以爲周公者無他焉孝弟而已矣故觀于其撻伯禽而令視木葉者可知也今公卽未爲　國家爲周公于內乃爲于外矣其食寧遠也亦猶食魯也然而舉公之食以語人曰公食寧遠以功也則人人信之矣曰以孝弟也人其信之哉噫此某之所汲汲于言將使人知公之得食寧遠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

送潘光祿序

上海某先生以明經雄邑中屢試弗偶北學于國子又弗偶乃謁選得光祿監未滿秩一日忽奮曰吾二

三伯氏在海濱且老矣與其翺翔于褰孰若與二三伯氏膾鱸蓴菽飲酌而賦詩以從乎遂拂衣去去而與其兄尚書公若溫州府判公刑部大夫三先生以游日嬉嬉然只有友道耳不復知世間有軒冕事當是時送者滿朝觀而羨者滿路贈什而郊餞者若宵星其最著則刑部徐公之所爲文也人傳而誦之至今赫赫有餘感其子某若繼之亦以明經雄邑中屢試于鄉北學于國子亦弗偶乃亦謁選亦復得光祿監旣滿秩一月亦忽奮曰吾父與二三從大人在海

濵且老矣與其翺翔于襄𣲖若與吾父暨二三從大人脍鱸蓴菽飲酌而賦詩以奉乎亦遂拂衣去去則亦嘗與其翁光禄公暨二三大人以游日嬉嬉然知有孝道耳不復知世間有軒冕事然而擬送者亦滿朝觀而羡者當亦滿路贈什而郊餞者當亦若宵星獨諸寮之什言而餞則以屬予他日人誦而傳之赫赫有餘感當亦不滅其先生然豈爲予之言亦可誦也而亦可以感之也哉雖然父篤于友而子殷于孝用以决去就討重輕其事古今不易得事也其人古

今不易得人也予言雖不足以誦而傳不因事與人亦幸誦而傳之哉

余孝子詩冊序

古今稱孝子事多屬母至獨漉篇走馬引涉父矣然皆酬父寃於死非客迷而求以得之於生也又不詳所以故人亦不得咏而歌之予讀客齋謾錄得番陽張介讀雙槐歲抄得内黄史五常讀閩人余全椒某孝子傳得休寧余君國諫此三孝子竝父事殆相似而史母授子以錢錢得父余母授子以鏡鏡亦得父然史以錢得父於死而余以鏡得父於生余固幸勝史矣張用巳所作詩以悲父人讀而悲之導之而竟得父於蜀余用夢中神所告詩射中其隱以傳于人人讀而異之導之而竟得父于楚余又幸勝張矣何者兩翁去家均也而張翁以蜀語嫗余翁漫往耳巳亦初不楚擬也國諫所至奬詠盈帙至吾越亦如之而張史兩孝子時咏者亦不少噫直道而行三代至於今猶一日耶吾師所不免於譽者殆此類也雖然抑亦有交者焉衞青不父鄭季而去病父霍仲孺爲

青則無父爲去病則配母此於春秋烏能兩不背哉

按遼議建序 代

府公盛翁一日爲會稽楊侯道按遼事稍及諸所議建會稽請其草旣竟業唶謌討以傳遂剖奉入將下縣坊而屬校且書于某某因得竟業復唶謌而言曰蓋余讀少陵前後出塞曲而鏡古人禦虜之道焉其曰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又曰巳去漢月遠何時築城還蓋道古明王賢帥於夷狄且不忍殺傷之故惟取築城以制侵剟吾民乎哉獨柰何忍不城以障

之耶小雅朔方斯其徵矣後世曉事者在漢則蒲類
將軍充國唐則侍御史仁愿充國言燉煌至遼萬一
千有餘里乘塞列隊吏卒數千人塹疊木樵校聯
不絕便于屯田仁愿則固請築三城相距朔方靈武
榆林之間各四百里烽候千三百所自是不敢踰山
而牧馬二臣之言並足鑒也遼歲苦虜小入殺傷玩
細者忘滴水之穿石阻劇者忌曲突之逆耳而翁獨
慷慨請築塞垣以衛戴髮　聖主下其議於廷報可
作遂舉垣以丈計爲萬者二十有奇費金以兩計爲

萬者十三有奇臺以所計百四十有奇自將吏卒徒
以至畚挿鬲釜絢材米鹽蔬菽之細視工爲差霧屯
星集不越朞而成蓋奪漢人歃血積聚於馬蹄橐駝
之背者自此將不可以巧曆算所謂月不足而歲有
餘者矣噫漢唐以來未有之功也以方二臣孰與是
大余旣叨儲校故特首茲州至他州復四十有七篇
爲卷二十率據經略窮利害其稽別鼓鞞之臣與行
寺藩臬之吏悉美刺示激揚察不涉苛舉不棄細霜
稜而日煦宛然驄避道而鳳鳴賜矣故鴈大垣州並
得聯翼接騫也弭筆取師庶幾在此翁姓盛名時選
別號泰宇宗吳會燕產自臺守越盛美政以序州故
不論著會稽姓楊名節別號一中世汴人其政治蓋
視翁云

送吳先生序

南昌吳先生始來訓會稽時奉其母太君與俱至是
母年九十有四一日先生持狀走白府若督學道舍
所職奉母以歸府若道下狀令僚友諸生留之不得
先生曩未仕則嘗短褐走四方名山川交文章材識

賢豪之士斵杯酒抵掌談笑而馳騖其間及仕會稽
猶稍循其往昔故渭亦得與二三子謬廁末席至是
則往告之曰　國家於學官弟子甚厚士貢而拜訓
者多老成人吾鄉先輩有年七十而始以貢入者今
先生年尚强有爲也而奚以歸爲先生曰母老矣不
願仕也渭則又問之曰母與俱來乎抑留乎先生曰
與俱渭曰與俱何以歸也先生曰子亦嘗聞沛公所
言於其父兄者乎其言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
樂思沛則其生而樂沛可知矣以沛公輩男子猶若

此況婦人乎吾終不願以一官易母之所樂渭曰若是則先生之志決矣然渭聞令道中例得遣學官暫公事假滿而復先生其以人請之無不得則歸母而先生可復來先生避席謝曰子意則厚矣然使母樂其鄉而思其子于官與樂其子於官而思其鄉者奚辨且公以奉其母而私以請而復官者不可以事君於是人皆知先生忠于其君孝于其親明人倫而決去就也

送柳彬仲序

國朝令縣學兩歲貢廩生一人或以選或以貲而近世惟以貲應大抵以選應者多英少或隨例爲學官或讀書國子往往中兩京若諸省試或再試於會成進士又由進士得大官至以貲應則漸老而屢蹶於省試者也雖授學官或不授學官而讀書國子能中京若省試又中於會成進士者千百中一人耳然不爾卒亦不得大官以故士往往輕視貢而尤輕於以貲應者斯則今之制貢之令與今之所貢之士則然耳以予觀於邑志所貢士科其初豈若是哉韓伯時朱用之祁天福以貢入即以貢拜官司馬恂如陳復初以貢入兼中省會科以拜官假令世之人握筆以書五公者將不得竝紙而托處而今班班然相與垂名字於尺寸之牘在韓爲直節在朱爲循吏在祁爲名師在陳爲忠臣而在司馬則爲儒宗爲不辱君命之使辟若列星麗於霄漢位座則異光芒則同即使今之成進士得大官者

然則人之以輕視貢者烏在其爲貲哉吾友柳君才雋而行芳於學無所不窺藝無所不給少自丱壯至

成人賤自暨庸貴至宰輔近自郡邑遠至數千里之外無不知其名得其言以爲重者其蹶於省蓋賢知者之過而年尚近强令以貲應貢其拜官也即以貢或以兼科此則余所未知而其遇事爲節作吏爲循師爲賢難爲忠儒爲宗使爲不辱君命必如伯時五六公輩則余所深知者也今　天子聖明諸宰執竭忠佐治稍變舊法近日士貢者即不兼科亦往往得顯要以故人亦謂柳君即不兼科行且顯此則余所未知即使其果不顯其所自樹立亦必爲伯時五六

輩又予所深知者也夫五公者吾鄉人也舊傳於人口近始得自邑志例志又柳君所脩者故余於君之行而述以告之時同好凡若干人俱來集餞君於光祿王君之園各賦詩以贈既令余序復題其卷端曰春園宴別云

送葉君序

丈夫棄遠家室走京師數千里道握寸管抱名法以給事部臺省寺之間近者三五遠者至八九年以冀一命之榮而不可必得者何可勝道哉列籍而屬之

餓塵而居之蓋有突未黔而敗者矣非賕則惰且縱也其有愼不蹈此三者殺脊而群校之則又以閘于記而殿然則業是者幸免於賕矣惰且縱矣殺脊而群校之矣一舉而首拔于數百人之中大宰登之天子命之服以錦令歸鄉閭省其二人拜于壠墓既則出而長民若是者不亦難哉宜人之榮之也吾鄉葉君子道實膺是典其賢可想也難之而榮之者某某輩來以贈言屬余余蓋深知葉君者始予一投鞭于京邸即縮袂而餉我逆旅與灑然可挹也（致有風味）與之遨高賓策廿蹄而遊西山酌杯酒望青天俯皓月耳熱而談蓋煦煦然和風之激我襟也是其他日出而長民眞無愧于父母者乎予蓋慕之敬之其於是典又不特榮之而已也

送沈生序

董邵南舉進士不得去遊燕趙昌黎爲文送之至以燕趙之順逆托其身今沈君之往游蒼梧也一以爲幕計一以爲籍計然府江方逆人徒以君爲幕爲籍計已也故送者惟以起於幕起於籍者期君而不以

府江之順逆托君噫幕與籍豈誠不足以托府江耶君在幕爲賓客則借箸而籌於閫帥在籍爲弟子則鼓其舌以風曉於來附之椎結使浸且摩其未來吾未見府江之果不賴于幕與籍也遡者君在鄉里把筆爲制文文輒逸隨其所遣舉杯而談談輒逸座無不傾斯皆君之所長也用片檄喻蜀人爲相如用一言降南粵爲賈行且於君俟之曰起于幕起于籍非不愛君也然非吾之所以愛君者也

瑞桃詩序

吾友鳴教張君爲予道上海秦御史公家竈下有樊
材數尺計其所由含土就斧斤與廝養尻相摩者蓋
若干年矣其春條而花色姿照釜鬵間廝養者驚走
告其主叢視之桃也事遂播遠近而好奇嗜文者又
相與繪圖而歌詠之題其簡端曰瑞桃而鳴教因屬
序於某某嘗讀柳子郭駝種樹傳以爲駝所云種樹
直改徙易其故處耳非凋枝割葉伐其榦而斷其膚
也顧培之一不若其法卽無以全其生今茲桃上之
斲其顛下之刖其踵瘯瘰然特數尺之朽耳又且含

水土之潤而就炎火之燥乃歷數十年而復華若此
者其可以常理窺哉擬之於人在醫佗能刳割斷腸
傳膏縫腹而復活豈造化者有至靈至異之氣亦若
佗之靈異能續斷而呴枯獨顯效於茲桃哉不然將
古之所謂枯禪野衲之定龕其軀者數年亦寂然槁
矣而髮毛爪甲遶而蔓之數周者歟是未可知也夫
至靈至異之氣與所謂禪之定而生雖若超然遠邁
於人間之所謂祥瑞云者然亦不可不謂之祥瑞也
桃以斷而萌何以異於是命之曰瑞吾其惟衆之從

哉抑予又聞之御史公者學廣而聞多其所畜養者
深而發舒者遠此人中瑞也豈天將獨厚以鍾之者
其所得之深因以徵於家之艸木歟詩人有言振振
公子吁嗟麟兮其諸君所命瑞桃之謂也若是則既
適于吾之所以評茲桃者矣

賀青州馮按察序　代琢菴公父

漢之經生自田伏申轅高堂胡毋諸家各專其門其
弟子轉相授受多至數十輩歷數十百年而未已其
道亦云盛矣然皆異姓殊宗之所衍如合數璧於萬

山集把桂於叢林聽其自得而不敢取必於一株一
壑之間惟東京桓氏自桓榮以經學起世祖朝其後
承之自榮至典綿歷三世父子兄弟代作帝師而其
道益光效益著故後來稱家學者不特終漢之世莫
盛於桓氏卽自漢以至於今亦未見有其比也青藜
政馮公當隆慶戊辰間以詩薦對於　廷稱　旨累
拜山西之叅政方奉璽書監大同有文武才稱天下
名經士其長公得之復以詩薦於今丙子之鄉書長
公之經與其才猶公也明年將復對於　廷其爲稱

旨而累拜復如公也又烏可以公限耶於是兩鎭之僚將屬言以賀公爲戶曹若袁按察若王與許三公者並各以其履與公舊遂相率以言屬予惟天下之以一第舉者亦多矣舉一第而不可以不賀在今世循俗以爲禮者則然耳然而勃勃然求以揭於人之衷曰是眞足賀者則未必盡然也有一門之內四世能並以經顯又舉一輩兄弟中同母而乳者四人能並以經顯以道則曰此儒也以詞則曰此才士也赫赫然若公之家者乃用以徧號于天下曰孰能準古

今家學之銜古漢之桓氏者右其祖右明之馮氏者左其祖則人必皆左祖矣（故作轉捽）又號于衆曰孰爲馮氏此舉也眞足賀者右其祖謂賀而僅同於常者左其祖則人必皆右祖矣何者舉歷世而比其世彼以其三而此以其四又就一世而比其人彼以其一而此以其四也雖然桓氏自榮至于彬蓋亦四傳矣史列其人則及彬而序其學則止于典而不及彬此殆不可曉然以予覩于蔡邕之所以碑乎彬者謂彬有過人者四而傳亦序彬與曹節之壻同爲郎然不與共酒食卒以此廢眞亦過人矣哉

送祝子孝序

曩吾與子孝君雖異學爲生而籍也然居同里且戚也又志之所趨於業吾曰然君無不然於好惡吾曰然君亦無不然其後後先食於學數與諸生干薦於鄉乃君馳驟則居然先我矣顧我數蹶君亦無不蹶者人皆曰是不宜同也而亦同何耶最後予以偃蹇遭家難廢生不籍君乃逡巡於學者十有二年遂以歲薦當入會父喪而止越三年始入而其門人陳生

大節輩方以言相屬而贈之夫歲薦初最重舉也乃今則眇小之爲蹶之餘人相謾則必曰歲薦者嗟嗟此直謂他人然則可耳詎可當祝君哉君之於藝也猶射之有羿其終日而不一獲也以無王良者爲之御也猶珠之有明月璧之有夜光其終歲而不一售也以其垜藏在三家肆中無賈胡者以明其爲寶也今之京師京師者王良之所日驅以馳而賈胡者日操萬金以長立于市拭目竦睫以俟其奇寶之至者也此而猶不獲其售始可以眇小祝君而謾歲薦然

而吾知其必不然也夫歲薦者以今人言直耶小事耳且顧視我曩所履無不與祝君同也及果薦卽甚耶小者乃亦不得稍稍同祝君人之視我何能無介然於懷哉然吾則變奚耳燕石耳卽薦而入決知其必不能若祝君之以收桑榆雪前恥特有終耶小耳吾何爲介然哉

賔峯石先生應召序 代

當丙子冬鄉同年永嘉蔣君某者道病至清河旣委頓往投知清河者石公余與六人討偕者過清河適

蔣君僕見之報其主及公時河凍不可舟易羸以鶩公遽命出邀予六人者辭以服公曰安辭遂騎褒以見客主禮靡不殷托以蔣君靡不受翌朝出直煩改騎公亦不辭直而靡不辦遂別蔣君以行予六人者道中無他語每旦暮必聚而言曰蔣君一羈病夫耳（小作綠起甚濟宕而數轉）托而受之人所能也受而藥且食之如家人然人能（已撮文情）之乎予六人者一過客耳因問其友邀而驟禮之人所能也禮之而款且洽焉如乎生交不以過客易人能之乎直以改騎使輕於賦民者不受直而代之又人所能也與其寧浚民寧妨市恩人又能之乎未幾而蔣君亦至方相與道公德亹亹不能已又未幾而其亦承乏山陽山陽雖劇要吏者苦之而其獨喜得與君相左右領教導幸得無大過失而公因業以名起邑中至是被 召而州縣諸君例有贈也亦例以屬山陽古人有言觀侏儒者觀一節何者一節短則全體舉不能長而予則曰觀嶺表之筐者亦觀一節何者一節長則全體舉不能短公急於與地羈病之夫而願謂其綴於其所隸赤子之痛痒殷於過客之

義而顧謂其疎於其僚友上下之間不忍以一騎直浚民以市恩而顧謂其忍於百出之徵發或以自奉而或以奉人此萬萬所必無之理茲而召也豈俸至者乎抑由是道推之於天下無不可也故觀君之全體觀一節而已矣而夠附公未察也久非知其一節而已也贈言忌諛聊以此塵公耳

贈陳翁授官序 不過言其創付眞而可重 又云正嘲此輩不淺

古者民年六十至百其良者國家並有養以差周王制篇若文王世子可考也下迨漢高猶然然未聞以

宦官始孝文代祚時賜民爵一級史失其齒疎也至
唐因之每大赦賜爵有至刺史者卽非眞亦濫甚矣
然直曰壽不曰授授以板不以劄自授訛爲壽民間
遂轉相傳以爲壽至且例得官可冠服不問良與否
以故人稍易之又降不由內卽秩下郎苟握印而司
民者得楮劄以予值吉凶禮往往帽紗規領帶牛鞓
而造者滿街巷於是人益易之嘗適所作徧必文武
大帥得專征或備塞徼擬激發其下俟請恐敗事乃
預請請假空劄以行得便宜若德宗假渾瑊故事下

迨有司握印者亦漸相沿襲假以榮人不大關礙然
易之者益熾至相指譏必曰彼劄耳嗚乎此惡足以
亂劄者之良乎器一也冒以薰則芳以蕕則穢鞹一
也以虎則炳炳焉耳矣以狐則綏綏焉耳矣惡東鞹
及西掾可乎鄉之陳君某鄉之良也頃年八十矣宜
劄會劄至親若里輩某等榮之來以書榮告予多其
良也榮之書以復非榮其年也

賀朱少監序

少監朱公吾越產也幼業儒其後客燕遇術者授其
辰當貴然貴不在外朝公用其言當嘉靖中果入爲
宮寺歷 肅穆兩朝並以文稱進少監至今 上聖
沖益右文以武英殿翰墨數也令公掌其事凡有
問難靡不稱 旨用是得膺蟒服於是吾鄉之仕于
朝若某某輩無不爲公榮者顧以予客游適至都若
有待然相率來以言屬然予之有言則不徒爲公榮
將爲公勞矣何者俯逸於僂僂逸於循循墻者人
所勞也彼一命而再再命而三則榮矣以一而俯以
三而循墻不其命彌榮其勞彌甚耶公之膺蟒于內

也卽仕于外者之再命也予故曰不徒爲公榮而且
爲公勞者此也雖然抑有賀焉何者世謂贊君德之
大于萬而匡君闕之細于一若詩所稱補衮云者其
在隱曲倏忽之間有外廷所不及而在內之臣顧得
以乘間而濟之者然在疎遠則不能預亦不敢以望
今公之膺服以蟒是將親之也非疎也邇之也非遠
也其所裨益外朝之所及則及之卽有所不可及者
公將及之矣如此則是服之膺也非裨益我 聖明
之漸乎是則公之所謂榮也而非世之所以榮公者

矣夫安得而不賀

送王大同之平陽兵憲序代

大同號難治而近時言最難者有二曰宗室之繇人各殊習而祿則同於不給曰馬市之貨其遠在千里外而欲集於一時而此二者費各以百萬計守此者使非用剛柔以劑之兼廉且敏以爲之則往往致敗而青州王公之以戶大夫守此也凡若干年其于宗人之環車而告之或呼閽而有所控也隨時以應之求其恭而解之辟善刀者然砟之不鈍擊之不折至

虜之曳駒騋而集于關也諸司下片紙以需物則輦赴馱輸皆預集于數百千里之外者而貨不呰窳買無告傷而公則日飲氷而治事抱赤子于一郡若干邑之中久之中朝咸知公廉平矣會平陽缺兵備使者遂以公補行有日矣其僚某公輩則相與以贈言屬予欲書者再而不敢曰茲贈也豈與常贈同哉蓋平陽堯舊都也當唐柳宗元之撰晉問猶曰平陽之人至今溫恭克讓好謀而深和而不怒有堯之遺風其後以地北連大鹵兵革相尋至于今茲日尋干櫓而湮禮教久矣其非堯之風矣數年以來　聖天子方欲興堯舜之治比隆唐虞納虜臣通款市即令稍梗將有脩文德以來舞干羽以格之之意則以爲平陽雖股肱尚塞徼也非得剛柔兼濟廣敏並持可以與禮教而大佐文德者以寄於兵不可故今茲之擢公也是以堯之臣望公也以堯臣望公而公於佐堯之治或萬有一不至使溫恭克讓之俗少不及于唐虞是豈　聖天子意不特　聖天子已也或亦非公之意也然則公之所負荷不亦重乎是行也中朝以

堯之治望公公以佐堯之治自待予故曰是贈也不與常贈同者此也

送袁戶部守肇昌序

上谷一邊軍不下十萬馬半之糧芻之用歲卒數百萬四方飛輓不可至則用鹽以奔走賈人賚金錢以買其地之所產若芻糧之須以輸於此而取鹽于彼如此則不勞走輓而兵馬自足需給事亦甚便然而四方固亦有輕賫之輸官與軍復有月支之例出入縣多爲利之藪主者稍持兩端則請託盛行於賈而

下之特手而食者得以漁獵於斗斛衡石之間往往至于敗常馬望其遠而他之又況以重地寄哉惟我袁公之職此於宣也飲水而治用以自潔廉而其才計所到兢桀而操籍者舉不得一染指其間又其宅心平而遇劇敏而且善於斷於是賈無不悅公之公而軍與需者無不信公之廉者久之聞於中朝會華昌缺守遂以公補行有日矣宣之參戎某君都閫某君來以贈言屬予惟華昌重地也東接隴蜀西鄰戎羌習戰爭尚氣力馬援之所不能遽定而虞詡之所

殫精以從事而後僅能勝之者也至於廉范守此無馬援之武鮮虞詡之略獨有一廉平耳然卒用之而以大治豈干戈之效不錯於禮義韜鈐之用難與忠信校功耶夫公之試於宣而卒售者忠信也禮義之習效有廉平也廉平者即禮義也忠信也廉范之所用以治者也以廉范之德守廉范之地意者馬援虞詡輩他日且將讓名于竹帛而不敢校短長於人口耶然則華昌也非公之寄而孰寄哉

贈雷總兵序

近日邊匪之事大約識時務者利撫和而恃能戰者好言殺是以事雖定而論尚未歸於一不知近日撫虜以來其奉約束幾於編氓駢犢滿野匹婦躍一羸從一鬟而取穀菽於莊居朝發暮還若履中土之郡邑而能調主客之兵輸餉輸芻歲以億計駝馬介冑之鄉真亦幾于晏如矣彼彎雙弧佩一鞬挾數尺刃蹁蹁然以與虜從事於呼吸之間或夜襲其帳多不過數級甚至數十百而止耳回視我疆壘巳尸遍野而血成池彼號稱善戰者將以彼而易此近則身橫

金玉遠以爲子孫千萬戶之計乃不知寘寘之中古所謂陰德也者其於此爲何如耶意者眷眷者未必盡許之也鎮宣者爲總兵雷公當爲參將時嘗以數十人當虜騎千餘兩將既歿大軍盡崩而公獨膀馬號發五矢立斃虜五人其一又虜中酋也遂北城賴以全若此者公可不爲善戰者哉顧當今茲之搖議也必尚撫而斥戰曰使一將功成而萬骨爲枯也何如今枕戈而負鋤使百萬生靈晏如哉以人命易子孫榮吾不爲也公之威名廉靖數戰數立奇功鎮之

人愛之如父倚之如城事多不可述獨身以善戰名願不欲以戰爲巳身家而獨取撫爲國家全活生靈培元氣計此則士大夫中之所少也朝廷方以貢成蔭公之子世爲其官乃其屬邾使某君輩來請言憶以公之樹德于陰既如彼其效將如斯已哉

邵兵憲公東海重春詩序

黄霸守穎川治爲天下第一漢宣帝嘗下詔稱揚賜黄金爵關内侯秩中二千石古今稱循吏矣至其發騎詣北軍馬不滿士人得執軍興之法以議之則其

所少者豈待爲相之日而知之哉長於撫字而短於徵發兵難事也人固有能有不能耳今按察副使邵公之守吾紹也政察明而德和惠既超然與霸等而越之地竝海歲備東夷一兵副使開府其中而郡衛長吏建牙從事於其下莫不倚毗仰藉于知府者府多難之而公處其間三年百爲悉舉遂以兵間于

朝會副使者擢去　朝議亦遂以公代之紹之鄉大夫士方重公之優於其任且喜其擢而復留於兹土也既群然頌且慶矣既而山人何仲虛者執冊來詣某始誅序諸作者之言以獻于公而題其端曰東海重春乃遂命某序其末簡某既有感於霸之所長爲公之所長而霸之所短乃爲公之所兼長也深以爲吾浙幸然霸長於牧短於兵他日又短于相公今長於牧且長於兵當他日爲相其不爲霸之短而必今之長也又審矣豈不足爲天下幸哉若是則重春之說不止于東海矣

贈送馬先生序

鄭虔善著書攻圖畫及書法詩嘗自寫以獻玄宗玄

宗署其尾曰鄭虔三絶當其時宰相珍之爲特置廣文館又自廣文選著作郎及爲安史所汚與王維等就繫宣陽然卒用畫得免至其所尤見重於人者貧約而無營澹如也今我先生馬翁之教吾山陰也蕭然坐數楹間植竹百箇花數品彈琴著書以爲常傳經之暇日與文史墨卿晏笑以觴若不知有家累然者其無營大與虔等而其圖畫詩篇書法間出超奇人或往往以虔目之始先生至其抱策而侍者數朝每苦爲塵事所羈滯及公去而又爲今

詣闕下其後拂衣南走一再及先生於門而病就
榻者且踰兩春忽忽有郟陽之變一纓南冠援琴而
鼓之嘆曰嗟乎哉使曩者三數年之日月不滯廢于
他端以得一意握筆從事于先生即使不進于道苟
得聞其繪采其在今日儻得從宣陽之免乎然而事
不可以預揣也今先生遷諭安福將赴之予縶不得
別感而愴焉方欲展一言以獻會齋友某等繪越八
景將以送先生而令某題且序之某遂得書以獻

送沈君序　代

世廟之戊午邑士薦於鄉者爲太僕卿朱君祠祭郎
中祝君翰林脩撰張君今某縣令沈君暨予凡五人
而沈君年尚壯其爲文獨精志銳而行篤顧予雖不
敏無以望沈君之後塵即敏若二三君子亦靡不推
重沈君者然予與二三君子後先從　廷對仕中外
而獨沈君數蹶於春官予與二三君嘗取讀其袖中
艸未嘗不歎惜於卞璧之難售馬之驥而九方皐之
不易遇也君寧無芥蒂於其中耶然而不得違天而
尙伸也明矣雖然抑有說焉天下事有伸於衆趨之
暫者亦有伸於獨脩之常者伸於衆趨者在天伸於
獨脩者在已始吾儕與沈君讀書也則曰吾安得取
吾之所口誦者施之民乎今　天子付君以民矣與
君爲諸[illegible]見有困窮者塗炭者或抑而不得白
者則又曰吾安得授是任而爲之圖乎今　天子則
又授君以任矣夫衆趨之暫雖于人自不得以盡如
吾言故伸也者難必者也獨脩之常專于已夫孰得
禦之故伸也者易必者也然則今茲之授之任與民
也非君必伸之會乎且君獨不見張李黃次公其人

或起家吏胥卒爲漢循良稱首或位至三公而戴聖
則明經博士師其表望且何如崇峻耶而卒以墨污
九江則君何芥蔕于茲就耶予猶記與時與君同討
借客邸中數相慰勞殆要以平生今予幸而先事
主上曩提十萬師備亭鄣而今復叨副本兵右蘭臺
左樞機之任然猶追想曩昔不得百里之地而民社
之一試芻牧實效今髮且種種而何以贈君之行哉
則告之曰昔嘗所與君讀書而恨不施之民出見困
于抑者而恨任之不在已是猶以及人者言也乃索

其最切于己者則何言哉古訓有云當官之三事而已矣噫此固予與二三君子贈行意也亦君之素所自勗而喜於聞者耶

賀靳蒙城序　封父母妻如此立論

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而子思子於山與水也及其至曰寶藏興曰貨財殖雨者澤萬物者也非雲則雨安從生寶藏貨財利養萬姓者也非山與水則所藏與所殖也將於何而不匱今之仕者承父母之命委贄而爲臣爲雨以澤萬物爲殖與藏以利養萬姓

臣道也子道也而問其所由則雨孰釀耶雲是已殖與藏者孰蘊耶水若山是已胎而育以長育而教以成是父母之道也故祀典雩雨則不廢巫師人之取貨財與寶藏者必有山川陵澤之祀噫此仕者得推其榮於尊者之始也自有天地以來而已然非武王末命而周公成之者也雖然商不調則宮亦廢故周南有蘋蘩之婦而夫位安列國之間敗邦君者多以小君之蕩故昧旦之詩雖射者亦錄其偶晏子之傳即御者亦美其妃仕者之榮旁及閨閫其原于此乎

予同年靳君以某年　廷對稱　旨出知歷城以才改知蒙城其善政不可以枚舉大都其澤萬物也似雨其利養萬物似山之藏水之所殖而不可窮其得助于內君也又似商之協宮也民歌舞之諸大吏監司者廉而喜之既滿閱　主上聞之若曰此吾家豊鎬地也即顧若此稱乎俾得榮其家如故事璽書下而予家姪某婦之翁金君某者丞蒙城雅德其長爲其長喜也書來以賀詞屬噫良哉蒙城既以雨澤物而效矣又出其山與水之殖且藏者以養萬姓而又

效矣商以雌鳴宮以雄應而又效矣予何所措一詞以效于君哉願君毋忘　聖天子之榮君也而竭股肱以效之而已矣

贈金衛鎮序　代

自西漢至趙宋凡文武大臣簡鎮中邊職將帥或暫領虎符得專征者皆得自辟士以補所不及毋論已仕與不仕雖賤至皁隸廝養亦得辟往往有入相天子侍帷幄榮寵灼於當時令名傳於後世毋怪也明興始猶循之尤稱得人然不專以幕僚目自科舉

之制定而舉者頗多得人毋事辟請至于今郎有辟者亦非古所辟者之主與賓矣會稽某君少而博敏於儒科及兵籍若醫經若名法家靡不究乃用儒以下不利遂走燕久之一裨帥識之於始四大帥識之於終輒以武終拜紹興衛鎮撫噫於君雖屈於事則前矣何者近制無以武始而終躋相與侍者故曰於君屈然君家故大族以甲科披金紫者數輩君之祖若父祖司教父秩郎其文盛矣缺者獨武耳而君適完之故曰於事奇縱相與侍未可必能止其不拜且

封耶越之金有二一塘下一湖南湖南之金客燕者尤多金籍浙會稽于籍浙東陽於金鄉也于僑於燕與金之僑於燕者時相問則故也兩金將賀君而來以文告余不能辭故舉其大者如此若某之德行道義在家庭者種種人人能道之與時家乘郡邑具采之矣故不贅大帥四爲誰大中丞萊陽張公某閩喜翟公某大司馬邯鄲張公某大總帥蓬萊戚公某發軔裨帥者偶忘其氏名

送少參余公考滿序 代

浙之省爲郡者十一舊嘗分藩臬之副以並臨之合紹與台寧三郡爲一道藩臬使者歲三四至以爲常或巡撫諸大吏行部則至無時事已仍歸駐於省其後海上寇數起　中朝始命臬副開府於紹握兵以臨及寇已則徙臬副專駐於台而寧與紹兩郡則用藩之參伯以守其開府以駐並如故可十年所然總其前數公矣夫今之爲吏者非不各有所長也各有所長者多責人之短以就己之長愈責而不應若是者己之長非不灼然著見也而人之短爲其所迫束

而強以當之者亦往往或至于不堪而詭應然亦卒無益于理惟夫全德通才之士若無一長之可名也而其兼覆曲全之妙若人人不見其爲短者而於政亦未嘗有所廢於法亦不見其有所撓夫由前言之則前此數十公守於吾紹者之謂也由後言之則今之余公守於吾紹者之謂也噫彼數公者寧非吾兩郡之天哉然而四時也今之余公其爲天於吾兩郡豈有異於彼十數公哉乃余公則元氣矣于爲是言也久而適公以滿考將行郡長君輩來謀所以贈公

者而愀然意不樂蓋恐公行且借而他之而未必還也予則曰紹未嘗開府其開府也以海上多事前此數十公者當之或長於治而短於兵亦有長於兵而未及於試者頃者海峯偃息鯨鯢莫敢跳梁然揚片颿而凌一葉於白波者未可謂盡無其人也矧玄象示警人心方訩訩所恃者龔遂虞詡握尺符而繫黔黎耳蓋正公等其人也卽有討例常事耳當事者之所必請而借留而長君輩何足以愀然哉

試錄前序一代　從辛卯發根

萬曆辛卯天下復當大比不佞某以翰臣及科臣某竝膺上簡充浙江考試同考試官職監臨者爲巡按御史某職鹽者爲鹽法御史某既預聘諸省學官至秋仲末又縣檄諸屬有司堪領內外事者既定乃卜鎖院日偕職提調者爲某官某監試者爲某官某進提學副使某所簡士三千有奇三試之某與同考分閱得九十人擇文之尤良者二十篇以式例當序也某謹序曰自我　祖宗聖神始創大業未遑禮樂有如佐　命元臣在爾浙若宋濂劉基輩乃辟世勝國久無從用科目以進迨應我　皇祖初年之首聘亦當是三四十歲人其後制科既定而王文成守仁之生實成化壬辰譜稱其娠彌十四月則娠時正辛卯矣揣宋劉之謁　皇祖既四十左右人而　皇祖升遐之後兼總建文四年始歷年二十有二計在勝國甲子諸賢迭鍾不有生於辛卯如劉宋必有娠於辛卯如守仁者矣卽未盡然然不敢謂盡否也自守仁以成化辛卯娠而爾之鄉沈光祿鍊又以嘉靖辛卯鍊舉雖不敢望守仁亦孔門之狂狷也統計之百四

十年來四甲子四辛卯賢才之鍾特四盛於我　皇朝也乃如此則造物者可責之以不勞又可誣之以不厚乎故不佞序錄文之首當以文不以文而以三四公者非他也蓋特以三四公望諸子也亦兼望諸子於他日以少酬造物者之勞與厚也何者前代制科條目不常元社將屋智者先知苟冒昧進趨則淪胥以溺一難也聘徵絕響白黑不明自衒自媒徒成自失二難也故劉宋豪英必待　明皇而後售非以其難乎今也　聖祖神孫相承相襲賢典之盛前代

所無一易也制科弘啓群俊彙征從者如雲品者如鏡二易也以此之易校彼之難將孰趨而孰却故使劉宋在今亦必不畏難而舍易使王沈處彼亦必不倖易而趨難夫既云易矣非難矣可彙征矣不爽鑑矣則三千人中豈匿劉宋之蹤錄者九十可量其竟無王沈之雋乎儻有之而秉閱者偶不錄或錄之而不在高等而辭于衆曰我固非不明且愼也難矣儻亦有如前造物云云者默尸其間矣乎時至之蚤暮或欲遺之大或欲老其才不可一一以預也雖然予

致望之意則不敢自詡不隆矣今辛卯矣娠者蚤而爲守仁舉者晚而爲鍊幸終以塞不佞之望也不佞其亦何敢預亦稍望諸子酬四甲子造物者之厚與勞歟尼父有言人失弓人得之得失蚤晚不必校如劉宋終辟世王沈不祠從亦不失爲劉宋王沈撫臣其権臣其其中臣其布僚其按遼其都僚其其或贊敎於他日或簡而役於今竝勞苦多實效及以禮際凡數位使賓者僉與竝盛事

齒錄序 代

萬曆歲辛卯之秋首尾接已夾兩月滇諸所選士於所宜舉禮悉視其舊至是將歸而醵錢合宴以齒序而錄之錄成將刻來告序于御史亦舊也御史曰諸君子序其齒可矣而必及其上下中三黨之親者豈亦以彼我皆有意於他日所可用情地耶夫中黨者兄弟輩也然而士有過謹者於中黨者雖親亦預防其冒緣有過厚者於中黨者雖疎亦濫收其緦絕及他日果蒙彼此用情之候則過謹者之於疎或反內之曰親也而成彼之用情過厚者之於親或反外之

曰疎也而敗彼之用情者往往是矣此又何說耶非吾之所敢億逆也至于齒有始爲生於學而滅者是徒知末世之重少而不知先王之重老始于欺師終遂至于欺君即是錄必欲符始籍且并欺其友夫欲知先王之重老觀曲禮所稱十年至百年文王世子所稱設三老至五更祭義所稱同爵則尚齒至後則及爵者則可以無事于三欺矣善哉顔駟之對漢武也漢武問駟曰叟爲郎在何時何其老也駟曰臣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至景帝好美而臣貌

醜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噫騶蓋不改故以欺君而驁進者歟場中文字糊以閱加子于父加弟于兄加弟子于其師加鄉之後進于長者而爲之子弟師生若先後輩必悚然不安於其心必如二宋互相先後定于君后間斯無憾此齒錄繼放榜而興以先乎齒者不可少也御史言于右因滇士之請而槩言之也非謂滇士蹈是轍而專言之也

志序二首 代

會稽以山稱始夏至於今四千有餘年以邑稱始隋

至於今千有餘年地非不名世非不久長玆土者非不多也而志則尚缺萬曆甲戌新自松陽移令是邑念之檢禮牘得前令楊公某所圖已有緒可舉遂以請於太史張公某閱六月而書成又四月而竣刻是爲萬曆乙亥之三月余始覽而欣之既復歎曰會稽以千餘年之久未有志然而治未嘗不治也志果關於邑而不可一日缺乎未盡然也然而今之譜奕者非謂無譜則奕者盡不能奕顧必譜者以爲寧譜而備善奕者之或遺毋寧恃其善奕遂決於廢譜而卒果不免于遺也志果無關于邑而可以千餘年缺乎亦未盡然也噫此予之所以必有事於志歟然而先此圖之者亦屢矣而竟不克就又何也旁觀者嚴于責備曰志必超於人如是如是不則不稱任事者苦于得謗曰志必殉于人如是如是不則不免于人言而不知任事者不問其盡稱與不果肯握管以書即不能悉副旁觀者之所云然豈無一二之補不猶愈於歷千有餘年無一字徵于文獻者乎今太史者古所稱備史之三長者也矧邑之志郎間有遺殆余咨

詢者之未預歟呂覽出懸千金易一字都人不改易是文信之威箝之也而史遍一書徒能詆前作者又無所追益於其間是子玄之妄也今邑何所箝哉且又未敢謂是書必不可追益諸君子在今日誠可易則易而畜之以俟慎毋爲都人其在他日必有繼此而脩之者正可出所畜者以酬其追益慎無爲子玄斯不負於會稽矣

又 代

會稽自建邑以來千有餘年至楊令君某圖于太史

張公而始有志又四月而刻成且布也請序于余余讀之見其刻書四首地書次治書再次曰户曰禮爲養與教之書而括其意謂養關于地之物産教關于地之風俗夫地當其始也茫茫一物耳雖未嘗截然自爲九州又犂然目爲郡與邑而風氣物産之呈固隱然有州郡邑之界存乎其間而養與教之具亦無煩于今此而別有所取然而地之技止于是矣於是州與郡邑之域與長吏之治作而養與教之道舉蓋天地之權有所不行于風氣物産之後而始假吏以濟之是道也高冠而談者類知之及書于册則往往

若有若無雜見而錯于紀豈謂書志者與論治者固不相謀耶其始未知天地之與長吏交相濟以爲治之理矣而今四書中所列正其義也是義也非太史不能闡非令君不能信之深而行之敏也若是噫予於是即有以卜會稽之治矣

一登龍門引

陳生輝甫覲其乃公歸自靈寶遇於道周襟帶修飾肩宇粹和雖退然斂抑而有冲然之意同類見之曰是子虛而往飽而歸矣而莫知其所以然也及是持卷過我令書問何以則進曰鴈鶩之微也飲于畢陂啄於汚畦以幾數粒之粮秣腸膈未脂而羽毛且日瘁矣及其乘朝而飛過夕而止偶集于彭蠡之陽陵盧際天稻粱若雲藻荇蔽流魚鰕觸喙而遶趾當斯之時卽鵰鯨之取猶足給也而況于區區之鴈鶩有不各隨其飲啄之量之大小而充之者乎余曰余知之矣子蓋得師而爾矣然則師爲誰曰臨汾之傑也暘其姓也仰煦先生其方學者之所稱也對于廷而

稱　上旨丁丑甲榜中之雋也奉　命以知靈寶爲鄗人之父之長公而欽其德父以事之者也小子因之則師以事之也余曰予知之矣爲書四字於端而述其言以引之如此云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四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王思任季重父

壽文

奉壽少保公母夫人序 繼母　只兩意開局

丈夫鵠居而豹隱其英毅濶遠之氣發於顧盼欬詫之間見於幹濟積散之實足以攝一家重一鄉而蓋一邑名聞於四達之衢是人者凡人欲仰而親之不易得也然而必有爲其妻者焉得耦之以爲夫丈夫

虎視而龍躍其功烈垂千萬年其望震天下其威之所及遠在扶桑日出之外位之所致兼上卿保傅之崇其爲　天子之所知遇則出尚方之所宥倚毗慰勞之言日馳而月至是人者凡人欲仰而望之不易得也然而必有爲其母者焉得俯之以爲子夫所爲不易仰者非我師翁少保公其人而所謂不易親者非我師翁之尊公其人乎夫不易親者得耦之以爲夫不易仰者得俯之以爲子人皆謂方太夫人之福亦既超然盛矣而張太夫人一旦從而繼之固有方太夫人所不能兼之於前者而太夫人能兼之於後而我公日覜夕問出於祿養之外又且以事方太夫人於昔者而事太夫人於今蓋太夫人之福至是而極盛其德亦至是而大有所徵矣今年爲太夫人七十壽五月廿有五日實其生辰時幕下之士某輩與賓游所嘗入幕而侍者相與言曰我公覜吾輩猶子其於太夫人則諸孫行也顧屆茲嘉辰其可以無頌乃顧謂某曰子賓典文章其操筆以思渭既不敢辭乃稽首作而言曰昔魯侯服淮夷國人頌之而推及於所生曰天錫公純嘏令妻壽母今我公鞭笞東夷

寧一海甸是今日之魯侯也太夫人之於尊公也爲令妻其於我公不將爲壽母矣乎天之所以錫公與母者多矣渭小子從國人後敢以是爲太夫人頌賓與士相顧曰是今日之頌而或非他日之頌也渭曰是烏可量哉有待因盥手再拜敬書

贈吳通府公母夫人序　其持論不踰尺寸

楚將子發攻秦其母教之曰越王勾踐之伐吳也客獻醇酒王使人注江之上流使士飲其下流味不及

加美而軍士戰自五也踰月有獻糗糒者王又以賜軍士甘不踰嗌而戰自十也於是子發承母教遂爲楚名將其後魏有房氏者撫子緝有母儀法度善誘嚴訓緝後守濟陰去之日吏民立碑頌德金紫光祿大夫高閭者爲文稱其賢今我吳公之判紹也始自會稽史提兵禦東夷能與戰士同甘苦外攘內守吾紹賴以保全於是士民相與立碑頌公德往往遍郊墟城市間雖多以紀其戰功然撫民聽斷之間廉靖惠慈薰積於人心而幷著於金石固若兼發與緝之

勳名而不少讓焉者豈母夫人之訓所以益成公之德者固不異於發與緝之母歟夫北堂之教行諸閨幃士民者不得以與聞而公之爲將與守與發若緝者相似且尊人州判公含母夫人而往也久矣非母夫人之益成公德而誰成之哉今年躋八十九月某日實其生某輩咸公之德而遡其所由相與告語曰公爲吾越人之壽者多矣而母夫人實成之今母夫人之壽越之人固咸相頌也而其輩間得侍公受教淶而爲日久其於母夫人則曾玄分也不可以無頌顧謂某曰子號能文而齒差弱於諸君宜効其勞某既不敢辭則操筆以綴曰甚哉發與緝之似公也然二君者遠矣獨可想見之耳而又況其母哉若公則固數望見者也美顧而雄視精悍氣見於眉間偉然福壽人也意必有特稟以成之而尊公之年既如彼謂非母夫人之獨厚而何哉夫不知其鑛視其金金粹而鑛必良也不知其璞視其玉玉美而璞必完也則夫占母夫人之厚者亦占諸公而已矣公尚强力茂齡有爲功德不可以量而母夫人就祿加飡且日

益康勝今茲之壽也蓋爲之恒升云爾某輩莞然而前曰是或可以爲母夫人壽矣某拜手敬書以獻

胡志甫生日贈篇

子志甫生三十其族昆弟姪某某等若干輩嘉其人也必欲有所舉而難於祝謀於徐子徐子曰凡壽益非古況三十哉無已則有說焉其勉以言也衆應曰諾徐子乃進志甫而謂曰山簡古名人也父濤爲吏部號稱水鑑而不知簡當其時簡生三十年矣方以此自嘆及簡守襄陽風流儒雅爲晉名臣父知不知無

損也由此言之人在自力耳志甫尊公以進士起家位九列忤權貴繫詔獄者十有二年志甫方弱冠已抱經爲諸生乃徒步走京師爲尊公訟寃上書　闕下天子憐之又載其副本鳴叫館閣省寺諸公間尊公頼以釋尊公其知志甫也久矣始無吏部之蔽而後垂襄陽之名吾願志甫之力之也敢以是爲勉然志甫文采溢出好排難解紛拯人急重信義散金麾帛而不顧有類於史所稱翩翩公子若平原君之爲者卽不守襄陽於蔺奚讓焉又卽使拓志甫之所

騖不已雖下視蔺可也玆因其三十而泉昆請祝也故聊舉蔺事以志之客有善繪者在坐予令作山蔺有風致守襄陽醉習家池圖

贈王翁七十序　樂山　睽渠自作

蘇長公言曹魏時毛玠崔季珪用事士皆變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奕不改其常故天下以爲泰其後世俗日以侈靡而奕固自若也故天下以爲嗇君子之度一也時自二耳始吾之爲生於縣之學也大夫已先我名學中當其時大夫爲生作爲舉子業有聲名又謂青紫指日可拾取又御史大夫公後也氣亦凌振於時輩卽生其衣履無不裘葛鮮好卽出當暑雨無不挾蓋隨童子及高會召客亦無不腆其圓方遇鄉里事直曲之無縮恧及大夫長公既振漸解于鄉而大夫春秋亦稍高矣乃棄學中生奉　制得被學官品服其後長公成進士歷刑部郎大夫大夫卽得被其品服然其爲衣冠也猶裘葛而已其召客也猶曩時三五方圓而已至暑雨值傭作或不挾蓋隨童子遇事或不敢曲直特手自挈一鴟夷登高泛深哦咏

終日興盡則拂衣而起耳夫人固有冬則寒夏則驟煥者此固齪齪不足道亦有故溫其冬凉其夏則尤不免於有意以改其常皆所謂內不足而與時二三也惟大夫於此既能一之矣而又不出于意不知於蘇長公所稱徐奕之事何如耶噫殆不足遠矣今夫物善變者則不長故得水爲蝨者倏忽而爲蠐螬爲蝴蝶爲程爲馬爲人一時未周而已失其故金投于水如是也投于火亦如是也故歷劫而不能毀其大夫之謂矣乎大夫今年爲七十長公之友某以頌屬

子故子及其宜壽之道蓋如此然大夫當四十而鰥至今三十年帷中無一侍者力可以爲而不爲也此于壽不彌宜耶

賀李母吳孺人序

李母吳孺人者山陰州山文學士吳翁諱圭者之女會稽諸生子見甫諱卓者之妻布衣稱長者諱東者之子婦御史公諱駿者之孫婦而吾師長沙公諱本者之姪之婦其姑則兼宮閣禮書諡恭僖張翁諱景陽者之女其子則以少年明經起爲諸生以文高禀

再薦於鄉而偶再落之名岱英字有毓者也始母自吳歸李當盛時宅火珠里處諸大人及娣姒少長間隨所直無一不慊當事後往往得羨且嘆曉而家稍落及徙日連里與余家並儗而栖門相對幾十年所既五十歲而孀乃賓友時時集有毓書舍未常得聞母一高語一笑謔聲諸黨中尊者愛慕之如女卑者嚴事之如母直內外近服輩過造宜送迎亦不使裙裾曳堂閾其貌象端飭卽坐深帷中霜氣逼逼人冷然若在只尺今其年七十知有毓者多貧歛買羔雉及請名人文以祝母而余不及厠也至是有毓乃用酒漬一鯉隨漬兩凫勺酒于甕可半斗許一童子擔之氏邛而來索余言余告之曰夫以母之德之長殆若天授之然者天既長其德寧忍短其年若是而人猶曰吾將取祝以長之也是謂誣天誣天愚不敢乃母德種種如右者愚所親知於他日者也敢聊書以代祝

壽王翁五十序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然民則

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自少至老終不相往來而吾越之所產之需于衣也者曰苧曰葛曰麻曰木之綿曰絲之布曰絹曰綿之紬已矣而諸羅若諸紗與綾若諸織絲若諸他出蠶之戶入織工染工之手者多在他方未可以指數也重利而輕生計歲而恷月以客爲家不遠數千萬里甚或僥其幸於百蠻之鄉重譯於諸大海之船者不少也況在區區九域中何所不踣且帆乎吾鄉王翁字少南者吾所好許君字懷秋者姻家也業以蠶戶物入織染手用回

易以起家金鉅千其將回易也每持數日糧渡江而西不越百里而止更西而南抵吳會不越三百里而止一夕或三數夕而歸舍且寢于其家矣畜其回易于彼鄉蠶若織染者以應貴富者之求耳而已則多布素裏束其衫袴卽吾越之諸所產稍精如上文所列者亦未必盡裼且襲之蓋庶幾于老子所云安其俗美其服者歟今年齒始五十許君丏予言以壽之夫古今稱壽者莫老子若而道德經要旨貴廉與樸趨利不過三百里廉也自所裼襲不取奇異樸也居

其夷不涉其險翁之天資殆一二黙契于老氏者歟吾以此卜其壽矣

壽胡母序 代

古今稱子之才賢者多詳於父而略於母其擇徑路取功名者多右經術而左刑名然西漢時有趙禹杜延年禹雖急於始而不能緩於終至以平稱有杜延年發霍氏之隱東漢時有丙吉有仇覽皆世稱長者也無不佩刀筆起曹史卒致九卿三公此四五公者何負經術之士哉而母之於子也如烈女傳所稱下逆歐蘇母氏無勞其父而成其子且無論若娠也居必肅而食必忌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名曰胎教擇良婦以提抱之慎乳婦以煦哺之名之曰保母此又何說耶今夫天地之於萬物也生之者天而成之者地天一施而其功畢矣地受其施其以朝夕若周歲而成者無論也乃若豫章必七年而始芽母之於胎子而成之之難也亦焉得不如是由此觀之子未必皆成於父而不間成於母經術固不可不右而刑名亦不可以盡左亦彰彰矣胡母子凡六其四一以

鄉薦起一以國子生待薦於京人知皆右而不知四子刑名者之不可以左也知父教而成其子者矣不知母教而成者之隱而不彰也吾故於胡諸宗丏吾文以壽母之五十特舉世之左者與略者以壽母而所謂母之子一以鄉薦名某乃與予為同年其可謝不敏靳不壽以文耶

壽張灤州朱宜人序 代

同知漢陽府十峰張先生者越之雋偉人也其次公今守灤州曰太初者少而以慧稱先生奇之將卜婚

焉而感諸夢乃得望族朱氏已而物色之笄朱氏女稱淑也太初遂婚焉時先生已謝漢陽歸矣廉而乏朱宜人則傾其所歸奩以給斧爨上奉翁嫗中備感友下飽煖其臧獲被祁祁僮僮然於羮戞蚕暮間漢陽公若灤州了不知其乏也於是漢陽公得一意以教灤州而灤州亦一意於父師之教學既充遂中高選司銓者復奇之始仕輒守灤州灤州廉如漢陽公而乏亦不減漢陽宜人損減於已所當御不瑣細於灤州而灤州不知有乏亦如漢陽公之不知有乏也

乃少割其嬴以教其二男子二男子甚英偉邇乃擅文譽於太學中猶漢陽灤州之在疇昔擅名於郡邑也噫婦道至此亦可謂婉而盡其大目矣苟枚舉之數紙不勝也今某年月日為宜人若干歲矣其某親某客燕京以某漢陽人漢陽公某祖也漢陽公之弟內山公曩為楚文宗某師也而內山公子陽和又與某同官翰林則兩世兄弟行也而太初閱考時封誥又某撰也有如是之分故於是請也不敢以不敏辭乃若宜人之壽視德而可卜其長矣又何庸取辭於不敏

壽某州守某君序 代

夫學生之以雋稱者以歲薦而屈矣謁選得令長伸矣令長而陟郡判屈伸之間矣然今之例非鄉科及甲以歲薦而得是者亦不可不謂之申也以郡判得守於州則大夫矣得大夫即甲亦以為尊而榮非有廉幹惠澤及於縣之令於府之判則不能越次以超而州守者陟階非部郎則憲僉最次者則部貳並大夫而尊且榮者也外舉者不能抑內者不得以非鄉

非甲而抑之而瀕之某君自歲薦而長縣自縣而判府又自府而長州其階上則將部中則將僉最下亦不失府貳矣乃懇退者屢屢百姓聞之如失考妣州士聞之如失師模士大夫聞之如失良伯仲不約而聞並懇留於郡大夫郡大夫宜言曰三公九卿易百姓一口難勉慰而留之頃某年月日初度迨五旬矣而州目某者予之　也使來索予文以賀夫以予觀於某君以歲薦三仕為縣長無間其於仕進者也非退者也於當進而數求退是恬者也非躁者也恬

而非躁可以卜其於民也善愛而養其於士也善敎而循於鄉大夫也善久交而敬郡長吏之亦可以卜其善別賢與否月之索予文以賀其壽也亦可以卜其善事長官而非諂蓋一舉而五善兼之矣五善者五福之徵也五福者以壽爲首也某某君之壽奚待於某祝

壽諸左泉序 代

少宗伯諸公別字南明者有兄弟四人長曰滄浪次曰左泉又次曰北溟而少宗伯各因其人而處之弗

漫也當其在翰苑及宗伯時或招之使來而來之或不招之使來而自往就其敎則喜其受敎也或招之使來而竟不來者宗伯亦不督之者左泉一人是也左泉之爲人不薄於親不凌辱於鄉黨不疎於友不泛於檢括算籌宗伯知其然獨喜割牲縮醪召詞人與談聲偶窮晝夜無倦色一及不平事則慷慨悲歌爲覆杓者移時既而復飲不醉不已栽花養魚以觀其生意宗伯書再至亦再不往蓋略世情而尊古道其嗜飲可附柴桑其自奉而取給于尉陀之橐以爲諸子亦略似陸賈宗伯知其不有宗伯勢於鄉戚也故安其不就招此可以觀其平生矣其人長軀而面亦不短聲琅琅如鶴崔法面長尺壽合百此其徵歟歲某支于其五十生辰也諸鄉戚丐予祝予觀宗伯季孟間凡四往者三屆指而以壽存者獨左泉耳而啜粱肉以升計酒以斗計朝飲以夜計或夜飲以朝計而容不悴顏不衰壽帶亦隱隱起噫術家所謂面長尺壽滿百者非耶予於左泉審其爲人於宗伯有分誼於諸祝者亦多蓋不得以不敏辭也故述其所

付於天者以答之云爾

贈葛太君序 得步得景少言自遠

期人之年者必曰百歲甚則百二十止矣至於九十則近百與百二十矣夫未至九十則所謂百也者期之者也期之則百爲遠遠則其享也長長故可慶也既至九十則所謂百也者特踵之云爾踵之則百爲近近則其享也短短則懼懼則不足以慶而今葛母太君者亦既已九十矣而慶者彌集某某常復於所乞言劉君某趙君某曰世有無述而徒特於年者當九

十則近百近百則可懼可懼則不足以慶而太君之於九十也則不然也則不然則慶也辟之陟高者千仞而將巔走則少矣回視其所歷景則多矣夫步之少不足以奪景之多則與其得于步也寧得於景也夫太君之夫子山西布政使也使賢也其子若孫並郎與士也郎與士又賢也而太君一相之以爲妻一撫之以爲母故異日者使之賢與郎與士之賢太君之賢之也賢之而九十矣非登高者之於步與景也其步則少其景則多者乎噫此其所以宜慶也非慶

其步也慶其景也某也幸盡得附交於太君之子孫間而判於鄂曰焜爲山人于家曰曉者尤善曩約過兩君幸一拜太君於堂竟悠悠未可得今直太君生九十矣意謂且泱往而又流轉客金陵然不敢負劉趙諸君委也一日從牛首望長江呼管而書曩所復於劉趙兩君者以寄壽太君者如此蓋意亦有感於川之方至耳然而川之言也猶涉以步慶也

贈族兄序

徐自偃王入越迄今數千年吾宗居會稽自吾祖而上代多豪儁富貴老壽之人至吾考若新河五叔父西河二叔父諸君子或爲州郡或自部郎俱階大夫橫黃金而子孫亦繁多大其門戶美其衣食高者以明經爲生員次亦以氣槩雄視一鄉少者壯壯者老則又相與內屨曳杖皓首而往來於湖山社里之中盤桓於籩豆果核之側其所謂豪儁富貴老壽之人蓋無忝於上代所稱者也二十年中諸君子之迹熄而澤微抱經者或不得仕富者或轉無常業至於求諸老壽人亦往往不及于前時而吾宗日浸以衰矣

然則一門之中而欲全盛全盛矣而又欲其久也不亦難矣哉獨吾西河之二兄以相傳之業抱雄偉之資效禮讓之行以挾數千金之產安享而無所升沈者兼豪儁富貴老壽三者而有之舍兄其誰哉與可謂無忝於吾祖矣雖然之三者之全是吾諸父兄弟之所以爲兄善也而或非兄之所以自爲善者也乃兄之自善則必有出於三者之外於是兄方躋七十當生辰諸父命渭以文將率宗人賀兄於庭且曰當祝願其壽夫兄壽又何祝焉大叔大父非兄之祖大

叔父非兄之父而今某太孺人者又非兄之母乎二翁者年俱踰耄耋而太孺人且期矣兄固其子孫而賢者也兄壽又何祝焉兄少有大志常以明經補郡學生旣而以例授典膳舉非其所樂有子某甚聰明曉禮義賢士人多與之友是舉也某以不文辭以大人命辭不得於是乎序

贈陳翁序

郡城南去三十里曰平水多巖巒谿壑之勝鄉大夫士志遊覽者往往上下其間有隱君陳翁以儉節累

重貲敦行好禮世家於是大夫士聞之以道經其門悉願交焉或信宿而後去如是者蓋數十年以爲常無厭也至是年八十某月日其生也而予甥某者翁子婦父也將徵文於其宗尊御史君以爲壽御史君曰爾表從父通政胡君在及詣胡又曰爾舅氏徐君在則詣予告其事乃予更思代予者旣不可得矣遂將何以壽翁哉予惟世之人多積厚居非緘囊閉槖屏去交際之文以爲得則必結納奔走附麗貴遊以爲榮假借聲勢以爲援如莊周所譏張毅養其外而攻其內以囿其天年者皆是也翁以儉德力本積多且厚矣賢士大夫過之未嘗聞其厭倦如所謂緘囊閉槖而深居遠路亦未嘗見其輕入城市數過賢士大夫之門以成己之援爲己之榮此其於所養爲何如而不足以自壽耶予夙好登覽常兩走武夷千里道樂就高人羽士說長生談玄理而不能一見翁於會稽諸山近在眉睫間者以自附於賢士大夫予過矣翁俟焉麗辰嘉節望見野服角巾二三輩坐扁舟冉冉而至者非胡趙二君或吾與吾甥偕也當其時

儻別有言以爲公壽耶

奉壽馬先生六十序

嘉靖乙丑夏四月廿有四日爲吾師白峰先生年六十之生辰而葵齋馬先生覺山張君元亮龍陽趙君練龍峰陶君秀醒心徐君來卿東亭徐子棟凡川丁君時泰莘野劉君尚志豫吾季君濟葉凡十有七人皆先生曩昔會友也至是先生自以候接生辰年始滿六十旣三仕爲大夫以歸而諸君者且無恙遂借生辰以樂諸君乃于季春望前二日觴諸君于宅之

寧壽堂中、酒數行、客有願卜長乂者、持籌以起、令諸君齒乘之、得千歲有奇、東亭子旣爲文以記其事矣、而諸君者以先生縱令不預期觴之、猶將及期以頌、乃醵金具尊俎繪圖、而私謂渭固先生所常親授經握筆而敎以文者、其令作頌以書于圖之上方、渭既不敢辭、乃進而言曰、諸君今日欲致頌於吾師、與前月紀千歲於師之座、豈非欲吾師自今日至百千極乂長而不已哉、渭常聞申公矣、其與楚元王俱受魯詩以浮丘伯也、由秦入漢、歷高惠文景之世、始復以

明經迎至漢、廷議大禮、時年八十餘矣、及退而家居者復數年、申公蓋庶幾百歲人也、而其所治魯詩則自漢入西晉、延綿於世、至六百餘歲而後已、世言經生壽者、必歸申公、然申公壽又不若其經之傳爲尤壽、吾師固治毛詩、旣以明經三仕爲大夫、稽始生及入仕且歷三朝、今共致歸亦復數年矣、而經業猶在也、正使老且復召、其齒當不出申公下、然此特以形壽耳、形壽未有踰百者、而吾等至欲以千計、豈以治魯詩者壽止百年耳、而其經之傳則五倍於其年、毛

一意而曲盡其致

詩非魯詩比也、是以至于今有傳焉、而吾師治之、又精從而轉相受者、方景相合而環相循也、豈千歲而遽泯哉、是宜以千歲卜也、不然、將諸君之言幾於誕矣、夫吾師襄與諸君以文字會於一堂、退而教其弟子於塾者、此經也、今而觴諸君於宅、諸君欲以言而致頌者、亦此經、會中之友也、則渭之受命以作頌、安得不以經哉、而世猶曰申公之師浮丘伯仙人也、申公師其經、兼得其術、遂能百歲云、於是諸公可渭言、遂書以爲先生壽、是舉也、預觴寧壽堂者半去別舉

禮、姓氏隨之、遂不重列、而葵齋先生又爲渭之師、醒心君爲兄、而東亭子則姪、其他皆前輩、若同輩友也、
葵齋先生名禹錫

少保公五十壽篇

渭常觀郭汾陽王、當唐天寶中、値天下多事、遂以朔方鎭一軍、收東西都、還兩乘輿于蜀陝、其所平定經略、俘禽破走、羈縻服從之事、自常山河東西、若關陝河曲邠寧鄜坊地、不下數千里、安史李田夷夏名酋不下數十人、吐蕃回紇黨項羌渾奴剌諸夷、不下數

種其功烈之崇何可得而悉數之也然汾陽身爲將
相侯王其麾下宿將爲侯王幕府吏士後亦有爲將
相者兩途並百餘人他若奉入賞賜之多子壻諸孫
之盛視履歲月之久蓋以千萬億計世之言榮且壽
哉眞古今一人哉次則有如裴晉公其威譽德業不
減汾陽而身所享食者亦大略相等然晉公起文科
故所致多名士史稱其居集賢里與白居易劉禹錫
爲文章把酒達晝夜相歡而留守東都時亦辟皇甫
湜爲判官以渭所見我少保令公提一旅起倉猝取

名酋數十輩于虎穴中還三吳若浙閩數千里地於
將去之際使自東以南諸番夷脅息不敢西望其勳
業頗有類于汾陽而公始自御史按浙至于今受命
加秩以成茂功又與晉公以御史中丞視師淮蔡其
後加侍郎平章招討遂用以平定蔡人者宛相似而
橫戈破陣爲下論道握寸毫以斫文士之鋒于杯酒
晏笑之間磊磊然燕居集賢留守東都之風烈抑不
知汾陽于此爲何如也然則古今所稱文武才者非
公其誰哉公今年始爲五十歲九月廿有六日實其

生辰于是文武吏士暨卿大夫士三老子弟之在四
省朝野夷夏之慕想而屈伏者咸走集遣使且謂公
所活無慮數億萬人其所營則關國家千萬年之運
命今 主上聖明其所以遇公既已至隆渥矣顧其
榮與壽必伴於汾陽晉公所享者而後愜于人心然
亦理所必至也敢以是爲公慶乃若渭小子叨載筆
之列在拜伏末行使君易禹錫湜等處其間上晉公
壽必有弘詞以章厥美而渭淺劣不能也謹撫汾陽
晉公事之稍類于公者以獻而弁侯其食報之驗于
他日以仰致祝頌之意云

壽徐安寧公序

上虞徐安寧公今年壽始躋八十某月日爲其生辰
而公之配某夫人亞公一齡耳予表兄趙某甥某得
附交於公令子刑部君將以旦日奉所繪椿萱並茂
圖以爲賀而屬言於予懇不置予自帷下士耳雖有
言無足爲公賀者又遠在百里外徒閉戶伏處未嘗
窺賭公令儀也而何以言爲然予曩歲客省市見錦
中童子挾連牘過廡下取讀之累數千言已乃閱其

銜則刑部君名學詩者論宰相札也當其時宰相勢傾中外熱炙手士開口者輙陷詈於是服薦簪筆之流徒抱憤相視莫敢發以須曳而刑部君獨抗越極詆之言切直英特慷慨獻猷讀之者夏慄而冬汗當是時天子爲動色而海内直節憂時之士因其言莫不想慕願見其人者而獨予哉然予當壬子夏偶得見刑部君於荆川先生舟中自是遂數問其跡於往來上虞者稍及其家世乃始知安寧公人言安寧公起賢科判鎭江寶慶兩郡其後擢知陸涼及再補

安寧則以刑部君言事遂止不去而家固山中也盖閉門謝事足罕至城郭長吏每以上賓禮迎之亦不爲一往而其自鎭江移寶慶也多善政稱循吏已超然祠名宦中及問其得移則又以直道忤巡使也夫天下人欲見刑部君而不得者多矣况得聞安寧公之履即使得見君又得聞安寧公之履矣又安得值其壽與值其所親者屬一言以内之哉而予今舉幸得之矣然所謂屬一言者政未聞其有所得也陳咸之在漢以直聞而其父之敎之也以諂至於今千載人言其子不能無少於其父是家雖全德而譽罔流也刑部君仕居中以直忤宰相於　朝安寧公仕居外以直忤巡使者於郡雖非其相約以必爲也而其守道抱貞而輕富貴若出一轍將使千載之下聞之曰某邑里徐氏父子世直臣也其於家之德不爲全而譽不爲久乎是其去漢陳氏遠矣又况刑部君之直非咸之所爲直者乎夫予之所見於刑部君者以直所聞於安寧公者亦以直則所爲内一言以爲之壽者舍直復何言哉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然則直固

德壽也而予猶沾沾然以父譽垂千載以爲公稱信斯言也又烏足以壽公哉

賀郁太君序

自弘治之丙辰歷正嘉隆萬于朝朝爲五自丙辰至今乙亥于申子爲一周又一紀而逾八于履爲八十亦難矣然而在女嫃爲尤難女嫃中在勞且勤者爲尤難或者曰凡人所閱所周與所履同矣則校其得之之難不難不宜有異也而何以獨難于女嫃曰聞之于經癸之竭也女七而男八則男數恒多而女恒

少女婦而八十不爲尤難乎曰女婦同也年八十同
也則難之亦宜無不同而何以獨難于勞且勤者曰
兩器均量也所注水亦均入也其先竭者必數汲後
竭者必踈汲也數汲而復後竭必器倍其量而注倍
其入者也女婦同也年八十同也而得之勞且勤者
不爲尤難乎郁太君之履也吾不知其他有子四人
其長者始領鄉書于癸酉次者成進士于己未出牧
江南河北間益賢于邦家而再次者方挂經而耕益
賢于鄉里凡此者皆太君與其封公共褓抱飴提于

五十年之前而封公既往則太君者獨撫教婚娶于
五十年之後者也其爲勞且勤何如也耶余所難八
十于女婦中者爲太君而難之也信哉非稟倍其量
者不能而賢亦賢于是始某隣太君宅某母常膈垣
而語已則顧謂某曰郁夫人冬擁貂而夏披縠其享
也如彼然目能洞細手尚不去針其勤也如此今宅
與母俱遠矣然聞之于人太君針尚爾啫八十人尚
引針而紉其壽于他日者寧不徵于斯其爲勞且勤
于前日者又寧不徵于斯耶某得交于太君諸子間
侄太君生宜頌矧余君輩爲太君家兒女姻者復屬
某以頌哉

贈馮君序　鳴陽公父

傳曰智勇辨力四者皆天民之秀傑類不能惡衣食
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在三代則出于學在戰國暨
秦漢之際則出于客故先王分其富貴與此四者共
之此四者不失職然後民靖而國安噫斯言也豈俗
學拘儒所能道者哉其在吾鄉則待封馮君其一人
也君產南郭之墟有田遠廬舍當其劬傭而耕槽承

犢柵豢鴨則居然一農牧人矣及整其冠裾出爲正
長與百里之邦君相可不閭里間事折衷其不平拔
其所抑衆論持兩端君直取一言片約徐起而收之
以定疑難于目中則又挺然齊趙魏楚間四公子之
所尊禮而賓之之人秦漢之際壺關三老定國是于
萬乘之前之輩也若是者非傳所稱天民之秀傑耶
苟不以富貴終其身其殆非天之意矣君于是教其
子長公舉于鄉長公于文特妙取進士如反掌又其
人敏而與計其效當必致大官君之享且日盛又君

長七尺腰可十圍叫音似擊考鐘贊談鋒雨集笑格格若鸛雀鼓牙嚼梁肉倍數少年非百歲以下人也今始爲六十而陳君守經甫者于君暨其長公有世義以予問常觴咏于長公問也故來以序屬而敬爲敘之

贈子錫序

子錫六十渭輩将命繪聚言以壽之子錫曰毋褻繪其令作高陽之徒雜以淳于髡之語糟天地舖丘陵垂弃墮珥而無以容吾放也而後可圖成觀者駭焉

不敢進于是衆乃渭則挾大白引蒲歷階而稱曰今夫聖人之學爲聖人也天爲上人次之故曰誠者天之道而誠之者人之道古之人其幾于天之聖若此其難也有人于此羅麴蘗聚卮罍一啜而頹焉則生乎不能容一介于胸中者至此而冰融于大海水之外無一物梗隔于六合之中若此者一時之天全于酒也故聖人積銖累寸有終其身而不得者而子錫乃欲于一醉而得之君等又奚爲而駭也駭者曰是則然矣彼壞而黛者何爲者耶曰子産病其兄朝與其弟穆之荒于酒與色也而難之而不得以語鄧析析乃以與人許朝與穆也而不以治鄭許子産夫以子産之智鄧析之賢而交相許讓酒與色者以爲眞人此寧不有說存于其間耶今夫皐狙獨而束以周公之冠冕有時端凝而坐矣可以爲靜乎佛大弟子有具手眼各以千萬計者當其眼之照萬物也紛然無所不營而手之攫且拏也至弓矢鈴杵香華戈戟之類無物而不攬可以爲動乎于是諸駭者始悟而曰子錫之醉果若子言其殆托于酒而幾于眞乎是

壽與道之經也遂相與飲頹然而別

贈黄母序

余友鄺君之女兄爲貢科黄某配而某之父黄翁暨其配曰翁太君者鄺君女兄之舅與姑也翁太君某年月日爲八十生鄺君能文聲著甚矣不自爲文以祝太君而以屬予予雖之不得則謹書以頌曰夫鄺君與予好也君之所願祝者豈非亦余之所願祝者耶君之祝太君而願之也必將曰我願翁太君自玆以往無恙如其曩昔至百有二十齡而未巳予祝之

而願之也、亦將曰我願翁太君自茲以往無恙、如其曩昔、至百有二十齡而未已、雖然此特以言乎姻戚之情耳、無論其可不可、靡不慾至於余也、果握管以書其人、豈敢盡然也耶、可則然、不可則謹謝而去之矣、豈盡然耶、予初聞諸酈君、太君翁姓也、爲尚書公女兒、在尚書公家時稱最淑、及配黃翁、翁邑雋也、使非太君配之、則未必宜有五子、五子亦皆雋也、使非太君母之、則未必人人皆有立、斯言也、匪酈君則然、鄉人莫不然也、匪鄉人然、以問於郡之人、郡之人亦

莫不然也、是故予得而然之也、届誕而令予祝、予以在昔然之故也、而祝之、祝之而願之、亦不得不然之、也、否則予言雖不能以重輕人、然亦烏能以不然爲然、以然爲不然哉、　只以然不然捍合成文

壽朱母夫人序

吾友鳴教張子去年歸自上海、上海邦憲朱君以其尊君福州公集寄、而鳴教復持邦憲之詩篇來、予竊疑福州公風咏灑然、無累于物、而其章疏又儆然不頗其家、邦憲既大家子、子立、觀其詩則又富于學而深入于理、鳴教始爲予道蔡孺人、福州公讀書取甲科爲才進士、知餘姚奉化、爲良父母、入院爲名御史、知福州爲賢大夫、居則入鄉賢、官則再入名宦、則孺人助之于內也、邦憲始孤、既長博群書、爲才子、內外交際、官府錢穀事、一不涉其耳目、爲高人、入則盡孝養、出則多交游、則孺人理之于上也、夫不知其妻視其夫、不知其母視其子、余觀福州公之集、邦憲之詩篇、雖無鳴教言、固知有蔡孺人者之爲其妻與母也、世固有不盡然者、必其爲妻而不類、爲母而不賢者

之婦也、非所以道其常也、及鳴教又爲予道孺人早持節處家務、理錢財諸所難事、使予而得早聞知、則又不必熟其夫之宦跡與其子之名聞、而決知其夫與子、又宜有福州公邦憲之賢者也、世固有不盡然者、必其爲夫而不中、爲子而不肖者之男也、非所以道其常也、孺人以某年月日生、今年爲七十、壽鳴教既與邦憲善、而予得以書問通好、則謂予爲文以壽、余既不能若少時爲詞家文以悅人、直敘茲事、則嘆曰、福州公既早謝事、而孺人又賢且才如此、厚歸于

一人豈有不永年之理哉

王撫州六十序 代

撫州公余兄宿州公之壻之父翁也宿州以茲孟冬之望後七日歸其女於公之子而仲冬之朔適值公六十之辰宿州謂余曰頃者女男之辰也女以箴組履舄進則婦事其舅之禮也而近世姻連中尤尚者壽舉壽舉而尤尚者頌言乃羔鴈若筐篚則下矣夫婦能舉于舅而婦之父不能爲女頌其舅孰頌之也其於頌言也弟能之而不代其兄孰代之也余曰能

則不敢代則何敢辭雖然有說焉夫頌者容也謂形容而盛美之也盛美之者是侈之也乃余之頌言也異於是公以明經成進士拜行人爲 天子使四方歷刑兵郎大夫慮囚江以北有能聲出守撫州則二朞年耳而遽歸也故知者爲公惜曰以貧則鑑也以秩則銖也是追論其往而以屈侈公者然也又公歸自撫州年始艾家食者百弦朔而始爲今六十又必十年而始爲七十乃得引非七十則不聽引然躭仕者即七十或損其齡籍日錯湼顛頫間故不知者爲公觀曰以心則素也以顏則丹也是逆論其來而以仲侈公者然也且不見夫燃膏者乎明則人享之竭則巳膺之矣又不見夫擊劒者乎疾則缺之徐則完之故仕與不仕損益相半而適值其舍則甕膏而匣劒其爲公之壽也不亦多乎子非厭仕者亦非若以年而易仕者也故於親知若公者敢一披其肝膈焉寧以此頌公而不以彼頌公也居公常父事其兄至貴且老矣不變居身愼甚故輒得 典加貴其父母者三亦以不及養至老矣恒無懽其孝且友旣如是

而其慮囚江北也稱平反最夥大爲造化生意助四書至邸稱天下第一與釋之定國爭上駟且昌後矣持籌其身乎哉

劉沅州壽序 代

劉沅州年丈屆六十之生其諸宗將舉賀而徵文于不敏沅州於不敏同舉于北闈乃沅州始仕得知連江縣 于年以課最知沅州也不敏亦遂廵部郡者久之既參政於湖北當沅州爲諸生時諸生讓之不啻師傅其知連江也爾之邑吏讓之不啻伯兄其知

沅也州之長亦無不讓之猶沅州之在連江也細而衡大而夷蠻徼塞之警急黑白於龍蛇赤子之間靡不巧發而微中幕府諸大吏倚以爲臂指一日諸蠻徼賞于一幕公口缺缺無已不得去幕色動睨沅州沅州奪皂隸竹箭笞諸蠻諸蠻爭揖道走此不敏親得之于湖人之口者他可知矣而輕裘緩帶把酒賦詩坐嘯湖淋亦爭馳羊庾詠諧時發排難解紛收聲默然令人捧腹可少其坐方舸之堂排淳于之闥耶連城紀列仙騎白鸞上升者劉氏女也既與沅州同

姓又降治于沅州沅產丹砂葛峋嶁求之而僅得于峋嶁者也沅州乃不求沅而沅自來何兩任而兩得在神仙鄉耶揣其朕兆即沅州未必仙也其年寧可算乎

壽篇

志所稱蒙茶乃西蜀雅州之蒙山而世相傳云在東魯訛也久矣蜀蒙山有五頂頂有茶園其中頂曰上清峰常有僧居之頗病冷一老父似仙者也謂僧曰蒙中頂茶善療冷非特療也服之至四兩地仙矣乃中峰最高而艸木與雲霧相蒙翳鷙鳥多出沒其間時亦攖人茶師竿至者久用是蜀之嫡孫其爵于魯之庶矣凡入貴身而賤槖情也涉險同也一則可以壽身一則可以充槖其緩槖而趨壽之衡又不待人告而知也有一翁焉以賈茶至槖爲歲千金其後不憚江湖波濤之險道數十里之遙往往歲取燕齊金于茶復數千也翁固健且完固無冷恙然久于茶必有以蜀蒙告者翁固百十之燕齊而不一之蜀非不地仙羨者不能也他賈亦或有告之者而亦不聞有

一人焉之蜀以祈仙然詭鬼要金者比屋大抵然也翁即然似亦應率而尾之而已未聞其首之也固知其于仙果不羨嗜無羨則無豔無豔則不滑于中不滑于中則能固于外外者形也中者神也神以攝形翁自默契于蜀之僧矣仙矣翁爲誰

贈某叟序

曩聞一男子追官逋將賣其婦相持泣于道某見之問逋幾何視其數予之婦得免于責他日有村翁市紬得銀僞也泣于道欲經某見之問僞銀幾何視其

數予之翁得免于經又一日一童子持主人所償人負失去不敢歸哭于道某見之問所失幾何覩其數予之童子得免于不歸夫逌逋而不問其賣妻也用僞銀而不問其織者之苦且經也與拾其道上之遺而不問其童子之不得歸也此一等人也無責矣至有知之見之者乃若不知不見也而去之不顧者此又一等人也又有見之而與嗟若不忍其然而特阻于不忍巳之物者則勝不顧者一等矣有忍巳之物者矣而意或阻于妻孥之不我許而止之者又勝不

忍巳物人一等矣夫事一耳而人之等有四也若此然而某盡能反之也豈非盡出四等人之上者哉某爲誰曰里中叟姓某諱某字某者也其嗣配爲某孺人斷腥葷奉釋氏而樂施舍其子某爲諸生明經而才孫四人未壯皆嶄嶄露頭角而叟所業則居貨於市夫市道多四等人也而叟悉反之豈其性然耶抑亦無妻孥輩阻其不忍者而然耶叟今年七十嗣配五十而七十者如艾五十者如壯子與孫嶄然如有立蓋相與以爲善者報爾也壻某徵余頌以壽叟與姥噫以叟與姥與子若孫之素準之也壽云乎哉

壽某刑部公七袠序

世語材之良必曰楩柟豫章杞梓爲其宜大用也然用大矣而未必靈或靈矣而未必久至靈且久則莫過於松矣圖經曰松液千歲而珀明數百年而苓游珀可以養五臟苓服之可以仙徑盈斗斛爲人獸形者人篝火而劚之其氣能射火使蝕噫其靈且久何如耶大之中梁柱小之中榱桷工師過而嘆焉臥其密予而不去焉日謹識之他日求清廟明堂之具是

其具也故古人至比稱於三公爵秩曰五大夫噫其爲用之大又何如耶苟爲不用則臨千尺之溪拔萬仞之壑其高參雲而其大蔽牛風霆雪霰之所飽飫而不能凋也鸞鳳鵠隺之所朝夕而旅禽凡鳥之所不敢望而騰也況巢乎養玄久矣絲髮玉肌時恍出而爲木客道士月明露裛步深溪往還絕嶠與世人語于古事而莫知其爲神也記曰松柏之有心箋者以心歸松也而松之爲靈且久也益著求可以當之者誰乎吾太翁刑部公是矣翁門閥家學稱吾越最

翁起進士理大府轉遷刑部辟赫赫嶺海江南間非工師所謹識而大用於明堂清廟稱公爵大夫者耶小不合則高引遠蹈猶及侍考太翁婿之如嬰兒同背於昆弟囊無一私錢成其子鄉舉親翁爲西京董賈噫此又非所云松苟不用則臨溪枝蟄偃蹇霰棲鵲鸞而旅禽小鳥之所不敢望者耶翁又日强詣日深而倫義日篤則記壽若松者又不足爲翁道矣以翁七十當頌也故聊用松以頌之又孫某者翁孫之婿也翁松栢也某女蘿也

賀潘又山七十序　代范黃州

漢東海公日南陽帝鄉多近親吏不可問今潘公之判承天實帝鄉也其諸設施無一齟齬之者名大起行且改玉矣顧掘活一囚于要吏所如李日知諍奪胡元禮故事不奪則不已遂爲要吏所中而謝以歸公少以易名郡學中奉尊考命入太學三仕判大府歸而築室教其子景美亦以易名邑學子兒紹箕輩若諸猶子並以文親景美而紹堯者則專館于公家季孟景美間子以　覲過家紹堯曰潘公者叔所知也茲值七十辰願乞叔言以壽子謂公之履如扁師之斲檀車致堅好也官承天是行九折坂也顧坦然由之且鄰鄰有聲活一囚是馳康莊也乃不幸遇要駕蹄幾不免却輪而步雖然以一大府牧博一小囚蹩躠之生必得于彼寧失于己此於于公所稱陰德者何如哉公百歲無容頌抑亦高其門以待駟馬車耳

（如此挫下絶不貲乎）

賀朱禮部五十雙壽序　代　所代者曾爲光祿故以光祿與秩宗生論

周禮大小宗伯互掌五禮之禁令其任特重而其官今之尚書於禮部若左右侍郎是也歷代皆然入明其重是也尤甚毎員缺非翰苑儒碩常侍從帷幄供講讀其靜養動和足以贊　玄默格上下和神人者勿與何者他日麴蘗以齊酒醴和羹而鹽梅之者其責也其難也如此而我　朱公昨膺　上特簡遂以左庶子晉禮右供講如故夫麴蘗之材鹽梅之具公自矜之酒醴之任與和羹之托又他日　聖明事俱非某所敢聞也乃若公以隆慶戊辰入翰選至

於今十有七年其中侍　講幄者三年而公於是十七年中每入　朝出館歸至其邸必危坐一齋中於經史觚鉛外自動之靜內鍵而外無所膠舉其細房無私侍而目不一他營也此其於素所謂可贊　玄默格上下而和神人不知於古所稱虞廷之宗伯何如耶公始躋艾某月日實當覽揆而夫人與公偕吉羔羊之助雞鳴爲多某叨末姻欲須而未知所以須也雖然某曩昔常從光祿後矣　朝廷百禮禮部掌其大光祿辨其細禮部專其儀光祿備其物某不敢

言其大與儀請言其細與物大約致物貴潔調物貴和非直庖也於心亦然故晏子曰水火醯鹽以烹魚肉宰夫和審其過不及君子食之以平其心而終之曰君臣亦然由此言之則知潔而和者固庖之事君子平心之道也而君之臣又有所謂亦然者存於其間而公之爲君之臣而潔且和也固於十七年中危坐一室者得之矣夫曰食之以平其心是善養生者也長年之助也曰君之臣亦然者脩卽某始所陳和羹酒醴之義耶某庖氏也故舉庖以爲公頌且以爲夫人頌他何知公之翁泰州公某師也某知公固已素而公之子婿又某之孫也公端居一室中某得之於孫也非諛也

壽衛輝太府暴公序

知衛輝府事暴公若干年之生辰其屬吏知新鄉縣某爲予戊午同年者書來索鄙言將獻以爲公壽且曰公嘗爲臺御史以直道聞　中朝中朝重之遂用大府以展其蘊今其爲府也率以仁遇下待屬輩也有禮而多恩　中朝知之將速其遷而更大其展也

某今也特有仰承其教而已無以仰副之也幸屆茲期子其爲我圖之予曰噫諒哉新鄉之速土而非諛也然新鄉也者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何者今之爲御史者誠闖闖狄狄務寬大忠厚以爲名卽於鯁鯁諤諤少有聞也亦必坐致省寺取卿貳如指諸掌胡更煩以府哉今公而爲府也則公之爲御史而直也新鄉所知也曰以直而展以府則新鄉所未知也至於爲府則異於臺矣何者臺猶絃也恒利其寬而府猶韋也恒利於急府遇下而率以仁遇屬也而有禮而

多思是韋之體也而於己之所利則未必然也故謂
公速於遷而仰大其展亦非新鄉之所知也然則如
之何曰君子亦務得其體而已矣在臺則直在府則
寬公之所持者體也利不利非公之所知也若是則
公之舉職知爲君子而已矣寧知其他耶雖然古有
爲三公者尚以才而出守剡日臺至於何武之爲守
也不務赫赫名而竟亦召爲三公則安知新鄉之所
見者不有出於予之所見者耶客有聞是者曰子且
用何述以爲壽予曰巧於宦者擇其利不利而營則

心岐而神滑滑者非壽之徵也不巧於宦不擇於利
不利而不營則心一而神凝凝者壽之徵也吾於公
之不擇利與不利而有以卜公之壽也

二兒配馮太孺人生日序　　落落直書

始贈翁二兒以馮太孺人初誕丹徒而喜也特以得
之晚而喜之曰春秋祠祀有人幸矣未卜其他也稍
長而慧乃試之誦誦敏也試之文文敏也累月日以
課其積課又敏也間試以事則中無不敏而外顧闕
然若不敏人翁益喜曰是子也且大吾宗祠祀云乎
哉未幾學成而生於府矣又未幾而翁往矣太孺乃
始專之專之而果弗負翁託也丙子舉於鄉庚辰舉
於會第于甲士者羨其文曰某眞經生也出長丹徒
歷再考聲益起仕者羨其政曰某眞良吏也有司以
聞翁得贈郎如丹徒太孺得　封孺人加太及是丹
徒復　內召太孺歸自丹徒適六十辰也宗人某等
將卮於太孺而浸以言屬予嘗其時予偶葺宗譜稍
竟感而嘆曰士執一經以圖奮莫不欲累其積榮其
親而往往竟不可得者自郭內以外奚啻千萬戶其

人且毋論論吾譜中者蓋邇自高曾上下殆二三百
年童而誦太以百計成儒成生矣而卒蹶于鄉書者
以十計蓋第於鄉僅四老耳乃復蹶于甲四老中有
秩至大夫者矣又沮于例或不及郎孺其翁嫗及之
才二老耳凡茲數者若此其難也而丹徒承諸老後
一旦舉得之若拍手以往掇取其所寄然而其翁曩
所謂且大吾宗者又正與劉毅樗蒲叫盧輒得盧等
噫亦盛且快矣哉雖然辟之於農翁耕之而舍以往
不及享太孺耘之當旱暵竭汗而黧顏也而僅如獲

之朋以始亨於今耘之勞其少於畊耶旣曰穫之苟不百之太孺之年不百吾不信也

壽太僕商公八十序 代

母從舅太僕商公當萬曆丁丑二月之八日周八十辰母夫人特亞公一齡耳其長公御史方奉命按閩得便道歸省公若母于庭是日也又得親捧觴以壽而某與長公姻也舅若母宜賀姻於長公賀益宜而賀必以言言則如之何哉夫公始以經義起家中及對於廷歷郎署郡臬卿寺之間赫赫明明所至無不

以功名顯者及究其所由無他也深于經義而已矣蓋公少時旣斂膚逸倫而獨取小毛之編與其伯氏漳洲公交相夙夜旣而博綜百家蓋自千百世上下之典九州海內外之物及當代朝野仕政之所須孰得孰失孰乖孰宜靡不握源而肆其流是以試之於刑則刑允授之以兵則兵成授之以冏則牧事靡不衆惟其力之於戶牖者如彼是以施之于邦國者如此於是功名滿天下而家學亦遂稱於邑中與有類於漢之桓榮所謂以父兄子弟自相師表終東京之

世無以爲雄者矣然史稱榮當顯宗朝坐天子之東面授几杖及永平初又拜爲五更史雖不著其年然几杖五更於天子類非百歲人不可夫以榮殫數十年之精於竹簡之中晚猶強力不衰臻百年而爲五更三老公亦數十年殫精於竹簡猶綰綬握符掌丹書職戎馬其勞又或過之今八十矣且炯覩而蹻履如少壯人使再閱數紀其于更老爲不爲未可知若曰百年眞若取左契而合之右契者矣不深爲可賀耶史又稱榮之後有典爲御史乘驄馬憚於京師者

其曾玄輩也而公於長公願親見其然又親觴於八十其觴於百年可知也不尤爲深可賀耶

壽周武清序

世固有積齡踰耄黃髮兒齒乘肥衣輕以竟其身而無所章明者是之謂盛亨而鮮勞亦有被褐而飯糲藿居而坯處積仁累義而行篤於己澤施于人者是之謂多施而嗇報二人者均是人也至於鄉人之所慕誦子弟之所觀法而與時譜牒之列三五更老公卿大夫之所尊國志之所紀將屬之多施者乎抑屬

之盛享者乎噫將不問而可知也推是以稽於牧也
囿有牧是邪而擁纛乘勢假其翼齒以厚自封殖而
薄於民者矣亦有藏星踐燭以疲於牧芻而瘠於巳
者矣之二人也其爲牧亦均迫於大吏之所推轂公
卿大夫之所傾藏當宁之所簡拔而他日士與庶之
所尸祝國史之所錄以首於循良將屬之薄於民者
乎抑屬之瘠於巳者乎噫亦不問而可知也故薄民
而豐巳猶之煎脂脂易盡而手隨滓也其流短也瘠
巳而肥民者猶之握蘭蘭巳謝而室猶芳也其流長

也今討齒者惡短而羨長而爲政者顧舍蘭而就脂
非所以爲自壽計也吾聞羅山周侯之知武邑也自
客夏以至于今僅期耳進赤子而哺之尤問其煢獨
者而先之聚士而教之又新其宮而爲之肆其潔也
冬冰其恕也春煦名四馳于衢而旌之書交至於臺
而茲春之季與月之望也是其生之朝而子之交某
也屬吾言以頌之也吾深有感於侯之能擢其蘭而
又其芳能自壽者也故樂而爲之言也

壽學使張公六十生朝序

學使公少負奇有名諸生間蚤甚時余亦抱經晚起
得望公於藻芹稍與之角藝場中而公所收門弟子
多至十百皆足以弟子我者也乃公則不以弟子而
視我其后公以　延對稱上旨　賜乙科名益聞
朝中自禮部出爲湖湘督學使者其所錄學官弟子
多至千萬渭嘗及見湘中之文亦皆足以弟子我者
也而公之歸顧停蓋而語我以文若有所屬者亦未
嘗以弟子而視我余蓋疑之曰豈以余之劣顧謬收
於公耶旣而曰公長者也蓋自嫌於高而頗俯之耳

不數年公提數萬師于滇與元戎會閒道驅巨象四
十有二雜氈彩鐵鏠出入洞箐猩狖閒俘名酋以十
敢○兒諸其餘烈○
數斥地二千餘里遂以功而得讒而渭則傫然守舊
鄉抱寸管徒飛觴落帽於劒槊之傍爲人倚馬艸檄
顧亦以疑而得疾當時公爲馬援而渭爲酈炎夫馬
援者望盛而功高　中朝諒而能訟其寃酈炎邪小
儒耳其所以幸免于庾者誰之力也乃知公之生我
爲父母其事雖在於今日而公之誤知我而爲鮑子
也乃在於曩時不視我于弟子之時不然管氏僅得

其一於飽子者而滑稽能得其二於公耶夫古人感一飯至操以身酬矧滑於公蒙兩存遇如彼特欲以身酬而未有路也會公履之生宜慶且獻而公百所有又渭一所無者也何以慶且獻爲哉私念之曰操筆以頌被諸樂以歌猥附於小雅所陳南山魚麗之云者差可勉而效也而今世無瞽史空言耳不得已退而爲近世樂府小令之什付之里優當其辰客起舞而爲壽者令歌以侑尊其庶乎　點絳唇

烟水茫茫五湖深處陶朱老萬里功名一劍會知道

閑俯流霞堦畔生芝艸華筵好見在瀛洲新寄安期棗

壽二王翁序

余見枳之丈人王道翁及翁之弟曰某者於萬曆十有七年之十一月其齒一爲六十一爲五十枳不能羔將雁以賀也而王翁並謂枳曰得而翁言幸矣奚必羔雁以邇者數與王諸翁飲陰察其貌道翁色微緇是得水氣特多也兩輔並堅廣而領骨如斗杓外（以姑布爲腐史）向吐音如竹而其與人也孫是眞得水者也而溪翁色微皙亦微赤兩顴舉而膚寄吐音如鐘鬚如戟而其與人也諒是金兼火也俗謂金畏火乃不知金不得火則器不成以是知二翁之得氣伯爲純木仲爲金得火而相成以故一孫而一諒金水不易壞不易壞者非壽耶母太君賢而慈而二翁奉之如春秋晝夜之循環分至啟閉罔一刻隳誤其季德翁至糜肱以療母於屬纊都衛聞之扁旌其門兄弟相憐同釜而飯白首矣利則爭讓偶不利則爭安嘗一蒙急難則爭相先此不亦致長久之道耶德翁年來嗜艾固

不預頌艾而頌未晚也

壽王鴻臚序　代是鴻臚號桐溪　稍爲點次

夫鄉飲而擇賓介與僎周家至重典也我　明承之亦至慎自洪正嘉初以前無濫厠與是者榮焉其後稍稍富人以錢買而諸生鳴贊者利之匪人輩叨厠矣蕭劉兩府公接代於是舉也特謹其人有一人焉特與焉非其好也及三舉乃固遜不赴浙若南都多富子弟即非明經於庠者亦多用輸班國子有一人焉以明經用乃考命亦輸國子亟就謁再得南鴻臚

正以老爲未貴也留馬及封典得及其考如巳職方疏請恭去以歸侍其考至易簀其謹如一日凡富人自少而壯壯而老靡不犯宜居之三戒者有一人焉少戒於色壯戒于鬭老戒於得教其子稱明經生才甚且優于聲詩二人者如其可付以家政也付之特容匠作一禪座召方外講黃帝老子之術將老此座中矣某右舉云云事而曰二人焉兼之者此爲難乎兒某之丈人行如溪王翁是也某月日值翁初度七旬某不敏明督學江右不及躬祝而兒某以子壻分來

以祝詞請故祝之如右噫翁之壽奚待予祝耶特祝其能志於不朽計耳

壽陳封君松坡序

山陰之里有長者曰松坡陳翁當茲歲十月之朏爲七十生朝其長公耐菴名某以進士始知安平頃復以才調寶應者曩與某屬筆硯交旣而以女字其子某不敏蓋諗松翁之履之得有年矣旣諗而忝世義且姻也而七十曰耄者禮所尊也而又時禮所最尚也卽不敏敢不拾所諗於翁者以爲翁壽而談壽者往往多以其旨屬養生蓋自薛考功尊柱下養生篇以爲大道謂止養生者不知柱下者也而鄭圃漆園輩又從而廣之以黜聰明去健羨之說聞者滋茫然及琅琊氏以曇氏旨折衷諸家云健者卽剛强羨者卽欣慕世紛所在偶得矣而錮之不令去偶未得而涎之必使來一錮一涎外膠擾擾中其餘几而翁嘗業經生矣巳卽罷去罷而躬稼豐穡不占命長公亦以經經或捷或否否捷亦不驚翁所堪否若兒啐弄物拈於手旣不惡而隨放隨拈手且不知中復何動

羨旣不萌徒將何施長公拜封適當翁誕如雲兆雨觸石而與雨止雲駛翁亦未嘗習養生而無羨無健似默契琅邪之旨翁之百歲如羿之落羽翁日乃小嗜音樂非世淫窪黙通鼓吹似亦蘇門之嘯旨小子不敏壽翁謹此

贈陳君七十序 代

吾鄉素以文高起吾輩中者有一人焉而其家嗣君尤儁其在京師亦有尤儁者一人大抵頡頏所謂家嗣者然而又有一人焉於其文高吾輩者契而朋友

之於所謂二尤雋者俯而師弟子之辛之文高者果以文起歷官至提學副使兼以治兵顯此爲誰曰內山張翁是也二雋者一魁辛未一魁癸未並對大
廷稱
旨此爲誰一諱元忭內山冢君一姓朱名國祚今翰林修撰公者是也而師之友之者又誰也則吾友陳君桂坡者是也君學銳而才高且練於時務初以文高簡爲生久之不得志乃從國子發身勉拜簿簿河內河內故事初謁長官毋論簿史即丞亦屈膝君至頓長揖再拜詣座以升長心異之河內倉儲

動以十萬計徵屬簿簿多以逗徵歛不稱君不嚴而立辦長乃稱君於上下日簿不惟能執禮且才君遂擢丞靈寶靈寶歲徵亦兼屬君也而文襄公世家焉文襄家訓襲謙謹及君至以先聲河內故謹益加含人持帖上君必曰家某老爺拜上爺所分輸悉輸無一粒粟逋矣後先沓報者爭如此無敢惰倨噫即此三者可以知君之大槩矣久之君竟以親老乞歸不覩望人服其誠當國子客貸不責券人服其量吾與君生同學輸同北國子吾撫上谷君輦輸至上谷言笑浹旬日夜如昨日事而君不覺周七十甲子某等以慶告吾笑曰吾少陳君若干歲每朝起巾櫛向鏡整冠吾腮髗雪矣而吾昨者見陳君毛髮尚淋漆安得三十年後爲君作百歲文舉觴而醉再與話今日臨鏡之笑耶告者亦掩口而笑曰此必然也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六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評選
王思任季重父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跋

書田生詩文後

田生之文稍融會六經及先秦諸子諸史尤契者蒙叟賈長沙也姑爲近格乃兼并昌黎大蘊亦用其髓棄其皮耳師心橫從不傍門戶故了無痕鑿可指詩亦無不可模者而亦無一模也此語良不誑以世無

知者故其語亢而自高犯賢人之病噫無惟也

跋停雲館帖

待詔文先生諱徵明摹刻停雲館帖裝之多至十二本雖時代人品各就其資之所近自成一家不同矣然其入門必自分間布白未有不同者也舍此則書者爲痺品者爲盲雖然祝京兆書乃今時第一王雅宜次之京兆十七首書固亦縱然非甚合作而雅宜不收一字文老小楷從黃庭樂毅來無間然矣乃獨收其行書早朝詩十首豈後人愛翻其刻者詩而不及計較其字耶荆公書不必收文山公書尤不必收重其人耶噫文山公豈待書而重耶

書丁肖甫眚退卷

日月之蝕所繫者大故食而救更而仰合天下之人宜也一人之目眚而愈關一身及一家故眚而療愈而誦合諸相知者數人亦宜也雖然若吾友丁君者敏而好學人也入其目畜於心他日出乎身加乎天下安知其目之所繫不大哉其友徐子旣誦之復爲之引

跋陳白陽卷

陳道復花卉豪一世艸書飛動似之獨此帖旣純完又多而不敗葢余嘗見閩楚壯士裘馬劒戟則凜然若羆及解而當繡刺之綳亦頹然若女婦可近也非非道復之書與染耶

辨

林唐二義士辨

某常覽元僧楊璉眞伽發宋諸陵至有爲收葬者或云唐珏或云林德陽諸家羣鳴先後牴牾掩卷已信

移屬復疑夫冒險收骨精誠動天事僅隔代而俾節義之士掩抑失眞此居鄉達人所以附髀輿悼者也吾師季先生論學明經多所著述至古典殘闕靡不據理折衷於是博觀義士載籍至晞髮集謝翱冬青樹引別唐玉潛乃憮然高詠曰知君種年星在尾茲固唐公舉事之符契與并采諸記編爲一書每於篇中疑不經者尊裁數語而後宋陵終始如執燭而宵觀登山岡而共舉錘者灑然是矣何者先生讀書不拘舊文故其考事雖句鉤章摘要歸於理所主謝詩

豈在渺茫也謂種出唐手自掩葬可知星在尾次又戊寅不爽此則朋友之間拱手交贈高其義而寓言之非若後人想事風豚又何所可疑哉故於元史書年之異所以直斷其爲氣有不平也至艸憁記高孝骨蛻正合林詩雙匣之語乃言二陵先掘而收又居然信矣其他瑜瑕並指絲縷互證篇章而然難細論也以某所觀唐公奇節每爲之扼腕悲酸至如景熈者其所結知皆謝翱鄭樸翁慷慨賢豪儔長楸悲故主之人荷白骨而封諸杯土固其夙懷而立可辦者所以不爲者此當其時必有事機不暇及今亦不能强爲之說不然則詩歌形諸寤寐其激烈凄楚之聲可以質虹動日豈一文墨士詠事者比耶先生於此非故優唐而劣景熈也懼名實不相循而考據者將無賴也且唐以義士使其俛首就木讓美不言似無不可而景熈何人又肯冒處名襲人之功行如有知也此固其赧赧然將欲起黃泉而立與人語者嗟夫故舊已矣典籍尚存求之者或未博博者或未精耳不然晞髮集亦宜學士耳目之所及者而顧獨俟先

生發之退之有云越俗不好古流傳失其眞詎不信歟雖然以孟兼子常諸君豈不好古者猶且兩是依違不敢拂毫一斷則不以當時杜口諱言未有明證可據故耶又豈皆越不好古之罪耶

說

一愚說

童允和者予父夔州公外家之後也少嘗讀書家近市遂隱於賈乃自號一愚數請予著其說予遲之久而益堅也一日問之曰若所謂一愚者何居允和前

而對曰娃家也市熟於市之故矣蓋地之囂如市而人之黠者亦莫如市人既以黠而御囂則又有黠者焉以黠而御黠其黠愈高其利愈厚雖然久之而未嘗不敗也若夫愚者則不足以御囂矣則又有愚者焉以愚而御愚其愚愈篤其利愈薄雖然久之而未見其敗也是以娃也退而守一愚予應之曰子之言市也其人則賈也其見則進於道矣老子不云乎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予其果愚矣乎其眞良賈矣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七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評選
王思任季重父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贊

外兄若野翁眞贊

其人則今也而學則古其屨則市也而質則魯其貌則頹然而迂也而其御之於禮也則翩其楚楚似余也甥抑似余也母

祝相士小象贊

準豐以凝目炯而精頤卩而癯身可以知人此祝子之貌而吳子摹其神雖然神以目遇不爽其信神以筆遇少虧其眞此所以賤有迹而貴無形人知此可以相君於紙予知此可以相人於庭

五鷹圖贊

桓典張綱李鷹范滂膺者最猛西京張湯

大慈贊五首

有一善男偕一信士奉此大慈令我述諦我索皮囊空空如也了無諦義適一長老餉白芍藥插我瓶翠

借供大慈再拜以書四十二字令而數之五十二耳而了無際諢打渴睡善男信士亦爲誰耶一笑而已好春天氣士擲剡藤副松煤二令寫雪篠我亦忘記是耶非耶亦記得否我則醉矣都不能記懵董懵董令利令利訊諸神本尤智尤慧 效龍樹偈

其二

遵正經易隙打哄難非熟非妙非神着熟着妙着神而擴撥跰蹡一交跌下鵲竿你問我是誰是打羅的王三 變相觀音

其三

至相無相既有相矣美醜焉延壽狀眞體何得而狀金多者幸於上悔亦晚矣上上上 醜觀音

其四

身太長衣太剩額太廣而在面之諸根太倩倘起而立纏倒脚跟蹭蹬蹭蹬如不信吾問諸吳道子始信雅俗且無論阿阿與居士來我還有一啞謎與善男子晞眞和假笑倒了周軍閫你若不知吁二箇善打虎的在元宵問 長衣觀音

其五

大慈上方偶爲人所汚雕去不補空郎是色無集道滅苦穿靴吃肉赤脚赶鹿柴也愚參也魯 不全觀音

陳氏三世圖贊 松齋栢軒丹山

於惟南雄實亢陳宗壘壘犖山公嵬作峰逌及兩藩入粟典餐贊公之緒如芑茂豊今共邈矣瞻之無從令孫繪公聚於一堂無橋不梓無鳳不凰金紫六區映此溪楓後昆寶之過客斂容

錢伯陞贊 業醫善琴

肥不隱骨脊不隱肉奇聳在顴秀含在目彈琴鑄禹服沙飡玉炮炙雷公吹咀抱樸

綸師象 雲門寺僧

笑語識拜綸師在寺不動不言綸師在紙筆精之神幾奪太始寺耶紙耶等無有二學徒宗之此是影子他年泥塑伎芘勿指

楊本兵像 嘗守紹興

向沾於牧桑梓德星今重於朝殿廷履聲而馬能盡於丹青向也羔羊大夫委蛇今也麒麟上公威儀又

馬能固守其肖於去思之祠形管庶幾敢告史氏

張翰撫彈琴象贊

昔年操觚在彼燕京今夕之撫乃在雲門操燕京者遙憶其爲瀛洲學士之弄撫雲門者親得之爲高山流水之聽以貌於圖嗒焉無聲儼昭文之不鼓忘虧與成

五老觀太極圖贊

至道難形亦復難說罔之則元公之一圈撤之則伏羲之一畫兩儀四象此其胎之五行萬物此其孩之

默而識之則渾然無不備也細而察之則各非其非而是其是未見詣其際也諸叟聚觀果孰徹其諦也

劉將軍贊

彼武者武將軍則文覩其貌以知其人蓋詩書禮樂此於郤穀之倫未昌其祖喜衍於孫

嚴君像贊

領之髯盛於營頰之頳酒所攻滿如月而穆如風可以知其中此巨川嚴子彷彿之形容也耶

張鄉人像贊

鄉人張子工繪而巧取影鏡中自肖厥貌于初出關過之於道屬我贊之值杏花笑

張長治像贊

早年束帶佐宰長治(平聲)歸有餘抱遂發於詩其詩何似既清以越綠水紅蓮游鯉潑潑人亦有言郊寒島瘦胡君豐頤而廣其味惟其如此出故不窮且哦以豚如待扣之鐘

周鴻臚像贊

匪白其衣而皎其姿翩彼振鷺游於鳳池載筆以趨

鏘然其佩手代天書云胡不貴敬恭翼翼不忘其主命此貌圖亦侍不去

猿獻果羅漢畫

爲狐爲猿子則莫察各具佛性而聽說法桃實以獻乞師轉語不昧因果免墮野狐

書劉子臣小像

昔子夏以出入所見交戰而癯今吾友劉君未嘗有慕於紛華盛麗若子夏所見於出入之時者而貌亦甚癯何耶蓋其爲人大肆力於文非上古語不道昔

太白嘲子美苦吟而瘦余數見君談詩似短子美思欲出其上其癯宜矣且古謂列仙山澤之癯今君之癯豈其流耶則又去詩人遠甚矣尚俟具眼者知之

張鳴敎小象贊

癯而肥於思於思戰勝以肥仙人姿孫吳老佛靡不究早脫曉逃終入彀允哉其爲横渠之後

白鹿朱蝙蝠靈芝瑞艸爲仕人壽圖贊代

祿貴其百福貴其洪靈芝玉茁以肇箕嗣之艮兮瑞艸翠交以徵庭氣之蔚莇有薹有菜如岡如陵黃髮

鮐背保其家邦蝌在御之琴瑟儼關雎之雌雄召齊齡而一德亮其亨以千鍾蓋其始也既造端之有自及其至也察上下而無窮願厥詞之不斐愧周南之國風

雲長公象贊

於維壯繆一寸之赤懸於膽肝溢於面顏我聞曇師公顏白晳徵酡不丹維此繪事一汰重棗薄絳兩顴其貌既肖其神靡靈有禱若應主人之意欽公大義詎於福田人亦有言聰明正直寃陟而神哀公之陟遴以直故宜神其魂狄吳賊魏今其鬼矣腐鼠孤豚物貴不朽人其可以成敗論人

程君像贊號海霞

吾始見君於柳州之筵也高冠修裾儼然學子今君命貌於開府之幕也華巾道披蕭然羽士蓋早幾鵠起終若蟬蛻斯稱其爲海霞子歟殆無忝於人之稱謂

朱鄉人像贊

彼冠之玉外澤而中空能門枯桐此貌之古外癯而

中充太山喬松是爲鄉閭表也火珠里之朱翁

宗孫像贊

西河種鬣遮頰相子之淸髯而不鬣是宜早飛顧猶晩鍛古人乃云士貴晩成不見良工不以樸示人

袁生像贊號鳳竹

取翁遺金買書以讀讀罷而簫下鳳於竹餉我以橘肉贊是屬鄉里少年子不俗

婦翁嫗像贊時伯方訟其季

爲甥於館翁嫗實天今拜於貌能不愴然兩女而夫

中道棄捐俛翁俛嫗貧維兩男斗粟可舂已哉趣屬

王刺史守和像贊

雙瞳之秀似許靈寶靈寶相公公守以老公須以短
風不可搖謦欬笑言亦助蕭蕭貌公斗冊抑而不揚
令我作頌竊太史公叶光公傳留侯以爲魁偉而狀貌
乃如好女於乎此其所以爲子房

友人某充秦幕書記出小像索贊

君將遠行托書此圖君髮尚玄我雪其顱憶在錢塘
泛舟西湖豈眞髮玄且雪其膚君今秋實而斂其華

君且强仕我集於枯欲留君象朝夕見君象不可啣
瞻彼朧雲

其二

月面膽鼻目河海口此外之形也德藏於心書工於
肘此內之神也歲月正與今將仕也此合內外而知
其有成也

某仕人壽圖贊代

掌故於趨阜比登筵別駕於吳用蒲以鞭廉訪豫章
分道而僉師道則南人北斗是詹桃李雖無言意存
於默然樂只君子邦家之翰百祿綏之胡不百年

臥龍畵贊

龍見則田龍躍則淵不淵不田倚此海山神物於人
理固有然泥蟠蠖屈仕隱之間求諸古昔其隆中耕
稼之年乎

陳介石小像

紫金里有高士工五言敲一字短須撚斷數莖紫

丹山公配駱氏碩人贊

夫子有禮而相楚儀淑人無儀惟酒食是議儉其粧

豐其姿是爲世之女師

柳愚谷先生像贊代

以詩勝者多癯以道勝者多不癯也而先生處於癯
不癯之間以德勝者多壽以才勝者多不壽也而先
生値壽不壽之際此乘除之偶然未可以强其同而
歸於異而予所可知者當師雙溪之門爲吾先子之
所畏

題雲長像身後有平贊

孔釋以道尸而祝之遍滿胡越公尸而祝顧與之同

乃獨以節道譬大塊無物不有用以養人節則孤撐萬仞之峰凛人心塊孰寫此圖丹顴紫鬚皂兮觸刀嬉於山隅嬉於山隅語顧其雛猶不忘魏與吳

史氏夫婦象贊

史氏諱楹字曰仰之椽於幕府涅而不淄一賂百金擲之如土幕府曰楹女潔似我試以文書質而且藻幕府曰楹女似我艸厥配曰潘贊胥餉姑食果而甘亟槖以組次及姑飯必有酒肉每直空囊脫簪以贖嫡十五年哭夫教子子旣明經女亦良婦生則同室

歿則同穴象則同緣贊則同德贊者爲誰譚公維私名田水月姓無鬼兮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八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評選
王思任季重父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銘

端溪硯銘 先生携入獄中者

演易治書汝則從予白水蒼山我寧不汝俱譬諸小白毋忘帶鈎仲毋忘檻車

羅經銘

斗胥懸北姬旦指南道者妙用在股掌間

石磬銘

客話餘煮茗罷兩三聲秋月下

竹秘閣銘

閣臂以書停毫摹想是故刻王氏父子於上

其二

王右軍書絕倫錢王孫勒臂閣象以浴鵞更灑落

中硯銘

大則若舉小便於携而易涸於處惟爾縱咫而橫半其數聲上是謂得中之制用以爲身之矩

龍璣硯銘 面有四星似箕其二沒於池而底刻七星然北斗列次以其常不見也故戲之用僧張一行事

箕翁舌頷河水斗何之化七豕隕而爲石兮歸野史

碗銘

飯於人何德飯於己何力

海螺銘

脣之便笑而不言或以其哨不言而笑其聽人之譴已而已則不譴者與

衣袖銘

語則舉默則止小人軒軒君子幾幾

其二

有口而不語爾取有口而不啜爾節

錢伯升秋葉池硯 幾葉賢工書

葉錇製古石有茈主人工者書與方箋百艸模二王

竹秘閣銘

中書大書用肘與腕蠅頭蚊脚桯中其骨閣以擎之墨不涴肘刻竹爲閣劇驚妙手妙手爲誰應堯張叟

鏡

谷之神內衆聲其靡盈硯之闇然虛而不明鏡之茹賦衆形其靡淪拊之硜如明而不虛既虛且兆兼其精古人有言月儕心

又小研

我從拘縶爾伴肺嘉一字而闢吉凶獨責中書君也耶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九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評選
王思任季重父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記

借竹樓記 龍山子名雍字子肅　辨而趣深于莊穉

龍山子既結樓於宅東北，稍菑其鄰之竹以著書樂道，集交遊燕笑於其中，而自題曰借竹樓。方蟬子往問之，龍山子曰：始吾先大夫之卜居於此也，則買鄰之地而宅之，今吾不能也，則借鄰之竹而樓之，如是

而已。方蟬子起而四顧，指以問曰：如吾子之所爲借者，特是鄰之竹乎，非歟？曰：然。然則是鄰之竹之外何物乎？曰：他鄰之竹也。他鄰之竹之外又何物乎？曰：會稽之山，遠出於南而邇於東也。山之外又何物乎？曰：雲天之所覆也。方蟬子黙然良久，龍山子固啟之，方蟬子曰：子見是鄰之竹而樂，欲有之而不得也，故以借乎，非與？曰：然。然則見他鄰之竹而樂，亦借也，見莫非鄰之竹而樂，亦借也，又遠而見會稽之山與雲天之所覆而樂，亦莫非借也，而胡獨於是鄰之竹使吾子見雲天而樂弗借也，山而樂弗借也，則近而見莫非鄰之竹而樂宜亦弗借也，而又胡獨於是鄰之竹，且誠如吾子之所云，假而進吾子之居於是鄰之東，以次而極於雲天焉，則吾子之所樂而借者能不以次而東之，而其所不借者不反在於是鄰乎？又假而退吾子之居於雲天之西，以次而極於是鄰，則吾子之所樂而借者能不以次而西之，而其所不借者不反在於雲天乎？而吾子之所爲借者將何居乎？龍山子矍然曰：吾知之矣，吾知之矣，吾能忘情於遠，而不

能忘情於近，非真忘情也，物遠近也，凡逐逐然於其可致，而飄飄然於其不可致，以自謂能忘者，舉天下之物皆若是矣，非子則吾幾不免於敝。請子易吾之題，以廣吾之志，何如？方蟬子曰：胡以易爲？乃所謂借者，固亦有之也，其心虛以直，其行清以逸，其文章鏗然而有節，則子之所借於竹也，而子固不知也。其本錯以固，其勢昂以聳，其流風瀟然而不冗，則竹之所借於子也，而竹固不知也，而何不可之有？龍山子俯而思，俯而釋，使方蟬子書其題，而記是語焉。

百昌齋記

艸以菖名者二一曰昌陽廣長而劒脊根之節亦齾齾齶齶若鹿㧻之鞭然好生泥澤中采葉乾之以烟帳簀力可奔蚊虻仲夏午節家粟其根屑雄黄以和酒而飲殊苦且辛又家挿葉簷戸神㕑間云以辟惡一曰菖蒲今世所珍虎須者是也圖經尤重之不啻甲乙昌陽爾而文學中六子甝之有甚於圖經若世所珍者購之滿百鉢因名其齋曰百昌命予記予顧常往觀欲奪其一而不可嗟夫虎須之重於圖經也

則曰宜諸藥又曰服之可以壽甚則以仙中六子之甝與世之珍與予之欲奪也非以藥以壽以仙也悅目耳苟欲用於午虎須者可取昌陽者而兼之耶廣成子之告黄帝也有曰百昌皆生於土而歸於土歲時記又引呂氏春秋云冬至後五旬菖葉生呂氏月令無此語要未得廣成意吳人於正朔懸栢柹與橘於堂曰百事吉予記百菖齋亦効之云百事昌特少一柹耳幸種之不妨一噱

虛室生白齋扁記代

南華有言虛室生白矣而必先之以瞻彼闋者何謂耶蓋白不能以自生而生於虛虛不能以自虛而生於闋一室之間積焉藏焉物無所不飽焉猶大庭氏之庫也猶羑里之梏而夜不見月與星也是不虛也不虛也者不白也當其不白苟闋焉能自虛自虛焉自白也愚故曰白生於不藏尤生於不閉不閉者闋也猶重門洞開之謂也他日南華又云室無空虛婦姑勃磎政與此相印發故學道者苟能舍其藏不鍵其戸道在是矣雖然黑與白氷炭也老子莊生一家

偶 余 拈 破

也莊貴生白老貴守黑家人矛盾也是不然月一月也晦朔則黑𢎞弦望則白生魄吾儒亦曰闇然而日章闇非黑而章非白耶世人以文害辭者往往牽泥若此南雄翁小叔名某字某者有扁曰虛室生白叔室吾女少而斂可以語道者托吾記遂記記爲誰女之父趙其氏堂名也

天馬山房記

天馬山在松江郡城西北二十五里許相傳爲干將鑄劍所舊名干山至唐天寶間始改今名實華亭九

峰之第八峰也九峰者曰鍾寶山曰余山曰細林山曰玉屏山曰羅山曰鳳凰山而鍾寶最勝其勝以嘉樹林曰機山曰雲山則最名其名以二陸嘗讀書其處是八山總天馬爲九峰去天馬皆不過里許既轉相映發復有不列於九峰者曰小赤峰與天馬峙殆若賓主然夫緇黃之流遇一丘半壑往往剪結其間然按志紀八山者並否獨天馬琳梵多至數十區以故羽人劍客羈遊孀侶踵接肩摩竟亦不知其何故也此外則有大卯黃渤遶其東西皆不過幾里許而

大海相望亦僅在百里間意可想見其趣矣華亭璩仲玉氏始居城郭中隆慶壬申卜其考考以茲山屬藏遂結廬奉母氏居之亦遂讀書其中至是來遊南都一日予於市門而交之久之甚相得將別爲予陳天馬跡如右所書者使爲記以予觀於仲玉神昂而貌多白多秖而不爲秖所攣其傲而將有所逃也自謂比高於墓於茲山者之三先生其把筆與錐而忽一振也自謂作仲於二陸然此豈足爲仲玉多哉夫仲玉之來也得於天馬者不爲不多矣予顧曰此不足以多仲玉耶仲玉其必不以予言爲然矣予聞仲玉善白蓮本師苟過之試以予言質之然不然見矣

豁然堂記　前半幅點染故佳

越中山之大者若禹穴香爐蛾眉秦望之屬以十數而小者至不可計至於湖則總之稱鑑湖而支流之別出者益不可勝計矣郡城隍祠在臥龍山之臂其西有堂當湖山環會處語其似大約繚青縈白髻峙帶澄而近俯雉堞遠問村落其間林莽田隰之布錯人禽宮室之虧蔽稻黍菱蒲蓮芡之產畊漁犁楫之

具紛披於坻窪烟雲雪月之變倏忽於昏旦數十百里間巨麗纖華無不畢集人衿帶上或至游舫冶尊歌笑互答若當時龜齡所稱蓮女漁郎者時亦點綴其中於是登斯堂不問其人即有外感中攻抑鬱無聊之事每一流矚煩慮頓消而官斯土者每當宴集過客亦往往寓庖於此獨規製無法四蒙以辟西面鑿牖僅容兩軀客主座必東面既背湖山起座一觀還則隨失是爲坐斥曠明而自取晦塞予病其然悉取西南牖之直辟其東一面令客座東而西向倚几

以臨即湖山終席不去而後向之所云諸景若含寒而蔽曠却晦而即明工既訖擬其名以爲莫豁然宜旣名矣復思其義曰嗟乎人之心一耳當其爲私所障時僅僅知有我七尺軀即同室之親痛痒當前而盲然若一無所見者不猶向之湖山雖近在目前而蒙以辟者耶及其所障既徹即四海之疎痛癢未必當吾前也而燦然若無一而不嬰於吾之見者不猶今之湖山雖遠在百里而通以牖者耶由此觀之其豁與不豁一間耳而私一已公萬物之幾係焉此名

斯堂者與登斯堂者不可不交相勉者也而直爲一湖山也哉既以名於是義將以共於人也次而爲之記

萬佛寺記

去京師六十里所邑曰房山山曰大南峪有地一頃初結菴一區以居僧能貴其後中人某某輩以南地頗廣且勝又邑界也暑雨氷霜往來者衆背僂肩頳而無憇止思有以擴之乃稍出醵金其黨旁及募者以屬貴起嘉靖辛亥迄萬曆己卯而寺成寺有殿三楹東西翼倍之廚沐之楹視其殿計將以聲衆也置巨鐘一以飲衆也爲井一以表衆也爲浮屠一而佛之數則盈萬遂名寺曰萬佛至是工竣矣乃來請記今夫主人之召客也無弗敬者也然客三數則暇十則警百則皇皇然惟恐其或失矣夫敬一也而有暇與惕之分則以客多少之故也此何以異於合匌泥金碧以成佛而以納之其廬其人之驟而望之也一則寥寥然十百則總總然至千且萬則奕奕然接之且不暇况得而易之乎然此猶以敬言也至其畏也

亦靡不然設幽都獄具而以怖夫不類其始觀夫一署也矍然至三五則愀然至十則毛堅而却走矣夫上智者不待敬且畏而自善下愚者畏之而後善若夫敬而成善者多中以上之人也人之禀上與下者少而中者多則設起敬之具以成其善者多者勝而少者不勝佛而至萬敬之具多矣吾故以是某某輩喜而輒爲之記然吾聞貴有戒行是庶幾於敬者以故今得從萬佛遷主御建慈壽寺中

諸暨學記

曁之學自國初於今二百餘年新者三而復圮師靈
罔妥業是者亦以居肆不專告擬新焉顧艱於徵發
會有廢飾錢與學畝歲入爲銀凡若干兩計稍足辦
於是悉取堂閣曰明倫曰尊經若殿廡諸宇一新之
禮樂之器壞勿備者補且易之而射之圃舊不垣浸
湮爲閭舍者復且垣之始萬曆癸未之十月閱三月
乃落今夫有司之作公宇百姓之作其私家工竟則
有司告落於大吏匠告於主人而已矣縣長吏之作
於其學事工也而道則師也亦可徒落之而已耶則

必有以詔之苟詔之而泛且襲其故之說猶勿詔也
今爲故之說者二曰學以明倫吾安得不曰明倫曰
學以務尊經而窮之備實用毋勦舊括吾安得不曰
窮經省舊括然明倫而必强迫以古膠庠之迂習尊
經省舊括而令盡舍其制科一意於絕韋則法堂艸
且深數尺矣又何庸於取屋肆而新之耶今夫忿戾
與婉愉均動於形色也忿戾爲勞婉愉爲逸泛記與
專精均役於心思也泛記爲勞專精爲逸人情莫不
惡勞而喜逸且逸之效博而勞之效微也而今之爲
子弟於家爲士於類者顧舍婉愉便忿戾黜專精崇
泛記如此乎其惡逸而好勞舍效之博而群趨於效
之微也此何說耶意者詔之者之迂而人苦於從如
吾前所云也故不得不悉畔而去之耶然而易忿戾
爲婉愉務專精舍泛記其勞逸之相去既如彼而倫
由之而日明經由之而日窮以尊效之相百也又如
此亦可委曰迂也而苦於從耶醫之於病者也布方
同也而引劑異也則病有愈有不愈他人之詔明倫
與尊經也布方醫也予之詔明倫與尊經也引劑醫

也雖然之詔也非逼詔也不病者不俟於布方刔日
引劑吾敢謂曁之士盡病耶僚丞某君某均與於作
且詔董役者某則勞爲多

刑部題名記　代

刑部之有題名始尚書白公昂歷若干年而萬公鏜
復修之白公有記萬公未及記而遷吏部以歸其後
何公鰲始復爲記大約白公之舉是役也其序長貳
直以蒞官爲先後不問其位次而萬公則更之先長
次左右侍又係其下方以便再書瑣至邑里遷代亦

復不遺然而迺建置刑沿革以及諸司分合之詳蒞政官守之法而又繼之以勸戒以示後人則白公創始之勤不可少也至是若干年矣其爲長貳又若干人矣茲而不繼後將益荒匪直無以示後且重違前人故予謹書長貳諸公於石如舊法而贅之以言曰古之論圖經者其藥石之名備矣及唐而修本艸拾其遺而不載者無論數百種皆蕪羸而決滯者之資也至於名醫劑療之案若其人之姓氏邑里則自和緩扁倉以至於近代之朱李蓋有後先相望而歲不

勝書者使後之爲醫而漫者則亦漫而已矣其謹者則必求得其人曰某也用某方療某疾吾謹視之而其法始不乖否則亦漫而已矣今形之補羸而決滯猶之醫其牘也猶之醫之案其用某法以治某事也猶之本艸與圖經之藥物也而不著其人之名與氏則於和緩李朱亦漫焉不知其爲誰而莫適所宗矣由此觀之名氏之著與湮也豈細故耶創者倡矣而繼者不和則亦久而相與入於湮矣

三賢祠記

溧水有倉曰便民者在日球湖之　去縣可五十里所湖涸而險輸者多覆又以其遠須守南畿將卒苟不以時至則不得支支則邑長吏又不得數往視於是守則得侵耗支則多爲將卒所掊剋民苦之及賀侯某者來知溧問民所疾苦有言其不便者侯於是徙球湖倉倉於紅蘭埠埠去縣可二十里許邑長吏可旦夕一往返則畿甸來就支者長吏便輒往臨民有所恃徒卒禁不敢多索斗升又近也易守無侵耗無風波也無覆民坐失三患得三利而侯爲政又且

先大體廉仁以才今其去召之日月爲御史若干年矣而民思之爲祠於某所祠成乃因某人來請記於予且曰繼侯令有傳侯某繼傳侯令者有吳侯某其賢猶賀侯也民益德之將亦並祠之抑亦可並記之耶予以賀侯方在要津吳侯方在邑今茲之舉似不能無疑於好事之口若傳侯則謹者也民可附而何援哉用是益知二侯之果有惠於溧也賀侯於倉之役既明白如是而吳侯則列賦書十數條其欲甦其民皆數諍於大吏而後得傳侯嘗爲鄉約書數百言

閭閻如與父子家人語要皆非容易事事雖不同同歸於仁譬如上黨之參滇之苓粤之桂皆足以治蠱而起偃皆陳藏器之所稱而同其諸者也

修郡學記　語能纂要

郡學自府梅公某修治以來至於今若干年復就圮隆慶戊辰值廣德岑公某自南垣出知再新之計所新先師殿一廡以列賢者東西二門中外櫺星三鄉賢之祠一凡四事而七所爲屋之間者六十有一其昔所未有南西館以居諸生者二廠於鄉賢祠以脩

儀者一亭於射圃以待觀者一凡三事而四所爲屋之間者又四十有一總之屋之爲間者百有二其諸工費銀以兩計者四百八十有奇方事事責其成於丞某某始巳巳某月日至庚午秋八月而落成學官子弟某等若干人相與言曰茲役也舉則盛矣工則巨矣德則不可以忌矣而跡則易以湮盍書諸於是礱石紀其畧如右相率而告書於某某曰古之作巨者有書然書止以記時而已無他辭辭者非古也雖然乃學校之興士則辭焉可也而近世碑而辭於學者莫如新建公其言大約謂新學在有司新已之學者在士噫至矣某則竊從而繼之曰學新而舊舊而復新若循環然今日有司相繼而興者是已士於已之學新而舊舊而復新必使若湯之盤銘然將屬之誰耶某不敏敢以是爲諸君書乃若岑公治多不可述意者如詩之有泮水閟宮以別紀魯僖公之作斯則稱其體耶

蜀漢關侯祠記

蜀漢前將軍關侯之神與吾孔子之道並行於天下

然祠孔子者止郡縣而已而侯則居九州之廣上自都城下至虛落雖烟火數家亦靡不醵金構祠肖像以臨毯馬弓刀窮其力之所辦而其醵也雖婦女兒童猶懽忻踴躍惟恐或後以比於事孔子者殆若過之噫亦盛矣思以爲侯之所以致此於人者有二其君子見其大則以爲仲謀以大國之君請婚於侯而罵其使羈旅於强曹沙其禮遇一夕去弗辭最後見逼至欲徙避此宜若舉將帥中無與伍者衆庶見其小則多取稗官小說中語羣居而竊異或播諸絃歌

往往自相咄唶、如所謂操閉侯與嫂於一室、及手办布妻、皆正史所無事、而人共信且詫之、然而愚以為此皆不足以盡侯也、論人者貴舉其全、而見許於人者亦問其許者之人為何等、孔明大賢也、與德至親且貴、且猶見短自與德以下、皆無當其意者、而獨許侯為逸倫絕羣、先主英君也、為侯報吳、寧失其國而不悔、彼二人者、皆親見侯於平日、而深得其全、寧若後人所云君子與衆庶、從區區一二事間、各據所見、數其美而稱者比哉、若孟子之稱孔子不同也、要其

極則直舉其高弟、若宰予子貢有若之所稱者以答公孫、而後孔子之聖、始不可以名言、故予之論侯、亦惟據孔明先主之所以致意於侯者、而後侯之美、殆不可以數而盡、不如是而後之祠侯者顧獨盛於孔子、不亦有遺議耶、馬水口在萬山中、為備胡要地、比設參將領衆三千人、遼東李君某為今寧遠伯冢嗣世稱名將軍、以才勇忠廉奉　朝命領其事、至則飭縮巳奉、營侯祠為殿者三、為門者一、並三楹而兩廡之、壯潔勿侈、役始懽趨、君戒勿亟、越若干月而成、適

適公書抵某某至自燕、介記之、遂記、

稽古閣記 代

凡學之設以明倫、使明倫而止於予與民之所謂孩提愛親敬長已也、則人人取諸其身與心而足矣、何煩於問諸人、問諸人且無所事、又何煩於稽諸古、惟其自愛親敬長之端、推而至於國家天下之大、其禮極於五、其數大者三百、而細者多至於三千、於是學者欲自創而為之、則不給、欲自思而得之、則時有限而用不可待、而古先聖賢、固已各竭其心思而試諸

行事、歷數千百年之久、會諸人之長、而筆之於經、以待後來之取、非一人一時之所集、蓋為高之丘陵、為下之川澤、吾夫子所稱文武之方策、所致力於杞宋之文獻者、皆此道也、諸經之不可以忽、而後之學者必有事於稽之者、蓋如此、其後闊外馳者過於懲咽、遂欲盡束文字、直取明心、其意本以救支離之弊、而不善學者、頓入於滅裂、而不可繩、稽古之義、且視為贅疣、矧其地與其廬舍、曾有及之者乎、我明凡府州縣所在、必置學以明倫、又往往置閣曰稽古、以佐之、

惟山陰有學乃未嘗置閣近坐前說蓋不及之矣今貴溪徐君某賢而多文猶留心於教事始營之會有當贖金者以告予予請於省大吏閣遂成舍三高三丈有三尺深加三之一廣倍之始甲戌仲冬五日至乙亥望而落之噫古人過闕則趨過廟則肅是有斯觸則必有斯應也今閣之成也非諸子稽古之觸乎雖然當其未閣苟有應於稽古者不聚於閣猶稽也誰得而禁之今其既閣使無志於稽古者即聚於閣猶不稽也又誰得而禁之是在諸子

養賢堂記 代不用

國初縣學籍諸生廩膳二十人增廣倍之於是有號房以葺居此兩等者有膳堂以食二十人於其中則業專而勤惰亦易以考迨　弘正以來至於今附學者多至四五百人不特號房無以容并前兩等生皆散處於外而廩生亦罷食於其堂堂或廢或存在山陰者廢且二十餘禩莫之言復會今某侯來知邑事比及三年幾於無訟爰及士類文教大興既而念曰魯朔不告羊不可不存也乃搆堂三楹於宮之右扁曰養賢以待二十人之聚食冀以專其業而考其勤惰如前日焉諸生相與奮起復圖識於石以竊比於書紳合詞請記於予予惟天下之事惟實之崇而名亦不可廢今　天子有廩以食諸生有司作堂以便諸生之食與諸生食之而不敢無所用心以嬉此實也作堂而必扁之以養賢而復碑之以闡其養之之義此名也彼不策而勤者力於實而無待於警於名矣萬一有惰者雜於其間俯而食仰而見扁與碑焉曰此為養賢設也吾飽賢之粟得無孤賢之稱矣乎

如此而猶為名之無補於實殆未然也故予為作養賢堂記而謹書侯之世與搆堂之時曰侯人名某以辛未進士知縣事堂始於某年月日成於某年月日

史氏橋記

則水牌東南有洲若干某去昌安門可五里環洲而居者不下千餘家而史氏居十之二乃多在洲中其後有史某者從洲中徙北岸自是族人往往有北徙者歲時禮會輒以舟苦之則易以木橋木橋善圮則

又未免以舟其後某之從于曰某者罷判府歸計所便乃捐錢買北岸可橋地長廣並丈有二尺遂治洲北路稍率衆背枕洲而北爲石橋長可五丈濶減其四始某年月日越幾月而成洲尚北當舟而始會者既便之而玆橋所關涉者則有三江抵海東則曹娥江凡行旅賈販之往來百餘里中宜無不便者非直史氏然也橋既成衆圖碑之碑成來告書遂書之

正義堂記

事有一倡而和者三百人不數月率銀爲兩者千一

百四十有奇買地百畝爲畦者三千有六百屋之間大小合四十諸果材蔭木不與焉若此者可以爲利乎曰利矣曰利將以何爲曰以冢其鄉之殤也曰冢何規而用利也多若是曰殤不冢則已冢則未可以百十限歲月計也故用畦千以待瘞屋七以待襯餘二千以召種屋十以召屋備其息以備新與祭地宜種又宜守屋一以居守又一息之以給守屋五畦六百免息以來種鬼疑厲神以臨之覩音大士關壯謬張英濟三尊者將所崇民所覩聽也祠之屋同堂以三士之神祠之屋以一北皆先後搆然也而中自爲堂者三耳堂而南屋者四肱堂而東西屋者各三耳者小不適用肱者差可小用凡大集議若大役必於堂夫若此者由前而言利矣由後而言利乎抑議乎曰噫義矣匪直義也仁禮知信該之矣夫仁者何惻隱是也惻隱故冢冢舉而義成冢舉故規酌而智效規酌故祭飭而禮興祭飭故衆不爽役徭不偷竊而信立吾故曰該也客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是舉也倡之者公鄉人白子某也白子曩見一寄襯於禪

而三其變始而路再而潰終而匹矣故今之始冢之義終向者惻隱之仁也雖然我以義始能保人之不以利終耶曰無之苟有之則是人能惻隱而彼不知有羞惡此子輿氏指以爲非人者而彼廿心焉豈眞非人人而奪鬼必且非於鬼客有後至者聞之再拜而起曰諸始置堂何記敢以記煩曰吾不敏始聞嚮是者傒將以爲凡有事於玆堂者未必盡義也故詰然不詰則亦不知凡有事於玆堂者盡義也董子曰正其義不謀其利乃不知事固有謀利始足以正義

者不然易何以日利物足以和義哉故知是舉者謀利而正義者也堂何名曰正義曰宜客何名曰受釆曰彌宜

三省殿記

神祀於下土尊且靈者楚有玄帝蜀有梓潼帝君而江右則有天師張氏三神者雖分位不同主教亦異然至於翊衛 國運爲上下尸德福則譬之豚谷內呼響應自一而帝與師也歷代崇之至我 明猶大有隆賚自 文皇帝役武當 列聖承之其報典尙

不克虔 今上嗣位實惟狥齊凡有設施朝舉夕應時和谷熟物無夭殤者八年於斯旣乃作而思若曰凡茲大順將人力不至於此予將益爲民請命於百神於是減省尚方益發大長秋歲羨求淨土閻浮生而以慈悲住世殁而有利於羣生者而宮之又治作杠梁道路之妨於輿步者凡所疾苦於民如己貽之其求以脫民之疾苦也如脫於己於是侍衛之臣若某官某君某某輩謀所以祗承 德意效涓滴助滄溟者乃得都城之西南曰菜市口地可若干畝有餘構殿一區肖前所稱三神者以居之而名某殿曰三省謂楚與蜀與江右也工竣因某請記於某予惟天下之事惟不私於己而利於人則不問其人爲何人其事爲何事皆可以贊化理而不害其爲經苟私焉則名雖正也而實則非卒亦不免於禍以予觀於曩時假斥邪恣佃請舉琳宮梵土而一歸之其家籍中類皆士大夫爲之然爲之而未見其卒能全之者至於舍宅爲宮寺舍其財與業以爲賚雖匹夫匹婦也猶千百世稱其人肖其像遺福於其子孫未有窮也

而况於侍衛之臣又况於仰體君上爲民祈福之意者乎由此觀之爲正與邪未可以虛名徇也遂感而爲之記曰殿之構始某年月日越幾月日而成費金若干兩殿若屋爲間者凡若干至扃鎖焚修則謹擇道士曰某與其徒若干人以克非其人則易

徐文長逸稿卷之二十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王思任季重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碑

山陰劉侯去思碑

今夫以百里之長而聽斷百里之民長之心一耳非有二也耳與口目一耳亦非有二也而百里之民蓋千萬其心亦千萬其耳目與口夫非千萬其心與耳目與口如此其衆矣且鬼以匿而狐以奸者百出而

乘其所不及至欲以一心一耳目一口以臨之一不當則强弱倒置淳黠無所別書吏起而陰把其衡平者十一而不平者十九譎讟興而怨聲作矣噫然則孰爲聽斷非難哉劉侯名某者之長我山陰也其才能眞足以起敝而補完破裂特以承某侯後侯恬然安之不欲獵取赫赫事更張（此句作奇）獨其聽斷則眞若止水須眉靡所不燭若禹之鑄鼎即有魑魅魍魎亦夔夔雎雎畢露而不可逃其折而氏昂之又若權石然無不愜其輕重而後已自一事至百千事自一日至三年民感而入者無不踊而出於是一邑百里之中帖帖若無事吏胥輿臺之輩亦縮手重足而退聽無有擾民一粟一錢者在漢史劉陶以孝廉宰順陽無他事特以縣多奸猾陶能摘而發之既去吏民思之爲作歌曰悒然不平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我下民今侯之以　召入也民思而歌之亦如之未已也謀共文而碑之而屬書於某噫固其宜也異時邑校圮侯新之不令勞且費于民江汰天樂侯隄之可十萬丈廣狹長短視田業而責之主者民亦不知有勞凡此

皆教與養之大者也然學不圮隄不壞則侯亦不作吾所謂不獵取赫赫而必欲功自已出云者大抵然也噫有才而不急於名此更難

王先生去思碑　代

先生名一化字汝誠揚之泰興人自幼以經行聞隆慶丁卯應歲貢科授嘉禾訓導四年擢新昌教諭會宮齋壞不治無以居諸生遂出俸新之業既有專所乃與諸生約日某日當齋會課某日當會課於邑中第上下有疑必親解有不足必周於是諸生益思奮

起德藝倍往昔邑偶缺長吏監司以篆屬先生辭不可則取綬佩之至邑堂召父老爲宣解 聖諭使訟者內革不先以楚迫還篆民不忍其去滿幾年監司若院使者致奬者再三會應天缺教授銓以先生名請於上可之先生遂舍新昌赴應天士與民多先生教且嘗攝邑有令政懷之相與礱石於宮將紀其盛率父老一二輩走留都屬余以書予惟先生揚人也官其鄉者有董公仲舒以經義名漢書其鄉之先輩則有胡公瑗此則兼經與治而有之先生生長其鄉

意不使二公者獨美於前故試而輙效也如此其令人碑之也宜矣然予少時抱經在庠中嘗聞新昌二許先生之賢既去而人亦碑之今距此更四十年來教新邑者不知其幾乃始一再見其然噫亦難矣然余抑聞之鄉校之易毀也自春秋至於漢之東京往往特書其事其毀也至不避公卿大官矧爲之師者朝夕其間者也耶假令有一疵卽人自爲厚也免於訾亦幸矣安能令其碑於去後也如是然則先生之得此也豈不誠難矣哉爲作詩曰

昔予抱經游於鄉校二許先生實膴厥教迨其性矣士有遺思礱石以書螭首巍巍今四十年師則繼踵生長泰鄉佩胡服董京兆之泮北隆辟雍畢以授師其寄彌崇余書則瑣碣師徒勤儒林列傳付之史臣

沈氏祭田碑銘 代

某五世祖祥二府君曾祖裕齋府君葬會稽東二十里阮家灣故有田以供祭漸乾沒初改逐支遞辦後乃漸乂漸疎追遠念怠又或力短心長過時滯舉某實痛之某茲特割私田若干畝特取歲入用給兩府

君歲祭其於例應遞辦者自不相妨而於所謂力短滯舉者亦可少寬其責備噫某此舉亦聊爲餼羊耳昌大其事不無望於後人詩曰海之於河首尾則親河之首源適自崑崙計里三萬計時百旬於海之委寧不遠耶然而祭海必先曰河人就無祖祖就無祭或數或疎以物豐匱因匱而疎責備則難莫故之餘吾恐坐觀留畲若干畝以備歲奠粢盛牲醪毋缺盥薦如瓞有瓜後嗣其昌我倡微捐聊爲餼

沈氏冢其外親及祭田碑銘 代

某外祖姓陶名某字某會稽陶家埭人娶外祖母董氏生女三長適先君東平公某外祖歿時外祖母年纔二十五嫡四十五年歿時年七十矣而妾王氏者嫡時年十八嫡至今五十二年陶竟不後以故當二嫡之生也某母夫人迎之並養於家及董嫗之歿也爲買山曰戴於殮含卜吉以葬而王媼生壙附焉歲時墓祭無怠無廢某意孟莊之孝不改父政然禮以物興物匱禮廢鮮不由之某玆用錢若干買田若干畝給藏於塚世世牲醪上以迎體母心下以成就不

改物具禮廢咎將誰歸詩曰

我母之母於維董嫗雖曰外家實祖母屬（音注）借我陶翁翁卒無嗣我母迎嫗以養以事卒則葬之以冢以祀嫗媵曰王陪嫗來我預壙附嫗以待穸妥生養歿歸乃同一所買田若干畝給牢禮費子孫守之世世勿替匪直大家（音姑）弗餒於兆實繼大母迎歸之好

徐文長逸稿卷之二十一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王思任季重父

書問

答吳宣鎮

兒以所惠權什一於京師自不得便去而居食二事迫之使來復就蔭於榱桷之一葉便當進謝舊恩僕以形跡止之諒不以爲簡也壽作未免過諸公之眼謂須爲吾儒立赤幟入道語以張之故聊復效顰然

不敢自以爲是故欲進而復止惟高明裁酌

答許口北兵憲

清宴超談數日來齒頰間尚有餘味玆更以妙句恭一讀之耳畔復聆鈞天矣翁其少俟高齋烏几當有撲撲然小缶之響也

答王新建 瑞樓

旅次朔漠遂復迫冬無一毫之益於主人徒費其館穀而已承獎不特生非其人抑且未有此舉也刺尋翁老先生集語未了而輒許當是此公夙心生亦何

所預也茲者處於外禪稍得燕遊𣸸陟高眺遠使不
勝情南望闗榆益倍知巳之想行者倚轡艸艸布字
應先生暨兩公嗣不及專書芙蓉芳蘭歌舞益妙矣
安得如曩者再領於筵末耶

與陳戚畹

曩所沐非言可盡書至推奬又非鄙劣所可當明春
當入闗與左右翱翔園榭之間更挹懿美也小艸奉
記室求教不具

與王口北兵憲

東施之眉愈顰愈媸過不鄙遺輒復遵命履寒涉遠
兼布奉候之忱

答許口北

一言之加溫於挾纊纊復美矣溫當何如第念諸所
遺乃左右交於王公者以寵山人如逾分何捧檢拜
嘉煖氣滿屋以遵曩約却不遂候也

又

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砵此貂毯豈比常毿矧奉
雅意價連城矣

與宣府

序艸書上求教然後發希勿吝指瑕也三公來索意
欲書三紙分投之手皸而筆凍敢以勤記室何如明
日專望敝裘破絮隻箭不能悉貯再乞其一

答何先生　名九州號春亭宿遷人

先生以子文而謬奬鄙劣鄙劣亦因子文而得知先
生是日飯我於齋悉出篇札讀之旣復描寫風致坐
中俗客亦翩翩欲飛老朽庶幾後塵能不馳越郎山
川縛我吾豈橘柚也哉知握手有日也小詩畫竹畧
見區區病起懶書未悉傾慕

與某公

念別者久追惟雅情益增忡忡季子微兄𣸸一寄書
必及麾下高誼僕始知公今爲遊戎千里之才殆應
少展矣而子微者抱才久困又復拙於時樣計今所
處當亦蹇落不偶而其郎君名大覩者誠袖奪魁之
手並亦悠悠僕獨奇之問公亦稍剪拂儻帷幕館穀
間有可接引願始終之也僕舊日聞公說遼陽事從
酒觴禪寺邊拔刀弄馬呼嘯劃然六月盛炎令人肌

栗只今臨書乃復想見其然不由人不起舞墮幘也
外小林一幅寄將遮壁老寒耳無他物可致情也

答茅君 湖人

辱書初論三物知足下固高視一世所謂具隻眼者良造執策以臨合黃澤之跡宜俱却步重孤高舉聊擬爲公作一馬首輒赧然有所進天寒不堪旋書敬以舊途鄙作十二首計四紙塞命鏡一頰得兩醜自爾不能免也語在筆尖顧復閣縮亦坐寒耳非敢簡也

答李獨石

公威名赫然僕亦思一仰悒顧茲行以山水撩人而然冠蓋尊嚴似非芷竹可接俟他日轉鎮敝省或當納履曳裾於油幢間也道里脩阻致餼腆多不勝感荷

又

僕每從書冊中慨慕古之名將而不可見往往兀坐歎息者移時況近在六十里間兼以敦說詩書禮樂爲儒黨中白眉者哉再招而不敢造者是必有說存於其間也可以默會仰乞亮原僕之掃門豈無日耶

簡許口北

慚享我公分庖之惠令人毎飯不下咽顧無可仰答者聊作墨君一枝以見耿微欲陳情素益露酸寒辟如錦綺滿席羔馱盈緗貴介王孫奕奕彬彬方以裘馬相雄墻角忽出疎梅不笑必厭矣非公妙雅寧易賞識耶絕倒絕倒

答王口北

以韋賤仰交王公恐涉非分是以寧甘疎外野客清

寒僧廚齋寂承此食肉之盛惠得免瘦癯因思無竹雅言形諸圖畫惟公超雅諒不揶揄停筆以思捫心知感

答許口北

緬惟超曠兼之藻撒謂宜日不去左右方是鄙心第以宵鵠塗鶖勢不可以追逐故復悠悠耳昨愈出愈奇便當勉步以請也

又

鄙章纔投和篇輒至宴爾取營妙若宿搆辟如老將

快馬研陣突圍使人旗鼓猝不得息安得不豎旗以
降耶

答張太史 當大雪晨惠羔羊半臂及菽酒

僕領賜至矣晨雪酒與裘對証藥也酒無破肚臟馨
當歸羮羔半臂非褐夫所常服寒退擬贈以歸西典
亦趣
鄉子云風在戴老爺家過夏我家過冬。一笑。

答李長公

劉君來得長公書并銀五兩前此亦叨惠矣何勤篤
乃爾耶令人不可當顧念老病漸逼灰稿須臾耳無

可爲報如輪迴之說不誣定庶幾了李源圓澤一段
公案聞動業日隆大用在即即披甲躍馬三發小侯
破的而飲羽買韓盧五明馬適至便牽往蓮花峯頂
浮大白不計斗石。侍兒抱琵琶棖棖響萬谷中。儼然
突騎出塞之爲者。此等豪筋俠氣定勃勃長在掌股
間正今日囊錐時事也。如相憶伯喈便可呼虎賁坐
飲耳臨書三歎

與章君

昨偶有占奉復失詳辱餉屢矣御領則違寄雅領之
又似范驊載市尚食果皮飲酒畢命猶饕也兩箋並
流之菊雖不成染但就鄙蒙作此以來此爲第一古
人作有葉之物簡則不足遮瞞人耳故曰人皆以清
疎爲巧我則以繁容爲然就中量有餘不能堆積并
用焦墨也此不可與俗眼評譬語生物茂容者必有
餘者也一理耳畫美人便往一覽欲公賡此鄙詞盡
其中丰神無佯避且日少俟也成則幸兼軸以來之
常箋輒讀薄篇一淨之

與呂君

夏間幸得一挹丰神自此屢與企慕山川間之莫遂
聽仰如何如何繼惠鱗腊百頭茲復以薰橘百餅兼
之佳詩到時值雪下輒呼童煑茗急發封緘並一咀
嚼闘芳角潤令人悵然復與安道之懷儻便鼓棹想
當提手數朝並至望門而返耶吾丈以爲何如

簡友人

半身不遂屢見於書中而無一人覽及遂使不遂二
字獨傳並文字顯晦亦有命耶呵呵

東王將軍

聞公提兵西渡便可圖會甚慰甚慰舍親値逢萊驛
文應願公且安行至十一日辰末到彼此私情也雖
然百里趨利兵家所忌師行日三十里古法也如何

答叔學張君

久疎教言殊切耿耿昨辱枉過又無緣得相把袂君
以爲憾僕同之也先後嗣惠甘鮮感謝感謝稍晴當
圖會于子先店中却須先期一訂行將掛百錢於杖
頭與君冒高檐襲短後渾高陽之徒取醉於市樓談
旅客之舊跡振衣上之京塵月黑漏沉長歌而後别

也如何如何新春伏惟尊履佳勝不宣

答錢刑部公書

昨尊使回後再閲詞翰及今日復示二作頗悉意旨
敢遂奉答往寓杭時則閭門下作法事於西陵僕忘
其鄙陋欲形諸篇什以不知其何法事故多相問訊
始得之非有疑於門下也門下是出世人作出世事
僕雖不得其門曩時亦嘗留意於此宗作一看經僧
過來雖不認得眞月莫亦認得人手指月處僕自疑
則有之豈敢疑門下耶僕之自疑亦非疑佛法也一
悟直超於門下則瞠乎其若後至謂信心豈便讓門
下耶下根之人縛以習氣不能勇猛精進自所慚也
謂疑佛謗經十年前事耳今自信其決無也恃愛一
明此心逃禪集如刺成雖不敢附不朽然僕非畏犯
世諱人也望且賜教

奉尚書李公書　石麓　此書具見文長與文定
離合之故

其不佞自惟以一介之賤士無片長之技走數千里
之道以仰托明公之門墻而無所疑懼者非特以其

道德之高深問學之純粹行誼之正大操履之介廉
謂足以師表而涵育之始焉因之而終期於宗之而
已也亦以明公雅量所及每矜人之所不能而其使
人也動合器之之道名實流播非特出於楊友一人
其在遠方蓋習聞而素慕之是以一蒙尊命而敢以
身往也奉侍以來自揣所具之器既不足以光明公
之使而其所不能者明公亦既矜而恕之矣既又慮
其進退之無所據而見疑於時也乃令習而延之是
明公之所以待不肖某者誠無所不用其厚矣某敢

不勉而承之姑以自試其果能與否而敢遽自外於明公之德意哉但其中有不可者五不敢不預白於明公而其最可疑者則入粟之說也入粟之事在賢者亦多就之以卒售其兩可之志但在某之身非時力有所決不能抑亦心有所甚不欲其自知之眞而自守之篤有不可遽爲明公言者當時徒以查氏見促用此言以緩其期而他人往往來訊北上之由某漫假此以支吾之耳不知何以得聞於明公之前也且某當臨行告有程假暮春不復例得扣停設某雜

有他念其於處此豈得如此專決明公試於此處察之亦可以信其決無矣則一至暮春便須辭去而某近在道途屢遭詰問猶假入粟之說以答鄉人明公不知將謂其蓄志如此反覆某將何以自明此其不可者一也至於習效斯事恐難猝成卽使得成恐不堪用今某旣已願學自不敢不竭其心力而才有所因事涉避難如聞當時亦有緣此以得罪他所者明公縱不見疑某將何以自解此其不可者二也諸撰繁多不能槩及稍有餘力尚欲尋繹舊聞正使竭其力之所及不過表文一兩篇大對一兩對而已明公縱不求備某將何以自安此其不可者三也收散文目類有掌管呼約輪轉入侍則又寢處內城臨日揮毫甚至聚食一所某欲求免三者而衆人皆爾明公縱欲優容某將何以免自異之嫌此其不可者四也旬日以來袖手坐食退須芻米實增汗顏假令自今以往許其嘗試漫爲其實未見成效若於芻米之外復同衆人月給積至一季爲費愈多明公總不校量其將何以贖虛糜之罪此其不可者五也夫聞命而

卽受隨所欲而不敢辭者賤之所以事貴卑之所以承尊也因其人而廣其資之所近諒其短而不苦其性之所難者知之所以容愚賢之所以成不肖也畜於志必宜於言慮於終必白於始者上下之所以共成夫信義也某旣不敢不以賤之事貴卑之承尊者自勉而亦不能不以智之容愚賢之成不肖者仰望於明公故敢幷以其畜於志慮於終者而宣於言白於其始焉惟明公其宥而裁之

與朱翰林

目者於其人書見公及其之言、似以其有意自外於門墻、而高自矜匿、不令人望其顏色、其不惟不能辨且不敢、然有一言焉以獻、又似以慁公、而實非也、其往歲客南都、初亦不敢先謁一巨翁、巨翁雖不言似不能忘者、其後巨翁者惟病其往謁之勤而避之、不暇矣、是以願公且姑待行、見翁之避、某而厭見某之顏色也、入上谷得樵歌十首、敬以塵謦音之陋如此、顏色從可知矣、

與李子遂

兄丈此來、其於某如持準繩向曲木、雖未加彈界然於矯枉之功、罔爲不少、闊越相去千餘里、求如兄輩復有幾人、恨即乖隔、不終夾持耳、某比亦不健、又稍治先人之塋、迨於能錙計、亦涼冷台宕之遊、恐亦不成、何時復勤帆策、相與搴眺於綠蘿白月間耶、子牙兄便布此一候動靜、欲書新什求正、會荷杵者所譴頡然閣筆、宿抹一幅、汚清齋、又煩一事、近有友人假與一園、稍近水竹、某將就栖、其間舊有白鷴籠久虛幸兄買一隻、托子牙兄中得一黑者更妙、

與朱太僕

厥尾春頭、俱坐薄恙、頹然淋㾇間、遂失面承請教、甚歉也、委艸亦坐是而稽、比始辨敬呈請削、知不足采也、別有顧使君轉託生、不敢逆料、公果拒與否、輒以其紙二幅、并與生之簡呈請、儻奉進止、便當領傳、嗜好者不量、往往徒見敝寓壁間粘掛之妙、以爲公真不棄鄙人於翰墨間、故惹却此累、惟察而恕之、

答俞都戎

曩客貴節、惠誼深篤、有踰骨肉、感而無報、寤寐耿耿

與日俱長、此肺肝中語、非虛謏也、邇又遠寄僧書扇帨、僧書乃難得之物、重疊而至、令人何以堪之、峨眉之雪、至六月尚積、住而八月、又繼之、不知何時消化得盡、此大似吾之東也、宦聞日騰、深爲故人喜、儻從北更一握手、何幸如之、

答李長公

僕比於曩昔倍衰老、陳人耳、而公又自處高華、有鵰鶚趁風、蛟龍得雨之勢、顧所以處僕者、昨俯僂而今循墻、雖魏文式廬、信陵虛左、殆不過是、至於略似鍦

鍔不待畢展則又居然李廣上谷之超凌魏尚雲中之節制僕雖少知寧不爲故人一喜躍耶馮軾三首里間無一刻忘左右也

答朱少監

紙裹朱提重不勝舉不特自顧非劣不宜堪比而公即貂貴乃是清流得此於公更百珍重辭曰製荷是使野人怏受也

報朱太僕

昨公起束帶迎客座中遂有擁衆奪取之變江湖萬

里何怪赤眉之紛紛也公儻幸再圖庶免彼此稱戈斯爲上策不然即區區弱水不競呪咀精虔彼且涉水停津不免爲蛟龍所得矣

與薛鴻臚

以蒙青卷易昨奪繪韓愈之賢觀記書而尤信秦政雖虐亦留璧而復還

又

相如詞堅秦璧始出藺藺一幅秦上竊比玉斗謝罪之遺幸勿碎之

與陸韜仲

一面顏範舊感滿臆愧無下榻以傾積懷舊有答俞詩久失寄緣衰耄過事可辨者往往失忘茲書上以發一笑大蘇以拾石供參寥並是撮土爲香意也舊刻三本送將進眼糊塗亦得總是香土公案

答潘中六

古人食黿不得染指而出知珍味之難逢也佳品屢承何幸如之

與陳

朱某至知足下佳好爲慰僕行時辱多物又煩呵獲芝馨之類倍常戴德懷報徒深耳僕歸計未定旋食爲艱想曲池寸魚長一二尺必能扶杖閑網于其間劬鑊烹鮮醉到談辛苦也

徐文長逸稿卷之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評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王思任季重父

行狀

慈谿縣學訓導祝公行狀　代

先生姓祝諱某其先家徽之歙也宋寶曆中曰某者以翰林學士來知紹興因家焉遂爲山陰人某子曰某孫曰某相繼以賢科顯入　明徙光相里自初家所其後有曰某者爲先生三世祖贅蕙蘭里倪氏女

因復徙家蕙蘭里焉某生某某生某娶於王生先生先生生而貌昂偉性樸篤言動激射而內實含慧能讀書攻文鄉小試輒最嘉靖己酉遂用儒士科第一領省試牒壬子復用諸生第二上省試再不録歸而食廩於學至萬曆丙子遂以久次貢入例授訓矣又以失候銓晨衙放歸又五年而再入得訓慈谿在慈五年數却生貧者贄舉某先生祀賢祠獨力其子某報金頗膴子三進之先生三却之曩先生以毛詩起鄉中鄉弟子從之者如市而某亦抱笈承下風列鄉弟子後先生每旦起整冠齊履徐舉案坐己所築室於玉虛道觀左之圃花盆魚澗講說毛詩朱傳諷咏中和觀午鐘而始罷散去竝冲然自得都忘其困折拂鬱不知無聊之爲何物也及是訓慈慈經生幾千輩固多業毛詩也其在師弟子間所自得當不異觀中時以故督學劉公某按校諸師稍用近體以試至先生大賞之爲殊禮是詩之用果不效耶噫龍蛇而竟尺蠖之一時之快適何以贖終身之無聊耶竟以是病不起矣爲己酉五月一日距生可六十四娶母

夫人陶子女某某繼劉子女某某先生之病慈某忝收丹徒不知也晨衙有白帽蒼頭入驚相問起函乃得訃遽位而哭旣徐省副牘叔子某托狀語也大約得先生槩而顧不及祝日春事豈諱耶噫毋庸諱也日春爲先生從父行初亦生也嘉靖中北走上書觸忌諱特甚而春已遽亾走　詔下捕春不得改　詔有司悉收責其家責益急家稚老鳥獸散都不知所爲而先生獨挺奮自承願遠走數百千里外以陰索然遠則無能爲也願少假日月果得春然春亦以饑

（此事余素曉之頗責以結狀亦奇）

寒流轉久而戒錮益急踵爛以死乃即其所列有司再三驗核信得據以報事遂寢噫此先生一仁且義事也且占其幹局諱也

墓表

方山陰公墓表

此文十九遷固

渭嘗聞越長老學士言自知山陰以來吏治有文學者兩人其一歙方公也公治山陰時數值潦郡長吏湯公始議爲水門者廿有八北接以隄長百丈廣十丈欲以捍大海中潮所往來口制水出入石坌山鐵

枯冶土平丘陵茭芽篁竹童林藪十塞九決而猶不已役率倚縣議紛起公營益力及成至今三十年無潦災增田以萬計天樂屬界遠阻山習傲每訶挺所遣呼吏士如蜩螗然公一夕遣卒悉縛數十人以來杖而論遣之後無不一呼輒集者出見縊屍無列者疑之停輿捕傷舍惟一人匿不出一訊具服監司使者牒雨集無不從容對者有不可持不爲動民不能自白必再三諍得之乃已嘻治固劇且難至此哉顧往往得閑暇日與山人墨卿暨諸學士有才行者益談道論文或稍及民疾苦而公所著爲詩文他不論即入署以來者亦且盈數卷悉出心入理誠切篤緻如其爲人如作逐蝗文而蝗枕股以斃滿塲岸者可知已先是嘉靖己丑間知山陰者爲鳳陽劉公才妙敏有建安風渭年十一以事謁之輒課問渭知已能爲舉業文字三年矣遂命題令立製一篇稍賞之謂青紫可拾取顧勉令博古書渭自是好彈琴擊劍習騎射逡巡里巷者十年而始遇公公又謬器別之從臾令籍泮爲諸生也至今又二十五年墓木拱矣而

渭僳然猶諸生也氣消沮盡并少時所謂馳射彈擊者亾之顧獨得遇公嗣子阜民於逆旅以表墓屬焉感舊傷知悲憫時命不覺其涕之横流也已乃灑然操筆爲之表表成以告於故長老學士嘗懷思公者舉無不涕泫然下公諱廷璽字信之號南岑起賢科仕止於縣而鳳陽劉公者名昺字晉初號望岑山陰士人謂自知山陰官長有文學者兩人劉其一也

墓誌銘

吳俠士墓誌銘

縣諸生吳君文明甫卒二十有五年而其子某始屬
銘其始雖以幼穉遲之然論亦未定也而今則定矣
君事其父母孝嘗內小媍李李詆其母促出之及母
歿不華者三年人服其孝其宗疫也十斃七門闔無
隻履跡君日往視歛且療人服其仁其社師胡先生
純歿君約二三子衣食其婺與孤終其身人服其義
君妻陋且病易乆罷粧沐副方新也而愛不遷人服
其厚生如是矣乃歿二紀曰論未定者何也噫惟孝
友廉信人多雜以俠故曰論未定然俠豈足以掩四

者哉故曰論定也君喜士士豪駁者無不集其門一
日有沈璘者被危搆君直於郡庭搆者詈辱君君客
殺搆者會有司以他事仇君移坐君君在獄五年晝
則讀書夜則筆記卒徒陰事卒徒知之怖會大吏不
恤囚君遂歿卒徒手君父鄉傑也嘗會其宗殺不肖
子孫者以君冤持數百金擇委不靳施者圖活君然
卒乾沒君遂不得活君諱某文明其字也生正德某
年月日卒嘉靖丙辰年月日皆十一也閱五年葬峽
山丘家塢其世居山陰利樂村始祖唐文簡先生翁
入明而有瞻瞻生阜阜生俊俊生濬濬生某某娶陸實
生君君娶宋生女潔適會稽諸生某副以鄭生系綬
紳系子明際系能詩從予游屬銘銘曰
郭解以客坐范蠡速子歿蠡非不明客罪解抵古
語云殺人者歿乃有幸貰而千金之子顧終歿於
市語胡足信哉人亦有言儒以文亂禁俠以武犯
法班固酈炎非儒者耶俱歿梏莽陳亮以儒三置
於俎希不爲魚肉由斯以談儒者之與俠幸不幸
明矣而以成敗詆訕幾何而不爲愚人

葛安人墓志銘 敘安人有生色處

上虞之崧城有潘隱君某者其女配叅政葛公某封
安人里中稱其賢有年矣而不知隱君暨其縣布政
陳公某我會稽侍郎章公某並賢也而女之母則章
之甥陳之孫也世固以家法聞矣始叅政父大理公
某爲南御史抗疏忤閹瑾被 詔逮時叅政公傫然
以一鄉解生倉猝披大理公走 闕下大理公淑人
俞方驚頓就奄使無安人則俞淑人且不起及事平
大理公幸知邵武俞淑人則留以奉大理公之兩尊

人安人既以一身奉淑人則又兼奉兩尊人其後參
政公成進士得主事刑部而諸內尊人念參政公不
已不令安人獨留則安人又以一身走數千里奉參
政公於郎邸既而轉知淮安徙按察副兵備天津再
徙得參政山西安人獨山西不偕耳其在邸則負為
主事把燭炤因書數從臾使得多平反其在淮在天
津則後先為府公鎮公時時視候涼煖把鍼尺測寬
窄短長徐取練帛絺毳而袍襌單複之或客至則自
籌卷立鬲釜間手醬酢陳圓方亭齊以授一童子步

不踰闌檻而設以告具終公兩役竟不令衣工庖子
一識衙署扉此豈獨其才能通也謂隙當必窒耳至
其客所師友於公父子間者安人則又善為陶氏媪
故事伺而得其良益相臾戒父子間謹權輿無替醴
設若淮之倪工部澗天津之劉都臺燾丁吏侍士美
汪按副其陳戶部斗南諸公者後並以文業顯或來
宦浙中無不造請拜安人於堂退而語諸人則又無
不多安人識以為真能成其夫與子者先是參政公
捐山西館其後長子婦又相繼亾莫侍獨今鄂州君

兄弟兩孤怊怊遶膝下而大理公翁媼益老不事事
其後芽茁孫髫冠髻盈室安人獨以一髮上之虔祖
俯生歿之事中撫兩孤之最鞠下叢諸孫之哺飴織
臣畢膺孝慈益舉及鄂州當榮戀侍則勉使就道至
其九十永偹未亾壽者雲與成賀而亭樂則可稱陳
情之尊未見曲全於劉媼追遠之厚庶幾默契於子
與者矣鄂州予友也曩昔宜慕安人數徵篇什懿德
之數未嘗不入予筆札間且距僅百里而先公晔存
其於葛門非旦夕交好故鄂州以狀涕而來而予慨

焉銘之以太息而往特有拙塞不彰耳無諛也始鄂
州已後其伯父翁某未幾翁媼並捐鄂州自謂益可
無出安人強之乃出而適遘諱不易歸安人歿諱亦
解鄂州始得乞歸鄂州於所後及安人可為兩無憾
矣安人之歿也春秋逾九十一固無他疾其歿為萬
曆某年月日其葬為某年月日合參政公於茆山邇
其生則為弘治某年月之某日子三人光國子生娶
山陰劉氏狀所稱偕早亾者也焜以父次薦補鄂州
府判以文飾吏治者也娶陳氏亾勿繼糙諸生母則

庶、狀所稱安人覕如已者也、娶餘姚汪氏、孫十一人、曉始諸生、又他爲某某、曾孫九、曰百順者、爲諸生、他爲某某玄孫一曰千生、女二、一適會稽章某、蘄州衛經歷、一適瀋某福安縣丞、孫女一、適謝某、曾玄女凡四、而曾居三、銘曰、

母德嗃嗃、而享齡以耄、母不幸而早發顛、代治家以孜孜、然則耄之享、不勝代之勞矣、噫人亦有言難成者嫃之道、難必者子孫之肖、母兼而有之、是謂享溢於勞、去聲參公名賢、侯母茆山、不負公托、寧不解顔、

言檢校墓志銘 少語涉趣

山陰之有言、孔門大賢先生偃裔也、世吳人、居常熟、至宋兵部侍郎雲、徙祥符、五傳至通、以敷文閣學士從而南、遂居山陰某村、即今所云言家堰者、入 明七世祖提舉廷臣生志江、志江生慶、慶生肅、始入居紫金、生文恩、文恩生松江、府檢校、諱字某、松江幼敏秀有志節、學明經不成、去學書、善分篆、即章篆、禁署諸體靡不兼、又爲人特謙謹、故鄉人禮部尚書諸公翰林時、携以北、入粟爲禮部儒士、館閣中、稍知愛之、自承 天志 肅穆兩朝吉凶禮、及今 上吉禮、文武會試、凡涉書者、靡不出其手、嘗一賜銀絹、一以禮部役得預 宴慶成、諸大臣兩薦之、幾中書內閣矣而一以父喪、一以同列相援冒阻、竟就常秩、得檢校松江、在官幾年、惠愛謹廉、亦無以殮、居常舐筆伸紙、吟嘯松篁間、博長官清譽而已、其爲布衣嘗爲友朋散其貲以百計、母病藥有宜咀者、頗梗咀、自夕至旦、頻盡、腐不知痛、在禮部一日、思省而歸、及聞 詔輩

遝中書、往而後矣、禮部公訝之、曰母病始瘳、不恐遽去也、歿之夕、屏閨人、戒諸子與諸僚、決並無失語、是爲某年月日云云、銘曰、

於乎言松江耶、始冀以文顯、不得而冀以書、書幾顯矣、不得而竟垂翅於幕中之除、噓之者盈朝、而終不免於枯、文學之傳家、於乎將執管以從地下之子游耶、

張太僕墓志銘 代

公姓張氏、名天復、字復亨、其先蜀綿竹人、宋咸淳中

名遠猷者、來爲紹興守、卒葬山陰、遂世爲山陰人、四
傳而有福、福生仕廉、仕廉生原旭、原旭生恭、恭生宗
盛、自福以鄉進士爲州學正、仕廉以隱諭 高廟徵、
其後三世俱襲爲長者行、宗盛最少子曰韶、以公貴、
贈吏部驗封司主事、與其配趙氏 贈安人者、公
之考若妣也、其賢具少師華亭徐公志中、贈公三子、
公最少而孿生、贈公以兩伯子既儒、欲令公治產、公
彎而啼、乃始令就儒、及冠補縣諸生、文輒出諸生上、
旣又工古文詞、華亭公行學、得公製太奇之置第一、

名峻起、弟子從游者滿門、縣長吏委以志事、山陰之
有志自公始、當是時、贈公早世、公悉自營尺祀先奉
母治圃飾廬宴具玩供靡不稚贍死然富人之居紛
應有餘、文復銛銳、嘉靖癸卯舉於鄉、子從公後、及宴
鹿鳴、念贈公悲不能飭、丁未成進士、明年出使江西、
歸侍趙安人數月乃北、已而哭其訃於途、幾僵而植、
庚戌服除、謁選、授禮部祠祭司主事、時 制誥兩房
乏文學士、內閣以請吏部、首上公名、改吏部驗封司
主事、入典是役、一時 命詞、多出公手、館閣稱其能、

既滿秩、吏諸司、謂公多、籌遷兵部職方司員外郎、再
遷禮部主客司郎中、尋改儀制、時 肅皇帝英察、而
儀制又多事、若 嘉善公主下嫁、 莊皇帝大昏、
景恭王就封國、並大典、公踵當之無缺事、又儀制多
吏奸、公悉考所掌、爲成書、吏不敢動、會光祿少卿缺、
計資當公、公固謝、乃外補湖廣提學副使、湖地數千
里、士居遠府、有十年不被校者、公居三年、兩徧之、於
士有恩、校涉復洞敏、士視公猶父、監臨者剡公、亦擬
公爲、神遷江西右參政、明年壬戌以考左、調雲南副

使、時沐氏縱於雲南、撫按諸公、爲 國杜未然、稍束
以法、公佩按察印、沐氏不法狀、多經公、公操頗急、沐
氏啣之、已而武定亂、 詔進討、公監左軍、武定平、上
功、公當最、同事者欲攘之、會公遷甘肅、去雲南、撫按
者皆新代、啣者、攘者、譖遂行、武定功且寢、頗撫索公
他瘢、令萬里走對、雲南時予方撫貴、公以伯子元忭
隨、過之、傫然相顧、予與公語、徒鼓壯令行、中不能不
爲公危、及至、則雲南父老、猺夷輩、投省臺爲公陳枉、
狀、旦夕問餽、如覩所親尊官、迫疏中被歛者使言狀、

人人指天日言無有欵其以上於嘗疏公者亦爲一笑謔曰若是則首發者且謾而負矣奈何是語也上下共聞公遂得免歸歸而拓鏡湖中舊業以娛嬉托於麴蘗揮翰賦詩種魚灌花舟輿陟泛消壯心遣光景嘗遺予以書曰吾爲公置數椽於鏡曲令可接欬烟終當相與老於此也未幾公伯子魁　大廷官修撰公年踰六十益自喜召客噱豚觴豆日淋漓顧得痺公初免歸尚奪職及是伯子請以巳官贖公職詔許還公欲歸壽公又爲陳君臣義輒裝輒以書止

明年聞公痺歸益決得請居一年予適奉　南命過家候公而公不可爲矣數就牀語嗚嗚者凡三日竟瞑嗟乎嗟乎公生平多義氣急人患難人往往負之亦不懲遺大事益從容氣不加揚而籌畫辦幹短秀少頎乃旋折中禮語話恬雅眞有儒者風郎岸偉遇之亦失所據與人無少長賢愚率欲歸之於好其在族屬雖疎必厚友朋之急尤出等夷嘗見其解帶以贖一老交於官鼓頰呼輿孜孜不避形迹至爲酬謗者所訾不惜也雖然人徒能以影响訾公耳而秖文

綜衿出而潤　國歛而藻身如所著鳴玉集湖志縣志即文士雖在佻不能不使之屈首讀南詔之役以罪酬功雖首發者不能不使之以枉自引則於公果何如哉以故人相語曰彼昊此盈天之準也伯子之哀然當公之歸隱非準乎意公可以慰矣公生正德癸酉九月十二日卒萬曆甲戌八月三十日享年六十有二配　封安人劉氏生伯子即修撰君娶王曲阜大紀女仲元憬聘高給事中寉女季元恂聘沈皋人大綬女女一許聘予子淳卿皆側室陳氏出孫男

二汝霖娶朱翰撰賡女汝懋聘王生應禎女孫女一許聘范比部可奇子紹裘公博諸詮尤精於青烏子天柱峯官山壙之穴公所自營也伯子將以是年十二月之二日奉公蛻而藏焉索銘於予予涕不能字且謝不副伯子亦涕曰若是則孰銘吾大夫銘曰

急人之難而忘其族黎僇力於師而謗興於薏苡
始焉嘵嘵終則熙熙斯言也豈婚姻之私

賞無極墓志銘

無極君諱某字某其先金陵人始祖卿相元元亂客

會稽、歿遂葬烏石山、子某生福建副使某、某生某、某生某、某生某、某娶陳生、君君始儒、及長棄去爲吏、於縣清謹磨滌、務去其吏中故套、以故縣長吏多稱之、每語及必曰清吏、其後敍官典無極吏、不改乃謝室家、跨一驢、隨一奴以往、至則教民、益種、榆、栗、梨、棗、右禮、讓、左、武、力、有、古、循吏風、俗奉佛、恢坐白蓮教收數十百人、主者以屬君、君悉明其非是、並得減、會國喪、長吏掩捕色服者數人、將贖其錢以充一公餽、以屬君、君曰貧傖耳、貧何以備縞、然長吏命不可怫也、徐

起取俸錢代色衣贖、里有盜卒、謝盜不爲、里中民一夕復被盜、輙循故跡、並指捕謝、盜不爲盜者充、君詗知其然、釋之、里中民與被盜者相與出望語、已而眞盜者敗、里中民被盜者、始相與共神君、君在縣五年、以老乞歸、耕於野、築室、課諸子讀書、無他營、然起貲累至萬、乃得於儉勤、非、官、中、物也、自無極歸七年而卒、爲萬曆某年月日、距生正德某年月日、娶戴、子男四人、曰心曰志曰殷曰懃、心與殷襲公業、其二人則一爲府諸生、一國子生也、女二人、長適某、次適某、志與從子游者吳生某善、擇地從其卜、某年月日葬公會稽日鑄嶺二十里、爲兆嶺之神道路山、遂因某來托銘、銘曰、

人亦有言。筐筆必貪。慕秩鮮廉。質諸賞君。其殆不然。人亦有言。官廉實拙。歸費實詘。孰知賞君。貲甲於邑。由斯以觀。廉何負於吏哉。

沈布衣墓志銘

君諱軿、字乘殷、世山陰人、曾祖某以德隱、致有司旌其廬、生材、材生某、娶於某、當嘉靖癸未而君生、年十

二、母歿、事繼母孝、終其身不聞有貳、嘗客蘄、許貸他郡人錢千緡矣、有以道遠易負間者、君曰得錢與失信孰重、卒與錢、居臨河、値宗人兒戲溺水、君裹而出之、俱不歿、其後與婦翁赴其內弟之賈所、至清河、舟壞、水冒婦翁、君幸在舟外、得自救以免、乃決奮走、舟中救婦翁、俱歿矣、爲隆慶巳巳秋、歸葬會稽中灶陛家、塽君娶吳生、男一人曰某、女二人、長適某、次適某某娶王生、男三人、曰某某某、孫女一人、君雖布衣、然以謹亮重於鄉、精書學、善奕算、其所娶吳郎從子游

吳生某者從姊也某因之亦游予故來請銘銘曰一
救兒而活事如脫虎人舉以談色鮮不沮及救婦
翁况蹈大川君奮以趨顧猛於前先親後生耿彼
笠筱我爲銘之以戒夫倫者

陽江簿潘公墓志銘

公諱某字克敬其先金陵人赤烏中仕吳爲郎曰樂
安公者始徙會稽迨元 明間而有志道三傳而爲
公考某有子三人某弟澄無子公後之欲使公殖貨
公曰先世竝巖居無是也乃別用讀法起得主簿廣

之陽江而廣固渴才吏諸大吏爭得公巡院者爲休
寧洪公垣知之奪使攝恩平及行恩告書得數百紙
訖曰攝固才寧不辦此悉焚之公又白放寃疚及流
遣十餘人聲大起後廵者頗惡其然檄使諸大吏苛
按公無他狀幾敗而免簿職邏故事歲一行鄉落必
塞橐而後返公到痛一屏格至是當代 覲諸鄉老
連括三歲橐持酒醪以驢公公固卻諸鄉老涕曰阿
翁耶都不記曩苦廉而得按耶奈何持空橐走萬里
道卽饑何以飽旅店耶公始勉爲什一內之歸以其

半貸族故之窶每報逋笑不問其始甥渭也誤以文
不貲聘女疚待之終其身不薄也公始云云銘曰
小吏而苦廉食幾於無鹽孰使之鹽大吏則然內
橐也以祖卒散之也如土仕之儔指可數渭也斥
晏翩其不遠則負公館

都昌柳公墓志銘 字字精嚴而銘語特趣

萬曆二年閏十二月之九日都昌柳公卒於官明年
正月八日其仲子潑至自都昌余哭之問卒狀得詩
七首讀之余喜其達爲能哭而一笑越五日仲子抱

公之履來索志與銘余告以不可故仲子哭失聲余
曰諾余聞都昌公始生時其尊人友芝翁夢祠山白
寉神君者與之子神君張姓翁因呼公曰張壽郎六
歲而就傳書一覽卽記至十二盡知經義善文越四
年髮始總入校爲弟子弁衫騎導獨映街市聲名一
時起郡中每出人盻睞羨奬若覩瑞異使者行學有
司歲課非甲其名則甲其等人皆謂公風雲在履舄
間惟恐其不加趾而載也如是者自嘉靖戊子至乙
丑而竟以貢入訓高郵三年遷論婺源又三年而知

都昌三日止矣嗟乎公生平貌若不勝衣然所至以文學屈服人如長平細柳大將旗皷郎相君鎮帥下至專城靡不降氣願得公一字者世以此遂謂公取才弘故招忌盛卒齟齬於一第佀矣抑獨不念公篤致倫誼如糜股以療父姚容色以悅母同爨以食兄弟者此猶曰人或能也至公數遭困窶乃昏聘不使子先其姪乙卯癸亥間後先學使者兩貢士兩越次將推挽公公再三孫同舍生曰某某老矣生何恐奪此曾人所易能者哉是德也非直才也猶不能贖忌

而準弘又何耶於是始有緣此爲公屈者而公臨訣顧自引無術以報　主上至形之詩公眞盛德矣公著書數十卷其所造有劉向王通風故尤宜於教有名郵婺間以此得殊薦知都昌然精亦瘁於郵婺矣先卒之五日夢與故人約往匡廬訪青蓮居士曰當於是臘之九日瘤以語家人遂却藥及期索管書詩呼衣笏笏誤以象顧命易之始執且被噫亦奇而正矣公名文字彬仲其先河東人兩徙而家山陰登洪武四年進士科曰汝舟者爲公遠祖數傳而有江西按察經歷青青生顯顯生廷蘭郎友芝翁娶王氏生四子公爲仲公之生當正德甲戌至是爲年六十有一娶齊夫人生子五曰浩光滂澈湞益儒女三渼潔澂孫應模以下五人孫女二人曾孫一人渭於公爲中年交然誼頗不淺故相期者亦深處時日夜握手語及出時時寄書來書中語未可一一爲人衛也今不幸止此矣其子知之故繆以塋後托塋在某所曰某年月日封銘曰

來白崔耶返青蓮耶之人耶凡耶

傳

曇大師傳略

師姓王諱貞燾號曇陽子太倉人父禮部侍郎錫爵母朱淑人夢月墜牀孕及產師女也母偶立而產不覺亦不血時爲嘉靖三十七年戊午十一月二十一日至萬曆八年庚辰之重九而師道成立以化紅光亘天趨而仰者約滿十萬衆按傳師之成道也悉由諸眞諸眞者多不可紀其最專教者則爲偶霞變朱眞君師之得會諸眞也始夢中三四至後則晝至亦

多不可紀大抵至則光滿室雲來霞往千侍萬從珮
服之麗容色之都以至鈞樂妙香瓊漿異果若棗攜
身首之飾瑰寶金玉織繡不縫洞蕭箏螺瑛瑤紋刻
去都貽留並非人間所有師最後又神往西天謁觀
音大士見七寶蓮臺謁金母見宮觀殊絕意即瑤池
則疑妄矣曰非也凡人道所由成修行表也亭景影
也師修行孜孜自人倫始表正矣表適正影適歎世
寧有是理耶又師諸從父子家庭間所訓道及答簡
藥諸士人病並非亞聖小賢所辦孰代之哉諸所亨

景莫謂止此即百倍此又奚惟世以師中魔魔不當
終不敗師以師自爲魔師不當終不中人以蚍爲妖
者苟闢之亦用是廓如矣古之有道者伏龍于鉢醒
詭法者于狐亦妖耶謂龍與狐妖不可謂伏龍與醒
狐者妖可耶此皆不足辨獨師初擬化朱眞君來慰
既云别遠不過三月師何用再拜輒嗚咽及果化計
别日正滿三月會不在須臾耶又何用西向四拜曰
吾以酬朱君似朱則住世師則辭世永不相覿然者
此則非淺眛若滑者所能曉滑曩妄解伯陽書與師
八戒中旨偶相合頗以一班爲幸後數閱師傳中事
奇甚其不當疑亦明白甚獨昧而嘗質者有如此補
一語于末簡破愚蒙與衆共之倘亦闡教者所不吝
耶

錢先生傳

錢君諱士禮字汝行宋武肅王鏐十九世孫也母妊
時父夢仙人乘雲入其室持朱匣中錢一緡與之是
夕生君生而貌修偉習禮翼翼未冠母歿以禮治喪
不用俗尚嘉靖中方用兵苦繇先生以孤子辦吏徵

以其暇治經課卒補學諸生里人莫不多其約而能
禮與學先生性復孝從大人有鬻鹽者貧以其遠祖
像飄須者縣諸藥館充思遡君見而愕然肩數斗粟
易之以歸祖母老病盲常不樂君特用語笑以中其
好得喜乃退以爲常久之父病疽君則晝夜忘食寢
百療百不能騐乃躬自吮其疽果愈然痒亦槩此矣
百逾年竟不起噫此其大者也其爲人好施睦鄉里
喜親賢士大夫而善遠俚俗教其子有塾法無吝貲
其後君卒幾年而子果賢書薦

論曰世之傳士者多用皎皎赫赫不爾謂不足以振世不傳焉於是中庸之士多泯泯噫抑何謬耶夫道莫大於孝弟孝弟者中庸之謂也錢君以疽勞疽者不死而勞者死可謂孝矣故予為之傳雖然仙人乘雲與匣中物而君生推是祥也世不以為大貴即大富而君獨以孝顯不可以卜天之所右在此而不在彼耶

王撫州傳　森次有法

後世簡補庶工之科而兼言與判與書三者固矣然

身亦不廢夫身者貌也貌者外也用外貌以取人其殆守古者角犀豐盈之說矣乎至于今因之不改故長吏者簡補垣臺兩曹而簡者或稍以身兼受簡者則專以才自許是以兩不相直今撫州王公名燮字

者嘉靖壬戌間以進士拜行人其之四方也辭命雅循禮儀率度而貌亦端秀中書圖今其家有之可請而面也獨癯且少頎耳鬚朗疎如竹然風則不大能飄兩曹於此物亦貴飄也公以資當受簡宜補兩曹坐是失兩曹得兵郎久之丁外艱服除入補而兵郎與刑亦稍嫌甲乙適兵郎皆具無闕員當候公請於選長曰某母老矣某願竊郎資以養母不願必兵郎也長賢之會刑闕郎遂以刑補久之出錄江北囚而鄉之姦某甲者善媚公素直腸不好猜會江北富人某陷大辟誤而冤甲偷往致之直間以微語從容伺公所向公覺亦借他語以飛擊之旨甚峻甲懼趨出公計甲曰吾不知彼饕者也不飫不止即厭逐之如拂蠅然還而黠物於闇且奈何則佯召之為好詰曰我有關於楚吏汝信人也持吾符以往事不竟

不得歸而別以書致楚吏曰某至為我遲之饕亦佯裝辭去實陰留其家公赴江北道出杭而饕故嘗所致富人資與持資來者知計不得售乃日擁歌姬飲於杭邏吏卒捕得之鏹滿一簏篚以告吏吏曰此大盜也獄竟且笞殺之公聞趣乘告吏以故且曰索其家或其寓與身囊中有符可驗也索符驗日月果亦滞饕於遠者而饕亦得以非大盜不竟死幸酬其本辜公赴江北錄至富人公罵之曰騃囚據爰書女當活今不汝活女知之乎揖庭侍長吏及諸有司告以

故諸公無不嚮折嘆服公公還出知撫州府而大吏分曹守府者一小吏其戚也橫公撻之守恚曰撫州不有我撻我戚陰令戚來饋茶盛囊物雜茶篚中公又發之守者益恚直三歲當考守以考書中公而公得能歸矣公歸方艾某兄某之女公長子某婦也當公艾之辰余兄以余文往賀賀之軸有程不能博文不能煩若家志煩可也公之弟某嘗志公於家能煩而盡矣而余復次公之事以傳者發三事之意也然公與某嘗會飲或時及江北事每以不活彼富人爲

恨曰聖人事至公何避嫌爲則知聖人事事不避嫌鄙遇一事可嫌者輒避之矣又曰禮儀不愆何恤於人言又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鄙其畏之哉恤之哉噫公爲斯言長者之言哉

史氏曰余嘗讀春秋孔子自責有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子產謂鬷明曰子少不颺子若不言吾幾失子矣夫孔子與子產何如人也猶不能以貌知人況其下者耶若夫聞其言則取不取特在準其言不必用貌矣公司行人又無一言耶判即言也無一判耶噫悲夫公孫揮字子羽澹臺滅明亦字子羽公貌不爲人知似澹臺滅明公始官行人官則似公孫揮

貢氏傳

貢氏某處人嫁郡諸生某某地中名士貢助之方成學顧嬰疾且死執貢手曰吾不能偕子以室矣欲待子以穴得乎貢泣曰幸而更舉案以從妾之願也即不諱妾有把巾握帚爲君除棺中埃土耳不待我以穴將何爲某遂瞑貢則撫其所遺孤女以居未幾女亦死母憐之則來相覸慰曰一嬰鬟不能有而欲

子以終身可乎貢則復泣曰良人穀而不後天也若守節則人耳乃剪髮以誓母數迎之偶爲一歸值女弟在亦用是以覸時方食取食器碎之忍饑以還罵不絕口自是人亦不敢更諷以一語閱四十乃死蓋年六十矣生殷某者貢夫從子也數爲予道其事且曰貢之舅萬忠烈公死國時貢方齔人哭公則哀公而已至貢則獨收涕曰舅眞得死所舅眞得死所而貢之死前一夕有大火自空中流墜其室南泉訖馳視之則不見有物咸以爲殞星云

論曰自古懷貞之女與抱節之臣其成其志也不在於勞面刎頸之時而定於感夢徵姙之始辟之於玉可碎而不可使隨蓋自山川融結之初而已然非試於投擲而後知其然也故觀於貢之哭其舅於齕也而不負其夫於穴者可知矣然某以其短貢以其修而後貢斯顯使修短均也求顯貢得乎凡若此者豈天將成其雌必故虧其雄耶抑適相值而然也噫亦邈矣

吳鴻臚君傳

吳鴻臚君某字某徽之休寧人生有異稟貌端偉頴悟過人長而習制科業方有名於時期鶚舉其翁顧嘿曰吾老矣汝兄旣入仕而諸弟方幼郎令汝早自翻飛獨奈何令我日暮而不墜耶君大駭遂束閣其簡牘持籌而算貲益竣無何諸弟稍立而海上寇初起漸熾君負素所抱鷹鷙姿復揭揭不自捡思一決其條籠而試以風颷乃補國子雍南監乂之不得志始就拜鴻臚丞孳孳其職將以貲勞希　天子恩澤幸易章服以爲父母榮不數年而父母相繼以病歿於是鴻臚君乃決意不仕結廬錢唐之西湖往來緇黃間習河上公術賞弄風月杖屨舟楫無日不在佳山水間用是以終其身至是其弟某走吾鄉抱鴻臚狀索志於某君予得見之拜我於廬道其事令傳予爲取志中之大者作吳鴻臚譜

論曰人有借耰鋤於其親而德色者此固不可以言子至奪巳之素抱令舍青雲而之他途則亦難矣吳君之奉父以邈而寧自小其成至其末也又以不能奉父以榮而徑自止郎小者亦不自竟傳所謂終身

慕者蓋庶幾其人耶人或以其晩年習曇聃詭正道然當其抱策學南監時祭酒呂公某奇其貲授以河洛君習之深有得噫茲豈詭正道者哉

那鑑 辛亥十月十二日雲南遣吏迎餘姚趙都御史錦者爲予道此其人名楊時學

雲南沅江土知府那鉠嘉靖壬寅間死鉠子憲年十二二叔那鑑者撫之將不利於憲憲父之土目走告沐總府若撫按二院以狀乃檄憲來省下使讀書習禮始至髮垂耳後十五六髮可總總府及兩院者相與議遣旗牌官一人指揮知州各一人護憲歸取鑑

舊所攝印以屬憲鑑持印文若忘其爲攝者以爲奪已也又以叔故於是盡割掠憲庄資別宅而居而陰賂憲奴使謀憲約事成得印則奴亦得爲招霸且重賞招霸者頭目也於是奴果夜鎗殺憲却上狀臨安兵備謂憲通他奴婦而他奴殺之乃反別執未嘗殺憲者斬其首刳腸巴屍以來獻憲之舅曰豐鸞及憲之日襲爲憲心腹者某以其事告總府及兩院事下臨安兵備兵備難之遂兩可謂佻殺土夷常事耳況叔殺姪遣官用好言諭鑑出印與流官通判者且掌

之官數輩往返鑑直人與金二千兩官或受或卻受者則罷卻者即毒以死或受者持金首臨安不首者發則輒得軍罪然兵備臨安者亦往往幸期滿而去庚戌王巡撫某林御史某奏請征之　旨既下而台州石以才往代王巡撫爲巡撫而沅江天熱瘴甚四月至八月不宜師而石顧用四月調兵馬以入兵果困入沅江者當兩山險而夾一道鑑掘一邊道沿爲濠引山水注濠令軍伏山莽中我兵從道入則伏者往往鎗令墮水則益困分守分巡兵備謀於石公石公乃謂左布政使徐某曰如是奈何布政曰某願往乃與三哨者俱而已獨先意馳數騎幸見鑑可撫則撫否且令壯士急縛而馳徼幸於卒然若隼之攫也以故留重軍四五里外自則戴喜鵲窩（氈帽也）服紵絲短袍氈衫布襪帶劍與土舍雜鑑知之遣流官經歷某迎公袖出賂銀二萬兩帖徐將刃之經歷怖而走頃則生員數輩至謂公曰鑑且出降語頗爲鑑公叱之又走頃則驟聞鼓一聲鑑象馬俱出皂隸持牌者顧謂公曰爺莫前徐又叱之挺刃使前而兵交土舍（徐雖莽亦挺挺不凡）

高國者百人敵也衛公騎見事且急乃徒手鬭殺四四徐尚曰好土舍好土舍賞千兩時則兩鎗中徐膀亦再呼曰國救我國救我而公與國俱死矣然楊時學曰公不徵服則不死（有法）

嚴烈女傳

嘉靖辛亥渭既交于湖歸安潘君鈇時誼次年夏五月書來且曰爲君求得繼室於鈇縣雙林鄉實嚴翁某長女某翁父故某府知府某同產兄弟也渭見嚴翁與語大悅許女焉及察其動止顧私獨以其駭也

固謝之其後四年倭夷寇浙西入雙林遇翁斷其一臂翁死乃牽其二女俱去行若干里許過某橋長女初許渭者奮投橋下溺死焉浙及他道自有寇以來婦女虜其還者以千計而女獨死難矣事聞渭痛之如室焉且悔以爲當其時苟成之或得免然天欲成斯人名渭獨且奈何疑其父而及其女而不知其生而悔于其死其可及乎作嚴烈女傳

孫山人考　此能道太白縷縷是一大証據

孫一元字太初別字太白山人其家世士流也父早

亾而貧山人以抄書役某府中爲母養夜歸則燈以默閱他書母怔之山人詒母曰此兒受府公命抄書也何敢誤不燈久之府公知而嘉之會吏缺爲出貲特補吏且試以客事不泄多任之會覲府稾白金兩四百使山人致布政使某途被盜山人無以報命遂亾抵浙寓西湖稍出其蘊詩名一時遍海內久之贅湖州施舉人某女弟僅育一女久之山人竟卒施家諸名流爲山人傳敘終莫知其爲何人也或以其跡秘妄用意揣醜垢詆之非歲休寧范君名燦者匣其祖所蓄交游書札及他諸文字來謁予題而山人兩札在焉問之燦能道山人所由來跡予詰之燦曰孫山人與燦大父世交也予曰向孫山人苦秘其所由來即世交山人乃肯泄於乃大父耶燦曰非也曩嘉靖某年中丞諸暨之縣者曰孫鏞罷官貧不能歸客寓楊州之江都而燦大父世商於鹽遇鏞頗傾蓋一日偶及山人事鏞大慶駭一一道山人所由出亾事大父鈎致鏞山人形貌云何鏞曰如此如此鏞又曰鏞父伯叔名某也字某也便走取所隨譜合之果合

鏞以告其子某并携其子某來子貌亦稍似山人鏞遂問燦大父云我叔今何在燦大父云云鏞强我大父偕至湖拜其世母施并其已嫁妹三人相對而哭失聲左右亦無不涕者萬曆某年諸暨志來予閱官師表嘉靖十二年所列官師表縣之丞果孫鏞也乃曰蜀人而山人舊自稱秦人非志者誤秦爲蜀則山人本蜀人而謬爲秦人也蜀西北通秦界或山人亾時始由蜀踰秦客寓太白山已乃抵浙耶當問諸修志者

外史曰太白山人初以抄事府再以吏此盖不足垢累其終身也終山人之身豈徒以詩重宠其履庶幾沈雲卿之流歟戰國有侯生秦漢之際有張耳陳餘並監門小吏餘且受鞭笞矣鞭笞亦何足爲辱然耳餘慕富貴者也况得語於太白山人冥冥鴻飛者耶失金而逃遂失吏天之助山人厚矣

難者曰銀之兩而千爲觔六十四舁須兩壯夫兩潚四百幾半千矣府遺此必不斬兩夫然則當盗際三人同亾耶郎亾府一不逮繫其家耶曰子以公事搖

也此特府私耳弘正間於私爲諱甚府托孫必不令六耳預聞孫不歸報府府必諒孫非負已者其不歸必變生不測耳又安知孫亾走之後不有展轉飛竄以盗故報府耶諺曰狗嚙盗痛不號府逮其家則號矣難者曰子何信之深也曰燦何預辨以待我

徐文長逸稿卷之二十三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評選
王思任季重父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祭文

祭九江封君

嗟嗟先生鄉之耆碩隱於鈞耕遠迹城郭旣謹取予而愼然諾鄉人評之謂古太樸天降時雨山川出雲神啟翁衷於馬北轅邪纔千里羣彥聯卷叔孟翩翩一飛沖天高第大廷復膺翰選柱史特推郡堂妙

簡萊子迎翁曾孫養志丘壑之懷無日不繫丹旐來歸觀者愴涕猿辛崔楚以日爲歲某彼小子潦藻薦翁翁素恕容庶幾弗侗

祭李太夫人　代

天啟名世必稟鍾資匪直父道亦藉母儀名世伊誰我公佐辟維太夫人以誨以育當其誨公法度矩矱非禮之事勿接耳目公則呂公夫人申國公仕翰苑大肆文章旣爲國師造事有方公則文忠母維歐陽公攝冢宰進賢退濁由母之言以知虞黑母維韓母

公則康伯。造公平章，母益嘉慶，多母福壽，手詔存問，縉紳榮之，車馳馬競，母維晉國，公則文定。自家而朝，維母實勞，自始至終，維母極榮，母生之榮，天下所欽，知母之德，維某最深，令子明公，不我遐棄，庇覆提携，於茲二紀，暨諸孫子，桂茁蘭揚，顧予塵襟，毋挹其芳，義切通家，分猶子母，聞母之訃，寧不悲楚，靈旐南旋，路出武林，哭母於旅，敢布下忱。

祭何老先生

翁十八而名聞於吾儕，又五而爲人師，八十而猶客燕邸，又二而始橐以歸。其溫也玉，其錯也石，故已攻矣，而亦可以攻人。其下也籜，其上也檀，故塞耳於原壤之歌，而亦能事其大夫之賢。蓋廉而不見其劌也，和而不見其不恭也，百世之下，聞風興起，意者庶幾於夷惠之間，抑翁之始終大槩云爾已矣。而其彬彬班班，綠綠棼棼，若唾者之霧下，即更僕以數不給也，而況得枚舉於數尺之誄之云云。於乎下有著龜，則上有青雲以覆之；天有醴泉，地有琅玕；鳥則有鳳凰以飲之味之；主有鄭公，客則有康節以左之右之；矧

遠游之一日，究坐蜿於奕棋，等堯夫之觀化，集諸宿以長辭，殆同源而異跡，又何可以雄雌。於乎悟耶，安耶，惟觴與咏，大耋以終其年耳。蟻則慕之而已，何嘗羶耶。既多男子，荷且騫耶。獨屢空耳，堯夫在昔，有餘繇耶。翁固無慽，翁無可唁，乃吾儕之聚哭也，不幾於累翁之天耶。

祭羅封君 代

惟翁太古樸致，盛世逸賢，蘊德高蹈，好爵靡干，長公嗣之，瓜瓞以綿，教以義方，授以家傳，大庭首舉，允矣裒然，翰苑蜚聲，成均陶甄，南北重寄，宗伯衡銓。辟彼霖雨，翁先爲雲；辟彼濱海，翁河以源；辟彼嘉玉，翁璞以函；辟彼良金，翁鑛以緘。公既大用，翁亦蒙榮，家庭趨鯉，溪山臥龍。翁胡厭世，披髮大荒，而俾長公，弗究其功。四海觖望，朝失股肱。閔予小子，叨公門屏，竊卒幾醞，割雞製錦，感公之知，不遑食寢，佩公之教，惕焉惟謹。公丁外艱，以職曠臨，豈月屢遷，何以爲心。敬遣一价，陳詞薦藻，臨發南翹，不勝悲悼。

濟承天祭陳封君

於維太翁間氣以鍾孝友睦婣姃恤兼縱平聲周賓六
德翁無一歎緩急扣門拯人於險學優厭仕弟子如
雲執經問難若後而瞠裹糧就道負笈擔簦不遠千
里扣陳先生如饑得黍如渴得漿各充其量滿腹而
行問詩問禮長公庭趨羽儀天庭出其緒餘長公旣
貴公被榮封高卑俯仰乃如未榮郡邑大夫再屆更
老衆人嘖嘖翁自耿耿長公理泉不茹不猛翁亦勉
之胏嘉宜謹長公掌故於彼晉陵勉以安定兩齊是
程自壯而老自老而耋著書簡帙山竹可竭及其華

也危坐終日垂訓萬言梧棬手澤於乎若太翁者寧
非席上之珍人中之傑也耶某忝松蘿翁教實多秉
某而去傷如之何

與諸士友祭沈君文

嗟乎哉公之奇塊超卓芳鮮而磊落也將古之人噫
可以擬之耶英年茂學高蹈賈生請纓係虜齊軌終
軍借劍斬佞抗蹤朱雲惟斯數子吾方以擬公於生
而公之厄也詆權奸而不已致假手於他人豈非激
裸罵於三弄大有類於撾鼓之禰衡耶彼數子之駁
矣敢望公之醇精剝遭時之方泰依 日月之盛明
乃遽罹於慘辟胡天道之足憑豈蒼蒼者將以短公
之世而欲以永公之名嗟哉奸魄永淪忠魂不亟絕
塞艸青掩公何壘令子壯士伏 闕陳情返公之骼
以妥先塋以忠見僇何代不有所賴蓋棺事定於久
忌讒奢質員走尚囚令也 聖明釋孥於枚檜構飛
罪待珂始原今也 聖明亟洗其冤主仁臣直父忠
子孝所係剛常豈直光耀聚哭傾里朗誦哀章將以
激慍匪以悼亾

祭馮母文 代

於惟太君憶其始生得坤之柔來歸於馮君子好逑
翁家郊野枕石漱流荷笠躬耕良田數丘太君餉之
相敬如賓孟光舉案嘆息路人迨臻中壽長子嬌翼
一飛冲天太君徵懌雖曰懌矣匪動色矣校諸未嬌
宛如一矣宗親或窘待粟而炊他或厭倦太君嘻嘻
細至臧獲貴則苛細太君臨之兒女泄泄自郭至郊
靡不合掌大慈後身具水月相集等何幸友太君子
太君撫之覡子無異子也按滇遠在萬里太君疾革

待諛恐歿、某等聞之、幾欲掩耳、郭南藻瀕、太君所臨、
有齊季女、嘗禴以烝、某等豆俎、亦藻以瀹、太君歆之、
恕其菲薄、

祭陸錦衣 代

余讀昌黎所爲馬氏誌、述其曩時見司徒公之狀貌、
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其
子少傅、翠竹蒼梧、鸞鵠停峙、能守其業者也、迨十五
六年、而哭其子少傅於尚書之分司、予每嘆此以爲
天之生人、苟無意於大用之也、則不宜鍾是萃美於

其身、以爲有意於太用而鍾之也、則不宜奪其年、使
不得以自見、故凡如此類者、嘗置之以爲不可曉、今
錦衣君、若其尊君太保公、非吾曩昔之所締交而親
見之者耶、龍虎變化、太保公其司徒之傑魁與、鸞鵠
停峙、錦衣君其少傅之能守其業歟、粹美既鍾、而大
用莫展、天道其可曉耶、予不敢自托於昌黎、而於君
之尊公素辱通家之好、則哭之於幕中、而馳是語於
君之柩前、以慰之而已耳、

祭張御史母 代

惟母蕙質秀壤、珠德淵淵、笄班共師、里閈推賢、相夫
君於雁弋、成令子於熊丸、爰對　大廷寵命、首仙息、
之遐入、班蘭省、行人避驄馬之鞭、邇獲書之鳳敎、將
邁歐而比孟、討鸞章之盛典、諒自委而窮源、胡入月
之有侶、遂乘雲而上仙、俾鵷鶵九仞之翼、方決雲而
阻奮、駿駒千里之足、乃歷塊而停騫、某等誼重年家、
於冢君旣黍手足之愛、情同哀戚、於吾母寧忘怙恃
之天、苦宦游之旅食、僅致采蘋之奠、念靈輀之就道、
愧無臨壙之緣、於乎痛哉、

祭趙母文

於乎太君之佐少參公、婦道盛矣、其撫左臺公、母道
盛矣、而左臺公以德業致高位厚祿、太君之享也盛
矣、年幾於耄壽也盛矣、而其子孫輩幸婣於太君之
子孫、顧猶若不免於憾焉者、乃特子孫輩之在他日
當婚之時、不及太君之撫摩敎誨之也、其憾也小也、
而某則以爲左臺公以太君之故、不盡其仰報　主
上之隆遇、以爲憾其憾也大也、於乎尚享

祭朱刑部 南陽 代

古今以家學相傳父子兄弟間自相師友者在漢則有桓榮與諸桓在宋則有太中公與二程最茂且顯矣其在我　明固亦代有其人然幸相與者則刑部君其一也君仲氏翰撰公于相知最早甲戌役於禮闈自是必得與君知邇其家學之源君之翁泰州公猶桓榮之在漢太中君之在宋伯仲者其經猶之諸桓其道亦守二程之道也而君起稍晚方以　廷對稱　旨試以理其爲人又恭遜以恕宜其免早發先萎之災獲福謙持盈之報也而今顧止於此噫天之

道其可憑耶古今謂善閱文者即文可以知壽夭不特富貴貧賤于嘗閱君文理而粹無所謂不壽者在也而今顧止於此噫文之占其可憑耶君往矣固有不往者在至於予之悼君與同門之悼君固自有不可解者在烏呼痛哉

徐文長逸稿卷之二十四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王思任季重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雜著

徐侯去思碑陰

循良之政清廉之守二百年來如公幾有黎民五袴父老一錢立石懷恩垂千萬年

刻五洩寺石敢

銀河墮流觀者怠休深林無人杳不可留

評字　亦當存其字數

黃山谷書如劒戟構密是其所長瀟散是其所短蘇長公書專以老樸勝不似其人之瀟灑何耶　米南宮書一種出塵人所難及但有生熟差不及黃之匀耳　蔡書近二王其短者略俗耳勁淨而匀乃其所長　孟頫雖媚猶可言也其似算子率俗書不可言也嘗有評吾書者以吾薄之豈其然乎　倪瓚書從隸入輒在鍾元常薦季直表中奪舍投胎古而媚密而散未可以近而忽之也　吾學索靖書雖梗槩

亦不得然人益以章艸視之不知章稍遜而近分索則超而做篆　分間布白指實掌虛以爲入門迨布勻而不必勻筆態入淨媚天下無書矣握入節乃大忌　雷大簡云聞江聲而筆法進噫此豈可與俗人道哉江聲之中筆法何從來哉　隆慶庚午元日醉後呼管至無他書漫評古人何足依據先生評各家書即效各家體字畫奇肖傳有石文

里優者持象索書

客有持此象者謂予題之曰此新建伯家館客李君

爲我傳者也予即象以覘其人似矣因語之曰今欲求似伯者如楚之似孫叔敖者將屬之誰耶

四時讀書樂題壁

雄讀書春花滿散朱碧點班管　亂讀書夏風涼苦無齊䓗聚囊　符讀書秋月隨新涼入親燈火　康讀書冬雪厚就以映字如畫

水神殿廷文燈詩

新架燈垂高厰殿舊場毬蹴鬪芳年春花有幾能希賞夜月無多惜早眠輪迫馬蹄盤作陣燭抽蓮葉嫩如錢人游厭聽催壺漏客醉扶看墮鬢鈿

紀夢

歷深山皆坦易白日道廣縱可數十項非甃者値連山北阯衙署四五所益南面而闕戎卒數十人守之異鳥獸各三四羈其左不知其名予步至其中署地忽震幾隕望山北青林茂密如翠羽亟走直一道觀入守門者爲通於觀主人黃冠布袍其意留彼主人曰此非汝住處謝出主人取一簿揭示某口女名非刑此哂字是汝名也觀亦荒涼甚守門及主亦益藍

縷

其二

時入匯羣山人家冷室而羣山乃壁河之東非西也韓生陪馬諸監移節羣城五百及客無數韓爲之耳目邀招以往童子隨者似東似一二客踵至輩僞揚曲至卒臾以行到一曲巷某曰幸泱某百等諸之不百武羣山西上一白羊大可如一大驢而脚高逐一白大羊眼益黃金色伯兄之怖而反走譟叫曰虎來虎來某爲大白羊所鉗鉗項右不傷亦不痛十八年

五朔夢、

優人謔

紅場銀燭劇崔張、劇竟場中獨不長崔姥杜師生也張鶯耶紅耶兩女郎、無人不解罵鄭恒、恒言五人盡惱我、我雖一人亦惱五、世間曲直不在多、一人眞能惱五個、劇技固小理則大、侏儒長飽方朔餓、閱朔閱笑帝座卧、規十五城大鐵錯、丞相者誰公孫賀、

書馬湘蘭畫扇 前有九妓題咏 與題優等妙在目前點綴而已

南國才人、不下千百、能詩文者九人而已、才難不其然乎、

戲題王雲山家慶圖 王父子俱能寫眞

父壽子不像、子壽父不眞、自家骨肉尚如此、何况區區陌路人、

吳伯子望雲圖歌

聳片玉兮崑崙、造萬里兮何長、翩縞衣兮素帶、皓鵠舉兮鸞翔、奉北堂兮萱艸、懷大椿之迅征 叶 悲遐志之浿嗣、披遐書于三冬、望流水與白雲、知孝思之無窮、

春日同馬策之王道堅王芝禪師至寒泉庵偶得偈一首 時嘉靖甲子歲

禪阿子坐方丈、北丘尼往普陀、逝川、碧桃、留薤一帆、滄海、澄波、西日、斫柴歇斧東村、撇戲打鑼種種寒泉幻景、念念此心波羅、

吃酸梨偈

你也痴來我也痴、那有心肝挂樹皮、東海也無頻婆果、且留性命吃酸梨、

題放鴿圖二偈

風鳶牛鼻孰堅牢、總是繩穿這一條、借與老夫穿水牯、溈山和尚不曾燒、

其二

紙鳶是眞還是假、鳶繩是線還是綿、今日饒君貪與鴿、他年難避鼠和猫、

菩薩蠻 觀音大士蓮座旣爲風所壞觀音自然站立風無奈觀音何也此戲謔三昧語爾

蓮花骨子黃泥作、叶故 金邊粉瓣觀音座、蓮性拔泥生、

觀音不惹塵、大風吹落果蓮花沒處躲、語風莫貢垂、

觀音站起來、

榜聯

龍山隍祠

王公險設、帶礪盟存。八百里湖山知是何年圖畫。

牛斗星分。蓬萊景勝。十萬家烟火盡歸此處樓臺。

隍祠下殿

表裡金湯、即擬黃河如帶、泰山如礪、而國以永存、歲歲禴、臥、龍、瑞艸、

贊襄天地、要使雨不破塊風不鳴條、而人皆安堵家家馴、埜鹿標枝

雲門正殿

舉世間以日月燈、方能斷相、乃知六根六塵六識幻妄之由、消旋入空、何異散一漚于海、

在谷中見牛羊鹿、時出成羣、可証小乘大乘上乘、接引之品、超凡躋聖、莫令虧九仞爲山、

雲門青樓

月色印床、乃心境凡塵一掃、溪聲到枕、正浮生大夢初醒、

白家庄 燕京義塚扁曰東越義庄

義利關頭三岔路、乾坤窩裏一家人、

荷鍤任穿埋。何必南枝方宿鳥。

脫驂先故舊、且于東越試眠牛。

贈王海牧 王善剖劇先生之門人

有跡傳青簡。無名入黨碑、

一枝堂 先生自居近郡學

宮墻在望居三下、天地爲林鳥一枝、

沈青霞先生祠

公道自然明日月、忠臣何意祀春秋、

開元寺大殿

檀爲祝釐之重、暫集衣冠劍佩、儘宜齋沐焚修、况前臨芹沼。後倚花封。並稱高山仰止、念錫檀家、搬柴運米。觸目皆證果、聞機。切莫向糟丘畔時酣花鳥醍醐、看天堂立登。笑地獄枉設。

寺當輻輳之區。則凡濕化胎卵。未免屠沽馴驗。若故殺養生、周貪恣狡、便墮涅海無邊。今禪林、葉、鼓晨

鐘何在非醒人木鐸但能于枕頭上常見夢斗敲鍼
許今朝入市與昨日不同

五友齋 松竹梅蘭并主人

松竹梅蘭四君子落落孤標誰可入儂朋友社
笑評詩酒一老夫寥寥寡合自應為爾主人翁

尊生齋

細讀襄王始信等浮雲富貴
忽疑莊子何緣又舍鬼鳶烏

小室

閑門留野鹿 分食與山雞

正義堂 書白家庄後

魄葬此魂無不之吳札樣傳今越冢
氏同胞物吾與也北祁意合古西銘

鐘樓下關神殿

鐘閣為鄰追蠡永卿靈響護
郡山作主臥龍重待美髯來

戲文臺

四美具二難并人政好逢場作戲

千金多一刻少天何不轉夜為年

贈某禪林

春風大衆迷花雨 夜壑孤藤看佛燈

張水神

舟楫頻危魚龍出沒賈客但放膽以須素患難行乎患難
平生忠義今日風波神明直舉頭如在叫一聲立應一聲

望海亭 龍山頂前郡守洪公先書首句沈吟無偶先生適至因令成對大快稱賞

放眼千山外 無言一笑中

教場關神祠

遺恨在偏安未了蛟龍池上雨
栖神鄰教閱如聞泥馬夜來嘶

燈謎

他字

問管仲

佯字

何可廢也以羊易之

洲字州字

三點水、六點水、稱呼同、左右共、

蜜蜂窠

放之、則彌六合、收之、則退藏于密、

竹簾

不用刀。只用篾。勒。碎。風。劈。破。月。

走馬燈

但見爭城以戰。不見殺人盈城。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泰字

二畫大、二畫小、

卜字

上又無畫、下又無畫、

半邊銅錢

四書一句、不能成方圓、又骨牌名、天地分、

一乀

曲牌名一個、懶畫眉、骨牌名一個、人不就、俗語一句

撇脫、又一句 忘八、

井字

四十八箇頭、

湯字 古人名二箇

曾點成湯、

用字

上有可耕之田、下有長流之川、一月復一月、兩月共

半邊一字共六戶、兩戶不團圓、

孕字

先寫了一撇、後寫了一畫、

田字

四山縱橫、兩日綢繆、富是他起腳、累是他起頭

做影戲

做得好、又要遮得好、一般也號做子弟兵、有何面目

見江東父老、

黃蜂 如夢令

舞處腰肢纖瘦、繡處金針斜透、歸到洞房中、羞見蝶

雙鶯偶知否知否、命裡生來獨守、

燈毬

六箇姊妹閑要、搭起鞦韆、一架高燭照紅粧、多在星

前月下春夜春夜處處柔腸牽掛

花燈

四面笙歌閙沸兩脚何曾着地只爲有情人遠在碧雲天際迢遞迢遞流盡兩行珠淚

帳偶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放鷂

孩兒意只爲功名半張紙臨行時慈母手中線費幾

許只要去扯不住不愁你下第只愁你際風雲腸斷天涯何處

銃楔

有放心而不知求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呆字

出自幽谷遷於喬木

觚不觚觚哉觚哉

四箇角四箇爪頭上一个安得巧兩个尾巴象者少似老非老似考非考似戈非戈似找非找

傘

開如輪斂如槊剪紙調膠護新竹月中荷蓋影亭亭雨裏芭蕉聲肅肅晴天則陰陰則晴晴天之說誠分明安得大柄居吾手去覆東西南北之人行

皇曆

模着無節看着有節兩頭冰冷中間火熱

筆

少年髮白老年髮青有事科頭無事戴巾

酒牌引

錢之名號若形若文字若隱語若象物若收年蓋自葛天軒轅非有熊氏也尊盧氏曰幣始以至於今所呼曰板兒棍兒而猶未知所終也殆百紙不可了尤瑣者漢武新莽隋唐閒志也諺云財壓當行勢壓奴僮語若墮馹倫然與貨殖篇什則下之百則役之及子輿氏所稱小役大弱役强皆天也之旨何殊哉終身爲魚而求避濕無之也皋陶謨曰載采采微哉之哉庶哉博徒譜錢四十某增十有八與酒徒共之其事則焦革畢卓其文則譙抹子曰其義則某檟柏之矣

自半錢至萬萬錢止

半錢　半輪殘月掩塵埃依希猶有開元字想見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　毘陵女子李氏詩

一錢　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　李白

二錢　一夜水高二尺强數日不可更禁當南市津頭有船賣無錢即買繫籬傍　杜子美詩

三錢　唐項仲山清甚每飲馬渭水輒投三文

四錢　賣油翁弄巧取錢置胡盧乃反臂於肩上取杓油注錢口如線注畢而錢四邊不濕

五錢　豹皮下取五文錢買爪

六錢　臣愚以爲朝廷旣取六色錢雇役此最良法　蘇東坡奏議

七錢　敗王衍等

八錢　趙克國疏云湟中穀斛八錢糴若干斛則羌人不敢少動

九錢　每恨陶彭澤無錢對菊花如今九日至自覺酒須賖

十錢　兩束焦薪僅十錢雪深泥凍自堪憐市城不念清狂瘦盡日厨頭不斷烟　清狂郭詡詩

二十錢　計然曰夫糴錢二十則病農病農則艸不辟　越絕書

三十錢　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氈頻有蘇司業時時與酒錢　杜子美詩

四十錢　烏紗巾上是青天檢束酬知四十年自笑平生臂鷹手挑燈自送佛前錢　司空圖

五十錢　郝子廉一介不取過姊家飯窖留五十錢席下而去　風俗通

六十錢　俞希學淮關志凡船梁頭滿八尺稅錢六十文

七十錢　蒼茫城七十流落劒三千月分梁死未來給水衡錢　杜子美詩

八十錢　孟康註國語毋子錢云錢重爲母輕爲子若市八十錢物以一母當五十以子三十足之

九十錢　計然曰夫糴錢九十則病末病末則財不出　越絕書

百錢　手拄一條青竹杖眞成自拄百錢遊夕陽西

下山更好深林無人不可留 黃華老人王廷筠書傳不知誰作

二百錢　唐永徽以後海內富庶絹疋二百錢 一書生另詳

三百錢　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 杜詩

四百錢　天有所短錢有所長四時行馬百物生焉 魯褒錢神論

五百錢　五百青蚨兩家鈇赤洪厓打白洪厓 丁謂詩

六百錢　劉寵召入有五六父老人賫百錢送之

七百錢　唐制　職三班月俸七百錢羊肉半斤

八百錢　齊俗尚烏紗巾家家踊貴其一家特榜其門曰本家每頂只賣八百文 小說艾子

九百錢　和凝問馮道靴價道徐舉左足曰九百凝怪巳靴直倍之方罵其委買者道徐舉右足曰此亦九百

千錢　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 張詠判盜錢者詞

二千錢　漢法卒更無常人迭為之貧者欲得顧更富而當更者因出錢顧之月二千

三千錢　孟嘗客三千邑入不足使人出錢於薛 本傳

四千錢　東坡與少游書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畫為三十塊挂屋梁上每旦用畫叉挑一塊用之余者以備他用○註似月所用錢不過四千也

五千錢　惡少王力奴以錢五千召黥工於胸腹刺涅山亭池榭艸木花鳥無所不備 酉陽雜俎

六千錢　官作既有程煮鹽烟在川自公斗三百轉致斛六千

七千錢　唐開元後米斗錢七千 食貨志

八千錢　許然曰夫糴錢上不過八千則農末俱利 越絕書

九千錢　杜祈公曰我致政後必買小駟直八九千錢者着麄麻衫跨而入市看盤鈴傀儡

萬錢　何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筯處

二萬錢　劉延之送淵明二萬錢悉付酒家稍就取飲 本傳

三萬錢　孫之翰人餽石硯云直三十千呵之得水孫曰日貯水一担止直三錢還之

四萬錢　蔡君謨造貢茶每片直四萬錢

五萬錢　褚遂良問虞監曰吾書何如永師虞曰聞永一字直五萬錢公豈得此畋陶谷夢少時換服

六萬錢　汝陽三斗始朝天張旭三杯艸聖傳左相日興費萬錢

七萬錢　北魏宗室元誕鎮齊所遣采藥僧還問外間有何語曰但言王貪誕曰齊州七萬戶我到來一家未得三斗錢何貪也

八萬錢　唐高祖入長安民闘行繦環錢積八九萬

猶不滿斗斛食貨志

九萬錢　蔣潛路遇爛屍每烏集啄則尸頭見一小兒驅之蔣追視之則所齧者通天犀也後入王武岡家得錢九萬

十萬錢　張延賞爲度支欲辨出一冤獄誣者恐再三帖潛上錢十萬文張曰錢過十萬可以通神竟停辨○又昌黎舍錢十萬修黃陵廟且作碑文

二十萬錢　顏公二十萬盡付酒家錢與發每取之聊向酒中仙

三十萬錢　董宣知雒陽至格殺主家僮光武召宣令拜謝宣不從令人按項亦不俯賜錢三十萬呼爲強項令

四十萬錢　郭元振爲太學生家送錢四十萬有言五世未葬者貸之不問名姓○崔郊有婢賣與某得錢四十萬云云

五十萬錢　曹彬下江南還上吝使相之賞乃賜錢五十萬彬曰好官不過多得錢耳

六十萬錢　大蘊與楊元素書聞任郎中子欲賣荆

淛庄子　直六十萬先只要若千蘊全集

七十萬錢　唐宰相王涯女乞錢七十萬買一玉釵涯拒之曰一釵七十萬此妖物也

八十萬錢　臣聞熙寧中蘇杭等州孳欠者凡八十萬逋者年饑更倍熙寧乞賜上供錢應副大蘊奏議

九十萬錢　王仲舒觀察江西西道奏罷榷酤錢九十萬昌黎選墓誌註一本云九千萬非

百萬錢　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樗蒱一擲百萬

千萬錢　崔烈入錢五百萬得備九卿及拜漢靈臨

軒謂左右曰儉不少靳可至千萬○宋季雅與呂僧珍爲鄰曰千萬買鄰

萬萬錢　愚今考經國之制爲居家之法隨資產之多寡制用度之豐儉合用萬錢者用萬錢不謂之侈合用百錢者用百錢不謂之吝是取中可久之制也

家制　桉山張鷟之文如青銅錢萬選萬中號青錢學士

徐文長逸藁二十四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徐渭撰此本爲其鄉人張汝霖王思任所同選如末卷所載優人諢吃酸梨偈放鴉圖偈對聯燈謎諸作鄙俚猥褻豈可入之集中鮑照集中載字謎恐非當時舊本未可援以爲例況㝢詞猶雅不似渭所作摸著無節看著有節兩頭冰冷中間火熱之類也

朱邦憲集十五卷附錄一卷

〔明〕朱察卿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六年朱家法刻
增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朱邦憲集
十五卷》提要

朱邦憲集序

邦憲家黃浦去余鄉百里
而遥其所游盡豪賢長者
而與余交獨晚交晚而文
酒之好獨寂深亡何謁余
傳其事亡何邦憲卒亡何
其子家學家賔家敎家法
等梓其遺詩文數百篇而
屬余序之蓋余與邦憲交
僅十年而終始着隨世然
第所以爲邦憲者亦略備
矣邦憲之於詩雖不專爲

高岑亦時時入錢劉然意清而調和遠於拘若粗豪之二端至其為文亦但東京騷騷乎初元竟寧之季小語隋削亦不在柳河東下矣間者司邦憲晨起盥

櫛罷即外履恒滿又多所造請與報謝里社卑醵居首三老有疑難一切居間解紛皆以屬之邦憲稍日下舂泥泥之杯勺間矣不知其於三餘之暇若何而

考隱經傳精核若此也其所為詩酒慨慷多於舞衣歌扇得之大槩若是者氣有充而辭或不能無累文何能清其意而和其調至此也邦憲雖不得官為其

名高而謂文者相踵邦憲又不忍謝絕必令得意去計邦憲之事與酒十九矣又何能戲琢工詣至此也古之於詩文類不能相通而其所謂工者務進之於

窮谷蒹野杜門腐毫而源得之天之賦邦憲抑何異哉邦憲所家善友生曰沈明臣録集多其校讐然明臣間為余言邦憲雖不能釋事與酒其操觚染翰無

異於齋居時第篇成令人彈射之隨語即竄易不工不止也廉已哉邦憲矣其所謂事與酒者敵應而神不累者也茲所以成一家言哉或謂余寔似邦憲毋

論似不似邦憲之有余亦足稱知已矣

萬曆戊寅秋八月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南京大理寺卿友人瑯琊王世貞撰

朱邦憲集目錄

送劉季球遊茅山

卷之三

七言律詩

送人之邊

小祇園爲王元美敬美作

離薋園爲元美敬美作

賦得塞上征人一首

送張博士維韶令上津

寒夜同顧汝修韓元良舍弟邦肅集家兄邦大園居有懷唐光祿三丈

送嘉則遊中原　送吳給事諭馴象

秋日感懷呈諸同志

浦上望子元舊林同汝和作

讀故妓劉季招詩有感

送彭姬嫁人得恩字

江行感懷同嘉則作

訪諸七

送張鳴教沈嘉則歸越兼簡徐文長

郭次甫下焦山訪予賦贈一首

寄陸少宰平泉　病後寄莫雲卿

送王生南歸

張生別去一日値風雨大作賦此懷之

吊楊員外椒山　亂後過訪雪竹馮太

夢謁劉孟平原君墓覺後有感

避亂山中嘉則千里過訪賦此見況

長至日有感　哭亡妻

客夜次董子元韻

人傳子喬被寇無家賦此懷之

秋日與故鄉諸友登硯山

得顧舍人汝和書有感

和寄文太史　秋夜示弟邦肅

友人徵逋　顧六汝所客舍

江南二首　江上逢沈嘉則至

寄慰鳴教下第和嘉則韻

九月廿四日觀兵浦上

贈盧柟　雨中言懷

卷之四

七言律詩

野泊
與馮子喬張鳴教沈嘉則晚坐
春遊感懷二首呈子與
棲霞寺　送陸二如晦之京
寄義烏簿張六　贈許太常
送張生歸鄞兼懷沈嘉則
感懷　送俞子如會試
張玄超免官歸却寄
顧光祿汝所將葬病不能執紼詩以哭

之
徐子與僉事與李于鱗叅政同載入都
舟次吳門寓書俞子定交于鱗因各
寄二首　贈喬志一
寄吳太守明卿二首
寄謝茂秦　枕上贈馮子喬
上徐相公　遲嘉則不至
懷子元
聞徐文長殺妻繫獄寄張鳴教

顧尚寶露香池七夕泛舟同張玄超董
子元顧汝脩作
孫秋官池上新居成招集社中諸友得
緣字
臧太守客死鄖陽詩以哭之
雪上訪王叅政元美
泊長興望徐僉事子與天目山堂呈王
叅政元美
送寫經僧暘公歸焦山

會稽獄中訪徐文長
謁范蠡祠　禹廟
卧龍山星宿閣　送馮子潛遊洞庭
送喬比部還朝兼簡徐君羽
除夕懷邦肅弟
人日和荅顧汝和廷評得安字
病足　少說還家却寄
寄荅光州傅士歐楨伯
送潘伯明守黃州

用拙集序　勾章聯句序

送俞夫子貢入京師序

江皐集序　山中葵母詩序

叔父子明先生蘆江墓序

送塾師沈子真序

送顧舍人還朝序

燕市集序　題橋集序

送韓元和赴塾序

長鋏齋稿序　黃母序

刻滄海遺珠賦序

思梧錄序　趙子實作炊詩序

送彭美人嫁人序

卷之六

記

遊金陵諸山記　辯忠祠記

上海縣重建預備濟農倉記

露香園記　聽蛙記

捉鼠記　生蠅記

得鸜鵒盃記　顧汝和[illegible][illegible]記

醉蝶記　顧汝和買菊記

風木齋記　麦荷上泉記

破帳記

卷之七

傳

陳太守先生傳　馮節婦傳

張中丞先生傳　陸老圃傳

浦小癡傳

卷之八

墓誌

韓長吉墓誌銘　亡甥朱承伯墓誌銘

沈靜修先生墓誌銘

喬伯舒妻瞿孺人墓誌銘

韓元和墓誌銘　沈祥卿墓誌銘

庶母陶顧二氏墓誌銘

女阿仙壙銘　小婦陸氏誌銘

叔父子明先生側室楊氏墓誌

上徐相公　與沈嘉則
與張鳴教　寄陸子傳儀部 二首
寄文太史　與董主政原漢
與馮子喬 二首　與顧汝和 二首
與余君房　與彭孔嘉
與袁魯望

卷之十三

書

與沈箕仲 三首　與董子元

復傅體元　與吳明卿太守
寄徐子與太守　與潘伯明
與吳明卿觀察　與朱近臣
寄李伯承少卿
奉張東沙尚書　復沈肩吾
與徐子與太守　與王酉室吏部
與沈肩吾　與徐子與叅議
與沈肩吾吉士

卷之十四

書

與潘御史　復徐子與 三首
復歸進士熙甫 二首
與屠田叔 二首　與張孺穀
寄陸少宰平泉　與李于鱗憲副
與李于鱗子書　復陸侍郎
與殷無美　與陳翰林伯求 二首
答歐楨伯　與喬允德僉事
與張伯起　與許太常

卷之十五

書

病中與子元　與袁魯望吏部
上伯兄邦大　與莫方伯子良
復晏司理　復莫雲卿 二首
復張尚書　與徐文長
與謝茂秦　上張明府子謙
與俞仲蔚　與王彰德純叔
答張明府　與建寧凌太守 代

朱邦憲集目錄終　不肖孫長世 長統重刻

朱邦憲集卷之一

雲間朱察卿邦憲著
四明沈明臣嘉則校

古樂府

田先生

先生好俠節自刎鴻毛輕一死誰云報太子欲將此事堅荊卿可憐匕首不得中荊卿俱死功無成功無成心自明一朝慷慨千年名田先生

聶政

殺人避仇事屠狗軹里齊人恥曹耦仲子知君心獨厚上堂千金爲母壽丈夫貧賤世所輕有材卓詭難知名一朝交結齊公卿報恩誰不捐吾生若令韓相爲仲子政亦能爲韓相死

荊軻

匕首無功壯士醜函封可惜將軍首秦廷一死謝田光社稷何曾計存否不知秦王環柱時舞陽在前何所爲當時太子不早遣待客俱來應未知

侯生

信陵救趙諸侯慄舍邠侯生許安出公子隨車
執轡時侯生北嚮捐軀曰曾聞公子帥師春
秋直筆無將詞竊符殺鄙嬌君令恐將此事酬
相知豈若毛公隱市間一言公子驅車還魏王
泣授上將印直走秦軍函谷關

五言古詩

江上懷馮子喬

美人不可見登高動遐思莫雲暠亂雪落日疑

寒脂鳥聲獨樹覩人影跡楊池山空夢不到天
遠書來遲因君兩蓬鬢送我雙愁眉人生總百
歲落落誰相知

爲亡妻寫照

當年永訣時城郭遭寇盜哭君不盡哀悤誰寫
君照一去泉臺高日月幾明耀鏡鏡非舊顏開
琴異常調二兒君所遺令兒供灑掃見兒疑見
君恩情憶年少良工寫兒貞加冠儼君貌化工
本無心丹青擅奇妙憶昔卅藁兒兒方離懷抱
空存帋上影無復見嚬笑

對簿詩

日出雪不消天寒日亦冷蕭蕭枯楊下危墻見
人影對簿慚予來公門日延頸囚服僮僕啞囊
空吏徒猙懷刑愧君子惡慝時自省嗟彼群凶
心持石待下井

怨歌行三首

妾年十六時侍君枕與余耶比絲蘿草難效鴛
鴦翕風波生洞房棄捐卽分襟帷彈去時淚肯

易來時心江水不西流白日詎東沉思君苦長
夜因之理瑶琴

憶昨出門時猶存合歡被未行君失聲別離豈
容易妾果罹罪愆焉能下君淚兩心各自明去
任良不媿上堂別老姑刺刺語君累寧斷新人
懽難違舊人意君非負心人妻妾情本異
父母見妾歸淚下不能止豈知妾恨深黃河詎
能比昔夙抱何心責妾侍君子不顧骨肉恩但
愛黃金美金盡家故貧人存妾難死豈若田家

婦朝朝共耒耜

雨中感懷

春雨久不歇春寒戀衣裳駟馬斷委巷蝸牛蠹空墻臥讀感舊篇惻惻多悲傷人生貴適意所就何短長屠狗足成名豢龍終亦亡兎蹄腐泥沙繭絲成文章物理有盈虧人情空𢬵量不如典春衣沽酒澆吾腸

送沈嘉則還四明

春風囀流鶯江烟暗高樹客子懸去帆故人薦

新酒歲月幾别離乾坤亂奔走丈夫重功名世路較妍醜騶生振雕龍荆卿精匕首尋販終自榮椎埋亦難朽去去各努力白髮暗中有

雜詩

妾本田家女作妾來市廛貧無明月珠煌煌照人前夫君開洞房侍姬秦與燕微逐混妍醜退讓忘後先不吹秦女笙不鼓文君絃豈期尚見疾蜚語相駢闐銷骨競媒孽鑠金成熬煎嗟爾懷棘心妾身何罪愆妾無妖冶容自爲人棄捐妾顏果傾城爾亦當愛憐前循咨隋吻況有同居妹白日欲沉河清是何年嗟易顏謝人世徒紛然

夕發次嘉則韻二首

江深水不氷入夕舟亂發乾坤幾青眼湖海多白髮遠寺出微鐘寒沙動孤月酒罷人欲眠櫓聲未云歇

潮迴岸若懸牽舟泥淖滑天寒酒欲凍風高燈屢殺魚潛知畏網鴈過疑有札試問江上山倚

天何秀拔

湖中風作帆不及下巨浪入舟書卷盡濕

舟人相顧失色賦慰同行

方舟出巨湖帆疾後飛鳥中流怒風嘶濤聲撼天表榜人各相顧客子心若擣丈夫走四方南吳北燕趙風波遍九區誰能隙中老衽席多危機滄海有安道爲言同行人作德貴自保

城居事紛沓

城居事紛沓驅馳多荆蓁俯仰縛傷骨青襟漬

黃塵日出聽鬣聒挑燈念酸辛醉中有餘樂夢醒非閑身奚彼沙上鳥鴻鳧日相親爾我機各忘飲豕何逡巡人生苦役役豈如原憲貧何當謝人世閉關守吾眞

亡妻百日

死者已百日生者猶未歸干戈載道路蔓草空斜暉我身無所托爾鬼憑誰依何如水上禽比翼時雙飛

七言古詩

張公洞

張公洞天下奇入門昏暗險且欹上垂下凸總惟石觸頭射股難長驅把炬丁寧聲亂吼兩足難支先後張公有驢常倒騎到此知君難逆走此時欲出不得出倡者狂呼從者各側身學䶉鼬偃僂如橐駝扳崖挽磴肩相摩忽然一隙漏天日如出千尋萬丈之深波悠然仙境在空谷一洗雙睛炯吾目縱橫疑架珊瑚枝錯落還堆萬拳王飛叛懸棟空中閣鬼斧神工豈能鑿王戶開來白日深石帆飛出秋雲薄白鳳舞蒼龍飛異形彷彿鶯還非突兀高[illegible]老僧骨離披斜挂仙人衣憑高下視轉嵂崒玉笏亂傍芙蓉出森列分排萬卒戈高低下柱千官笏石乳淋滴濕空翠春風吹來上衣袂豈是張公去不還乳頭循滴青山淚張公洞天下奇天子力不能移千秋萬古惟與詩人宜

善權洞

山椒古寺青霞封入門忽訝山僧逢相攜指點洞中去劃然一嘯開心胸洞門嶭嶭枕大石二敞凈泓浸空碧飛椽疊疊界纖痕豈是仙人架書帙山僧更說上洞奇神鬼飛越身何遲遠看洞口路嶢塞當門惟石空中垂石蓋撐天不敢壓繞壁如鏤復如截起伏交蹲虎豹蹄飴餅亂噴蛟龍舌洞中有洞更可窮燃犀照見丹爐空乾坤不死萬年火此日亙照仙人宮險歷實搜倦復出雙眼重看舊天日盤紆直下三萬層回首呼人股雙慄危崖欲墮藤蘿懸草頭不着猿

傃眠下臨長磵走白練清流到洞聲涓涓洞深
水淺石可立草屩芒鞋寒不濕仙田閣水平不
流胡麻遍散人間粒人傳前洞窈窕通中懸萬
朶青芙蓉日月不臨天不照老龍欲出無雲從
吁嗟三洞鬼神鑿九曲三山總奴僕手持玉笏
醮龍涎石上題名記寥廓

東家女兒行

東家女兒顏如花年方十八彈琵琶織眉娟娟
印杪月鬢雲潑墨飛寒鴉西家郎君好游俠走

馬平原自稱捷墻頭見之心欲顛欲把黃金買
爲妾東家父母擊雙蛾盈箱無柰黃金多揮淚
呼兒出門去花鈿半整斂青螺入門先拜郎君
妻吞聲不敢高聲啼偷見郎君驚且喜無言淚
落頭仍低一朝復一日一年復一秋釀成萬斛
胸中愁朝來脂粉不欲施洞房恐惹郎君嗔試
把粧奩開北牖薄施不盡當年手只恐郎讙未
換愁已生羸得晨炊亂奔走上堂言語多逡巡
從人顏色安吾身但願終朝無怒嗔不辭箕箒

多酸辛嫦娥曼臉郎心悅豈無私語從郎說冊
尼未啓淚先盈翻覺鴛衾冷於鐵郎君妻賢聲
欲與闕誰齊羅襦繡帶任披服繁華徒炫旁人
目十年斷却琵琶聲瘦得纖腰不盈掬回思父
母愛黃金將兒入海深更深欲抱殘粧別郎去
恐汚白璧平生心不若當年不嫁人機聲刀影
消青春襄王雲雨夢中過不識人間有朝莫

荆溪夜行呈嘉則

荆溪逶迤客重過雲合天低雪花大牛羊日夕

無人收山鳥啞啞似愁餓朔風吹篙篙欲折大
冰割舟舟欲破舟人畏寒不肯刺破帽籠頭自
相佐須臾廿里聞人聲戍卒城頭事巡邏呼兒
盡倒甕頭酒明月在天人共坐手提玉龍照短
髮一按詩成沈郎和窮搜巧索太湖空慷慨悲
歌天欲墮吁嗟沈郎句絕奇當代誰人稱李賀

送友人謁選

綠煙千里迷春草送君北上長安道酒盡河橋
鶯不啼有人獨立傷懷抱當今　天子重甲第

罷舉孝廉徵茂異客星久向白雲沉駿骨都從
黃土瘞賢人豪裹足向青山傾水芙蓉帶蘿薜君
今貴進欲爲郎珊珊玉珮朝明光當年丈夫樹
動業成名豈必皆文章君不見漢家廷尉張釋
之持法不爲天子移又不見十式上書劾臣館
名番史無耿難臧頎君努力追前轍包羞我亦
因君雪

見月行

一方月出東海底兩月不照狂生矣曾窺蟋蟀

近吾床再送寒風擊窓紙何處高樓照酒杯珠
簾繡幕歌鍾起今宵對爾復相親光瑩空庭髮
可理憶昔當時馬長卿才情絕世眞無擬風流
能結文君歡況有文章動天子名高天忌人所
憎故應卧病文園裏吁嗟狂生賤且貧日涉波
濤卧荆杞季布常懸窘漢頭范雎欲摺遊齊齒
愁比三江水未深病魔何事來相抵仰天問月
月無言萬里清光一天水忽見嫦娥曳彩雲前
導黃龍後蒼兕呼爾狂生莫怨嗟古來禍福相

因倚君不見維摩曾渡苦海來萬古人間常不
死

壬戌除夕

去年除夜哭吾母女尚從傍挽吾手今年哭毋
女已亡堦下空餘焚錢厚嗟予不孝與不慈酷
罰從天更誰咎燭冷更深淚不收滿地寒風黃
葉走

謁征西將軍廟

征西將軍文且武白日提刀殺猛虎入水斬蛟

水盡赤陽羡山頭始安堵從却雲開二陸遊翩
翩儒雅兼風流爲親謝却廣漢守退虜戰歿無
人收斃纍空塚陣雲黑馬死弓亡月無色金兜
鐵甲死將軍異代猶能走生賊我來欲吊將軍
靈入門未拜心先驚殘碑剝落不可讀標題猶
剩義之名整冠摳衣上堂拜殿角摧頹土垣敗
一椽漏日照將軍豈是雄旗閃營寨將軍寶刀
疾若風千年雄氣摩青空江南苛政猛於虎何
不再騁當年雄

寄張鳴教 時鳴教在劉將軍幕府

張君有才爲時棄辟向軍中作書記出門故着鄜生衣袖中懷却𢶍銜刺將軍勇武稱驃騎剗馬烹駞饗軍吏帳下酣歌恣遊戲捧觴美人盡高髻雜君廣坐沸鼓吹醉裏嗔君不長跽聞君睥睨不介意狂歌一座皆驚悸將軍引罪首頓地置却侯生在高位吁嗟屠龍技射鵰聲丈夫自昔爲人忌豈知丈夫之氣干雲霄肯向侯門塌其翅我有吳淞水可掬不可寄遲君不來心欲碎爲君一洗英雄淚

米家女行

米家有女年十六嫁夫夫貧守機軸夫去從軍戰白狼身死黃沙委空谷清霜豪席人獨眠寒月枯枝鳥孤宿白日常無爨下灰經秋不見盤中粟里中俠兒氣甚豪金鞍門外相馳逐綺肴雕俎當街羅左列琵琶右陳筑閉門不受隙駒光誰料吾心臍吾目萬馬看馳半寸氷一蜩難汚連城王菱花未破埋青銅烏鵲常悲嘆黃鵠于今八十髮盡華望盡孤墳拱高木燈下機絲六十年雨前珠淚三千斛班女陰妻好自齊青天忽被流言厚吁嗟黃泉夫自知何用哓哓向人哭

朱邦憲集卷之一

不肖孫長世長楙重刻

朱邦憲集卷之二

雲間朱察卿邦憲著

四明沈明臣嘉則校

五言律詩

荆溪雨泊

舟向荆溪泊暮鐘相送頻江懸千樹雨花冷萬山春到處宜風俗離家即旅人一燈蕭瑟味與爾坐來真

宿祖堂山寺

曲曲穿雲嶺參差紺殿雄眺來心已寂坐處念俱空月出孤鐘外霜清萬木中應知今夜夢不與世人同

聽雨分得流字

繞郭春聲細疎疎聽不休鴈迷湘浦夜葉落太湖秋到耳心翻寂浸江枕欲流梅花知已盡長笛在高樓

干山曉發

舟人曾宿識正值塒鷄催寶塔青空立蒼煙白鳥開山扉當寺啓江樹入船來千古機雲地難銷過客哀

見白髮 乙未四月廿四日

對鏡驚吾髮因憐年少遊江雲能幻態庭樹早知秋冠下一莖白人間千丈愁儘教霜雪滿不是貴人頭

與陸子行夜話

與子經年別相過即掩扉城高葉遲下院靜鳥先歸俠客多貧病浮名有是非今宵且歡笑把酒莫沾衣

徐比部子與邀酌濟上楊園分得愁字

共愛楊園好盤飡得暫留相知忘按劍吊古賦登樓黃鳥催佳句青山起暮愁江南烽火急夢落大刀頭

元日訪周彦甫

元日出城郭爲尋高士廬家無新歲曆座有故人書春水屋上白老梅墻角疎持杯與君坐幽意幾人如

送嘉則入閩

一酌三江水揚帆信所之途窮豈干謁世亂急
相知青立當丁戊紅垂見荔枝高才人共忌慎
莫浪投詩

秋日過家兄邦大園居

最喜郊居好林深樹隱樓青山動寒水白日照
高秋地僻偏多客家貧不觧愁鷓鴣元自愛老
去足淹留

出郊

孤城元日後與客出城西江白氷初觧郊青麥
未齊平原春走馬荒舍午聞鷄四望占農事惟
愁又鼓鼙

贈孫秋官元之

逃名辭紛署選勝得青山覺性知三昧禪心悟
八還地偏黃鶴下林靜白雲閒向有區中累門
奇人扣關

哭韓元良

不見經時久信君真已亡死生今異路兄弟永
分行白日巨卿淚空山平子爽幽明何所恃友
道未全荒

懷邦肅弟

一去隔年久愁來白髮侵緣知兄弟義尤重別
離心黃浦春雲合漳河樹色深平生耻干謁爲
爾更沾襟

送王羨人[illegible]

送入[illegible]門去徘徊尚可憐早持髡髮戒因悟捨
身緣鸞影藏心鏡桃花幻鉢蓮巫峯雲已斷偏

得近諸天

贈吳山人 名儒子篋中所携尊壘諸器俱以瓠爲

孤潔憐君擬區中未謝緣常携五石瓠不受八
銖錢身寄青山外詩成白鳥前相逢投意氣一
奏子期絃

和張明府子謙春杪見懷

春事江城暮花飛柰爾何不辭勞案牘偏肯問
巖阿白雪篇愁鳥黃庭字換鵝當年漢循吏應
媿茂先多

懷嘉則

南浦幾年別西堂一榻虛如何滄海客不寄白雲書晚突孤烟起秋階落木踈懷人動遐想愁病再生初

石啓文庭中晚集

返照臨高樹尊空欲醉眠豈緣歌妓媚真愛主人賢桐葉知秋下蛛絲候晚懸不隨群客散操筆尚留連

迎陳太守孔質喪夜泊江上

走吊輕千里孤舟依晚林江聲沙上急樹色雨中深白馬今誰是朱幡何處尋憑將知己淚聊慰故人心

晚行

晚行西郊望暝色淡江烟村近樹逾短月低雲更鮮笛聲牛背上詩思馬鞍前處處聞呼酒農夫慶有年

輓朱近庵

一別猶生死明珠大海沉泪灑應有恨采石覓無心白日瘞魚腹空山斷足音茫茫招不返春樹對長吟

泊下雉瀆

吳子封疆在千年過客憐獵場無走馬水步有商船城沒夜烏月村迷野燒烟那知舊時恨漁笛尚能傳

適西九湖得畦字

一擢出西九蒼茫四望迷山迴知地盡湖遠見天低城郭粘高浪人家浸巨畦仙源知不遠把

酒待留題

山中讀書爲潘士遠賦

芳園春晝靜之子下帷時夜永青藜在山深白日遲蠹魚窺校閱鳴鶴雜吾伊弱冠多文藻終生未足奇

和張玄超貂字

受爾懸車早秋風蘿帶飄爲園同鄭圃結客重張貂樹隱山頭閣花連竹外橋慚予曾入社數過不須招

和董子元秋字

人同濠上勝池比習家幽疎栁藂昏月高梧白露秋鈎簾京氣入洗盞水雲浮更喜能供給何妨十日留

和莫子良西字

愛客開三徑琴尊盡日携盧堂得秋早高閣俯雲低朋從皆南阮風光勝瀼西瑯玕三萬個秉燭夜深題

四十一生朝

四十巳踰一勞勞茸茹荼文章無定價湖海有餘逋食鳫非吾志屠龍愧此徒於今縫掖士誰得似王符

病中喜嘉則至

病裏思君甚跫然送足音相看嘆生死不復問浮沉尨冷清霜厚庭空黃葉深莫驚今日面猶剩百年心

答王叔楚

君來緑我病十日主馮驩白社宜韋布朱門笑

鷃冠江湖鷄黍在天地酒杯寛遺我千將賦光芒犯斗寒

句曲道中值毋邑日有感

毋死歲踰七驅馳遭險巇脩非痛指日政可許身時地曠山俱出橋危馬故遲百年今日淚客衷更淋漓

兄弟今何似

兄弟今何似蕭條幾處行爲農不出舍作客獨留京書寄分南北情真共死生何時天上鴈還作一行鳴

寒食葬亡妻

薤露聲初起幽魂去不還未能同白首先巳葬青山鶴冷朱絃調鸞空玉鏡顔年年寒食夜風雨淚潸潸

顧舍人見過

山中逢故友相與坐盤桓樹客蟬聲亂溪深魚影寒共論今日事無復舊時歡知爾飄零地池塘句未安

子喬過訪

憐君忽漫過相對淚潸然故舊離三月他鄉受一塵歸家猶尾箕翹首尚狼烟風雨西窗夜燭令憶往年

嘉則過訪

兵火三山遍故人千里來無言俱淚下坐久始顔開天冷月逾白霜清鴈正四問君別來事貧病轉堪哀

泊城東懷子元

偶來維小艇[illegible]柳拂江齊遠屋樹頭出孤雲鳥外低城門閑落日野店啼荒鷄遥憶下帷者辛勤自慘悽

吊宋子明[illegible]花濮陽 君集中有訪子雲上詩

避兵家雲上君過獨留題別後斷朱鴈俄驚夢白鷄鄰虗官共冷宋王價應齊寂莫招魂地迢迢漢水西

不寐

不寐起趺坐秋江此夜舟家鄉非是客風雨即生愁租吏催仍急農人苦不收問誰能辟穀常作五湖游

陳魯若見訪

尊非北海設徑豈蔣生開春水三江發故人今夜來梅花城上月鸚鵡掌中杯座客誰能賦憐君有茂才

同姚如晦張玄超唐世具集顧汝和池上樓

蒹葭秋水淨俯檻共徘徊盡省初歸客孤城亂後杯山川葬鼓息歲月鬢毛催此夕登樓興遥憐鶴未回

史太守席上

卓城飛皂蓋廬席問青衿累世通家意千年下士心庭空群吏散月落小堂深最愛官如水門無暮夜金

除夕送彦甫

款留知不住相送夕陽邊去路梅堪問空山葉可燃此生俱是客明日各增年寂寞憐吾老因

君更愴然

過新安次嘉則韻

路向新安出舟從滸墅過鴉群棲獨樹雪色瀉長河道遠憑誰問愁來柰爾何不須傷歲暮湖海客還多

竹堂蘭若訪懋上人不值

晚霽移棹尋蘭若閒遠公浮杯從海外飛錫向雲中落日照黃葉秋風䬃碧桐俗緣消未盡相訪却成空

得嘉則書有感

故人三載別身寄漢家營白髮爲書記知君意未平江湖今日至郊馬幾時迎欲見不可得暮雲天際生

贈呂山人中甫有序

中甫以能詩聞江湖嘗受知於遼薊徐總二幕府禮爲上客後二幕府以戎事論死山人哭之極哀欲上書白其事不得乃發其憤懣有徒抱死人心仰天不敢白之句真有古俠士風矣今將走亳州訪李少卿漫賦此贈之

俠節久云廢惟君獨慨慷無錢收主父有淚哭梁王行李青蛇短江湖白髮長亳州知己在猶足慰悲傷

人日集顧四舍人玉泓館得朝字

狼烟非昨歲人日又今朝尊酒能先具親朋不用招鳥聲出溪樹人跡半山橋把盞舒長嘯春光在柳條

拜喬伯舒墓

黃卷終成幻青山竟返真空留貧病客來拜孝廉人曲曲江爲淚芊芊草作茵山陽一聲笛行者亦沾巾

樞密巷尋黃六秀才

與爾别元日綠陰今已繁草深樞密巷席掛次公門學以藏書富名因陋室存清談暢玄思真不藉盤飧

得嘉則書

憶昔與君別扶筇始下牀兩年頭欲白一札意
何長庭樹疎秋雨山扉掩暮凉懷人念逾切凴
几即錢塘

送顧汝中爲郎

爲郎今奉詔疋馬入皇州却以相如出因知漢
武求江雲孤鳥送秋雨斷虹收明日茱萸會偏
盃憶虎頭

病後訪陸符卿子傳留酌齋中作

我返泉臺路君憐京國塵還將千日酒來醉再
生人帙亂白魚走門閑黃鳥親平生用幽意今
日見尤真

拜姚如晦墓

一塚藏高士浦雲相望連路當生對草地擬出
泉泉拜自牛眠日愁深鳥泣年家象千載後重
絕伯牙絃

集王泓館分得平字

憐君開竹徑尊俎日相迎送客留髡意逢人說
項情濕雲千樹合秋水一池平共有傷農感停

杯卜晚晴

哭董子元二首

子元百里訪予病足留齋中信宿相對
論婚嫁事甚楚楚別去一日有吳門人
持其書來囑予心事甚勤讀始竟即聞
其暴疾仆地乃扶痛乘筐與走視之至
已憤矣嗟哉子元死於貧也詩以哭之

豈料一宵別終爲隔世人足音聽尚在手墨見
猶新書有生前富棺憐死後貧伏尸空自哭耶
以盡書真

文章追大雅意氣薄層霄論世惟存舌干時嬾
折腰病因懸磬得愁以盞棺消後死吾猶在哀
魂不可招

木蘭閣爲張次積題

小閣疑孤艇開簾雲滿鉤硯分春水細席傍晚
霞浮燈火明蛟室文章結蜃樓仙槎人共擬直
犯絳河秋

送彥甫遷居

我欲尋山逰君何又出山尚餘糊口累寧得隱身閑去住家何在驅馳鬢已斑忘機舊林鳥明夜獨空還

荅王虎文薦吳山人

孤城三月暮思友賦停雲忽漫開魚腹盧疑見虎文詩名偏藉甚意氣轉慇懃薦士輕千里何慙竇長君

穆宗皇帝輓章 四首

遺詔頒三殿哀聲萬國聞縣冠付宗伯後土拜

將軍江漢流紅雨乾坤盡縞雲明堂朝 幼主負扆是誰勲

早棄垂裳治登遐竟不回如何六宮淚不似五臣哀白日輦聲遠青天弓影來六年豊豫績太史定能裁

帝德九重明邊塵萬里清何煩征虜騎已築受降城羽士全消跡貂璫不著名堯年如可祝草莽敢忘情

長門明月夜翠輦路長空班扇恩初下秦珠貢自通龍髯垂啟上羊舌祭宮中誰憶椒房疏先旌石慶忠

晚行

獨行江郭晚凍雪欲霏霏風急馬逆走水氷鷗不飛村烟行處沒人影望中微任爾寒威重清吟興不違

雪霽次嘉則韻

大雪連三日茲辰却喜晴扁舟坐空鏡獨鳥過虛屏江漢知雲盡乾坤見日明更愁消盡處泥

潦斷人行

七寶寺懷徐伯同

野寺淒凉久門開碧蘚生鳥從高樹坐僧帶夕陽迎不見三車法猶存七寶名遥瞻徐幹宅木末暮雲平

秋日訪子喬

欲尋楊子宅來泛木蘭船遠樹懸秋雨荒林出午烟到門無百里見面若經年此夕揮尊處新詩定幾篇

對月懷山中諸友

對酒不成醉良宵心事違地分家即遠月是客俱非飛鵲影全沒寒蛩語故徽舊遊人待我尊盡尚開扉

夏日同馮子喬王壽之黃清甫張長興潘叔謙酌王泓館得鄉字

披襟虛館坐池近易生凉蟬聒山猶靜蘭開水自香老知名是障愁以酒爲鄉共有陶然趣詩成見夕陽

兄良比歸留酌齋中有作次子喬

倦遊情未遏足馬忽言歸不啟侯門瑟還裁處士衣青餘雙眼在白見二毛稀老我江湖意因君與世違

汝和使館夜話

金閶風雨夜相對各沾巾兄弟十年別干戈九死身客途行處盡鄉信到家真愛爾使星明清光照故人

題杜孝子雪夜墓歸

九龍山下墓碣十一何悲范訓寧知苦原平已盡貲路迷風雪夜心格鬼神時最喜彭徵士文成爲勒碑

練川城西別潘寅叔同子喬作

與客城西別蕭蕭竹樹陰夕陽高岸隱秋水曲溪深豈盡交遊淚因悲去住心故山叢桂在不用費招尋

送嘉則歸鄞

送子出門去未行先斷腸黃金空有淚白雪自

盈囊動紫刀頭血功名馬上霜悲歌誰擊筑高調發清商

九日臥病寄社友

[illegible]偏宜爾沉痾獨卧余身經九死後愁送一生餘酒負陶公菊床堆扁鵲書誰能相慰藉携乘過吾廬

秦子聲教授山中却寄

桐借珠林地經分絳帳春飛花孤磬寺落月亂山人座喜韋編絕門違羽蓋親兒曹嘆離索風

朱邦憲集卷之三

雲間朱察卿邦憲著
四明沈明臣嘉則校

七言律詩

送人之邊

胡笳吹冷玉門霜投筆當年意慨慷百戰能騎千里馬一麾曾斬右賢王青萍已照雙邊白金印誰懸肘下黃今日送君仍出塞好從王朔問行藏

小祇園為王元美敬美作

共說王家兄弟好輞川莊似給孤園武陵人以桃花飯西竺僧將貝葉翻萬壑出雲連海氣千波漲月瀉江門年來我亦逃禪者米汁難捐向汝論

離贇園為元美敬美作

江上為園近若何菉葹去盡蕙蘭多平泉石光春雲濕金谷花繁夜雨過人語欲驚朝落樺酒痕曾汚夜舒荷秪須白眼看人世醉秉詩成鳥

和歌

賦得塞上征人一首

萬里黃雲蔽日愁十年常出隴西頭馬前箭落烏孫月鴈後笳吹白帝秋身在邦因思報主功成誰謂欲封侯明朝定繫單于頸不愛燕然姓氏留

送張博士維韶令上津

天漢迢迢萬里槎雙旌雲外繞三巴爵孤臺下時驅馬蔓子山前早放衙瘴雨自呼秦吉了蠻

烟輕拂杜鵑花故知法網仍疏濶三尺惟君屬漢家

寒夜同顧汝修韓元良舍弟邦肅集家兄邦大園居有懷唐光祿三丈

騎馬銜寒共出城一尊宵宴愜歡情棋聲到樹鳥不定池影入窗人倒行林湍清霜山更瘦地留殘雪月逾明天涯忽憶離群客長樂聞鐘夢未成

送沈嘉則遊中原

送子高城落日邊酒酣隻眼倚青天中原氣色收囊底萬里山河到筆前遊子獨憐司馬得主人誰是鄭莊賢扶卭日觀峯頭立漢武秦皇事渺然

送吳給事謫馴象

漢家風裁重埋輪此日朝廷見直臣欲挽頹波寧惜死寄封章疏不諫人九重華衮龍難逆萬里蒼梧象可馴蔽日浮雲應有盡遐荒須愛廟廊身

秋日感懷呈諸同志

廿年貧病卧滄洲庭樹高懸白日秋對客敢言鸚鵡賦向人常典鸕鷀裘小山自信堪招隱深井誰云可避仇獨有冥鴻霄漢上亦憐矰繳未曾收

浦上望子元鶴林同汝和作

故人卜築傍城隈故里蕭蕭半草萊秋水漫平遊釣處晚雲猶護讀書臺兵戈莫問青氈在尊酒誰將白板開世難憐君歸未得下帷空有仲舒才

讀故妓劉季招詩有感

紫簫聲斷泣王孫無復秦淮把臂論白雪空遺當日句青山誰共百年恩梅花不送窗前影桃葉難招月下魂疑是青莊虗席處一燈蕭瑟照啼痕

送彭姬嫁人得恩字

不用蛾眉倚市門即隨芳草問王孫樓空燕子春無影雨濕桃花淚有痕未信辭家真是別敢言歸處即為恩當年馬上琵琶在哀怨猶堪一曲論

江行感懷同嘉則

帆開黃浦同仙客路轉清江過釣磯落日亂雲遮不盡斷霞微雨濕還飛多愁欲問生前劫未老先知昨已非有淚可傾三峽水因君慷慨不沾衣

訪諸七

憶爾從軍鬢未蒼歸來颯颯見秋霜家連吳苑

青山舊夢斷蒼梧戍草黃世路風波今始定故園松菊已全荒問君感慨還多少相對西風酒一觴

送張鳴教沈嘉則歸越兼簡徐文長

翩翩公子衝寒去滿目風烟冠未平浦口浪高飛戰艦林間黃落見新城一尊酒盡憐三益百幅帆開又十程歸去若逢徐孺子爲言彩筆有儒生

郭次甫下焦山訪予賦贈一首

躡蹻常懷獨往生開門今喜得逢迎青霞已領山中業白雪徹嫌世上名委巷看花寒氣薄高樓觀海大潮平十年一作三江客明日重爲五嶽行

寄陸少宰平泉

上疏屢辭黃閣詔著書常掩白雲門兩朝禮樂身先繫四海冠裳道獨尊銅馬十年虛　帝問柴車此日待公存爲霖更切蒼生望秖恐山中席未溫

病後寄莫雲卿

累世通家君獨厚每於揖讓見[illegible]孝廉濁世推年陟辭賦儒林重馬卿臥病西風疎落木懷人斜日在高城而翁政暇如相問爲說狂生已再生

送王生南歸

仲宣辭賦早空群京國逢君又送君馬上西風寒欲動驛邊疎雨鴈初聞半生旅跡風前葉四十浮名樹杪雲歸去石湖春色在不妨閑草北山文

張生別去一日值風雨大作賦此懷之

落日無凭江上樓不禁愁思落汀洲關河千里此時客風雪滿天何處舟敝篋獨憐餘短劍窮途誰爲解重裘緣知今古風流士愁絕從來易白頭

吊楊員外椒山

不向人歌蜀道難危言獨上黼千官九重聖主恩難遇七尺男兒事已完囊裏諫書誰更草秋

頭沉血幾時乾知君白骨藏何地千里臨風淚墦彈

亂後過訪雪竹馮丈

别來踪跡已經秋夜半相過到水頭入戶未分賓主坐牽衣先說亂離愁乍聞官長輕田賦又報將軍築戍樓試問當年避秦客感時清淚若為收

夢謁劉孟平原君墓覺後有感

英魂何處埋秋草月白三更入夢來最愛博徒能好客誰知公子獨憐才神交直許人千古俠氣空瞻土[illegible]記得墓門長跪後袖粘新碧汗莓苔

避亂山中嘉訓千里過訪賦此見况

干戈吳越風塵墦爾獨微行到海濱欲與故人相慰藉不愁亭尉戍關津重逢豈是當年地一笑驚為夢裡人相對共論棲息計更憐家有白頭親

長至日有感

佳節那堪動鼓鼙望中風物正凄凄街頭不見人扶醉城上新添烏夜啼戰馬歸來霜草盡將軍屯處暮雲低慚予藿食渾無計佳句逢人不敢題

哭亡妻

憶[illegible]辛勤十載餘北堂甘旨更勤渠不因病骨辭鳴杵每向深更伴讀書千古重泉䰟自往百年偕老事全虛亂離骨肉飄零盡長夜凭棺獨愴予

[illegible]子元韻

乳鴉[illegible]明滅飛螢墮水寒生計自憐隨處拙交情尤[illegible]鄉難深杯竹葉催人醉長笛梅花入夢[illegible]過憶故人千里隔幾宵明月不同看

人傳子喬被冠無家賦此懷之

滿庭風雨獨思君浪迹今如水上雲既已無家難作客可能投筆學從軍廿年詩草知何在千里音書那得聞不是五更無過雁江南弓矢正

紛紛

秋日與故鄉諸友登硯山（是日同游者徐伯臣姚汝晦董子元唐世具唐子迪舍弟邦肅共予七人）

共對清秋進酒頻倚天蒼壁玉嶙峋帆連雲葉當高樹水動風花吹白蘋碧浪自開鷗鷺侶青山誰問亂離人登臨不盡當年興惟有新亭淚滿巾

得顧舍人汝和書有感

開門忽漫見長鬚手拆封題淚與俱滿紙但教

存肉骨一言那復戀松榆兵荒已作無家客毋老猶存未死軀欲向長安暫棲息生涯誰肯教吹竽

和寄文太史

桐葉蕭蕭下小樓懷人清夢到長洲圖書但可供青眼烽火那堪照白頭四海聞鷄誰起舞五更聽鴈自悲秋願於眠食頻加愛世難應煩杜甫愁

秋夜示弟邦肅

西風策策秋將暮氛祲江南尚未銷五夜清涼聞蟋蟀兩年棲息似鷦鷯倩誰刀尺憐羈旅賴爾琴書慰寂寥留得當年池上句不愁三徑草蕭蕭

友人徵道

小齋趺坐正黃昏欲破窮愁仗酒尊問字無人時下馬徵道有客夜敲門半生豈是[illegible]骨千

載空懷[illegible]恩慷慨幾回思賣劍獨憐戎馬暗乾坤

顧六汝所客舍

飄零湖海壯心違我已歸家爾未歸別後詩名真籍籍到來懷抱只依依風傳刀斗人聲寂星閃旌旗夜影微相對不堪清淚落却憐時事轉成非

江南二首（時幕府徵兵廣西有瓦氏携二孫下江南有司以蛇犬供軍中故云）

江南千里賊妖氛野哭家家不可聞落日群狐窺白骨荒林萬馬卧黃雲將軍不下征夷令使

客空傳祭海文試問　九重宵旰處殷頻番氣正氤氳

萬里迢遥徵戍士虎符星發路何賖帳前豎子金刀薄閫外將軍實髩斜田父誅茅因縛犬乞兒眠草爲尋蛇軍儲不惜人間供顧斬鯨鯢淨海沙

江上逢沈嘉則至

江上相逢多感激一林斜日下高城抱琴不負重來約開帳徒存老去名葉落空堦秋夜雨雲

停滄海故人情自從杜甫憐才後誰復人間識李生

寄慰鳴教下第和嘉則韻

清時誰肯賦緇衣知爾情同倦鳥飛南國文章三獻後西陵風雨一宵歸陸離不售青萍劍寂寞重開白板扉千里相思無可寄鱸魚江上入秋肥

九月廿四日觀兵浦上時趙督察與賊議降

河上翩翩一羽輕離離衰草陣雲生樓船十里秋江簇甲帳千重午夜明水郡却爲防禦俠孤軍偏築受降城漢家麟閣深如許好待將軍早策名

贈盧柟謝榛曾刻盧柟四賦上于當道柟獄始解

禰生才高合取忌下獄十年荒井廬故回稍藉朱家俠賦就直抵鄴陽書十萬黃金快意盡三千白髮空愁餘江南春暮忽相見悲歌握手仍踟躕

雨中言懷

草堂十日雨斑斑門覆藤蘿晝不關覽鏡忽然生白髮舉杯何處得青山途窮自笑狂生哭金盡猶存壯士顏聞說冥鴻在霄漢蘇門長嘯許追攀

送陸承道北遊太學

秋雨踈踈鴈早聞故交尊酒別江濆漢廷父任推安世吳下家聲重陸雲慨出金閶皆客路橋圍璧水正人文高堂頭白歸須早此意唯予可授君

送董秋官原漢謫戍廣西

危言才上即捐生放逐猶勝主獨明聖世自容黄閣老舜卿難慰白雲情一時已見排閽力千古應存借劒名聞說殿中諸執法封章今日爲君成

春日書懷

花柳年年動早春儒冠潦倒獨傷神家聲已隤二千石義士空慚五百人青山可閒不得隱實刀乘貴非爲貧誰能酌我一江酒醉騎黄鶴離風塵

送顧汝由北上

霜下江皐木葉黄故人相送秘書郎西清夜雨陪鸞侶東海秋雲隔鴈行韋陟久堪唐侍從馬遷應見漢文章長安世事悲今昔柰爾蕭蕭萬里囊

謁王三渠吏部尚書 尚書尊公與先福州俱丁丑榜潦卿爲尚書國子門生且與其弟曾同館舍

當年國學侍門牆況復通家識季方下馬向人拔姓字入門脩贄出文章絲綸久直西清地喉舌今司北斗傍共說位高能折節也應不厭疎狂

秋日過陸思豫山園

亂後重來百感生青山無主鶴相迎已無金谷園中會空有山陽笛裏情曲徑秋風衰草合敗垣斜日亂蟲鳴門前江水依然在却送歸舟似掌平

立春日集馮丈人樓用韻

一夜春風到敝裘春盤細簇喜相留尊前舊侶皆黄鵠海內通家幾白頭近寺雲陰連古堞隔鄰山影入高樓丈人此地堪招隱況復見郎似子猷

二月六日

二月六日雨始晴獨立湖船傷客情暮雲漸低天際鳥濕月自照江頭城青山未容猿鶴隱丈夫豈愛東西行片帆明日指陽羨銅官嶺上春花明

善權寺

行盡長松十里餘忽聞鐘磬出僧廬慈悲尚護前朝寺神鬼能爲下界書九斗臺空荒鮮合三車人遠夕陽虛同遊誰悟空門理爲語青山莫問予

送顧汝脩北試

憐君屢戰薊門秋壯氣干雲老未休楚國竟收和氏璧秦師今濟孟明舟花迎去馬春烟裹鳥喚離人古渡頭到日而兄知問訊爲言如昔寄滄洲

和陸太史秋日園居二首

靜掩園扉日晏然坐看高鳥下秋烟霜催黄葉寒猶戀水浸青山淨可憐懶性每辭天上詔禪心常送佛前錢只愁未穩山中卧四海蒼生屢問年

門無車轍獨悠然着屐時穿薜荔烟雲物不知常變幻世情忘却有憎憐風高鴈作天邊字雨後苔生石上錢手把道書看不厭冷花疏竹報殘年

八日懷汝和顧舍人

憶昔山房池上亭十年風雨共君聽江湖此日當人日杯酒何方聚德星供奉政傳西苑饌棲遲多負北山靈長安歲歲多春雪御柳窺人恐未青

送張玄超之京

才名江左重璠璵頭白彈冠去井廬解擯已傳元叔賦薦賢誰上孝儀書堂開白玉三千秘臺築黄金十丈餘此去知君邁時輩江湖衰颯獨愁予

送陸承道之京兼簡潘仲履

風飽江帆百幅餘送君携策上公車三朝世祿皆共澤二陸家風有父書雲合燕臺官騎早月明衣樂禁鐘疏故人潘岳方承寵供奉相看到直廬

芸閣校書爲顧汝脩作

五車圖史藏芸閣四代文章自草堂池水釀雲

秋湛湛書聲和雨夜浪浪學傳劉向青藜在愁
見虞卿白髮長中秘慚予窺未得問奇聊復過
長康

陸子野同馮子喬過訪賦贈

愛爾蕭然野鶴姿半生衰鬢已成絲家貧欲作
鹿門隱賦就惟愁狗監知百里春風勞命駕一
牀寒月共題詩故人更有馮驩在倒盡清尊醉
莫辭

兒子讀書山中承子喬過訪賦謝

掩關山下已經旬忽枉高軒得暫親訪舊却非
題鳳客讀書誰作護鷄人小亭落日當杯酒高
竹疎枝掛角巾憐爾一兒還在孺共誇天上石
麒麟

訪徐汝寧子與不遇 予識公於京師道上同登太白樓賦詩後七年公又寓書於吾郡守臧公語薦予過當

徐穉才名冠石渠忽逢燕地各踟蹰懷賢同酹
謫仙酒愛士還遺太守書放棹湖山憐獨往上
室鷄黍却成虛孤雲落雁低天際相送歸人百
里餘

泊湖州懷死友唐子廸顧汝遊

萬山圍處水瀰瀰此日重來不問津百里同爲
離亂客十年分作死生人空憐泛妓湖心月猶
憶尋僧寺裏春四首舊游俱幻跡夜深維棹忽
沾巾

吊浦時濟

白頭飄泊只孤身海北天南總是鄰酒市忽驚
逃醉客泉臺偏肯着癡人山封馬鬣雲初冷池

散鶯群墨尚新歲歲城西寒食雨故人停馬欲
沾巾

送姚如晦同顧五丈唐三丈入都訪顧汝
由伯仲

天北黃塵高十丈君何慷慨渡江東到時爲有
求羊在去日先看李郭同千里江山孤劍外萬
年宮闕五雲中壯遊莫吊昭王墓草沒金臺駿
骨空

謝陳給事孔質祭先大夫祠

青瑣當年著直聲偶爲遷客寄井城一杯絮酒
酬今昔滿帋文章見死生感舊却同聞笛思懷
賢直繼樹松名通家媿我猶貧賤落日荒祠淚
滿纓

吳太守明卿入覲過吳門賦寄一首 丙辰歲遭公於濟上時公以給事被謫

太守循良初上計朱轓遥過闔閭城緘書曾遣
雲間使傾蓋知憐濟上情新政定勞天子問
舊章猶記夕郎名即今南北多戎馬太息彤軒

見賈生

甲子除夕

人間今夕歲云除把酒空憐四十餘湖海尚存
三寸舌風波惟剩百年廬膝前有子傳緗帙堂
上無親奉板輿感慨不能成一醉滿天飛雪更
愁予

過何太史香嚴精舍同董子元作

太史城南結草廬風塵誰似早懸車不辭故舊
常開徑悟盡玄機懶著書烟散虛窗茶熟後氷
懸高樹雪晴餘我來却喜携同志一醉登臺意
自舒

贈陸生

徐太守子與寓予書曰陸生固恢達可
[illegible]人也具二王詩中知足下好奇願得
高篇如褚先生傳淳于髠諸君令人觀
覽揚意耳及見生恢達一如太守言[illegible]
予何敢當好奇人也漫賦此以復太守
但珠玉在傍覺我形穢耳

陸生意氣駃裘馬不向人間問陸沉對客滑稽
三寸舌去家游俠一生心養形已得仙人術撫
節[illegible]楚音最喜長君能薦汝却慚然諾重
千金

爲韓長吉治塋地 與長吉訣時許以已地塋之

疋馬郊行豈浪游佳城今日爲君求千金不把
青山賣一諾應將白骨收草合定知無穴兎雲
封遥見有眠牛敢言掛劍酬知已淚落秋江水
自流

九日集顧汝脩山樓得秋字

九日陰雲曉盡收與君携酒一登樓山川不改黄花節鴻鴈偏催白髮秋戲馬有臺空憶項題糕無字郝慚劉尊前最喜秋娘在醉倚朱欄去復留

挽張都事

叅軍今日竟何之儒雅風流失所師座散禺彝空武庫門無賔客憶當時洛陽春到花仍發華表霜寒鶴下遲潭上草玄遺跡在騷人來往獨興思

孫秋官席上同馮子喬作

草堂卜築向林臯愛客頻煩折簡招滿壑長松青入漢一池秋水白平橋故人對酒半華髮舞妓當筵豈細腰珍重陳遵投轄意醉邀明月坐中宵

秋日訪董原漢留書草萊作

日晚城南訪逐臣飄蕭華髮滿綸巾千言未盡憂時淚萬里猶存不死身村郭暮秋聞落木盤飧深夜薦香尊長安聞說浮雲散定有黄麻下紫宸

送胡明府罷官歸荆州名政號力庵湖廣松滋人

江南木落鴈高飛相送先生正拂衣濁世豈能容直節長途應自有危機黄冠此日堪蕭散青史他年定是非歸去不妨無斗米九崗山下蕨猶肥

送楊邑博洞岳擢國子博士

公車此日徵韓愈璧水應看聚五星馬上共誇新綬紫座中還憶舊氈青一時博士推重席四海門生盡執經自別橋門驚十載何番誰復問飄零

秋日承張熙若秦子蕃趙子家喬與立高長文陳子有趙繩之張長輿釀錢召飲賦謝

芳園十月氣蕭森最喜群賢共合簪爭道未能窺奕旨鬪歌空自憶琴心青山入戶秋烟淡白水平橋夜雨深試問釀錢誰主進張家平子擅

詞林

朱邦憲集卷之三

不肖孫長世 長統 重刻

朱邦憲集卷之四

雲間朱察卿邦憲著
四明沈明臣嘉則校

七言律詩

秋日懷張鳴教沈嘉則

新秋澤國鴈不至尺書千里何茫茫不堪戎馬暗吳越却令朋舊成參商空山落木雜踈雨處堂小簟生微凉相思此夜更不極攬衣直欲登崇岡

野泊

久客未歸仍野泊羽書隨處斷人蹤去來似鳥巢難定寂寞如僧髮尚存高嶺半藏黃葉寺孤城遥帶夕陽村誰家長笛西風裏吹落梅花月一痕

與馮子喬張鳴教沈嘉則晚坐

江鄉十月淨風塵共坐溪堂岸角巾落葉聲中聞過鴈斜陽影裏見行人青山靜對真堪隱俠客相過不厭頻愛爾忘形同意氣不知人世白

頭新

春遊感懷二首呈子與

驅馳長陌作春遊一醉醒來嘆白頭四海誰分
牛驥皂五雲何處鳳凰樓壯心不向公車待知
已還從俠客求留得截鴻孤劍在敢云鋒鍔是
純鈎

落日憑高起暮愁千年名節竟誰收山川却有
滄桑變竹帛常看姓字留獻玉空悲和氏足還
金終取魏齊頭緣知自昔無知已報德應將一
死酬

棲霞寺

江闔大地成奇觀山抱珠林絕世塵澗挿浮圖
泉沸湧臺空明月石嶙峋六朝佳麗惟孤寺千
佛莊嚴總一身獨有徵君遺跡在年年停馬怨
騷人

送陸二如晦之京師

好辭鄉井謁明光馬度青山草盡黃范叔家貧
終事主長卿貲進亦爲郎空山伐木無鶯侶去
路看雲有鴈行秋道先一月行民卜淮人多挾劍敢過
詞賦卜行藏

寄義烏簿張六

天風吹不攪山堂無夜生憎此夜長雙鯉無書
到黃消孤猿有淚下鳥傷俠徒郭解今誰是主
簿仇香漢最良老我故鄉頭盡白知君無日不
迴腸

贈許太常

五十懸車謝上卿結廬仍傍石頭城鉛刀久擅
儒林價帝帽猶傳逆部清白眼飛天高鳥盡青
山照客臥雲平偶來把臂成知己一笑疎狂媿
後生

送張生歸鄞兼懷沈嘉則

登臺一醉青山暮目送孤帆下古鄞兩世舊傳
清白吏五湖今見不羈人途窮欲灑黃金淚裘
敝猶藏粉黛昔上塚正逢君到日沈郎猶自未
歸閩

感懷

四十無聞髮已秋傷心不敢賦窮愁腰無萬貫
堪騎鶴架有千編可汗牛愛客儘餘投轄興干
人先避掃門羞何能貧賤俱忘盡傲世常披五
月裘

送俞子如會試

八月江潮高十尋送君江上意何深霜清木落
千山出雲盡天高一鳥沉到日榜頭題淡墨傳
來帖子報泥金曳裾銅馬知容易潦倒慚予老
舊林

張玄超免官歸郡寄

老拜功曹祿甚微性廉常食武林薇車無薏苡
翻成謗江有鱸魚合早歸仲蔚階前芳草沒翟
公門外故人稀憑君詞賦凌三謝推轂於今事
已非

畏途誰任爾蹉慵況復高才豈易容天地由來
同野馬古今那肯好貞龍百年白髮難逃鏡何
處青山可駐節我亦浮沉波浪裏避人無地着
孤蹤

顧光祿汝所將葬病不能執紼詩以哭之

結髮論交覔早推平生意氣各成灰挽歌送爾
青山去號哭何人白馬來華表霜寒孤鶴返吳
江楓落斷鴻哀百年把臂今無日墓石應題媿
不才

徐子與僉事與李于鱗參政同載入都舟
次吳門寓書命予定交于鱗因各寄二
首

先生字甫父垂名北斗高懸歷下城宦績一生

同傲吏文章四海半門生李膺肯受狂人謁徐
穉能修紹介情千里定交緣豈薄不知何地得
班荊

朝天北指五雲中渺渺孤槎二妙同白雪驚人
今日見黃金收馬舊臺空御車尚以關河阻奏
刺先將姓字通杵下昔年曾結客大夫無媿古
人風　右寄于鱗

孝廉久矣滯南州調補於今復宦遊路出閶門
吳苑夕書傳黃浦赤烏秋長君已盡平生譽季

布終能一諾留卻恐旁人論貴賤敢言卿晛倣
王侯
千山落木送秋容蕭瑟長途得李邕醉酒豈聞
燕市筑舍香仍聽未央鐘秖緣鸚鵡才先忌卻
使驊騮老不逢　聖主今虛前席問好陳時事
上囊封　右寄子輿
贈喬志
閭里名家衆所推輝輝瓊樹照人姿霸陵巳作
梁鴻隱勃海能傳禰鶚醫少喜辭章投白社貧
收彝鼎刻烏皮秋來臥病因君起報贈慚無一
緉遺

寄吳太守明卿二首　有序
太守爲邵武四年吏理稱最不調且爲
忌者上謗書於朝竟改高州聞者短氣
時客有愬予於貴顯太守聞而白之且
書及之平生感慨內結因寄二首
政成閩越四年餘怨謗流言汚白璵世上競傳
司馬賦篋中應有樂羊書西清喜草留賢詔南

海還乘刺郡車再守潁川循吏事感時休憶武
昌魚
礪節儒林鬢巳華敢將名姓向人誇青蠅忽傍
吾身止市虎還因衆口譁讓國昔聞吳季子憐
才今見魯朱家欲從上帝訴孤憤一笑青天落
紫霞
寄謝茂秦
謝公門倚紫雲開鄭女晉瑤奉帚來白髮自知
能避世紅粧何事亦憐才千人曾出鄴陽獄賦

雪常登梁苑臺獨行千年青史在五侯消歇竟
誰哀
憶昔長安並馬遊醉來曾向酒家留風寒易水
荆尘斂霜落燕山季子裘白鴈廿年誰折簡青
山何處獨登樓當時投贈驚人句風雨長生匣
底秋
枕上贈馮子喬
臥病深秋夕掩扉思君同調世應稀古今誰鑄
雙龍劍天地惟留一布衣醉酒寧爲豪士放責

錢猶怪昔人非道遲曳杖空江上月倚崆峒看
鴈飛

上徐相公

當年名不上公車敢以通家造直廬拔納幸分
寒士座薦揚曾遺長官書登龍今喜無留刺執
雉何煩學掃除俠節由來慙負德莫言朱亥事
成虛

遲嘉則不至

臨流忽得呂虔書報道辭家一訪予未走越王
城下馬先傳黃歇浦中魚遲君握手成賓戲何
處留人賦子虛今夜秋聲到門戶聽來黃葉更
踈踈

懷子元

院靜懷人動遠思校讎君正下帷時樹懸病葉
秋當暮樓帶高城雲去遲世亂已鮮投筆興家
貧惟有賣文貲向平心事憑誰問半落秋風白
髮知

聞徐文長繫獄寄張鳴教

三木加人昔不禁囹圄天冷晝常陰雙盲不作
任君眼一劍翻酬吳起心世上有冤昏白日漢
家無律贖黃金上書北闕吾曹事友道于今爾
正深

顧尚寶露香池七夕泛舟同張玄超董子
元顧汝脩作

主人投轄席頻移放棹中流客去遲天上牽牛
歡會夜座間司馬賦成時蕩開碧藻秋千頃倒
浸青山月半池十六吳姬常佐酒却憐非是屬
年期

孫秋官池上新居成招集社中諸友得緣
字

結得精廬水上懸歌聲梵語雜高筵紅顏豈悞
浮生事白足能空見在緣渺渺孤雲低夕鳥離
離踈樹淡秋煙吾曹且盡持盃興肯以升沉一
問天

臧太守客死鄖陽詩以哭之

清節能從濁世堅循良空說漢人賢起家郎拜

二千石賻死曾無百萬錢楚國哀猿應不斷華亭帰鶴更悽然可憐千載羊曇淚一哭難收馬鬣前

雪上訪王叅政元美

隊判南來向雪川十星高傍紫宮懸文章左氏堪奴僕書法右軍相後先地鎮藩侯今倚重客歸公子舊稱賢思君醴酒還尋醉歌賦人間國士篇

泊長興望徐僉事子與天目山堂呈王叅政元美 時僉事在楚

使君家在雪溪濱吏隱何方寄此身三尺能安全楚地一船愁泊舊吳人門扃天目無迎鶴書發江心有去鱗却喜鄭莊膺重鎮定煩郊馬出城闉

送寫經僧賜公歸焦山 有序

賜公有戒行大不數今僧嘗頂佛含香寫經數年不出寺且作字窮波磔之妙士人閱經者謂其得大令法欲尋赤烏碑舊處故同郭次甫來訪予別去送以詩

又為郭泰忘年客因識支公入定心不為換鵞書具蔡却能馴虎卧華林袈裟動處花常雨錫杖歸時雲正深聞說焦君遺醉石頹眠蒼蘚一長吟

會稽獄中訪徐文長

廿載神交意氣同相逢有淚灑陰風徒與擬作五經笥圜室今為一乩宮獄吏未能書牘背俠

徒那得載車中 天王何日封三府不使沉冤射白虹

謁范蠡祠

讓政獨專兵甲事行成偏使敵人親六千君子能酬主十五名姝自保身祠宇總非吳越地渚蘋來薦古今人可憐三徙名成後不見桐江一釣緡

禹廟

岧嶢群峯並九疑空祠寂寂冕旒垂萬方玉帛

諸侯會四海非昔一統時定石秋高天共老樓
梁日暮雨來逢懸知司馬遥探日雙鬢逢人亦
未絲

卧龍山星宿閣 下有文種大夫墓

高凌霄漢遠窺吴與客同攀酒再沽繞郭山容
青不斷抱城湖影白平鋪石帆似欲隨風雨鐵
嶺何從問有無最是草埋文種骨年年花發怨
啼鳥

送馮潛遊洞庭

小馮頭白未忘貧放浪東西任此身赤道正看
南走日青山偏引獨遊人毛公壇上休彈鋏甪
里村中可掛巾何事而兄常裹足檢書惟與白
魚親 君之兄子喬懶出門戶故嘲之云

送喬比部還朝兼簡徐君羽

使君才藻並琳瑯三十令爲比部郎詩律獨誇
曹八斗獄詞能守漢三章分符暫駐淮陰節通
籍仍含太極香老我若傾徐穉榻爾衡猶是昔
年狂

除夕懷邦彌弟

何事天涯滯此身不同今夜守庚申一燈自對
吴江雨疋馬忘歸魏郡人倚醉豈無歌舞地相
看誰是鶺鴒親已知萬事明朝改爲爾愁添白
髮新

人日和荅顧汝和廷評得安字

一上層臺望眼寬放歌聊繼草堂歡晚陰不作
新年雨春樹還留隔歲寒人日相逢俱故舊鄉
雲高處是長安憐君已共青山隱肯向人彈老
去冠

病足

病足經時卧草廬門扃常斷故交書聽來楊柳
夜將半落盡桃花春尚餘鳩影向人行有杖馬
蹄何處出無車已甘寂寞同三刖敢問侯門學
曳裾

少說還家却寄一首 時予病足未能過訪

五十懸車鬢已絲草堂開處白駒馳雨分紅藥
花神王雲過青山石影移塞馬昔曾論得失海

鷗今已不驚疑當年從者來何暮豈忘平原愛
客時

寄答光州傅士歐楨伯

才名未許建安誇廿載神交翰各華魚腹巳曾
傳我札龍門憐未御君車數行槐樹官中市萬
里羊城夢奇衣家試薦劉伶墳下藻酒星猶自帶
殘霞

送瀋伯明守黃州

朱幡五馬出䨥䨥楚樹吳雲一望連留犢定教

山下牧饋魚知向壁間懸邾城舊說諸侯貴黃
國今看太守賢我已白頭求尚敝同遊空自憶
當年

送嘉則入楚

老應徵書莫憚勞賢王醴酒似葡萄三湘明月
猿聲遠七澤晴雲鴈影高楚國山川留太史漢
家詞賦重枚皐却看筆法嚴檮杌暇日猶堪作
賡騷

與袁九齡齋中夜坐有感分得桃字

清夜相逢感二毛驅馳空惜此身勞避人未得
如干木交友誰能似伯桃衣敝欲裁青薜荔酒
香能釀綠葡萄與君把臂休論醉雨過青天月
正高

怡老園和沈嘉則

郊居誰得事幽棲六逸今看共此溪人過小橋
青嶂合酒臨高閣絳河低琵琶聲落千林月菡
萏香迴十里堤獨有四明狂客醉峯頭先掃白
雲題

十四日再同沈嘉則袁九齡作

爲圃一區吳淞上高竹藏雲十萬層曲徑路窮
還更折斷崖疑墮却堪凭敢言兄弟同諸謝獨
喜交游盡五陵我已白頭甘寂寞莫教租吏扣
門徵

訪顧傅士道行

顧况才名擬建安賦成青歲即彈冠杏花酒向
燕山醉苜蓿盤從越地看命駕敢辭千里遠通
家眞見百年歡憑君試問蘭亭跡一吊群賢酹

激湍

送侯進士欽之還朝

天上金閨籍晩通使歸仍侍建章宫慈親好就崔邠養　少主偏思汲黯忠豈許長秋騰百口却看天柱佐重瞳行行莫問山中事賦得新詩送五窮

五言排律

彭城道中得頭字

客路春來暮斜陽雨正收異鄉遊子淚故國倚

門愁白鳥窺帆影青山立馬頭高城雲補堞古驛樹藏樓軍壘四郊没人烟萬井稠江河爭楚漢此日爲誰流

九月十日顧汝中有竹居夜酌分得今字

到處宜行樂休論昨與今黄花難久待白日易西沉尊滿賢人酒堂開君子林脱巾狂轉劇投轄意何深燈火淡微月歌鍾雜暮砧歸來餘興在投筆寄長吟

七言排律

顧廷尉携酒過舍同沈嘉則諸君作分得盧字

公子聯鑣過草廬共推廷尉足芳譽好賢能結王生韈未老將懸廣德車却喜更深尊酒共敢言多病故人疎杯傳西域雙鸜鵒饌入吳江一鯉魚樹葉從風緑地走拆聲和雨到窓虚秦姬美擅南威色越客才高北斗墟曲可啼猿雙淚下詩能倚馬萬言餘酣歌不費騷壇事河朔州間恐不如

五言絶句

龍湫

湫半石下垂去水不滿尺忽然春水高仙舟不礙出

和張長輿西園雜詠

清修館

深林啟孤館修竹當門立翛然謝緇塵相看亦相得

白雲塢

讀書深塢中飢渴無所埶松火吹欲紅瑞將白
雲煮

春草池

風雨時離離池上春草細秀句落人間謝家好
兄弟

桃花巷

長巷桃花繇風來下紅雨不是武陵中隔溪人
亦語

贈虛上人分得白字

杖錫西方來趺坐祇園石口吐清淨言龍起鉢
雲白

席上再送沈嘉則分得際字

芳樹帶春江歸帆落天際一望愁無涯人間幾
兄弟

夜

高城下卅楓秋砧夜不歇一片故鄉心坐落閶
門月

七言絕句

俠者

平生曾作五陵游亡命東吳學報仇昨日殺人
闔閭裏大刀環上掛人頭

哭亡妻

春夢沉沉去不歸傷心往事已成非最憐堂上
雙棲燕日日將雛上下飛

同寮惟敬徐子與比部吳明卿給事登太
白樓分得頭字聯字 時給事被謫

高樓百尺俯江流杯酒難消萬古愁狂客不來

仙客死空留明月照城頭
望窮碧落空帆影酒盡青山見夕暉忽憶夜郎
詩句好浩歌相送逐臣歸

送馮子喬遊洞庭

離離春雨晚來多湖水新添十丈波釣得白魚
甚入饌不須彈鋏向人歌

題汝修宅賞海棠

東風亂攪海棠絲花底傳觴怪酒遲醉倒月中
呼不起不知身在亂離時

逢李筠

與君重會若耶溪夏卜千竒向亂啼試問舊時
歌舞在山公猶得醉如泥

過墻梅花為張長興作

高梅飛雪過東墻一樹踈花兩院香寄語鄰家
共憐惜莫吹長笛向斜陽

和莫雲卿

秦淮江水碧沙頭曼女愁生兩黛秋今夜寒潮
應是妾不能從北又東流

弔故娼張麗人秋雲娼有肺癖人竟不得娶而死

人傳白骨已歸泉渺渺孤魂最可憐風裏落花
終委地憐君不死十年前

和長興煮茶

掃葉林間帶露燒一鐺寒水瀉秋濤與君醒盡
西窗酒花影半牀山月高

喜張鳴教持高蘇州書見訪

書劍翩翩江上來孤城風雨正相催由來白璧
人爭識刺史封題不用裁

鈎言

脫布褲

脫布褲脫不得東家女兒織未成日日機中向
天泣織成阿爹輸官租空費朝朝暮暮力脫布
褲脫不得

朱邦憲集卷之四　不肖孫長世長統重刻

朱邦憲集卷之五

雲間朱察卿邦憲著
四明沈明臣嘉則校

序

韓元良遷斜橋敘

韓[illegible]少業舉子業數試有司皆為擯斥又不得[illegible]為時用遂棄而工詩詩多沉着典雅然不[illegible]不輕示人故人不知也少與伯兄同居常從兄嫂寄食飲時厥考竹溪君無恙元良實安之壬寅歲竹溪君下世遂各立門戶乃卜居於顧氏里余與元良厚善相從無間宿遷之日往效奔走命童子執負擔之役而余實司其出入元良攜入顧氏里者有書簏三衣笥二劍一甑一硯與書簏等余還畢登堂殊有愴思而元良則怡如也居甫閱歲外侮沓至有司以重役臨之而身受榜責復卜居於黃龍浦之南遷之日余復往從事所存者書簏如故甑一硯二而衣與劍則蕭然矣叩之曰衣以易田劍以

買牛甑為悍吏所破而硯則輸于官矣元良耕之三年歲皆不登諸故人過存尚能給人馬酒食但性以任俠自喜雅無心計苦為大猾所侵遂使敝廬薄田屬於鄰氏元良恐為市井所羞謀族人之疏屬窶者復遷於斜橋之故址焉遷之日星霧昏黑道少人而諸故人未之知也余急走視之見老牸繫於桑破甑懸於屋硯有凝塵卷書零落不減長卿之歸成都也嗟乎牛雖存無田可耕甑未盡破無粟可炊尚能獵經史工點畫哉夫士君子之生於斯世能以章句取科第紆朱紫綰銀黃不與流輩為伍雖無夷齊之行終不為首陽之鬼不幸而為農夫則精勤耒耜黽勉刈穫時至而畢公家之征退而擊缶嘻嘻以餘粟卒其歲所謂甘心田畝不知有人間榮辱雖無顯烈聲稱於世亦能以力自養也若進不能取退不能耕勞逸形其身寒燠嬰其念不為農夫所羞乎元良再遷而家不饒三遷而遂貧居處甚困幾於不振是不幸而不為農

夫故也詩雖工亦奚益哉余且推之書之以遺同志

用拙集序

沈嘉則走閩中赴汪開府吳邵武及戚將軍期去來適果著蒯緱丁艾二集還家築蒼茫閣閉戶下楗者數月著詩若干首以用拙名之知余被病甚宋輕千里來勞苦已而出示余且命予序余善嘉則二十年餘矣嘉則才甚超異絕似予長太白立就不屑草又類子建余友陸君思

豫亦奇士昔嘗醉嘉則酒卧之覆卮上卒援觚苦之嘉則起即捉筆萬言二童子磨墨濡不能給言且偉麗不以捷故滓窳思豫跽而再進嘉則酒大聲曰楫頹為沈明臣榜進士座多賢豪客皆舉酒賀今嘉則竟為山人學益邁傳造詣益深遠所著詩氣格雄厚辭情縟髒非大曆以前語不染晞世稱作者多不當嘉則意太倉王青州卑視藝壇諸人評嘉則為布衣之傑云予嘗見世人所操非獨技必欲取剞劂以致通顯

廼嘉則上書謝諸生願為布衣拙矣然與巧者艾綬提空名而揖讓於王公大人前者孰與古今人皆重金錢餞厚家尤纖嗇筋力嘉則故貧不善治生產又不肯伊優千人菽茹常不贍益拙矣然與殫力積著贏積刀泉不恭仁義者又孰與世必有能辨之者若嘉則出胄子澄之獄訟徐文長之兗牧盧潤之之遺骴嫌傲弟曲全人倫率皆任難為苦摧哲就駭用拙亦至矣嘉則與從子箕仲肩吾居家自相師友今肩吾已

成進士亦不病拙且知余必曰叔父名集意非朱生烏能知哉

勾章聯句序

嘉靖癸丑冬沈子嘉則自鄞來訪予山中解其裝出示勾章聯句詩一卷故與慈之方國華一如上人作也與予讀竟乃命予叙時山陰張鳴教與予俱鳴教曰子之慈不下百里故人過從見必接杯酒通慇懃問別來事且不暇奚及於詩況當風塵澒洞戎馬紛拏子見故人不無流

離之感又奚及於詩乎曰夫人好生於情情有所鍾或不出環堵卧起食飲必宜其情乃已或浮游寰宇神會目接亦必宜其情乃已故同情則趣異情則違古今人士然也嘉則與故人邂逅未移時而聯句者聯其情也子獨不知夫世之同情者乎賈人之相遇則曰珠璣瑇瑁果布魚鹽若何法而乾沒也俠徒之相遇則曰博戲馳逐鬪鷄走狗若何技而爭長也縉紳先生之相遇則曰若何術而得大吏非案牘簿書錢黃

朱紫事不相語也使賈人俠徒與縉紳先生遇於一堂則賈人與賈人向俠徒與俠徒向況縉紳先生乎嘉則才情超邁下筆立可萬言伯仲太白而奴僕李賀國華先生少負才名賦宗賈董上人詩多沉着語欽覲文道堂廡三人者生異鄉縣而其情一也故雅游相翼互爲引重邂則搦管操觚務奇鬪健即事事於藝壇矣舍此非其好也又何暇接杯酒念風塵耶昔唐進士劉師服校書郎侯喜與道士彌明坐爲劉侯劉侯樂爲屈其情亦與沈方上人等也勾章聯句何減於石鼎之勝耶鳴教曰然後謂予曰使今之詩人與賈人俠徒縉紳先生遇其情有大不類者將亦視爲非類而不相向耶予亦曰然

送俞夫子貢入京師序

嘉靖庚申三月俞竹癯夫子以歲貢持牒上京師携嘗所讀書數卷襆一素童僕二人不別有司肅駕就道夫子之所善故人與諸門生送之江上唐大人世具語蔡卿曰若夫子可游京師

乎蔡卿曰吾夫子天性踈絕讀書未嘗再過經史而下稗官小說無不博究下筆鑄辭立就千言辭且雄偉雖爲時義亦務去陳言如彫章縟采奪人眸目宜矯翼人群久矣顧顛毛種種始以貢上禮部實不足以償夫子也今行矣大人何疑於夫子大人曰子未知若夫子之深也今京師以脂韋爲恭謹以陰重爲蘊籍風日下矣若夫子砥節厲行不好爲委瑣之狀少爲諸生貧日不能具脫粟不向人言有無與人論古今

是非棘棘不阿揚眉吐氣一座盡傾人或好尚齦齦必立折之使人若不能自容而夫子意豁如也嘗與諸生入謁大吏議禮當再拜邑傳弗許若夫子執禮如礽笏立磬折於諸生中不共起伏不私謁有司聞人有言政令不便者即大庭揚言之有司或來就問亦不接納以若夫子之節槩使早取一第而試吏於朝觸目激衷章且數數上矣今雖以貢遊京師其所負畜者在也其能脂韋陰重以合時好乎行將以直言聞

貴人矣祭卿曰鄙人事吾夫子久其行誠如夫人言然夫子嘗語門人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夫子固通儒也今以書生入京師見求謁貴人者摩肩疊跡奏刺不得通夫子必爲耻之將特牒畢試事裹足壓邸必不向人論可否明年登名薦書又明年舉進士乃身任廟堂之憂論厥政糾官邪不默然垂紳已也當是時一言足以匡濟時艱鋤削蕪穢雖爲人所不容旋遭廢黜於夫子何損焉況今相公折節下士懷吐握之勤天下之賢者莫不願見相公夫子相公故人也今來京師不爲相公揖客耶夫子雖不合時好庸何病夫子聞而笑曰夫人之言愛人門人之言知人相公果賢吾豈敢故避之哉遂執攀登車舉手而別

江皐集序

馮子喬與予校刻其父雪竹先生江皐集成尚書南坦劉公翰林衡山文公奉化令長谷徐公以先生巖穴之節儒林之藝可重見皆曰吾願

序之未幾劉文後先死稿草殆半輙廢今不得與徐序並傳予遊于先生父子間甚善乃因子喬之請而序之曰世之擅詩名而雄視海内者何限然聞其平日自期之言或云作詩當法漢魏或云務爲大曆以前語每見先輩名家言不排其格弱即詆其詞媚往往嘖唶其口以肆譏評及讀其所撰造大非其所自期蓋欲短人以長已沽譽釣聲以欺世之不知者且無論其藝即其心已不長者矣先生少好學多所闚覽長

而肆志吟咏嘗貧不具脫粟亦坐一室晏如業不稍輟以故鑄辭益工無不雋永宏麗橫驚於大曆間諸人乃先生名益著行益脩飭與王公貴人之賢者游未嘗言已貧賤惟恐以貧賤累人日與繳文之士上下古今未嘗雌黄古今人一語雖與學步後生言不欲以所長先之或以詩就正先生刋定而歸之不以其所未合作者聞於人人嗟乎作詩者皆先生若也乎何害其議評惟先生立言如是而自視類無能人顧非

長者哉予嗇名遷學益通博操筆輒逼古人文翰林稱其詩多可傳先生予之不徒王逸之有延壽少季今文之有之問矣

山中葬母詩序

昔王戎和嶠俱遭大喪戎以鷄骨支床和哭泣備禮世並以孝稱予獨未然之人子枕苫寢塊三年不見齒始不違乎職戎乃飲酒食肉奕棊不拘禮制去聖人之道遠矣晉人以風流放誕相高尚如戎之容貌毀悴必而後起者亦鮮匹故不以戎爲廢禮也予家先世不甚顯五世祖楚才公以孝道士稱名在聘檄世承祖德不踰禮制先福州公持喪尤謹多過人行乎不能無晉人習然于兄弟間相誡欲期無媿先人之傳而從弟宸卿性尤醇飭不類乎執嫡毋喪秉禮盡哀一切絲竹沉湎之宴亦不與或給之至至即奔走家故不能貸息錢以厚葬且晝夜徒跣立雨中親視負土累月不歸土巳燥猶宿墓下亦吾氏良子弟也諸賢者重其行而且哀之各

賦詩投贈予亦賦二十字以勞其苦逾節墓歸淚猶在睫請予曰願兄序諸賢授詩意必忘不忘乎曰汝良矣願吾子孫學嚐也毋學戎也

叔父子明先生蘆江稿序

朱氏遠祖莫可考自元詩人仲雲公至吾父福州公凡七世以詩文名者六世吳門翰林文公叙壽梅集比盛於王筠家云叔父子明先生福州公同產弟也少承門風游心竹素大父提舉公期繼吾父起竟終儒生且客死天於叔父厄

矣祭卿走京師占護喪還以故盧汀稿僅存從
弟宸卿亦喜學詩請校讐於宿學馮君子喬沈
君嘉則丐序於吾郡祭酒林公而刻之昔人言
三都賦成得王甫士安序而後重要知古今綴
文之士言未易傳也林公道大德尊位高業峻
非徒秉儒林軸者迺爲叔父鑄偉詞於端即叔
父言未盡合作世以林公故重矣然叔父不能
飭行脩名即言皆合作能使林公操觚哉嗟乎
人不死於死死於無聞叔父藉林公而傳天於

叔父未盡厄也

送塾師沈子真序

子真館予家九年戊午冬將別去予與兒子
皆不忍別乃脩具引酒餞之以文曰學之道嚴
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
義也固通之古今矣今以舉子業師人者其任
豈易勝哉當世無所容惟射策甲科爲最故教
子弟集章句以求進取者不限貴賤連落比宇
然子弟成否自視髮以至束髮僅十年耳師能

嚴加督率不使逝蕩凡舉子所有事者務俾精
誦熟讀漁獵博綜然後課以文字雖中才子弟
或能以勤底成過此則情逸心放不甚檢束間
或才質清敏能撰造文詞不過影竊耳剽曾無
唇腐齒落積累記問之功故出試有司遂黜父
兄稍加姑息便馳情六博狗馬聲樂婦女矣雖
世以儒業起家者至是鮮不隤其家聲安望其
進取哉故庸醫誤投藥石殺止一人若得倉扁
復可起也教子弟而非其人因循猶豫以至丕

可救藥是舉宗之祚斬矣其禍豈止庸醫哉予
見今之師人者未就講席時靡曼冠裳日遊市
中以求論薦及子弟北面受業或驕揚自高或
倚席不講使子弟業荒於嬉而忍累所舉者多
矣若子真豈若是乎子真少明春秋讀書窮日
夜之力故六經諸史無不淹貫然以文求合有
司[illegible]不可得予爲童子時見子真與叔父竹溪
先生通及長與定交而師名益振矣庚戌歲來
就予館至日與生徒約課業能滿程限談笑如

平生歡不如約者節楚不貸生徒無不股栗自
旦至暮生徒誦讀不休予貞亦誦讀不休帳下
不聞閒語亦莫敢窺足門外者或客至少間必
焚膏繼晷以竟其功漏下五鼓即起蓬頭叩寢
戶矣予好晏客予貞時出雜坐一坐必數起以
省勤惰客有嘲之者笑曰非故避席職當爾也
故生徒視虛位若在予若予貞過嚴携枰請與
奕目常四顧口亦咿唔雖落子爭道每敗北而
罷故四子鱗次受業甫十歲所治經皆記誦若

流若予貞者豈易得哉予留大父南昌公至先
福州皆開門受徒而大父御史公師道更嚴名
在海內豈先世未嘗負人故予子弟得師如予
貞耶予貞曰予不賊若子若亦知予足以全交
矣予行矣舉秦君以代頤秦君以予交若者交
若頤君以知予者知秦君

送顧舍人還朝序

昔江淹云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
之何古人狀離別之情盡矣若予與舍人顧君

汝和別殆非古人所能狀也汝和爲予妹壻長
予一年總角時即以弟甫予各進款誠布心腹
里門之士視予二人爲石交家大人早背門戶
衰折汝和時亦未仕矣心救視以父兄之力振
予不使贖墜先緒予嘗病瘵甚懲汝和踰月經
時舍予病所游處慰藉親事湯熨汝和性沉默
蘊藉而病予嘍嘈勵言規戒惟恐人過予汝和
好爲古辭章而厭苦章句與予性大合每有撰
造互爲譏評不徒自相許可故出相推轂居多

交祖信次不見真若飢渴丁未歲汝和携吾妹
入京師予送至吳門執子牽衣欲言輒廢離別
可憐之情已非昔人所能狀矣况予今日別汝
和又豈昔年別汝和時耶予毋蔡孺人年未四
十而寡予方九歲妹近七齡孺人以妹更幼愛
與予等及歸汝和以汝和才且賢愛亦不在予
下憶汝和初入京師時與妹同拜孺人於堂下
孺人叮嚀刺刺不休淚簌簌數行下侍者老幼
皆感泣及聞汝和拜官中書通籍禁省孺人旦

夕甚懽乙卯歲汝和奉使過家妹亦歸省孺人
懽益甚惟恐汝和復駕還朝之轅也今汝和與
妹復行矣孺人先已遠背昔日孺人所坐堂上
與所侍老幼者故在汝和與妹拜亦如故安得
刺刺聞孺人言歔歔見孺人淚耶嗚呼幽明遂
絕卅十異途南北修阻弟兄殊轍情以事生淚
因悲下豈尋常離別者可擬耶使汀淹而見予
別也當不能握筆鑄辭矣故予論次憂戚之情
以備行李之末若汝和妙譽張於儒林賢聲重

於朝宁馮子喬諸君聲於詩歌矣予苦塊中人
也何敢言

燕市集序

燕市黃沙搏人面厲風剸骨青蠅矢日可積十
石市中擠讓之夫率緣寒燠而高卑大苦人好
游者何取於燕市以士抱異才者無所售必欲
於燕市市耳王先生腹不便而儲偫古今書甚
富出爲文章若鍇首山若耶之金而鑄大鼎鬬
尊陽劒獨得其黃冶鑪錘變化之秘流彩發艶
耀宗廟而照區宇盲者皆知爲[illegible]寶一時海內
綴文之士輩爲成都相如而許其節槩過之其
才當售故燕市有王先生跡也當是時諸相君
與列侯家競辟天下士爲記室而雕蟲斥鷃群
然奔輳矣王先生才固異氣藐大人僅見知於
汝南袁公袁公亦不能爲王先生輕重及再遊
燕市而求似袁公者亦無矣予常恠漢景武間
周亞夫衛綰竇嬰諸人爲相頗立名稱不能薦
一相如要知其所推轂者必附已士耳今王先

生走燕市無所遇而遇者皆非王先生又何
怪相如之久困成都也嗟乎袁公死矣王先生
又未嘗因袁公貴乃今數數稱袁公門人彼群
然奔輳而被引重者不敢自名其氏客昔何取
於客哉朱在明能詩而好爲奇節故名其集而
刻之感王先生之無所遭也予多在明感因屬
序而論次如是惜予倦遊不能從燕市酒人
故地變聲歌王先生詩發其慷慨不平氣於千
載下也

題橋集序

王屋山人賦得司馬相如一卷巳自爲序復命予序之豈以予亦慕相如而知山人哉皇甫士安云賢人失志詞賦作焉使山人早能遠引高翔致身通顯或無感於相如使山人能薄少文材朽行穢雖不能揚揚滿堂亦無感於相如山人結髮好讀書獵漁墳記收攟衆家體不勝衣而口所誦憶者車不能勝詩歌麗則種種合作文章爲衣冠雅可以横鶩西京故海内叙文之

士倚以揚聲顧望屢幕嘗挾策干有司屢見擯斥歲巳酉復修故業與都下士决命爭首自謂莫能當矣數奇復不偶遂以章句禪諸子益肆力藝林覃思著述註桓氏鹽鐵論纂緝司馬書法以見志余又嘗見山人不治生産日手一編客至僅一徹去即如故倭夷來寇萬艘羅落攻圍甚困山人足不乘城閉廬精誦若無所聞嗚呼傳稱如山人曾不得遘時一奮以見平生而曹耦踞下或最興發大滿其志意騏驥伏櫪不與駑駘騖鳳鍛羽下同鷄鶩此理將安解乎爽之山人文學與相如類而貲進復類之獨題橋事遇不遇有大不類者詩故所由作也使相如後山人而生則茂陵遺稿當有爲山人而賦者矣噫世之王公大人以鴻生碩儒爲非斂手爽舊矣雖相如事具載史籍尚不知其爲何如人烏能知山人哉

送韓元和赴塾序

嘉靖壬子三月三十日董子子元韓子元和顧

子汝修與山人馮子子喬集於唐子世具聽雨樓促席相向舉杯交錯各有篇詠以紀春暮予與諸君者亦與焉諸君酒半欲起舞客有抵元和書曰予家塾師久虚敬煩足下敢具幣以告元和讀之唯唯期以詰朝就道諸君遂罷舞各賦詩送之子喬得句最先引酒朗歌曰鄉里兢傳新正字橋門仍復舊諸生爲元和國子生故也予聞之戚然曰非子喬能爲是言乎古稱師最難非懿德茂行爲世所推者不可師非傳

極貲史叩若洪鐘者不可師師固不易易也况舉世人士虛名相高尚而畫人拙處故以射策甲科爲右上而以國子爲椎少文者之淵藪間有通人巨儒與夫俶儻瑰瑋之士失足於此者罔或重之元和少爲博士弟子員尋以輸粟出庠校不能以功名命世故上而有司下而閭閈內而妻孥僮僕莫不曰某國子生也使元和自謂亦曰某國子生也雖文行之卓異曹耦求其知者鮮矣客以師席屬之何念之深耶豈異於

當世人士耶予言未竟世具獵纓攺容曰予何言之陋耶昔張季事漢文以貲爲騎郎十歲不得調司馬長卿仕漢景以貲爲郎而宦游不遂二君之出何困也未幾從行虎圈不拜嗇夫劾梁王不敬天子謝過遊獵之賦成筆札且給於尚書而卬筰冉駹之節建郊迎先驅者比比嘗時人士其能以貲短之耶元和博雅好文以斆奇不售欲自附季與長卿者也客以師席屬之何足多耶况今之爲人師者其果爲世所推者耶其果叩若洪鐘者耶予又何戚焉予愧起避席諸君以大觴觴予遂書以授元和

長鋏齋稿序

馮先生子喬所著詩賦文章凡若干首其門人汪生某先請刻其詩尚書淄公爲序偉辭于其上稱一代名言無庸後進生贅說矣乃汪生復役予無以謝生意序曰唐以詩賦立功名故縉艾綬而拖朱紫者言多合作其巖穴之士若王宏張潮朱放方干諸君子摛藻益奇不遂

出顯者下遇不遇使然也雲間故多詞人而巖穴之士若儲泳凌嵒陶宗儀錢全袞焦伯城數曹才情不乏名字俱著竟未能方駕前賢故求合作者於韋布士尤未易也乃今人以山人自命者耳剽目竊餖飣其觜常語日懷刺東西行鈎名貴人之門求賞於作者之側壞隱道甚矣馮先生故承其父會東丈人學然與陸文裕公歸熙甫先生善少即如其指大肆力於藝林擷摭諸史百家言手寫唐大家詩日向白間諷咏

尋繹古人旨意以故摇筆搆思即得要領緣情
定體因體鑄辭而雄麗沈着雅淡之言皆備七
言律詩尤稱蘊藉過庸可謂窺足前賢之室無
媿於巖穴者矣先生于思大喙能爲仰天索纓
大笑而不能爲䜺口聲平生不善爲容禮近踈
簡然性剛毅廉直絕去脂韋一時所持是而人
或觸之雖貴顯必呵厲聲若赴敵即素所私昵
終不以故屈其所持善處貧不妄取人一赫蹏
友生間有所餽不郤數數餽即郤人亦不敢數

數㴑先生耿御史督學江南檄上海令造先生
廬奉羊酒衣著其行曰逸民先生竟不造令所
一謝先生其殆黃生梁伯鸞之儔自重窮閻而
與今之山人異者豈止筆硯事哉先生少以弟
畜予予嘗爲先生父刻其詩人無足怪汪生新
安人也年且少不愛刀泉而師馮先生爲詩又
爲刻其集以傳志足嘉尚且足媿世之不禮巖
穴士者故并著之

黃母序

嘗閱漢史見鮑永少有志操事母以孝稱爵關
內侯有君子之槩子嘗慕之子昱有父風爲太
尉多所匡輔光武稱爲忠臣子子益慕之及竟
史至列女傳乃知永爲桓少君產永與昱之賢
實由少君成之也今里中黃母之賢不大類少
君哉母爲黃靜庵先生配先生故儒者褎足讀
書不治生產脫粟不給不問母勤事織絍旦暮
與家人雜作以供先生饘粥相先生教其子中
山君厚事師傅𩠐珥盡脫先生物故母不以春

秋高爲解治織絍事與督教其子如先生在復
以教其子者教其孫體仁今中山君醇謹有道
事親以孝閭食廪橫舍抱公孫弘射策之志不
衰體仁學茂才雋挺筆輒碎易胄耦咸推先登
且世其父醇謹之德異日業當爲里中人生色
也故知非桓少君何以有永昱之賢子若孫黃
母非今日之桓少君哉母今年春秋八十登堂
爲壽者皆體仁共鉛槧友生也遊辟雍上禮部
者弗與往役逢變者弗與高子長文朱子叔郊

陳子子有趙子繩之滿子允翰捧觴先進曰不佞輩父毋無恙已向天加額矣乃黃子隨其尊人拜大毋於堂下樂加不佞輩也爲黃子進毋一觴秦子子聲劉子叔球捧觴再進曰長文輩父毋無恙已不得言重慶乎二人僅有老毋在黃子視乎二人樂益加矣爲黃子進毋三觴乎兒子家學家賔家教家法奉匜洗觴手筆札跽而言曰家大人九歲而孤踰三十而大毋蔡孺人背棄旦夕戚戚心已不能望先觴再觴諸君

視黃子則霄壤矣學等以家大人故知黃子樂甚矣進毋觴無筭也觴畢遂令兒子書黃毋之賢可比少君數以備史氏之纖范宣城者

刻滄海遺珠賦序

昔王奉珪之賦明珠張隨之賦驪珠楊濤之賦蟻穿九曲珠雖鑄辭不類然皆宜寄志意於筆端以舒其壹欝能令異代翰墨之徒讀之換色興嗟而士之終身擯斥者尤加扼腕是亦人情使然也鄭李先生所著滄海遺珠賦綺靡詳贍誠如張君長輿言乃長輿詮而刻之豈獨賞其詞之侔麗哉長輿少有異質稍長即咬獵于書林肆志博合與吾黨張玄起董子元馮子喬沈嘉則顧汝和莫雲卿俞子如遊相期撰造不作兩京大曆以下語而所著經生言尤稱入彀中的與雲卿子如爭雄長自謂提筆入貢士籍人當辟易矣今子如先登而長輿尚淹鉛槧悲清盧之就盲傷夜光之按劍故有取於茲賦也若病其以文自娛而避待價之旨則曼倩之牘不

上於公車元輿之書詎陳於闕下哉嗟乎　國朝以制科爲重得之者爲不遺余非珠故當遺長輿與莫俞二君終當似李先生不遺惜乎諸君之被遺也因長輿之請而論次如此

思椿錄序

姑蔑余君東溪少爲博士弟子員有聲儒林已而棄去學長桑君秦越人之術又有聲於吳越間嘉靖壬寅歲予識君於本師俞竹癯先生所去今二十四年矣今年復遊海上一日忽臨況

余門未及揖而笑曰子即竹癯先生坐上客也余迎君坐上坐談余爲萯子事久之君出思椿録示余曰知子能文章矣以竹癯故爲我序之余故不敢不諾賀子曰往而不可返者親也故人無有弗思其親者昔皐魚以風木之悲被褐擁劍立哭而死孔子之門人聞而歸養者十三人子賀謂皐魚孝矣而死則過也夫身爲父母遺體身存則親存以親故而滅性伐生豈親之泉下意哉君自尊人物故在苫塊間不踰禮迄

今卧起食飲必思出遊江湖走川谷必思乃至步嚬人譽客言以寄其思而年又望八步不假杖隱然有啖桃食丹之容可謂思其親而存其親於世者矣君之孝豈眇小哉子生九歲而先大夫背棄先孺人近亦繼没既無雞豚之供又乏椎牛之葬因君執筆淚不覺涔涔下

趙子實作炊詩序

金陵趙子實性夷曠而果直厭世浮沉齷齪隱於燈藝紀丁谖諸王公大人儒林賢豪皆禮之亦古之奸鍛者儔皆出遊諸名山命童子携爐一釜一甑一秋菊英一瓶自隨對客輙自炊手勺藥以供爐去薪用炭炭僅二觔許可給金賓一日聞者皆高其雅而許其儉子實亦不以儉謝今子實老矣來海上尋赤烏碑舊跡僑於陳羽士所昨過子緩頰談事子走蒼頭舁其爐來置之舊雨軒北并召諸所善客坐子實於上與家弟邦肅裸而殺雞擊鮮割肉瀹脫粟汲水佐之煉火吹烟一如子實指未幾諸物卒辨不藉

紫蘭丹椒而香滿籩豆矣沈嘉則馮子喬顧汝修汝中環侍大笑即席地舉匕而盡復開一甕米汁勞子實苦各賦詩紀之命子爲序余不文僅可監厨以資人捧腹烏能冠諸君膏腹之辭以重子實哉

送彭美人嫁人序

彭美人名翠淮陰人潘寅叔所善姬也寅叔走京師姬請從不可把臂語姬曰似潘郎者慎勿與游盍擇對事之吾贈汝金錯刀以自斷也寅

叔行姬媼多楊生金竟許楊生姬召所善客數
曹持酒別朱生吳門錢叔寶王百穀黃淳甫亦
來問朱生病朱生出赫蹏請題送春字畫落花
鷃鵡賦詩送之盡日曲無聲酒不成醉姬起泣
不休拜座客曰妾非不能事潘郎作外婦乃卽
不我收金錯刀故在尙難深割也柰何淳甫以
觴觴子曰君善寅叔又善姬媼故嘗德君君能
出單辭姬可無行矣人言君得楊生金作說客
果若人言哉子笑曰朱生亦媼矣姬嘗避仇子

家與子俱一室兩月子以寅叔故醉不敢卧其
股姬嘗呼朱生爲柳下君黃先生故知朱生非
愛金人縱以金故去姬去一知巳矣金乃重于
知巳哉昔人者媼子僅資座上捧腹然卒未聞
知巳道也嗟乎婦人能以柳下君識朱生乃士
人不知朱生爲披裘公哉慨知巳之難淚爲姬
下不休座客或泣或笑歌黃金何日贖蛾眉之
句以送姬

朱邦憲集卷之五　不肖孫長世長統重刻

朱邦憲集卷之六

雲間朱察卿邦憲著
四明沈明臣嘉則校

記

遊金陵諸山記

嘉靖丙寅九月望日子送兒子家賓赴京師道
曲阿河下與兒子別乃携二蒼頭疋馬度句曲
望九靈絳巖虎耳諸山抵金陵訪潘祠部仲履
於官舍至不奏刺而入祠部驚喜握手甚歡引

酒燈下問別來狀極悉卽下所懸榻卧子明日
祠部告子曰金陵諸山稱絕勝我輩能往遊當
不辱諸山卽弗往良自辱矣乃召所善顧君仲
明張君兆文偕往肩輿出聚寶門憩大報恩寺
寺新災梁棟俱成劫灰惟浮圖揷天彫鏤熠爛
壯麗極人間世不減鑱檻文梲信非帝王力不
能成出行二十里許見雙峰隆起祠部指曰此
牛首也徒步從山背陟入望楊子如環飛帆隱
隱若奔馬時樵人報官人來山僧具袈裟鳴鐘

而迎坐方丈供蔬飯飯已僧導觀文殊辟支二洞登頓紆謫皆百餘級折而東巖際大石當路下臨絶壑石旁僅容一人行予與祠部二君牽挽而過共觀佛跡錫服於巖上上視彌勒殿尤去三百武二君不能從嘲之乃從俯視四山在望長江更出矣迤邐而下見塔影從扉上隙中漏入倒懸一室几下下觀虎爬泉白龜池讀姚少師所撰寺碑由白雲梯而出梯旁長松夾道干雲切霄陰極蓊薆爲牛首最勝處祠部謀宿

祖堂山遣携尊罍者先行二君曰日且入虎即人柰何祠部曰人生在大刼中脫不能脫即虎即我亦樂也相與大笑登輿而去盤紆過二嶺僧亦鳴鐘出迎佛宇緇廬傾落迥異牛首僧依山所置樓極精雅几案皁潔不染纖塵從化黎翰林扁曰華嚴閣遂共宿閣下夜半明月當窓梵音與鐘聲相雜令人寃夢俱清煩惱暫息晨起過獻花巖亦從後陟上步才數級大洞可容百夫云法融禪師說法所歷觀音大士閣披莽

行露直登其巔視牛首在足下僧云去地二百二十丈許巖際怪石攢羅列聚若奔騰撑拒於天表仰眺不可即望鍾山白雲在腰青螺若截江形益出又不數牛首椒矣足力稍疲下息僧舍舍旁一楹懸崖而屋俯檻松竹上矗清氣宜人祠部誡僧弗供茶闔扉臥談疲力頓起出飯方丈而行寺門紆廻數折巨木大竹斜紛有石門戟立問曰寺人墓行里許登輿取道抵天界寺觀所鑄大佛頭即秦銷金人大便不踰此因

訪果斌上人索其所爲詩若干首而回明日予衝果[illegible]驢訪祭酒林公於鷄鳴山下以昨所遊語公公亦喜移時別來祠部已裝齎待遊棲霞矣仲明以戴君晉甫至爲辭兆文倂其兄兆吉往未至棲霞五里許道旁有大石獸四勢若怒吼欲奔半沒泥蘚古碑二剥落漫漶不可讀尚存百吏字可辨山漸近望寺愈杳冥予頗訝之已而見山右股如蝟伏左抱靡而少折從中入半里許寺乃微出樹杪寺門外石幢爲保大

開物半毀折委草莽予與祠部下輿共慨久之讀唐高宗御製明徵君碑及江總所撰棲霞寺碑徵君碑陰有棲霞二大字登殿禮佛坐定慧堂引酒數行東由舍利塔觀千佛巖塔前引品外泉爲曲水僧置石蓮花於潭中水從花中上泛如湧泉渤渤佛爲徵君子臨沂令所鑿或一佛坐一龕或一龕居三四佛大小高下依石成形大者高四丈小者不滿尺古朴藏巧儼若天成巖上有徐鉉徐鍇四字及諸所舊刻予與祠

部二君容與巖下不忍即去僧導陟巖上見夾澗斜走千餘丈澗石磊砢泉流涓涓兩山長松攢立叢倚濤聲震撼又陟百餘武地稍壇曼可散步右望疊浪巖甚奇石皆嶢絶谽呀呈奇獻幻予又不忍即去僧導至白鹿泉泉在巖下云從洞中出穌寤呼酒泉上盥手漱齒兩目若出寒液酒已從紗帽峯明月臺而下下即千佛巖俯視陡峻股戰膽落臺上大石交枕不相附麗信鴻濛時水所衝聚也予游興未止將問僧從

焉西凹祠部曰此明日事也遂沐浴宿僧舍明起促蒼頭急炊若赴宿約由寺西踰高岡時顥氣未舒蒸巖頂洞相顧不借盡濕岡下大石亂臥如虎豹踞蹲予謂祠部曰縮一二至讀書所可以了平生矣笑行半里爲天開巖上有天開巖三字不知何代人所書巖如鬼斧所劈中不能着二人行予以足支石所迸處兩手緣蘿而上衆莫能從石竅穴秀潤尤勝巖下得宋上元令趙晟題名及太寧清一四字予方以袖拂石

遍覔[illegible]祠部從巖下見迎賢碧蘚亭醒石三刻呼予急下貫之乃從故道下兩腋若風舉撫苔趺坐醒石上祠部以一觴觴予僧亦以一觴觴予頗稱大快迎賢下有伯奇獨來四字細味獨來義不知伯奇何等胄次乃以一觴酹之僧指從東下復踰高岡岡石爲勢家採伐隘成梁欐稍縱步則仆旋即明月臺故道出寺別僧登輿而去僧爲輿善有戒行又不敗人遊興予故不能去是山又不能去是僧也歸與祠部酌燈

下相勞苦袁儀部魯望知予從海上來叩門而入未揖即解帶更促席洗斝各需醉而别明日兆吉兄弟以日爲祠部客也亦爲具鍾山靈谷寺召祠部并召予予下馬過

高皇帝陵瞻觀音閣望鍾山嵂崒巃茸逶迤葛測入寺門萬松森立陰蔽五里群鹿卧遊樹下忘機若騶晉甫仲明後先押至共襄羊於琵琶階問八功德水舊跡酌於方丈酒半儀部祈蕳盡召座客遂罷酒赴儀部是夕祠部先避席以

明登燕子磯爲解予與諸君竟歡不異叩門夜明日予爲醒所苦與晉甫方起盥櫛儀部已過督行且曰殽核已遲於佛國寺矣祠部曰予所治亦已往予一笑醒解遂就道不五里抵佛國先酌儀部酒已而抵弘濟寺繞寺赤石起伏而又纏屬不斷瞰江絕壁千仞嶕嶢入天巖突穿漏嵬巢竦側若墮若仆四人共酌石下閱飛帆去來歌劉禹錫山形依舊枕寒流句旋渡水登燕子磯拜漢壽亭侯祠携酒上磯最處四望江形盡出千里一目盡眞大觀也波濤鬬風觸石聲砰磅訇礚使人耳面目駭時日將沉江予與儀部猶舉巵滿引相酬酢未休祠部晉甫趣之一再乃去歸已昏黑甚矣予四入金陵今始以祠部故得躡足諸名山寬千古之殊勝悲六代之陳跡良不自辱雅如祠部言然山靈劾技共稱奇觀而氣象差殊天限所受牛首舊稱天闕石鮮瑩琇地乏幽鬱若良賈坐肆中瑋寶雜陳煇煌過客祖堂花巖悽清寥寂若高僧面壁

枯坐外息諸緣棲霞深僻古奧若貞士幽人孤標潔操不爲玄纁所屈燕磯高峙昭曠凌險安危若怒夫烈士倚劍而歌睥睨天地若夫鍾山獨尊王氣鬱鬱諸山環拱若星眞天子攀髯處也遊凡六日主賓凡七人所接僧無慮百衆諸寺僧悉爲祠部所轄以故日相逢迎謝之不去祠部既日携尊罍止處誡厮臺毋溷僧自具脫粟僅取山中水火僧間供蔬飯立償以金不徙相當土人言諸僧亦奉法惟謹雖漫遊亦可以

觀祠部政矣因并記之

群忠祠記 代作

群忠祠祀上海丞劉公東陽建平丞宋公鰲鎮海衛指揮使武將軍尚文浙江鎮撫吳將軍賢鳳陽散官丁爵士著氏楊釦也嘉靖癸丑島夷犯順竊發海堧已而勢稍稍振殺戮鹵掠椎埋直窮荒落頭足異處者相枕藉幕府募死士戰得失大不相當上海時未城城被殘獨先諸郡縣是歲入寇者一再甲寅歲復寇之丙辰歲復

大寇之羅落千艘攻圍甚急城不潰者一髮矣幕府先後檄公等兵之夷賊故狡獰多弃卒以伏計待勝公等所至皆殊死戰不勝竟死丁力能彀千觔死於清水窪武宋與賊巷戰死於市吳統坑卒死於黃泥浜歲在癸丑劉佐前令治理政稱無害死於太平寺里歲在甲寅俱累日不能收武獨爲賊刳腹出腸賊退而過者爲之下涕釦以一身而當登城之賊與賊俱死城下圍遂解邑之萬命釦實生之功不在諸死者下

歲在丙辰先是邑之學士大夫與邑之人以公等死狀言於監司請祀於邑神廟之左矣黃子捧檄來上海見神位棲於一室照滿天日不蔽風雨念非所以安神靈又豈士人與有司所忍見也乃聚材鳩工因葺故所爲祠宇三楹西之隙地復爲屋二楹以爲藏牲酒所揩廚墻垣具如儀門扁曰群忠祠告成於甲子四月黃子曰損性伐生賢者弗與死誠賢者所重也然與草木同腐名稱不立生猶死矣史稱傅燮戰沒而

徇漢陽之急紀信含生而解滎陽之圍豈有見於泰山之當輕於鴻毛哉公等抗義奮身不避鋒刃俱以節死庶幾無媿古人矣俎豆維馨光於千祀謂非死猶生哉或曰公等迫於幕府之令死非公等意也嗟乎亦苛矣昔李陵爲漢良將史臣謂有國士風千載而下以畔名陵陵之所少者一死耳死豈可易言哉若釦之死又何所迫也故爲之記而復爲之詞以侑公等劉四川人死後於宋而首祀之者以丞上海故且以

勵後之吏茲土者其辭曰
海波揚兮鬬鯨鯢天狼爍兮光陸離虹蜺升兮
恍無期御蒼龍兮駕白螭舞長劍兮揚旌旗髮
上指兮干雲霓爲厲鬼兮佐王師菽卉服兮蕩
諸夷牲牷肥兮潔乃粢來千秋兮繫人思

上海縣重建預備濟農倉記代作

江南之賦甲天下惟蘇松爲最繁蘇松之田稱
爲獨腴惟上海爲最瘠然地之腴瘠率藉農力
以耕之農瘠則賦因之矣管子曰先王所謂與

利者利農事也古之善爲國者能舍農以爲事
哉故儲偫以濟農者所以植國之賦也上海故
有濟農倉去縣治二里許宣德七年爲巡撫周
文襄公奏建正統間前令張君積奉部符更今
名文襄公爲國名臣於江南務所善政民至今
食其德爲農以建倉者其眞有慨於心矣自倭
夷難作上海首蒙其禍倉被火遂鞫爲瓦礫塲
其來吏上海謀於衆曰倉弗復建不可因故地
[illegible]之又不可乃請於巡撫都御史周公[illegible]

公建於城之西南隅隙地凡故所存穀民間贖
金所易穀舉邑之義助穀悉貯之於倉將以求
不失文襄公遺意也夫爲上海農艱矣必欲人
人濟之穀將焉取倉之建者以備水旱災故古
人小康之政也昔任延治九眞風雨順節穀稼
豐衍張堪治漁陽桑無附枝麥穗兩岐歲何豐
也歲豐而農何藉於濟乎某方離鉛槧而理簿
書不能職辯以舉追前賢芳躅以致和氣旦夕
兢兢惟以歲不登爲懼方今　君相明良肅清

中外謂可感應天心雨暘時若歲必大有穰穰
滿家而[illegible]無病農矣倉有餘粟不扃鑰而朽腐
哉某故不以發粟之政悅吾農敢以願豐之心
悅吾農遂爲記倉凡若干楹廳事若干楹圍以
墻垣若干丈費取於均徭銀若干兩經始於癸
亥某月落成於甲子某月

露香園記

上海爲新置邑無鄭圃輞川之古惟黃歇浦據
上游環城如帶浦之南大姓右族林立尚書朱

公園最勝浦之東西居者相埒而學士陸公園最勝疊臺累樹陸離矣道州守顧公築萬竹山居於城北隅弟尚寶先生因長君之築辟其東之曠地而大之穿池得舊石石有露香池字篆法蝸匾識者謂趙文敏跡遂名曰露香園園盤紆壇曼而亭館崆嵸勝擅一邑入門巷深百武夾樹枊榆首蓿綠陰菱栿行雨日可無蓋折而東曰阜春山館繚以皓壁爲別院又稍東石累累出夫碧漪堂中起極爽塏敞潔中貯冉禹琴

尊古今圖書若干卷堂下大石棊置或蹲踞或爻聳或立或卧雜秇芳樹奇卉美箭香氣苾茀日留樞戶間堂後土阜隆崇松檜杉栢女貞豫章相扶疎蓊蔓曰積翠岡陟其脊遠近綈殿黔突俱出飛甍隱隱移雉堞上目豁如也一楹枕岡左曰獨莞軒登頓足疲藉稍麻憩游者稱大快堂之前大水可十畝即露香池澄泓渟潊魚百石不可數間芰草飼之振鱗唼鰭食石欄下池上跨以曲梁朱欄長亘爗爗池水欲赤下梁

則萬石交枕谽呀膠葛路盤旋咫尺若異詣過曲澗入洞中洞可容二十輩秀石旁挺下垂如笏如乳由洞中紆廻而上懸磴複道嵺嵳棧齴碧漪堂在俯視中最高處與積翠岡等群峰峭竪影倒露香池半風生微波芙蓉蕩青天上也山之陽樓三楹曰露香閣八窓洞開下瞰流水水與露香池合憑檻見人影隔山歷亂真若翠微杳冥間有武陵漁郎隔溪語耳樓左有精舍曰潮音庵供觀音大士像優曇華身貝葉雜陳

兆几不五武有青蓮座斜榱曲搆依岸成宇正在阿堵中造二室者咸盥手露香井修容和南而出左股有分鷗亭突注岸外坐亭中盡見西山形勝亭下白石齒齒水流晝夜滂湃若嚙群鴉上下去來若馴先生忘機處也先生奉長君日涉於園隨處弄筆硯校讎墳典以寄娛暇則與鄰叟觴奕旨之趣共啜露芽饜米汁不知世有陸沉之苦矣昔顧辟疆有名園王獻之以生客徑造傍若無人辟疆叱其貴傲而驅之出先

生懿行偉辭標特宇內士方倚以揚聲以先生親巳爲重賢豪酒人欲窺足先生閫處無紹介即獻之在當盡歡貴傲掃門求通非辟强所得有也彼鄭圃輞川豈以壯嚴雕鏤聞於世以列子王右丞重耳露香園不爲先生重哉先生巳倩元美諸先生爲詩復命予爲記故記之

墮蛙記

隆慶元年鸛巢於慈雲樓上郊生四雛二鸛日從他所竊捕魚蝌鰍鱔蛙蛤屬以哺雛迭相去來無巳予伺之甚熟見其返哺時頸隱隱若懸囊殆盡友其所食於巢頸乃如故不異鶖鶬然一蛙自巢墮下聲砉然視巳死家人浸以勺水足微微伸縮巳而復蘇異之置於庭下時大雨信次不歇蛙復適其故性哈哈作聲於庭草中咨有閒而謂予曰蛙生水澤中入於鸛腹自謂必無生理鸛又去水澤升於天而返於巢且不知死所矣幸而出於鸛腹皮骨未鎔又幸而鸛不即哺其雛得逸出墮地地去巢五十尺許宜不死於巢而死於地又不死乃知蛙未應死也彼魚蝌鰍鱔蛤屬之死於鸛者天實定之矣雖然惟爲蛙故爲鸛所得何能不爲蛙而免於鸛也予笑曰龍爲最靈人得而豢之龍何能違天哉且鸛亦不能免弋者之慕也何容之不達

提鼠記

董先生子元僑華亭里中遭兵火婚嫁喪葬多故矣家故磬懸迺其藏書餘五車悉架之樓上日環書讀之樓有大鼠夜竊食董先生果飲其茗餘瀝惟不齧董先生書日亦間出食飲行几席窺篋蕆楹如夜董先生目故不能極視即視以鼠能完書亦不害鼠鼠以故益習似無董先生矣一日董先生出遊守舍兒洗硯磨墨瀋以俟鼠從樓中作故狀兒怒以硯提殺之夫鼠蠹物爲甚即不出人尚欲掘窟礫之使能稍斂其陰賊性晝匿夜暴其免死十得一二乃今肆於白日下難矣嗚呼董先生仁人也惟鼠無董先生故亦無人人皆董先生哉

生蠅記

巳未三月望日予與沈子嘉則入舍人汝和草園度松嶺過鐵板障折而之北叩田湖竹扉見蠅虎捕一蠅迤邐逆走蠅甚困鼓足翼不能脫予視其強弱勢殳之懸如意逼虎蠅脫虎口墮地虎尚奪便眺視以吻作吞吐狀予以蠅尚未蘇恐又爲蟻所得乃置蠅於葵葉而去沈子謂予曰於虎何仇而於蠅何恩也豈孟軻氏見牛意哉予曰虎不得蠅虎猶得生蠅不脫虎口蠅

即死矣生蠅非讎虎也頃之與沈子復循故路虎去而蠅竟死嗚呼營營青蠅詩人刺之尚不忍立視其死彼欲弈騶虞而網鸑鳳者何心哉

得鸂鶒盃記

予友顧汝修家藏宋定鸂鶒盃大可著酒半升鸂鶒首左顧桃而尻高色綠瑩潤如玉庚午二月十二日汝修出鸂鶒盃酌客于玉泓館予右車齒病不御酒以伯凡邦大在不敢亡去時明月滿地山影在廉花香從風襲人客易醉主人

亦醉汝修戲予曰若能三釂鸂鶒盃即以盃爲若壽予謝不能予嘗以酒讐汝修汝修乘予憊請之益急予即起而滿引者三不作苦狀汝修舁盃授予無難色座客大笑予持盃告座客曰齒病幸酒是不慎疾飲酒博盃是無操宜不與於諸君矣汝由光祿曰古人嗜飲而荷插隨身受罰而懷器徑去各成其放達名君何以是爲病且飲酒果伐君性得盃傷君廉予弟將弗請之矣予聞光祿言携其盃亦大笑而去

顧汝和種梅記

吳中人善植花木植以市利者輒戕賊柔條作屛幛狀盤盂狀或肖馬遠所畫奇樹惟松檜梅易施巧力即長不滿尺已束縛於瓦缶中亭亭若林矣顧舍人汝和十年前嘗得一梅二幹齊起枝虬曲附麗若連理花時置几上召客環坐賞之以還朝故移植於地間巨石長松閒誠園丁時其灌溉今汝和使魯中過家追憶昔年花時故事復移植於缶當秋雨踈踈冠芝冠衣袛

稠持鋤與園丁雜作去土昇梅根巳扶踈龍茸矣乃斐其最蔓者令強處介中予適偕二客與汝和俱笑苦梅甚矣客曰何苦梅也予曰物與人等耳貴適其故性也山澤之夫蓬首徒跣卧起自便飢食脫粟渴酌清泉日閉戶聊聊然世之揖讓結梯之勞熏轑汚蟣之味率皆謝之不知雖赤貧亦至適矣一旦强而坐於王公貴人右紆體彌躬終日不敢換色即陳肥厚而方丈華錯若加纆索筋骸拘攣不能捉匕不樂也予

山澤人也故知梅苦耳况梅比德貞士山澤人又下矣故為梅勞苦

醉蝶記

嘉靖甲子五月廿四日唐世具先生召客飲於亦樂園酒半客欲起主人命童子移几席於中庭桐樹下别羅俎豆再滌盃斝歡如也時夕陽在高樹晚凉從曲池微微生主客歡更甚主人乃出一犀角觴行酒觴適當予手一蝶自密樹間來翅若組繡燦然文章高下婆娑飛遶几席旋止予盃上已而入予盃中飲予餘瀝如醉如馴久而不去予與之持此觴令於衆曰蝶次飛傳座人盃當是人手而蝶起者觴二觴凡數十傳而蝶竟不起主人以客不飲酒乃命置此觴於卣之左以他巨觴觴客而共賞之酒十餘行主客皆霑醉而蝶又不起已而桐花亂落如雨擊其翅者一再而蝶乃去復舉觴目送之不知其處夫物畏人而不敢近人者以人之機心在也蝶乃猶夷不驚取醉於歡呼笑歌之筵豈知

忘機之主盡召此忘機客耶嗟乎蝶知人之忘機則蝶之機未忘矣隣園比落蛛網正張知不醉而投之也吾曹何能如此蝶之嗜酒托於麴糵為世所容日入於醉鄉而不羨莊生之夢哉是日客為姚如晦韓元良顧汝中潘叔兼暨予弟邦肅凡六人

顧汝和買菊記

顧汝和嗜菊歲千本手擾土灌水殺蟲日蹲踞菊下不休指掌龜脂拇作楚不為苦日暴面汗

淫淫下雨蒙巾角墊亦不爲苦歲庚午植菊如
故郡縣閒風氣陡易衆庶以訟作生產似欲無
穴得蛐張繳求鳳當事者視冠裳士若仇訟牒
登冠裳名卽其人多爽齊行亦下有司治有司
不文致而上卽病其非武健才考居殿且寵右
訟徒見必據几與好語下借特甚訟人殺人事
無左驗無論論罪旁格不加一時獄詞輕重在
訟徒口郡縣人士染白爲黑重足而立無寧家
汝和亦在染中衣赭衣班諸縉紳先生日對狀

公庭鬻田廬典裘帶尊彝以從事足累月不窺
園故誠園丁代治菊菊竟死九月十七日汝和
走園丁東城買菊還命曰菊二非若千緡王人
不可汝和笑曰若所治菊盡死喪我百萬緡矣
吾金固盡當不爲二菊愛卒授若干緡買之召
張道卿姚以奇及朱生飲酒菊下汝修以胾肉
佐汝中以柿佐飲竟極歡朱生曰使今日東陵
侯在田閒無瓜陶侍讀在庭下無松汝和菊宜
死矣適不愛若干緡卒不爲風氣所苦非其性
然哉

風木齋記

風木齋福清林君某思親所也林爲八閩開家
遠祖適爲福清尉遂家福清子仁偶舉宋進士
官諫議忤賈以道落職避元聘匿海壇山中子
姓蕃息　高皇帝卽位詔居海壇山者徙內地
諫議家在徙中孫楊以布衣上書請減海上賦
三萬石　高皇帝不許詔廷杖楊埋於馬通七
月不死卒釋而許之世業儒不衰成化閒埴登

羅倫榜進士爲御史嗣御史以甲第起者聯甚
冠裳士若干人君福清尉裔也君少好讀書於
墳記多所窺覽至古人孝行奇節處慕尚輒爲
改容事父東樓公毋李氏至孝旦暮上食躬執
勤苦父早物故哀號不欲生毋病仰以象湯不
已以身禱於天曰毋死某亦死俾某年爲若俾
毋年顧減某年益毋禱竟病卽已毋復病醫者
弗有嘗糞廿苦以决死生及卒哀毀骨柴瘠忩
力以從窆事宗人及戚翁之賢者皆難之窆已

久哭泣不異始喪蓼與二大人語必號而瘖淚淥淫莞簟矣乃以凮木顏其齋以識孝思今來尉吾邑閑練明敏於治理無害故明爰書又時時引經證案以故奸究伏匿中不敢飾匿亦不言寬當南城張公爲令亦可君有毗贊才而君又不自委其尉能修廉潔操官舍蕭然惟懸其所自爲思親記於壁間無長物也以先君嘗守福有惠政過墓門必下馬而趨與予實通家故來徵記數數朱生曰凮木名齋即古臯魚旨也

臯魚孝矣然立哭而死非其親之所願臯魚者亦非孔子下車而問意也君家食宦遊無一日不思其親又能成其孝廉名於世使後人之稱其親曰此孝廉父毋也其爲孝也豈恥小哉故爲君記之

煑荷上泉記

郭道人自焦山來衲上雲猶濡濡濕也偕吾黨客五六曹過怡老園園當荷盛開白水溶溶萬葉高下一色若十畝青氷與雲毋屛相掩映客舉酒甚樂皆微酣道人獨醒童子報黑雲從西北來林間雨踈踈下矣荷上珠走可十斛較諸葉所留雨獨明靜道人結束便衣解襪脫舄納石上携童子持缶入青氷間手蕩荷上珠成大顆傾之缶內歷數百葉而起迸松毛竹葉吹火池上煑之試杖頭所携瓢內茶供客味甘洌鮮美香清遠不可狀即天下諸名泉味俱居下試趣嘗寶瓮金莖露人品之涎下當不收殆未許陸羽盧仝諸人知也予樂甚樂於舉酒客醉者

俱醒盡遂名之曰荷上泉因勞道人曰勞矣道人賦五言詩歌之是日顧汝修張長輿先去受道人供者顧汝和王壽之姚以濟及予兄邦大凡四人汝和最嗜茶與道人交獨先持餘瀝問道人曰君躡蹻五嶽昔煑玉井荷上泉較勝矣道人不答

破帳記（易簀前二日作是在隆慶六年十月十八日）

余毋辛勤遺一破綾帳三面易紅一面猶存其黃余夫婦歲用之今年寒早趣之使出綳文縱

得不可狀始而怒已竟釋然謝其性懶緩也十月病寒日臥帳中見黃處綴文猶甚疎疎如細竹竹下有屋有石石前有池魚可數有石或鼓鬣而遊或啣藻而戲奔疑突獸不可言旗幟上隱隱有鳳字凰字予一笑病解且示子孫曰婦以懶緩事人亦能成夫子哉

朱邦憲集卷之六

不肖孫長世長統重刻

朱邦憲集卷之七

雲間朱察卿邦憲著
四明沈明臣嘉則校

陳太守先生傳

陳太守先生者閩長樂人也名懋觀字孔賓曾大父景隆爲御史有直聲大父良貴陽朔教諭父山贈廬州守先生少孤謹重不好戲弄絕群兒遊稍長博獵墳記通洽古今明毛詩精經生業補邑諸生名即隆隆起矣遠近治毛詩者爭迎師先生先生家中落欲藉腆脯資以養又不忍去毋教授里中擔囊執經者戶外屨交錯先生歲資以供大父毋而日上食惟謹人以孝稱先生嘉靖丙午舉于鄉癸丑成進士拜會稽令先生持廉節惟水火取諸會稽政尚寬簡而惡鉤摭常自嘆曰彼束濕薪者任之非吾好也民相訟于庭不遽加榜責各與好語喻以禮義民皆感泣以故直者言德不直者不言究昧爽坐

堂上誡門者無別人髡孺與垂白翁皆得日進
言便不便事無不虛已聽之間有訟不勝者復
來理前語先生出故記與理之務平其情乃已
一時邑中絕居間風雖善居間者無所事事也
當是時島夷弄兵幕府粱肉犒蠡不給山陰令
貸素封者金錢以應幕府而梏其不貸者于市
先生曰得無橫選旁調乎趣解之山陰儒先生
先生詳不問山陰竟敢名未幾先生以大毋憂
去會稽人攀轅拒輪出涕遮道服竟即拜山陰

令山陰人歡相語曰會稽侯至矣先生以治會
稽者治山陰若遇父御故道吏理益閑而民益
信澤尤汪穢矣山陰人生祀先生於卧龍山
天子最先生二縣政召爲兵科給事中居垣中
章數數上彈兩廣幕府大吏纍狀言邊徼虜情
形勝戎馬斥候屯戍諸所急務及議閩中兵食
去留時論偉之又未幾以毋憂去故事服除而
才者輒得首科時丘公㮶爲兵科都給事中周
愼蹇亮有重名與先生大合請補先生以相毗

贊未越月而虜大入寀墻子嶺不守矣
天子怒甚幕府楊公選論死丘公廷杖免官先
生謫定遠典史遷松江府推官攝承上海事已
而分行防海先生守已莅民不異爲令時以軍
政故持法稍嚴海上材官戍卒皆惴惴稱娖無
敢奸旗鼓者先是上海令黃公文煒卒官廉不
能殮諸丞簿貸以斂中金治木先生閱牒得之
爲之經紀以足其帑曰毋汚廉吏名于牒以傷
其平生也命火之銓曹以謫非先生過即遷南

京兵部車駕主事尋轉吏部文選郎中所至職
辦南都士人稱先生者一口林公樹聲瞿公景
淳尤數數稱先生平生不累几尋擢守廬州先
生故寬簡益務大體除煩苛民權微文者悉宥
之廬當崔楢官權既置相屬歲苦不供先生節
省有法不妄費民一錢而乘驛者無擁彔刻受
記剖決若流贖罪金稍羸羨悉糴粟儲倉屬命
曹子守之以待發賑郡有名德尊禮咨訪不懈
士能修詞飭行者必折節下之屬城令咸賴表

淬或以廉揚或以才著盧稱大治以故禱雨輒澍鄰壤間大侵而盧獨得上歲監司數上疏薦先生而都御史唐公繼祿為人慎許可疏先生績尤備隆慶三年請骸骨不得竟被病死死之日郡中罷市春誣無聲先生貌魁梧而髯若著威稜乃其秉醇謹夷曠怡如也對人不出一闌語即出訥訥似恐傷人遇小吏不名有過輒為蔽即恚厮臺不稍見盛氣嘗以軍政關白大吏大吏故嗛先生弟御史又嗛先生謫典史道吳

門不止車廠下庭呵先生庭下諸吏面發赤相顧視先生色愈和亦不為主臣謝大吏若自失諸吏出稱先生長者服其度先生竟不言故然多介性善持重堅決所操者已當即賁育弗能奪也夫夫子四人經濟經綸經術經制予嘗迎先生喪哭已食槪次見經濟與其弟經術靴衰有禮吳人弗能又嘗與經綸夜語金陵廨所語皆合道且於世故博達經術亦俊朗先生有子矣

野史氏曰太守嘗坐予休舍見其帷幔不具僮一布被棠戎矣語予曰吾十歲喪父里中人竊少之老母兢兢旦夕也若翁守吾福愛吾文署名諸生上門戶稍稍立乃今倦遊未得天子一尺制榮吾親故浮沉功名閒言竟淚從睫簌簌下非篤厚長者鮮不匿其心中言太守豈徒稱循良吏哉

馮節婦傳

馮節婦世德慈谿人處士劉其之女也劉馮為

會稽郡世吏家以故處士許以女字光濟光濟隨父仕西樂病死節婦年才十七聞訃不欲生閉閣涔淚覆面請歸馮服光濟服處士以節婦未成婦難之節婦跽而哭曰雖未侍執馮生巾櫛身已許之矣時里中賢豪慕節婦才行高秀數來請婚節婦即繆死寢戶女厮覺解之得不死未幾光濟父亦客死毋解氏與二尸還節婦復請前所請益堅處士知其志不可奪許之光濟將窆節婦以身投穴中從死觧與諸媼掖

之遠穴、哀聲徹山谷中、聞者淚簌簌下、歸與解
同居一室、卧起必俱、服竟、被或布素、絕不施粉
墨、終歲事織紡、足不窺衢闑、馮之宗人未縮髮
者、鮮識其眉宇、歲時祭奠光濟、必親執炊滌器、
哭泣不異始喪、晚歲後光濟毋弟之子渠嚴課
父書不少假、借渠一不當意、必泣而杖之、杖已
即慈愛溫仁歡如也、嘗卧蓐病力、渠以藥強進
顧渠曰、死吾事、恨未在死法中、何以藥湯已
病也、藥竟不飲、節婦春秋高、渠請爲寫照、怒而
不懌、皆信次已而召渠誡曰、若父尚未識吾面
遺像於人間、豈若毋志哉、平生性剛毅沉著、子
弟有過必面折之、理諸凡家政、一僉釐定、千軍
不能撓也、有司上其節、　天子詔旌其門、渠
亦名士、有孝行、足爲節婦子、
野史氏曰、昔會稽唐珏林德暘布衣常帶、曾不
沾宋一命、乃奮身抗義、履危蹈險、以存宋諸陵、
談者謂其無所覬而爲、偉其忠而祀之、今觀世
德未成婦而乃以節終其身、豈以臣職婦道自

任立綱常於溺世者、不緣身之存與亡、委哉、忠
節之風、洋洋乎會稽矣、余故不傳烈女而傳
曰節婦

張中丞先生傳

張中丞名鶚翼、字習之、上海人也、勝國時遠祖
有仕至廉訪使者、父棲閑公明經潔行、爲邑中
宿儒、從棲閑公游者、多以良吏顯、中丞沉毅簡
靜、垂髫時趣向即不與同曹類、閉門下楗讀書
窮日夜之力、凡經史稗官小說、無不收掇、與同
產兄自相師友、砥礪氣節、名隆隆起、已郡大夫
父辟爲子弟師、中丞家故落、雖勉就辟、惟事爲
人師、事不窺官舍外、闔郡大夫有所問、中丞謝
不知、他人請言於郡大夫、中丞謝不敢、遠利自
潔、若持素絲過鬃滌、惟恐其染也、以故郡大夫
以重客禮禮之、郡邑之長者及棲閑公曹耦、皆
知中丞爲非常士矣、久困鉛槧、益堅其定力、不
與世相浮沉、嘉靖戊子舉鄉試、辛丑舉進士、授
兵部主事、時中丞年已四十餘、凡天下人物臧

否山川險夷錢穀甲兵及當世所宜因革諸務無不通　練客有知中丞者言於宰相調吏部主事當是時中丞守山海關欲求其調故不得也中丞在吏部四年以序歷諸司爲文選郎中嚴持成法惴惴若恐廢即其人賢雖無援卒舉即其人不賢雖有力者援之力卒亦不舉特有大貴人欲輕重所司法中丞諍不可貴人面發赤中丞雖璧折而色和辭不稍遜避法竟不爲之輕重然操心極仁恕其所去人不直彰其所

去事使人退猶可自容京師故事官吏部者扃鑰邸戶謝賓使者不得通中丞獨扃鑰其心志不徒不啓戶以障人目也以故善行錢者不以張文選作念門外車馬東西行不加顧盼猶過諸冷[illegible]也時　天子任明察文選郎中數數爲言官論去或一歲中再更中丞竟以廉謹自全然御史中丞執法者目側目矣已而稍遷太常寺少卿再遷南京通政司通政所涖俱以職辦[illegible]未幾遷巡撫貴州都御史今南京吏部

尚書咸寧王公時爲禮部尚書宣言於衆曰貴州險遠非所以待張公也欲中丞去者爲之長短說王亦卒不爲之辨中丞得命乃掀髯笑曰茲行知不免矣然不敢自便遂行至果盜賊蝟起會中粱肉告乏吏茲土者宿稱長於吏術亦莫能展一籌中丞督以畢力指麾以稱　上任使乃持重深慮不苛不槩旧惟節省調度和輯拊循爲務內實焦勞而外若逸豫雖幕府警報日至治文符如故弗動也臺黎寨苗反卭水中

丞檄總兵石邦憲及諸軍鵰勦之斬首級若干級生得苗若干人馬牛羊若干頭任豪龍阿友蹈土官楊安二姓陰誘諸苗友湄潭中丞檄石邦憲及諸軍撫安之陰遣武士以　天子威福諭二姓二姓大恐各出死力立縛其魁麾下三省之[illegible]於旦夕時湄潭功爲最大同事者爲中丞畫曰報功　天子而能爲壽於政府上賞可得也中丞謹謝曰非其所得爲於是僅得金幣之賜丙辰歲　天子以陝西地裂變

下　命先期考察臣工銜中丞者乃相媒櫱
抵攡圖所以去中丞昔嘗知中丞者竟不肯出
一白語然中丞名素著無所指謫遂以老罷去
中丞得旨怡然曰虜此鬼方且宿多罪譴今斧
鉞不加而得生還幸矣何以印綬爲也趣舍人
即駕轅歸居家閉門晏如教諸子力孝弟爲文
章戶外事罕肯謝之不知縣長吏非大故不入
謁公門外十歲中不一二見中丞車監司部使
者數數行縣中丞非有雅故不接納或先期扁

舟出遊誡門者曰過我者謹謝而受謁無重主
人過也廄櫪僮僕各歸之農畈應門惟一二童
子僅能持謁報客門內外寂然眞可羅雀里中
如不知有中丞在故里中相語曰揚揚市中綺
衣服而以氣排人者非張中丞廝臺也先是上
海城城中丞宅第多在板築下長吏請補以邑
中隙地中丞歸悉返之長吏固請卒固讓官二
十年裋裍中裙不裁以帛冠裳亦不故求其美
寢戶內惟一木榻冬夏帳具不盛榻前敝篋一

二書數卷蕭然也平生不欲以所長先人雖以
惠澤德人事必思之一再乃舉惟恐形其不舉
者對子弟未嘗雌黃人得失亦絕口不談游宦
事人或以吏部政質中丞中丞笑曰忘之久矣
接單門下士必與鈞禮笑談假以顏色士有尺
寸長游揚之不置口士多樂附而願比爲子弟
數所爲文法兩京詩肖陶韋自免官後固不應
監司諸貴人所丐聞所善山人輩有所屬便仰
俯提筆矣中丞長子秉一仕光祿寺監事仲子

秉初季子秉介皆諸生亦奇士
論曰中丞年已七十矣見中丞每言樓閑公與
同產兄故狀淚輒下不能收又嘗見中丞曰余
自釋褐來不敢廢　天子尺寸法時雷霆適
夫耳猜之曰有如此雷霆朱生爲之悚然避席
今觀中丞子其兄子如子諸子産不過中人家
乃知中丞非徒良吏也眞古孝廉哉眞古孝廉
哉

陸老圃傳

陸老圃名時伊字汝莘上海榆塘里人父銓清江訓導明飭經行善提舉朱景暘先生先生有二女不易擇對長女女唐副使子中書舍人鍪次女女老圃老圃少有淑質清江嘗誡之曰勉修進士業使可稱朱先生壻也老圃事師不懈誦讀忘寒暑年二十被病上醫不能已之清江欲徹其業謀之提舉提舉是之業乃徹徹即病已遂業農耕之大不收無以輸官租給妻子老圃嘆曰業儒而病業農而貧天無意於我乎又

業圃凡瓜匏筍蒲韭薤蹲鴟菴藺苜蓿棃栗棗橘諸屬皆藝植隙地候時令已未審泥土燥濕辨種子瘠肥日不去藝植所晨起即銜霧披露脫巾掛林間解屨納石上或理綆汲水或荷鋤芟蔓暴於赤日中汗淫淫下竟趾倦即手一編倚大樹朗吟長歌忻如也肄勤終歲不言勞苦諸所藝植皆茂實肥穎蓁蓁穰穰足供祭祀給饔飧餘者輒付酒家矣以故鄉夫牧豎稱曰老圃學士大夫亦稱曰老圃老圃爲人簡率疎直不知世有詐譎夸毗之態與人語稍合輒以語妻子者語之語大合頭可斷以贈不喜見貴人間遭於戚屬家避去過縣官門窘步先諸同行或紆行而避人紿之曰縣官門逮者至即陝輸而舌不收矣性好飲又不嗜醇酒對客滿引大觴與盡即自起客戲留謝曰爾爲我留之竟起喜秦越人之學得奇書輒手寫窮晝夜不休間爲詩詩有古意不求工亦不示人晚節家益貧不干人一錢惟以圃自給亦教授里中子弟人

謂老圃自食其力也

野史氏曰景暘先生子大父也大父絕德異行門人名滿錄牒性明知人所許論人以循良顯以貪墨敗以才名伐生率皆若符券迺壻老圃者知老圃能以隱君子之道終其身乎姑比德罷數哉嗟乎顯道尚矣隱胡可廢也

浦小癡傳

浦小癡上海人也名澤字時濟祖父居新場里鄉於素封倪氏以農起家至澤始讀書識字泉

漢逸民矯慎之風終身不娶或勸之娶荅曰吾欲自苦耳早歲去家從騷人宿儒諸貴人遊凡晉唐名帖無不縱觀摹臨窮古人波磔之妙故字學著名一時索書者履爲交錯瑩文裕公顧御醫聶可其能互爲館穀澤內無他勝而喜任俠人邀之吳即之吳邀走燕趙即走燕趙朝諾夕發無所帶芥與人交不爲重輕慎言齰脣所善家事毫髮不泄間兩家有交惡語入耳必兩爲解紛不作呫囁耳語以彼媚此人以此賢之

性嗜酒不得若飢渴凡諸故人宵晏容坐召亦至不召亦至周旋俎豆歡如也酣則膝席舉觴觴人抗音浩歌響振林木或起爲壽脫巾椎髻作仙人舞顧影婆娑飄沓極盡遺姸巧狀且大呼塵客曰何不奏樂似得躍節陳鼓遺意若明月中天婦女環侍增嘆舞態又加十倍矣未酣而酒興不彈雖客散主卧獨留一豆一觴自爲荅罰而飲侍者不勝罷遁去乃巳儲侍金二斤許故人唐君贊顧君從德代爲子毋以給故袁中常湔三百錢值當意者即爲解橐中錢市醪膳接殷勤或恐與之錢無難色錢罄復取諸故人散去亦如故避兵雞鳴山舍於緇廬與浮屠常泰厚善遂通其空理不欲歸諸故人寓書力招之乃歸歸僦一廛於僻所設一榻橫一破琴左列圖書與宿昔所嗜帖百卷醒則焚香彈琴歌詩醉則排衾安枕或一二日不起貴人臨况淬皆授謁於榻而去平生喜睡與嗜酒等今巳老未嘗夙興不亭午不巾櫛故里中人呼爲小

癡又呼爲晏眠人然於諸所善家吊喪問疾事率未嘗廢也

野史氏曰余爲童子時聞先人言里中故尚書張公電始以師事余大父御史後與澤同學書於陸文裕公所並有聲稱張公以書學見用於朝得人主心進爲大吏稱尊顯矣澤乃藏名布衣浮沉於世終身無戚戚語此其賢次有大過人者老子曰名可名非常名澤眞知道哉

朱邦憲集卷之七　不肖孫長世長統重刻

朱邦憲集卷之八

雲間朱察卿邦憲著
四明沈明臣嘉則校

墓誌

韓長吉墓誌銘

韓長吉嘗請婚於兒子家賓察卿愛長吉才且與其兄國俞臣善許之嘉靖乙丑八月長吉將病死召察卿與進士徐汝翼曰家夫人棄背二十五年而不能葬罪大死已晚今死矣不能不以死累君復召所善姚遇曰賤息與人有連者三幼者柰侍姚故多意氣不以生死易交應之曰遇有幼子願壻於長吉察卿與姚及侍者皆泣下長吉獨喜而哂夜半封片紙抵察卿發視小子更名述咸六字皆長吉跡益知長吉所累吉矣不二日爲甲申竟死友人與同年兄弟石應魁顧從德喬木張涑初俞顯卿朱寂卿以長吉不能殮皆來賻賻察卿捐割先大夫所遺淤井里地以是年十一月戊子葬之並葬其母又爲之銘韓氏世爲上海儒族率皆以貲爲郎未有以科第起家者長吉諱謙貞祖諱　父世美長吉幼即穎異見父嘗攻爰書請曰大人何事此父告以貧故竟閤口不再請十二歲親執家苦不廢諷誦日能讀書五千言稍長從姚先生昭所受毛詩爲文即無舊常語同門生皆推服之於衆家多所窺覽尤耽嗜左氏傳客有舉春秋事長吉教之縷屬而無掛漏曹耦競熟記時藝以應有司試輒收買充棟貧者借以繕寫一時以慱記先人長吉鄙之曰何以稱明經士也見時藝即掩卷不加目日竭其紬繹穿穴據証之力不以自苦以故操筆鑄辭藻思逸出新麗峭勁其鋒若隱隱欲刺人督學御史莆田黃公試諸生奇長吉文署爲首名而廩之至辛酉始中應天鄉試高等長吉爲人朗潔高峻似欲凌已之右者遭義士文章客傾巳下之家常茹菽不給自視晏如未嘗有意龔人遇酒即滿引一吸盡雖大觚不再舉醉則不有乾坤矣聞人間

孝友奇節輒[illegible]中改容曰此乃足以不朽彼功名是何物哉南城黄公令上海有異政嘗折節於長吉客死長吉不以貧爲解貸而厚賻與饒者等埒討借後問爲戚屬蒼頭所賣不問人謂長吉不喜[illegible][illegible]視世人乃不能謝絶嚴操以自明顧以嘗共貧賤也長吉病未牢時故賣長吉者復以利[illegible]説長吉拒之堅辭且峻其人怒出長吉作[illegible][illegible]怨遺之語皆聞道良有餽薰灼人勢者嗚呼此可以見長吉志矣長吉爲古文雅健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何張之象董宜陽馮遷常稱許之娶何氏[illegible][illegible]人德子一廷咸女三長嫁喬[illegible]次字高　再次即姚婦廷咸爲兒子長壻長吉卒未四歲進士以察卿賤不能存廷咸受長吉遺勅而占讀其家未爲人所魚肉庶幾不愧有道者銘曰

上帝樓成李賀卒君亦胡爲字長吉文長命短與之匹千年泉臺閉白日刻此銘章友道畢

亡甥朱承伯墓誌銘

亡甥朱承伯將卒謂其叔舅曰吾少育於外祖及長而戴履衣食俱從朱出故蒙朱氏姓今死矣願以死後事溷吾舅且微舅莫知吾深卒哀而誌之又曰吾家世農自吾父壻於朱而始沾溉儒業今讀書無所樹立懼無以見外祖於地下且無子慎毋復吾姓也卒竟而絶示與吾毋蔡孺人哭之哀乎爲含斂携其孤女以歸後一月經紀其葬事祔於其父之左遂爲叙而銘之承伯姓謝諱家孫父諱滐字厚夫上海華漕里人毋朱氏先福州知府青岡府君長女前毋沈孺人出府君以伯姊喪明不能事良人令歸謝即又爲築別館舍之授其廩餼生產未幾厚夫卒府君爲葬於淡井里承伯年在孩乳府君與孺人憐之遷其家而食以食飲未幾先府君亦違背予與承伯俱九歲同遭愍凶孺人重憐之凡撫字承伯者即撫字予者承伯賦質敏慧十歲讀書日能記千言同曹莫能望夜讀至更闌輒携燈至牀下同曹謂承伯已寢各就寢已

而復起精誦或聞雞不休比長爲文好爲古奇峭寡合有司年僅三十始得游學官思專博綜而鮮文藉嘗從予携去他日叩之斑斑成誦間示予詩有大可人意語馮遜嘗稱之性傾剛健負不肯下人氣與人議論不合雖廣坐中即起去未嘗諸生時遭貴人於子堂下輒折拱立者久之謝貴人折節恭謹始趨而長揖嘗與人奕不勝不食者終日或勸之食荅曰吾非以碁故凡所爲不人若故欲自苦耳嚴御厮養一不當意必痛撻責以故厮養輩時匿作他所出無以應孺人侵侮使承伯又從孺人謝遣出曰吾非出無隨者然事母至孝旦夕崇養且自上食惟謹見母不豫者輒從旁輒淚下先是承伯才十七許請於孺人求自立門戶孺人不可固請乃可不數年中外事緒紛遝悉發所贏旋遭寇攘舟逆播越患難百罹及歸而家盡火矣遂憂忿嘔血涎綿二歲而卒當是時賊殘上海有渠魁帕首[illegible]褌股執刃挾予當于門擁衆而呼曰此

清白官人家不得入予家故存使承伯姓稍和平奉孺人教而不求分異承伯家亦存存則無所憂忿或不死雖死何至於貧不能斂也嗚呼沈孺人生有懿德不幸無子而死死而伯姊又瞽瞽而又早嫠居僅有承伯在又早死亦無子天可問耶承伯生於嘉靖甲申正月初十長子五月卒於丁巳三月　日始娶楊氏再娶顧氏俱先卒女一阿福楊所生字馬獻民銘曰

嗟爾甥衍吾母質篤良天獨厚若鑽礪異曹耦爲諸生時不偶思爲當竟株守鑄古詞追祖後比子幼人交口性不純氣負恥下人凌己右無他腸心可剖不得年無所咎藏幽宮世永久銘者誰爲爾舅

沈靜修先生墓誌銘

嘉定沈徵與其猶子淵以隆慶元年二月十六日葬其父國子生靜修先生於戴溪祖塋之西乞銘於沛國朱察卿察卿先生壻也徵徵言欲謀不朽先生矣何敢辭乃哭而序之先生諱燾

宇文載號靜修居士九世祖諱都遠舉宋進士爲揚州守祖諱輔以孝聞於朝　天子詔旌其門父諱棣有獨行名先生十歲喪父即去章心不好弄兄烈早負名論先生思欲齊之讀書窮晝夜久隨烈執經於上海副使李公翔之門究竟其業遂爲諸生已而遊太學屢試屢擯遂棄去故業居家以孝弟自持惟務實行不喜妝聲對人莊重寡言笑非聖賢語不出口兄弟十四人先生行居十一兄炤爲給事中灼爲御史皆不以幼弟畜先生給事與諸弟日爲醵飲客爲諧語甚謔給事誡曰十一弟至矣一座爲改容兄烋之嗣死以其遺及家僮均授諸兄弟惟先生獨辭嘉靖癸卯仲子積舉於應天縣令免人罪目令出家錢若干以資計偕先生固謝去令聞而重之平生不喜徵逐晚節益謝交游客至即修具爲歡客不至亦不召坐暗室中如對大賓未嘗岸冠徒跣以自便性卞急子弟臧獲間不當意輙對案不食長老亦苦先生嚴莫爲之肉袒解[illegible]而[illegible]即解未嘗藏怒戚屬有微善游揚之若[illegible]有微過者面不直之辭且峻使人若不能容以故里中人動有違禮者惟恐入先生耳[illegible]先生[illegible]故不饒遭寇變益落然宿具長者行[illegible]人俱重之率不以鄉佐之役累先生間[illegible]有司不知重先生者皆爲之稽首請令先生老而行故在役竟不免遂不能支而憂憊成疾[illegible]死矣遺勅無他言惟曰從薄葬葬宜速先生生於弘治甲寅九月二十三日卒於隆慶元年正月十日始娶潁川陳氏事姑以孝聞處娣姒和而有禮懿德淑行內外稱一口生子以志行有父風積先卒稠出後叔父點女嫁朱[illegible]卿孫有教有淵有孚有光有育孫女嫁陸文鼐再娶東人徐氏亦多賢聲生子程先卒後有孚女未嫁亦先卒嗚呼先生文不合主司竟以國子生老死使應孝廉賢良方正舉何愧哉先生不以常增畜祭卿故以此銘先生以俟後世知者銘曰

高簡剛方性獨狷惡世浮沉不求衒潔巳清身
儼白練不疑鬼神畏雷電吁嗟先生世罕見

喬伯舒妻瞿孺人墓誌銘

隆慶庚午南城張公嵿爲上海令試喬君卓文
甚才之署爲第一數數趣卓應應天試卓以毋
病辭巳而七月庚辰毋竟死卓得視含襝至其
冬父伯舒先生亦死卓以辛未二月巳未合葬
於龍華墓請尚書潘公銘其父而以毋之銘役
予予之子家教爲伯舒壻何能辭孺人氏瞿無

諱生即秀淑絕愛於父毋慎爲擇對伯舒爲名
諸生遂嫁[illegible]伯舒貧孺人入門不問日業機
紬績結之業以給伯舒上男姑食未嘗見不鮮
見執炊爨汲水滌釜手指嘗皸瘃不言辛勤伯
舒生徒嘗滿百歲所入消羨衍孺人謹爲稽之
時出以治生產今僅有田宅予女資以婚嫁使
舅姑安居七十年不聞戶外事孺人之力居多
宜乎伯舒哭之哀也大父雲父世賢毋許氏子
女具尚書所撰誌中予子婦宜於一家人上朴

愼益知孺人賢矣銘曰
吷數奇困白屋子英英孝行獨負儁才文鏃鏃
奮人群理可卜養以茹祭以祿瞑泉臺慰風木

韓元和墓誌銘

韓元和避冠遷華亭里年四十三嘉靖三十四
年九月二十一日疾卒訃聞上海元和之戚屬
若翰林典籍中書舍人顧從禮國子生唐贇顧
從德朱察卿學官弟子員姚昭顧從孝從敬山
人馮遷不能走元和死所視含殮乃相與爲位

而哭未幾而元和之毋弟俞臣以其喪歸泊於
斜橋卜十二月十二日從祖父葬諸君相助其
兆役復往哭時中書舍人顧從義奉使過家亦
往哭事退謀於察卿曰吾數輩日相徵逐元和
壽不得長而先吾數輩去文以掩諸幽後死者
事也子莫辭且以俞臣之請乃叙而銘之君諱
國字元和曾大父常大父綸仕景寧簿父恕巳
儒業爲浙江都司從事陸文裕公爲之銘娶中
書之長姑生三子而君爲仲從事命君後兄恩

遂出爲思子君體耿小儀貌秀朗而鄉里中長
者多愛之以爲韓氏佳兒少與姚昭同師事舉
子業時昭方有聲而君未束髮即不廢問學作
經義得旨爲明經士所賞識稍長從從事游錢
唐學益通傳當是時從事子弟例得試有司自
爲錢唐諸生校藝輒居高等大爲他生不悅有
喧娟者謂君非土著以占藉恐君君不與白遂
鬻所居槖其金之京師奉例爲國子生復有聲
同舍生皆出其下屢試而黜乃棄去故業務記

覽爲辭章辭章多清俊語便窺作者堂廡君兄
弟皆能書君於小楷尤精絕點畫得晉人法君
素性孝弟出爲人後兩事其大人甚謹所後毋
氏朱以其瞶耳聾悅并韓氏世遺槖中貲私其
女君曰女兄爲吾毋已出宜其私置之不問父
之女兄子無賴以辭連染君御史下其事有司
治有司以君爲國子生故深文巧詆下君獄累
日君以女兄子爲手足戚自省亦寡過不求直
然而事竟得白爲國子生數年貧不能復故業

僦屋以居亦不甚感慼性善會計操作且串[illegible]
兄弟以高誼緩急所有不至急困然以任俠自
喜雖無贏貲好以投瓊爲樂與豪俠士傳窮日
夜不厭苦游思竹素課訓人子弟怗怗坐氈席
不出戶闕喜音審聲律與同曹客坐必歌以自
娛歌且善一座盡傾惟恐其絕響宴客治具競
勺藥以佐鬲娥俎豆實以葵蔬亦自精潔與人
飲酒酬酢始善規避少慷慨及微醉不計杯行
進以大觴亦嚼行酒者或不給座客餘瀝皆爲

之盡酒竟終不使酒可近座有遺簪墮珥必呴
呴通慇懃盤桓燕婉推之不去人愛君醞藉閑
雅亦無有推之者君與人交必推誠攄信無貴
友之行愛敬其兄弟務盡友于之義今君病而
俞臣棄妻子於孤城走視湯藥死而受其易簀
語諸戚屬與君善者一再哭極哀皆欲樹其遺
孤非君自致之耶君娶嘉定沈氏御史燦之女
與君共辛勤勞苦不厭粗糲自君之書藉以至
米鹽細故皆自典掌且無妬行賢聲大譁韓宗

先十四年而卒側室林氏子四人長宗儒祭卿以兄子許字次宗學長女嫁秦珣沈出次幼銘曰

嗟嗟元和好美如玉雍雍恂恂孝悌而最文苑揚芳典墳是務信乎交游賢者益附上國翱翔戰藝不耀求達以貲非其所好而亦不獲一命之微天於吾人何如耶

沈祥卿墓誌銘

嘉定沈君祥卿將卒語其從兄秀卿曰吾毋死

得熙甫歸先生銘而葬吾死當乞朱君邦憲銘秀卿過言祥卿言未竟而瀾然涕下矣未幾嗣子昌祖來言葬期出顧君綝孚狀請銘嘉靖壬寅祭卿遭君於韓元和所見君儀飭而議論慷慨王觴政糾謫當人心酒半座客或被酒亡去君端坐而修詞益謹祭卿心善君有長厚風後二年祭卿竟爲君婿君宜言於宗人曰幸無以常壻畜朱君君豈知祭卿者哉今君死祭卿當執後死者事銘何敢辭祥卿名應兆入太學更名兆性至孝在孺不類凡兒十歲喪父哀毀如成人世父給事炤目爲佳子弟事母夫人唐尤謹日侍夫人所無故不少離去饋饌親執未嘗見不鮮人有言君喘疾能傷生夫人憂之甚君詳以他疾爲解即疾作强起屏息侍退復喘誠女斯無言喘島夷來寇君以夫人春秋高不任驚悸奉夫人奔崑山徙金壇再徙留都盡其橐中裝不討夫人病君醫禱無遺力不瘉刲股肉以進病巳力猶冀夫人生嘗糞甘苦以決然恐

人過其行誡家人闔口不言夫人竟死君號哭不能拜起傾貲治葬遠近弔者賢之平生好義樂施聘其女兄弟之不能作家君者復嫁娶其女兄弟之子女不能嫁娶者尤蘊藉斂給對人恂恂不嘆嗟事至即能辨其詭正不爲人所賣以故宗人事未堅決者喜從君質君爲解紛調停率多直人意幸酒好客竟席無一語忤人客亦樂從君飲過藝壇諸名人更傾已下之日追隨觴咏譽明所覩墳記人益以此賢君君久病

不舉子以夫人在痻先夫人死兢兢慨疾後從
兄子昌祖屏遠婦女逮葬夫人語所善曰兆身
可以自許也納宜子者倪卿舉子舉二歲而君
死矣嗚呼君有孝行且多明決才乃不得一官
又不得年家故饒困於役而貧死之日無以償
息錢良可哀也曾祖諱輔吳人推爲孝子
天子詔表其廬祖諱参父諱畛國子生娶沛國
朱氏子二昌祖娶徐氏昌其未聘君卒於隆慶
三年八月二十七日葬於十一月某日墓在周

溪上銘曰
沈昔居汴食采得氏桓桓都遠舉宋進士出守
揚州遂家清浦佳城雙樹閱世千古秀結陰繁
子姓蕃息或隱或顯咸修祖德君生最賢獨行
可尚死瑩別丘馬鬣相向素車高風叔世已矣
我銘君墓以慰知己

厤毋陶顧二氏墓誌銘

嘉靖癸巳先福州府君卒厤毋陶顧二氏哀毀
欲從死家人常守之得不死既而守志堅不可
奪奉吾毋蔡孺人益謹不數年先後亦卒孺人
憐之不忍使骸骨異處命葬於府君學後重其
節也二厤毋俱以節死陶有德於蔡卿更厚奚
忍無誌以示後人耶陶氏諱愛蓮父盈毋趙氏
上海東海人世鄰於蔡生八歲即娟麗閑雅吾
外祖怡晚公見而愛之令侍孺人刀尺孺人即
宜之及孺人嫁府君遂携之以歸時府君尚爲
諸生貧與孺人日勤紡織動至夜分不休性任
勞苦而又謹飭不怠府君亦宜之及府君舉進

士勤苦如故孺人分委内政悉井井理會雖粒
米尺薪無私甲申歲舉子不育時蔡卿爲乳毋
棄去即請於孺人乳抱同卧起推燥居濕不異
所生蔡卿甫就學堂夜必篝燈伴讀課業少惰
必厲色勸勉或淚下不從乃告孺人治逮蔡卿
娶婦贊理更勤凡中饋井臼可當孺人意者悉
授君婦婦能寡過其力居多由是孺人益禮之
或與坐語不數月而疾作矣卒之日以金一斤
奉孺人謂蔡卿曰有汝視殮吾無憾乃辛丑三

月二十九日也、得年四十有二。顧氏諱官秀、父禎、母韓氏、亦上海人、年十九事吾府君、周旋曲意、一與陶等、府君寵禮之、不在陶下、益齋謹自退、不爲怙寵恃美之行、孺人省其雅重、心善之也、長於女工、剪製文綉極精巧、諸婦女咸宗之、府君病劇、謂孺人曰、顧年少、令別事人、無久苦之、即泣跪曰、公遇妾厚甚、奚忍有二志、及府君下世、日從孺人哭泣、不稍稍間、怨聲久之、忽忽不樂、遂卒、先陶三年、乃戊戌七月二十六日也、

得年三十有四。嗚呼、府君平生重節槩、聞世有貞烈婦女、談不輟口、二庶母竟終其身於朱氏、且有賢行種種、府君泉下慰矣、是宜銘、銘曰、

喬喬新阡、府君是宅、二母從之、永慰寥闃、百千億年、曰此良大夫之側室、

女阿仙壙銘

女阿仙、予與張氏出、時予巳四舉子、得女良不厭棄、令乳第三子家教母乳之、眉目朗秀、一家人莫不憐愛、生二歲、不食葷、家人以肉雜菓蔬

進、能辨而去取之、強之亦不食、祖母蔡孺人、父奉浮屠法、見而以爲異、憐愛尤深、孺人死、能同兄嫂哭泣、甫三歲、能識字、誦五七言詩三首、言笑食飲、無不大當人意、戚屬有所饋遺、弟妹爭把器索食、女袖手弗視、且作怒弟妹狀、母異之、乃食亦不較多寡、予每更衣出、必牽衣而問所之、歸即笑曰、見父歸矣、天未昧爽、即來去乳母枕、余肱而臥、解所識字與所誦詩、且有請益語、時嘗以手摩予面、拂予鬚、婆娑宛轉、推之不去、

母戲之曰、若何愛父深耶、女曰、父大人也、何不愛、然愛父與愛母等、予故愛之不在子下、嘉靖壬戌、女方四歲、病痢甚劇、火炎而脣舌俱赤、予覓一梨啗之、女尚曰、何不先薦祖母、不數日爲七月癸卯、竟死、先是女與二母弟俱發痘疹、長兒家學代予蓍、得損之六三、其辭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予驚疑者久之、既而各無恙、予謂蓍之未誠也、今不死於疹、而死於痢、豈鬼神先告之耶、嗚呼、人情於所生、雖椎騃醜惡、尚無弗愛、況

智惠妍好哉宜乎哭之慟也葬之日爲癸亥四月巳未祖母與前母唐沈二氏俱於是日窆女之鬼可恃而安矣銘曰

生之者誰死之者又誰造物胡爲故令人悲祖母是隨汝靈永綏

小婦陸氏誌銘

小婦陸氏以嘉靖乙卯四月廿五日卒時予在京師予母蔡孺人命其所生兒家學視含斂權厝先大父御史公墓後十年發而葬於先府君

福州公墓穴在妻唐沈二氏下陸氏本農家孺人以余獨子愼如府君所傳不蕃息人有言陸氏女好且以妻唐無妬乃禮聘以佐唐入門舉動安適率中矩度孺人省其女德不讓世家子心眘之日剌針孺人側足不窺帳閫之外凡諸兒子以上袿裳中裙履爲多出其手既得孺人心又有子未嘗以訐語加女廝輩以故一家人敬重之視所生兒不加私愛或讓之曰孺人保護百端且巳付之乳媪吾何庸愛似有所見者今不得年而死雖家人尊時制爲之服三年歿諸兒隨兒後歲時祭奠拜跪不衰卒亦可哀也巳銘曰

葬年癸亥葬月巳未與穴同壙母以子貴

叔父子明先生側室楊氏墓誌銘

叔父子明卒後一年爲嘉靖甲辰七月九日側室楊氏亦卒于喪次權厝於祖塋隙地至隆慶三年四月十六日葬嫡母談碩人始發而安祔於叔父墓時喪期未除碩人喪衰縗而跪祭酹

曰汝父客死京師母楊實從吾兒走千里古護喪還日擧母哀苦狀矣家老多言母有賢行知莫兄若弟哀而銘之按楊氏嘉定南翔里人父諱熟母錢氏伯祖諱錦廣東按察司使楊實吳郡仕家令姓也碩人久不舉子吾大父御史公且以五子僅三孫時時怏鬱趣吾父福州府君及諸伯叔皆納宜子者叔父迺聘楊氏爲側室入門即克盡禮數事吾大母張孺人奔走周旋動先意逐大當孺人心叔父好客客常奔湊

必手自執炊勺藥以供供已又陪舅加邊以父
客凡蒸嘗及米鹽諸務一不煩碩人碩人以其
善持家每爲下之叔父肺病癱既抱乳宸卿而
復身親湯藥適且忘寐終不言苦隨叔父之京
師事叔父尤謹過一行人有恩禮無昔叔父死
哭踊欲殉嘗謂家人曰碩旅櫬遺孫歸故里吾
卽死矣迨歸卒以憂傷五內不踰年而卒嘗見
士族婦女言他姓納妾面卽發赤言辭諸諸然
而　沸其性蓋得之天授使御史公爲叔父慮

不及此碩人安得有子宸卿持喪秉禮盡哀盡
力踰於已子也且吾伯父子潛有子竟絕叔父
子辦早死之嗣使無楊氏御史公孫僅三人叔
父亦爲不祀鬼矣又何有宸卿及宸卿子家序
家慶以大吾朱氏也揚之功在朱氏豈眇小哉
銘曰
有子賢兮承宗祏傳綿綿兮誰之力良不諛兮
墓中石

鄭府君墓誌銘

鄭君錄弱冠爲學官弟子負大雅而文邑之快
士樂與之遊余亦與之厚嘗遣兒子執經其門
錄卜嘉靖乙卯十二月六日葬其父文祥府君
楓溪祖塋先期具狀過余不以文字鄙薄請予
銘余不得辭按狀府君諱　字文祥其先有諱
世安者自勝國時家黃浦之張家浜嘗植五穀
五穀美里人多則之曾大父子文大父琛父評
字朝賢娶錢氏生府君鄭氏業本饒朝賢公好
任俠事傳徒事家遂落錢碩人拮据犀屠力作

相之得不盡落然而府君以幼孤承之亦難支
槩雖性好書史思以進士業起家志亦不遠矣
遂勤力明畝課家人操作攻苦食淡泊然安之
久之家漸溫厚雖未得與先世相埒業亦稍稍
振矣府君性至孝念碩人所遭艱甚奉養惟謹
旦暮自上食極盡禮數及碩人背養哀戚甚悼
骨柴立恒以奉養無狀不能康碩人爲念值歲
時忌必祭而哭極哀府君之姑適於戴未幾而
卒府君以姑故於戴之後娶之子六人視如姑

出後戴卒家凌遲衰微府君樹立諸孤輕出貨
力其第四子旒窶甚無所歸府君收而食之教
之乾沒治生而復爲之娶碩人之甥劉璋於府
君分爲姨弟家侑貧府君賙其終身劉卒而劉
之妻女不能作家居府君賙亦如之他如族人
鄉里之不能衣食婚喪者千府君府君應之一
與戴劉等貸息錢而不與息錢者不收責之有
古折券棄責之風府君生最晚其諸父兄弟行
皆垂白而杖者家政無細大必關白府君府君

亦醇謹持重慮而後對故諸父兄弟莫不稱服
兄璠瑜於兄弟中尤友愛嘗以子視府君而瑜
更以過之故府君於兄子銓矢心戮力共樹門戶
務求報塞瑜乃已上海賦甚繁分典鄉賦者有
司重難其人時浮梁曹侯湖口梅侯相繼令上
海察舉府君咸以篤實稱侯每會計所輸不如
約者罰至府君猶寬之所在里人聞之皆負擔
而至卒不以累府君府君處家極嚴與家人坐
亦莊敬出遇芸夫豎牧必煦煦如平生歡先是

府君年三十無子有以畜妾廣嗣請府君曰子
以承祭祀大門戶耳在賢不在已出族人天錫
子鉌秀朗而慧可後我復以鄭之近屬疎屬者
凡若干人命之著俱不吉著鉌得蹇之上六府
君曰鄭世業農實困大蹇中鉌非濟蹇者乎時
瑜亦欲後鉌府君絕欲得之乃寢府君竟後鉌
嘗呼鉌曰當世無所容惟讀書爲右上汝努力
進取無負我後汝意又嘗誡鉌曰儉德之共也
須謹身節用無事紈綺居嘗好儲偫委積凡粱

肉魚鹽必豫備以待水旱甲寅歲寇擾方殷適
來寇府君所昔所儲偫委積盡爲鹵掠府君以
勤勞所聚不免憂怵焦灼且爲寇所窘奔迸罷
憊遂得熱疾逮入城就醫醫弗有矣絕之日是
歲八月十六日也距其生弘治甲寅之四月十
六日娶陳氏碧涵公長女亦鉅族有賢聲嗣子
一即鉌孫女二長字庠生王章甫子問仁次尚
幼予嘗見當世人士匃會斂給囊帛積金織背
不散雖兄弟朋故不得通假平生於其脆肥醲

亦不得一濼措必欲盡遺其子、及至太故、子不能世其家、而珠服玉饌、傾蕩若流、費未宿草而囊櫝盡矣、又嘗見身羅家温而立名稱之夫、年已未暮、而獨月惟問宜子者內之、不置後嗣、遂卒、而族人群爭之、就木不成殮、而卒為里人笑、未幾而里人亦忘其姓氏矣、予見而未嘗不兩病之、府君所謂子在賢、不在已出、豈不信然耶、今府君尚壯、而後錄、錄將以進士業顯、使人知有文祥非錄故耶、府君真長者也、銘曰

弗仕而賢、弗氶而傳、楓溪之原、於斯萬年

馬姬誌

馬姬名末、高郵李氏女也、生十三、無父毋、惡少紿之、登輕橈晝夜、刺至武林、賣之沈玖、沈故娼也、姬遂為娼、海上有馬媼、善娼業、以若干金買姬、故蒙馬姓、姬、姬形姱骨佳、色最甚、若鮮霞襯薄雲、光曄曄射人目、即不盛鬋、被羅縠、而豐淨端潤、無狹邪女子態、一時賢豪酒人、競慕姬通慇懃、得姬游睇者、為親已、有喜色、賢豪酒人家召客、陳肥厚、無姬為不重客、必召姬、姬解歌、鮮臻妙境、座客皆膝席、請懸目於朱唇間、聲才出唇、一座即稱善、與歌聲相雜、所進酒無算矣、姬聲價邁等夷、卑視馬媼、貸金償之、求去媼、媼亦不能留、居常比屋、然姬性峻傲、氣不能下人、其意所中客、即所與遊者、日短之、無以解其中、其所不與者、即貴人兒勢甚張、畀黃金支其床、不得一善睞旨語也、以故為娼二十年、寡所肺腑人、即肺腑人慮不能終姬、終以不納為婦、卒病死於委巷、可哀也已、死之日、為隆慶辛未六月丙辰、故所善姬者、或先化去、或在京師、或病不能交人事、姬幾不得殮、適今七月丁丑、始得合錢為椰、葬於馬媼斜橋之墓、予亦姬所善中一人、予病、姬數數來問、吳門王百穀在予齋中、見姬、大與之、曰芝蘭在零露中、終為芝蘭也、與予謀姬落籍事、百穀竟去、而姬卒未聞、百穀語使姬早知、或不死也、予為之誌、而請百穀題其墓曰

馬姬墓

朱邦憲集卷之八

不肖孫長世 長統 重刻

朱邦憲集卷之九

雲間朱察卿邦憲著
四明沈明臣嘉則校

行狀

先福州府君行狀

府君諱豹字子文號青岡居士朱氏世爲姑蘇人勝國時仲雲公有詩人名府君六世祖也五世祖諱克恭精於易高祖諱木攻左氏春秋兼長黃石公之學　高皇帝以驛馬聘用多所運籌功旋論死下獄上書稱寃得不死　文皇帝時上安邊十二策麒麟頌深見嘉納語在天台陶宗儀及孫文簡公碑記中曾祖諱元振有隱操文辭聲祖諱佑舉景泰庚午鄉試仕南昌府同知夏時正先生稱爲孝廉父諱曜以貢授淸江提舉博學異行遠近尊爲宿儒長者以府君貴封監察御史妣張氏封孺人府君生而穎敏秀惠五歲卽莊重不類凡兒九歲能屬文諸長老皆異之稍長與提舉公並遊學官每試迭居

高等曹耦稱爲小朱先生正德癸酉舉於鄉丁丑舉進士進賢翰林芬見府君志行言論大合宣言於同年曰予文兄非徒以進士業名世者觀政都察院除麗水縣令旋改奉化提舉公手書爲政方略萬餘言授府君誠學包公不持一硯歸府君到職奉教惟謹廉節是持日食脫粟蔬菜肉味累日不嘗然米菜率不取諸民間價以俸祿惟資縣中水火而已奉化濵海俗悍先是大姓右族不避文法輙横侵漁民惡少挾

婦女飲博旦暮不休縣官繩之急不悛府君召至庭下不遽加榜責諭以禮義衆皆感化悉復有不悛者監司以他縣賦不足且爲中貴人立寨欲貸奉化所羸若干補之府君固不許監司怒發赤丞簿皆免冠謝府君辭折而前曰脫奉化不足更何貸且不欲爲故事以病民也禮數安舒而竟不許崇禮學校接納諸生加等惟恐士氣不作猶推擇諸生之尤者日課文字手爲塗抹品題尚書王公𬸦　戴公璟御史王公

杏舍人周公璉皆在推擇中後先發跡損俸建社學延師以教里中子弟一時習章句者比屋連宇不喜操切鉤摭臨事不見威稜然而諸宿猾曹子抱文符不敢逼廂長之若神明欲築會通倪家二碶謀於民言便稽度已備而當道察舉能治劇改令餘姚未行姚之大豪相謀曰奉化朱公至矣盍遠諸皆屏跡遠避去之日二縣民遮號歡迎者輻輳於途去來肩摩踵接至則一以治奉化者治姚以姚賦役稍繁重益寬其

征科輕其徭役民更大宜之姚故以里甲送徒里正緣此爲奸民相貨賄求脫府君罷里甲而用里正民間一無所擾迨今更若干令守其法不變群務廢墜半載而集雖姚多大吏一望府君眉宇自能絕其請托言欲吐口而輙自禁矣治姚不六月應召北上遮號者不異奉化民二邑相望樹碑以志永思張文定公爲碑辭曰樹碑釁宦永配卓魯云辛巳秋拜貴州道監察御史府君乃上疏曰先帝爲權奸所蠱致海內虛

耗而　陛下嗣之乃當其難有捧水取馬之
勢非豐亨豫大之時握髮吐哺宵衣旰食尚恐
不給未可以怠緩為之也今者公卿在位已多
得人然止於奉侍　經筵之頃獲近清光而已
未聞賜以宣詔訪以政事　陛下端拱於深
宮之中至或乘以憸佞指是為非以危為安亦
何從而審之所以近日之刑賞予奪蓋有違國
是而乖衆心者矣伏望　陛下於退朝之後
燕閒之頃凡有大政事之當商確大疑議之當

決斷大刑賞之當裁處大禮樂之當酌定必召
內閣老臣與之從容談論求適其是而協於中
上可以合天道下可以服人心次及九卿以至
亞貳亦令得以披其忠赤而吐其才猷若恐諸
臣承對之際不能秉公盡心以稱盛舉則許給
事中御史各一人隨侍於後因得面舉得失亦
唐太宗令諫官隨宰相入閤議事之意也疏上
得　俞旨奉　敕清理江西軍務江西當宸濠
變後境內災盜數起府君發衆大賑活數萬人

[illegible]大辟四三十餘人以　上方銳意邊事薦尚
書楊公一清都御史伍公文定有韓范略詔皆
録用旋移病還家丙戌歲還朝改福建道監察
御史陳裨聖政十事曰接大臣求直言公賞罰
崇節儉戢豪右端民牧足兵食責撫按戒守巡
慎刑獄忠實懇切不下數千言詔所司即日議
行時天下災異沓至府君露疏曰天人之際捷
於影響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已出而
無應之祥　陛下憫念元元凡一切不便於

民者可[illegible]停罷召諸臣講求致災之由上本洪
範春秋之[illegible]稽京房五行之志凡所舉行動
合天道則民心可得災變可弭　上覽之即召
諸臣廷對[illegible]一切[illegible]不急者又以民牧當重郡
守不擇其[illegible]以[illegible]所轄縣令而守又數數
遷易治理[illegible]有疏做先朝太學士楊士奇
選議命兩京文職四品翰林五品以下官各舉
堪任知府者以聞下之吏部編記成籍遇缺陞
補察其吏理有狀或[illegible]之六年九年報以越次

之權若爲所私昵他日到職取辜如宋端拱時
生其舉主亦宜又於所舉者籍名禁中遇有陞
用時一一親定以鼓舞之則大臣摠以人事君之
誠庶僚秉勤厲聳之誼天下幸甚　詔加擬
論仍勑吏部議行是歲復按江西會鼂望風解
印綬去則論劾副使太守某某若干人去屬城
皆累息先中貴人奉　勑鎮守貴倨而輙侵辱
縣交室民物或以危法中人府君鈞禮嚴辭不
少下借其昔以　天子數用言官言不使國

家法度稍有輕重中貴人𢥠歛十側目所在帖
然如不知有中貴人在禁奸僞拔禍本風裁震
肅有勢家不敢以氣加人尤詳愼重辟決獄平
反省中無一人言寃當是時閩之吏於朝者甚
夥若福州守廉苛思得長者以代言於宰相願
得府君徙府君所上民牧既已行知府君不以
守爲病也丁亥遂補福州守府君於吏理益閑
練無事矜飭惟因其平生廉節而歛其風裁簡
除煩苛拊循休息爲務上下皆以廉平寛仁稱

他郡有大獄難集之事監司必下府君府君裁
決既當法復當人意於是訟獄者皆願一見宋
福州即死杖下無悔沒寺僧所占田千餘頃歸
於横舍建養正書院以厲風俗訪先賢遺跡以
崇祀典百度具舉士論翕然歸之尋尚書時爲
御史按閩下檄旌之曰節用愛民正身率下考
上上己丑吏部考課爲天下第一人人謂府君
昔上既重民牧將以自試也然府君不自多其
循良亦忘其佩御史章久黍謹以事上官和愛

以遇僚類人益重之庚寅六月提舉公訃至府
君絶而復甦[illegible]自奔歸徒跣泣行四十里
士民出涕者[illegible]監司以爲難勝之薦剡有聞
喪一日起行謁府君孝友得於天性執喪守禮
衰麻雖夜寢不去身三年不交人事哀至卽哭
服竟不異始喪張孺人有淡疾孺人常旬月夜
不寢府君亦旬日夜不寢爲御史在　告以提
舉公在未嘗乘車行里中惠伯兄子潛處士甚
謹自諸生至樽褐衣綬相見而敝與叔季子起

子明分異旦暮必共食飲、一不至、即展閱案頭墳記以待、日昃不至亦不食、嘗高敞地以葬提舉公及治喪擴不儉費、貸息錢以給不煩叔季、叔季爭助之亦却、與人交推誠布信直示肺肝、周卹貧匱赴義如渴、安亭明醫沈君言、卒爲御史逮去、府君知爲仇家所中、即請於提舉公籌燈裁御史書書成已漏下三鼓沈使始至而碎首請、府君曰若王不當白雖碎首奚爲、即遣之星行事卒得白文學沈君灋謀爲兒子婚出市、府君請與奕沈曰奚暇事此、府君笑曰姑奕之奕半又數數求去、府君又笑止之、已而饋以金一斤及被服諸物、大逾所望、他戚屬宗黨望以舉火者不可悉數、然提舉公家故貧、府君又爲廉官、槖中實無贏資、人更以爲不可及也、居家儉朴、檢飭、見里中鮮車怒馬、離館藻室以自耀者、輒戒子弟曰必欲供此、慾鮮不巧取泉貝矣、吏不喜陳托有司、人間以此請謝去之、而自謙讓曰行尚未孚於人人也、平生無怒辭暴容、事

值轇轕皆從容應之、無不節適、或遭橫逆、輒茹納不見形跡、故大夫士無論親疏邇遠皆欽德終身無怨懟者、最富經術、博極群書、所著萬綠堂稿、淞野行稿、內臺題草、洪城奏草、闕中雜稿若干卷、癸巳歲以嘗哀毀提舉公過甚遘疾遂不起、以手撫察卿曰、頫汝長爲好人、毋隤家聲、吾死瞑目矣、爲正月二十五日也、生於成化辛丑十一月十九日、得年五十三、以丙申歲正月庚申葬於壁溪斜橋之原、始娶沈孺人再娶蔡孺人子一、即不肖察卿、娶唐氏再娶沈氏張氏女二、長適謝深、次適大理寺評事顧從義、孫七家學家實家教家法皆諸生、家風家聲家禮嗚呼府君爲長者、爲良吏、從祀鄉賢名宦俎豆没已三十五年矣、時察卿方九歲、先孺人雖賢而能文不聞外事、以故前所請誌文知不厭府君心、察卿旦暮痛之、惟先生節行冠古人、斧鉞罷威、雷霆避怒、不獨以文章名世、生雖後於府君使府君品論人物坐先生於右上矣、幸賜一言

以摧諸幽必能不朽我府君非徒榮數十年枯
骨於泉下也謹憶孺人所授一二具狀以備採
擇

先府君逸事狀

嘉靖己卯府君以奉化令入　覲與尉某同舟
行長至夜泊淮陰黃河口鄰於大賈船盜百人
圍賈船急尉之子能挽十石弓試其技立死二
盜羣盜怒舍賈船而燒府君船且以刀戟當窓
牖使不得出府君度必死不若死於水有尸可

收乃從刀戟上越出順流浮二十餘里力盡屢
沉若有人從下升之遇莞蒻舟綷亂垂下遂挽
綷得稍止舟人覺救之府君時沾寒不能出一
語舟人異府君容貌若夜乏薪即焚莞蒻以逼
寒久之乃甦所在縣官聞之使漁人緣河求府
君兩日乃得是時死於火者三十餘人尉存燼
餘一股庚寅歲福省諸囚久不案以監司部使
者在省諸郡縣皆送繫福州圜犴渠魁林某者
罪當首棄市素多膂力奸智紿諸胥靡曰從我

者生即殺七官獄卒碎諸所加三木斬圜犴門
而出併劫縱侯官懷安閩三縣所繫囚道及布
政縣令若干官人府君適如廁以人隸走壽不
敢起賊開溷軒門者三自若無所見一賊帕首
而髯呼曰朱知府安在空中飛瓦碎賊首賊乃
去嗚呼府君於孝弟忠信禮義廉耻無一字虧
乃屢遭險厄位僅爲守年不滿六十天可問耶

先孺人行狀

先孺人氏蔡諱眞眞大父諱昕父諱蘭號怡晚

居士母徐氏蔡爲東海閥家世有隱操里中以
長者稱怡晚公未暮乏嗣且爲多女所苦誠徐
碩人無再舉女及碩人有身怡晚公夢異人授
以玉玦十五越十五月而生孺人人尤以爲異
遂舉之孺人賦性端淑在孺即不苟言笑稍長
即能事筆硯事讀孝經烈女傳及他墳史無不
覩記諸女莫能望怡晚公嘗謂碩人曰少女才
慧非名士弗歸也前母沈孺人適下世先福州
府君以沈孺人賢實難其繼人有以孺人才慧

告者府君乃往請婚怡晚公雅聞府君名遂許
歸府君時府君尚爲諸生貧孺人日事紡織以
給饘粥指坼手裂無所怨懟先大父御史公多
所接納雖生計踈落而座客常滿孺人體府君
養志之孝親眎滌濯羞饌簋以進凡炊爨庖餾
之事日與媼御雜作不爲厭苦祖母張孺人素
有痰疾終歲臥起相半孺人事湯熨不少離張
孺人竟夕不寢孺人亦竟夕不寢府君兄弟五
人御史公歿不分異孺人雍睦於娣姒間裙釵

食飲時相通有無上承下順不異府君之處兄
弟孺人歸時沈孺人所遺謝氏姊甫離襁褓而
瞽孺人憐之甚時其衣食不異所生性不喜靡
麗被曳布素若將終身及府君舉進士孺人受
御史封而平居所衣一與府君爲諸生時等兩
從府君令劇邑守大郡日同府君茹淡咀糲默
成府君氷蘗之操所治所産雖土缶藉藁亦不
從府君請官衙有鸜鵒鳥二察卿欲攜之以歸
孺人誡之曰若父欲學包公不持一硯歸無以

鳥故爲若父也嘉靖癸巳孺人年三十九不幸
府君背棄孺人絕而復甦者一再時察卿方九
歲顧氏妹僅七齡孺人日抱察卿而啼告諸叔
父曰女雖已出然爲他人婦此子不立何以樹
門戶見先夫於地下也聞者無不泣下孺人乃
內慈外嚴專意教訓日令察卿就師傅講解夜
則坐察卿於側明誦師傅所指授紉針以佐極
寒暑不休課業稍惰必怒而杖之杖而不如教
泣而再杖及察卿綰髮孺人益嚴課訓家政巨

細悉自綱紀雖察卿走一若頭必令關白察卿
間出里中必命家僮垂白者隨之凡燕朋輕客
悉皆謝去府君所畜家僮不下千指孺人撫之
以恩嚴之以法日示以輔立幼主之義故竟府
君沒無敢有求去者先世宿貧府君又爲清白
吏以治恒產故負咸屬千餘金孺人奉府君遺
言節儉操作悉償所逋間有不責其息者手書
於券曰願子孫無忘之也自府君沒後內外百
須孺人以一身當之嘗高敞地以葬府君爲察

卿娶婦者三、具資賄以嫁顧氏妹、婚娶謝氏婦之子、拾晚公不克葬而葬之、諸所當務、無不手自經畫會計、刀泉出入、人不能欺、教養諸孫、心更勤切、不在察卿與妹下、次孫家賓十月無母、孺人手抱同卧起、推燥居濕、不以春秋高自憐、甲辰歲、孺人年五十、爲婚嫁已畢、稍可謝蒸嘗米鹽事、且傷府君之早背、遂奉齋禮佛、博通梵書、察卿與妹强進旨甘、跪請不許、然猶念門祚將落、力不能支、日不謝紡織事、白髮垂肩、自旦

至暮、堂上車聲不息也、庚申歲、孺人年六十六、五月廿有二日、忽遘一疾、察卿不孝、醫不効於藥石、禱不鑒於神明、延綿至於九月、孺人自知不可起、召戚屬媼御至榻下、各分斂襚與訣、復命察卿以手自所爲布若干疋、均遺家僮、泣謂察卿曰、非我不能成若、非若不能事我、死可以見若父矣、又曰、若兄妹素和好、我無憂、但不見家賓與諸孫進取爲憾耳、言竟而絕、嗚呼痛哉、天令吾母死、而察卿獨存、天亦酷矣、孺人生於弘治乙卯十月十一日、卒於嘉靖庚申九月十四日、子一、即不肖孤察卿、娶唐氏、繼沈氏、張氏、女一、愛卿、適中書舍人顧從義、繼女一、適唐繼道、孫男六、家學、家賓、家教、家法、家風、家聲、家教出爲人後、孫女二、阿仙、阿壽、癸亥四月十二日己未卜而食、將合葬孺人於府君之右、痛念孺人身兼嚴父慈母之責、辛勤勞苦百倍於人、聞母氏於己出女非不愛、然必先子後女、大違時情、且察卿性素迂蕩、非孺人嚴教箠篚、必與不

善人游、而府君所遺敝廬薄田、易姓久矣、尚能延今日耶、孺人托孤之節、罔極之恩、實不能報也、惟相公德斷、後人文陋、先賜一言以銘孺人、使後世知有朱賢母、察卿死亦無憾矣、謹濡血含哀、具狀以備採擇、

先孺人逸事狀

戚屬有家變、使二媼持黃金授孺人曰、倉卒不能計其若干斤、願孺人置於靜地、徐俟變定而歸、媼御輩以其倉卒故、請銷其大者而償其數、

孺人怒曰是爲利動矣且非所以抵其急也卒全歸之孺人奉齋十七年於諸釋典無不精解深寒時禪坐必汗流竟趾六月不浴身無微垢從弟寢卿嘗得孱弱之疾不能舉步孺人教以禪坐之法不兩月而愈病劇時謂察卿與妹曰我絕時汝兄妹哭毋失聲亂我去路及將絕使察卿轉身側卧以左手加枕藉面不聞喘息而逝與諸人絕時絕不類

亡妻唐氏行實

妻唐氏諱徽上海人也高祖琛贈刑部郎中曾祖銳工部司務祖敎任俠不仕父繼恩商城王溥娶張氏實生妻唐爲邑著姓提學副使龍江公商城從大父也先大父御史與副使善以察卿長姑孺人婦其子中書舍人鏊商城以姑故遂許聘焉實迎宗也妻性婉懿沉默生六歲即工女紅足不出戶外市十五喪母哀毀幾絕宗黨難之嘉靖辛丑年十八歸察卿成婦時先福州府君背棄奉吾母蔡夫人極誠敬供飲食必親絡無惰容佐蒸嘗無違度客至必執炊爲下人先會計米鹽細故悉不以煩夫人夫人御下嚴事拂意輒怒妻慮傷老抱必跽而請未解必再請夫人自寡居來值節序必哭府君妻既歸夫人曰得新婦如孝女足慰寂寞遂不哭與諸顧二姊姒敦好如兄弟信使相屬殆無間宿每抱無毋悲見白頭媼輒與嘆歸寧於家拊棺而哭極哀遇群下無苛動有恩禮亦不爲群下欺平生不易言笑見三尺童俯首不能視亦不能

開一語故戚稜千指未識其面者半察卿夜讀書必携力尺以佐復具菓茗至夜分不休去察卿欲遊太學妻斂衽曰非君所好何狥俗爲此恐負姑所期言未竟而淚下察卿爲之有愧色初舉子不育抱庶子如已子撫字更周匝人目之爲唐出也癸卯春復舉子僅閱月察卿從父之許來自京師族人以扶櫬事屬察卿義不得辭乃別去妻以道路修阻憂念不置遂成怫欝疾逮歸形已骨立相向泣竟莫能狀時進湯藥

不劾苦不得帶下醫父之病愈甚泣謂夫人曰
壽不得長有負姑右負姑復以左手撫其子顧
察卿曰善保此兒言竟而絕其卒爲嘉靖癸卯
十一月初八日其生爲嘉靖甲申十一月十五
日得年二十男一家賓聘董子元女孫子一家
學聘趙元清女妻下世妳家賓纔八月今能習
句讀揖賓客數從夫人問毋豈不哀哉夫人以
家賓幼父不治葬事近以邶災權厝於府君斜

橋新塋側爲嘉靖辛亥二月二十四日也嗚呼
察卿委禽至長別僅三越歲悲痛不能語人以
夫人在不得效王駿義妻之淑德懿行豈忍俾
之淪沒耶惟先生當代宗工文足永世得一言
爲銘使後世知有朱生婦蓋爲先生傳也謹狀
其大較以備採擇

朱邦憲集卷之九　　不肖孫長繼重刻

朱邦憲集卷之十

雲間朱察卿邦憲著
四明沈明臣嘉則校

行狀

繼室沈氏行狀

妻姓沈無諱蘇州嘉定人沈氏世居青浦遠祖
都遠公舉宋進士仕揚州守七傳而生孝子轍
轍生棣棣生國子生熹剛毅狷介居家有過人
行人稱爲靜修先生妻即先生與陳氏出也上
海與青浦相望先生從兄給事御史與先大夫

福州公後先同朝厚善先孺人季姊蔡氏又嬪
於給事弟以其故且先生長者故與沈婚焉妻
性大類先生在孺即莊靜端坐闔口若廢言笑
十歲喪母事繼母徐如母貧尤斂慧凡剪製纖
結事過目即能辨不煩傳指授嘉靖甲辰妻年
二十一先生猶擇對未許行先孺人以察卿請
先生遂女之入門成婦即問孺人所嗜好問察
卿始娶唐何以當孺人心先意承順不以新婦

未諳練爲解、旦夕兢兢惟恐孺人不色喜、雖孺人所待賤婢、見必儼以禮意、察卿嘗惰於課業、孺人怒長跪半日不敢起、妻亦懼不敢起、孺人奉佛持齋、妻必躬潔食飲以進、病必强起侍之、且謂察卿曰姑老矣、非滋味不能養柰何、然終不敢以是言聞孺人、時兒子家學才三歲、家貧甫一周餘、又乏乳媪、孺人哺食代湩以生、頃刻不離懷抱、妻請於孺人曰、此新婦事也、何以煩大人、孺人爲之泣下、陰佐孺人養護、時其飢寒

衣食、逮就學堂、隆其供給於傅、雖兒子好弄事、種種必於閒處誨之、且佯語曰、我爲若父言、終不言於察卿、事察卿十年、敬順婉娩、曲舉婦職、察卿性好客、客或卒至、即脫簪珥市肴核以供、不使孺人知、察卿過從友人所、必誡曰無以酒氣加人、且欲反面孺人也、若以事出郭、必牽衣數數問所之、不至一再、終歲勤勞操作刀尺、紡織諸務、日不去手、且儉施與、敝衣毀席、必固藏之以待所需、故內外贊賀孺人、又得佳婦、然妻

自來行時、已嬰心痛疾、至是遂舉二子、疾益不逾、一歲中不三月起、猶督婢子作生理於榻下不休、嘉靖癸丑、島夷寇上海、察卿奉孺人、携妻子、從間道走、妻疾陡作於舟、次欲絕、四顧兵火燭天、若闔懼無以收之、乃奔郡城、至即不藥稍已、及賊退還家、疾復大作、泣謂察卿曰、我事姑僅不得罪、諸兒子有君在、或無大苦、但夫婦中道而絕、目故不瞑也、孺人與察卿哀之甚、日爲醫禱、不獲再已、至甲寅正月二日癸卯遂永已

矣、子四人、家學娶趙元清女、家賓娶董子元女、家教聘陸思豫女、卒再聘喬伯舒女、家洪聘張孟和女、家教家法妻所生、家教出後從兄邦胄、嗚呼、察卿年二十而唐氏妻死、年三十而妻又死、十年間再哭其妻、累吾孺人亦髽首大慟、今亦卒不永年、察卿何不德至是耶、以癸亥四月十二日已未、葬妻於先福州公斜橋墓之昭位、以俟察卿他日祔、不得太史公一言以掩諸幽、終與凡婦等耳、謹具狀以請

徐筠岡先生行狀

先生諱鏞字子鳴更字聲伯別號筠岡上海人先世自勝國時卽居東海袁珠溝以農起家曾大父用和始以經史教授鄉里日勤筆札磨几案開硯深寸許里中人稱爲穿硯先生大父寰父軿號怡田居士兼事耕讀並有隱君子行先生生而貌魁梧性頴敏爽朗童子時卽嗜書耽紙筆不偕群兒戲弄稍長諷誦窮日夜之力不煩父毋程督家故貧不厭脫粟脫粟之具不具

亦不問意銳志專能任勞苦走試有司嘗躡屩而輕百里至雖重繭作槃跚行襆卷卽入竟以高等遊學官先生初治詩督學江西張公搜選諸郡縣高能者通春秋乃改治春秋學於宿儒損齋劉先生所先生亦已教授里中去劉所不下五里日課徒夜卽執經於劉沐雨櫛風不廢一夕二經並明學益通慱試輙冠曹耦名乃隆隆起從遊者日滿帳下冠屨交錯大喜生徒問難叩之者必爲之盡講解竟日脣腐吻渇無惰

容五十不中志益壯且堅聞鷄卽手一編精誦聲浪浪出戶外常語人曰卽人衰予予何肯自衰逮耳不能視手不能披乃已耳繼妣陳以孝聞內外宗黨言皆一口從父幹丞嗣先養甚謹不在父下從父卒卽以事繼毋者事從毋女弟家弊無所賴不自給已產不饒爲解割田以給其舉火數舉子不育察兄子汝翼在孺卽秀材不類宗人兒遂抱而後之長自教課於側不離晷刻汝翼經明行修父子間自相爲師友名後

先相籍甚人爭豔慕之先生坦夷無他腸交人和而有禮見鉅儒小生一皆歡然揖讓以故人皆喜親先生與人飲時時露醉烈寒揮箑不休然不以酒氣加人嘗爲劇談與所善友宴坐時時出一二語聞者在忱齰閒未嘗不啞然笑也歲辛酉年五十四竟舉應天鄉試先生以怡田公平生盡力教養先肯業不及見淚漱漱下壬戌上春官落第友人以謁選銓曹爲先生請先生曰昔嘗衰予者良不驗予益自信辛不和

之乙丑又落第府汝翼已舉進士且先生末疾初愈友人復理前語先生不和之如故趣蒼頭僞裝南歸未及渡江而疾再作矣汝翼聞不俟調補請以使事行取道歸省逮歸先生病已牢不可治呼汝翼曰有若樹門戶諸弟不為人所若目可瞑矣諸戚屬門人時至榻下即以語汝翼者語戚屬門人意氣若閒適者至十一月二十八日遂逝得年五十八娶丁氏子汝翼娶范氏汝戴娶王氏繼張氏汝冀娶胡氏汝祺聘高

氏汝禩為側室曹氏出女一字陳治法孫男二東儀聘沈氏東俊幼孫女二長嫁王肇汝翼與諸弟盡哀不逾禮且從堪輿家言卜又食即以是歲十二月二十一日窆於袁珠濡祖塋昭位先是先生勑汝翼曰必朱生狀我乃肖似嗟乎察卿豈真知先生最者哉憶戊戌歲察卿從子家相從先生遊先生以察卿少不甚推魯嘗以弟畜之後七年察卿亦以詩改治春秋遂為先生門人垂三十年無論教愛過於等倫即兩家

鉅細諸務無不相聞裁可汝翼與諸弟以先生故又皆以兄事察卿故徵先生命已應執筆況汝翼徒跣哭泣拜而授先生遺勑哉然銘非長者言無以不朽先生知汝翼必能不朽先生也謹合哀狀其大較以備採擇

董子元先生行狀

先生姓董諱宜陽字子元先世汴人宋南渡徙居上海吳會里為上海人曾大父以和有隱操獨行大父綸監察御史父恬大理寺少卿大理

公末暮不舉子娶唐孺人生先生生七歲聰警異凡兒九歲即能屬文莆田鄭公洛書令上海嘗召試奇之遣學於郡博台州王先生度所先生為世吏子叔父皆榮顯甚盛飭躬不異單門士下帷讀書累月不窺帳閫吳清惠公廷舉撫江南行縣駐南禪寺後丘閒隔岸吾伊聲浪浪立召得先生而授簡賞其文秀材勉以正學出薛文清公所著書以贈已而執經於徐奉化獻忠先生時奉化名震盪諸生閒等先生為高弟

年十八大理公捐館舍服除游學官唐孺人即背棄內外多故矣先生忍詬茹荼內支外禦不敢語人而人亦莫敢名其讐先生者先生爲都給事楊公其妹壻以故給事從臾先生游太學爲得易以明經顯先生遂游太學先生質極穎敏日讀書幾萬言益傳先秦兩漢諸子稗官堪輿風角醫卜種樹衆家書猶穿穴國朝故實郡縣文獻叩之能縷數以對試兩京累擯即去進士業肆力於古文詞名籍籍於儒林間陸文裕

公深嘗宣言於人曰董君王曾肩華也當是時無論郡縣學長者折節與先生善而吳門文待詔徵明顧尚書璘蔡孔目羽袁太學褧王太學寵袁僉事袠彭山人年陸少卿師道綏德馬文簡公汝驥安福鄒文莊公守益金陵許太常穀從化黎戶部民表順德梁評事柱臣南海歐學正大任鄞沈山人明臣歙王山人寅皆後先爲文字交或千里遺書定交先生遊諸公間引繩相翼名益籍甚也先生孝惕而尚風節幼事

大理公唐孺人即溫凊無違禮修伏臘蒸嘗事謹甚丁祀期在百里外必星馳還手滌俎豆行釜鬵前候勺藥足無停跡語家人曰慎無見不潔我爲父晚年子無以副子我意也家人一不當意即怵躁而泣且數行下祀竟意不解與弟宜旭分異白宗人或允豫謝不鬭泣語弟曰大人舉我晚舉若更晚我與若早孤又異母人所側目時也彼允豫者慮吾二人不能畢兄弟之好儻有之何以見大人地下爲文祭告先祠竟

分異無所私而身獨肩其外累一不煩宜旭老而白首益親驩大理公葬走使數千里乞銘於喬莊簡公宇跪而授使者狀莊簡謚先生立綴文速還其使體大理公意請補前毋喬宜人墓中石副使唐公錦叙其文曰古之純孝何以加宜陽表著先德多蘄名人言字亦皆名人跡勒石樹碑文種種彩矣傾其橐中裝不顧少嘗將大理公命謁陳開府於婁上客有以居間請投金錢若干於先生先生麾之去曰無以焦詬視我

而汚家大人也內子楊歸寧給事家被盜殆盡而緘屬所寄金獨存媪御請匿所存以償先生面發赤曰明汝言與夜客等耳立召還之給事翁其重傷女弟心自辦其金揔明璫及纖渺阿錫以遺女弟而所以慰藉先生甚厚先生固謝去人兩賢之楊亡踰三十年經紀其子姓事如一日人益賢之性卞急不能藏人短遇事輒發已復悔急故人事甚於已事爲之擁護解紛行赤日中汗淫淫下不辭聞賢者爲嘖語所巾力

爲分明之掀髯座上諧諧然而沸人多先生直節亦不以嘆嗟病先生若已事卒臨且耴小郎疑懼選耎矣平生嗜好惟書與古今石刻爲最闕有奇紀名帖即解衣帶搆之不可搆借以繕寫手腕若脫不言苦日坐一室校勘摩研不休詩人衲子過從僅一掩卷詩法盛唐晚喜元白文取達意而多醇茂古雅即脫稿不自安循就所善輩商訂不已即所善輩彈射之弗慊也楷書法虞永興行草法智永文待詔嘗稱之對客

臨池即百客恢笑歡呼若格鬬不訛一字大理公家故不饒先生持門戶四十年婚嫁日繁又不善治生產家日貧旋遭兵燹室廬被災奔迸遷徙無寧日家益貧賣文以給惟書若干卷及先世遺像故人所寓竿牘謹梢無恙且携置僑所以自娛人或嘲之曰先生良自苦不記憶揮金時耶先生笑曰金固散去故吾存耳或勸之仕答曰予期往矣乃今寧爲白頭丞簿踞蹐效轅下駒哉因自號七休居士輩之宗人多賢皆

以文行尊先生而侍郎傳策尤重先生似宗人無與耦者可以知先生矣所著有皇明名臣琬琰通錄皇明金石錄雲間詩文選略雲間先哲金石錄雲間近代人物志雲間百詠松誌補遺上海紀變錄中園雜記賦林金石　董氏族譜紀年金蘭集若干卷藏於家生於正德庚午十一月十二日卒於隆慶壬申二月五日得年六十三聘戶科都給事中張公某女卒娶順天府丞楊公欒女再娶顧某女文僖公清孫也丈夫

子七爲楊出者曰鳳孫夭死曰方大娶聚人吳湖女顧出者曰開大郡諸生娶南豐丞朱某女辛再娶張其偁女曰立大郡諸生娶訓導何承寵女曰成大娶國子生陸謙女曰觀大娶河南按察司經歷顧正恭女曰永大未娶女一適國子生朱家賓孫男傳箕傳法孫女五人諸孤卜隆慶壬申十月某日窆先生於芠門塘之新阡阡先生所自塋也先生於察卿有父要誼又壻察卿子卒未十月攝衣向察卿曰足下知我幸

傳我平生我將丐壙誌於陸太史奉足下傳以往也察卿諾而病未有以復先生忽操一楪來勞苦相與談平生多感慨擬留十日歸故人張之象以書抵先生趣議未婚即君事先生即歸先生昳坐榻上向察卿長揖曰予即治木理壙願足下速握筆以畢予壙志心察卿媿而扶痛勝席謝去一日報先生卒然什地矣察卿累衆乘篮輿走視先生病已在死法中惟餘喘聲出戸外之象與察卿把臂而哭弗知也豈先期之悉而又卒卒來間病欲令察卿以死事累太史公耶惟太史公愛予元加等夷察卿念世之士不得取一第故多奇節不聞於人即聞又多揶揄其人足哀矣幸太史公憐予元之窮賜一言而瞑予元目謹狀

喬伯舒先生行狀

先生諱洪字伯舒曾大父廉大父寅世爲醫學訓科父遜亦業醫有長者操娶御史大夫唐公瑜孫女生先生生而貌魁峯秀朗唐喬二家人異之家故不饒無以具脯脡年十六未就傅已而自礪曰吾宗人不業儒即業醫吾無所

厚吾宗矣即請之父就傅讀書窮晝夜力雖暑爍烈寒不休不二歲爲文即多驚人語旋遊校舍試輒居高等閩孫公渭令上海校諸名士藝署先生爲首名每對客誦先生文必嘆息絕倒一時名字益著先生爲人無他腸肺腑光潔其對家人言者亦可對市人言於曹耦中無一語相忤惟醇謹縛繩自持然撝謙率其故性不

爲過愼禮容先生外蘊藉可親而内實介毅嘗
好事一無所知當是時孫公不以諸生畜先生
禮爲重客戚屬不知先生者金錢若干以居間
事爲請先生拒之嚴面且發赤事聞孫公嘆曰
喬生非徒文章士矣先生經術明生徒名居錄
牒者餘二百人其貧者俱却其贄即固餽亦却
而勤誨善誘之功一與他生等里中其氏請以
百金爲先生禮數甚盛而先生欲携一所厚善
與俱主人弗許先生曰終弗令故人獨無依我

獨善也卒謝去之崇養二大人悉力以具甘旨
終身弗懈仲季談氏妹早寡恐傷二大人心收
養共食飲竟成其節内外宗黨知先生貧故尤
難之也性幸酒爲客不須主懽在主位亦欣然
滿引量能十觚即醉十觚至九未云罷然霑醉
亦端儀雅坐不出傲弄一言人謂酒德亦稱先
生也七試應天不中晚始得食廩巳即被病嘗
謂其子卓曰吾業進士業亦苦矣卒不能成進
士今當禪若然吾死若當斂我以葛衣即治木

當爲穿一穴聞者悲其志竟以隆慶庚午十一
月二日哭其妻之喪病劇而卒距其生正德丙
子九月十六日春秋五十有五娶龔氏子一即
卓娶秦氏女二長適國子生顧九叙次適邑庠
生朱家教家教子子也孫一振孫卓買能華高
敞地爲墓以辛未二月廿七日窆先生將乞銘
於邑之立言長者命予爲狀予少與先生同遊
校舍重先生之文章行誼先生亦知予以女女
子子卓能世其家文大有聲予故又遺子家法

執綍於卓何敢以不文謝茲役嗟乎先生可稱
古孝廉茂才竟不得一官不享中壽乃得長者
爲請幽以不朽於後世厄於生而幸於死矣謹
據其大較以備採擇

故叔父國子生子明先生行實

公諱蟾字子明先世姑蘇人五世祖克恭遷上
海爲上海人高祖木攻左氏春秋爲耆儒嘗獻
與頌安邊策於　朝　文皇帝嘉納之曾祖
示振隱德不仕性好游蹤跡遍天下著有詩名

祖佑江西南昌府同知少稱才人爲劉文安公所重次清江司提舉封監察御史慷慨大度博極墳史以陳大丘范文正自期人稱之曰景賜先生諱在林康惠公所撰誌中公爲先福州守府君毋弟皆張孺人出先是孺人夢雲紉五色朗月入懷已而舉公因名曰蟾聞者咸異之㓜時資性聰慧體貌頎碩御史公奇之稍長事舉子業有聲郡邑間尋補縣學生再試不中以例入太學又有聲同舍生咸推許之家居孝悌綽

有御史風府公宦轍久淹公事二大人無違志坐是府君得敭歷中外爲時名臣御史公得風疾躬侍藥餌終夜不解衣疾竟不起哀毀骨柴瘠終喪無悖禮三易歲而遭府君之喪又兩越月而張孺人之喪繼之哀慕執禮如前時門户蕭衍外傷荐至公總理家政不問伯仲察卿得樹允業公之力居多事家廟極誠敬晨興必焚香衣冠而拜終其身不衰處兄弟極愛敬待族人有恩禮遇群下則斬如也平生重然諾能緩

急人有無若會計出入不爲人所賣族有貧者匿作於鄰邑公聞之慽然曰吾朱氏子忍爲異姓傭保乎遂捐金贖之御史公有倚馬才詩文多不屬草公每籍録哀梓以傳好讀古人奇書有以書售者不惜傾貲精行楷書法有晉唐人風骨喜與豪俠士游客過存必飯客相與擊鉢賦詩竟日無惰容有蘆江稿藏於家嘉靖辛丑公自謂家貧父弗紹先志將謁選銓曹乞一命爲投老計遂束裝携子宸卿行待次久之未得

選越明年五月遂病肺卧八月病益牢公自知不起泣謂宸卿曰汝甫九年我遽舍汝去勉力學無惰家聲言未竟而逝其卒爲嘉靖癸卯三月初四日其生爲弘治甲寅六月初九日得年五十娶談氏子一卽宸卿聘天台知縣潘子蓋女女一適陸木公素性純篤器局倜儻秉禮好文爲族白眉以公才德不宜死死矣不宜客死豈朱氏衰薄之運果之哉訃聞察卿奔赴越四月而旅櫬與宸卿歸故人來哭之哀族人來哭

之更衰公之爲人可想也寅卿卜日葬於峯溪祖塋側寅卿才下不能如柳刺史叙其從父御史君行肉骨之悲實同之也惟先生爲文章法家行不讓古人得先生一言[illegible]直吏部銘耶謹具狀以上

顧汝元行狀

君諱從仁字汝元曾大父諱[illegible]所至擢摘良姦多所惠政陞[illegible]有良吏才大父諱澄贈光祿寺署丞[illegible]以[illegible]

產讓其弟邑里難之父諱定芳大[illegible]高朗若淑閑達孝謹海內以長者稱汝[illegible]有司請祀於鄉母李氏以長子中書舍人從[illegible]封孺人君生而秀朗在孺不與群兒戲及就[illegible]日據凡案牘不煩[illegible]之布政沈公恩御醫父客也[illegible]其人見君卽大加[illegible]異許以子妻君及稍長趣向不凡讀書窮日夜之力[illegible]礪鑽研不以自苦爲病君伯舅李先士龍師姚先昭所授進步業無

不究竟其術且能撿括參合時出所見以問難出試卽居高等爲邑博弟子員時高君兄弟鄂邴陸君楫王君衣秦君嘉楫皆超軼之才掉鞅藝圃號稱能文章君日共討論聲譽歘起衆咸賀御醫有良子矣御醫嚴於課訓務納諸子於規度君奉教惟謹痛抑豪舉之習恂恂儒雅未嘗有子弟之過負奇偉峻特之氣視天下事無不可爲與人談通人雅士少所推許嘗謂察卿曰丈夫遭此叔季必當舉進士以功名命世爾

獨浮沉於齷齪者何哉察卿起謝不能君譙讓之益苛疾世伊優脂韋見人嬌笑僞言者申目發赤以氣排之使人若不能自容或在長者之席君必布心腹出肺肝無不爲之盡而人亦無有銜君者君兄弟六人皆博雅茂異雖自相爲師友而君獨高視於伯仲間諸伯仲欲成君之志毋爲下之御醫多畜古書名帖人稱武庫君亦雅能繼志特有當意者易之不惜褁帶誦讀之暇間爲詩歌以廣意趣造語鑄詞清便可喜

作字酋勵險健有晉人風骨俶日以進取爲務蓄力秉志不少懈怠終不以此易彼君自幼不善飯日不滿數匙且被病骨柴瘠若不勝衣御醫儒人嘗患之歲丁未舍人奉使過家爲儒人壽願者以御醫父子貴且賢車轄相屬於道君自謂猶囷鮒轍不得展所自許沉鬱不樂未幾病日延綿卧蓐不見客至於委弊不能安穀猶置文籍於榻前日手一編呻吟與吾伊相雜仰天嘆曰吾竟止於是耶至某月日遂吞志而卒

得年若干娶沈氏子一九叙謹厚而文娶喬氏九叙以某年月日葬君於御醫墓之昭位嗚呼君之弟中書舍人從義爲察卿妹壻察卿故與君兄弟厚善出入桂轄交袵不間信欲誠知君深矣且君平生不能以氣下人爲察卿疎狂而不閑檢接禮加等嘗命察卿三觴政察卿糺請過嘗以酒氣加君君笑而直受之君真知察卿者哉昔杯子厚云用君之所以知者酬之故因君子之請狀其六較以俟文章家採擇焉

節婦王氏行狀

節婦王氏上海杜家里人父某處士莊銓妻也處士生既不愛於父母育於母家朱氏長而遂冒朱姓娶節婦五年而死遺孤世忠才三歲莊之舅姑欲奪其志節婦抱世忠而啼曰陰瑜妻以尸還陰尚病其不能蚤決吾當死戶內卒不爲奪日織紝給食猶藉朱氏存以升斗朱業故不饒已自累子節婦兩不能倚勢類蹶蹷矢心益堅常薪芻鹽而既塵灰冷甘之怡然性甚嚴

峻自婦時至白首不聞笑聲世忠一不當意即閫口慍坐世忠置酒謝兒子罪過率子孫跪請乃解垂老不問家事惟撿所記精方修藥餌施諸里中病者病者已爲之解順至爲加飯年六十節婦尚無恙以故子孫曾玄凡二十餘人皆節婦自抱持撫字均等成屬賢世忠歲相過爲壽世忠先請爲節婦壽節婦爲之盡一觴里中人稱爲盛事嘉靖壬子節婦春秋八十有六冬十月一日病力執世忠手勑曰若三歲父死人

已無𡶤氏矣微朱氏安得子姓蒲欉前因飲泣侍者盡泣又曰子姓祭我者必稱朱否者不享以朱氏成其志故也言竟而卒子若干人世忠某孫五人某曾孫若干人應麒某某先是戊申歲御史饒公察舉節孝以風天下鄉長老及諸生以節婦上御史蘇得其實與沈某妻山某妻楊某妻並奏於　天子下禮部議未報會倭夷入寇內外治兵食弗給事遂寢今某妻以御史羅山尚公再請得詔旌其門三節婦尚沉淪

未表著義士爲之太息是豈觀風者意哉應麒毋蔡氏祭卿先孺人兄子也應麒學茂行修傑然自建日與兒子遊故知節婦操獨備謹狀其大較以俟立言者採擇

馮山人妻孫碩人行狀

碩人姓孫諱觀德山人馮遂妻也皇父樂開世爲吳中閥家且長者以故會東先生擇爲山人婦碩人少失怙恃鞠育於大母集事剪製縷結不煩再訓寡默不窺戶年十八歸山人成婦明嫕柔則上下莫不贊賀事會東先生與其姑朱曲盡孝敬事無不當二大人意山人兄弟六人碩人於娣姒間並輸誠篤一無所忤山人少貧作客甚困所至必僦屋以居且無僮御佐使碩人周旋薪水比宇不聞其聲性甚勞若織紝不廢寒暑山人好讀秦越人書碩人亦在方知醫佐山人治藥石眞贗具能辨之會東先生以詩名震吳中不以貧故廢接納而山人與其兄遷又能世其家故交游益附過從者車轍相

望碩人內治脫粟簇果蔬以時而出不少敗先生吟興山人與父子兄弟夜坐時賡歌迭和不休碩人必事刀尺以待山人終夜不寢碩人亦不寢山人性嗜山水歲必扁舟吳越間碩人飭治行裝篋珥可脫者盡脫之戒屬有宴於山人者至爲假貸以抵其急若里中覡巫比丘尼之屬遠且絀之不妄施一錢也山人數從副使張公誠之遊副使雅與會東先生厚善以盤龍里數椽棲山人又以田若干與之耕碩人嘗爲山

人曰昔人一飯必酬、張公有德於君、願君無忘之也、語輙淚數行下、時歲屢不登、山人家磬懸、無以輸公賦、頑人復請曰、縣官苛事徵求、租吏卽至矣、君爲清白士、當薄所耕田以償、無徒自苦爲也、山人悉從其請、竟以清節聞於縣官、甲寅歲倭夷首寇上海、太守議城、城以守、來董其事、而山人與有版築之役、當是時、冦將摧剽盤龍、山人以城事羈牵、不得赴、家人難、或爲頑人曰、賊卒至、脫不離虎口柰何、頑人曰、婦人無他詠、恠以死謝賊、不敢自累以累夫子也、卽溺水行盡、巳而卒不與賊遇、遂間道入郡城、先是頑人數舉子女、皆無產難、山人故常易之、丙辰三月、頑人當免身、山人復易之、出遊如故、甫行而產難作矣、絕無他語、惟太呼馮君馮君云、卒之日是　也、子一曷方、女一桂金、馮與朱有故、遷以弟畜予、故兩家內外事莫不相聞、予兄嫂避兵盤龍、嘗從山人家寄居、飯食、爲予言頑人賢行章章如是、因山人之請、爲狀其大較、以俟立言者採擇

朱邦憲集卷之十

不肖孫長綖重刻

朱邦憲集卷之十一

雲間朱察卿邦憲著
四明沈明臣嘉則校

祭文

祭廬州太守陳公文

嗚呼予別公眉宇僅三祀讀公竿牘才五月忽聞訃音慟而未信及走急足抵廬江得郎君苫次書乃信公眞死矣嗚呼痛哉先人守福時公尚未冠固嘗奇公文而物色之今先人沒已三

十餘年矣公爲給事左官量移吾郡司理來修門生之禮直追古誼入門瞻像未拜而泣跪而進酒口剌剌作感激語後復行縣過馬出城詣先人墓下藉草而拜不使守墓蒼頭知官長爲誰也以予家落念之甚殷欲爲予求負郭田二頃以供先人祭祀予辭之甚力公改容已之然而各成其志益相厚善畢露肺肝不文形跡及爲舊京吏兵二曹郎出守兹廬信使不絕友道有加或奬援予於賢者之側或游揚於通顯之

前必曰吾友朱生翛然不混流俗眞淸白吏子孫也丁外入覲知有爲蜚語中予者公與武昌吳明卿競持衆論白之義辭淸戶且具陳予之平生於大衆中班班言無所顧忌嗚呼若公者非予之知已哉先人以文章知公公爲先人下淚於三十年後今公知予於風塵汚瀆間自公目中不爲人所魚肉則較之先人知公難易有辨今日感愴之慟而出涕誰謂予之無從也但公身顯行修已足酬先人之知予尚浮沉於世

無所成名他日相從地下何以副公期待媿心未死知更無地可入也故抆淚鑄辭聊敘知已若公具長者之德閭里中人哭之著循良之政樹蹇直之風吳越人及舒人哭之諫垣諸先生相與慕而哀之又非予之淚比矣嗚呼知已已逝後死者何依雖淚竭無聲竟何益於生死也嗚呼痛哉

祭顧汝所文

嗚呼君眞已死耶予尚不自信予之哭君也君

見第六人予之年與君汝和見相當故嘗以弟
畜君君亦兄予也君未冠時即吐氣英英視天
下事無不可爲及爲諸生好讀秦漢以上書至
馬遷遊俠傳尤稱快意以予重俠節乃意氣相
投不徒徵逐好也丙辰歲君入京師人言君結
客好士戶外酒人詞客之屨常滿以長安婦女
好飾其裝中金與之以傾以此非君予嘆曰丈
夫不得意乃以此自適耳今之病馬卿者誰也
及爲其丞閑練廉謹寺稱職辦益肆力文苑操

筆不爲舊常語皆當非君者非矣不意名高毀
來遂至外擲人言君年未四十時未可薄其丞
家甚不饒力未可薄其丞理故當往君不用人
言一意上疏乞歸飄然就道嗟乎丈夫不得取
甲第以貲求一丞甚難君乃棄之甚易非君胸
中所好有甚於丞者耶要知君之俠尚在也乃
天尚謂厄君未盡歸舟再覆幾葬魚腹還家不
三月而暴疾死天之厄君亦甚矣予以君亟翼
而歸過從不關信次或共賞彝鼎圖史或授簡

一室賦詩或共被談竟夜或爲州閭之會狂醉
於遺簪墮珥間見君笑語謔混座客而意實忽
忽不樂乃知君實死於此也昔人云憂能傷人
此子不復永年世有憐才如文舉君當不死人
何肯不死君也予身臥积棘之林百感攻中然
而對酒輒醉不敢以憂傷生君乃先我而死非
俠負君君負俠矣他日會君黃泉君何以復我
也嗚呼君真死矣予之哭君始疑而終信矣冀
此一盃尚疑與君對食君竟無言予復何望也

嗚呼哀哉

祭亡室沈細君文

君歸予門事予母蔡孺人極孝撫予前妻之子
極慈御群下有恩禮佐孺人理家政能斂給內
外稱君絕賢君可謂無負於予矣君實爲予後
娶予之年尚與君相當君屢弱多病一歲中不
三月起予以君病故事湯藥輒廢書君臥病十
日予亦不解衣十日甚至勞頓亦病內外謂予
愛敬君予亦可以無負於君矣但予性多戇直

辭説多所忤君君雖知予無他腸亦不能順受
君少失毋嘗謂予曰予非毋已出雖不凍餒亦
不能自存予以君所出爲兄後君嘗淚簌簌下
外婦有身予不能遣君雖不甚御之亦忽忽不
樂君更有隱憂君不得言予不得問藏之中心
與身俱往此皆予所負君者也嗚呼予二人相
負孰多予知之君亦知之實難以語人者君病
極沫絕張目謂予曰吾必死能舍子而不能舍
汝知君之無憾予矣今孺人年六十一予年三

十二諸兒子繞膝依依無可發付故復娶張以
代君予所大負君者此也昔君歸予時嘗謂予
不忘始娶今君在泉下當知予之不忘君也況
天道有知不爽毫髮君爲後毋而不若人之子
君之子豈復爲人所苦耶

祭董子元文

嗟嗟子元十八而孤卓自樹立使御史廷尉之
聲不隤與弟分產不取腴沃而自當其門祚之
難孝友矣穿穴古今墳記鑄辭綮縟言多可傳
文矣所友盡天下名儒俠士雅尚風節任人之
事急於已私俠矣若子元者可不稱賢豪哉中
歲家落力屈於子女婚嫁晚而益貧賣文以給
內外百須率於子元一身是取使子元終歲奔
走足無寧跡手不停批辛勤萬狀予令歲慰子
元書曰生人之苦惟君爲甚子元報之曰八字
可作吾志二月一日子元臥予齋中起而把予
臂曰吾將治木與謀幼子婚孰急予應聲未出
口子元曰郎死或能收子未婚無有壻遺孤者

矣予是之子元是予是而交手謝去一日而郎
暴疾死豈鬼神先告之於夢寐耶嗟乎世之齷
齪淫濊之夫或囊帛積金鮮車怒馬以快其志
或紆朱拖紫勢甚爞灼予見比比也以子元才
行老不得一官死而家無斗粟此理將安辯哉
昔人云蓋棺事定子元雖貧賤足稱高士子元
定矣彼未定者烏得以貧賤輕子元哉予哭子
元而慟痛吾良友永無見期又痛予淪落似子
元而獨生何爲也嗚呼哀哉尚饗

祭黃邑侯文

嗟君侯之誕生鍾盱江之秀異志摩空而俯大鵬才逸群而後良驥窮黍灰之餘經傳石渠之群記撥管則鬼神若驚吐辭則雲霞自麗甫弱冠而先登樹棘園之赤幟旋馳聲於上林擬致身於中秘忽承艾綬之榮不負民社之寄才敏給而尚神明志廉潔而嚴義利天昧爽而郎上堂夜焚膏而猶視事懸未鑑以發奸不手驚以為治人感恩而泣喫吏畏明而驚悸親學校而

不妨案牘進諸生而日課文字絕請托而篋無私書勤吐握而門無留刺修亂後之廢舉繼先賢之遺志建群忠祠以褒節義還濟農倉以便儲偫異政日聞於鄰封茂績屢揚於大吏豈廬江之文翁直考城之季智胡專心於治理常日廢乎飲食惜孱軀之不勝致沉疴之加熾庭除沒於蔓草内外絕乎信使薪水時乏於官衙參苓不取於市肆詔草王樓之文遂攬雲螭之轡村落無春謳之聲老弱揮莫暇之淚或請俎豆

而尸祝或載戶牌而私謚信乎君侯之死生足媿當世之竊位其乂沉於汚瀆之中媿乏乎雕蟲之技賴君侯之賞識特折節於同類以文章而見屬出肺肝以相示無趙元叔之高風蒙皇甫規之委質驚知己之淪亡徒仰天而自悲慟而視乎含襝退而就乎別次雖已收而猶望後生欲徇死而情不可至悲此日之臨尸卜他生之交臂今明旌之漸遥信泉臺之永閟腸愈結而心若摧目不睫而淚自墜恨掛劍之無時嘆招魂於何地再拜哭而陳辭聊繼絮酒之遺義

嗚呼哀哉尚饗

祭外舅靜修先生文

嗟我婦公古心古貌内行修飭不從時好二兄貴顯門閥赫然公故長厚砥礪益堅遠利自潔若將浼已亦不妄施以邀人喜訓課子弟日勤日嚴隆禮師傅老而不厭不出戶庭端坐一室仰視七曜無媿心跡德具長者詞修吉人天應眷佑弗加以屯仲子訐偫客死於道季子醇良

年亦至天女歸祭卿兩姓皆宜夫賢兆榮從死
亂離不十五年遭變屢屢老淚長潸哭子哭女
天道常道善人不亨戚屬宗黨爲之傷神愴昔
婦公愛女獨以險隔一江信使不絶女竟先逝
背恩負心病不能侍葬不能臨昔也生離今也
死合相對泉臺有淚如血墓木已拱白骨已沉
奠此一盃哀情更深尚饗

祭鴇岡夫子

嗟我夫子崛起海濵明經修行獨冠群倫家素

不饒備歷苦辛書術斷虀嘗膽卧薪文學日隆
大槩邑里後學遊從及門如市春秋毛詩並授
其旨無隱不倦樹我桃李白門七戰屢却不前
種種二毛壯志益堅青燈夜雨股刺髮懸精誦
吾伊奚止絶編傳經伯子聲稱並藉辛酉竟奮
雲霄蟠翼生徒仲眉朋從生色伯子繼起金閨
通籍老驥伏櫪志若未酬歸市渡江疾作於舟
救治欲速藥石誤投伯子歸省涕泣徒流嗚呼
我師人孰不死發跡賢科况復有子伯多賢行

繆彤是比諸弟能恭門戶可倚生既無憾死亦
能安有言易簀含笑蓋棺青山千古泉臺晝寒
紛紛鬼徒如師者難某等或侍門墻或師長嗣
兩世門生百年交義負土媿芭廬墓慚賜永繫
心喪共揮血淚尚饗

祭林夫人文

壺德莫聞内政難齒欲徵六人視其夫子桓桓
夫子爲世大儒不混時情道肩一軀威鳳同高
良玉比潔名顯身退操堅行絶挽此濁世實光

聖門識者是師慕者是尊人人相之恬淡同志
不忘食貧華綺無睹清節共持芳名乃完不有
德耀曷配伯鸞早哉夫人先享上壽馨蘭萎霜
清露零蕢某等從游夫子謬揩徒勤毋陳懿德
以勉内人乃今云亡信不可起名因夫存夫人
不死

重扁永思堂祭　先父母文

追惟府君新搆此堂未成而卒孺人苟完於衰
絰中迄今已三十六年矣不孝孤日懼不能保

寸屋廬兢兢在念今乃僻宂其敝稍加修葺置筆硯圖史於其中聊解寂寞痛思府君儒人辛勤拮据不能安坐移時不孝孤乃竟得之實欠毋以當享之福遺我不當享之後人也因承五上丽静菴府君舊題華潛居永思堂三字復扁此堂以識終身哀慕嗚呼存亡隔世歲月依人入戸傷心寄思俎豆尚饗

祭顧御醫文

先生非傑然天下士耶先生死而後輩何所法

耶先生素性孝友敦本厚支兄宗振族太守之紹續以不衰年方弱冠悼綵群籍上下古今雖宿儒不能難中遊數奇射策不中時有大猾肆侮百務紛挐先生處之裕如猾亦不得竟肆故海內之知先生者稱之曰先生佳士也先生遨遊京師聲名藉甚縉紳之士莫不授謁願見結駟相過先生益醇謹自退擇交惟謹雖不能閉門絕軌非名人魁士不得登先生之堂故京師之知先生者稱之曰賢者也當代制非甲科雖懿德茂行之士皆致擭落故先生握瑾懷瑜瞻節未售雖一時貴顯知爲國士不得越制重先生遂以醫薦拜官雖非所好而先生意豁如也時先生名益大譟四方之士交爭識先生以先生親已爲重座客常滿談當世之務若甲兵若錢穀若舉措若刑罰與夫山川形勢中外人情概於胷中披之齒頰如庖丁解牛更僕徹旦客不能對而先生未倦也故宰相而下事難關說或當持重者輙相就問坐先生於左先生應之

無窮若洪鐘之待叩事籍計畫以全而先生已忘之矣與先生交厚者先生必爲之盡人亦布心腹披肝膽不忍欺先生或以事求直者先生力爲排難折患不聞人已致廢寢食家人恒苦其勞而先生卒不自知至於窮士之急立能抵之自顧囊空不稍稍有靳色使門下之士有欲爲先生死者故天下之知先生者稱之曰先生長者也先生老而倦游且以伯子貴且賢乃上疏乞骸骨歸歸未越二載卽罹疴斃奔逆播遷

慶卧禪室時病且牢而不忘廟堂之憂手勤封事調陳時失志未就而先生已逝矣嗚呼傷哉先生非傑然天下士耶先生死而後輩何所法耶嗚呼吾土澆薄人事華違尚思老成挽回雅俗激昂世事也龍江唐先生與先生才徳皆完聲稱並著海内之賢者多宗之唐以無疾而卒於華亭里先生甫望七而卒於吳興老成淪謝世運可知識者之悲豈止於無所取法耶先君子與先生爲執友蔡卿女弟爲先生季子婦諸令子復與蔡卿厚誘明夕徵逐若兄弟數真通家子也子弟之戚又豈止於識者之悲耶嗚呼哀哉干戈載道故里尚遥西望佳城白楊蕭蕭淚下陳詞薦此清茗尚饗

祭亡僕文 僕名倫

嗚呼汝以家人子事予歲在戊戌時汝尚稚予亦未束髮旦夕自從出入必隨以行予性多躁事有詿誤處或加榜責榜責後即侍省之無怨意予嘗病瘧汝事湯藥甚勤夜呼先起起必先同事者予藏書不下千卷對客有考訂處命汝取其卷來必能取其卷來予喜夜坐汝嘗煮茗以供或漏盡人靜諸同曹人侍不勝罷各稍稍散去予起視之汝獨留至予長夜之飲汝周旋俎豆雖客不停盃能溫酒以給去歲予負築城之役以倥偬故失去有司所給金一觔大索不得汝曰菜日稠人中所授者非耶取之以歸汝幼得肺病僅能典予書籍不善治生雖甑釜常塵知予無贏貲不來告急嗚呼汝中無他腸奔走用命事予十八年知予喜亦知予怒未嘗不先承予意以左右之且辛勤勞苦百倍同曹以予久在人下未得使汝一溫飽今遽舍予去能不悲耶予今夜坐長飲誰能似汝久侍耶予臨尸而哭已不能起汝事予久能識字故作此文以告之埋汝後予當安汝父母養汝妻女以慰汝泉下也傷哉

雜文

離亭分詠詩引 雨月雪梅珮劍香燭雁琊潮酒

四明沈子嘉則命儔千里載笠三江言尋征鴈之群詩射鷓鴣之勝寒風摧落木凍色閉孤城忽爾倦遊乃將別去客有餞之者傍彼蘭橈開茲桃館雨收席上懸瀑月於青天雪霽帆前照寒梅於黃浦俠徒心折曼女目留珮比雙璜聲度石榴裙下斂裝七彩霜飛鷫羽冠前正甃返蒐之香不滅絕纓之燭應冷有雲中去影柳踈無江上長條忽報潮平未盲酒盡參商異位賓主無聲因悲眼底紛紜總是人間離別桑榆憐漸緣恐傷安石之神鹿豕不常群欲下鄒文之淚送人賦物啼猿之句猶存爲爾分題倚馬之才是乏愁生南浦夢繞西陵腰瘦沈郎蒐銷朱勃

跋張玄超叩頭蟲賦

余嘗見伊優之夫蓱鞲鞠膝求合當世每深病之及見玄超先生所著是賦慨先生先有是感矣先生爲吳宿儒著述種種已可汗牛余獨取是賦刻之豈爲其與子建賦蝙蝠士龍賦寒蟬爭雄長哉知先生志在冥鴻翔鳳不爲[illegible]矣讀是賦者當不獨以文士定先生也

跋盧月漁傳後

予故不識盧潤之以沈嘉則朱近臣故知其有能詩名且潤之嘗寄予詩又欲來交予予故嘗置潤之於懷近臣先客死潤之亦客死新都道中每念今昔爲之辛楚今讀嘉則所撰潤之傳與昔日所聞種種狀具在而近臣爭詩狀亦附記傳中得馬遷作史家法二君固迂狂士他日人奇嘉則文即奇二君矣昔陳平子與范式平生未相見過裂素爲書以死事托式式卒不負其知予大慕其爲人顧非式儔不能歸潤之之喪於鄞乃命從第宸卿寫是傳刻之以久潤之之名云

董大理幽貞集評

予十年前嘗從公詩公年未三十而造詣已臻至境裒然稱作者矣古詩鏤畫綺靡潔淡典則平正純雅方軌漢魏間用唐人家法而立旨高

曠鑄辭巖整過之誠藝林之裏鍾紀甑世莫能並其古然立言者無關世教雖工奚益公被紬甚困命懸一髮而辭旨幽婉無怨誹憤懣之言彼被髮行吟澤畔作賦湘水者未得窺公之志世必有能辨之於千載之下矣如想見高堂人顧子竭歡悅欣承嚴父顏悵離慈毋側顙天赦臣歸並修人子職等語危不忘親言根至性公豈獨立忠臣風節者哉律詩亦予所校篇篇合作置之大曆諸人中莫辨世有法眼當自得之

書馮山人紀游稿後

予少且魯不知詩亦不知山人山人之子遷慱雅好吟能文章與予游甚歡始得從山人杖屨庚戌秋山人出是卷示予乃遷乎書讀數過心賞不報昔太史公與馮唐子遂善因傳唐以奇遂予不能為山人傳特為壽梓以傳至聲律高雅已悉諸家品評予不贅

刻曾大父葵軒稿

上海舊志載葵軒稿為先曾大父南昌同知公所著察卿自結髮有知識來大索先世家書中不得嘉靖壬戌歲從弟宸卿得於子明叔父故篋中乃大父御史公所輯已請先輩夏止軒先生為序而先父福州公亦手校一過矣今觀叙中有所著詩文等語乃知文已失去僅存此詩御史公與福州公因循未入刻者蓋欲得文以並傳也計南昌公永已時御史公才十八歲福州公未生今察卿九歲而孤福州公沒且三十餘年矣兵燹一再遭而此稿尚存豈天之有意

於朱氏文獻耶乃與里中宿儒馮君子喬共校去若干首命宸卿手書以刻聊畢祖父之志云

書友淚日紀

韓長吉將卒召予至榻前語予身後事種種既而曰有田一頃餘非附郭者聊以贍老親幼兒頑白髮黃口何能謝豪猾而存茲田哉願君為生死者圖之未幾長吉蓋棺有貴顯者與長吉亦善並受遺囑乃同志戮力俾豪猾竟未得染指予故卒為經紀其事直欲使其孤長而授焉

嗟乎范巨卿與陳平子未相見後乃爲平子營
護妻兒受平子之知故也長吉非知予者哉每
以筆札紀其出入淚便蘇蘇下故題灰淚日紀
他日或可持此以見長吉耳予所謂貴顯者進
士徐君羽也

張鳴叔像贊

冥鴻可繳良馬可羈矯矯先生不爲世移任俠
自喜孝廉自期常懷獨行距踰四維整冠垂紳
儀端躬飭伊優之夫望之屏息窮討一經收撫

群籍充其性靈茂乃學殖年已四十數奇未逢
陸沉於時弗惕於衷良工可紀先生之容良工
莫貌先生之風

月坡上人像贊并序

月坡上人檇李人也十三去親入桑門十七祝
髮宿植善根苦修戒行又喜與儒者通故文人
清衆互以高僧稱晚歲喜方知醫頗兼秦越人
之術躡虛而來駐錫於積善蘭若每日出則携
所治藥餌坐一肆中焚香誦經不聽囂聒病者
至即起藥之去則莊誦如故不遺之錢不乞也
藥輒有奇中故遠近知爲月坡上人云上人今
年七月具袈裟持所畫像索予贊豈爲予似柳
柳州嗜與浮屠游耶乃爲之贊曰佛本清淨凡
亦光明惟爾上人獨超發生寂滅是悟圓覺是
貞髡頭毀服拜禮馬鳴如受信具入舍衛城空
術益顯苦惱悉傾飲水上池起瘵覩盲慈航普
度功德實宏歷茲世界宜承而亨與佛常住視
月虧盈

薦母疏

吾母少歸府君遭家中落親織紝而無厭操井
臼而不辭孝敬舅姑其旨不違於朝夕諧和娣
姒衽斂相濟於有無內外稱賢上下蒙德未四
十而寡矢二心而堅外禦內支惟恐遺孤之不
立朝勤夕苦恒憂薄祚之益衰體死者生者之
心兼嚴父慈母之責先予後女知大體而不偏
因親及疎施厚澤而皆當娶三婦而辛勤萬狀
撫四孫而愛養百端勤儉起家寸薪尺寶咸嚴

御下千指一心為早娶居嘆塵世百千萬刼遂
通釋典修善因一十六年察卿如之義方之嚴
下流是習不賴拮据之苦先業盡亡托孤之節
無虧罔極之恩難報豈期病作禱不靈於神明
遂至生離恨實終於天地

忌日薦母疏

伏以三年無改敢違孝子之心一刻不忘求盡
人倫之道今者屢更霜露愈遠音容兒女滿前
皆吾母善念之積田廬如故皆吾母勞心之遺

盡知生者之安豈識死者之苦殞身難報泣血
何窮惟吾母性樂苦空身甘淡薄持齋廿載禮
佛一心不敢肥牲潔酒以穢乎靈聊爾念佛誦
經以從所好

存賢侯後疏

故御史鄭思齋先生昔令上海政事卓絕德澤
汪穢士民至今思之不衰其子開與其孫實賢
值閩中島夷之變城陷奔亡僅存首領今館於
顧君汝修所邑中長者皆為之太息相繼餽以

粱肉良不媿桐鄉之風矣念非授以恒產不能
為久留計輒敢僭為疏引以畢諸高賢必舉之
志非曰一二曹從慂之私也
伏以甘棠勿剪召公遺南國之思廉石猶存陸
績著東吳之操名垂千古展竹帛而興懷政未
百年親桑麻而增慨公心不泯遺愛難忘昔我
邑侯思齋先生雄才涖事清節持身異政著三
江貞操良吏仁風被萬戶不愧慈君手澤猶新
口碑未已雙鳧化去死無含殮之資一子僅存

生值干戈之變惜奔亡而携接豈無今日劉縣
為廉吏而滑稽誰作當年優孟安得太平時世
界置此清白吏子孫願合義醵金共同心治產
授田百畝俾耕耨以奉蒸嘗買宅一區使棲遲
以蔽風雨留犢之恩始報及烏之念方酬道義
舊門生已効文正公託孤之誼循良新令尹定
推鍾離瑾嫁女之心謹撫輿情聊陳短疏

修百步橋疏

伏以假輿濟渡公孫致悅人之譏發粟治橋剌

史騰利民之譽留行傳於往昔病涉甚於今時况茲百步之梁豈同碁約更接四方之跡共指融植路近雞園月落鐘鳴人卽過潮弄龍浦霜高帆疾馬常驚歲久將傾勢危欲斷漸朽垂虹之骨空憶伏牛之形不藉鳩修豈能違阻官無儲偫難責九府之財歲稍凶登欲借十方之力鄧林採木申浦成梁望成壓水黃龍復架填河烏雀幸結慈航因果濟此衆生向茲慧海檀那期登彼岸功成自足舒之色絲試看解珮之人總是題橋之客謹疏

朱邦憲集卷之十一

不肖孫長統世重刻

朱邦憲集卷之十二

雲間朱察卿邦憲著
四明沈明臣嘉則校

書

復秦行人少説書

一别更時升沉異路誨函三及慰喻綢繆知君下旨於宋弘之言矣足下勸僕復修故業舉進士重以骨肉之誼激以榮辱之詞是足下相馬忘其疲知其必能騁足長途愛王掩其瑕謂其

可以肖形圭璧也足下念僕深矣媿未能伏斂以報知巳知古燕趙慷慨之士也僕家世業儒代不乏仕竊自附於冠族而别於蓬戶桑樞之子也舊矣今巷無結駟門可羅雀豈不欲出舉進士結綬於人主之前高議於王公大人之側承先人之業而新衆望哉但僕有不能者三耳願足下察之僕生九歲先人物故內乏父兄之嚴外鮮師友之益肆情逍蕩夏楚不加里中之夫謂僕隤其家聲矣及知向慕鼓篋傳經外侮

相傾莫可支禦勉強問學僕游學官雖質等中
人才踰下乘曾無焚膏繼晷之功寧知唇腐齒
落之苦學未通憪藝不精事烏能爭長佞又見
知有司哉僕之不能者一也僕屢嘗挾策上都
校文多士不克先登退無餘望知干將之璞而
不淬鋒礪鍔必難斷蛟剸犀理固然耳故帶經
慕乎倪寬下帷懷乎董子閉戶謝客側席事師
自謂可雪曹沫之辱而成孟明之功也豈期烏
衷難作鯨鯢怒號邑里成墟伏尸蔽野僕奉老

毋攜病妻播越他郡以保首領斯時也莫不挈
幼稚老狂走盡氣屠者亡其刀漁人舍其舟矣
僕也獨能顧其鉛槧哉遭時不偶已知天之於
僕已矣時流離寄命喘息未蘇太守來議城城
交與兵役六邑諸生畚築是務僕素承清白吏
值中衰不免典先君之裘帶鬻煨燼之室廬盡
力往役以答太守之議也歲屢不登家復多故
二妻未葬三男未婚催租者排戶入室收責者
毀瓦畫墁雖未至於糝藜懸鶉亦庶乎家徒壁

立者矣僕不免旦夕奔走衣食樹立門戶入對
妻孥出視臧獲揚眉吐氣而不可得也烏能復
修故業以畢平生志哉僕之不能者二也僕有
志記覽不若帖括嘗讀六經秦漢諸書心志暢
懌精神爽朗有若庖丁之於牛造父之於馬也
若詁論章句之旨誦讀程式之制則扞格不通
苦難畏進未嘗不掩卷長嘆廢書增悲矣性復
踈狂不喜檢束每於知己之會稠人之席衆方
希鞴韝靡僕已脫巾徒跣雖麾卒至有聲如雷

故學高嗣宗之放賢叔夜之迂恨不得與此人
同時也又復嗜酒好歌聞喜吟咏興至愁來無
可遣謝或解觿於傭保或寓書於王孫指酒索
嘗立盡一石歷歷無歸燭滅不散若有鄭女當
壚吳姬行觴聞激楚之音對揚阿之態則箕踞
長歌頓足起舞醉則據長者之席臥美人之股
塊視三山盃看五湖雖催租者在前收責者在
後大笑而却謾辭而謝矣豈復知貧賤之足恥
哉僕性如此又烏能奉足下之教哉僕之不能

者三也夫僕進不能振鴻漸之翼退不能離燕雀之群徒自沉鬱憤懣欷歔忉怛求奉先人之丘墓保老母之餘年而宋不可得真與腐鼠爲伍絕物老驥未嘗聞接與避世魯連辭祿薛公藏於賣漿君平隱於卜肆嚴光以布衣而傲萬乘君王斯以維拔而重二千石此時危道尊身退名成者也若侯嬴捐軀於期折首田光以死而謝燕丹豫讓亡身而酬智伯此以節義爲聲任俠自喜者也若左丘記事於國語馬遷垂言於

史記相如楊雄振藻漢庭士衡安仁摛辭晉室此又以翰墨爲勳績詞賦爲君子者矣使僕能道先哲之高備窺墳索之長圖或可以侍豪賢之門獨見先人於地下也今年已四十無所成名亂心志於野馬邁日月於隙駟此所以俛首無恥撫心捐色也噫伯樂不作絕足等於凡馬鍾期已逝流水入於新聲僕之悲哀益不能止矣哉書敘心敬白足下

復余君房

僕不狀思欲盡友古今節義之士忻忻願爲執鞭古人雖往展卷即可對面如足下名在僕耳稔矣主與鄉縣御車無期非無千里命駕心苦爲門戶所縛徒有向往耳去秋得浙省為士書見足下名已高列大快者久之雖與足下未嘗握手把臂然已神交心許之矣乃僕貧賤淹落人無可以快足下也嘉則來辱先貺教知不鄙夷踞而伸肺清風漠如足下所論大都等語見實殊絕今人未登作者壇即搖筆自許者皆未

闚足下[illegible]僕亦恥之足下建大將之旗於甬東顧乃門之疲乏空拳之卒鮮不辱戲下矣僕被病三時幾入鬼錄今幸得起與大將軍屬鞬負弩爲裨褊有日也力疾裁書定交伊始他日戴笠相逢知足下能下車揖我矣不具

上徐相公書

察卿不狀辱相公以祖父交游故且以顧舍人兄弟戚屬之雅數年得通名門下昨來京師辱典謁者受謁而通進而坐之堂上款接盃酒情

猶素結高車臨況直抵書生之廬折節下士爲
古賢相所無察卿此生愧無荊卿之劍朱亥之
鎚圖報於明時耳竊有情悽爲相公一陳生人
憂樂係於出處出不以正辱與生死俱矣江南
之俗相公知爲獨深射策甲科之士爲有司長
吏所重平生不以文字相通見必頡頏姿姿遇
以殊禮不卒如察卿輩厠名國學者别爲非類
强顏揖讓而心實卑之甚者驅之若馬牛賤之
等隸卒使人有桎梏衣冠之嘆雖日事鉛槧之

士視爲椎魯少文之徒生産落而甑釜生塵者
亦皆爲紈袴子弟耳間爲良有司長吏所識其
人之志亦已悲矣察[illegible]九歲而孤老母教不姑
息得列諸生之後尋[illegible]故棄先君之敝廬薄
田而爲此舉業笈典[illegible]祠文章遨遊上都屢戰
藝而北進取甚困自知才下不能承先世之業
耳爲人所擯斥心灰不燃雖老母垂白門祚日
衰闕滫瀡之養乏庾釜之畜無所怨尤辱郡邑
諸君侯不棄駑下特加剪拂雖不能引爲上客

亦不與流輩爲伍豈以察卿能近筆硯事耶知
先君宦轍所至輒有賢聲欲以存清白吏之後
耳相公嘗爲國子先生天下肖不肖士亦嘗兼
收並畜矣豈不知洿池之有鴻雀牧埛之有騄
驥也今位居政府日修周召之業贊　天子
因革損益相公事也宜急罷貲進之徒不得濫
冠裳以辱賢關如察卿才朽行穢當首罷以謝
天下之忿懣不平者或放之山澤或放之再游
學官曉然使天下之士遇則明經登薦書致身

廊廟不遇則退處巖穴老死牖下雖才如相如
能如上式不得以貲進爲郎而爵庶長也則倜
儻節槩之夫庶得堅其嚮往不爲苟合取容之
計辱於有司以全其可殺而不可辱之義矣若
終身不遇而又爲有司所苦更復何憾惟相公
圖之

與沈嘉則

足下別去後山妻舊疾復作日無好況中秋月
色甚佳徹夜朗白悶坐帷中惟有呻吟之聲與

蕪爐烟火相對此時情抱比風雨中更惡也足下歸芙蓉汀上正花試新粧與秋波相映畫眉故態當不讓張卿讀書滋味得此少助否科場事甚近萬須努力無孟浪可也

與張鳴教

憶送足下斜橋上馬忽踰五旬空梁月落思何可支今年九日殊無好懷欲登高一望故人恐驚烽火陡見徒加酸辛遂累足杜門負却龍山故事耳允成秉禮甚恭足愧當世棄禮者見間

當長揖謝之家下徭役事藉餘侯挽之甚力得從末减先大夫敝廬薄田未至易姓尚可作一日窮孟嘗也昨夢謁劇孟平原君墓覺來愴然用此下酱韻得詩賢愚千載何夢寐相通耶築城大役已與科歛百出使人人自危重足而立吾曹何唐二氏坐此辱於公庭言之可為發冠耻僕念及此終夜不卧何能出此汚瀆中便死作山人鬼何憾此情惟可與足下知也邑中城壍所妨士民屋宇盡毀椎埋剖棺者相接於道百年枯骨復覩一盎風雨昨聞先輩顧循郎張御史者亦在刼中使長者過之不免式車哎寃耳生者遭殺掠死者不能保墳墓未死者有司驅之若馬牛幽明異途苦惱則一不知何地可逃此刼也兩日警報不常人心騷動僕亦東裝待舜會期尚未可訂旬日內得寇平消息當走馬過訪或拉元良作伴也

寄陸子傳儀部　二首

入春一日即遭亡妻之喪謀葬未能而倭奴已

泊城下柰淫雨沉綿雉堞傾圮者以百計日親鋒鏑幾不保首領百計出城何異釜魚得縱大江他日叩堂下當訴此情狀也今奉老毋僑居湖上日從顧舍人兄弟寄食飲作客之苦今已盡嘗倭奴游擊僦邑者月餘湯將軍堅壁不戰意欲待其自去今倭奴棄舟遠遁其功出於漸省丞軍門麾下湯握重椎雖父書尚不能讀未知廟堂公議何似但任兵寇荷戈當先親冒矢石昨馬浚沙中幾為敵人生得雖屢戰而沒其

忠勇不可泯先生聞之能不爲之改容耶茲令
蒼頭走領衡山先生文敢爲佈此倘文未脫藳
乞從史一言何如

又

春莫奉謁序款教至再娓猥賤薄劣何以當此
倭奴此來豈意直犯吳門殺戮焚刼之慘不減
敝邑每念太夫人春秋高兼之病體未强播遷
入城不無勞只旦夕懸懸苦於消息難眞耳察
卿自借書後發舟至崑山聞報甚急卽便回舟

覓郊上人爲導取道周庄而歸時老親兒子輩
俱被賊逐出郊中矣頼有顧氏相依得脫虎口
逗留吳門幾至骨肉分散但乞衡翁序文文且
佳甚眞可與先君福州集序並傳終不以逗留
爲悔也近知　朝廷簡命重臣調發七省兵以
衛蘇松大慰人意但倭奴狡猾殊甚去住不常
況大軍所費甚繁豈能久任縱能克敵却去彼
伺班師卽復入寇矣今日之事不在出師而在
處設沿海軍衛以爲久計須於要害處蓄布戰
艦令其不得登岸其計始窮否則倭奴利於擄
戰散漫村落便難支禦矣如何如何察卿避居
吳興老親兒子俱病痢賤軀亦病殤兼聞故鄉
兵役科歛百倍他郡使人有不樂生還之想客
懐加惡何以堪之承借史記已句讀如尊本矣
先生教益當不在師下何必執經及門然後爲
弟子耶元氏長慶集出之圍城中無便不能寄
上奉踐風言拙詩附呈不吝改教爲望烽烟未
息時事日非故國他鄉俱非樂土臨書悵然幾
欲淚下

寄文太史

莫春奉謁記室今又成夏矣高祖遺集序公雄
文賜序昔人謂三都賦成王甫謐叙而後重先
祖固非左太冲流實藉公以傳也朱氏子孫當
世頌公德不衰矣倭奴直犯吳門城外市廛半
成刼灰頭足異處者載道受禍之慘不減敝邑
我公在圍城中當此脫節不無驚恐察卿避居
吳興兼聞故鄉時事日非客懐加惡雖避鋒鏑

亦坐氣中昨得鄞友書云賊人渠魁黃姓者也
師馬眷山堅壁不動其狀若有所待江南之禍
譬之疽已釀成養之不可決之甚難察卿輩流
離奔逆未知稅駕處也吳興稍稍解嚴謹專使
奉候拙詩附呈幸不吝改教是望

與董玉政原漢

丙辰歲察卿以迎妹還都遇仙舟於臨清道中
彼此各受一謁竟不得望眉宇爲悵察卿素性
疎懶且自分淪落甚足山中不敢與縉紳先生

遊坐是足下在都時不得一通竿牘非敢落落
也去歲細讀劾宰相疏章言言切直實激肺肝
讀罷令人吐氣英英此疏直可與澹菴封事爭
衡何足下體不勝衣而直氣可使萬夫辟易也
察卿不肖不能走叩闕下一上陳東之書毋用
娩死時見紫岡令叔祖與祉中諸兄相扼腕稱
嘆未嘗少置今雖遠謫蠻荒所爲劉器之養成
一箇鐵漢而已於足下何損焉嘗聞名山川盡
在西南復使高賢晏游其間常日所得更爲何

如近見寄回諸作直凌漢魏不作晉以下人語
亦未爲無所自也瘴鄉幸多自愛以慰高堂

與馮子喬 二首

兩日大雨不歇庭草頓蔓無故人車馬揉踐命
小童盡芟之足下卧村落中感慨較多也夜讀
張季傳爲之發嘆季亦以貲爲郎至獄產不遂
知古來世態便如此吾曹椎魯不能動當代袞
絲終非季流惟應老死山中耳僕欲了先君詩
集非足下校訂不可入刻此時天氣正和順便

檢閱得足下坐舍下月餘便可了事十年交誼
惟此爲重須暫擺脫家事爲僕畢此志願使後
世知朱邦牧名不爲足下重耶沈宋二君來餽
我菖亞以其一奉足下與足下共炎涼也來人
已飯過毋令發下再炊草草

又

暮冬別去倏爾人日獨坐草堂故人在念念足
下數年蹤跡與尊翁伯仲相遂須循時序不能
無班衣春草之感昨西歸故廬得與肉骨團聚

歲朝啓戶白髮相輝把酒上堂鴻鳫鮮次人生樂事至此極矣獨不念天涯故人有嘆離群索居者乎承示雪中見懷之作雖灞橋驢背吟來未易到此山中習靜便得此佳句耶且知足下尚未遐棄我也又辱卜我科場事足下念我勤矣敢不努力臘雪貯得幾瓶平原聘璧積來較多異日當以詩博之茶拳共烹時念我否所須曆無以應命門戶如冰陽春久不至矣歲時更迭每於落葉起之開豪門所養卒以之覆瓿易新而吾輩遺書遂索可慨也僕書室已遷別所十七日即閉戶不出初十日埜過一面更有別事相托後期便不可冗次勤復殊憒憒拙詩謾往見況

與顧汝和　二首

春來音問杳然悵望無已想吾兄妹而下俱安好爲慰昨同世具思震汝修入吳候謁夏相公至滸墅遇雨泊竹清堺登大石山幽僻可愛把酒望湖亭洞庭諸峯隱隱在目是日下山祗無錫聞　聖明賜環二三輩追趨無乃棹返木瀆登觀音山宿一雲寺重遊天池履勝探奇一洗煩態惟吾兄在北獨爲欠事竟未得爲全福也抵家三兒出痘移共一室老母晨夕無眠親聽藥食周極大恩無可告訴賴兒顆粒稀朗老母更加歡喜未知此兒長成能讀陳情否也此情惟可與兄妹言之耳二守以先君[illegible]治故禮意厚善先君遺澤至今猶未斬不肖[illegible]大有袍不能寸尺爲光前計非先世罪人乎[illegible]期想在明春骨肉兄弟經歲離別柰何柰何

又

驚兒歸知兄妹起居常勝爲慰寄來[illegible]作如共握手見三書歸俱有樊熊等語似[illegible]堪意此兄素性任俠便覺拘束如弟輩落落無聞不見重於有司望兄若登仙此與淨土[illegible]共老母年來多病兩鬢成雪家事在念[illegible]棚弟不能自樹尺寸重遺老親之憂與[illegible]見[illegible]君於地下何辭以對也一春風雨不歇[illegible]事杳然

春暮來客有遺我杜鵑花盛開紫豔奪目與諸
君共醉一番世具有啼紅聲斷莫乎之句長
安中無此花省得動人歸思耳近得梧桐百
株植先君墓林隙地十年後當有綠陰可坐尚
須結一小菴植雜卉與竹徑相通日與諸君著
書習靜以文酒自娛方愜我意但此等樂事還
仗兒曹輩爭來不然不爲有司執役暴露公庭
幸矣豈能容我白頭山中如前所云云所謂痴
人說夢也昨入郡城取道過細林山謁彭素雲

墓山甚荒落有萬竹可愛下山移舟直抵天馬
過二陸草堂故墟感慨久之復覓山人道路拜
三高士墓前草深千尺可當茵褥老鐵多少奇
氣畢竟與山靈共寂寞耳折而之東過佘山少
憩宣妙昭慶二寺昭慶有長松可愛大可二圍
相傳爲宋物也薄暮登鳳凰山山腰有東海父
子墓龍山爲董子元婦翁道其事甚詳一日歷
四峯頗覺勞頓嘗新茶一甌便覺解去也春來
愁思伏此少慰舍此日坐甑中矣尊候來草草

滿紙聊作數首錄上請正　直暇幸刪教之

與余君房

嘉則來得良訊甚慰但武林去賤子家不遠竟
不肯一掛吳江之帆非千里命駕意也豈僕非
其人故不爲足下命耶若賤子不辱吾道有當
足下心雖平生不把臂何傷賤子竊以此自慰
耳此時計足下濟勑旅舍不十日天下士角矣
吾縣人有俞高石潘四君自言有長技恐見足
下未可言雌雄四君與賤子善若得同足下飲

馬曲江亦賤子顧也承索王泌館淳化帖謹裝
潢一部授嘉則候老嫂入都便舟齎不汚損耳
病兒據床作封草率

與彭孔嘉

識荆已十載不得時時追從深以爲恨莫春過
吳門傳客諸公子得奉笑談累日甚慰夙懷送
春後二日與文水幼海訂約持酒登堂爲壽兩
家各有事羈牽遂解約繼而警報甚急傳聞賊
已逼僕僑所即卒卒就道非故取罪也島夷深

入所過多所殘戮二三肉食之徒曾不能抵愚
圻難恐見良民爲賊死屍可慨也門下在闉城
中不能操戈荷戟搭質渠魁當有大篇記事以
裨國史使中不吝教何如僕避居吳興吳興山
水清遠可供賞眺緣兵事戒嚴士著之士不易
來往閒一登硯山凭高愴然不免有新亭之感
耳時下稍稍解嚴遣蒼頭上承起居病瘍伏枕
勒狀草率

與袁魯望

莫春奉謁辱款宴清閟樓虎丘之行又辱從者
冶具高篇見投雅意種種別後顛頓百罹幾不
保首領又得與兄通信使真隔世人也思之潸
然僕避居此地長官時下逐客之令使客有能
陳恫劾計足爲茲土保障者恐不能一切逐之
魏令之客有負於湖耳便欲挈家奔還又聞故
鄉政令苛猛鞭捶之聲日與城柝互鳴進退跋
疐殊不能自計也如何如何

朱邦憲集卷之十二

不肖孫長世長統重刻

朱邦憲集卷之十三

雲間朱察卿著

四明沈明臣嘉則校

書

與沈箕仲三首

僕乃東海狂生無一善狀思欲盡友天下奇士
而不可得又不能躡蹻擔簦遍走宇內覽山川
之勝舒沉鬱之懷旦夕在念無以自解承令叔
先生不以僕爲豬下定交十年意氣自投忘我

形穢時聞足下夙性高簡內行修飭且能傳極
衆家鑄辭雋永非阮家阿咸所望不知何時得
望眉宇握手如平生歡也近承竿牘開緘爛然
知足下亦願見狂生矣獎借過情使人不能堪
任每披誦一過赧然汗下令叔懷文抱質足以
不朽但當此濁世雖子長之才田先生之俠節
不爲官人視與腐鼠等耳豈宜徒以翰墨爲勳
績辭賦爲君子哉如僕學植荒落湮沒草莽見
屏於士類久矣無以相砥礪望足下以骨肉相

爲師友務期聯翩、以舉嬌翼人群、以今日不羈、之才、揚眉吐氣於上公大人之前、使僕平生所期失於己而取償於故人也、未審足下以爲何如、裁書叙心、不勝悚恐、

又

賤子厠足下友籍、已十年、止於茂苑一聚首、且不過頃刻、何人生會合之難也、念足下抱舒董之才、尚用鉛槧怡然安之、而無怨懟、稱謂天不可以人勝也、然閑足下棄去、將所明經更治二

戴禮、不數月而使宿儒退避縮項、則又知足下謂天可勝也、若足下必能勝天、寂莫故人如賤子宗人如嘉則、或可借末光以自照矣、昨歲嘉則携諸卷冊來、見大篇佳甚、已入作者之域、令弟肩吾諸作並美、何高門阿咸之多也、賤子自謀葬毋妻後、尚平之累日重、生計愈踈、惟對酒高歌、不減昔年狂生態耳、茲因嘉則還、呵冰勒復、昨歲不能作答、故具肩吾兄書中、足下乃賤子故知、不復作請罪語、

又

自戊辰冬通一札、今又易四歲、流年忽忽、信如電也、昨秋武林之戰、爲足下必先登而建大將旗矣、乃又敗北而歸、使人氣結、時諸兒子落羽、因足下而自寬之、未有頗牧未成功、厮養卒可舉克敵也、令叔詩律益細、人謂大小阮、自相師友之功不小、但座對紅妝、殊減昔年興度、僕甚憂其衰矣、僕亦衰甚、非復與足下吳門會時、僕過會稽而不至四明、足下來武林而不走吳會、

人壽幾何、可使把臂無日、僕與足下俱失之、但僕之衰可念也、幸足下念之、令叔行草此不悉

與董子元

約又不至、榻下而復懸矣、冣徐長裕來、知足下謀葬尊公、藉龐以爲卜築之舉、猶豫不決、遂使形神俱病、此固足下仁人孝子心也、僕嘗與聞此事、亦嘗從臾足下久矣、今請再爲足下決之、足下自遭寇變來、一遷於湖上、再遷於吳興、三遷而入邢城、奔迸播越、艱辛萬狀、或與衣而[illegible]

居或市廛而舉爨艱此茶苦亦云極矣當是時
求存此身以保先人丘墓恐不可得煨燼之餘
未暇在念也今海警暫寧息肩亂世治生之念
誰能無之足下承清白之風負儁雅之望既不
屑浮沉於時傷廉取貨以自給又不能費先人
之祭祀亡子弟之教養坐禪面壁無所事事於
人世欲棄此煨燼之餘卜居城市以避寇擾復
出其餘歸其可耕之田以資衣食足下計之得
也而更猶豫不決者何哉且智者必審勢而從

時循情而量力使浦上之廬兵火不遭蕩盡無
遺勢未可棄使海宇寧謐求無後虞時不可棄
使足下家有宿貲不藉此以為盈縮力未可棄
使族人故舊比落連宇如昔情不可棄今一無
如僕所言者而乃懷此恐不能與之心非僕之
所知也如足下以肯堂構為念依依不舍志良
足悲矣豈不見寇變之後探丸椎埋者蝟起城
居之夫尚不得貼席而臥使尊公在今日豈遜
擇木之明執守株之見蹈危安險復居此土乎

如足下恐世之不相知者以為不能保守先業
或加譏讓此又惑之甚矣僕聞尊公所遺不上
中人之產足下均遺以授庶弟割己以嘗怨家
婚嫁死喪內支外禦垂三十餘年矣又見足下
不忘祖德善揚幽名自御史公而下碑記銘文
必織書走幣輕萬里而請謂非名公碩儒之筆
必不以辱先世足下光前之業甚盛非郡之人
士可望也今日之舉豈足以少足下哉況諸子
秀朗有文克世其家他日島夷殄滅海波不興

奉足下之志以耕治故業亦未晚也昔人有言
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蹢躅
不如駑馬之安步願足下決之

復傳體元

僕少與足下同學於劉先時足下奉教惟謹旦
夕諷味不倦僕不知向慕仇書好弄若嗜夏楚
足下想能記憶也後足下文譽果藉甚數試有
司在高等僕遂廢棄無聞不能修先世之業今
每思少年所為未嘗不流汗竟趾忿懣刺心也

嗟乎今復何言、惟深浩嘆而已、昨承臨鼎黎夫
人之喪、極感不忘舊雅、雖古人絮酒之誼、不是
過也、春來欲圖匍匐謁謝、適抱痾伏枕、兩月不
瘉、忽承榮示、即於枕上讀之、病懷爽朗、不異良
藥、僕素學殖荒落、無所撰造、閒有一二語、不能
脫去舊常、望古人門戶遠甚、故未嘗敢以示人、
辱足下過於奬借、豈所宜蒙、使人顏益厚耳、承
示崑城諸文學、非他郡縣可望、熙甫仲蔚二先
生、僕嘗交之、此文場法吏、一字不空設矣、王沈

二顧諸君、僕亦聞之已久、恨未得一望履幕、諸
君問學茂異、意氣必佳、僕欲訪足下於馬鞍山
下、足下必能見僕於諸君、諸君或不以僕爲非
徒也、熙甫復致下第、仲蔚貧病謝客、驅馳寂寞、
二先生所堪、但僕念之不能去心、未知何一日
過勞苦耳、東來辱薦繆生、足下爲僕愛士也、柰
體中未佳、頭若蓬葆、不能見客、他日總能力疾
而起、苦塊之身、未敢加以按摩之事、聞音賞鑑
更不敢耳、況邑中好事者半在長安、雖有一二

大姓在、苦於歲大不登、日以治生爲務、僕嘗見
知已之宴、十省其九、況味可知、便欲發書先容、
必不爲其所喜、豈能接納如故、因繆生而設醴
酒也、相知如足下、不敢不吐露情實、否則薦士
於僕、以僕能進此道也、豈敢自處於薄哉、禪畊
屬草、命兒子代書以復、

與吳明卿太守

伏惟君侯名在海內、海內識不識士盡欲一望
眉宇、爲君侯効掃除執鞭之役、士誠慕君侯深

矣、賤子丙辰北歸、以徐汝寧黎吏部故、得接盃
酒於濟上楊園、授簡操觚、爲歡竟日、見君侯議
論慨慷、一皆古賢豪意氣、非區區溷世銀黃朱
紫可以溷君侯者、賤子私心異之、以爲昔年所
慕、徒以君侯文章名耳、便欲掃除執鞭、豈盡知
君侯者耶、別後汝寧下縣臨況、得再執手、吏部
亦蒙數數聞問、竟不得致慇懃於左右、思何可
支、每誦肯將遷客淚、容易灑秋風之句、眞若月
落屋梁、恍見顏色也、近聞已拜二千石、佩章閩

中治理循良乃君侯餘事汝公少卿之績知不足比數矣汝寧被謫頗深懸車之念高才見忌自昔爲然否則長沙夜郎何有名賢之轍也但君侯知之不無痛定思痛之感耳拙作附上請教

寄徐子與太守

察卿行穢材朽爲世所擯自知不比人數矣甲寅歲遭先生於北道以詩爲贄辛不鄙夷方舟南還屢味累日清風雅韻至今猶在眉睫耳根間也昨歲先生在都不以察卿父踈闊間爲鼻遠遺薦書於兗山太守獎借譽過情踰實發函伸昏使人媿不能視僮僕每念士君子垂紳搢章芒然下交白屋菲以茂異博學名重儒林鮮不峻立下視矣肯折節於縫掖士哉先生今人古行不類時情傾蓋定交尺書論薦察卿學非盛寵行媿曹丘何敢當文舉之知季布之諾也知己之德永懷不報昨呂慰兗山太守取道奉謁謂得一盡感激語值先生有山中之行蕃

折於天目山堂者久之悵怏而出雖登舟解維猶延領鶴望也茲因風便敬附竿牘并上拙文三首詩一冊請教

與潘伯朗

昨歲晏歸節卒卒趨謁而去如鶯鷂下雲霄而便高舉使人悵悵一接生悵望也近世冠族之弊苦於匿作繁庶不奉家規雖賢主人不能禁察昨足下歸時與二淑弟汰遣此輩家政肅然里中識者謂足下奉尊翁相公之教惟謹佳公子之稱不啻岐口交舌矣頃聞軍士之變白日罷市城中繹騷足下與相公自有定見成策不爲動心但此事重辱國體非脫巾求糧者比棚堂之憂相公獨先庶僚矣昔魏之宿衞毆殺大臣朝廷懼其亂而不問遂動高歡結客之心此變頗相似不審當事者何以處之杞人之憂殊切於憂寐有聞得使一一知甚慰甚慰故鄉無他事惟轉漕者督促甚急日事催科筆楚之聲庬屋俱震且人情物態日深狙僞坐處生荊棘

大不宜於山人解士。淑弟華德業益進，時可與評議；捧腹耳。雨窗作此，候有便鴻即發，不吝芳訊，益慰離悰。

與吳明卿觀察

戊辰歲得良訊，內有一二隱語，讀之動心。已而得廣州書，又得之陸都事口，知魯連先生誼厚甚矣。高州無便鴻，曾托予與致感激，不知達否。僕不得取一第，身已見辱於世，然不敢不礪名節以大辱之命，又為人點灼，僕亦苦矣。幸而中僕者兩人，俱墨吏濕夫，不足與論人品，僕亦未為大苦。嘉則能數之也。公久不調，使人氣結。今始量移貴竹，實未足以酬海內之望。銓鏡似明，終未朗然耳。元美不平，彈辭云有誓墓一文，從孫家右軍後矣。人情激濁，動厄賢人，可慨也。嘉則老而志行益潔，今應聘入楚，重遊汪開府之知也。公未到職，得把臂道故，嘉則慰矣。道里遙遠，山澤人難通竿牘，公不終棄僕，凡可成朱生名，使得寡過，幸不吝教。

與朱近臣

往歲辱遠惠書物，冗不及裁答，欲為足下覓一館地，以通朝夕之歡，緣近時事非昔，難於撼山，雖越中舊相知過訪，未免成浪游耳。幸知此情意，弗誅讓可也。昨尊刺中有嘉則議論頗多，第語使人可駭。嘉則三過海上，不聞一言短足下，不知足下何故出此語，恐非斷金刎頸之道。無怪朱稱昌言宗絕也。僕謂足下有古人風，故敢規之。幸不罪。嘉則此來，更得一二知己諸公子尊崇不衰，寶馬香車，銀箏紅袖，不減昔年豪俠，當知偉士才華意氣，自能使人傾心縮頸。馮驩止一劍，而為孟嘗上客；虞卿躡蹻擔簦，而卒為趙上卿。各有具耳。使僕挾策出百里，便當餓死道途，豈能如嘉則推重諸公子耶。嘗來不能為効尺寸之力，是乞致意。撫詩漫往見況。

寄李伯承少卿

戢予在㦸時，則君侯為天下士矣。生異鄉縣，貴賤殊途，不敢通名字於左右，私心嘗慊之。近見

友人呂中甫、張玄超、顧汝和三四曹、得與君侯友籍、蒙不鄙夷、而接禮加等、乃知君侯後通顯而先文章、振大雅於濁世者也、賤子之不通名字於左右者、爲無紹介耳、昔之所疑、一笑而解矣、雖然庸御升車、思入造父之戶、拙工操斧、欲登公輸之門、人若不自知其技也、賤子之求知於君侯也、得非庸御拙工之自忘其醜耶、幸君侯置賤子於懷與、日倘遇於湖海之間、進分末席而教之、使得窺造父公輸之門戶、幸矣幸矣、玆因中父造謁之便、勒布情素、并上舊所作詩文請教

奉張東沙尚書

某不狀、念先君令奉川時、與相公從子文定公厚善、諸所遺筆牘、尚存篋笥、貴子孺穀先生、以沈嘉則故、定爲神交、開門不絕、其實相公通家子弟也、每誦相公文章、眞若瑤華在握、明珠照眼、吾今侍從載筆之臣、巖穴綴文之士、莫能仰窺門戶、故開卷硯北、旦夕輒廢食飲、某雖未得執鞭門下、實相公私淑門人也、況開相公折節書生、鈞禮後輩、能爲丘蚓之聲者、皆得獻技於龍門、其當不煩紹介、而可造請門者矣、綠生長僻地、而又少孤、碌碌奔走僮支門戶、每思渡錢塘、吊禹穴、望四明、而瞻八座、眞若梯泰山之難也、四十無聞、髮且種種、自嘆絕迹於公車矣、近以先君所遺敝廬、扁曰舊雨軒、尚未得名賢一品題、謹託嘉則丐記於相公、慨吹臺梁苑、終成故墟、其與茲軒何能久於人世、實欲藉雄文以不朽耳、倘以子弟門人之故、慨爲執筆、幸亦大矣、呵冰裁書、跽受嘉則以上

復沈肩吾

向足下時義傳至吳中、吳中人號能精進士業者、莫不嘆甬東有此奇才、昨歲令叔嘉則兄來辱先賜教、兼示高篇、開緘燦然、若隋珠萬顆走几案間、兩日應接不暇、知足下乃藝圃大匠、非徒精進士業者、及與令叔接膝夜談、聞足下礪氣節、重然諾、修行砥名、而陋世之齷齪者、又知

足下乃爽朗若淑之士、非徒以文章名世者、昕欲裁一報書以忤鄉往、緣兒子試事失意、遂抱憐疾、書竟不果裁、自謂取罪甚大、必見絕於足下矣、乃棠見之手書所及、益知足下乃長者、而又非獨以意氣交人者矣、雁伎雁伎令叔上書學官、謝郡老秀才事、足稱高蹈遐舉、但當此濁世、誰能識逸民高士而重之、故酒酣耳熱時、未嘗不爲令叔仰天長嘆、而又復自加一嘆也、足下書中所及、僕一一都能理會、必不負教、但僕無能爲友人重、足下乃青雲之士、令叔可得相附而顯、後世僕徒有此心、而無其地矣、念一及此、媿汗沾衣、今日令叔言別、天寒甚、硯水不解、執筆作書、殊覺草率、

與徐子與太守

領述評汝和書來、知吾丈昨在京師時、念僕甚勤、且棠以知己見與、獎借於諸高賢之前不置、顧僕何人、而得入吾丈品題中、每閱汝和書一過、媿汗竟趾、知己之報、未敢以空言塞也、昨道遇一賈人言吾丈以憂奔還、僕乃疑信於信果爾、吾丈何以堪、僕亦何以爲懷也、俟得真消息、當匍匐吊慰、堯山公祖先生服當除、未清節雅操、日在敝郡人口、僕以吾丈論薦見知、久疏閒問、便中幸一布下情、使知朱生落莫如故、不敢不秉禮以負折節之知、亦如故也、友人歸熙甫竟不得待詔金馬、而爲長興令、人頗冤之、昨有書來、知在二月初上官、殘歲爲葬其尊人耳、渠知吾丈舊矣、政暇當日以文章相刊定爲歡也、不能相從於筆硯間、如何、舍下乏薪、遣蒼頭入山市烘、以給冗次、作此不宣悉

與王酉室吏部

本違教範、已易寒暑者八矣、中遭先孺人及亡妻喪葬多故、遂至久疏聞問、然求益請教之心、未嘗不在高賢之側也、向聞　天子思用吳中正人、詔起公與玄洲先生、而公竟不應命、豈以藏身遠遁之趣、不爲理國養人者所易耶、濁世高風、於公復見、公真不爲玄纁所屈者矣、先

孺人葬在癸亥誌乃潘笠江尚書所撰以未得
名筆所書故下石事久虛尚書清介簡約與公
同操故欲求大筆書石以成雙璧以永先孺人
苦節之傳向曾托紫岡先容於門下矣茲因卧
病床褥不得跽請於記室蒙勒狀上懇倘蒙然
諾以畢人子之念其死亦無憾矣伏枕蹋躋淋
漓戰汗

與沈肩吾

往歲附報書於嘉則知入記室久矣僕嘗與所

善及兒子輩議足下文章奇古直欲前無作者
上春官試當居第一乃今果然廷對當復冠諸
名士通籍金馬門矣僕為足下喜動顏色者久
之與汝和舍人滿引太白成一大醉雖無彈冠
之念實慶王陽在位也僕嘗思古人極重制科
今為特甚否則行比由夷學追遷固人將指為
非類輕重百出今足下已成進士平生鉛槧事
畢矣足下宿昔砥行修名為甬東賢者所推知
必以偉丈夫奇男子節義自肩定不為凡進士

也僕奉先人清白之遺株守如故將欲祝髮為
僧避世羅網奈塵緣未絕苦海難離恐門祚益
傾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是以固韜眞性勉顏浮
沉雖親如妻子未知僕作何狀但堅忍貧賤之
心不移如石他日或可持此以見足下也小齋
文二首拙文二首寄呈覽教郎日廷對策及諸
論撰不知可示教僕與兒子輩否臨書悵望更
多乘雲行泥之感

與徐子與參議

張觀察自楚中回得書甚慰公宦遊在千里外
文字與策牘相旁午乃不忘我寂莫故人用情
厚矣滇國被公文教當自改觀不知彼中人士
有可侍公談塵者否聞碧雞山勝甚欲暇想當
一繫馬山靈自千古來未嘗遭此佳客也于鮮
先生物故已二年今不知化為何等異物元美
吊以百韻詩眞是古來創有僕自戊辰來一年
病痢兩年病足無生人好懷元美數數以書來
召未能乘籃輿一往且吾郡風俗日敝觸目皆

可憤可哭事僕以貧賤故稍離擊搏之苦其他冠裳士如坐甑中而又圖以輿新人人危矣明卿近擢觀察銓鏡似明渾然未足以酬其苦無由一見勞之如何如何元美毋夫人巳葬僕遣兒子代執紼歸言送葬車不下千乘海内士盡附元美兄弟矣知公聞之喜也力疾裁寄千萬努力眠食以慰

與沈肩吾吉士

喬安吉蒼頭持足下報書佳刻來未發函伸紙

先巳軒渠笑悦矣筆牘中自語數言具見足下先道德而後才名養有定力故應以進爲退不屑乘田委吏耳今巳讀中秘書待詔銅馬知足下猶乘田委吏心也願足下他日居政府鈞軸亦無忘之僕被病四月謂不朧矣僕不畏死念海内二三知巳尚未報德又自卑平生浮沉於時未見眞性恐就木後爲識者所談故嘗怫欝於憤憤中舍此則忻然從先人於地下矣今乃得生故吾猶在令叔遠來勞苦如見足下病懐大慰猶仰我一盃柔湯也新邑侯張公巳下車兒子隨輩郊迎即言足下與陳廬州游揚僕甚悉及見僕故人復時時理前語不置足下學行稱絶使知僕在足下友籍中重僕矣足下非僕之海内知巳耶僕故未敢死耳張公爽朗敏給賢聲巳藹病耳他日任延王渙之績能知比數大爲吾邑人歡也力疾具書耶布感激

朱邦憲集卷之十三　不肖孫長統世重刻

雲間朱察卿邦憲著

四明沈明臣嘉則校

書

與潘御史

昨歲表弟沈汝施入都曾具一札奉候計已達矣時侍尊公老先生杖履及與淑弟三丈遊聞起居消息詳甚大慰也僕白髮種種已甘貧賤無意於人世矣所貪覩者風俗還淳容我輩寮倒之軀偃卧於長林豐草間歌咏太平氣象以終餘年雖日食脫粟亦不厭粗糲也詎意故鄉風俗變成魑魅魍魎之區湯火刀劍地獄白髮黄童俱以告訐爲生刀筆舞文之徒且罷弗論而村中執耒荷鋤之夫亦變爲雄辨利口所言者景泰天順田土四世祖與五世祖事也及問其爾我祖父名則茫然無以應矣如欲告趙甲而甲家無官則借錢乙有官者告之如事凡幾十歲而自傷其遠則以舊歲二字易之以故清節士大夫之家入其名於詞內如許公老先生天下稱爲長者徐相公爲兩朝元輔亦嬰于其銜此二百年所無事也僕入郡城見郡中之風尤盛士夫之家日有百人哄索錢聲震屋瓦門閉則推扣如雷開則擁屯如蟻毀其几榻器皿使一家人踰牆而匿此亦二百年所無事也聞府公未臨吾郡小人之勢已雄張如是聞節鉞東來皆奔入郡城肩摩踵接自相告語曰某人告其官得金錢若干也某人告其官得田宇若千也今某之金錢田宇在吾橐中矣競入市市紙書訟詞郡中爲之紙貴一肆中有日得三十金者迨節鉞甫入城闉而此輩塞巷充衢氣壓府縣不俟開府令下即萍聚其輿或投其袖或投其懷或抱其足而入其轍雖一丞簿未嘗有此大褻此亦二百年所無事也嗟乎倡此風於東南者果於編氓有益則冠裳之輩寧抑忿含羞俛首聽令矣今市廛之徒言訟者十家而九田畝之夫言訟者十家而八由邑走郡城則計

程百里走吳門則計程二三日度其乞書於刀
筆之費及夫治裝投宿食飲之資一人近三金
則萬人　以萬金月必三走開府其費何可勝筭
且萬人之訟未必俱得理理則未必人人得其
欲徒使東南之民一時若狂不待官府之徵役
不受豪右之侵凌而民自貧矣僕竊謂治人國
家莫安不生作亂者有禮義以維民之心有貴
賤以別民之分使民肅然秩然於衆知小人之
不可犯君子也今衣冠之等已決上下之防已

潰其氣已振其黨已結凌上夫不已則凌州縣
凌州縣不已則凌監司進此而凌之不已則更
有寒心矣開府公披逆鱗於先朝故當是奇男
子但學稍偏正治亂所關彼安石之在當時人
望以儒其人目之識乃卒亦蠹宋室病於偏也
今日得無類是乎民謠種種使人入於耳而不
堪出於近衆人之憂則不敢陳足下爲
今天子言官宿抑德學而負人望久矣能移書
諸府公一規其偏使社稷蒼生並受其福此

實足下今日事也若復有所顧忌而自同於寒
蟬豈海內君子之所望於足下者哉元旦日食
又　明天子求直言之時足下必有大疏以
攄忠赤卒教之適三大過言使者在今夕行據
几書所見以聞不宣悉

復徐子與　三首

今日天陰欲作雨暑氣大消正與汝修汝和諸
俠徒坐圃一尤物酣飲温酒者報有遠人入戶
自言長興人僕未得書即知爲徐使君蒼頭矣

已而果然與汝和發緘大喜一味嘉藻酒氣醒
盡讀至吊汝所七詩便欲泣下汝和兄弟更楚
楚物柔曼好文藝雅重名人以酒酌座客曰非
徐相公言能發人情性乃爾哉僕欲操舟追送
并煩使君爲紹介見於李觀察先生事有大不
可出門者二三商於汝和者久之徒有浩嘆耳
臧郡侯客死天意不應如是擬歲暮往吊墓下
計使君尚留燕市又少郡天目山堂主人矣臧
侯清節在吾郡宜首祀俎豆當與一二賢者謀

於吾鄉潘陸二先輩、求不負此心也、吳鄧武補於何地、昨有書自京師來、念僕淪落、意大勤厚、書中多隱語、似爲僕作朱家除解中者黙灼日懐知己之報、當與此生共之、使君儻有書相聞問、幸爲僕一致感激語、使者行促、不及錄近作請教、聊呈癸汝所文一首、因使君念汝所深耳、篝燈作復、漏已下二鼓矣、

又

春暮沈嘉則持二王書詣公所、僕亦附一竿牘弁納汝和所寄瑞州文遊、未蒙還答、竟不知嘉則果登天目山堂否也、昨獨往生過訪、知公眠食安好爲慰、且知盡攜所藏書入山、腹已滿貯、無肅加矣、恐我公傷於飽也、僕近爲故人之顯者不悅、惡僕於大貴人前、以僕送人罷官詩、不知避忌、乃從而媒蘖觸怒、汝和書歸始知、世道如此、良可浩嘆、閑中而不遂、想當別候他報矣、僕雖臥身泮水之上、投足枳棘之林、然念平生心跡、不疑鬼神、惟性好俠節、聞世有高誼事、胷中氣便勃勃動、或州閭之會、雜坐於遺簪墮珥間、醉酒長歌、睥睨天地、此實僕之短也、嗟乎、僕亦人耳、人何苦魚肉至此哉、惟公愛僕甚、故一聞之、舍公便不加冢矣、兩月前歸長興書來云爲吏事所絆、不得數數親公、意甚佳也、近文一首呈上請教、希被二、奉寄從者、禦寒、惟公爲貧二千石、當無有爲長孺之談者、不其

又

昨秋授書使者、不十日即被病、下血數斗、兩月不能安枕、上醫見即狂走、言已在死法中矣、諸故人謂僕病於酒、或謂僕病於勞、僕憒憒中耳其言不平、不知僕之病病於欝也、古人云、父生亦復何聊、僕亦有此念、未嘗畏死、但海內知己如公者未報、先人清白之聲、子弟未有能承之者、又不忍柳盜跖比比而壽也、今幸得起、可以扶杖見客、報塞知己、乃當自求而餘亦付之飄風矣、顧廷評言公已肅葬、省吳高州喜在治中、往長孫之政、當以龍丘先生而益著也、高州竟

不知行否。殊以不得消息爲念。李叅政聞亦再遷。向委定交詩已成。竟莫能達。公圖之。僕尚未可巾櫛交人事。以巻頭入煠山便。力疾勒此。并上近詩請教。不宣悉

復歸進士熈甫　二首

當道以文章士視吾丈。而竟以吏理少之。亦宪矣哉。殊不知今有此調者。正爲職辦故耳。聞欲上疏不出。爲計得矣。惟吾丈堅之。使知文章士異人在今日也。僕被病甚危。幸未在死法中。得藥而起。侍筆硯尚有緣。莫書裁去。乞封發之。伏枕作答不具

又

往歳公之鉅鹿時。僕病未瘉。以故不得修咫尺書奉送。辱寓子喬書示僕三文。知公不遺僕於懐也。文佳甚。無庸人作賛語。城隍記尤竒。今公召入西清。而彼欲摭拾以汚公者竟死。乃知逞兇暴智術以中人者何益。彼神亦奉天道耳。僕貧賤人。嘗爲人點灼。况貴顯如公哉。今讀公文當益自砥礪飭行矣。會東丈得公誌而葬。知目瞑重泉中。子喬筋力漸衰。可念也。翰林沈肩吾其人大雅而有情。事無不閑練。公友籍中。不可少此君。今與公爲僚。數知常把臂矣。不具

與屠田叔　二首

嘉則至。又得足下書。開緘伸紙。清風穆如。雖未覩足下眉宇。而足下好士結客之雅。已朗朗在目前矣。僕昨夏以婦翁故。曾過探禹穴。拜范蠡之祠。吊大夫種之墓。訪諸名跡。遂欲操一葉走四明。謁尊公張司馬二大老。邀嘉則君房箕仲與足下班荆道故。一遂平生。竟爲會稽諸君作河朔之飲。成醒而歸。此心未酬。旦夕存念。已與嘉則訂之矣。不知足下能爲我下梁間之榻否也。嘉則歸。偶病足。不能送下江滸。據牀草此。附復。神與俱來。

又

僕嘗交齊魯燕趙諸人。求所謂翩翩濁世佳公子。指不多屈。如足下高才攻古學。不廢俠節者

京然首稱矣、嘗欲以百金為紹介而交足下、恐不得當、乃今足下介我嘉則始訂交之、知足下亦一意於僕矣、千里定交、便成知己、此又巨卿元伯之所無也、僕幼孤寡學、四十無聞、不足比士人數、然無腦終齒末數之徒、直欲鞭其人於千古之前、與日堅持友道、白首不衰、或可以望足下後塵也、僕被病、才能安穀、嘉則歲暮欲急歸、以故作答極草草、嘉則雅尚氣節、游揚足下不置口、真不忝足下友籍者、前東多佳士、吾雲間君其下矣、不具

與張猶叡

嘉則所至、不得足下書、始而疑、終而釋、自念鄙僕探禹穴而不過訪足下、定牽於故耳、以足下才學、走兩都俱不偶、使人氣結矣、僕嘗謂人生在當游、可隨地致通顯、今日擯秦、明日入楚、爾之上客、我之棄士也、適今何所之耶、良可扼腕、僕已廿為草莽人、因足下故、有此感耳、否則如嘉則者、附下即如斗懸矣、嘉則歸、附問起居、醉酒傷足、哉不詳

寄陸少宰平泉

五月中探禹穴、還留郡城半日、知公謝客不敢奏刺于門者、會稽商太僕鈕給事、問公起居、至再、祭卿起而謝曰、無恙、復問公何不赴召、祭卿復起曰、此我陸公不可及處、二先生笑而是之、不以書生言為迂也、于石丈孝子文隆音臨司已下縣、足慰公心矣、時下秋氣生涼、炎威漸退、但人情釋騷、猶如坐甑內、長者常清淨齋中開此民間不堪狀否、園瓜十枚附紫閣便舟獻上、幸勿謂非東陵所種、不潔而棄之也、

與李于鱗憲副

某結髮遊京師、所接綴文士、即稱說李先生秉當代文筆、邇因復起矣、及稍知向慕、日揣先生著作讀之、乃信遷馬之文、得先生而始大、固實不足奴僕也、每欲躡蹻輕千里一剗御車之役以照平生懸遲、苦無紹介、心動數數輙止、今已得徐汝寧矣、又不求登龍門、其俗狀將委誰哉

其自惟東海賤士、且稚少文、他日固不敢以文
章見、倘得飭行寡過、不孱汝穿友籍、即不辱先
生吾道矣、草率勒狀、託汝寧騁上、幸先生教之、
不具

與李于鱗子書

徐子與先生謂僕不可不交尊公、故嘗遜名字
於竿牘、冀得一御長者之車、以畢平生心、夏中
以友人潘觀察吏貴者、故托寓書尊公、致瓣香
於大母夫人墓下、詎意尊公亦薨、僕之書竟不
達、聞訃之日、僕口噤不能出一語者久之、雖不
得望尊公眉宇、而吾吳人緇衣之淚、直向骨中
一揮矣、嗟乎此生於尊公已矣、僕亦望五人、異
日把臂地下、知不以生客相視、所幸者此耳、前
書夫啓頗爲僕焚於柩下、使知朱生慕長者心
如是也、裁書叙心、奉布昔次、

復陸侍御

初七日得公榮示、及大篇、跽而開緘、喜動顏色、
即入都謁謝、故不敢走一使上竿牘、復蒙尊

旣使察卿媿罪益加矣、察卿往侍須野丈人談
人間出處事、正謂公能向無臭味處自某、雖
天子就家召用、居以相室、嘗不拜命、時客有讓
爲迂談、惟丈人是之、今再召而公竟以疾辭、昔
言良驗、竊自幸知公眞矣、丈人知公、固宜某何
人、而敢知公哉、察卿病雖得起、氣血未能如故、
昔年監厨、便腹頓減大半、近復病數日、以故未
能造候、稍佳即求望長者眉宇矣、力疾裁謝、不
宣悉

與殷無美

僕爲足下不鄙夷、舊矣、生異鄉、縣竟同參商、良
可慨也、往歲會足下元美舟中、僕爲諸豪客出
酒兵相攻、孤軍不能備掎角、足下遂偏裨旗鼓、
僕一戰即却、未及與足下盡平生語、巳頹然作
山公矣、足下身不滿五尺、而才長古人、海內縉
文士、皆知殷先生名、問長短、乃今未能如晏子
尊顯、御者亦擁大蓋策、駟馬尚坐一片冷席、耕
三寸硯田、爲此區區狀也、嗟乎、士何必抱異才、

若殷先生者乃當如是哉僕家五世以教授爲業極知滋味寂寥足下意興頗逸得似馬季長絳帳可耳即不得如老鐵在玉山草堂亦佳若朝暮在鉛槧間吾伊聲不絕恐殷先生瘦生矣郡有元朗玄超子元雲卿在試問而圖之何如僕慕隱操苦於門戶計息肩無日乃浮沉於汚瀆中實奉先人易簀時語也今恐一旦死牖下家聲竟隤眞性不返終不知朱生爲何如人前歲被病兩年今復瘍發左掖大如卵幾弗有於

醫故有此感耳元美寄輓子鱗詩絕佳眞是古來創有宜其下視諸家也雨窗作此問起居花片從破窗入來病懷正惡乃加惡矣

與陳翰林伯求 二首

往歲承公見尋於莫君讀書所入門長揖即解帶易冠敷袵道故終日坐竹下不去侍者不知陳先生貴而朱生賤也河南尹與趙壹談車下至夕熏在當時已高之矣况大雅風义廢如今日哉別後再不入郡城故公閫中往返及賜環

之京俱不得致一意負德去禮擢髮不足以數罪無以自解所恃者大雅耳昨得潘膺錄書知公不加鄙夷語次以高士呼僕又辱游揚於郡侯前公固當代祁奚僕豈其人哉蟠泥沉淵知已難報然不敢不砥礪平生以答也病瘍三月日尸坐一室課幼兒雖生計愈疎不問門外塵囂市聲尚不免踰垣入戶無以爲計也如何如何捉筆裁謝恍若見公

又

往歲辱損書[illegible][illegible]不報實以病嬾因循且公已遠顯龍豬異域[illegible][illegible]讓我巖穴陳人矣每念公昔年不加鄙夷[illegible][illegible]交僕一見即如平生歡後又見公子對齋中共食菽乳脫粟綢繆容與者久之私心益服高雅知公即奮起能從紲臭味處自甘大不類今之縉紳先生也公果涉清華爲良史賢譽藹充斥人日爲我東南人物生色乃爲忌者所中竟致左授初聞爲公不平已而謂公下交寒士不厭粗糲心故在將齊視紛

華寂莫等於飄風聚塵何足加損真性以若公
哉古人居長沙夜郎而未免萱鬱憤懣者率未
聞此道僕獨知公在古人上也僕貧賤如昨兒
子進取俱困既不能暴足避人又不能向人乞
憐以自樹立先人百年敝廬恐亦不能終保不
異鸞猿掛樹倦鳥顧巢目睛搖搖而心怦怦也
秋氣漸爽尤死病軀巳堪揖讓欲操一刀弁訪
公弁訪二三賢者或得班草道故一倒睽違升
沉之懷巳與董子元訂約不知狂生之剌閒者

能爲我通之否鄙作附上請正此山中人生涯
也不宣

答歐禎伯

每讀歐先生文章即欲命駕輕千里一造記室
問奇字乃爲貧賤所苦日浮沉於里閈中自顧
俗狀良有媿於掃門御車者矣昨歲抱痾山中
汝和持足下書至跽而開緘笑與忭會僕之病
即有起色勝仰我萬金良藥也寄示諸篇讀三
日乃竟如坐僕於琳瑯武庫中兩目應接不暇

信是作者之言非他綴文士可窺門戸僕甞
焚去筆硯矣子良告老歸猶未畢尚平婚嫁民
即君雲卿甚文足慰末暮履善近補諸吕別駕
有鼓盆之戚未行汝和已舉二子但爲滯邑風
氣所苦耳譬徐相公父子者率多迷淚顧氏顧
光祿事夏文愍得官清譽滿人口未嘗染指徐
相公家事迺今當道以相公故而過苦之宛亦
甚矣僕亦顧里中人言或未可信他日一問次
甫想能班班言也足下聞之能不獵纓斂容乎

僕白髮種種無聞於世自分已矣但不敢不砥
礪氣節以辱吾道他日或可持此以答足下之
知耳病足作此殊草率

與喬允德僉事

久跡閒闊似爲落落然久要之情不爲形迹所
閒僕以此自信在大雅同之耳僕兩得九石公
書感兄不棄舊雅禮遇隆厚念兄以古道自持
良足以風薄德惜乎今之官人不肯如兄使人
有今雨舊雨之感耳九石公之去甚寃聞者皆

爲氣結昨見徐相公稱其爲良吏而九石公亦自負其用世才心灰隱隱動矣今吾鄉人舉其功德於府而府即移牒於福太守真稱盛事然吹枯噓生之力實在於兄而兄居建瓴之地其勢爲甚便幸緩頰於諸當道之前一成其再出之舉不惟良吏之寃得白而吾鄉井桑之情慰矣幸兄圖之故鄉人情日多變幻有可言有不可言僕惟有捧腹耳益老形容愈王完德日尊

石夫人春秋八十吳曲思吾拜舞膝下里中人賀者肩相摩孟玢已物故完齋中里皆有鼓盆之戚皆兄所欲知者故附聞但朱生落莫如昔益不足比人數惟狂態尚存遇酒尚能盡五斗也不盡

與張伯起

缺然不奉書通慇懃足下發跡矣知不以僕爲慢也昨歲來吊慰門者云足下與王青州兄弟在隹城抵淑弟所亦如是言又知足下非絕故文也奏刺而返甚悵甚悵足下文章名日盛今又將待詔金馬門僕貧賤如故遊戲汚瀆中不足比士人數髮已種種白矣韓子所謂一龍一豬正今日足下與僕也僕念昔遊吳門日傳容於諸高賢家甚歡今衡山丈孔嘉子行且匪化去存者或病或宦遊惟足下與淑弟公瑕在僕故僕遊若再遊不能不望足下公瑕門如王家矣不知足下與淑弟尚垂意於僕否也友人韓君誌文二首乃僕所撰文醜甚無以不朽我友人謀之徐君羽欲求足下一書刻石僕之醜或

稍飾而韓君藉足下以傳死猶生矣君羽足下同年友也僕在足下友籍久而韓君才志更可念亮不靳一揮筆不具

與許太常

賤子爲童子時即須見荊州矣及長而知揖讓竟不得一望眉宇以備長者筆硯之役非無介紹實病於緣之薄也暮秋浪遊入都下馬首謁從者聊得稍慰平生厚公治具開尊爲歡竟夜是不以生客視賤子矣又辱教以大篇獎借過

實豈非人所謂相知何用早慨想即依然耶。殹。
予嘗聞何顯入洛郭林宗不以後進忽之相與結納遂得顯名太學公實於之嘗稱賤子深有媿於顯耳如何如何小詩奉贈詞甚蕪穢愉非所以爲溉遊山記一首并此請教幸以一字定其褒貶乃幾予所業於先輩也歲莫多故臨池極草率

朱邦憲集卷之十四

不肖孫長祉長統重刻

朱邦憲集卷之十五

雲間朱察卿邦憲著
四明沈明臣嘉則校

書

病中復子元

足下倦遊海上經年不至昨以僕被病扁峯意何勤厚古人謂吊喪問疾人道以此爲重足下誠知所重也平翁老先生昨已蒙遣問於妻叔蒼頭今又以書見訊僕幸此身尚未見絕於長者死猶生也借一言謝之僕平日善飯奔走終日無楚楚狀不意此疾甚憊自足下去後幾於就木今雖少進薄糜尚岐足於泉臺世路之間自念九歲而孤長而進取甚困淹光景於甑釜之中周人事於枳棘之上忽忽不樂不若無生即相從先父母於地下亦大快也但僕乃幼孤之人受人扶持之力吹噓之恩甚夥雖嘗筆諸簡牘以誓必報慮恐不能爲天下背德人矣背德不祥幽明何間故此心猶未死耳至於家貧

非公過家、某不修咫尺之書、爲欲慷刺自謁、以屢積思、且有平生憤懣事、以雪於長者之側也、詎意被病甚牢、不見白日者五十餘日矣、爲醫者弗有、雖知公上官、欲執筆不能矣、今幸有生理、僅存皮骨、與公班荊道故、或有日也、歸長與

公□知之舊矣、吏事甚辦、而竟有此遷竄之者不一口、吾里尚書潘公惜之特甚、謂當道解辦才之風、尚書辦此吉人、豈無故班班言哉、臨今去職、有惡少訟其吏人而連染之者、此風無賴

不可長、不藉大吏鎮壓之、其噬齧不可抵止、公精於吏理、且慷高誼、必能爲刁風遏赤幟、無俟歸與其屬望也、公素不可干以私、某亦不欲以私干人、今日爲歸發書請者、爲吾道也、公少垂察之、當不譙讓矣、近詩石刻請教、

復吳司理

往歲徐君羽人回、得帮書甚慰、書詞獎借過實、開緘一誦、即愧汗蘇蘇下也、日懷君侯在苦塊問不得一見、勞苦忽承竿牘遠遺、大開結思、辱以出處事相勉、君侯念之深矣、是欲走凡犬於韓盧之場、参鶩馬於嘓膝之駕也、念當代人士、不以制科發跡、其人形體雖具、人必以醯雞厠鼠目之、且舉世同其指顧矣、其學殖荒落不能取一第、以繼先人之緒、棄諸生而遊太學、自辱已甚、若更以他途進、則厮臺隸卒、皆得而揶揄之、以故杜門畏足、死灰不復再然、所可自期者、固守貧賤、砥礪名節、不辱吾君子之黨、或可持此以報知己耳、入秋被病委頓、至今裁書極草

率、

復莫□□　二首

相去百里□□自去足下於懷、至開卷對古人、及操筆時、思足下更切也、向辱和篇、又承嘉訊、知足下不鄙夷賤子矣、賤子與足下稱知己、固從累世通家來、然非俠節文章相許、可怒無此氣味、彼月夕相握手而不異俛離者、可見也、聞齋中有大器、實欲就飲以洗窮愁、日爲人事所苦、非應酬收責人、即迎醫視家人病、非釐折撥客

卽爲所善吳人排難解紛、遂遂曾無安坐時、以故望大器若渴、而豎從腹中下也、邑長官果賢、且無論其吏理卓絶、卽肯問我寂寞人、非俗吏矣、但下士者固[illegible]、而上當知分、何敢向彼加冡掉舌、妄論是非、賊子實欲守此道以不辱吾黨耳、有言授使者、乞一問之、不悉

又

不接眉宇者已二年矣、曾兩謁不値、授刺門者而行、猶鶴望者久之、董子元書來、云尊公過家不作大吏氣象、與故人班荆道故如昔、僕圖一上堂把臂、昭我懸遲、且有季布之窘、文舉之究、求白於長者之側、以舒憤懣、誠僕夫理楫江上矣、卽被危病、六十日不見白日、戚爲過問者謂僕不起、兒子妻孥及侍者亦謂僕不起、僕亦安心就木、謂得從先父母於地下、詎意椎魯放達之徒、泉臺中無地可着、牛鬼蛇神挾之使返、令世上仍存朱生矣、嗟乎生則不容人世、死則見擯[illegible]司、僕亦奇矣哉、足下意氣[illegible]人、不類今人、想

能爲朱生發一長嘆也、歸長與昨索一書上謁公、不知達未、此公自云職辦、人竟以吏事少之、殊不可解、尊公憐才好德、不混常調、或能爲之彌覆掩瑕耳、懷詩一首、得之枕上、用寫結思、近作同往、不知當意否、未能作字、口授兒子代筆、不具

復張尙書

往歲知夫人化去、具一書以代勞苦、并陳香帛於夫人靈几下、詎意爲寄者所沉、今尙未達、惟自乏千里走吊之誼、不敢尤其人也、敝廬得雄文而重、賢豪東西行者、讀其文、皆願一臨其廬顧廬中人、行匪孝廉、才匪文學、不能如公期待、向人揖讓、每多媿色、嘉則來得誨函、甚慰、書詞眞切、故常珮服終身、但沉浮之軀、息肩無時、自靖寡術、不能窺達人哲士之戶、然恐辱君子之教、堅忍貧賤、猶存故吾、不敢隤先大夫清白之聲、以自遺其戚也、念公負天下重望、久淹東山、雖公固持隱鱗藏羽之心、不欲與瑣瑣者競長

短然國是未還大道在晦爲世道計者能無麟鳳之嘆哉其被病㑹時僅免就木力疾具書授嘉則計不再沉矣沉者實非其仲不欲以其人聞全友道也惟長者兩恕之拙文二首附呈詩教不具

與徐文長

往歲知足下在長安不肯爲相門作玄文僕聞而高之已而又知足下得狂疾以鐵貫耳椎陰僕又異之今又聞足下遭人倫之變被逮下獄

便人心折矣任未馮信亦嘗負足下之羞彼二君者豈肯厭棄名節若此顧有所重耳何足下不能學盲聾眼求快一時以惟此禍也僕與足下雖未把臂神交已久不能爲足下詣闕上書深慚古道馬遷所謂家貧貨賂不足以贖交游莫救足下今日大似之所恃者日月尚明覆盆可照深文之吏不能違天理以自識願足下彭者時無以五毒參至而易其辭也嘉則歸便勸布結思金三錢附往乞買一杯以酬皋陶之神

微其理之於帝何如僕一病甚箴近從泉臺而還幾先足下死矣不具

與謝茂秦

與足下別二十年矣憶談詩燕市中治脫粟沽濁醪爲歡竟夜如在夢中也往歲遭盧次楩於九峯下略知足下去住消息嗣後又得之子與明卿汝和嫩甫間斷絕已足慰空梁之思矣然念足下舊有江南把臂之約今竟成空談豈江南人鄙倍不能修賢者館人之禮耶僕輩不足

數即一王元美兄弟可使足下無寂寞也老子出關時要非年少足下不以老爲解何如僕別後遭時坎壈日以不能保守先人丘墓爲懼今已白髮種種矣欲縷數之恐涸佳思也友人王純叔惇洽能文章而且有長厚風今治彰郡郡當大治足下在巖穴固自爲巖穴長價今有賢大夫如王先生者在價又當倍也奉寄詩二首一覽即見鄙懷脫能和教良慰我矣不具

上張明府子謙

其束髮時，即喜任俠之節，無開卷跡奈下閩王
晏子魯連朱家諸賢，慕其排難解紛，生人於必
死之地，氣即勃勃動於胸臆間，恨不得與此人
同時為之執鞭無辭也。昨所談山陰徐渭某，未
嘗識其面目，乃徐才頗高雋，為童子時名已滿
人耳矣。不幸負任氣之蓋，求快其意，而遂中國
法，具獄成案，挈其七歲兒同處幽囹，衣帽盡蟣
虱，日不得飽一餐，聞者為之酸鼻。使徐早隨輩
讀書，不務博洽名人，無忌娟，必有為之請求輕

比者，當不死，名固盛而戕其放誕高簡之性，無
有下石者，亦不死，不為胡開府記室，即為開府
不被逮繫冤，尚居大吏位，亦不死。今徐既為不
同調人所惡，而世又沒開府淨海之勳，摘其微
過以自功名者，又皆嫁非於徐，以故徐不免耳。
某故常痛徐之冤不能効前賢之誼，仰天扼腕，
計無所出，旦夕念之，見今之所稱天下士，惟君
侯一人，故敢加喙於君侯之前，為徐乞生於既
死。而君侯又言故御史黃先生為天下士，又適

懷吏椎於獄中，是猶從息之鱗尚遊於沸釜，燼
毛之燕復托於危梁矣。幸君侯遺咫尺之書於
黃先生，揚其冤於臨司之前，得從末減，俾徐即
死道路，亦不為棄市之鬼也。孰謂君侯非今之
晏子魯連朱家哉？嗟乎，徐尚困三木，天道之晦
明未定也，開府已為陳人，冤從何白？恐後之從
雖有重為國家効力者，懼矣。感慨及此，不免尸
祝治庖之罪，惟君侯恕之。不具

與俞仲蔚

僕病起交人事，才一月，為陳廬州知僕深，不幸
客死，故千里一往弔哭，意得歸泊城下，一造高
士之廬，并謝問病勤厚意。昨行吳中里中，遇鄉
人言山妻病甚，以故欲兼程歸，親賢杉念莫為
私情奪也。大王先生負海內重望，僕欲交之久
矣，而乃難之者，恐不禮僕落狂生也。昨來訪百
穀，知僕在庵中，即解帶而入，一見如平生歡，已
而復治具召僕，大醉，種種使人可親，此公真長
者也。足下有書相及，幸為僕謝之。六冬歸先生

書來自謂不出矣僕報書高之乃竟出何哉足
下亦何不出一言以成歸先生也所須古印譜
峯殘宿諸舟次草草

與王彰德純叔

家弟得友足下以故僕之名字時時污足下耳
竊自幸矣丁外歲辛足下多巨卿風千里赴家
弟約使僕得親玄度聞高談大慰平生懷僕與
所善評足下曰王先生非獨爲快士乃長者也
一時望足下眉宇者皆嘖嘖是僕言僕知足下

在里中不治生產褒然有孝廉名今幸足下守
其故吾堅事清節比𡗗於史起黃香諸人在魏
郡時始無負足下平生心也僕與足下別計又
兩年矣日惟鞿折人事汙顏混俗平生眞性滅
之殆盡昨又被病十月幾就夜臺雖不死不可
不言死矣家弟遭毋喪家且多故懷抱鬱結不
病亦病今將吊信陵之遺跡尋梁王之勝風與
足下班荆道故一洗窮愁知足下有以慰之也
謝茂秦臨清人也流寓彰德爲彰德人其詩名
爲足下所知見嘗禮爲重客不格以公儀矣今
聞攜美姬在趙藩趙藩去足下所治甚遠僕有
咫尺書恐不能達望足下計之聞其節君不偕
往或以節君故得達權在足下也尤望以茂秦
故無[illegible]其節君不具

答張明府

去冬[illegible]附一札與潘錄事蒼頭計已達矣君侯
政[illegible]江南百城尤異竟爲忌者所中有此遷
謫賊子[illegible]而[illegible]悲歎欲指冠恨不得爲君侯伏

闕上書以白已而大笑曰直木見伐芳蘭被焚
自古[illegible]否則長沙夜郎何有高賢之跡哉
得爲古[illegible]李容皆其所產君侯一游
其間使千古思孝人皆有生色而長公華又當
効靈于[illegible]間矣但道里遥遠驅馳爲難昔公
孫瓚受知太守辭先人墓而隨之日南賊子心
常義之君侯禮賊子過於等夷昨讀所示竿牘
有不入幄室等語知已之言使人感泣今日之
事誠有媿於瓚也肎俗長公無訟較吾土稍醇

以君侯才、固可使百佳吏辟易、能少歛風裁、効
班君之平、平未必非今日遭嫐思起道也、昔人
云水至清則無魚、君侯得無病是乎、賤子椎魯、
何敢妄議賢者、以受知君侯故、故爲君侯忠臣
耳、賤子雖乏古人行、每對古孝廉於史冊、心即
勃勃動頑、爲析析執鞭、即印綬滿篋、濕鏐盈車、
在前、不欲以彼易此、乃今不能取一第、又恐憒
先大夫家聲、以羊質而混虎文、浮沉於世、未能
堅守嶙峋之節、致爲豎子以蜚語相垢、心實究

朱邦憲集卷十五　十六

之、但秘[illegible]家毀、宜乎尚不免於當年、舌在人口、
爲得而[illegible]之哉、惟求不媿白日、不爲鬼責神誅、
他日可見先大夫於地下也、計君侯過家上冢、
方走蜀[illegible]、[illegible]雲公夫人弱息、幸借單辭存問、蒯
緱之劍、同藏室中、墓上白楊蕭蕭、掛有日也、潛
谷先生後、下第海內賢豪、無由把臂、如何如何、
賤子病發左足、掛如大邠幾弗有於醫、臥床已
兩月矣、遥望高軒、惟有楊花可寄也、不具

與撻晉陵太守 代

其等生其鄉縣、粉膺仕籍、雖慕公文章政事、炳
燿當代、未得一識荆州眉宇、徒勤山斗之懷、非
敢佞也、適聞有可憐可痛傷義士之心、出仁人
之涕者、爲公陳之、敝同年黃君文炜、公所治薦
也、弱冠以能文名、旋至發跡、知公門之薦矣、不
幸拜上海令、操堅冰蘖、政尚神明、攻苦食淡、惟
日用於縣中水火文符山積、獄訟蝟起、[illegible]以立
辨、庭無留人、民釆錯事、寢食俱忘、下車[illegible]賢吏
操不逮、民受其惠、上懷其德者、莫不欲爲之死、

朱邦憲集卷十五　十七

以肆[illegible]精力、遂至一疾不起、官舍蕭
然、囊無長物、生之買槳之資、死無收斂之費、惟
有寡妻幼女、哭泣之聲、達於比舍鄰屋而已、上
海士民、如喪父母、遠近匍匐而來、肩摩踵接、吊
哭甚哀、有欲爲之請祀以特祠者、有欲爲之葬
衣冠於道傍者、有欲爲之斂賻以歸其喪者、雖
古人之舂而不謳、賦歛莫儆以千數者、不是過
也、是可以見黃君之生死矣、某等念黃君茹德
勵志、爲吏清白、乃蹈夫苦節貞固之禍、年踰二

十乏嗣矣死悠悠蒼天莫從而問知黃君目固
不瞑矣今敬槪雖歸妻才二十有三女僅七歲
家故中落難以自存黃君之目益難瞑也乃揆
諸同榜之私情集上海士民之輿見復叅以隣
封接壤長者之公議欲以黃君所治之賻金若
干諸監司及有事於地方者之賻金若干置田
宅於故里俾妻女守之以堅其節以待其嫁雖
黃君目終不瞑聊以畢後死者之事耳但事須
成於建節請必濟於好德惟公切義士之心秉

仁人之懿而又懸其建節之權不以此事求成
於公家無完績終爲廢議其等與上海士民難
逃夫爲德不竟之過又何以慰死者於泉下也
嘗聞徐[illegible]守豫章樹松於徐孺子之墳晦庵守
南康立門於劉凝之之墓表其所治產之賢也
公今之徐興晦庵也黃君公之所治產也乞憐
其逸群之才重其術良之政惜其乏嗣之夭哀
其妻女之伶仃俯從所請收其所賻之金置其
田宅俾爲恒產并乞移文監司免其差役以安

生死則公之高誼又豈在樹松立門者下哉嗟
乎黃君已作陳人矣豈能知所報塞其等頗知
向慕竊欲以元伯之死友自期豈不能効啣結
之事以代黃君耶謹布竿牘言與淚俱

朱邦憲集卷之十五終

先君子少孤嗜學不偶於時竊有意不朽之業著
述無慮數廿卷爲人代草者倂成多棄去曰丈夫
乃爲人作優孟耶閒撫所存稿謂法兄弟曰我先
慎毋濫災於木爲識者譏評校讐須以屬之沈丈
人丈人能不姑息即若等亦不得我私也嗚呼斯
言詎敢背哉敬與丈人校讐再過凡得詩二百
五十四首得文一百五十六首共爲十五卷僅存
什之三耳梓成謁序於王弇州先生昔左太冲三
都賦成以皇甫士安序而後重先生良重我先君
子矣

不肖男家法百拜識

不肖孫[illegible]重刻

古鄞余寅上邵侍御乞崇祀雲間朱察卿

鄉賢書

寅聞賢者天地之精神、生人之綱紀、故生則寵之爵秩、以匡贊皇猷、歿則署之俎豆、以披扶世道、蓋執誼勞苦、處志悠邈、保完情性、發越芳香、永世立號、終矢靡他、遂使標表高張、風聲遐訖、往往所如、關其鉅重、是故司化念世之士、三致意焉、生而得官之、則官之、生而不得官之、歿而猶叙之、意何勤厚也、賢者行事、揭諸日月、賢者

既往、日月猶來、吾與其日月詳也、是以不遺幽歎、不羞卑賤、幸然僻壤地有之、猶名鑛也、千百年有之、猶踵接也、殫之無閼篤、以不淤壹范世經、歸我王路、然後吾與賢者兩無憾也、竊見雲間朱察卿、天與高放、志彌曠達、尊序正經、潔身若雪、九歲喪其父福州太守、母蔡性嚴、待察卿有苛、察卿備極孝、敬母稍愠、輒率其子婦跪庭下、既解乃解、不解終不敢興、察卿受容、放意航船、酒豪自命、母歿、絶不御桮杓者三年、友愛兄

翁、和而能覦、訾産故薄、而性又好施、勤恤急難、自其兄始、及乎賓朋州里、不問嘗識不識、輒向察卿告語所須、察卿慷慨揮應、無有已時、如與韓山人俞臣殮具、韓進士謙貞塟地、不可縷數、察卿赴義、甚於飢渴、委財侈於溝壑、能使鄉里之人、得其片言、丘山等重、得其一顧、白肉再恩、意氣殷洽、傾動遐邇、以故郡守史直臣折節下交、縣令黃文熇日造請其廬、郡倅陳懋觀欲爲置買田宅、察卿謝不敢當、後黃與陳偕卒官、俱

察卿經紀其喪、趙尚書文華視師海上、殺生在手、文武大吏、惴不自保、以嘗德福州、殷勤邀察卿歡、以官爵啗以金錢、察卿不爲動、部下梁將軍暮夜袖金一、得關說、察卿正色拒之、其後趙敗、諸馮藉尚書者、莫不匿戶、察卿語及、未嘗不酸鼻太息、人以是益多察卿、初察卿爲諸生、游太學、累舉不第、遂棄其業、攻古文辭、畢力抗引、成一家言、才名蔚然、充乎海內、海內知名之士、爭願結內、近者命駕、遠者命赤牘、可謂不出戶

而收名里中、不出其鄉而收名天下、若察卿者
質有其宅、輔以文章、方其歛采不展、逡巡退讓、
一書生耳、及遇事風生、迅邁有截、皦皦強節、作
之不止、殆萬夫之特、矯然塵表者乎、雲間聞人
自漢以前、莫得而詳、至績續以孝行著、機雲以
詞章顯、暨乎斯今、益隆嚮述、以觀察卿、寔協彬
彬、世有績續、察卿且顏行矣、世有機雲、察卿且
肝衡矣、故察卿之賢、古人以爲信、而今人以爲
偶然、惟執事不絕天地之命、相厥生民之類、照

朱邦憲書　三

其平生、采之輿論、瑚簋一鄉、羽儀其人、增光天
壤、良非淺鮮、

又書與邵侍御

小溪還、知有微恙、旋聞康勝、幸甚、三呉豪傑、想
望風采久矣、何旹按部、不佞與雲間朱察卿厚
善、高懷至行、明白淳備、風流儒雅、海內少雙、而
位不及躬、年不酬德、天上一失、少微、呉中遂無
處士、敷功程行、無忝鄉賢、伏乞躋之祀典、以光
世道、謹撰長牋一通、用備財擇、并察卿傳四首
呈上、具見平生、沈明臣王穉登布衣錚錚、太倉
王元美宗侯許可、華亭陸宗伯恬澹孤往、不屑
卿相之位、其不以甘言語媚一鄉、嘗稱生明甚、
同邑諸前冢宰董察卿誌、察卿墓不自立一語、
而林謨傳中謙、圖謂傳中語的也、察卿廣收不
滿九百石、而公租私給、別無取辦、兄弟宗親視
爲骨肉、賓履常滿戶、酒常滿尊、問遺四方、不絕於
道、於是察卿遂貧、而察卿漫不省、察卿九子、一
太學生、三縣學生、緯有父風、此皆察卿所不及

朱邦憲書　四

詳者、夫褒表善良、扶植風義、示以向方、歸之長
厚、蓋有司釣責、而在執事風紀、尤先、倘蒙鑒念
一發、崙歎、決以風霆、猶懼未迅、夫所謂按部者、
非謂衣繡持斧、赫于觀聽、又非特循習故常、不
爲世敎裨益萬分已也、此非察卿之幸也、不佞
又何敢知焉、不宜備

不肖孫長世、長統重刊

朱邦憲傳

故太學生象岡朱君墓誌銘　潘恩撰

海上脩文之士名者亍近時以太學生象岡朱
君爲巨擘君學文好古章鍛字鍊務斥去陳言
蒸蒸乎登作者之途矣隆慶壬申冬十月二十
日寒疾卒于家距生嘉靖甲申六月十三日年
四十有九耳越來年萬曆癸酉冬十月十有二
日家學諸孤卜葬肇溪南原祖塋之次迺摭拾
行實屬銘君始疾時呼諸孤榻前謂曰曩昔夜

夢天帝召我授筆札屬書記殆不起之徵乎諸
孤飲泣莫能仰視者久之君曰吾豈不念若如
有成命何翼日碧鶴雙下戛然長鳴此吾去時
也越一日果然君卒在昔有唐李長吉殁謂帝
召作玉樓記載故籍中人至今傳信言極章顯
君其是類耶夫元化炳靈二氣離合聚散倏爾
成形俄復旋逐若帝有命然厥理無足訝矣予
與君交知久不忍辭銘迺援筆識之據狀君諱
察卿字邦憲象岡其別號也朱氏世姑蘇人勝

國時七世祖仲雲公以詩名六世祖克恭精易
五世祖木攻左氏春秋兼長黃石公略
高皇帝辟馬聘用多運籌功旋以事論死獄中
上書訟冤得不死
文皇帝時上安邊十二策麒麟頌深嘉納焉高
祖元振有隱操善文辭曾祖祐舉景泰庚午鄉
試任南昌府同知祖曜歲貢授清江提舉封監
察御史父豹進士起家縣令擢御史遷福州守
雲仍玉牒簪組蟬聯其世德可紀也君稟岐嶷

之質長負冲邈之志始受春秋學徐鈐岡余竹
礱所通曉大旨十五補邑弟子員已而進登太
學非其好也連試有司不第即棄去業古文詞
讀先秦兩漢諸子百家言亹亹不怠潄芳潤於
簡編矯步趨於班馬材勤丹添文擅鸞龍其問
學可稽也君九歲福州公故即哀毀擗踴如成
人襄事種種合度事毋蔡孺人孝敬惇至循脩
子職親執饋食晨夕靡懈毋有不色喜即率子
孫跽請謝過爲常毋疾禱神祠請以身代毋好

施散所遺斂服日不一　足閑不問雖踈
屬視疾散去殆盡君亦不問昔曾氏之發志無
以踰之特方弱冠應試北都身已若都門遇從
父子明公喪即護殯回車人以爲難先人丘壠
垣戺葺治賴地族人貧不能喪者婚者舉火
者君輒埤助緩急先人後己遠利篤親其孝友
可稱也性倜儻好飲酒客至挈榼提壺聲伎雜
進共樂陶陶迺自號酣石不飭廉隅小節視天
壤間物無一足以當意者意度豁如至禮義大

坊則又謹守兢兢不失尺寸福州故人陳君樾
觀倅郡來視邑事甫爲君置田宅君辭之邑令
黃君文煒郡守史君守臣雅善君君居閒未嘗
一有私請人故重君　尚書文華視師海上夙
與君善接見握手交歡君亦不一干以私尚書
部下梁將軍者持三百金壽君君曰吾忍以尚
書金繒我乎拒不納後陳黃二君相繼卒官君
往赴經紀歸其喪人稱不背德執友韓俞臣卒
爲之治襯義效朊縣鄉貢士韓謙貞卒爲置葬

地賙卹匍匐於有喪衞干不失夫取予信約不
侵於然諾其行誼可述也出門同人千里爭應
一時知名賢士如吳下文待詔徵明許太僕初
陸尚寶師道楚中吳藩叅國倫長興徐臬憲中
行咸時時以詩翰相寄贈歲無虛月君疾時魯
中詩人謝榛寄詩至君次韻酬荅歸焉疾劇猶
作破帳記口授廼子書於冊詞旨奇崛可誦具
載集中所著朱山人集舊雨軒稿文榭若干卷
藏于家華亭陸宗伯樹聲太倉王觀察世貞鄞

沈隱君明臣吳王文學穉登爲君作傳聲應景
從芝芬闈嗅其聚樂可攷也宗伯曰朱君以文
學里行著稱翩翩然儒雅弘博君子也至其遠
權利皭然不緇處故舊存亡不倍德又何其表
表風義也隱君曰邦憲海內名士交記室中亦
牘至至數千里外內信使趾屬於道丙舍楸不
得懸又喜任俠高誼感槩抵人之急語云鄧林
之木玄圃之玉難爲材矣邦憲上承下啓爲孝
子爲慈孫爲名父余所睹近世罕儷哉罕儷哉

王文學曰先生爲人排難解紛氣足蓋當世及其自居逡巡退讓意蔑如也家故廉吏無餘貲以好施益落昔魯朱家所令吳朱家亦俠得非其苗裔耶然魯朱□少□追矣王覲祭曰沈王二子傳朱生以任俠□□朱生亦欣然自命俠也夫俠者任情而强爲義屈已重已乃朱生恬穆胡强耶其暢朗多升讓始而信終蓋郭林宗徐孺子之流云四傳人人殊矣嫺於文辭則一憶居令名將與諸君子作偕流傳不朽無

疑也抑予於是有深慨焉昔者夫子謂顏淵吾見其進未見其止蓋顏氏有龍德進進不已其弱有涯譏惜其死徂也以象罔之才之敏以年齡益宏樹立奚啻如前所云云爾乎修短定數蘭芳早萎今也則亡云何吁矣君娶唐氏繼室沈氏張氏咸有士行子九人長即家學庠生側室陸出次家賓國子生唐出次家教家法皆庠生沈出次家憑側室諸出次□次家彝皆張出次家禮亦諸出次家政亦張出其家教則立爲從伯可山君後女一人字唐國定孫男七人長生長祚長庚長春長善長康長胤孫女九人長字杜開美次字韓廷咸次字高正倫次字張祖功餘幼子嗣繩繩荀龍竇桂其後祿克綏也予悼惜君亡爰綴厥畧肆乙餘慟闡以銘辭曰·

猗象罔嗟醉石數伯倫矜酒德捧尊罍飫糟皀睨青天歊白月綴賢豪古任俠麗詞華研體格模史遷玩丘索黜凡蕪完色澤晉以年究幽賾

文人名永昭晰霜露溥聆荆璧問大鈞嗟醉石

朱邦憲別傳

陸樹聲撰

朱邦憲名察卿予同郡上海人也朱氏望於海上世世傳經學自佑以明經稍仕爲南昌同知者傳而御史豹御史守福州著名蹟君福州子也君生九歲而福州卒已穎異露頭角稍長治經生業以文學高等補邑諸生及游太學從太學生試高等既再試不第顧所業經生程限不屑君意即棄去肆力古文詞讀先秦兩漢諸子

百家言通其意所著文近東西京詩能道開元天寶人口語君自是以文章著名樹交游閩海內文章士名高者不憚遠與交其就而交君者君與傾倒性好任俠喜賓客賓客至者與就飲引觴浮白歌吟慷慨意氣常傾一座客遇君極驩以得交君爲重君所與同鄉邑長老大夫士皆推轂君郡邑吏始至者聞朱君名咸折節交君君爲奏刺一往不藉以爲重也福州故所善客陳給舍懋觀者倅郡顧君厚請爲置田宅君

謝曰祭卿貧幸未塵甑何至從郡大夫問生產皇恐辭不欲邑令黃君文煒雅善君郡守史君直臣君與通家世皆樂交君君即見未嘗居間有所請趙尚書文華領重敕視師海上驕恣甚守令懾其威視所向爲之地獨顧問上海令子故人朱福州子何在盍戒以來謁令馳告君私戒樓舩要君往君固謝輕舟詣尚書上謁尚書迎見君數問君何所須者君起對一無所須尚書憚視君曰此眞福州子以吾不能強也益重

君得君信宿與談燕君知尚書濫也酒閒微言置諷尚書貌善之小從也尚書所部梁將軍者爲君行三百金爲壽君麾去之曰我終不以尚書客自汙者久之尚書被罪諸嘗客門下者黙塞不敢道前事君獨時時稱說尚書存舊爲酹楚人以是益賢君君前所與厚善陳倅黃令者先後卒於官君匍匐往弔經紀歸其喪其尚義急人之難類若此君內行淳至事毋蔡孺人孝疾亟以身禱處宗族姻黨篤於義其尤貧而倚

辦君者君斟量所須應之即一再不倦韓山人愈臣病革其子謀後事於君君曰度若翁病不起巳治木矣韓進士謙貞貧而死君爲置葬地諸以困投君者即其人素昧生平周之視力所至有諷君者曰君易厚藉而好施若此君曰郭代公范忠宣何如人哉吾直師其心耳君既富文學劬於著述巳稍厭苦之曰自予爲經生積歲年矣獨柰何役神慮以奸時好自今予且游淳飲鄉乎盟諸心莫予轉也因自號醉石下醉

石子近游越中探禹穴歸而以書抵予有俗外之旨予心嘉之爲之著別傳　史氏曰予讀王無功記其稱醉鄉淳寂若聊小人間世者何邈乎其託意也迺今觀朱君以文學里行著稱於時翩翩然儒雅弘博君子矣至其遠權利蕭然不繫慮故舊存亡而不倍德又何其表表風義也與夫藉勢交陰薦媚於時移慚而以德色更死生崇替鮮不變者其處世何相遼哉君視之聊小矣君所爲託於醉鄉引之以自命者有以哉有以哉

朱邦憲傳　　王世貞撰

古里閈之士而傾公侯豈盡衡度叅伍哉其巨者樹願頹信眉抗腕多抑以示揚欲以奇釣名而細者務蘄中於人之好東贄而西借交西贄而東借交以苟自重而已余生一得折節而游其間坐是意稍稍怠盎晚而獲與上海朱邦憲者識而始自悔曰士誠有之柰何以鹵莽輕失士哉上海去吾鄉二百里而近邦憲用文章起辭余竊巳耳之既遊於吳門王穉登所落落穆穆也稍與語稍心異之已而驩然相得也邦憲故善武昌吳國倫吳興徐中行諸絕不及之意不欲借交以重也朱氏爲上海著姓世世受經至同知佑而以經顯一傳而提學瑯而傳而太守豹益貴重有名邦憲甫九歲太守見背人或竊少之邦憲就外傅讀書嶄然露頭角矣巳治經生義及它小文輒工流雋郡國補邑諸生高第爲太學生一再試不利輒束所售業而謝之

曰歲月吾自曉不以擲汝益讀先秦古文家言旁及百氏詩書之業粲然矣邦憲白晳影須善談笑而特好飲客至不復問輒呼酒效行蟋蛾曼睩秦聲燕絲襟佼競進邦憲所舉觥船累十客人人醉也浦歌慷慨意若無足當者乃竟酒退讓逡巡矣性又喜任俠感慨名人之難甚於巳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即所叩而其人非故識者驟以欲請亦得餉去所叩而非力所辦者必旁究爲濟之乃巳若或謂曰多施周善而先

太守袁裴幾何邦憲曰施不緣富自性耳且不見夫太史公傳任俠而稱原憲季次哉行之自若邦憲既以文稱薦紳間而太守故嘗任御史多所推轂其客給事陳懋觀出倅郡故兄事邦憲甚昵且欲爲買田宅邦憲固謝曰幸不至溝壑柰何以不肖而辱先人恩邑令黃文煒舍邦憲日造請其廬命酒飲竟日欲以居閒爲邦憲歡卒不得請而罷趙尚書文華者故太守友也以　天子命視師便宜生殺勢張甚守令惴惴

前訊輒報能獨好謂上海令吾故人子朱生安在與俱來爲言其家世甚悉令大驚恨不能前爲地具樓船裝今邦憲往邦憲復固謝而操一葉上刺幕府尚書迎勞苦生欲官乎謝無所事官欲金錢乎謝無所事金錢尚書大笑而翁駭固有種哉然心益奇邦憲治軍暇則與投壺雅歌甚適也邦憲念尚書汰顯爭之不得業以酒解黠所挽捄不少矣而麾下有梁將軍者爲邦憲尚書重客故夜齎三百金爲壽邦憲大驚曰客爲三百金來耶趣麾去毋汙我而久之尚書還治部竟以汰敗　天子怒之甚其所下客爭鳥獸匿不敢名其主而邦憲時時爲人言尚書恩至酸鼻矣前是倅懋觀今文煒先後死郡邑中邦憲爲哭調棺斂經紀其妻子歸葬人或難邦憲不倍德何至客尚書所夫智伯國士之知豫讓所不辭也毋以難邦憲矣邦憲爲人內行淳至事毋蔡夫人所以扶侍萬端冀其歡蔡夫人歿而邦憲所幸好聲酒一切謝絕至服除而

不忍御者累年養其兄與姊之子愛之甚於己子內外親之窶待而火者若而人待而士者若而人邦憲悉家而資與供所善客不倦也其於文法東西京詩法開元以前諸大家即撰著已脫稾猶令人彈射寘易務當乃已邦憲名察卿少時人稱之曰象岡已家黃浦遂稱曰黃浦又自稱醉石居士有八子咸彬彬世其家余所傳大都云其詳沈明臣王穉登業先之矣贊曰自二子之傳朱生而以任俠稱雖朱生亦欣然自

俞俠也共俠者尊情而强爲義屈已重已乃朱生恬穆胡强耶其暢朗多引讓始而信終葢郭林宗徐孺子之流云爾雖然以朱生之恬穆無强而不能忘身後名吾始殊厭名乃亦愛之矣

黃浦先生傳　沈明臣

黃浦先生者上海人云上海雲間支邑而雲間四大姓曰朱張顧陸先生姓朱氏名察卿字邦憲少時人稱曰象岡已而自號曰醉石友人稱曰黃浦而黃浦最著於士林四方縉紳先生口

黃浦者十葢五六已而行輩以古道相砥務確質時過凡相稱引輙曰邦憲而先生亦願以邦憲稱於人人邦憲爲人美風儀肥白便腹穎敏聆四十歲時先輩以句屬對應聲荅出人意外迺大奇之治春秋經課進士業超等十五補邑弟子員二十補國學連舉有司不第遂棄去攻古文辭文不作先秦兩漢以下語詩總唐初盛間十四大家語然時時自鑄偉辭又字字不蹈空撰著已定人或瑕瑜之輙彈射竄易務當乃

已嘗謂一字不繇古人齒頰即非作者海內知名士咸以不得交邦憲爲不比數故記室中亦牘至至數千里外內信使趾屬於道性好客丙舍榻不得懸又喜任俠高誼感槩抵人之急盡已財力鄉邑有爭輙爲分之人有德於邦憲著之肺腑雖家人子女皆令不忘邦憲有德於人旦暮忘之矣郡邑長吏至其地者聞其賢輙先枉謁過朱先生廬車馬塞巷人嚭異之而先生固嘆嘖自咤曰寒士當如是耶揚推文字外無

一關語或講先王之業究當世之務迺亹亹焉客退輙揵關讀書有黃令者諱文煒雅重先生先生益自退非屢召足不一入公府非以書通不自奏一刺後黃死先生經紀報稱之不愧國士邦憲父兩爲大邑令爲御史爲郡太守所至輙有異政所樹立多才賢者後爲官人至雲間輙來報稱朱生固遜不居有欲益其田宅者迺以好言謝去之其人嘆服謂生眞長者而少古之廉夫節士爲不如云先是尚書趙文華者貴

幸一時勢甚熏灼嘗督察江南軍事諸有事所部大吏皆股慄不敢仰視生死在眉睫間喜怒故有司自太守皆長跽道左不起尚書故德於朱之先世迺檄郡縣加禮朱生致之幕府頗以軍功起家殊顯之時上海令者爲劉克學奉檄惟謹一日三及朱生門致尚書意肯殊甚固强朱生一行又言尚書接遇殊禮故實在朱生爲朱生具舟楫供帳使人趣朱生行朱生固謝迺扁舟一詣督察所謝督察見朱生驩甚握手相

勞苦再拜問堂上毋夫人無恙飭治具飲酒酒酣督察示朱生乘時射取功名意者三又令朱生多將其金錢爲生産訾朱生皆固謝之卒不可[illegible]督察反笑朱生迂然心殊大敬之苦不能留有梁將軍者見督察無此重客重朱生迺甚矣擬三百金爲毋夫人壽求生關說重用之朱生目不一眤峻却之去已而尚書死朱生心深哀之朱生父太守故守福州九歲亡福州公毋夫人蔡故嚴教督生恩不廢法生事毋夫人極

孝敬無論其他卽毋夫人所愛憎人生輒愛憎之俟毋意稍解輒微言使薄其所忤者罪而毋夫人棄去且數年矣家政一一不改其故可不謂孝乎朱生性幸酒善詞州閭之會每雜坐簪珥間鼓鳴瑟度曲合尊同席驩如也及其至樂雖大故不問迺時蔡夫人喪三年諸所弄皆屏去斤斤以禮自中戚容不解平居與故舊嘆說平生偶語次及蔡夫人泫歔欷下不能收收[illegible]妻屬數輩舍養之死爲殯葬兄子姊子[illegible]躬肅

之甚已之于捐地葬韓詠貞毋他故人妻挐不能自存者時時修問遺人有以哀憐之事干請者雖拂情難應亦不以拂情難應爲解奴産子死其人忠幹必自爲文祭哭之又厚恤其私家事兄弟恭謹友愛不貲箴規居常振人不贍家無餘貲衣不完釆食不重味處貴人重戚間意澹如也所謂高志確然賢操獨行者非耶白璧青蠅卒無毀玷以故鉅公長者修文之士如吳門文待詔徵明許太僕初陸尚寶師道歸進士

有光文學彭年黃姬水周天球王穉登四明張大司馬時徹孝廉余寅張邦仁文學沈九疇吉士沈一貫任子屠本畯長興徐僉事中行興國吳太守國倫郡人林祭酒樹聲莫副使如忠何孔目良俊同邑潘尚書恩張知事之象董文學宜陽處士馮遷顧光祿卿從禮太學從德大理評從義相與折節忘年爲文字交生有八子伯仲叔季卓然蚤成明經修行表樹有時矣伯曰家學仲曰家賓叔曰家教季曰家法幼者曰家風家聲家禮家政云沈明臣曰吾覩邦憲氏蓋有感于世德云其上世弗論勝國時仲雲公者稱詩人其七世祖克恭爲六世精易楚材公諱木爲五世以左氏春秋習兵法我　高皇帝敕乘傳至行在多籌畫功已而論死從獄中上書得不死　文皇帝時上安邊十二策及麒麟頌高王大父爲元振有隱操文辭聲晉王大父爲南昌公諱佑用鄉薦仕南昌府同知先輩夏寅稱爲孝廉王大父曜字上[illegible]易以貢授清江提舉

子貴封監察御史博學高行世宗師之門人多通顯者福州公諱豹字子文學士稱爲青岡先生才名德政著在各郡乘中語曰鄉林之木玄圃之王葉爲材矣若邦憲者上承下啓爲孝子爲慈孫爲名父余所睹近世罕儷哉罕儷哉

朱先生傳　王穉登

朱先生與余交蓋忘年爾汝云他日謂余言不佞幸與若從事所交若而人厚善者若而人善又嫺於辭者若而人卽人人皆能誦說朱先生矣雖然吾意在若若不鄙遺我而惠好我孰如傳我而令我不朽余深愧乎其言之也無論文美惡可不朽與否其所爲朱先生者豈有窮乎豈有窮乎朱先生名察卿字邦憲雲間之上海人雲間凡四著姓而朱爲甲自先生而上七世攻詩六世易五世春秋四世隱德三世二世一世皆通顯銀艾相亞至先生獨以文章名於時少敏慧鋒鍔絕倫公卿長者無不折節願交爲文清茂弘雅出入揚雄劉向之間詩典麗類間

元天寶人大曆以還弗論已舉茂才入太學試有司不利一旦棄去經生言悉業古文辭辭由此籍甚倜儻好義任俠自喜慷慨然諾周人之急以故賓客日盛州府交辟官其地者不見朱先生則厚自愧爲治無狀而令先生謝遠我先生顧益爲好不拂其請所至命酒盡數斗昵昵如也或司先生色喜語稍及私先生即蒼茫若不自解然者而退州府愈多先生長者先生與令文煒善日造先生廬中司先生意旨卒無所

請罷去先生父福州公故所樹士黃門郎懋觀出倅雲間尤暱甚欲爲先生置負郭二頃先生曰大夫不以察卿不肖以先人之故而屋烏我幸釜中未生魚其又何敢以口腹累大夫耶竟不受後兩人相繼死先生爲贈賻賻經紀其喪甚至故尚書文華視師東方亦德福州公至即問朱生亡恙今安在後好語上海令若趣生來謁我時尚書得幸　先帝貴甚部曲將吏惟意生死東方諸侯皆震懼不能保朝夕無可得一

好語者顧獨語令令驚喜過望歸日三造先生曰尚書遇令厚意未嘗不在公迺公不能爲令一起哉遣樓船候浦上治裝甚盛先生謝不敢當輕舟詣幕府尚書見先生國士也恨得之晚命爲上客供具問生欲官乎先生謝無所事官欲金錢乎謝無所事金錢尚書大笑朱生狂士哉心迺貴先生甚矣其帳下梁將軍求幸尚書陰遺先生金而令游說先生笑曰吾舌可黃金動邪尚書既敗諸所嘗從尚書得告身貨財者

削奪相踵無敢復稱爲尚書客又或彈射之以俾免先生對人誦述尚書舊恩欷歔不自勝人亦莫之罪性尤喜客客至便呼醇酎對飲笙簧琵琶伎樂雜奏自擁女子按曲曲聲長好無不盡醉群舉觥船壽主人主人一一爲釂凡釂百觥船不爲酩酊客皆願爲朱先生飲造請無虛日一當毋蔡夫人病即謝客不復進杯酒晝夜奉湯藥客罕見其面居喪三年屏遠粉黛毀骨立羸然孝子矣朱故隸尺伍戍者時時自萬

里來歸從族人索衣糧不得則朴扶而誶先生割田半頃歲收其入治軍裝官著爲令族人賴此安堵先生清揚巧笑肥白如瓠爲人排難解紛氣足蓋當世及其自居逡巡退讓意蔑如也家故廉吏無餘貲財以好施家益落從人貸得錢隨手散盡出息愈多施愈不倦非其天性然哉八子並有門風仲家賓在太學時與余善

王先生曰嘉靖間東方有事設幕府海上好人說客乞貴人書滿袖干幕府公已更挾幕府勢

橫索部吏錢去爲纏頭飲不得則搖舌譏呵吏幕府莫敢孰何客乃自快以爲俠比解幕府客勢衰輿錢者益少猶詬罵如幕府時人以此厭客嗟夫俠安在哉如朱先生不爲趙尚書富貴以爲俠則俠耳昔魯朱家俠今吳朱家亦俠得非其苗裔耶然魯朱家少文不迨矣

明故贈奉直大夫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郎

象岡朱公墓表

上海朱象岡先生以隆慶壬申十月二十日卒萬曆癸酉十月十有二日葬肇溪之南原御史大夫潘公爲志墓宗伯陸公司寇王公沈嘉則王百谷兩徵士爲之傳既二十年而季子季則舉進士爲信陽守考最　贈先生如其官季則既擢爲工部營繕郎而會

上褒

儲行慶典　贈先生官如其子季則奉

天子制詞更題先生之墓而屬不佞植表墓門之石以昭示永永先生名察卿字邦憲其先世

自姑蘇徙家松江之上海七世祖仲雲善詩六世祖克恭善易五世祖永善春秋善黃石公三略上安邊十二策麒麟碩士林稱之高祖元振善爲文曾祖佑以鄉舉仕南昌郡丞祖燿以明經仕清江提舉父豹以進士爲邑令拜侍御史知福州府葢自勝國至本朝殆三百年文死儒林蟬聯不絕江左聞家以爲稱首云先生少而受春秋十五補邑弟子員二十爲太學生所治博士家言同人無不誦法一再試不第棄之而

專攻詞賦之業其詩與寄清遠音節諧暢出入
高岑錢劉間而藻飾過之使寒儉粗豪者望之
色奪其文考隱精審劇琢細緻春容大篇上軼
東京而俏削小語下擬柳州之勝其腹實而心
虛人或有所彈射則脩飾之潤色之不遺餘力
片言隻字稍不直意輒焚其草一時文名蔚起
四方鴻生鉅儒靡不折行輩內交客以徵文至
者先生雖應酬旁午操觚立辦旣不惜再三撝
推務厭其意乃已江左一切慶吊事得先生文

重于百朋九門客或掩爲已有先生輒焚其草
大丈夫乃以筆札作優孟耶今所傳邦憲集財
十五卷精整無瑕此其博學宏詞之大畧也先
生貌清揚而衍美鬚眉腹便便肥白如瓠人樂
就之徒好客無客不歡客無日不滿坐又饒酒
德善與趙子夜白苧諸曲與絲竹相和長于平
康間姿首殊異及工歌舞者召而佐酒酒酣以
往先生起舞度新聲諸伎人人自廢客舉酒相
賞累百觥船申旦不休而先生色益和禮益恭

客以此益廣急人之難不啻其身其人雖素穢
蹊而歸先生先生必應之即力所不能必爲曲
濟之陳給事譎邦倅福州公弟子也黃明府之
令上海有惠政其卒也經紀其喪甚具族有隷
尺籍伍符者歸而索族人裝聚訟不休先生割
田數十畝以爲歲入族不復有爭言鞠進士貞
謙死無地捐地瘞之韓山人命臣死無木市木
殮之奴產子死爲文哭之故人妻孥不能自存
者歲時問遺之內外宗待而舉火者咸數十百

人此先生慷慨俠烈之大畧也食客日衆而好
施日甚或諷先生將不可繼先生曰郭代公范
忠宣何如人哉吾師其心耳而視不義若浼陳
郡倅黃明府以先生爲重客邑人因先生白事
即兩公亦諫爲先生地先生弗悅也倅與令寧
能畢吾世而常相守即無令與倅吾遂不生活
耶士貴自立奈何以居間取潤趙尚書文華故
善福州公有寵于
上奉命視師吳越勢甚張守令長跽庭下不爲

禮獨好語上海令吾故人子朱生安在可與偕來令大驚愧初不識先生而爲先生治樓船共張甚設先生固辭操舴艋往謁尚書尚書執手而勞苦之生欲官乎謝曰力不任欲金錢乎謝曰有先人敝廬薄田在尚書大咲爾父賦冝得此騃子禮之別室而旹與對酒投壺奕棋爲樂尚書𨁊而狠故時睚眦之怨必報而先生從酒間以滑稽解之然卒不識其姓名而有梁將軍者持三百金爲先生壽先生麾之去吾若以金

錢故爲尚書客何愛此區區者尚書尋敗門下客鳥獸散或更姓名自免先生絕不逮及而恒涕泣爲人言尚書誠負國然不負吾父子愧吾鄉者重自全不能面折廷爭使至此極耳先生事母蔡夫人就養無方母没而柴毁聲色杯酒之奉三年不御而其兄與姊皆有子而孤子之甚於已子病且革聞其從兄以二女子付紘工學恭聲上書力言不可狀此先生孝弟忠信正直廉潔之大畧也先生之友吳則文待詔徵明

王司寇世貞許太僕初陸亞卿師道歸太僕有光文學彭年黄姬水周天球王穉登越則張司馬旹徹余太常寅孝廉張邦仁左丞徐中行沈九疇沈少傅一貫山人沈明臣郡守屠本畯楚則參知吳國倫同郡則陸少保樹聲莫右丞如忠何孔目良俊潘尚書恩張知事之象董文學宜陽馮處士遷顧光祿兄弟從禮從德從義皆韋布往還久之胥爲名臣令士其負人倫鑒若此先生之子九人家學家脩家教家法家禮家

風家聲家齊家政人擬之荀龍家法郎所稱季則者也先生之原配唐繼配沈再繼張皆以季則賜室人沈室人者季則因母也婦德母儀與唐室人詳先生自爲狀中蓋文人無行結習固然而先生厚德高誼章明較著乃爾且以貴介公子長爲諸生没世而無慍色子孫多且賢在朝在野象賢者一

天子命之國史書之名與實俱美福與德俱懋沈嘉則所云近世罕儷者信然哉余誠不佞不

以一縉部郎諫冢丁枯骨庶幾中郎之于有道云爾

賜進士出身中大夫河南布政使司右叅政兼按察司僉事奉

勅督理南直隸屯種倉場驛傳糧儲江防河道整飭廬鳳滁和兵備前浙江按察使陝西督學副使翰林院修撰

國史官南新市人李維楨撰

朱邦憲集十五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朱察卿撰察卿上海人福州知府豹之子邦憲其字也爲太學生慷慨任俠與沈明臣王穉登友善集凡詩二百五十四首文一百五十六首即明臣所訂定也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集部　第一四五册
作者＝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
页数＝７６９
ＳＳ号＝１０４８７１５１
出版日期＝齐鲁书社１９９７年7月第１版